法老王的猫瘾症

无水不渡

穿越重生 主受 二货

文案：

放飞自我沙雕一窝亲猫咪受x颜值与变态并重发展、莫得三观法老王攻

古埃及文

新世纪4057年，贝斯因为一场研究事故原地去世，作为赔偿，国家智脑祖玛给了他一次死而复生的机会。

重生前，祖玛笑眯眯担保：“为补偿，你重生后将衣食无忧、万人供奉、被视为神明在人间的化身，王之宝库都来去自如，一国之主宠你如命，做一只无忧无虑的猫，你愿意吗？”

贝斯能说什么？这么好的条件必须愿意啊！

结果重生后，贝斯翘着尾巴疯狂从某位法老腿上往下爬。

贝斯：狗币智脑误我！劳资要回家呜呜呜！

约法尔勾起唇角笑得如沫春风：你不乖哦，鲨了你哦。

贝斯惊恐脸：……雅，雅蠛蝶！

标签: 主受 1v1 HE

第1章 这位法老王，恶劣

行走在人间的神明，法老王。

女神迷恋的亲吻他俊美无比的容貌，男神赋予他骁勇善战的健美身躯，太阳神拉给予他至高无上的荣耀和神力，化为展翅之鹰的王权女神奈赫贝特站在他左肩，头戴红色王冠之蛇、下埃及守护神乌莱乌斯盘在他脚下。

冥神奥西里斯给胆敢反抗他的人死亡。

精灵们唱着赞美的歌为他戴冠。

月神贝斯特守护在他背后。

上下埃及都将身心奉献给人间的神明，疯狂崇拜着匍匐在他脚下，亲吻他的脚背，注视黄金战车行驶过的道路。

对于平民来说，能一生中窥见一次法老王的真容，是可以吹嘘一辈子、死后到冥界在吹嘘到下辈子的荣幸。

法老王即神明。

雄鹰在蓝天展翅翱翔，嗥声清冽悠长贯穿云霄后急转直下，长约二至三米左右的翅膀展到极致侧翼滑翔，急停时猛然击空，骤然停止旋转转身！

穿过白色巨大石柱，穿过排排肌肉愤张高大雄壮的盔甲战士，鹰眼倒影长矛上的寒光穿行千里。

贵族花园别墅建筑精美，交易集市无比繁荣，青石板街道链接整个城市，宛如树枝连接树叶般扩散。

威严壮观的纯白神殿，富丽堂皇堆砌宝石的王宫。

“嗥——”

雄鹰再次长唳，古埃及文明铺展开来。

它绕过王宫，羽翼拍打快速降速，余劲飞行穿过王宫议事厅大门，掀起重重纱帘，略过美丽侍女们以及瑟瑟发抖跪伏在地的大臣们头顶。

雄鹰最终降落在最上方的王座旁边，那里有金树枝高架，锋利的利爪狠狠抓在上面，镶嵌红宝石的黄金脚环一闪而过。

王座上，男人微微侧目，伸出修长的手指挑动鹰喙，冰蓝眸子寒光闪烁。

“回来了？”

这声音低哑性感。

雄鹰微微张开翅膀拍打，回应它的主人，眼睛倒映出现埃及法老王的身影。

这位法老，过于俊美了。

纯白的布料围在他腰间，赤裸上身，复杂华丽的黄金腰带坠着珠宝固定那块布料，皮肤是埃及王室中也罕见的冷白，修长的双腿，结实的腰和一块块腹肌，那深深凹陷入腰间布料的线条……

男神赋予了他健美的身躯，鼓起的肌肉覆盖在该覆盖的位置，毫不臃肿甚至优雅到形同一匹肌肉弧度优美的成年猎豹。

头戴双冠，齐肩铂金长发倦怠般弯出弧度，终于没忍住从肩膀垂到胸口，划过他丰润淡粉色的嘴唇，冰蓝双眸，挂到了修长脖颈上那复杂的王饰上。

女神曾亲吻过他的容颜。

叫人痴迷他的外貌。

但无人敢向他吐露爱意。

因为这位法老王，是远近闻名的战争狂魔和暴君，嗜血无情，杀人如麻，只有在攻破其他国家，将对方的王钉死在王座上，他才会愉悦的露出笑容。

当然，平时他也会笑。

虽然，是折磨这群贵族和臣子的时候……

因此哪怕他此时慵懒撑头靠坐在王座上，那份美丽，散发出血腥味儿的凶悍足以叫人不敢直视，两股战战。

“王。”

“嗯？”

“请您给予慈悲！实在是近期正是雨季，奴隶们又闹事死了一批，虽有填补，月神神殿恐怕还是无法在工期内完成……请您、请您宽容！”

“所以你是要拖延工期？”

精C小说，H小说，耽美小说尽在：饱和小说网

冰蓝色眼眸从宠物身上移开，不含任何感情的扫视他的臣子。

察觉到法老王的视线，跪伏在地上，穿红短袖束腰外衣，罩着长及脚踝白袍的大臣满头冷汗。

法老王是埃及的主人。

理所应当掌管整个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生命，是国家最高军事指挥官、宗教领袖以及政治首脑。

就算是百官之首‘维齐尔’也不过享有监督权和辅佐权，所有决策权都在王的手中。

没人敢违抗法老王。

但。

大臣艰难开口：“是……请您慈悲！”

“呵。”

坐在王座慵懒撑头的男人俯视他，冷漠的表情忽然勾起笑，知道那代表什么的大臣心底一片冰凉。

百官对这个大臣投以同情的目光。

“我可以宽限你。”当大臣不可思议露出喜意猛然抬头时，法老王唇角拉高：“——三个时辰。”

“……”

大臣脸色灰白跪坐回去。

欣赏着他的绝望，终于有了点乐趣的男人残酷宣布议会结束，不留情的转头离开，大神官跟在王身后。

留下的大臣低头行礼，等王走远才叹气安慰同僚。

晚上。

俏丽少女为王斟满美酒后端着酒壶退到一旁。

俊美强悍的男人享用着价值千金的葡萄酒和丰盛的晚餐，守护在一侧的某个大神官忽然看到了自己的侍从从外面静步走来，凑到他耳朵低语几句后，神官皱起眉，示意知道了，让仆从退下。

这位浅褐色皮肤的大神官上前一步，来到王的座前低声：“王，穆汉萨福在回去后并没有出逃，而是召集了他的亲信和附属官讨论如何度过这次难关。”

穆汉萨福，刚才在议事厅的倒霉大臣。

饮酒的男人没有停止饮酒，但大神官知道王已经听见了。

大神官看着全埃及的主人有些犹豫，他没有立刻退下，开口：“王，臣不明白为什么您要在雨季那么赶时间在王宫内建造贝斯特神殿。”明明王城有很多月神神殿。

“因为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想起什么一般，法老王扬起丰润的嘴唇，冰蓝双眸竟透露些细碎的温度。

大神官：“……”我一定是看错了，他的主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温柔笑容？！

况且送他的礼物？

他是谁？严谨的赫塞大神官确定他时刻守护在法老王殿前。从来没听说过法老王见过哪个‘他’

“他有着黑夜般的毛发，优雅迷人的身材，以及高贵的莹绿色双眸，比起无趣的臣子，还是他能挑动我的兴趣。”

无趣臣子·赫塞：“……”

大神官聚拢眉心，虽然还未见过这位得到法老王宠爱的男人，但已经对他产生了恶感。竟然迷惑王厌弃臣子，太不像话了！这样有手段还具备美貌的男侍他竟没在王宫见过？

困惑的赫塞大神官抑制不住怒火轻声询问。

“王，您能否告知他的名字？”

他尊贵的主人，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二世冰蓝色双眸睨着他，用修长的手指抚摸酒杯边缘，小小一颗红色酒珠沾染到了冷白指尖，甘醇香气涂满指腹，轻笑。

“贝斯特。”

贝斯特……

那不是月亮女神的名字吗？难道那男人还是祭祀的后代？

俊美的法老王已经用完晚饭站起来，并且说要去找他可爱的美人，挥退了几位大神官。

认真严谨还分外慎重的赫塞大神官百思不得其解的退下，往回走的路上还在思索，同僚涅菲斯女神官见到他这幅样子没忍住小声笑出来。

赫塞板着脸低声呵斥她：“你笑什么涅菲斯，现在王宠幸来历不明的男侍你竟然还能笑得出来？！难道你不该跟我一起寻找黑发莹绿色眼眸的男人吗？！或者说我们就应该跟上去！谁知道他是不是奸细。”

涅菲斯看着他叹息：“赫塞，有时候我真的怀疑你过于死板会把自己变成一块石头。”

赫塞：“什么意思？”

“给你一个提示。”涅菲斯女神官笑盈盈的看着他，“月之女神贝斯在埃及的象征是——”

“猫？”

涅菲斯揶揄的看着他：“对哦~黑夜般的毛发，莹绿色眼眸，把王迷得神魂颠倒的‘男人’现在就在王之宝库捉老鼠哦，噗哈哈哈哈！”

赫塞：“……”

涅菲斯：“怎么赫塞，你不跟过去了吗？法老王沉迷撸猫，正是需要你劝阻的时候啊。”

赫塞：“……”

劝法老王放弃撸猫？

不行的，没救了。

他们这少数几个神官都知道，王他这辈子估计都戒不掉猫了。

男性大神官面无表情掉头就走，任由女同僚在后面笑的越发猖狂。

赫塞：……腹黑的王，腹黑的同僚！我迟早辞了这官！再见！

涅菲斯：哈哈哈！

【作者有话说：先说好，咳咳，古埃及是文明古国，那时候的发达程度非常高，对比同期的我国，在医学和数学还有哲学上也是很厉害的。

人家也有山有水有树林，不都是沙漠一类。

全文大部分都是架空，古埃及皇族皮肤也有白的，浅褐的，眼睛有黑色褐色蓝色绿色。

有一个设定，就是假发设定，埃及都会剃光头戴假发，这里我直接去掉了，我……不太适应这个习俗。

法老王的自称，我搜了搜，发现他们没有复杂的称呼，就是‘我’】第2章 你就是馋我的身子！

我变成了埃及法老王，

——的猫。

纯黑短毛，皮毛油亮，还有一双莹绿色猫眼的黑猫。

埃及的猫体态纤长，脸小耳尖，眼神充满野性，宛如小型猎豹。

走起路来肩胛骨随着肢体凸起下陷，尾巴轻甩。脚步富有力量的同时，偏偏又让人觉得轻盈，极具观赏性。

是种让人一眼就联想到‘黑夜’‘性感’‘美女’等词汇的优雅捕猎者。

它们桀骜不驯，警惕十足，高傲的将其他生物和那群‘两脚兽’当成奴隶，仿佛统领世界主子一般。

越是刻意讨好，这种小生物越是把屁股对准你，甚至扭头就跑，根本不给你勾搭下去的机会，要是这样还好，猫这种生物也就没人喜欢了。

可它们偏生还欲拒还迎，当你垂头丧气放弃后，摇曳生姿的走过来，粉色肉垫踩踩你的手指，扬起尾巴，抖动尾尖，轻扫你的下巴……

搔得你心痒难耐，刚一伸手，这群可恶的小精灵下一瞬突然跳走，不给你抚摸过瘾的机会，让人恨得心痒痒，又不得不跟在它们的身后，成为一个又一个猫奴。

猫，把人类这种‘得不到才是最好的’劣根把握的淋漓尽致。

所以贝斯曾经想过，养猫的人是不是贼喜欢这种勾人儿的妖艳小坏蛋，甚至还有点被征服欲，被掌控欲。

少年梦里都有个火辣成熟的御姐。

少女梦里都有个霸道强悍的硬汉。

大部分人都曾在年少时期的梦中幻想过被统治、被侵略、被更强大的人束缚。那个人，对于自身来说，就代表了向往的成熟，如此遥不可及。

猫这种生物大概就是如此吧。

但我不同，我是个深沉而忧郁多情的人，绝不是那种妖艳jian货所能比拟的高冷之花~自从穿成了黑猫这十天以来，我——唉！

贝斯蹲在埃及王宫宝库的墙头，四十五角仰望黑夜，望着这漫天星子银河，莹绿色猫眼闪烁深深的忧郁和沧桑。

它先看了看自己的猫咪身体，然后对月叹息：老子，真叽儿好看啊……

做猫长成我这个如花似玉的样子，真是造孽！

贝斯舔了口自己的猫爪，砸吧砸吧这口八二年的脚底灰，望着自己粉色的肉垫，然后用力呼在自己的脸上深深的吸了一口！

嗯~~~

真香！

我有猫了——我有猫了啊！

虽然是我自己……

但是！

我有猫啦！我终于可以肆无忌惮的舔猫猫的梅花肉垫、啃尾巴、亲肚皮！还能想怎么摸怎么摸了哦呵呵呵！

如果男孩子变成女生怎么办？

那当然是让兄弟爽一下啊！

如果男孩子变成猫了怎么办？

贝斯：那当然是我自己先爽一下啊！

咩哈哈哈！咩哈哈哈哈哈咳咳咳——

墙头上的黑猫抽风一般笑出‘咔咔咔’的声音，两只爪子抱头乱舔，突然它想到什么似的，用一种连毛脸都无法遮盖的、极其猥琐的表情蹲坐在地上，抬高一条后腿，盯紧了自己的小菊花……

贝斯：哎嘿嘿嘿嘿，猫是不是都舔这玩意来着？

小菊花：……

卧槽你想想你是个人！不特么是猫啊啊啊！

贝斯一脸睿智：我不是人。

小菊花：……

贝斯微笑：十天前就不是了。

小菊花：……

雅、雅雅蠛蝶——！

贝斯：嘿嘿，你喊啊宝贝，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救你的呦~埃及王宫宝库的墙头，体态优雅的黑猫闭着眼睛，高抬后腿，翘起尾巴，深情款款的伸出粉色带倒刺的小舌头，一脸陶醉的缓缓凑近了自己粉嫩粉嫩的小菊花。

怎么看怎么蛇精病、油腻大叔。

但其实，贝斯做人的时候是个软萌的软汉子。皮薄肉嫩，身娇体软，受的一笔。

隔着电脑屏幕黄暴油腻，荤段子层出不穷，宛如社会老流氓。一到现实，走在大马路上谁多看他一眼都身体僵硬，脸色通红，走路同手同脚，恨不得原地蒸发！

他是不是在看我？！

他为什么要看我？！

贝斯瑟瑟发抖：我、我想回家嘤嘤嘤。

可嗝屁了以后，贝斯变成了猫。

然后就神奇的发现自己脸上长了层毛儿……

我脸呢？猫猫形态贝斯用爪爪按在自己的脸上，没了？他沉思片刻，逐渐咧开嘴角露出扭曲肮脏的笑容……且仗着无人看穿，开始疯狂放飞自我！

舔菊花肿么了？

我还会刨坑拉粑粑自己吸自己！

贝斯闭着眼深情去舔：“吸溜~”

咦？味儿怎么不对？

贝斯砸吧砸吧嘴儿，没尝出咸淡，而且这口感也不对啊，有点硬。

它张开莹绿猫眼，发现自己和小菊花君之间，多了一根纤长漂亮从骨节上来看，属于男人的手指。

这手很漂亮，贝斯抬头往上瞅，盯着手指的主人翻个白眼。

“喵~”又是你！

“呵呵，亲爱的，想我了吗？”

从头到脚罩了块大白布，只有眼睛部位剪出两块窟窿眼的男人发出沉闷沙哑的轻笑，不知什么时候坐上了墙头，声音隔了层软麻布，有些模糊不好听。

呵呵你妹夫啊呵呵！你以为你呵呵笑你就是大佬了喵？真男人都‘嚯哈哈哈’的笑你不知道吗啊！

你瞅你穿的跟沙特阿拉伯妇女似的，想吓死老子喵？！

贝斯一爪子抽在他手上，傲娇的站起身体翘尾巴蹲好，尾巴正好绕过半个屁股，尾巴尖搭在前爪上慢慢晃。

贝斯：“喵~”今天又给朕带什么吃的了吖，屌毛。

沙特阿拉伯妇女，是贝斯刚穿过来时候就黏上来的家伙，每天晚上都来墙头喂贝斯，布料下面应该是个大老爷们，不过贝斯觉得他肯定很丑，不然怎么会包裹成这样。

男人仿佛猜到黑猫在想什么一般，笑声更大，手腕戴巴掌宽黄金红宝石手镯的手掌缩回白袍子里，动了几下，拎出一小小布袋。

鱼干的香味从里面蔓延出来，绕着喵咪的粉鼻头绕了几圈儿。

贝斯馋的哈喇子差点流出来，莹绿猫眼死死盯着布袋。

“要吗？”男人勾着布袋在贝斯面前晃。

“喵喵喵！”要要要！

贝斯冲上去爪子勾住袋子，嗷呜嗷呜脑瓜子往里面伸，男人干脆松开手，趁着贝斯吃东西，伸手在黑猫的背上快速而轻柔的抚摸。

柔软的触感从指腹蔓延到脖颈，仿佛抓了把奶油，软滑的让人爱不释手。

男人冰蓝色的眸子深了深，弯腰把包裹白布的脸贴上去，眯起眼睛在上面摩擦，细密铂金色睫毛打出阴影，衬的眼窝极深。

贝斯不管他，继续啃鱼干。

今儿个鱼干甚是美味啊~它啃完了这美味后舔舔嘴巴，拔x无情从男人的手掌中跳开，慢条斯理的舔爪洗脸。

宛若一个渣男。

怀抱一空，男人眸子骤然锋利，但他很快回过神，也不恼火，似笑非笑的看着黑猫：“亏我还这么喜欢你，忘恩负义的小东西。”贝斯回头：“喵？”你那是喜欢？

男人仿若听懂：“当然。”

贝斯：“喵！”呸！你就是馋我的身子！

男人：“……”

贝斯：“喵！”你下贱！

男人：“……”

男人：“呵。”

【作者有话说：更新，以后就尽量日更，还请大家多多关照，羞涩。

我经常在评论区潜水，咳咳，不是不回复大家，只是之前发东西会被吞，好像要绑定手机号，后来验证码还抽了。

问了管理大大，才知道那玩意经常抽……

第3章 美貌与残暴并重的王

精C小说，H小说，耽美小说尽在：饱和小说网

冰蓝双眼冰冷凝视着它。

这双眼睛，从一块蓝宝石，变成了一把饮血无数刀剑上的烁烁寒光！

极其锋利的东西在里面阴暗庞大的浮沉，恐怖的杀气在沉默的男人眼中、手上、身体上黑雾般倾轧下来迅速咬住了贝斯的喉咙！

贝斯浑身僵硬，鼻尖闻到了一股子猛兽口中灼热的血腥气！

可对方却根本未曾移动一步、做出攻击它的姿态。

甚至，他全身都被白布包裹，根本露不出恐怖的表情，贝斯瑟缩的看向他的脸部位置，还能发现对方隐约在笑着的……

非常愉悦的那种，笑着的。

愉悦的想要杀人。

或者因为被激怒产生杀心而愉悦。

如此矛盾，又让贝斯觉得如此合理。

像你在和高智商的变态杀人狂对视，他仅凭靠近你，就足以让你从灵魂深处开始震颤，恐惧到想要呕吐！

在贝斯生活的那个年代，他从来未见过只凭借气场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就让人明白自己会被残忍虐杀了的人类。

何况他是个‘脆弱’的研究人员。

被国家智脑严格保护着大脑和心理，连保护他们的战士都要求收敛气息，面带微笑。

所以……

我他妈要尿了！贝斯连猫爪都不敢抬，脖子和后背连接尾巴一条线的毛炸了起来，它盯着男人夹紧小叽叽，生怕自己一个没忍住就呲对方一脸，然后被扭断脖子。

他们对视了多久？

一分钟？两分钟？

贝斯感觉空气凝固到男人在不说点什么或者离开，自己就要过度紧张把吃进去的鱼干吐出来还给他了！

“喵呜~”

贝斯果然呕吐了一下。

男人周身的恐怖气场也因此动摇了一下，氧气仿佛随着这一下重新回到了他们周围。

他垂视它。

快自己将自己吓死的小黑猫短短的毛努力炸开，尽量让自己显得大一圈。

可它身体却瑟瑟发抖窝成可怜兮兮的一团，山竹肉肉般可爱的小爪爪紧扣地面，莹绿色的猫眼里含了一包眼泪，一眨不敢眨的缩脖偷偷瞄他。

仿佛在说：‘我错了喵，再也不敢了喵！’

很弱小。

很——嗯，很可爱。

无形喷洒凶恶喘息的恶兽消失了，男人恶劣恼人的重新把小黑猫拎到自己怀里，无视了对方小爪子紧紧勾在墙头的行为，强硬的拽下。

“喵呜喵喵喵！嗷——”啊啊啊杀猫啦快来人啊！有人杀猫——老子实名举报！

贝斯在对方怀里拼命挣扎，爪子上的钩子在对方的白布上狂挠。

沙哑的笑声从头顶传来。

“吓坏了？嗯？”他拎着小黑猫凑到唇边，隔着白布双唇夹住了猫咪乱挥的小肉垫，声音性感而模糊，他说：“别怕亲爱的，我不会伤害你。”被咬住爪的贝斯：“喵嗷嗷嗷——”老子信你个鬼！放开我，这个爪是我拉屎刨坑的爪，恶心死你！

冰蓝色双眸恢复温度，男人：“当然是真的，对着太阳神拉发誓。”贝斯挣扎动作一顿，仰头眨着可爱的大眼睛：“喵？”真的咩？

男人被萌了一下，温柔款款：“真的。”

贝斯：“喵？”你在说一遍。

他再次肯定：“真的。”说完还撸了几把贝斯的小耳朵。

贝斯：腰不痛了腿不抖了，笑容还逐渐踏马开始猖狂了！

黑猫顿时龇牙咧嘴，在他怀里站立，举起两只猫猫爪对着男人的脸部、嗯、大概是脸部、反正布料太厚看不清，就是一套喵咪降龙十八掌！

爪速快的都出现了幻影！

你发誓不打我了？

那你牛批个屁！

老子是法老王的猫你知道吗你吊毛。

打洗你打洗你打洗你——

“…………”

嘴巴有点疼的男人、也就是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二世，看小黑猫翘着尾巴得意的不行的模样似笑非笑，简直叫人想把这只又爱又恨的神经猫的脑袋一口咬下来。

软萌的不行，偏偏头扬的要上天去，一副傲娇小模样，让人忍不住想要欺负它。

十天前第一次见到这只被选中成为贝斯特女神化身的黑猫时，约法尔就知道这只小猫不同寻常。

太过灵性了，简直就像是神明赋予了它人类的智慧一般。不论是性格还是一举一动，都让爱猫但从不过于接触的法约尔，有了把这只顽皮小东西留在身边的想法。

他有预感，如果把这它留在身边，自己以后会有很多打发无聊时间的乐趣。

比如这样……

贝斯正耀武扬威打的欢。

法约尔压低声音，故意显得自己嗓音奇怪一些，然后一笑拉长语调说：“你知道吗？”贝斯停爪：“喵？”啊？你说啥啊吊毛？

法约尔眯眼，嘴唇贴近猫耳：“其实我有特殊的爱好，那就是——”极其细微的三个字被咬在舌尖，细不可闻。暧昧伴随湿漉漉的热气钻进敏感的黑色尖耳朵里，激的耳尖颤抖不已。

对方尤嫌不够，用修长冷白的手掌扶在猫屁股上，弹了一下。

贝斯：“……”

贝斯原地石化，喵出了两声极具人言的卧槽！它僵硬的抬头看男人。

对方冲他轻轻眨了下左眼，睫毛漂亮的像小扇子，眼神却无比的邪恶。

“要试试吗？”他说。

要试试吗？

试试吗？

试吗？

吗~

‘咔嚓！’贝斯仿佛听到了自己三观开裂的声音。

“喵——！”

我丢雷老母啊！

你个死变态竟然想、想、想日猫！

卧槽！溜了溜了……

贝斯‘喵嗷喵嗷’的惨叫嗖一下从约法尔怀里跳出来，头也不回的拔腿就跑！尾巴都在屁股后面甩出了一条弧线。

“嘶……”

俊美与残暴的法老倒抽一口气用手捂住嘴巴，望着黑猫的背影，忍俊不禁露出了全埃及罕见的爽朗笑容。

“果然，还是要把它带走吧。”

可以放在身边无时不刻疼爱。

恶劣的法老王如此决定。

直到晚上……

……

法老王对猫这种生物情有独钟是少数大神官才知道的事情。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特殊秘密。

全埃及的子民都崇拜猫神，大部分家中都饲养猫咪，猫是他们重要的家庭成员，它们可以捉住老鼠，遏制埃及地区堪比毒虫一般多的眼镜蛇。

全年埃及有一万以上的人口死于蛇类毒素。

自从出现猫神崇拜后，一万死亡人口锐减到几千。

猫神的神话传说，就是月之女神化身成猫咬死化身毒蛇的邪神，保护太阳神拉。在埃及，你可以没有钱，没有地位，但如果你有只猫，那么你会好过不少。

人们会出于猫咪的面子上施舍食物给乞丐，也会通过自家的猫和邻居家猫打起来这种事情，视彼此为仇敌。

发生火灾，也会在第一时间舍弃财务先救猫。

月之女神贝斯特的神庙和信徒，在埃及，仅仅次于众神之父太阳神拉，而位居第二。

有不少神官，都是贝斯特神殿出身。

例如七大神官之一的女神官涅菲斯、驻守下埃及擅骑射的大神官比丘、掌管审判部门的大神官艾斐诺。

最后一位甚至连审判罪人的时候，肩膀上都趴着一只硕大的黑色肥猫！

所以当埃及尊贵的主人喜欢猫，并且频繁独自前往王之宝库时，几个大神官都未加劝阻。

直到今天，他们的王，在撸猫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他国的奸细的刺杀。

赫塞再被侍从吵醒后听见这个消息时，脸上被吵醒的烦躁瞬间不见！他苍白着脸色，冷汗几乎一下淌满了后背，推开给他披衣服的侍从匆匆抓过法杖就往王宫里冲！

等他到了以后，住在王宫外围的涅菲斯也是裙袍不整，脸色惨白，平日精致得体的妆容和黄金首饰统统不见，气喘吁吁的刚到。

面前的白石走廊溅满了艳红的鲜血，地上还有一具瞪着怨毒双目，刚刚死去的女人尸体，她穿着普通侍女的衣物，只有腰间的束带是蓝色的。

涅菲斯和赫塞对视，认出那是兽园里，负责照顾法老王宠物的侍女的标志。

赫塞立刻蹲下去检查。

女人的脖子被怪力捏的细长，凹陷出可怖指印，仅凭肉眼就能看出骨骼与里面的肉早已稀烂，喉骨碎裂后的肉沫，从她柔软的嘴唇里喷出来，星星点点粘在脸上。

等把衣服全都扯开，露出女尸的身体，这位男性大神官眼中不带多余感情，反而厌恶用手分开，从沟缝看到了一枚刺身。

“这群该死的下埃及毒蛇！”赫塞怒骂。

涅菲斯看他站起身，黑着脸擦拭手掌，没有表情，而是低声向某处行礼问：“王，您可好？”粘稠液体渗入雕花石柱，留下难看恶心的污渍，有人在哼着简单曲调的歌声。

周围的侍女无声的抽泣，额头双手紧贴地面跪成一片，身穿铠甲的侍卫将某一处重重包围，坚硬肌肉覆盖的胸膛对着外面，表情凶恶。

见到两位神官，他们也没有让开，直到里面的法老王站出来，这群侍卫才退下，露出里面俊美的男人。

腰间洁白的布料沾满血点，宝石腰带叮当碰撞。

冷白的皮肤下鼓起一块块结实强壮的肌肉，铂金长发在月光下宛如流淌的金沙，手腕、脖颈、头顶都戴有黄金首饰的男人眯着冰蓝双眸，如同心情不错那样，正在笑着擦拭自己腹肌和胸口上的血渍。

可他修长有力的手掌上，血水比身上的还要多。

如此的英俊、且恐怖。

下埃及培养出的女刺客比强壮的战士还要狠毒凶猛。却没怎么挣扎的死在了这样一个外貌过于出名的王手上。

高贵的法老停下手上的动作，笑容忽然冷下来，面无表情的看着他的两位大神官。

赫塞和涅菲斯知道王已经怒到极致，满头冷汗纷纷跪地行礼。

“王，我们救驾来迟，请您宽恕。”

许久无声，半响，法约尔冷冷勾起唇角反问：“宽恕？用什么？”

“……”

“王的命吗。”

“……”

两位大神官为他的言辞倒抽了口气，紧闭双眼，额头死死抵在土地上不敢辩解。

法约尔冰蓝色眸子宛如淬了毒，他居高临下垂视他们一会，突然掉头大步离开，不去看地上跪伏的大神官和侍从。

“刺死兽园所有侍从。”

夜晚的风捎来冷酷的声音，法老王补充：“以及兽园里的所有野兽！”赫塞、涅菲斯：“……是！”

王走了。

跪伏在地上不敢发出声音的侍女们终于啜泣出声，身穿盔甲的侍卫却站到她们面前高举长矛，凶狠的把这群不敢反抗的女人们钉死在石板上！

“唔——”

短促的惨叫和哭声戛然而止。

奔涌的血液盈满了白石庭院。

赫塞为没有管理好宫中守备，放进了奸细而攥紧了手掌无比自责，涅菲斯则是望着可怜的侍女们轻轻叹息。

这群侍女不能留。

简单的道理涅菲斯自然懂得，可她还是忍不住在心里冲神明祈求。

伟大的太阳神拉啊。

您给了王征战世界的勇猛。

给了王掌控全埃及的智慧。

给了王令人惊讶的外貌。

但能不能、能不能再次悲悯？派下神迹，赋予我们的王一星半点仁慈……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太阳神拉：我他妈给了啊！贝斯！叫你感化法老王，你干甚呢！

贝斯（大爷脸）：没干肾，干屌。

涅菲斯：……

涅菲斯：绝望。

【今日宠粉3700字】

第4章 救命啊！叼毛！

“阿嚏阿嚏阿嚏！”

毛色漆黑，体贴纤长的黑猫蹲在兽园门口连着打了三个喷嚏，小鼻头湿漉漉冰凉凉，整个脑瓜都跟着甩。

过于长的小耳朵噼里啪啦击打在自己脑壳上，那滋味，就跟你前座的女同学每次甩头都会用发尾抽你脸一样。

贝斯：卧槽，脑壳疼！

“喵？喵……喵呜！”一想二骂三念叨……嗯……一定是有人骂了我三遍！是谁？！哪个王八犊子骂我！一定是那个惦记劳资菊花的吊毛。

劳资打洗你！

对自己人缘丝毫不自信的贝斯站立起来呲牙咧嘴对着空气挥舞一顿猫猫拳，嘴巴‘哈’的发出威胁的哈气声。

假装把胆敢骂自己沙特阿拉伯妇女一顿胖揍后，才后腿一软，四爪着地。对着不存在的‘被打倒在地的吊毛’酝酿一番，费劲用猫嘴‘呸’了一口。

贝斯(\*｀へ\*)：喵哇嗷呜呸！知道谁是老大了吧，哼！我超凶的！

面前的空地：……

“喵~”

——算了今天心情不好，差点被吊毛吓吐，又被揉了蛋蛋占便宜，做猫真难啊。

贝斯仰望古埃及上空璀璨到惊艳它这个穿越猫的星河，叹口气。

生活不易，猫猫叹息，嗯，我决定旷个工爽一下。

漆黑的小猫身上故作忧郁的深沉瞬间消失，一蹦一跳像个深井冰喵那样背着王之宝库的方向，朝着兽园方向走。

从‘大变态’手里逃跑的贝斯并不知，兽园现在是怎样的腥风血雨。

它其实是不能住兽园的。

兽园里养的一般都是狮子、猎鹰、以及其他小国献上来的珍奇鸟兽。

只不过贝斯暂时住进来等法老王的加冕，才能去属于自己的神庙，所以就安排进了兽园。

猫神白天需要待在贝斯特女神神庙接受供奉和信徒的朝拜，聆听他们的心声，晚上才会有在首都王宫很近的贝斯特神庙猫神兼职到王宫内继续工作。

猫神是万里挑一比普通猫咪更具有灵性，体态更为漂亮优雅的高级种。

就跟皇帝选侍卫似的，不光要能文能武，颜值起码跟花儿一样，让皇帝看就觉得赏心悦目才行！

它们被女神赋予了类人的智慧和神力，聪明到明白自己的任务，每天到了特定时间就会主动去王宫工作。

住在埃及首都的平民经常能看到这一幕：一只无论是目光、姿态、走路的节拍都宛如贵族的黑猫独自走在王宫大门道路正中央，守门的侍卫不会驱赶它，反而会对它握拳锤在胸口，弯腰施礼。

宛如恭迎王宫的另一位小主人。

贝斯穿过来前，他占领的这具身体，就属于一位马上要得到埃及法老王亲自加冕的贝斯特女神神庙猫神，而且还是大庙的猫神，不是一般的分庙！

可见小黑猫有多可爱，多漂亮。

重要的是，贝斯听照顾它的侍女说，选猫神候选人的标准是看猫猫是否得到了神力。

月亮女神给予猫猫的神力一般都属于预言，和顽强的生命力，据说每个神猫都有很多条命。贝斯穿来前，它这只喵牛皮哄哄预言了好几次大事，甚至有一次预言了埃及某个地区的地震，成功干败了其他喵咪，荣获第一。

还在埃及收获了一小撮信众。

对此，贝斯表示：屁！

猫能预言？

你当我是章鱼哥啊，分分钟给你预言个球队夺冠？！

辣种东西肯定是古埃及人民瞎搞出来的神明崇拜。

猫又不会说话，全靠人自己脑补。

贝斯全当笑话听。

它脑袋里想念着自己的柔软的猫窝，全身骨头都大喊着‘回窝趴着、当最美的咸鱼！’黑猫吭哧吭哧一路小跑，舌头都狗儿似的甩出了嘴巴外。

“喵~~~喵喵~”

啦啦啦~回家啦~睡懒觉！

嘿嘿嘿~

咦？

这是什么味道，好鲜甜啊。

小黑猫缓下爪步停在兽园门口不远处，歪着脑袋鼻子抽搭了几下，困惑的扑扇着耳朵，长长的尾巴在身后卷曲起尖部，慢慢摇晃。

“喵。”

——这味道好像之前侍女小姐姐喂给我的生鹿肉哦，难道今天我不在家，小姐姐偷偷给别的家伙开小灶了？但是胸口的心跳为什么好快？好不舒服。

贝斯一屁股蹲在地上，翘起后腿蹬了几下下巴，莹绿的猫眼在黑夜中烁烁生辉紧紧盯着兽园大门，尾巴垂在地面，最前头那截有节奏的拍打。

不舒服。

很不舒服。

周围的气氛变了模样。

漆黑的黑夜在涌动，像浓稠压抑的黑胶水，吞没了它身后火把的光芒和精美建筑，张牙舞爪铺展开来，向天空向四周不停蔓延！连草坪上的绿叶也挣扎着消失在里面。最后，窸窸窣窣的笼罩了它的背……

天空上美丽星子也在闪。

从璀璨美丽，变为黑画布上无数不安眨眼的密密麻麻眼珠，偷偷窥视地面上的一切……

风，吹来了。

从兽园的方向，吹到了贝斯身上和鼻腔里。

鲜甜之味更加明显，有人对着表情逐渐严肃的小黑猫耳边轻声说：‘你忘了你身为人类的判断了吗？对猫来说鲜甜之味是什么？对你来说是什么？嗯？’

是血。

是大量的血，是人类或者生鹿的血。

但兽园不会有那么多生鹿的，喂食狮子之类都用羚羊，变成一只猫的贝斯可以通过嗅觉轻松判定这股味道是什么。

只有生鹿的血味道是和人最相似的，如果不是鹿，那就是人。

兽园里有人死了……而且，是很多人！

贝斯拉长声调，喵了声，然后重新站起来，莹绿猫眼冷下去，垫着梅花肉垫走起路来悄无声息的慢慢往里走。

胡须在轻颤，与嗅觉一起机敏的探查周围，它节奏轻盈，步伐优雅而慎重，肩胛骨随之起伏，黑色油亮的皮毛折射出流水般的微光，尾巴在身后保持平衡

一边走，一边融入黑夜，打量周围。

猫，是小型猎食者。

月之女神的眷属。

贝斯跳上兽园里的树梢时没有人发觉它。

它垂头猫眼倒映着下面一切。

之前照顾过它的侍女小姐姐们都死了，她们的尸体只有脖颈有一条狰狞的切口，软软萎靡蜷缩在地面，像个被切开的烂番茄一样，从脖颈开始，流淌出鲜红的‘汁水’铺展开。

凶手们穿着金色盔甲和红软麻内衬，身高体健，表情冷漠，手中拎着染血的剑，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交流的把尸体拖到一起，装有一个个野兽的笼子也被推过来，然后他们用匕首投掷向笼子里的动物们。

匕首应该是涂了毒液的，猛兽们咆哮示威，可不一会儿就呕吐白沫，倒地不起。

贝斯见过这群人。

他们是法老王的亲卫，视法老王为神明，狂热崇拜。

除了王的命令，谁也无法让他们行动一步，包括大神官。

所以他们会出现在这里，只有一条原因：这是法老王的命令。

理由呢？

或许根本没有。

贝斯早就听过法老王喜怒无常嗜血残忍，没准眼前这一幕只是对方的一时兴起，打算‘清扫’一下兽园好养一些新宠物！

“喵呜——”

贝斯浑身的毛炸开，莹绿的眼睛锋利仇恨的凝视下面的家伙！

他们说：“都处理完了吗？”

其中一个拿着花名册一样的东西点头：“嗯，但是最后一页上面写了一只猫，是需要王加冕的猫神预选，暂时收养在兽园，猫……应该不在清理范围吧。”

埃及人喜欢猫，更有关于猫的法典，猫属于法老王的财产，不得擅自带出埃及，普通人也没有处决猫的权利。

“我们是否应该请示王。”

“嗯，你说的有道理。”领头的男人点头，说：“抓到它，我立刻去请示王。”

“是。”

蹲在树头的贝斯见到领头的男人匆匆离去，剩下的亲卫举起火把开始搜猫，因为几乎家家都饲养猫，所以他们很清楚猫咪的习性，从阴暗的角落开始，到能够承载猫咪体重的枝条都不放过。

火把的光很快照过来。

贝斯的眼睛不受控制的折射光芒，亲卫马上发现了它，“在这里！”高大的男人速度非常快的跑起来，一脚蹬在墙壁上，腰部用力在空中转身，整个人大蜥蜴一样扑在了树上！

蒲扇大的手狠狠在视野里铺天盖地捕过来！贝斯没想到对方伸手这么好，动作这么熟练，吓得脊背瞬间炸毛，“喵嗷！”蹦起来掉头就跑。

“喵！”

——我不要死！救命啊！

脑海里全是女人狰狞可怖的死相、吐白沫抽搐的野兽，贝嗖嗖蹿进树叶里乱七八糟一通乱钻，宽叶子的草抽在它的毛脸上生疼，刮的猫睁不开眼。

贝斯不敢回头，它才刚活下来，它不想就这么简单死掉！

……

周围的草丛乱响，快速穿行在前往兽园路上裹着白布男人骤然停下脚步，从剪出窟窿的布下，浓密铂金睫毛掀开，冰蓝双眼阴沉而锋利盯着某一处。

未清除的刺客？

呵呵，很有胆量，约法尔冰冷的勾起唇角，自上而下俯视着那片草丛，白皙手掌自然下垂。随时准备杀死下贱愚蠢的罪人。

草丛响了一会儿，终于。

“噗！”的一声——

约法尔眉毛一挑：噗？

一颗小黑球从里面飞出来，“喵啊喵啊”的咕噜噜滚了好几个圈儿，一头撞在他穿编织鞋的脚踝，也许是撞晕了，这小东西四肢摊开露出软圆肚肚，整个摊在埃及之主、法老王的脚面上。

“啪叽。”

脚面一热，还传来极为柔软的触感。

约法尔：……

约法尔沉默了一秒，蹲下身捏起了第一位能活着靠近法老王脚面‘刺客’的脖颈皮毛，露出这小刺客肥嘟嘟小肚皮和四只无力晃荡的爪爪，猫脑袋还前摇后晃，显然还没分清东南西北。

贝斯：喵啊~好晕啊~星星、是星星哎，在我头上飞。

你想看的小说都在饱和小说网给你下载好啦：

BＡＯHEXS.CＯM

“嗤。”他瞧着它笑出来，“投怀送抱？亲爱的，你的热情真令我喜欢……”

【作者有话说：我肥来啦！

明天去抚顺一趟，背着笔记本去，尽量连续更，现在是两本轮着来，哈哈

第5章 会发光的——

贝斯小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因为他长得奶，白皮大眼睛，粉嘟嘟的小肉脸，怕生害羞。

他妈爱丽女士还总喜欢给他穿些粉粉嫩嫩无比卡哇伊的衣服，他在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一直是所有男孩子心目中想要当同座，或者扯马尾辫故意欺负的‘那个女孩’

贝斯几乎每天上学都要被欺负哭一次，导致小小的贝斯特别恐惧上学，觉得班级大门仿佛吃人的怪物嘴巴，正迫不及待的想将他吞下去！

幸好，班里的老师对他很好，经常给他买糖果吃抱着他讲故事。

老师就是黑暗里打败怪物的超级英雄，贝斯很喜欢依赖他的老师。因为只要老师在，小朋友们就不敢欺负他了，所以贝斯恨不得无时无刻黏在老师腿上。

有一天下雨，天气黑压压雾蒙蒙的，还时不时有雷声穿过云层的闷响。

别的小朋友都被接走了，只留下小小的、奶糖块似的贝斯，他和老师待在贴满小朋友乱七八糟画作的办公室。

听到老师温柔的回应着电话里的人，而电话里传来母亲爱丽女士歉意焦急的声音，她说她有事情暂时无法赶到，拜托老师在照顾贝斯一会儿。

老师同意了，并且答应由他亲自送贝斯回家，她先忙自己的就好。

母亲在那头惊喜的连说了好几遍谢谢。

然后老师挂断电话，走到墙边打开了所有灯，锁了办公室的门，走到窗边拉上了窗帘，最后回到一直看着他的‘奶糖块’面前，将自己倒映在那双纯净的大眼睛里。

他蹲下身亲吻了贝斯的额头，笑着问贝斯：“亲爱的糖果，你喜欢老师吗？”

在贝斯生活的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喜欢称呼亲密的人为亲爱的，贝斯母亲对他的爱称是‘亲爱的小蜜糖’，简直肉麻到要死，所以贝斯早就习惯被这么称呼了。

“喜欢。”贝斯腼腆的笑，小脸红扑扑的。

老师也在笑，然后笑着将他的那条儿童背带牛仔裤脱了下来…………

窗子外面雷声加大了，急迫的风裹挟雨水狠狠击打在窗户玻璃上，从生锈的铁窗缝隙拉扯着钻进来，发出哭泣般的嚎叫。

沾着几块污渍的厚重窗帘在动，墙上鬼画符般的图画在哗啦啦的响。

小小的贝斯咬住自己的肉手，恐惧到全身都在抖，甚至有点要抽搐晕倒的征兆。

他的老师变了，不在温柔不在包容，残忍的掀开了人皮露出里面狰狞的恶魔面相，裂开了血腥的嘴脸！

贝斯颤抖着不知道如何反抗，天崩地裂只明白抽噎，他心里在喊：‘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然后办公室的门被谁一脚踹开！

高大威猛的贝斯爸爸举起快要赶上贝斯脑袋大的拳头将瘦弱的老师一拳打晕在地，把吓傻的贝斯大力的拥进了怀抱！

他还是不放心把自己的儿子在这种天气留在学校，于是贝斯爸爸让妻子先忙自己冒雨跑过来，就在被风吹开缝隙的窗帘他隐约瞥见那个干瘦男老师握住自己带把儿子的把，不停揉捏这样一幕……

贝斯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鼻尖嗅到父亲身上冰凉凶悍的汗水味道，还有曾经他不喜欢的烟草味儿，温暖的将他包裹，带来了无穷的安全感。

贝斯的身体抽搐了很久，才喊出那句话：

\*

“喵呜——！”

爸爸——！

约法尔：……

凄厉到简直让人觉得有人在杀猫的惨叫声让约法尔拎着小黑猫的动作一僵，唇角惯有的邪气败类轻笑凝固成一坨冰。

被追捕吓惨了的贝斯还没回过神，它闭着眼睛“喵啊喵啊（爸爸爸爸）”的一顿挣扎让约法尔不得不将它放到地上，检查这可怜淘气小东西身上是否有伤口。

结果贝斯刚一落地就蹭一下惊慌失措的往有熟悉味道的男人怀里钻，四只爪爪上倒勾紧张绷直了，速度飞快扒住法约尔身上白布一直蹿到他胸口的位置，小脑袋还一个劲往布料上面怼，仿佛再找一个能让它藏身的洞口。

被细细尖尖的猫爪子透过布料勾到肉是很痛的。约法尔沉着脸将它从身上费劲扯下来，双手插过黑猫团子的前爪咯吱窝那么举着。

他看着它。

黑猫嘴巴凄厉的喵呜着，湿漉漉冰凉凉的粉鼻头冒着鼻涕泡，莹绿猫眼里都是朦胧的眼泪，小耳朵惊恐不安向后折，尾巴也夹在肚皮上拼命挣扎。

说实话，这幅惨兮兮的模样，着实让这位俊美和残忍并重到不知道什么是怜悯的法老王，内心呼啦柔软了一瞬。

约法尔并没有发现这个小东西身上有什么地方流血。“你冷静下来。”他举着猫，和自己眼睛对齐，对猫淡淡的说。

贝斯（张牙舞爪）：“喵呜喵呜喵呜！”爸爸爸爸——！

约法尔：“我会保护你。”

贝斯（撕心裂肺）：“喵呜喵呜喵呜！”爸爸爸爸爸爸——！

约法尔：“你别叫了。”

贝斯（凄凄惨惨）：“喵呜喵呜喵呜！”嘤嘤嘤，爸——！

约法尔：……

漆黑了俊美容颜的法老王一把将这只死猫按在了自己胸口，并发誓如果它再叫，自己将成为埃及第一个亲口将猫舌头咬掉的法老、哦不，是人类。

已经吓成傻逼的贝斯努力钻到法约尔的脖颈，那块地方是有一个能掀下头上布料的开口的。

当猫猫肉垫触碰到柔软温热的皮肤、嗅到属于男人强悍而沉稳的气息后、

‘Duang！’

宛如被施加了什么魔法，贝斯和当年一样，立刻冷静放心了下来。

它哆嗦团成小小一团，在男人脖颈摄取温暖。

湿漉漉冰凉凉的鼻头带来痒而柔软亲昵的触感，不停搜寻似的点戳。

像寻奶的奶猫，恨不得让人狠狠怜爱它，令这位全埃及最尊贵的男人心情愉悦。

脖颈和面部是人类脆弱的部分，约法尔自从懂事开始，就不会再让任何人触碰他的这两个地方，包括他的母后。

贝斯不知道能够触碰到法老王脖颈和面部是多大的殊荣。约法尔也没制止它，反而用白皙修长的手指戳了戳贝斯的蛋蛋，当贝斯紧张的炸毛时，约法尔轻笑，手掌从头到脚捋着它的脊背。

约法尔知道这只小东西为什么害怕。

清扫兽园的命令是他下的，当他不满离开后，忽然想到曾经涅菲斯报告过一句‘等待加冕的猫神暂住在兽园。’

约法尔记起那只傲娇的小东西，走到一半又停住，拧着眉匆匆披了防止粘上猫毛的白布赶了过来。

然后果真碰到了正在逃命的小家伙。

“不用害怕。”他不知道在向谁解释：“兽园混进了奸细刺客，所以才会‘清扫’，你是等待加冕的猫神，不必担心亲卫会伤害你，我也会保护你。”

“喵？”

——真的咩？

约法尔轻轻揩着黑猫眼部被泪水打湿的毛，点头：“真的。”

“……呜！”

贝斯闻言仰头看着还是那副沙特阿拉伯妇女造型、分不清脸在哪儿的吊毛，忽然觉得他脑瓜顶仿佛挂着救世主的光圈儿，胸口还有凹凸曼‘bilingbiling’的电灯泡！

贝斯：从吊毛，变成了————会发光的吊毛！！！

【作者有话说：还是要更，熬夜也要更。

不然不行。

哈哈

第6章 不乖鲨了你哦

不知道是不是对方口吻中那句‘我会保护你’说的太轻松自然，简直带了高高在上掌控全部的绝对自信。

还是它猫爪肉垫下传来男人强有力的脉搏与温度实在具有安全感。

贝斯扑通扑通狂跳的小心脏落回胸脯里，不抖了也不哭唧唧了。整只猫冷静下来后反而有些不好意思。

贝斯毛脸下皮肤一红：……我刚刚……好像跟人家疯狂叫爸爸来着？这吊毛不会偷偷笑话我吧……呸呸呸！八可能！我现在是猫啦，他怎么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

它又忍不住做贼心虚。

万一呢？

古埃及神明崇拜这么牛，万一埃及人还真就有什么读心术呢？

要不我抬头瞅瞅？如果对方也低头看我了，那么对方肯定有读心术！

不会这么邪性吧……

小黑猫做贼似得抬头，悄悄咪咪的喵他。

贝斯在心里喊：喂~吊毛，你会读心术喵？你会你就低个头~

然后——

约法尔竟真的低下头，唇角是略带深意的笑容，隔着布料在贝斯脑门亲了一口，亲的它害怕折起飞机耳，颤抖的奶“喵~”了一嗓子。

约法尔：“你在叫我吗？小东西。”

贝斯：……卧、卧槽！！！

你特么是神吗？你特么绝壁是神吧！

要不就是大神官！兽园的侍女小姐姐说过所有大神官都有厉害的魔力的！

呆滞的小黑猫盯着吊毛的眼睛，冰蓝色双眸胜过寒冰水珠在阳光下的折射，好看到过分。

尤其他的睫毛，密密长长还是铂金色，就跟金丝拉成的小羽毛片儿盖在冰蓝眼珠上似的！

让人不自觉想起纯洁的雪、寒冷的冰，这种淡薄的颜色容不下一点热量感情般，又因为面前这个人独有的气质，而无比锋利。

贝斯见过他的手掌，消瘦有力骨节并不很明显，冷白且掌心带有老茧，像是练过什么武器，手腕还都是黄金宝石首饰，以及这人眼部周围透露出来的皮肤也是同样的白……

所以贝斯肯定确定以及认定这货不是贵族就是大神官！

约法尔发现小东西呆呆傻傻看着自己被它逗笑，眼中不自觉温柔下来，那抹寒冷的蓝因此融成了水，又化成一把小小的箭，‘biu！’扎进贝斯的心窝。

贝斯（脸红心跳）：妈！我户口本呢！

这男人我太可了！

小小一只贝斯仗着脸上有毛、凑不要脸猛地把脸扎进这男人颈窝疯狂蹭。

“喵喵喵~！”

——小锅锅小锅锅网恋吗？你下面几厘米吖，家里有几套房吖，腹肌有没耶？劳资超甜！

“喵喵喵~！”

——你是法老王的大神官，我是法老王的宠物，听说法老王凶神恶煞面目狰狞丑陋还贼不是个东西，我们凑一对儿给他戴绿帽吖~“……”

约法尔闻言揪住贝斯脑壳顶上的毛，眼睛一弯，笑的分外‘温柔’，他说：“呵呵。”贝斯：……

贝斯被他呵的浑身发冷。这小锅锅哪里都好，就喜欢呵呵笑，听到耳朵里跟‘鲨了你’似的，唉，欠调教。

这时刚才追捕贝斯的法老亲卫举着火把搜到了他们面前，两方人正好凑了个脸对脸。

贝斯看着这伙冷冰冰浑身血腥味的队伍吓的夹紧了尾巴，赶紧缩到约法尔怀里。

“喵喵喵！”

——吊毛，咬他们！

调皮的小东西。约法尔心里好笑，曲起手指惩罚一样弹在贝斯脑门上，把贝斯脑门弹得嗡嗡响差点从他肩膀掉下来后，才淡淡抬眼过去。

高大威猛来势汹汹的法老亲卫触碰到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视线，神经反射就是一个哆嗦，差点没给跪了。

亲卫们用火把光亮仔细凝神看去，很快认出了埃及的王。

约法尔穿成这样其他侍女可能不认识，但亲卫刚才还在王的身边处理奸细，怎么能认错？

亲卫立刻整列行礼：“您……”

约法尔抬手打断了他们，“你们在追它？”他说，声音听不出半点不高兴，甚至尾音扬起，显得有些慵懒缠绵。

“是。”

“我允许过？”

“……并无。”亲卫长副手脑门溢出冷汗，知道王究竟有多喜怒无常，他深深垂下头颅：“请您宽恕我等的鲁莽……亲卫长察觉到兽园多了猫神预选后已经前往寝殿向您汇报，留下我等将猫神预先捕捉后等待您的命令，只是没想到您——”竟然来到了兽园附近。

约法尔没有说话，就这么静静看着他。

亲卫长副手顷刻放下武器跪伏在地，不敢乱发一言，背后其他亲卫也齐刷刷跟着跪。

贝斯在一旁看的一头雾水，不过见到他被法老亲卫这么敬畏，心想他家吊毛肯定是个大官没错了！

嘿嘿，看我抱的大腿，真粗！

贝斯嘿嘿舔了口爪子，耀武扬威甩起尾巴睨着这群家伙，等着他家吊毛收拾他们。

半响。

约法尔不咸不淡对亲卫们说：“起来吧。”

亲卫们松口气站起来：“感谢您的宽恕。”

贝斯见到不可置信瞪大猫眼：“喵？”你就这么让他们起来啦？不给我报仇啦？

它气的后腿站起来用刨过粑粑的前爪按在约法尔嘴唇部位，一边使劲喵喵喵，一边非常人性化的伸出另一只前爪指着带头的亲卫长副手！

“喵喵喵——！”

——吊毛就是他！他！他像大蜥蜴一样扑到我面前，辣~~~么老大的手罩着我脑壳就拍！差点给劳资吓死！

你就这么不管啦？！

小黑猫鼓起莹绿猫眼，眼中生动形象的写满了委屈，张大嘴巴跟讲人话一样喵来喵去，脸上那种不可置信和伸爪告状模样太过形象。

形象到简直就是被欺负的熊孩子牵住爸爸的手，好不容易在找回场子后发现爸爸竟然没替他报仇一般开始撒泼打滚。

亲卫长副手：……

其他亲卫：……

亲卫长副手：……我真没想到我这辈子，竟然能被一只奶猫指着告状，还是在王的面前。

其他亲卫：而且万男从中过，只指我们头儿！

约法尔闷声笑起来，捏住了它执着指着满脸菜色亲卫长副手脸的小肉爪，指肚揉了揉上面粉粉的肉垫。

“喵呜！”

——哎呀你怎么不懂啊！

贝斯急了，以为他不明白自己的意思，屁股一使劲，竟然用尾巴艰难的冲着亲卫长副手开始摇！

亲卫长副手惊恐脸：成、成精啦？！

亲卫其他人：卧槽！

约法尔：“嗤——哈哈哈！”

这个小家伙，让他喜欢的想要捏在手心，享受它骄傲得意的亲近，然后在狠狠的揉它的脖颈，咬破它用来挣扎逃跑的柔软的肉垫，聆听它委屈惊恐的叫声。

把它带走，带到我的寝宫，做我想做的，愉悦我。

约法尔垂下眼帘，揉着手里的猫爪，慢慢勾起唇角。

“可以了。”他不知道对谁说，然后将贝斯从自己肩膀拎下来，防止逃跑般故意捏了后脖颈的软皮，转身离开

啥？！

贝斯愤愤不平挣扎着蹬腿挥爪。

“喵喵喵！”

——我不要你这个小锅锅了！你果然还是向着自己人！哼，我要找别的小锅锅恩恩爱爱给法老王带绿帽子，喵嗷啊呜呸！

它刚说完，就听背后传来亲卫们担忧的声音：

“奸细未查清，王宫还不安全，请您允许我们陪同，王。”

贝斯一僵。

啥？

谁？

王？王啥？王八？

它石化一般咔吧咔吧抬头往上看，就见吊毛“嗯”了声，然后背后亲卫立刻整队尽忠尽责跟了上来。

贝斯：“……”

“现在懂了吗。”‘吊毛’把它拎起来，让贝斯和他的视线齐平。

莹绿色猫眼跟寒冰般湛蓝双眸相互倒映。

“乖一些哦。”

他温柔地说：“不然鲨了你。”

贝斯：“……”

雅、雅蠛蝶——！

【作者有话说：鲨不是错别字。

咳咳。

暗黑系卖萌口吻的变态败类、又无比霸道的王，莫得三观，莫得下限，请大家记得。

【某些场景剧透】

约法尔坐在王座，睨着他勾起嘴唇：讲道理？那是什么？当你脚踏入埃及的那一刻，我就是你的神明，我就是你的主人，我就是你的主宰，对与错、生与死都由我决定，而你唯一的权利：贝斯——跪下来，取悦我。

第7章 我、我馋他的身子，嘿嘿

乖一点哦，不然杀了你。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对儿漂亮的眼珠含满了笑意，超级温柔自带萌音。

贝斯听完一瞬却炸开了浑身的毛，之前吃小鱼干的杀气再次铺天盖地碾压过来，如同猛兽威胁着含咬住了它的后脖颈。

贝斯能闻到那头凶兽口腔喷出一股子腥和热，吹的它整只猫后背发麻、神经崩成直线，吓得都下意识挺尸。

贝斯夹紧了蛋蛋：畜、畜生哦！有谁会对猫这么认真释放杀气的？？？

难道他听懂我要给他戴绿帽子，还说他长得丑的事了？

心里一个看不清脸只有血盆大口的法老王拿着刀对它冷笑：‘小崽子，得罪了法老王还想跑？’说完咔嚓一声剪掉了它的猫头！

‘啊——！’

贝斯在心里戏份知足的抱头惨嚎：我的头我的头！

完了完了……头都没了……

贝斯内流满面，这次死定了啊！

它垂着爪爪脚脚还有小尾巴，死猫般认命在约法尔手里随着他走路的幅度晃荡。泪眼朦胧的吸鼻涕。

亲爱的爸爸妈妈，窝对不起泥萌，嘤（吸鼻涕），窝从实验室被炸上天牺牲了，好不容易重生后又被全埃及最牛叉的辣个男人捉住了小辫子，嘤（使劲吸鼻涕），窝实在有愧于江东父老，窝们来生再见……

贝斯蔫了吧唧在心里絮絮叨叨念着遗言，没注意到自己被一路拎进了无比华丽灯火通明的黄金宫殿。

然后身体荡秋千一样失重腾空，又落在个温暖好闻的怀抱里。

“把它清洗干净。”

约法尔轻轻把手里的奶猫扔给地上带头跪伏的年老女官。

“是。”

老女官眼前一黑，还没看清这一团是什么东西，就赶紧手脚麻利接过，免得掉落在地上惹怒他们的王。

当看清怀里柔软温热的小东西的模样时，老女官诧异的眨眼，这竟然是一只还有些幼小的黑猫？

不过想到什么，老女官嘴唇挂起笑容，约法尔已经转身带着其他服侍侍女浩浩荡荡的转身前去沐浴。

老女官就垂头站起来，轻轻抱着贝斯哄小孩般拍拍，说：“难得王今天心情这么好，原来是你的功劳呀，走吧小东西，我带你去洗澡好么？”

贝斯有些迟钝，反应过来时，自己已经被包裹在一块白色小编织毯子里，只露出一个略微惊慌不安，瞪大莹绿眼珠四处乱看的猫头。

配合它额头上垂下的白色毯子，简直像个陕北包裹头巾的挖煤汉子，还自带贼眉鼠眼特效！

贝·挖煤大汉·斯：这是哪儿？我是谁！？我还活着吗？！

它这幅模样逗笑了老女官，深褐色皮肤的老女官将它捧起来连同布料一起浸泡在了盆里，带着笑意小声念：“不用怕，乖、乖，裹上毯子是怕你挠伤其他女官，等你适应了水我会给你解开的，我们先洗澡澡好不好？”

贝斯挣扎的动作一顿，抬头看向慈祥的老太太。

你们好奇怪呀，怎么好像都跟知道我能听懂话一样，这么对一只猫商量？

不过贝斯前世看过不少猫奴，能絮絮叨叨跟自家猫主子唠半天都不带累的，也许他们也是因为这个？

温热的水流透过编织毯子打湿了它的毛毛，同时也带来了无比舒适的感觉，旁边香膏散发着香喷喷的花朵气味，尤其还有身材爆好的年轻侍女给按摩，贝斯才挣扎了几下就忍不住享受的发出‘呼噜噜呼噜噜~’的撒娇声。

老女官和侍女瞧着它低笑。

空旷寂静的偏殿，四下还除了一猫再无其他人，年轻侍女边给贝斯洗澡，边和年长的老女官压低声音聊天。

年轻侍女说：“阿琳娜大人您知道吗，今天听到王遇刺，我的心一直提着。王骁勇善战不会有事，但如果王因为奸细心情不佳冲我们发火，那我们岂不是要像兽园的侍女一样——我想想都害怕！”

“王近两年的脾气真是……”

讲话的侍女是标准的埃及女孩，她浅褐色脸颊上画有拉长眼角的眼线，眼皮和眉毛都做了点缀，全身涂抹了芬芳的油膏，在灯光下显得皮肤柔软有光泽，耳边跟头顶的黑色长发编成辫子，散在脑后，耳朵脖颈手腕和头发都有首饰点缀。

在厚重造型下，她嘴巴里说害怕，可贝斯仰头抽了半天，愣是没能穿透敌方美颜护甲，找到一丝丝惶恐不安，倒是因为她屈膝蹲下用木盆给贝斯洗澡的动作，胸口的波涛汹涌险些从没什么弹性的白布里挤出来，看的贝斯毛脸一红，尴尬的重新垂下头。

“王是行走在埃及的神明，我们这群奴仆能做的是默默坚信和服从。”阿琳娜看着侍女，笑容不见，眼睛直视她严肃的警告：“芭莎，以后这样对王抱怨的话千万不能对人说，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不要有知道吗！就算我好说话，但如果被大神官的侍从知道——”

话还没说完，贝斯就感觉到给它揉毛的侍女芭莎很明显的在颤抖。

“我明白了阿琳娜大人！我不说了！”芭莎急匆匆擦了手上的水握住阿琳娜女官的双手哀求：“我对神明发誓，您千万要替我保密。”

阿琳娜女官板着脸应了，见芭莎瑟瑟发抖神情慌张，又不忍心放缓声音转移话题，说起了几日后关于王选娶王后的事。

贝斯目睹了这一幕心中有些感慨，不亏是王权和神权结合的古国，普通人连偷偷讲上司坏话都不敢。

洗完澡，贝斯身上香的简直可以熏苍蝇了。

阿琳娜老女官用干净布巾擦拭好贝斯的毛毛后重新给它裹紧了小毯子，抱再怀中重新回到金光闪闪的王的寝宫。

想到马上要见到要‘弄死’自己的法老王，贝斯惴惴不安了一路，胡思乱想各种狰狞长相的男人举着刀要切自己的脑袋。

周身视角再次变化，贝斯回过神。哦，原来是到了王榻前，阿琳娜在行礼。

“王，这只小家伙已经清洗好了。”

“嗯，很好。”

漫不经心的嗓音沙哑冷淡，穿透猫猫的小耳朵。

咦？贝斯抖抖耳尖，没了一块布罩着，他声音还蛮好听的嘛~

可恶的法老王让劳资看看你长什么蠢样子！贝斯‘噗’的从毯子里钻出个小脑阔，仰头看过去——

由于角度问题，先入它视野的是一双穿了宽松软麻白裤的腿。

哪怕裤子过于宽松，也能看出这双腿绝对比钢铁直男还直！还长！

纯白的布料直到腰间胯部一点，肌肉结实均匀覆盖在小腹，勾勒出深深凹陷入腰间布料的线条……沐浴后未干的水珠凝在上面，如同点缀般颗颗勾人。

高耸到宛如心头悬崖峭壁的锁骨、俊美的脸庞、未干成缕的铂金长发黏连在一起，垂在他脸侧和耳边，浓密睫毛下垂，将眼窝遮出一片阴影。

湛蓝色双眸，就是阴影下的宝石。

此时他赤裸上身靠在王榻四柱旁，双腿交叠随意坐下，左手持一沓略黄纸张，右手抬起将散落的铂金长发梳理向脑后，举手投足透出一股子野性美，优雅到形同一匹肌肉弧度优美成年猎豹！

甚至仅凭他本身，就让满是黄金宝石堆砌到庸俗的寝宫瞬间无比华贵！

\*

约法尔随手将手里的纸张搁置在床上，正打算把玩一下今天自己获得的新宠物，刚一垂眸伸手，手掌就猛地顿在了贝斯高高昂起的头前。

“这只猫……”

约法尔皱眉：“怎么流口水了？”

“？！”

阿琳娜疑惑低头，果然，小黑猫眼睛长钩子似的盯着他们王的脸上，都直了！猫嘴巴张开，亮晶晶的透明口水流了一下巴不说，还不知不觉都淌到了阿琳娜抱着它的胳膊上。

阿琳娜：“……”我说胳膊怎么那么热！

贝斯：(ˉ﹃ˉ)

贝斯：嘿嘿嘿嘿，帅、帅锅，约约约约约——约么？！

约法尔：……

约法尔：这猫……眼神怎么有点恶心？？？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我、我馋他的身子……

约法尔（脱）：要舔吗？

第8章 三秒心动

半夜三更，贝斯左摇右晃起来拉粑粑。

两个眼皮还没支开，前爪已经迈进矮胖圆肚的铜盆里，转身屁股一蹲尾巴扬高点，两只后腿往黄沙粒里面扒拉扒拉蹭几下调整位置。

贝斯眼睛张开条莹绿色的缝儿，回头瞅瞅自己瞄准了没，别拉在外面，给它铲粑粑的小姐姐也不容易。

作者(饱和小说网)P.S 喜欢小说的欢迎访问： baohexs.com

“喵~”

位置，OK

猫砂，OK

角度，OK

风向，OK

可以了……使劲！嘿咻！

大概是最近和变态一起住有点上火，贝斯撅着腚咬牙切齿，半天才解决了人生大事。可贝斯并没有离开，而是在蹲一会儿酝酿酝酿。

贝斯：虽然现在变成了猫了，但是作为人类普遍蹲坑玩手机的传统，不拉半个小时，就总觉得少点什么拉不干净似的……

没有手机刷，也莫得啥新闻八卦读物，这段空白的‘尴尬期’尤其难耐，贝斯忍不住放空自己，目光呆滞盯着某一处想些有的没的。

比如昨天吃咸了啊，照顾它的小姐姐增多了啊，还有它短短才十三天就丰富到足够写一本传记的猫生经历。

其中一大半，都要命名为：我和我倒霉变态傻叉主人法老王。

刚跟约法尔回来那天，贝斯见到自己名义上的主人真容后脑袋只有一一句话：‘老公，你咋搁这里呢？快跟我肥家~’什么叫充满异域风情、华丽王者的破天颜值？

这就是啊！

作为一条颜控狗贝斯感觉:再看约法尔一眼今天就能把自己的小命都交代了。

心潮澎湃的简直比当年他考上最牛叉的学校都要高兴！至于为什么心潮澎湃？

这个帅哥是谁？我主人啊！

我是谁？我是猫啊！

兽园小姐姐偷偷说过法老王是个实打实的猫奴，那不得稀罕我稀罕到天天搂着睡？不得每天跟我在床上撑着头笑靥如花的壁咚我？不得毫无防备跟我同吃同睡，每次换衣洗澡都在我面前走光光？？？

早安吻午安吻晚安吻吃饭吻卖萌吻……人类！猫奴！简直每天都在亲自己的猫！

每、天！

一想到长成这幅天神模样的法老王贴到劳资脸上亲，劳资、劳资……贝斯吸溜口口水猥琐的从老女官怀里挣扎爬出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速床上蹿。

他绝对猜不到我内芯是个男人！贝斯贼兮兮偷笑，恨不得立刻翻到床上钻到他怀里躺倒在他那双大长腿上，用女朋友视角好好欣赏一番这世界名画般的美颜暴击。

“喵喵喵！”

——快来让我吸一口、哦不，快来吸我一口！求吸！

小小的黑猫一跃而起，莹绿色猫眼闪烁着绅士的光芒，冲着约法尔扑去。

吊毛！你可爱的猫大爷来啦———

看着冲他一反常态亲近飞扑过来的小黑猫，约法尔面无表情，并拎起了手边的软枕。

嗖~~~

啪！

一脸猥琐相的猫大爷被飞来的软枕砸在毛脸上，差点把细种猫的尖脸砸成加菲猫的大饼脸。

贝斯发出一声凄惨的猫叫，被枕头呼出去在地上骨碌了好几个圈儿才找到东南西北。

摇半天脑袋才缓过来的贝斯不可置信的盯着约法尔：“喵！”你做什么！你说你喜欢劳资，这难道就是你喜欢劳资的方式？

神他妈用枕头喜欢？！

你特么怎么不用锤子，想吃猫肉馅饼吗混蛋！你信不信劳资死给你看啊！

“……”

作为法老王，约法尔对着气的全身炸毛对他呵气的小黑猫缓缓皱起眉，有些不满贝斯的挑衅动作，又想到自己那一枕头确实可能伤到了它，约法尔压下心里的不悦。

他说：“小东西，不要在我没有允许的情况下靠近我。”哈？

贝斯气的胡须直颤：“喵？”为啥？

约法尔：“我对猫的毛发过敏。”

.

贝斯：“……”

贝斯：我裂开了。

有什么消息是在知道主人是个猫奴还是个帅逼的情况下打击到一只猫的吗？

有。

当这个消息名为：‘你的倒霉帅逼猫控主人其实猫毛过敏’的时候。

安静的空间仿佛传来‘咔嚓’一声脆响。

约法尔挑眉：什么东西？

贝斯泪流满面：是大爷那颗跳动了二十多年的处男心啊混球！

你他妈猫毛过敏养什么猫？做什么猫奴？您配吗！

呜呜呜……

养阿努比斯sama去吧你！

约法尔见地上的小黑猫听到的他话瞬间蔫了，露出非常灵性的失落表情，小小薄薄的耳朵无精打采垂下去，在抱枕旁边缩成黑漆漆一坨怀疑猫生，忍不住心中一软，轻笑。

惹人怜爱的小东西。

约法尔从王榻赤脚走到贝斯面前，居高临下呼唤它在埃及的名字：“贝斯特。”贝斯把自己团成毛团，不搭理他。

“贝斯特。”约法尔突然说：“我很喜欢你。”

贝斯一怔，抬起小脑壳，两只莹绿猫眼震惊看着他。

嗯？！

喜、喜欢……

这一发直球把贝斯打懵了。

俊美凶悍到如同王之圣剑的约法尔蹲下身，手指悬空堪堪停留在它额头一点距离处，使贝斯注意力集中到那一点上，不自觉与他对视。

冷蓝色双眸在深深眼窝里，在金羽毛般的睫毛下，仍旧闪耀的仿佛有什么在其中流淌。

当这双眼睛注视一个人时，那滋味像是被他瞬间捕获，拖进水天之间，只留你和他。

贝斯心跳加速，感觉自己快要被约法尔眼神中那抹笑意和温柔溺毙。

“不管我是否可以抚摸拥抱你，我都宠爱你、珍视你，你是王之所见中最特别的，亦是王之心中最特别的。”“所以———”约法尔隔空在黑猫脑门上抚摸，“你不需要为此撒娇不满。”嗯！！！

贝斯：……你你你你这话说的咋这么暧昧！

况且撒娇？

我？我对你撒娇？！

八可能——！

脸上的毛仿佛在燃烧！男人的宠溺容忍的目光让贝斯羞的血往脑门拱！

“喵————！”

——你以为我会因为不能被你摸就饥渴难耐啦？！你不行不代表别人不行！我找别的小哥哥摸！

哼！

贝斯底气不足的怒视他。

“贝斯特。”

约法尔弹了一下贝斯的鼻子，在贝斯的奶凶样儿瞬间败露，露出吃痛表情后唇角细微凹陷上挑，悬在贝斯额头上的手掌放下。

贝斯以为他又要弹自己的鼻子下意识瑟缩脖子，当肚皮一热才发现他掌心穿过自己肚子和地毯的缝隙，将自己整个托起来举到了他的鼻尖前！

“喵喵喵？！”

——你做什么呀！你不是猫毛过敏吗？快放我下来！

贝斯想到这家伙对自己过敏竟有些担心，拼命挣扎划拉四条腿。

法约尔不为所动，甚至垂下头，在贝斯害怕担忧挣扎时，他安慰：“乖一些，贝斯特。”

轻柔沙哑的男声骚动着它的耳膜。

柔软丰润的嘴唇亲吻了毫无防备也毫无心理准备的贝斯湿漉漉的粉鼻头。

“不要害怕。”

他说。莹绿色眼睛跟湛蓝双眸对视。

约法尔勾唇：“在我身边，除我以外，你无所畏惧。因为你的主人，是这片土地以及神明的主人！”.

……多么傲慢的王啊。

贝斯在心里好笑，耳膜却都是鼓噪的杂音。怎么了？它疑惑的仔细倾听。

咚。

咚。

咚咚咚。

是什么在响。

贝斯望着约法尔的面容愣了好久，才认清，那是自己的心跳……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作者有话要说：精品小说都在这连载呢：饱和小说网（ＢAOHEＸＳ.COM）

贝斯：不娶何撩！

约法尔：心动了才叫撩，你心动了吗。

贝斯：……没有……（才怪）

【谢谢大家的票票和投喂！嘤嘤嘤，蠢作者比捡了钱还开心！】

感谢我家大佬的投喂，比心心~

第9章 法老王的特殊撸猫技巧

王宫议事大厅。

重重白纱帷幔轻盈的被风吹起，穿着打褶花边装饰的华丽衫裙套装、画了眼线眼影等晨妆的埃及大臣们分官阶依次站在议事厅内。

台阶之上，服侍法老王的两位大神官赫塞与涅菲斯则手持代表不同寓意的法杖，身穿浆洗的板正妥帖的白袍站在王座两侧。

大臣代表的是埃及的权贵集团。

大神官代表了神官集团和神权。

他们注视着下首的大臣，表情严肃，代替神明监管着法老王的仆人.

他们每一位都衣着华丽站位合理，绷紧神经把所有人当成政敌去对待，期待能抓住心怀不轨者的马脚，扫清主人前行路上的障碍。

无疑。

王宫议事大厅永远有着令人窒息的庄重紧张感。

因为这里是容不下错误的。

哪怕谁的香水喷多了，估计都要有大臣蹦出来指着对方鼻子骂他：‘你香水为什么喷这么多？！你一定是藏了什么慢性毒药，企图对王不利！’

如果这时候王座上的男人恰好不开心，那好，拖下去，轻则挨揍，重则没命。

所以每天，上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维齐尔，下到能进入议事厅的最小官员，大家要是长了尾巴，都恨不得夹在臀缝中间做人。

小心翼翼扭扭捏捏，把脸绷成蚊子都扎不动的铁皮，把眼睛变成只能直视的玻璃珠。

不仅仅要在王的面前假装自己是个‘板直’的人，又要想方设法讨到王的欢心，得到赏识，脑活跃到每日下朝都身心俱疲，恨不得窝在床上当一条咸鱼。

诸位大臣：而且是不想翻身的辣种！

不过今天……

他们中间多了一位流弊哄哄的家伙，随意躺倒在侍女身上毫无端正所言，还头枕着美貌侍女高耸的胸脯，面前一堆吃食。

甚至没有这里任何一位大臣做的贡献多，却可以轻而易举让俊美的法老王时不时侧目看去，目光温柔宠溺，堪称眉目传情！

.

大神官赫塞表情严肃（眼神往旁边扫），看似一本正经的汇报工作：

“因为埃及王室有两位与您血缘相近的公主，她们的道德品性都符合埃及王后的标准，请您尽快做出决断，为您和埃及留下纯正血脉的子嗣……”

王座上。

撤去华丽宝座，台阶上铺了厚厚的毛毯，在毛毯上摆放了长方形矮桌和无腿儿木制椅子，约法尔盘腿坐在矮桌前，闻言他淡淡“嗯”了声。

目光仍旧穿过高叠的各个官员的谏书，落在某一处，完全把操心命的某位老妈子扔在了一边。

赫塞蹙起眉：“……王。”

他催促，试图转移回法老王的注意力。

但他尊贵的主人只撩了一眼，就慵懒摆手：“靠边点赫塞，你挡到了我欣赏风景。”

赫塞：“……”

风景？！

大神官的目光跟着他主人的注意力看去，当看到某只躺在侍女怀里张开嘴巴打哈欠，露出一口粉嫩的小家伙时，大神官额头瞬间蹦出无数条突突直跳的青筋！

这尼玛是鬼的风景！！！

不过就是一只半大的黑猫，为什么他们王会将一只猫带到议事厅？！为什么！！！

难道就因为那快要到晚期的猫瘾症？？？

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王明明碰不了带毛的猫，却偏偏喜欢猫毛的大神官狠狠瞪了一眼偷笑的女同僚涅菲斯，又杀气腾腾冲那只小猫释放死亡射线。

大神官赫塞眼神锋利：盯——

躺在小姐姐怀里的贝斯无语的冲他翻了个白眼：瞪老子干甚？！是你们王非要让人把我拎过来的好么，喵呜嗷呸！信不信挠你丫的！

这只猫竟然对我翻白眼？被猫鄙视的大神官赫塞不敢置信瞪大眼睛：涅菲斯你看到了吗？它还会对我吐口水？！

涅菲斯在一旁‘吭哧吭哧’憋笑，见状差点把鼻涕喷出来。

赫塞：……

没得到同僚关心，反而被嘲讽的赫塞大神官怒气冲冲心不甘情不愿退回自己的位置，冲下面的宰相使眼色。

宰相被气到‘青面獠牙’的大神官瞪得头皮发麻，偷偷扫了眼王座上的男人，清清嗓子上前一步。

“……王”他成功把约法尔的注意从某只磨人的小妖精身上转移，然后他说：“近日埃及大部分主城都爆发了奴隶动乱，由于奴隶人数较多，所以这次镇压损失了我们不少优秀的战士。”

奴隶暴乱是常有的事，也是这些年比较麻烦的事。

“莱克玛拉卿（宰相名字），继续。”约法尔脸上散漫的表情消散了些，俊美的面容仍旧稍显冷漠。

他单手以手背撑住下巴，因为佩戴王冠而梳理起来的铂金长发垂到肩膀，寒冰般湛蓝的双眸直视下首的宰相，强大的气势瞬间回归。

每当被王注视，大臣们心情总是忐忑不安的，这时候就总忍不住察言观色，过于注意王脸上的细微表情和肢体动作，以便判断自己是否说错了话，惹到了王不快。

这在御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存技巧！

做到宰相位置的莱克玛拉更是如此，比如，就在刚才王说这句话时。他的另一只手抬起来在膝盖上方，做了个悬空前后滑行的动作。

莱克玛拉瑟瑟发抖：这、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王不满意要砍我的膝盖一下的部分？

他艰难吞咽着唾沫继续说：“王，由于我国连年征战，您与埃及诸位勇士战无不胜，攻克了很多小国，近些年来我国奴隶数目也是历代埃及历史上最多，就连王城玻沙耶埃及居民也只占了十分之三，其余全是奴隶。王……多、不代表好。”

约法尔眉目看不出什么意见，“莱克玛拉卿，你说的很好，继续。”说完，莱克玛拉有注意到他的手开始往腰上悬空滑动！

莱克玛拉腰以下瞬间刺痛：完了完了……这是更不开心要砍我腰以下部分了啊。

莱克玛拉又不得不在约法尔目光下补充：“……这些奴隶大多是他国奴隶，里面不知道藏了多少包藏祸心，随时准备造反的低贱愚民，如果因为恐惧严酷的刑罚真的发生了动乱后果不看设想。”

严酷的刑罚？

不服从，就是选择了死。

从违抗他的那天开始，这群人就没有了在他土地上公平生存的权利！

约法尔无所谓奴隶的命运，甚至有些索然无味，“你的意见呢。”

莱克玛拉听懂了王口中的不耐，同时还看到约法尔的那只手做出‘OK’手势，然后蓄力弹了一下！

莱克玛拉：……

弹、弹了一下什么意思？？

我，我是说还是不说啊，难道是要弹破我的脑袋！

“臣、臣……”他一边‘臣’一边欲哭无泪看向赫塞寻找帮助，赫塞离王近一些，自然也见到了约法尔的小动作，他同样不解的反复思考。

不经意间看到了同僚涅菲斯充满已知的眼神。

他想了想。还是决定问一下。

赫塞（眼神）：涅菲斯，王的手势是什么意思？

涅菲斯（笑眯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赫塞：……

涅菲斯（笑眯眯）：我就不告诉你哦，除非你给我点好处~

该死的家伙！

赫塞（咬牙）：我有一只远国的瓷瓶，送你了！

涅菲斯：哈哈，那就谢谢赫塞大神官喽~

赫塞：少废话，快说！

涅菲斯笑而不语，向后一步，示意赫塞到自己的位置来看，赫塞想了想，还是冒着冒犯王的风险挪动位置来到距离王座的右边，涅菲斯的位置。

涅菲斯凑到他耳边轻声说：“您知道‘手握太阳’的办法吗？”

手握太阳，是最近埃及比较流行的祝福方式，其实就是手举在面前，正好卡住天边太阳投射到眼睛上的轮廓，从自己的角度看，宛如握住了远处的太阳，意思是：向太阳神拉借去了光芒和祝福。

“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赫塞皱起眉，不懂她在说什么。

“唉。”涅菲斯为同僚智商叹口气，“您还真是……赫塞大神官，请你稍微弯下腰，轻轻的，对，看看从王这只手的角度你能看到什么。”

赫塞疑惑弯下腰，从王的手掌角度看过去。

结果就发现正好从他的角度，他眼睛里的约法尔的手掌刚好落在了远处那只黑猫身体的轮廓上。

那只黑猫仿佛成了‘手握太阳’里的太阳，而他们王就是握太阳的手，赫塞正好成了成像的眼睛！

赫塞大神官：……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一代嗜血冷酷法老王正当着议事厅所有大臣的面隔空撸猫！

下面可怜的莱克玛拉宰相正吓的瑟瑟发抖，殊不知他实在想太多，座位上的王不过就是撸个猫而已——而已！

呵呵，这是何等的有情怀有童趣啊。

童趣到赫塞大神官握着法杖的手都在微微颤抖，手背静脉奋张、牙齿咬碎一排，脸颊憋得通红！

恨不得操起法杖抽死这对儿狗男——猫男男！

尤其是他发现，只要他们王手上下滑动，那只黑猫就仰面躺倒在侍女怀里假装露出肚皮在被摸。

约法尔手往上，黑猫就立刻仰起头做被挠下巴动作。

约法尔手一弹，黑猫就脑门一缩，滚到在侍女怀抱。

这俩狗男——猫男男简直配合的无比默契天衣无缝！

赫塞不敢对着法老王发脾气，这一腔怒火全都给到了贝斯身上，恨不得生吃猫肉！

可贝斯它冤枉啊！

谁知道约法尔能想出这么一个堪称史上最牛逼的撸猫方式？

昨天约法尔安慰它之后，突然说了一句：“对了，我想到一个好办法。”说完他就把贝斯按在地上演示了一边隔空撸猫大法。

约法尔：“呵呵，这样就可以继续抚摸你了，贝斯特，你开心吗？”猫大爷翻个白眼，竖起一只爪假装中指：“喵！”开心你大爷，这沙雕动作你爱做就做，劳资不陪你！

约法尔却仿佛失去了猫猫感应：“是吗，你也开心。”贝斯：“喵喵喵？？？”

约法尔微笑：“那就好，明天开始，你要好好取悦我，听懂了吗？”取悦你？

想得美！

“喵！”

——呸！

法约尔笑容一顿。

喵大爷仰起头：咋滴！

“你不乖哦。”约法尔轻轻握住贝斯的猫头，双眸湛蓝闪烁，唇角依然勾着，并且语气温柔：“鲨了你。”“…………”

贝斯(=Д%3D)：……我我我我我不怕！

约法尔笑意更深：“鲨了你哦～”

贝斯（狂咽唾沫）：我不怕———

“杀了你。”约法尔笑容骤然消失。

贝斯：———才怪！

卧槽给您跪了！

咱尼玛能别动不动就对一只天真灿烂的小猫咪放杀气吗爸爸？

行吗爸爸！！！

【作者有话说：【关于他她它的称呼】文里面，贝斯的称呼都是‘它’，例如：它才不管约法尔那个混蛋呢！

然后因为是埃及文，所以别人说‘他’这个字的时候，用我们的汉语听不出来，在文中是可以的，因为埃及用的语言男人和女人的读音不同。

例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蠢作者角度：男的女的？

阿拉伯语：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蠢作者角度：哦，一个男人啊。

当保持神秘不愿意透露男女时，或是不知道男女时，他们都会用男性的他。

例如：我不知道他是男的女的。

蠢作者：其实她是个女孩。

【嘻嘻，看到有个小伙伴问啦，所以念叨念叨，比心心，希望小伙伴能看到】第10章 新王和旧臣

可怜的莱克玛拉宰相，‘臣’到嘴巴都瓢了，约法尔的眉头越挑越高，眼瞅着就要发火才收到气到额头喷血的赫塞大神官的暗示。

赫塞大神官一身黑气：‘没事，你说你的。’

反正王也没有在认真听！

莱克玛拉松口气，立刻臣出了后面那句：“王，所以臣建议稍微调整奴隶的待遇和部分法典，暂时安抚一下暴动的奴隶。”约法尔抚摸动作一顿，努力配合他表演的贝斯也一头栽倒在侍女身上终于能够歇了口气。

下首。

安心下来的莱克玛拉终于恢复了他精明睿智的模样，垂着头颅等待王的抉择。

湛蓝色双眸凝视着他，铂金色发丝缠绕在王脖颈华丽的黄金饰品上，这位历代王室唯一一位拥有冷白色皮肤过于俊美外貌的年轻王者，缓缓的，弯起了丰润嘴唇。

作为万臣之首的维齐尔说出这句话，基本就代表了全部官员的想法，甚至包括他身后某个神官的决定。

“臣赞同。”

“臣也赞同。”

“臣……”

果然，其他几位有分量大臣也陆陆续续站出来，当约法尔仍旧没有开口时，他背后的赫塞皱眉上前走到台阶下然后面朝约法尔垂下了头……

这位大神官低声道：“王，奴隶数目已经超过大部分主城的负荷，暴动一发，埃及的平民很容易会被奴隶袭击，请您务必削减严苛的奴隶刑罚！”约法尔盘腿坐在软座，单手手背撑住下巴，他看着他的大神官瞳孔愈发湛蓝，笑容阴冷。

.

赫塞啊赫塞……

站在约法尔另一侧的涅菲斯头痛的捂住脸，你以为你和宰相商量这件事的王不知道吗？竟敢从大神官的‘位置’走到权臣的‘位置’，还说什么务必？！严苛？！

好吧，涅菲斯在心里嘀咕，我以为他只是脑子里塞满了圣言和教条，没有优点的笨蛋，现在我错了，赫塞还是有优点的，比如多长了一颗脑袋或者多条命什么的。

下面的赫塞和大臣们认真而坚定的想要王做下决断。

而王座上的男人看戏般饶有兴趣的看着他们，俊美的脸上挂着未达眼底的阴森微笑。

也许是气氛凝固到小猫咪都无法忍受，贝斯从侍女给它喂到嘴边的盆盆奶里抬起头，嘴巴挂了一圈奶胡子，它伸出舌头灵活的吧唧吧唧舔，探头探脑的看热闹。

看了半晌，还真让它看出点什么。

比如这下面的一群，好像都没有站在它变态主人这边的啊。

啊，真惨。

贝斯莫得感情继续吧唧嘴。

终于，约法尔开口了，低哑慵懒的磁性男声拉的很长：“你们觉得……我会怜悯他们？”这声音好听是好听，可贝斯不知为何感觉自己如果没有毛，可能会起一层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

下面的大臣同样被问的安静如鸡，赫塞抿紧了嘴唇没开口。

“怎么？不说话了。”约法尔低笑出声，“还是说你们觉得，我会怜悯你们？”“……”

会吗？

这位王懂得仁慈怜悯吗？

没敢开口的大臣们脸色煞白，在心里问自己。

偷偷瞄着约法尔的贝斯不知为何脑子突然冒出了答案：不会。

不怜悯奴隶，所以他们的生命不过是一捧看不见的尘埃。

不怜悯大臣，所以他想要大臣和奴隶一般低贱，他们就要跟奴隶一般低贱！

牛批啊，贝斯猫脸复杂的咂舌，默默从王之威势爆棚的男人脸上收回目光。

法老王不愧是法老王，他刚刚没发现我偷偷舔他的颜吧？应该……呃，大概……

他正想着，辣个王，竟然一边放杀气吓唬大臣，竟一边缓缓用手比出了一个弹脑瓜崩的动作……

贝斯：“……”

好吧。贝斯喵无表情的假装被弹到鼻头，十分虚假的倒在了侍女小姐姐的怀里躺尸。

哎～呀~

贝斯敷衍：\_我好痛呀～

小东西……约法尔双眸流淌过什么，唇角凹陷的更深。

将这一幕纳入眼底的涅菲斯：……不知为何，这场景像极了导师讲课时在下面摸摸索索的小情侣。

品了会儿竟然品出点爱情酸臭味儿的涅菲斯自己把自己吓得一个激灵，目不斜视的站直，假装自己看着台阶下的赫塞。

赫塞听出约法尔口吻中的不认可后猛地抬头，眉头互相推挤，在眉心皱出沟壑，他沉声呼唤：“王！还请您——”“赫塞。”约法尔打断他，松手坐直，身上的华丽的配饰因此发出轻微‘叮当’声，他说：“如果你还像他们一样蠢，那你就不配待在大神官的职位上。”“！！！”

“去王城内的神庙反省。”约法尔垂视他：“只有我允许，你才可以离开神庙。”“…………”

这是……什么意思？变相的驱逐？！

赫塞瞬间瞪大了眼睛，表情难看到连褐色肤色都无法遮掩，嘴唇颤抖几下没吐露出半个音符。

其他大臣也跪伏在地上，脸色同样好不到哪里去。

贝斯大爷样摇晃尾巴：好家伙，一句话骂了两方人。

约法尔说完就站起来大步离开了王座，走到抱着贝斯的侍女旁边时，约法尔扯起侍女准备在手边的白布盖在贝斯身上就把它裹着抱了起来，再也没有回头看向背后的赫塞和官员。

涅菲斯跟着王的脚步，当走到门前她扭头看着赫塞僵硬而挺直的后背叹口气，接着头也不回的跟上去。

前方修长大腿一步就是好远的约法尔抱着贝斯。

他太用力了，用力到贝斯被他脖子上垂下的沉重黄金宝石首饰隔得猫脸生疼，忍不住“喵喵喵”直叫，用爪爪上的肉垫抽了他胸口好几下。

“喵——”

——你丫的！你是要谋杀我咩？！

“小东西，这么一会儿都不肯为我忍耐。”约法尔阴冷的笑容暖了，隔着软麻布捏住胸口上乱挥的猫爪子，还在粉嫩粉嫩的肉垫上揉了揉，他垂头眼神温柔，眼睫毛与头发都是闪闪的铂金色，拢在阳光下营造出了某种堪称盛世名画的一幕。

“再不老实，我就咬在你的肉垫上。”

他开玩笑的威胁，但在贝斯的视角，约法尔仿佛随时都要吻下来，还是法式热吻那种！

贝斯瞬间脸红：窒、窒息……让我死在这个男人的胸肌上吧！

约·世界名画·法尔：“为我忍耐一下好吗？”

贝斯娇羞缩成一团：好好好！我这个姿势怎么样？您满意吗？

态度之变化，堪称颜狗界第一。

贝斯呲牙：颜狗怎么了？颜狗的世界，就是这么纯粹！

小黑猫乖巧窝在怀里，莹绿猫眼亮晶晶。如此简单、如此轻而易举的取悦了还再酝酿着怒火的猫瘾患者约法尔。

他心里柔软了几分，抿唇扬起弧度，没有垫软麻布料，直接屈起手指宠溺的勾了一下贝斯湿漉漉的小鼻头。

“贝斯特，你真可爱。”

“喵~”

哦~我的亲娘。

贝斯被他勾的魂儿都没了，痴痴的流哈喇子。

背后跟上来的涅菲斯眼皮一抽：……来了！那种狗男女在眼前秀恩爱的既视感又来了！

享受被王者级别美色拥抱的贝斯一路被抱回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贝斯探头好奇的瞅瞅，发现这里的侍女非常少，而且都站在柱子附近，头垂得让贝斯害怕她们是不是都有颈椎病。

除此之外，这房间除了首位上放了一张堆满了纸张的矮桌外只剩下装饰物。

空旷华丽到满是金子堆积般，贝斯砸吧着嘴将目光从某个镶满了红黄宝石的花瓶身上移开，对古老埃及粗犷中带着细腻的奇特美赞叹不已。

到了门口，约法尔背后的一堆亲卫整齐排在外面站岗，还贴心的关了门，一时间房间里除了那群雕塑般的侍女，只留下坐在了唯一一张矮坐的约法尔和涅菲斯两个人。

贝斯：别算了，我不是人。

约法尔手指骨感漂亮，根根纤长，他轻轻把裹着贝斯的软麻团成小窝窝，放到自己盘起的双腿之间，贝斯也很识趣，窝在小窝窝里懒懒打个哈欠，靠着他家变态主人睡觉觉。

不一会儿，耳边传来沙沙的翻纸张的声音，应该是约法尔在看桌子上山一般的积压报告。

唉，当王看来也不怎么样，‘作业’比高中生都多，还是当猫好……

贝斯舒服的呼噜噜的打起了呼噜。

周围除了草莎纸响动以外静悄悄的，直到涅菲斯突然开口。

她说：“王，其实赫塞心中并无异心，他是一个古板的男人，只想解决奴隶暴动给埃及带来的隐患，却没有选对方式，就算您打算处理那些大臣，用赫塞是不是……”

“你觉得我做的过分？”贝斯听到约法尔口吻冷漠。

“是的，请您原谅我的冒犯。”涅菲斯在叹气，她轻声道：“您的计划堪称完美，比起先王，涅菲斯无比庆幸辅佐的是您这位‘残暴’的君主，但就算赫塞是先王的旧族，也请您给他留一份体面。”

“……”

呦。

什么意思？有隐情？

没眯睡着的贝斯抖了抖耳朵瞬间来了精神，眼睛张开条莹绿的缝隙，好奇的偷听。

【作者有话说：最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老人病倒了，所以更新可能都是凌晨，而且怕状态不好，所以更完隔一个小时脑子清醒了会用手机修一下文。

希望大家谅解。

还有，看到了大家的收藏和票票好开心，嘿嘿。

偷偷溜走~

第11章 我才不会吃醋！

约法尔和涅菲斯谈了很多。

他单手快速翻阅着那些在贝斯这个未来人看起来有些粗糙的纸张，当翻阅完一部分后，他还会停下翻阅用左手拿起沾了颜料的笔在上面写东西。

寒冰般的双眼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些个报告，却快速的组织语言跟涅菲斯的交流毫无卡顿，讨论着跟报告上完全不存在的事情，一心二用到简直可怕！

不，或许是一心三用。

因为他之所以用左手，完全是因为他的右手隔着软麻布，正轻轻抚摸着贝斯的脊背。

偶尔贝斯还会被他挠挠下巴，没反抗能力仰起头眯起眼，舒服的直咕噜，但约法尔很少穿过贝斯的后腿，将手放到它肚皮上抚摸。

因为软麻布不足以包裹他整只手，揉小肚肚总会让四周的毛毛沾到手上，贝斯亲眼看到过约法尔触碰过它的毛毛后整只手迅速泛红，起了层小疙瘩。

那时侍女们就会非常有眼力的、诚惶诚恐的快步跑过来，托住埃及尊贵统治者的手掌，用湿毛巾擦的擦，抹药膏的抹药膏。

就算如此，他的手仍旧会带着让人一看就痒的不行的过敏反应持续一个小时之久。

第一次见到这阵仗的贝斯被吓了一跳，看到约法尔仿佛没有知觉般淡淡的表情又不仅有些佩服，毕竟约法尔之前来城墙喂它的时候，几乎都是必须动手摸摸它的。

痒不要人命。

但痒太折磨人。

贝斯生前被蚊子叮了，明知道挠无济于事，还是会控制不住挠出血，然后带着黑黑的疤痕过冬。

更不用说这么销魂的一大片……

一边处理国事，一边防止沾到猫毛的撸猫，还要再去跟涅菲斯讨论事情……卧槽！这么一想它家变态主人简直就是个神人啊！

贝斯在心里给它家变态主任竖起大拇指肃然起敬！

果然猫奴都是狠人！流弊！

\*

本文下载自饱和小说网(BAOHＥＸS.COM)欢迎访问。

“老王？愚蠢的人身边从来不会站着贤者。一群脑子里泡满了葡萄酒汁都快被醉死的大臣，在他死后还想牵制我？”

约法尔白皙的手指捏着沾满了墨色染料的笔在纸上批阅，凉凉的声音带着一丝讽刺：“他们不能给我征战得到的国土奉献力量，却想分食我的肉？呵，一群鬣狗。”

“鬣狗也有鬣狗的用处，它们可以替伟大的王者驱散一些自以为是的小东西，当然……”涅菲斯美丽的面庞露出温柔的笑，意有所指：“但连牙齿都没有的那些确实是需要清理的累赘。”

涅菲斯的意思是不必都处理掉旧臣。

但约法尔不置可否，贝斯能感觉他提到‘老王’‘臣子’时那股阴冷的杀意，就连约法尔抚摸它脊背的动作都停顿了几秒。

涅菲斯非常聪明，她跟了约法尔很久，从约法尔还是王子时这个聪明的女人就把自己的全部砝码压到了约法尔身上，所以也很简单看出了他的不悦。

涅菲斯立刻转移了话题。

“不必忧心我尊贵的主人。”

她说：“您曾看好的一些不错的人才和我挑选出来的人已经培养好，他们誓死效忠您，而且我已经将他们逐渐安排在各个位置，随时可以顶替掉您不需要的人。”

“这群人才更加年轻，他们的想法也更加适合现在的埃及。”她说着招招手，涅菲斯的侍从立刻沉默的从角落上前，拿出一份名单递给涅菲斯，涅菲斯又转交给了约法尔。

“名单在这里，王啊，请您过目。”

约法尔接过名单，一目三行的看了一遍后露出个满意的神色，“你做的很好，涅菲斯，不愧是大祭司的后代。”

涅菲斯闻言笑靥如花，一手持杖，在贝斯瞪大的猫眼下单膝跪在地上，捞起约法尔的衣角亲吻，“感谢您的赞赏，我尊贵的主人。”

她吻过衣角后，还就着这个角度，对贝斯眨了眨眼。

仿佛在说：吃醋了吗？小东西。

贝斯：“……”

贝斯(`皿′)：没、有！

涅菲斯憋笑：它真可爱！

一心多用的约法尔余光将这一幕纳入眼底，撸猫的动作轻柔了不少，唇角也凹陷了下去……

察觉到王不在放冷气，这个气质大方又美丽端庄（起码看上去）的女人也确定了王是真的喜欢这只小黑猫。

试探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的涅菲斯很快直起身，继续跟约法尔谈论起他们接下来的计划。

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在察觉到贝斯偷摸听他们讲话后，还多说了不少贝斯不知道的信息。

比如，现在埃及的大臣大部分都是上代王的臣子。

老王是一个极度封建迷信脑子有坑，还目光短浅懦弱无能的男人，埃及一个强国，让他从上一辈手里接过来还没到二十年，就被其他国家压着打。

甚至沦落到了需要不停靠用公主去联姻，陪送大量金钱珠宝的地步。

而且老王当初也不知道是怎么对待约法尔了，在老王终于要被人打到家门口的时候，约法尔杀了年老体衰的老王和其他王子，甚至连自己的母后都没有放过。

把王室的一大家子除了自己和两个公主屠得干干净净！

虽然知道王室自古一个德行，里面腌臜事儿肯定少不了，但做到这一步该是多大仇恨啊？！

贝斯头皮发麻，更不用说在那群大臣眼中约法尔的形象了，那简直就是残忍至极的凶神！

不过，他确实骁勇善战。在埃及差点在老王手中沦落到被人分食的时候，约法尔快刀斩乱麻，自己屠了自己家。

登基不到三天就领兵出征，次次大胜！

很快不仅重振了埃及的威名，还将很多国家蚕食吞并，胜利后他对待那些俘虏和他国贵族的方式更残忍的让人闻风丧胆两股战战！

不在征战后，这位年轻俊美却异常可怕凶恶的王回到了他的王座。看着他版图辽阔的领土露出微笑。

而那些曾跟随懦弱奢靡先王的大臣们如同风暴过去的老鼠，一个个从洞里探出头。

仓皇不安的大臣们：王室快被杀光啦！别人要打过来啦！溜了溜了……

当约法尔征战结束回到王城后。

大臣们：哎？我们赢了？！新王赢的？等等，凭什么让这个残暴的男人当王？我们同意了吗！

没有了危险的大臣们瞬间挺直了腰板，撸起袖子打算跟约法尔撕。

明着不敢就暗着来，新王下达的命令？大臣们笑呵呵的说：抱歉，不是臣不想办，是臣办不到啊~

王没有了臣子怎么管理国家？

呵呵，所以新王能把他们怎么样！

于是，这帮感觉约法尔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的大臣第二天全都暴毙在家中，检查以后，都是中了蛇毒。

约法尔淡淡扣了戳：被蛇咬伤致死，在埃及不足为奇。

剩下的大臣们：……

是，埃及被蛇咬死的多了去了，但尼玛这他妈是一夜之间死了七八个啊！还都特么是跳的欢实的那些人！

这他妈毒蛇怎么不要他们家人就咬他们？！

你别告诉我蛇还能分辨那个是大臣那个是亲属，鬼都不信！

神他妈不足为奇啊！

这下手下的，都明摆着了！

这明晃晃的威胁令剩下的大臣又气又怕，恨不得提剑戳约法尔心口。

约法尔更凶，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不服？死！

众人：“……”

我们能怎么办？当然是服了……

【作者有话说：晚点捉虫，最近配了个平光镜防止花眼，头一次擦眼镜感觉怎么都擦不干净，哭了，这玩意真难擦！

另外凌晨有一更，白天要出门，怕更不上

第12章 有猫不需要老婆

然后就这样新王老臣互相看不顺眼的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就发现这个王打仗是真牛逼，动手也是真的黑，但每天议事的时候就不行了……

不是张口就是‘杀’给大臣们噎得够呛，就是百无聊赖的坐在王座上只顾着逗鸟。

大臣们对此不满吗？

不！

他们简直太开心了！

一个满脑子只知道打仗，没啥政治才能的王简直就是给他们这群大臣分权夺利的好机会啊！

而且约法尔虽然掌控着军队，但军队无法进入皇宫，他也不喜欢身边跟着很多人，这么长时间他们只知道约法尔信任两位大神官。

一位是看上去就严肃死板好忽悠的赫塞（还是老王那辈分过来的）。

一位是端庄美丽宛如花瓶或者约法尔情人的涅菲斯。

大臣们立刻选好了道路，趁着新王是个政治白痴，赶快忽悠赫塞当挡箭牌给新王来个瞒天过海啊！

贝斯就算光靠猜的，都能猜到到大臣们暗地里无数次兴奋的直搓手的倒霉样儿。

他们殊不知，约法尔对外的残暴、政治无能、从不看报告、信任赫塞、放任大臣等等等————都是装的！

约法尔面前的桌子上全是白天‘懒得’看的各地报告，应该是暗下令人抄写了一份，此时都一字不差的汇集在约法尔手上。

此时约法尔哪怕和涅菲斯一边商量怎么搞死那堆老不死的，一边撸贝斯，手里都放不下厚厚的草莎纸。

贝斯忿忿不平：太过分了！撸猫他不香吗？不许工作快撸我！

而约法尔只亲近两个大神官？

呵呵，贝斯再笨也看出来了，被人当成法老王亲信的赫塞不过是约法尔推出去给小老鼠尝尝甜头的奶酪，而涅菲斯才是下面的捕鼠夹！

真正的亲信是谁根本不用问。

贝斯听到涅菲斯故意透露的讯息，其实自以为能漫天过海，表面干活实则分权的大臣们所有所有知道的一切——不过都是约法尔让他们知道的。

就连他们走的每一步，都是这个俊美残忍，且被他们认定为‘政治白痴’的王安排好的。

包括‘政治白痴’这个称号！

现在约法尔作为新王还需要这些旧臣做工作，就给他们画个大饼。

暗地里让涅菲斯安排培养好自己的人手，等培养完成了，这群大臣也就没有用了。

至于没有用的人……

听约法尔和涅菲斯的谈话，估计很快不久，这群等着分一块肉的家伙就会发现，王座上不闻朝事的俊美王者，将会露出怎样锋利的獠牙……

……嘶。

这个男人太可怕了吧。

贝斯一边听一边想，简直被他们的对话吓得毛骨悚然，尤其是约法尔——这个杀人如麻，心黑如墨的男人现在正在摸它的后背！

一下一下~

平时轻柔的动作，不知道为何此时竟有如此恐怖的效果。

贝斯：……卧卧卧卧槽！生活、生活他终于对我这只小喵咪下手了吗？！

\*

撸猫撸到一半发现手感有些不对的约法尔低头一看。

嗯？

小东西怎么炸毛了？

“王？”

正在说话的涅菲斯察觉到主人的走神，轻声呼唤。

“嗯。”约法尔重新抬起头，把贝斯炸毛当成是软布揉搓猫毛后起的静电，示意涅菲斯继续。

涅菲斯就接着刚才的话说：“奴隶暴动的事情靠修改法典肯定行不通，您是新王，奴隶又都是近年征战的诸多他国俘虏，数量过于庞大不说在我国仅仅住了一年，普通民众确实不在乎自己到底在那个国家，只要能够满足衣食住行就能习惯，但那也该是时间长久了以后。”

“现在的俘虏刚被抓过来，心里充满了对埃及的不满和怨恨，所以这时候我们才需要严苛的酷法狠狠削弱他们，让他们产生敬畏，备受催打，才能打消反抗的念头，等到了那一天，就是需要赫塞大神官所说，更改律法，从之前雷厉风行的残酷，变为逐渐的、有条件的安抚。”

只有这样，奴隶们才会安心，才会彻底服从，甚至感激王，对埃及产生牵连。

今天赫塞的想法确实是传统的做法，攻破一个国家后优待俘虏，纳入新民，不入奴隶户籍。可以展露仁慈拉拢民心。

但这并不适应于当下。

当下的埃及奴隶数是历代的十几倍，约法尔几乎同一了这片土壤上的所有国家！

作者有话说：书友们，请记住最新最全的小说网站，饱和小说网

如果这个时候在不狠狠约束战败国，再去用传统的仁爱手法，那么他们迟早被里应外合撕扯的粉碎。

就算统一，也守不住！

约法尔目光何其长远而锐利，他毫不犹豫在推翻第一个国家时就想好了未来的一切，从一开始就用残忍的方式狠狠吓住了想要反抗他的人！

赫塞正是没有想明白这点，甚至看不清自己所侍奉主人的真面容，和那群大臣一起被约法尔套路住，才受到了约法尔的呵斥。

他的表现太蠢了……涅菲斯在心里无奈叹息，最后补充：“所以我认为，您可以把奴隶暴动最严重的城主换成军队里曾经跟随您的几位将军，让他们带兵对奴隶造成威慑。”

曾经追随约法尔征战的几位将军全是浴血奋战满身戾气的家伙，不少战败的奴隶都曾经深深记住了他们的面容，并且成了心里最黑暗的阴影，只要他们去，乱党根本不敢反抗！

涅菲斯说完静静等待约法尔的决断。

约法尔放下手里的草莎纸，湛蓝的眼眸直视她，涅菲斯下意识挺直后背，有些不安，但很快约法尔眼底带上一丝满意。

“你果然很聪明，涅菲斯。”

桌子底下的贝斯也点点猫头：这女人简直就是天生的政客，怪不得一位大大曾经说过，要想学政治，先要学女人。

涅菲斯瞬间松口气，脸上有了笑容。

约法尔手指点点那叠厚厚的报告：“不过——”

涅菲斯一怔：不过？

“光有这些还不够。你太小看人类的决心了，就算是那群贪生怕死的奴隶里，也有真正不畏惧生死的勇者。”

涅菲斯：“这……”

天色渐晚，侍女无声点燃照明的灯台，阴影在约法尔眼窝、挺直鼻翼处随烛火跳动着，反衬他冷白如玉石的面容上，华丽的金羽毛似的睫毛，和冰蓝双眸格外没有人气。

仿佛一座石膏雕塑。

“对这些人，恐吓是不够的。”

“那……”

“我会公布一条法令。”他说：“奴隶中，如果有人发现有其他奴隶私下聚集，谋划造反，如果检举，那么我将让他脱离奴籍、给与末等贵族称号，赐予土地财富！”

奴隶和普通居民的待遇就算是天差地别了，更别说末等贵族，在末等也是个贵族！平民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

奴隶都是多国混在一起居住的，就算有点尊严不举报自己国家的，还不会举报别人国家的吗？

“再强的狮子也无法在一群鬣狗下全身而退——”约法尔无比冰冷的说：“所以才叫人无比厌恶。”

\*

奴隶的事情处理完，就该轮到私事了。

贝斯还没从‘我的变态主人法老王其实是个心机boy’回过神，涅菲斯就来了句：“王，最后两位公主中，您中意哪一位？”

在古埃及，法老王的近亲结婚癖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历代王中有的娶了自己的妹妹、姐姐，惨一点没有姐妹的就要娶自己的母亲。

这样是为了保证神之子法老王的血脉纯净，大家都知道近亲结婚是不可以的，会影响下一代，可据部分史书中描述，这一弊端在法老王的后代繁衍里却从未出现，也算一大神奇点了。

在如今，约法尔已经二十六岁，在十二三就成家立业的古埃及，至今后宫空的长草，子嗣更是屁也没一个！

所有人都急迫的想要约法尔尽快立王后诞下子嗣，首要人选就是约法尔当初没宰掉的两个妹妹。

约尔法撸猫的动作一顿。

贝斯被撸的大爷脸一僵。

涅菲斯笑眯眯。

沉默了一会儿，约法尔表情冰冷，他说：“我有猫。”

贝斯疯狂点头：对对对，他有我！

涅菲斯嘴角一抽：“……尊敬的王，猫不能给您孕育纯正的王室后代。况且恕我直言，您怀里的，是个公猫。”所以你点个屁的头！

贝斯：噗，扎心。

约法尔却一本正经：“但是我爱贝斯特。”

听到这话贝斯激动的不行：“喵——！”对！我们有爱！我爱这个狗币的颜值！

约法尔：“嗯。”

“…………”

涅菲斯不光嘴角，额头青筋都跟着抽了，她狠狠的磨了磨后槽牙，皮笑肉不笑：“无论如何，我都已经准备好了选后典礼，三天后，请您当着百官的面选出一位王后！不然您出了意外，埃及王室就绝后了！”哪怕那他妈你是糊弄我们都行！

约法尔不说话，他垂下眼，似乎在思考。

贝斯一看他不吭声急眼了，这尼玛是动摇了啊。

它立刻从他腿上站起来往他胸口上一扑，对着约法尔的俊脸就是一顿猫猫拳！

“喵呜！！！”

——死渣男，家里都有猫了还想娶老婆！八可能！信不信大爷我死给你看！！！

让你动摇让你动摇！

“别闹。”约法尔皱眉仰头避开贝斯的爪爪，不管会不会过敏，两手抬起分别捉住了贝斯的两只爪。

两人仿佛武林高手那样对掌。

约法尔皱眉：“别闹，贝斯特。”

贝斯特(`皿′)：我要切了你的小叽叽！死渣男！

涅菲斯：……

一猫一人在涅菲斯面无表情下僵持了一会儿，约法尔突然说：“这样，明天就加冕贝斯特为猫神，然后让猫神来选，它选择了谁，谁就是我的王后！”贝斯and涅菲斯：“……”一人一猫扶了扶下巴。

让、让谁选？

我？

贝斯露出喵咪吃屎震惊脸.jpg

吊毛你是不是没吃药，需要加大剂量吗。

致死量够不够？？？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约法尔：你来选

贝斯：你等等，我去给你找头驴。

涅菲斯在心里小声嘀咕：每年都是这样，一提娶老婆，王就开始板着脸说胡话！】第13章 前方有贝斯出没

约法尔说：你选。

……我选？听见这话贝斯比涅菲斯还要震惊，甚至除了蛋蛋君上的毛毛，其他毛毛全都炸开了。

贝斯当过红娘吗？

当然。

谁在青葱岁月没有帮因座位不同而日日思念、恨不得上课都要眉目传情的小情侣递过纸条？

从第一排传到最后一排，也不过是敲敲椅子，打个暗号的事儿而已。

尤其是贝斯高中和大学时代，跟足够优秀足够有钱，又足够帅气的校园传奇人物当同桌时，别说一个班女生的帮忙递纸条，那真是几乎每天都要被别人的情书塞满书桌。

可是贝斯成功过吗？

答案是——没有！一次都没有！

贝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诅咒过，凡是他传过的纸条，不到三天，传纸条的小情侣必定分手！

他看好谁和他同桌郎才女貌，辣个‘谁’最后一定会爆出各种复杂的情感史，或者连续倒霉一个礼拜。

而且这种概率竟然不是百分之几十！而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啊……贝斯抽噎：我抽卡都没有这手气。

此爆率之高，中率之残忍，让当年所有在校生包括老师都忍不住调侃，小情侣们碰到他纷纷面露畏惧，惊恐绕路。

高中抓处对象的，老师根本不用去校园的犄角旮旯巡逻，只要放一块儿告示，上面写：‘此处有贝斯出没’七个大字，保证方圆五十米无一情侣！

因此，上学那几年大家都敬重的称呼他为：爱、情、杀、手！！！

贝斯：“……”我幼小心灵咔吧一声，死得透透的……

曾经留下的惨痛战绩太过恢弘，导致贝斯现在从‘他’变成了‘它’，从人变成了猫，一听到这个都心有余悸。

贝斯惊慌瞪大一双莹绿猫眼扭头对涅菲斯大神官拼命摇尾巴暗示。

“喵~”

——这么荒唐的事作为大神官怎么会允许呢？……是、是吧？

但没想到涅菲斯沉默了片刻竟然还真的就点头赞同了，“其实猫神本身就具有预言的能力，自古以来也不是没有先例。”况且王这些年第一次松口，不同意也得同意！

希望破灭的贝斯：“……”不不不不要让我选啊卧槽，我是爱情杀手！

贝斯想要跑，早已预料到的约法尔笑容愈发迷人，捏着贝斯的两只前爪，“怎么还不开心，嗯？难道是吃醋了？”……吃个屁醋，要不是怕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再也没有小鱼干吃，我——咳咳，先不说这个。

贝斯叹气松开一只爪爪，另一只小爪爪的肉垫撑起约法尔小拇指的指肚，爪子努力勾动，艰难做出一个拉钩的动作。

还没全部褪去略长的奶毛，显得有些蓬松的小黑猫仰头怂怂的看着它俊美的变态主人，莹绿猫眼透着些许心虚。

“喵。”

——那个……我们商量好啊。

约法尔：“？”

“喵。”

——是你非要让我选的哦，要是你以后老婆出轨x生活不和谐啥的，都不关我的事哦！

约法尔：“？？？”

伟大的埃及法老王唇边勾起的弧度僵硬了些，贝斯没看见以为他没听懂，松口气赶紧勾着约法尔的手指摇晃了三下。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给自己找个心理安慰后，贝斯总算放心松开爪，踩了几下猫窝准备继续睡觉。

一旁将王突然僵硬阴沉下来的表情，和毫无自觉的小黑猫映入眼底的涅菲斯在心里摇头，“王。”

约法尔和贝斯同时看向她，涅菲斯执杖行礼：“今天议事大厅内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引起些波动，需要安排人手盯紧他们，涅菲斯先行告退——这只小黑猫大概是需要进食了，正好就交给我让门口的侍女带它去吧。”

约法尔闻言垂头看了眼贝斯，贝斯也傻乎乎的看着他，就在贝斯以为喜欢猫的约法尔会留下它时，约法尔直接拎起它的后脖颈就扔给了涅菲斯。羽曦读佳

“喵呜——”卧槽！

贝斯被他突如其来的一手吓得惨叫，在空中张牙舞爪瞎扑腾几下后直接撞在了涅菲斯柔软的胸口。

触及到柔软女性身体的那一刻，贝斯惊魂未定赶紧控制自己收缩指甲，怕给涅菲斯身上扎出几个小血洞。

毕竟被猫指甲抠到是很痛的，在贝斯心里涅菲斯再厉害，也是个女孩子。

察觉到怀里小黑猫担惊受怕的收缩爪子后，涅菲斯挑挑眉有些诧异，她拍拍贝斯脊背上吓到蓬松开的毛。

因为只有半岁左右，小黑猫的毛毛还是较长的，手掌压下去后更能发现它没了蓬松起来的毛真的非常瘦小，捏几下仿佛都能把它整个团起握住，猫咪的体温温暖，毛皮蓬松，触手非常舒服。

“聪明又可爱的小东西……”

涅菲斯抱着贝斯，满藏着智慧的双眸有淡淡的温柔闪过，她冲约法尔再次行礼后就离开了这间空旷的宫殿。

贝斯被女孩子这么抱在胸口还有点不好意思，眨巴下眼睛趴在她肩头向后看去，约法尔已经继续拿起那叠仿佛不会减少的纸工作了，根本没有抬头再看它一眼。

喵大爷：……不知道为何，有点小生气，哼唧，一定是刚才吊毛扔我太用力了！

宫殿的门被推开，又被亲卫关上，隔绝了逐渐远了的人，贝斯回过神，发现涅菲斯并没有把它交给门口等待的老女官阿琳娜，而是抱着它穿过白石石柱，绕了几个拐角。

贝斯好奇的从她怀里观察周围，当周围看不见王的亲卫后，涅菲斯才轻轻将贝斯放在地面上，优雅的挽起裙子，蹲在贝斯面前。

“贝斯特。”涅菲斯仍旧是永远不会变化般笑盈盈的模样。

贝斯知道这是大部分猫神在埃及的名字，它仰头看涅菲斯，轻声“喵”了一下。

“王很宠爱你，贝斯特，你是他第一个真正带回来的猫，同时你还是被选中的猫神。”

涅菲斯声音很温柔，和她端庄聪慧的美丽外貌结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亲近的女性长辈，“我希望以后你同样能忠诚于王，陪伴在王身边。”

“……喵。”你们都很奇怪啊，贝斯被涅菲斯郑重的样子弄的怔怔的，为什么你们喜欢跟一只猫说这么多呢？

一只猫能做什么？

穿成只能喵喵叫，小小一坨猫咪的时候贝斯就给自己想好了一生。

它是一只猫，它做不了人类做的事情，因为它没有灵活的手指脚趾，只有四只连五六七都比划不出来的爪子。

所以这一生，贝斯的目标从来没有漫画主人公般拯救世界，也没有穿越小说里帮助法老王征服埃及的恢弘野心。

除了‘法老王的宠物’这个稍微牛批点的身份，它什么都没有。

贝斯不难过，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它永远的告别的父母，来到古老的时空，在陌生的古国，做一只猫。

那就做好了……它要在暖日里躺在发烫的石板上，懒洋洋张开长满锋利小牙齿的嘴巴打哈欠，晒成一滩猫饼。

要在漆黑的夜晚蹲在宫殿里的某个角落无聊的蹲守老鼠，虽然它根本捉不住～

还要去吃美味的鱼干，被路过的小姐姐挠着下巴抚摸后背，舒服的整个猫都幸福的要死。

然后当它活了十多年寿命将尽的时候，一个猫对着夜空中的月亮，坐很久很久，思念它的父母和朋友，回想自己无忧无忧的一生，等待那一刻的来临……

我顺从了我的命运，我设想好了我的一生。

贝斯思考过，所以就放开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喵喵大叫就怎么喵喵大叫，之前做人的时候披着各种标签不敢去破坏，现在变为野兽的自己将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多好。

贝斯费力的仰头看着面前的女人，在它的世界，人类是多么多么庞大的生物啊。

“喵~”你跟我说有什么用？我什么都不想要，也什么都不打算去做。

什么用猫的身体去辅佐法老王，然后创造好多好多奇迹，让无数牛逼的人震惊，并且高呼‘这可真不像猫的作为啊~’名流千古？

抱歉啊，我是一只神经喵，不是一只喵傲天，打脸升级流里我这样的小角色也是被打脸的那个。

小黑猫轻飘飘没什么重量的蹲在地面上，尾巴绕过一边把自己圈起来，变成乖巧的一坨毛绒煤球。长长的几个胡须抖动着，‘人’字的小嘴巴扬起个笑容。

“喵~”它长长的叫了声。

——况且约法尔他根本就不怎么喜欢我嘛，你看他扔我的时候简直就像扔铅球，呃，你知道什么是铅球吗，就是——算了，反正你也听不懂我说什么。

贝斯尾巴尖敲着节奏，四爪站起来，打算离开，谁知道涅菲斯眉心聚拢，有些疑惑的问：“为什么你觉得我们听不懂？王之所以生气不正是因为听到了你的话吗？”

“…………”

小黑毛球一样的黑猫僵硬住了，随后它不思议的瞪大莹绿猫眼看向面前的大神官：“喵？”你们能听懂我的话？

涅菲斯：“当然，虽然不能全部翻译，不过能理解个七八成，怎么？你不知道？‘神谕’不是神明赋予他的化身（动物）的一种能力吗？”

贝斯：“……”我还真不知道……

况且这个世界真有神？埃及的动物神明化竟然是真的？！

卧槽……

这跟电影里仙风道骨的老道长面对一众妖魔鬼怪，突然掏出一把冲锋枪哒哒哒的物理超度一样，把贝斯的科学价值观震惊的粉碎！

“每一个居住在神庙，被选中的猫都有这样的能力，不过有的很微弱，只能表达清楚是或者不是，你这种连基本词汇都能表达清楚的，在埃及非常罕见。”涅菲斯不明白为什么贝斯不懂，因为猫神中‘神谕’这么清晰易懂的太少，之前也没有人去特意观察过，所以她并没有深究，只是补充：

“贝斯特，我之所以和你说这么多，是因为你确实很独特。我的直觉告诉我，你将来会在王的心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我的直觉从没出错，这也算是我身为大神官的能力。”

曾经，涅菲斯就是凭借着这份神明给予，家族代代流传下来奇异天赋，将自己的全部筹码都压在了还是不起眼王子的约法尔身上，得到了今天这样的地位。

“时间很晚了。”涅菲斯看了眼天色，站起身，“最后的小忠告，贝斯特，介于你神谕的天赋，提醒你不要在王的面前提及他的过去。”

涅菲斯离开了，只给还没回过神的贝斯留下了一个模糊的窈窕背影。

才知道自己穿进来的这具猫咪身体还有这样堪称奇幻能力的贝斯懵了。

小小的黑毛球在埃及干烈的风中凌乱。

贝斯：我原以为埃及人很牛，他们能听懂动物讲话，现在我知道了……尼玛牛逼的不是人！是猫啊！

它内心复杂的宛如买了一张通往科学文明古国的车票，都上车到地了，才发现科学两个字儿变成了‘魔幻’！

贝斯捏着票头皮发麻。

那啥……

售票员叔叔，能退票不……

【作者有话说：昨天更了其他，今天补偿一下，多加字数，抱住泥萌蹭】

第14章 你要学会服从

王的寝宫。

得知这个世界还有神这种鬼东西的晚上，贝斯失眠了。

它用这个古埃及有神的前提，重新思考了一下它重生的这个世界。

例如太阳神、荷鲁斯、阿努比斯、冥神等等等……这些神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作为神明之子的法老王，约法尔是不是也有什么牛皮哄哄的超能力？

毕竟就连涅菲斯都有提到过她拥有敏锐的直觉。

重生之前，贝斯所在的时空科技已经发达到了高等文明，超前的科学几乎等同于‘神迹’

人类注重于更先进的科学，教育类型也基本偏重于这一类，倒是随着科学发展，神学以及其他学说非常低迷。

更重要的是人类期间经历过一次规模庞大，涉及全球的自然灾难，差一点灭绝，在那之前的文字记载等就更少了。

在学校，教习历史的老师都只教到大灾难开始之后。

作为时空局的小透明研究人员，贝斯充其量知道古埃及人对神明崇拜非常深，信仰也更丰富多彩，还有埃及王室的近亲婚姻也挺有名，其他的一概不知。

连古埃及的朝代，和历代法老王姓名都不懂。

倒不是它不学，而是根本就没有地方学。

所以导致贝斯傻啦吧唧重生过来后，被货真价实的神迹打了个措手不及。

……唉。

这个世界瞬间奇幻了啊。

正睡在埃及神明之子、法老王床下的贝斯从软垫上郁闷翻身，露出黑漆漆，隐约能看到雪白皮肤和长着两排没用‘小豆豆’的圆滚肚皮。

黑坨坨抱住自己的小尾巴，问：

‘喂，你说，我作为一个被未来智脑硬塞过来的时空来客，埃及的诸神们会不会发现我占用了人家猫神的躯体，然后一个雷把我糊在地缝上抠都抠不下来啊？’

小尾巴不说话。

‘或者其实我是他们冥冥之中选中的救世主？我来埃及都是神设计好的，然后明天猫神加冕就顺便给我通个灵啥的，告诉我我肩负xx任务？’

小尾巴还是不说话。

‘喂，你为什么不说话？是不是睡着啦？’

黑坨坨全身只有眼睛是莹绿的，躺在软垫上就像是软垫放了一块儿大木炭，木炭上还搁了两颗绿葡萄。

见到尾巴不搭理自己，黑色小怪物生气了，黑漆漆看不清哪里是头哪里是屁股的部位张开了血盆小口，搂着尾巴就是一顿呲牙咧嘴骂骂咧咧的揍。

连咬带踹，又痛又爽。

小尾巴疼了还抽它的脸开始挣扎，黑坨坨就飞速用前爪勾回来，又是一顿撕咬！

“喵呜喵呜——”

充分表演了什么叫猫咪都是蛇精病，猫和猫尾巴是两种生物。

一人分饰两角玩的正欢，忽然床榻边就被人用力的拍了下。

啪！

贝斯吓的嗷呜一声惨叫，脑瓜顶上的呆毛炸了一溜，直到尾巴尖，两颗绿葡萄惊慌失措死死盯着发出声音的地方。

只见王榻慢慢有个被吵醒后，脸黑到赛过贝斯的男人坐起来，他冷白皮肤，铂金长发，就是俊美的脸此时恐怖的像个鬼。

“据我所知，你还是一只未到发x期的猫。”唇角缓缓拉开暴戾笑容的约法尔‘温柔’的看着僵硬的黑坨坨。

他一字一句：“所以现在听话、闭嘴、懂吗？贝斯特。”

卧槽，有杀气！

又是那股黑压压宛如黑水一般让人压抑而透不过来气儿、仿佛有恶兽在暴躁嘶吼，随时要冲过来的杀气！

懂了懂了……贝斯艰难的咽下唾沫，怂呆呆的上下点头，您睡您睡！

“呵~”

约法尔发出一声让贝斯觉得意味深长的冷笑再一次躺回了床榻。

寝殿内时刻关注王的需求的侍女没有听见王的召唤，也重新垂下眼皮，漂亮花瓶般悄无声息融进了周围安静的环境。

烛火跳动。

王宫的一切都随着约法尔的沉睡而沉睡。

挨了训的贝斯垂着尖尖的猫耳，蔫蔫的抱着尾巴咬了最后一口，窝在它的猫窝里继续为了未来而哀愁。

直到大概凌晨五点钟左右，它才睡着，而这个时候正是法老王需要起床工作的点。

这几天约法尔走到哪里就要侍女把贝斯抱到哪里，于是没睡上五六分钟的贝斯，就被侍女们忙碌服侍约法尔洗漱穿衣的声音吵醒。

法老王的爱宠享受着最好的待遇。

老女官阿琳娜给它用湿布巾轻柔的擦了擦毛脸和眼角，还有一个小姐姐很有技巧的为它梳理毛发。

当约法尔吃饭的时候，作为一只猫，它可以获得和王后一样的特赦：由人抬上一张儿童用的小矮桌，放在法老王约法尔的餐桌一旁，和约法尔‘平起平坐’的吃早餐。

贝斯哈欠连天的蹲在矮桌上，从奶盆里看清自己的脸。

啧啧。

看我这熬夜黑眼圈重的，唉。

都蔓延到全身了。

贝斯没有胃口，约法尔吃饭的时候想隔空撸它，贝斯连敷衍都不懒得敷衍，直接趴在自己的小矮桌上装死。

约法尔看着自己悬空手掌，冰蓝眼珠转移到小小一坨上，面容阴沉下去。

周围面带微笑，画着妆，努力想要凭借着年轻漂亮的脸蛋和凹凸丰满的身材吸引王注意的侍女，见到这一幕瞬间垂下脑袋，噤若寒蝉。

丰盛的早餐散发着香气，而约法尔阴冷的怒火快要把周围都冻结了。

他静静盯着那只给了他不一样好感的奶猫，有什么在眼底酝酿，像极了猛兽雷霆一击前的凝视……

这一切，快要睡着的贝斯都不知道。

在它心里，其实约法尔是挂了好人标签的。它从来没把这个晚上会偷偷去墙头喂猫，过于俊美，看一眼仿佛都在视网膜上贴了层滤镜的男人，当成一个危险人物。

叫他变态主人，也是因为约法尔竟然会调戏一只猫。

它也听过兽园的侍女们曾经隐晦的提起，法老王是一个杀人如麻，喜怒不定的坏人，兽园的侍女也确实是约法尔下令处死的。

但涅菲斯向约法尔汇报过，那些侍女藏了好几个下埃及的女刺客。

贝斯不能去责怪什么，它作为一只猫，也没有立场去评判好与坏。

可在它一只喵的眼中，它只看到了约法尔略显温柔的一面，所以贝斯对他从未防备。

……

野兽动了。

悬空的冷白手掌接近了背对他毫无防备，蜷缩成一坨的小黑猫的脖颈。

它很老练，也很无情。

每一个捕食者都是完美的杀手，它悄无声息，缓慢靠近，然后扼住猎物致命的喉管，狠狠咬碎！

猎物甚至不会疼痛，生命就被结束。

旁边老女官阿琳娜皱起眉，表情有一丝不忍，正要说什么，恰好贝斯此时嫌弃矮桌太硬，四仰八叉的翻了个身，湿漉漉冰凉凉的小鼻头一下怼在男人探过来的指尖上。

噗——

“喵！”你做什么呀？！

贝斯鼻头一痛，下意识伸出猩红带倒刺的小舌头连着鼻头和男人的指肚都舔了舔。

‘沙沙，沙沙’

因为猫舌头上的倒刺，舔到人类皮肤上总有这样细微的声音。

“……”

垂着眼的约法尔沉默了会儿，手指卷曲起来细细捻了捻，侍女聪明的拿来湿布巾跪在他脚边想要擦拭，却被约法尔轻轻一眼斥退。

直到把那种柔软的温度和触感搓掉，他才恢复经常露出的慵懒而淡淡的表情，转身继续吃饭。

露出獠牙的野兽不见了。

贝斯鼻头发酸，不明所以看着男人的侧脸翻个白眼，丫的，故意偷袭我是咋地？

等吃完饭，约法尔漱口清洁后站起身前往议事厅，老女官抱着它跟其他侍女亲卫等一大群人跟在他身后。

贝斯躺在妈妈般的阿琳娜怀里准备眯一觉，没想到耳边突然传来她非常非常低的声音，她说：“不要违背王。”

“喵？”什么？贝斯仰头看她。

阿琳娜叹口气，垂视它的双目透着无奈，“王的命令没人敢无视，今天你差一点就死了。记住，你是王的宠物，你属于王，一定要服从知道吗贝斯特，好运的小家伙。”

“喵？”

什么命令？约法尔没跟我讲话呀。

贝斯摸不着头脑，莹绿猫眼眨呀眨，透着疑惑。可阿琳娜并没有在说什么，只是摸了摸它脊背上的毛毛后坠在人群中不再说话。

【作者有话说：【小提示】

古埃及王权至上。

作为现代人，贝斯总是忘记这一点。

约法尔是真想掐死他的。

毕竟对于很早前的统治者来说，想杀谁就杀谁，是不需要跟谁解释的。

今天没准二更，我试试】

第15章 谁也不许欺负本喵的铲屎的！

贝斯之前以为加冕猫神是很复杂的事，肯定要搞点仪式什么的。

结果人家什么都不用，‘猫神’只是一个职位，每个月神神殿都有一只，和其他在神庙工作的祭祀一样，只要通过选拔考核就可以。

唯一不同的是，法老王会口头上在议事厅提一句新猫神所属哪一座神庙，再由专门负责这类事情的大臣记录在册，命手下打造猫神的‘营业执照’和行头。

所谓营业执照是饼干块儿大小的正方形黄金小牌牌，上面刻了图纹和猫神所在神庙的名字。这个是猫咪选拔成功就已经准备好的。

至于行头是黄金耳环一对，鼻环一只，还有细细的金绳，用来将猫神的‘营业执照’栓在它脖颈上。

等后续新猫神去了哪个神庙，就由哪个神庙的神职人员给猫神举行小型仪式，一切就算完了。

新猫神没有给昨天刚被约法尔敲打过的大臣们带来一点波澜。

没想到这么简单的贝斯也放松神经，在阿琳娜怀里等着约法尔不定时的隔空撸猫。

可半天，约法尔都没有什么动静。

奇了怪了……贝斯没太在意，蹲坐歪脖，用后爪挠挠脖颈。

冷硬的华丽王座上，约法尔表情淡漠的坐在上面，宣布了让猫来替他选择王后的事。

贝斯听了立马不挠痒痒了，蹲好等着瞧热闹。这么扯的事儿，和约法尔关系不好的大臣肯定要借机发挥一下吧！

没想到昨天还挺活跃的大臣们听见怔了怔后，竟然像涅菲斯那样纷纷同意了，有几个还露出明显的喜悦神色。

“臣赞同，猫是月神贝斯特的化身，拥有预言的能力，让月神的神使来选非常不错！”“臣也赞同，伟大的梅尔尼托王的王后雅娜也是由阿庇斯神牛选出来的。”“两位公主都具有合适的血统和高尚的品格，由神选拔确实公平……”“伟大的王啊，为您的智慧歌颂……”

“……”

大臣们兴高采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们娶媳妇。

贝斯嘴角抽搐，搞不懂为什么一夜间，这群老头怎么就成了约法尔的小迷弟。

大臣：你懂个球啊，王肯娶媳妇都不错了！

况且王有了子嗣，就代表埃及王室有了后继人，那么就算是现任法老王约法尔遇到了什么不幸，他们正好可以辅佐年幼的王子上位，到那时候……

咳咳，就算现任王那时依旧年轻强健，但世事无常……他们完全不介意从里面搭把手。

几个老臣笑的满脸褶子，嘴上不停奉承着约法尔的伟大，而约法尔仿佛不知道他们什么心思似的，冷漠坐在王座上面。

只有手握法杖，脸上端庄优雅的涅菲斯快速撇了一下嘴角，心里冷笑嘲讽。

鬣狗啊，靠着数量争抢狮子嘴边的猎物，最后还盼望着狮子快快死去，好能再多一份食物填饱永远不会满足的肚子……

当着王的面就高兴成这样，好像还以为他们眼中‘暴戾无用’的王不知道他们盼着王死一样！

没有过什么勾心斗角经验的贝斯没看出大臣们的深意，却看见约法尔脸上没有半点喜意，金羽毛般的睫毛下，那抹冰蓝如寒冰般无法消融。

他像是在看大臣，又像是没有看，让人觉得空洞无神。

王座上严寒刺骨，王座下热闹非凡，一冷一热无比鲜明。

赫塞被罚去了神庙，约法尔背后这次只站了涅菲斯，对比下面一众大臣，显得格外形单影只。

看着看着，贝斯不知道自己咋回事，胸口突然就有些不舒服。

嗯……怎么说呢？

感觉好像王座上的男人被所有人孤立了似的。

奇怪，明明他才是王啊。

黑坨坨盯着男人加了滤镜般冷白无暇的侧脸，观察他石膏雕塑般硬硬的面部表情。

一秒、两秒、三秒——

小黑猫突然跳下跪坐在地的阿琳娜的膝头，阿琳娜慌了一下赶紧去捞它，怕它乱跑。

但小黑猫哪里也没去，站在地上懒懒的抖抖压扁了的毛，扬起尾巴高抬腰。

它挺直四肢张开爪子瓣，‘嗖嗖嗖’露出一溜小钩子般的锋利指甲，然后——伸了个大~懒腰。

阿琳娜见它懒懒散散没有乱跑松口气，但手伸着，随时准备把它抓回去。

伸完懒腰，小黑坨坨懒洋洋的样子瞬间不见了，黑漆漆的猫脸没了平时的吊儿郎当的样，尖细猫脸忽然线条锋利起来，莹绿猫眼透着无机质的光泽。

因为喵咪品种原因，使它像极了恐怖电影里古怪而没有感情的通灵黑猫。

不详、神秘。

嗯，我懂了。贝斯面无表情的扫过王座上下的场景，自己对自己说：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氛围是怎么回事，不明白大臣和王之间的勾心斗角。

但我懂了，屌毛他不开心。

\*

阿琳娜就对黑漆漆的小家伙放松了那么一会儿工夫，那只懒散的半大黑猫就突然像一道黑影嗖的蹿了出去！

阿琳娜下意识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叫声，同时手向前捞去，但她还是慢了，她的手指擦过柔软油亮的黑毛，最后整个人因为用力和紧张扑倒在了地面上。

阿琳娜的呼喊不大，热烈探讨的大臣声音盖过了她，只有靠的近的约法尔和涅菲斯听到了，他们同时皱眉扭头看去。

一道黑影满满的挤满了约法尔的视野，在他微微睁大的瞳孔里，熟悉的小黑猫蹿上了他王座前用来摆放大臣报告的桌子，然后端端正正的蹲坐在上面。

像一小坨黑煤球。

还是长了俩葡萄眼的黑煤球。

“…………”

涅菲斯被突如其来的一下震得表情一空，约法尔同样皱眉，诸位大臣们这下终于有空注意到王的桌子上多了一个生物，愤怒的指着小东西喊：“怎么回事？侍女呢！快把它抱下去！”

“该死的，为什么不看住它！伤到王怎么办？！”

“快来人听不见吗！”

“刚被册封为新猫神就表现出这幅蠢样……”

涅菲斯心底也有些不悦和失望，这小家伙怎么回事，我明明昨天才提醒过它，难道它并没有我想象中的聪明？

“阿琳娜把它抱下去。”涅菲斯板住脸低声命令老女官阿琳娜上来抓猫，惊慌失措的阿琳娜立刻上前。

“贝斯特，快下来！”

“喵~”贝斯慢条斯理的舔爪子。

当阿琳娜、涅菲斯、亲卫、以及大臣中的几个将军都打算将王桌前的小猫赶走时，王座上的男人伸出了手。

一切像是按下了暂停键，着急的阿琳娜，失望的涅菲斯，忠心的亲卫，和那些恼怒的大臣。

王座下乱哄哄的一片，刚才高兴的大臣换了张愤怒的脸，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黑猫身上，一冷一热的气氛破坏的一扫而空！

没有人在去顾得上高兴了，所以王座上俊美的王笑了……

约法尔没有恼怒，甚至褪去冰冷的表壳，注视着自己面前，蹲在一叠厚厚报告上舔毛的黑毛球，呼唤它的名字。

“贝斯特。”

拥有低沉磁性好嗓子的王伸出手，一根手指抵在小黑毛球的鼻尖。

莹绿的猫眼和冰蓝的双眸对视。

贝斯舔完爪子，懒懒“喵~”了声：干甚啊，屌毛。

由于猫神能力听懂‘神谕’的涅菲斯：“……”

and大臣：“……”虽然不知道屌毛是什么意思，但一定不是好词！

大臣以及其他人脸色发青，他们认为王一定会愤怒不已然后处死这只猫。

可半响，埃及尊贵的主人脸上依旧没有怒容。

甚至，他眉梢扬起，嘴角凹陷。铂金长发仿若有阳光照射在上面似的，闪闪发亮。

然后在所有人目瞪口呆中，王眼中的冰川骤然融化，变成了一片蔚蓝无际的大海，俊美脸上绽放出了堪比太阳神拉的光辉般温暖的笑容——

约法尔弹了一下小黑炭湿漉漉冰凉凉的鼻头，竟有些宠溺，他说：

“果然，你很会讨我欢心。”

“……”

“……”

大臣们安静无声：……不可能的，暴戾的王能有这样的笑容？我们一定是瞎了，对，瞎了瞎了……

而黑坨坨的贝斯嗅了嗅面前的手指，讨你欢心？哼，明明是本大爷罩着你！

喵大爷傲娇着脸舔了它变态主人一口。

‘沙沙’

说一口就一口，绝不多舔！

约法尔低笑，搓磨着手指。

触感短暂，可异常温柔……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喵大爷捣乱：不知道为啥你们笑，变态主人就不开心，但你们不许笑了！这吊毛是本喵的人！欺负本喵柔弱铲屎官的人，都是坏人！

大臣气急败坏：王，你看它！

约法尔（柔弱铲屎官）面露微笑藏好背后的刀：嗯，贝斯特说的对。

大臣们：“……”hetui！八要脸！明明我们才是弱势群体！

第16章 它黑的像空间裂缝

因为‘调皮捣蛋’跳上桌子，扰乱了王宫议事厅秩序这件事，贝斯还是挨罚了。

几个大臣拉长了脸，眉梢吊着，以新猫神毫无规矩，行为愚蠢等理由请求约法尔重重责罚这只可恶的黑坨坨。

约法尔同意了。

他一边垂眼逗着贝斯，让贝斯忍不住扑他的手指，一边口吻冷淡头也不抬的说：“可以，那就没收贝斯特的全部财产好了。”

（贝斯全部财产：一个猫窝，和昨天藏在猫窝底下的半根小鱼干。）

大臣：“……”

大臣们脸色难看，额头青筋乱蹦。显然也觉得一只猫能有什么财产，还好意思提全部？！

呸！

这不明显在驴我们吗！

“请您严惩！”古板的老臣略有不满，表情阴沉着再次恳请。

法约尔仍旧逗贝斯玩闹，“如果你们觉得没收全部财产不是什么严重的惩罚，那日后诸位犯了错误，就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吧。”

大臣噎住：“……”我们能和猫一样吗？！它什么都没有我们可是富得流油！

这种明显的嘲讽和漠视态度令服侍了两代法老王，位高权重的老臣子内心腾地燃起怒火，在心里暗骂：果然是叛逆的王子！就算成了王，除了打仗和玩乐外什么都不懂！活生生的暴君！

竟然把打仗那套用在政治上，一点都不懂尊重老臣！哼，等王室有了其他后继人，到时候看我们怎么架空你！

几个心里早就算好了小九九，自以为权倾朝野的老臣拉拢着脸不再说话。

说话没什么分量的官员没胆色以卵击石去违抗王，不站在老臣和王的墙头草假装自己是木头，也不吭声。

王座下气氛紧张，王座上有猫撸的法老王嘴角勾着微笑，正好和刚才反了过来，并且谁都没有妥协的意思。

莱克玛拉（宰相）看看王又看看同僚，被涅菲斯笑吟吟的瞥了一眼后心里叹气，乖巧的上前打了个圆场。

“呵呵，猫神说到底也只是猫而已，天赋不一，有些调皮一些也属于正常。”他乐呵呵转移话题：“既然要猫神来选王后，那接下来的仪式……”

提到选取王后的具体流程，识相的墙头草们再次热切的议论起来，有了台阶的几位老臣不悦的模样也松了一丝，装作无事发生融入其中。

关于贝斯的事这才算完。

在约法尔手掌下满桌子打滚扑咬，装傻充楞的贝斯对此嗤之以鼻：老不死的，针对性太明显了点，一点小事都要斤斤计较，果然我没有看错，他们就是在欺负本喵的铲屎的！

而且你们以为变态主人会真的没收我的小鱼干和猫窝窝？

喵呜哇哈哈哈，怎么可能嘛~我俩才是一家的！

嘿嘿嘿……

从议事厅回来，被约法尔亲自用软麻包裹搂在怀里，耀武扬威翘着小尾巴甩呀甩，露出粉嫩菊花君的小黑怪物眯着莹绿猫眼很是得意~

得意呀~得意~

然后就得意的看着自己的猫窝窝，以及猫窝底下那条隔夜饭被亲卫长连窝端了。

贝斯：“……”

贝斯：what？！

“王从不说谎。”头顶传来男人忍笑的好听嗓音，他宣布：“所以贝斯特，你的财产从今天开始就要被全部没收了。”

“……”

黑坨坨喵大爷沉默了大约三秒，然后，它炸了。

……

平时一堆亲卫包围，连蚊子都无法进去放肆的王之寝殿，就在今天冒出了古怪而滑稽的一幕。

所有亲卫和侍女扇形分布跪在地上，双手在厚厚的动物皮毛做成的地毯上面划拉着向前摸索，时不时还用脸部凑近，眯起眼睛紧贴着黑棕色毛毯观察，嘴巴发出‘啧啧啧’的拟声。

宛如隐形眼镜掉在地上，行为有些怪异的近视眼可怜人。

就连大神官涅菲斯都放下了从不离手的法杖，撩着过长的裙子用手在上面摸，因为眯眼凝神观察，她的表情显得非常严肃，配合一地‘隐形眼镜集体掉地上的患者’带了点反差的搞笑。

她边找边头对王榻上阴沉着脸的男人叹息。

“王啊……”她说：“您知道您的猫有多黑吗？”

约法尔沉默半响后，淡淡点头：“知道。”

“既然您知道——”涅菲斯吸了口气，忍着额头上突突直跳的血管咬牙切齿的微笑，“那为什么还要用这样的黑色皮毛地毯？为什么还要铺满整个寝宫？！为什么让那只该死的——抱歉，我失态了，我是说、为什么要惹我们该死可爱的小炭球！？现在它闹脾气蹲在某个角落我们根本连找都找不到！”

对，没错。

他们这群蹲在地上用傻乎乎姿态，睁眼瞎般摸索前进的人，就是在替王找那只闹了别扭的黑猫！

而且由于贝斯特实在太黑了，它闭上眼睛几乎完美的融入任何一个角落，所以他们已经摸了将近三个小时的地毯了！

涅菲斯和约法尔对视，无声的用眼神谴责他。

‘您特么不知道您家猫黑的像条行走的吸光的黑暗裂缝吗？！’

‘就他丫的没点逼数啦？啊？！’

约法尔不悦皱眉：“……贝斯特眼睛是绿的。”所以它也不算太黑。

闻言涅菲斯呵呵一笑：“是，我亲爱的主人，您说的没错。但问题是，现在它把眼睛闭上了。”

约法尔：“……”

见伟大的法老王都沉默了，涅菲斯端庄美丽的大神官形象没绷住，偷偷翻了个白眼，心想让你恶趣味逗它，把人家猫窝都拿走了，这下好了吧，猫它离家出走了！

一群人小心翼翼的又找了一会儿，因为怕踩到王的宠物，所以没有人敢站起来乱走，毕竟他们是真的看不见那只和地毯融为一体的黑猫。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侍女们手里捏着肉片向前摸，希望能引诱到贝斯，找了半天没有成果已经是满头大汗。

更可怜的是粗糙壮实的亲卫，他们肌肉鼓胀，体格庞大，却委屈巴巴蹲成一坨，眯起眼睛嘟着嘴巴‘啧啧啧’模拟老鼠的叫声，平时严肃威武的形象被破坏的干净，笨拙往前移动时甚至带着让人发笑的滑稽。

“我想我是要不行了……”涅菲斯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整个寝宫实在太大，她腰酸背痛，为了最后一点女神的形象坚强的没有一屁股坐在地上。

“没事，我相信你涅菲斯。”俊美的法老王板着脸，冰蓝双眸坚毅，看上去很严肃，“你是大祭司的血脉，拥有预知能力。”

涅菲斯：“……”来了，王的一本正经胡说八道模式！

头一回知道自己预知能力还能这么用的涅菲斯哭笑不得，休息了会儿认命继续替顶头上司找猫。

殊不知，在他们找猫的时候，气呼呼的贝斯早就翻窗逃跑，离家出走了……

\*

哼，拆我房子，抢我猫粮。亏我还是为了你，怕你被那群坏老头子欺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对我——本喵要跟铲屎的绝交！

这日子没法过了！

气到炸毛的贝斯摇晃着尾巴闷头往前走，它变成猫以后体重轻，跳跃能力强，王宫里的侍卫不知是否认识它，也不拦着。

于是贝斯边喵呜喵呜的絮叨边蹦蹦跶跶，翻过无数个墙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

直到天黑肚子咕咕响，贝斯才回过神，蹲在陌生的一片偏僻的庭院角落喵脸懵逼。

我是谁、我在哪儿？

卧槽！

我迷路啦？！

不能呀……况且这是哪里，我咋没来过。

因为天黑，周围的花草仿佛被泼上了墨水，连声音都没有多少。

贝斯瞪大俩莹绿色猫眼茫然四顾，也有点害怕，小爪子踩在带水珠的干黄落叶上，因为肉垫和体重，悄无声息抽了抽鼻子，嗅着气味走了两步。

忽而，它听到有人的声音，贝斯以为是侍女小姐姐心里一喜，跟着侍女小姐姐肯定能找到回去的路！

它高兴的快速穿过那些乱七八糟的石头和宽叶草，纵身一跃跳上面前的假山石块，面前豁然开朗，耳边的声音更是一下清晰起来！

在女人高亢的尖叫声，和清脆的啪啪声中，贝斯浑身僵硬的尬在了原地，当看见底下在湿漉漉树叶堆里扭成大麻花的男女时，它俩眼睛差点突出眼眶！

贝斯：……哦豁。

月黑风高，荒芜庭院，你俩倒是挺有激情啊……就是……朋友，你俩屁蛋子不扎得慌吗？？？

不知是不是真的扎得慌，两人身上衣服倒是没有脱干净，还能隐约看出男人应该是宫中某个人的侍从，女人倒是只穿了轻薄的纱衣，但几乎没有什么遮体的作用。

随着两人忘我的投入更深，汹涌的波涛一顿起伏，差点没晃瞎贝斯的猫眼，它反应过来毛脸下烧成一片，羞的两只三角耳朵直抖。

非礼勿视非礼勿视……

我啥也没看着……贝斯嘀咕着，掉头刚想开溜就听男人低吼一声进入尾声，并且深情的呼喊了句：“公主殿下！”

贝斯：……

黑坨坨刚抬起的猫爪僵住了。

【作者有话说：稍晚修文。

第17章 把这玩意染成绿的！

破败庭院，衣衫凌乱的男女互相搂抱喘着粗气躺在铺满树叶的地面上，双眼迷离两颊泛红，享受情爱的余韵。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头顶有只黑色小怪兽和黑夜融为一体，优雅蹲坐在假山上。

它尾巴绕自己一圈，撂在爪子上慢慢击打着不知名的节奏，莹绿色的眼睛半眯，猫脸细长，冷冷垂眼审视着下面偷情的男女。

埃及的日夜温差差很多，夜晚还比较凉的，眉眼透着骄纵慵懒的年轻女孩可能也是有些冷，她推开男人坚硬强壮的手臂，没有半分羞涩的扯了扯自己身上早被撕碎的半透明纱衣，撕开一个角站起身将腿上的脏污以及落叶擦干。

因为在地上滚过，她擦过香油的长发和那些乱七八糟纠缠在一起的头饰变成了块状，一缕缕黏在光滑的后背和前胸上。

十七八岁的年轻身体玲珑有致，皮肤细腻线条诱人，躺在地上的男人眯着眼睛欣赏了会儿后嗤笑一声，从地上爬起来靠过去，手掌不老实的贴在上面摸索。

“好了。”第二公主巴特拉娜不耐烦的推开他，转头横了男人一眼，眼神有些锋利和训斥，“刚才你为什么要叫我的名字，我说过，就算周围没有人也不要大意，难道你听不懂吗。”

可男人根本不怕她，不以为意的说：“这里荒废多久了，你怕什么？况且外面有我的朋友和你的侍女在守着……别那么快穿衣服，在让我……”

“讨厌！你个发\*的公牛！”

“可是你喜欢不是吗，哈哈……”

最新最全的小说尽在饱和小说网：BAＯＨEXS.ＣOＭ

男人笑着把她抱住粘在一起，巴特拉娜挣扎了几下两人踉跄着撞在假山上，很快，她脸颊消下去的红晕再一次红透，眉眼的锋利被爱情的汁液灌醉，跟男人用力的接吻。

黑暗中响起少儿不宜的声音。

贝斯蹲在假山上嘴角抽搐。

……卧槽，你们还有完没完了？！

要不是为了变态主人我才懒得听墙角，你们俩简直对笨喵纯洁的心灵造成了毁灭性的污染你们知道吗！

感觉自己屁股下面的假山都要被撞倒，贝斯在心里骂骂咧咧假装自己一点都不害羞的挺直后背，强忍着掉头就跑的欲望仰头数星星。

终于等他数到七百颗的时候，两人终于消停了。

贝斯立刻松口气，赶紧垂头往下看。

已经餍足的强壮男人不再去纠缠巴特拉娜，他捡起地上的衣服抖了抖，浅褐色皮肤上宛如涂抹了油膏那样，用力时肌肉鼓胀发亮。

随手绑好头发的男人露出英俊刚毅、充满男人味儿的五官，偷看的贝斯见到咂咂嘴，发现这混账奸夫长得还挺帅。

男人边捆绑腰带整理自己的佩剑，边对依靠在假山上无力失神的巴特拉娜吹了个口哨。

风流又不会显得猥琐地揶揄：“怎么样，亲爱的公主殿下，尝到公牛的滋味了吗？”

“嗤~”回过神的巴特拉娜哼笑，有些倦怠的扯了扯勉强还剩下半块的纱裙，“世界上的公牛多得是，你不过是正好被养在宫里的那头而已，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沙耶，调侃我？你配吗？”

“哦？”

男人唇角的笑冷了一些，在巴特拉娜低头整理裙子时，他浅棕色的眼睛闪过什么，不过很快，他扬起眉做出吃醋的表情，说：

“对，你是公主而我是侍从嘛，况且你马上要做王后了，想必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做了，嗯……早知道我应该更卖力一些才对，呵呵……要不然你以后想我怎么办？”

巴特拉娜闻言脸上没有一点喜意，甚至立马阴沉了脸，冷冷盯着沙耶的脸低声快速说：“闭嘴！我才不要做那个变态杀人狂的王后！”

“他是个恶魔，他根本就不是人类！……当年要不是我和涅尔塔丽（另一位公主）没有参与那件事，他根本就不会放过我们……宫里的老人谁不知道，这人逃出来后用手生生捏碎了父王和王后的脑袋！正常人类根本做不到——他就是魔鬼！”

蹲在假山上的贝斯一怔。

巴特拉娜想起过去的事情，骄横艳丽的脸蛋有些惊恐和瑟缩，不自觉的抱紧自己，当沙耶上前拥抱安慰她时又很快被她遮掩下去。

“好了好了，没事了我亲爱的公主。”沙耶拍着她的后背。

“沙耶……”

“可是就算你不想当也没办法，涅尔塔丽也和你一个想法，她已经让侍女偷偷准备了某种香料，猫最讨厌那种香料的味道，猫神不会选她的。”

“什么？！涅尔塔丽这个贱人！”闻言巴特拉娜脸瞬间狰狞，骂了一连串的诅咒话语后她揪紧了沙耶胸口的衣服，死死盯着他：“沙耶，你一定要帮我……”

“这……”沙耶英俊的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

“帮我沙耶！”巴特拉娜一改蛮横姿态，楚楚可怜双眸湿润，用自己骄傲的部位贴近他，“难道比起我你更喜欢涅尔塔丽吗？”

“当然不，她又没有你漂亮，我美丽的拉娜——”

“可你是她的侍从，你还跟她上了床！”

“那不过是她一厢情愿，她长得如此丑陋甚至不及你千分之一。只不过她是公主，我只是她的侍从，无法拒绝她而已。”

“我就知道你的心是属于我的……”

巴特拉娜激动的主动和沙耶交换了一个吻，最后迫不及待的要求道：“选后前一天你将涅尔塔丽拿到的香料偷偷换了，交给我，好么沙耶？”

沙耶宠溺而无奈的看着面前的女人点头。

“我知道了。”

“谢谢你沙耶！我也是爱你的！”

“……”

两人耳鬓厮磨了会儿，才依依不舍各自冲着一个方向离开这座荒芜的庭院。

他俩走的很潇洒，被留下的黑猫蹲在原地直接石化。

贝斯表情复杂：刚开始我只是想帮铲屎的捉个奸，但后来我没想到，绿帽子这玩意还尼玛带买一送一、开盖有奖再来一顶的！

卧了个槽啊——！

稳了……这绿帽子稳了……不仅稳了还是两顶连扣！

贝斯简直看到了约法尔铂金色美丽滑顺长发瞬间长出了青青草原，并且优雅的抚了一把说：贝斯特，我想把这玩意染成绿的。

贝斯：…………

染你奶奶个爪！！！

难道劳资的‘爱情杀手’光环就这么强大吗？！我都变成猫了还是把约法尔克成这样？？？

不行！

我要赶紧告诉屌毛这老婆咱不能娶！喜当爹了怎么办……操碎心的黑坨坨猫大爷连滚带爬从假山上冲下去，一溜烟的往有光的地方跑。

【作者有话说：今天二更。

最近家人生病，确实比较忙一些，但我会努力更新，把时间排到凌晨，补偿大家。

晚点修文捉虫，谢谢体谅，啾~

【重点：另外古埃及的男祭祀好像是需要割掉那啥的，保持童贞，这里让我给改了，其实这篇文由于我对古埃及知识储备不是很全，以及不让乱写其他文化等等，所以关于国家朝代跟法老姓氏大部分都架空了，有些地方为了通俗易懂也换了现代的计算记数方式，可能与大家在历史书上看到的不一致，请多多包涵，不必深究，笔芯。】

作者有话要说：发现一个好网站，都在这连载：饱和小说网（BAOHＥXS.CＯM）

第18章 兄弟，要坚强

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贝斯蹲在不远处望着法老王寝宫又有些怯意。

贝斯勾着自己的尾巴，严肃的问：‘你说约法尔不仅仅是个男人，还是埃及的法老王，如果他知道自己未来的王后和王妃同时出轨，给自己带了绿帽子会不会很难受，自尊心严重受挫啊……’

小尾巴摇了摇，表示我他妈听不懂黑炭在讲什么。

贝斯喵喵叹息：‘屌毛他好歹帮过我，还是我的铲屎官，我当然怕伤害到他啊，要不然我暗示一下他怎么样？’

小尾巴继续瞎扒拉。

贝斯仿佛听见了它说话，点头：“好！就这么决定了！”

……

另一边，让女神沉醉的俊美的脸布满阴霾，埃及的主人手里捏着写满大臣报告的纸张坐在软座上，但他并没有阅读，而是将那对儿漂亮蓝眼睛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门口。

侍女亲卫和涅菲斯亲力亲为排查了一天，终于确定他的猫早就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玩去了，把所有人当成傻瓜，让他们瞎摸了这么久的地毯！

“看来您也被贝斯特逗弄了一回呢~”涅菲斯扶着腰出去的时候，从牙缝里挤出了句略带嘲讽的话，然后头也不回请假回家躺着去了。

留下约法尔表情可怕。

就在侍女们瑟瑟发抖以为王会处死那只猫，再拿他们来出气时，没想到约法尔只是命令他们把寝宫里所有的兽皮地毯换成了白色。

捡回一条小命的侍女匆匆去换，而约法尔就这样坐在正对着门口的软座上，盯了一下午大门。

侍从们不敢吱声，他们垂着头，恨不得藏进不存在的缝隙里。

直到深夜，一只黑漆漆嵌着两颗绿葡萄的毛球犹豫的将爪爪伸进了寝宫。

“舍得回来了？小东西。”

约法尔一眼就看见了贝斯，他随手将没动过的纸扔回桌子，阴沉冷漠的模样褪去，扬起眉头似笑非笑站起身，迈着大长腿走向贝斯。

因为有毛毯的原因，他赤着脚，白色绒毛从他指缝冒出头，随他走过后印出一个浅浅的印子。

亲卫们非常懂眼色的一把关起门，而侍女也手脚麻利的关上窗，甚至一个窗口一个，防备的非常严实！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了的贝斯还同情的看着冲他走来的约法尔。

“喵…喵喵喵……”铲屎的你听我说，你知不知道……咦？你拎我后脖颈干啥子？你忘了你过敏啦！快放开我！

约法尔看着在自己手里挣扎的小黑猫。

它很轻，莹绿色的猫眼带着惊慌和不安，瞳孔表面很快铺了一层泪水，黑脸上张开小嘴巴，牙齿很锋利，就是太小了。它喵呜喵呜急切的叫着，可怜可爱的盯着他。

它在挣扎，尾巴绷直，两只耳朵向后抿，四只爪爪笨拙的扑动去勾他的手，露出黑爪下面粉粉嫩嫩的梅花肉垫，却很小心不伸出带倒勾的指甲。

为什么挣扎，因为疼吗？

但是你惹我生气了，我不会这么简单放过你的，黑漆漆的小东西。

约法尔在心里说，可光是这么拎着它，观察它，被怒火和不满煎熬的心就柔软了大半，甚至他皱起眉——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它叫的太大声，让约法尔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用力了。

……算了。

约法尔不顾手上立刻冒起来的红肿，避开尾巴托住它的小屁屁，轻而温柔的将其抱到怀里。看在今天议事厅你取悦了我的面子上……

“以后不许消失在我面前，贝斯特。”约法尔垂头对它说，嘴角微微凹陷，“你的猫窝我让人做了新的，四角编织了穗子串了宝石，你可以扑着玩，高兴么？”

“喵？”啊？

贝斯歪歪头困惑的反应几秒，这才想起自己的猫窝被端了，不过贝斯是发过脾气就不记仇的性格，所以很快忘记了这回事，而且它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说！

贝斯焦急的站起来，两只猫爪搭在约法尔的肩膀，喵脸带着让人想笑的严肃，约法尔也确实被它逗笑了，还不嫌弃它湿漉漉的鼻头，亲了一下。

约法尔语气温柔下来：“我原谅你了，会撒娇的小东西。”

贝斯：“……”原谅个鬼！笑笑笑就知道笑，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

“喵呜——”快把我放下，你会过敏的屌毛！还有我跟你说、呃、你听完不要激动，那个、你知道什么是绿帽子吗？话说埃及有‘绿帽子’这种说法吗……

约法尔摸着猫头：“什么？”

贝斯：“……”果然没有。

喵大爷叹口气，然后智商有些捉急一顿喵喵喵。

贝斯：绿啊！你知道什么叫绿吗？！

约法尔：“……”

贝斯艰难委婉解释：就是你脑瓜顶本来是啥也没有的，但是今天它突然因为你的那啥跟别人干了那啥，结果你就那啥了！懂吗？

约法尔：“……？”

贝斯精疲力尽.jpg：劳资恨不得口吐人言！

它吸口气用自己的小爪子在约法尔面前比比划划。

喵呜——打个比方铲屎的，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女朋友出轨了，那就用绿了形容，嗯……然后，于是……

约法尔皱起眉，虽然面前的小黑猫作为猫神，‘神谕’天赋非常出色，但也不是全部都能让人听懂的，连猜带理解也只有一个大概，但他见到小东西表情不对，还是耐心的听下去。

‘唉……’贝斯同情的拍了拍约法尔肩膀：‘就是咱们今天晚上吃大餐吧，全绿的那种。’

只听懂了这一句的约法尔：“……好。”

作者有话要说：精品小说都在这连载呢：饱和小说网（BAOHEXS。COM）

以为他全部明白了欣喜若狂的贝斯：“喵！”不愧是我铲屎的，看这淡定的表情！牛逼！

然后半个小时，他们真的吃上了全素晚餐。

黑坨坨蹦上桌子，猫爪弹出倒勾指甲，一个劲的往他家铲屎官的碗里扎菜。

绿的？夹了！

有点绿？也夹了！

哎呦卧槽这个好绿呀，这是啥？不管了不管了，夹！

哇！这个更绿！

还有这个！

夹了夹了！

忙碌半天终于把桌上全绿色菜品都夹到约法尔碗里的贝斯蹲在约法尔手边，仰头慈爱的用爪爪拍了拍他的手：愣着干什么？吃呀。

“…………”

约法尔的视线从他可爱的小宠物身上移开，沉默盯着碗里小山般的纯绿色晚餐——其中还包括一串葡萄和垫烤肉的莲叶。

然后这位骁勇善战且聪明过人、年轻英俊的王，好像忽然就明白了点什么……

贝斯：兄弟，坚强！

约法尔：……呵。

【作者有话说：最近有虫蠢作者一定捉，周六周日管理大大休息。

平时也检查，但是我在电脑上真的总也瞅不清，也可能是我眼睛花了（买的眼镜因为擦着太麻烦已经被窝闲置）

补充一点：贝斯听见巴特拉娜说约法尔的事情为什么不害怕？因为它压根就没信……

感谢大家的收藏和月票还有推荐票，我都在留言区看到了，谢谢你们，暖暖的很开心，嘿嘿】

第19章 当然是选择原谅她

今天的天气称得上阳光明媚。

精心照料的漂亮花园占据了非常大的面积，珍奇鸟兽在花园里穿行，流淌着活水的水池生长着还未开花的荷花，翠绿荷叶将大半个水池遮盖，偶尔露出里面游动的小鱼。

甚至，有只两只鹿摇晃着短尾优哉游哉啃草。

兽园的侍女们紧紧盯着那些鸟兽以防冲撞了忽然驾临花园的王，而更高级负责服侍王的侍女们在地面铺好厚重毯子，摆上一些水果糕点以及葡萄酒后安静站在一旁，等待主人召唤。

亲卫将这里重重包裹目不斜视，护卫在不远的地方。

骨节分明如此冷白细长的手拿着黄金酒杯，葡萄酒汁的香醇气味儿飘散开，搭配这美好的场景，让人有种享受生活，昏昏欲睡的慵懒。

可手的主人并未端起它，只是一直停在粉润的嘴唇前。他的全部注意力——那双寒冰眼睛，只落在某个在地上翻滚的小黑毛球上。

偶尔黑漆漆的小东西摔倒了，就会沮丧的趴在地上摊成一块猫饼，四条爪子在草地上瞎划拉，细细的尾巴撅起来，摇啊摇的、时不时暴露了它自己粉粉嫩嫩的小菊花。

沮丧完了又奇奇怪怪的抱住自己尾巴乱蹬乱咬，喵呜喵呜腾起一片片猫毛。

空气中有阳光和清新的花草香味，给它镀了一层可爱的光环。

约法尔轻轻勾起唇角，眉眼弯出弧度，‘厚重’的浅金睫毛在眼底打下一块阴影。

念着刚查到的消息的涅菲斯瞄了一眼，虽然没有停下汇报，却也为这难得温馨的一幕心中有些高兴。

在他们这群外人眼中，俊美的王永远是‘浅淡’阴冷的，像深渊下的一块冰，也像伺机而动的毒蛇。

头发、皮肤、瞳色、笑容……除了征战时暴露出来的残忍凶悍，约法尔连感情都浅淡到让人觉得很凉。

甚至有时候，作为大神官的涅菲斯都担心这位法老王拿到阳光底下会被晒化！

不过现在好了……他们王养了一只猫。

仅仅是一只猫。

忘记昨天找猫找到崩溃的涅菲斯，满意瞧了瞧正扑蝴蝶的黑坨坨：我的直觉果然没错，王现在终于像个活人了！

难道养猫就这样有效？或许我可以送赫塞那个老古板一只。

想到侍从说赫塞自从被约法尔下令到神庙反省后，整日在神庙自我鞭挞苦修，还生了一场大病，作为曾经的同僚涅菲斯心里多少有些不忍。

“……涅尔塔丽第一公主和巴特拉娜第二公主确实和同一个男人有染，这个男人叫沙耶，是涅尔塔丽的侍从。”

“不过我派出的人却没有收集到这个男人的准确信息，只查到他是由跟涅尔塔丽公主玩的很好的贵族小姐推荐的，那位贵族小姐是柯诺波将军的妹妹，在奴隶市场买到了沙耶，之后因为沙耶长相英俊，偷偷养在宅邸当情人。不久后她为了讨好涅尔塔丽公主，又将沙耶转手送给了公主。”

“涅尔塔丽公主将这个男人藏在自己的寝宫，安排了侍从的职位，不过不知道为何他又跟巴特拉娜公主扯上关系，不止一次的偷偷见面私会。”

念到这里的涅菲斯回过神，眉头皱起，刚才的好心情也因为两位私下如此\*乱的公主破坏个干干净净。

其实两位公主年龄都不大，都只有十七岁。

最开始的时候，她们也不是第一第二公主，前面还有十多个姐姐和兄弟，不过前面那些不是被老王当做筹码送去了别的国家，就是被现任法老王约法尔给砍了。

曾经的事……当时年龄还只有十二三的这两位公主没有参与，于是她们活了下来。

因为约法尔这样残暴的屠戮父母以及兄弟，就算是在王室也足够骇人听闻，就成了不能提起的禁忌，宫中的人也只当王室只有这两位公主，不敢提及其他。

涅菲斯对于两位公主没什么看法，她们足够老实，在宫中活的毫无存在感也不主动到约法尔面前卖蠢，所以忙碌的涅菲斯很少关注她们，可没想到她们长大后竟然有这样的胆子……

要知道她们未来肯定是要给约法尔生下继承者的，其中一个还会成为埃及的女主人，现在竟然私底下共养一个情人？

这不是明晃晃玷污王室血脉，挑衅王的威严吗？！

伟大的太阳神拉啊，她们难道没有脑子？觉得自己不会暴露？

涅菲斯摇头：“两位公主简直疯了。”找死也不是这么找的啊。

假装在花园里像普通半大奶猫一样，天真无邪蹦蹦跳跳捕捉蝴蝶，实则在偷听的贝斯也是这样想的。

而且它更佩服那个叫沙耶的男人。

啧啧啧，都说红颜祸水红杏出墙……你看人家，奴隶出身最后却能同时把握住两个埃及差不多最尊贵女人的心。

面不改色心不跳，脚踏两只船游刃有余丝毫不慌，稳如老狗不说，还混到了公主侍从的地位，这经历，真励志！

就是可怜了我家变态主人……贝斯有些心虚的坐在草坪上，抬起后腿瘙痒，在猫毛纷飞中猫脸深沉地忏悔：喵~不听猫猫言吃亏在眼前……都说了别让我选别让我选，咋样，后悔了吧？

劳资当年牵谁谁绿那可不是吹的！头顶爱情杀手buff纵横整个学院！情侣见我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忏悔着忏悔着，贝斯心里还有点莫名的小得意，大概是当年我到死都是一条单身狗吧，看着朋友一个个脱单，然后在朋友圈狂秀恩爱，曾经吃狗粮吃到胖十斤的贝斯对着漫天自己的猫毛感慨万千，就在这时涅菲斯突然说了一句：“王，之前您让贝斯特选后那天，它是不是说过这件事？”贝斯浑身一僵。

“嗯。”约法尔从头听到尾后也没有露出一丝怒火，甚至眼神都没从贝斯身上移开，宛如在听别人的故事那样应了声，“它确实说过。”涅菲斯并没有多心，甚至还很高兴的说道：“看来它确实很有天赋，竟然能预知到这件事。”闻言约法尔挑起眉，略有深意看着僵硬后更像煤炭的黑猫，唇角拉高没有否认。

庆幸涅菲斯没怀疑它的贝斯对上他的目光菊花一紧，有种约法尔其实什么都知道了的错觉。

不会吧……

贝斯做贼心虚地移开眼，咽口唾沫，屁股在草地上蹭蹭。

我马甲挺厚的呀……谁能猜到一个猫的身体有人类的灵魂？？？

除非约法尔有超能力！

不过它也没纠结多久，约法尔让侍女抱它定时去上厕所，自己和涅菲斯低声说了什么，应该是在处理两个公主的事。

等它回来，只隐约听到了约法尔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知道了吗，选后典礼不变。”

涅菲斯笑眯眯的点头：“是。”

前面啥也没听见的贝斯：“……喵喵喵？！”这、这你都原谅她们啦？？？

黑坨坨不敢置信的盯着约法尔，感觉它家铲屎的脑壳上已经变成了原谅大草原！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约法尔冷漠脸：只是两个女人，我会为了她们放弃计划？哼，爱情高于权利这种事竟然有人会信？

一年后。

约法尔掐住喵大爷的脖：今天晚上变人。

贝斯：tui！

第20章 梦与过去

也许是梦……

灰尘在紧闭房间透进来的丝丝光线里起伏，发霉发臭的肮脏味道将人浸泡到头晕脑胀。

窗户上，影影绰绰拉长的人影大张嘴巴，桀桀怪笑低声细语，好似从笼子外面观察里面的恶魔。

他听着外面的人模糊不清地对他品头论足：

【……这就是那位王子？】

【还挺可怜的，难道他要被一辈子关在这里吗？】【当然，从出生就在这里，这么大了连话都不会说，谁让预言……预言是不会出错的，他……】【那为什么王不杀了他】

【你不知道，他长的像极了王的母亲，而王对他母亲……嗤……】【他的皮肤和长相确实……好漂亮，甚至比我看到的任何公主都漂亮】【喜欢吗？嘿，你可以用点食物去试试，反正他从小就没有人管教，什么都不懂，就像一只野兽，你可以……】【还是算了吧，里面太臭了】

【说的也是！哈哈哈——】

【哈哈哈——】

刺耳的嘲笑声在两只耳朵拼命往里钻！整个世界仿佛都在大叫。

他头痛欲裂想要抱住脑袋，胸膛爆裂的怒火快要将自己烧死！他想站起来，想要杀光那些侮辱他的人！

可是他做不到，因为那些铁链。

他——

“喵！”

清亮急切的猫叫突然响起，从现实中一下击穿了混乱不堪的梦境，有什么在他意识上重重打了一拳！

平躺在床上的人猛然睁开双眼，寒冰般湛蓝瞬间凶猛割开黑暗！丝丝微光下仿佛切面尖锐的蓝宝石，锋利地折射出内心沉寂的杀意！

漆黑的夜晚铺天盖地裹挟下来，给人一种泡在水下般才有的冷白皮肤宛如有层光膜，隔绝了无孔不入的夜，使他看上去像会发光的美丽精灵。

是梦。

约法尔很快清醒并意识到这一点，但在梦中带过来的屈辱感和怒火吞噬了他的理智，同时脸上略微的刺痛更让约法尔清楚的知道有人竟然在打他的脸！？

低贱的侍女敢这样对他动手？

该死——！

散发着杀意的约法尔黑着脸，冰蓝的双眸仿佛跳动的鬼火，阴森森往下看，然后，他就看到了另外一双莹绿火苗在空中飘。

暴怒中的法老王：“…………”这是什么鬼东西？！

他怔了怔，眯起眼凝神仔细观察，才终于从细微的边角轮廓察觉到，蹲在他胸口上的东西是宛如深渊般的纯黑色。

再从胸口上传来的痒意、毛茸茸的触感、温热的体温以及能出现在他寝宫，并且唯一能全部对的上的是——“贝斯特？”约法尔拧眉呼唤。

回应他的，是面前的黑夜突然长了张粉红小嘴，“喵~”了一声。

约法尔：“……”

世上最无措的事情是：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它喵~了一声。

你听了听，竟然还他妈觉得有些可爱？

\*

贝斯本来正美美滴睡觉觉，床上的约法尔却忽然开始频繁翻身，嘴里呢喃着什么，并且他声音越来越大，如同被魇住了。

它想找侍女叫醒约法尔，侍女们却眼神闪烁，踯躅半响却不上前，给贝斯急的够呛。

它不知道约法尔经常做噩梦，而且从噩梦中惊醒杀人的情况不在少数，侍女们虽然想叫，却害怕被醒来约法尔问罪。

黑坨坨听着约法尔难受的声音焦急的甩尾巴，想了想它直接蹦上床，蹲在约法尔光滑的胸口对着它家变态主人就是一套组合猫猫拳！

‘啪啪啪！’

喵呜——卧槽铲屎的你做噩梦了快醒醒！

‘啪啪啪！’

喵呜——哎铲屎的、约法尔？醒醒！你屁股着火啦~快烧到小叽叽啦！

‘啪啪啪！’

喵呜——小叽叽烧没一半了哦，哎嘿嘿~

经过喵大爷不懈努力，它终于见到它家变态主人张开了双眼……

“贝斯特？”

额头还有冷汗的俊美男人嗓音带着刚醒来的沙哑。

“喵~”是老子哦~

“……”

醒来的法老王嘴角抽了一下，没有回答。

贝斯以为约法尔还在噩梦中没有清醒，收回喵爪子‘沙沙’舔了一口他的下巴，尾巴安抚的轻轻拍打他的胸口，很小声~很小声又喵了一声。

“喵~”

——做噩梦了吗？别怕~别怕，我在这里呢，快睡吧。

“喵~”

——我会保护你的，铲屎的。

“……”

小小一团毛茸茸散发着源源不断的温度熨帖在他胸口，细细的小尾巴动作轻柔，带着纯粹的爱护和怜惜，奇迹般安抚了他被痛苦回忆灼烧的心脏。

它明明那么小……可爱又可怜，只要自己一只手就能轻松夺走它的生命。

但是为什么呢？

约法尔勾起唇角听着它奶凶奶凶的叫声，闭起眼睛双手捧住胸口的小东西，侧身蜷缩起来，用独占守护的姿势将它圈在自己的脖颈处。

他自己问自己，为什么觉得它仿佛拥有纯洁而强大的灵魂，无比契合的宛如自己的半身，灵药甘泉似的简单化解他的怒火，一举一动都令他如此喜爱？

仅仅是一只猫而已……

也许是我对这种动物的好感？约法尔把一切归咎于他的小宠物确实可爱有灵性上。

用贝斯的说法就是猫奴是永远不知道自己能够多喜欢自家喵大爷的！

最好看的小说尽在饱和小说网：BAＯHEXS.COM

“贝斯特……”

沙哑低沉到搔的心痒痒的男人嗓音把快要睡着的贝斯吵醒。

“喵？”又干什么呀屌毛？

“你要是个人类就好了……”

噗——

贝斯顿时瞪圆了眼睛。

卧槽，我难道被发现了？！！

搂住暖暖小奶喵的约法尔不知道自己随口一句话差点把贝斯吓到炸毛，他的下巴抵在贝斯的猫头上，因为刚才的梦，冰蓝双眸深沉的望向黑暗中的一处，翻涌着血腥的念头。

贵族、老臣、祭祀、选后……全部……全部……那些知道我过去的人，那些给与了我不幸的人、那些嘲笑我的人——我会踩碎他们的尊严和头颅。

扒下他们的皮涂抹上蜜糖，让毒虫一点点啃食撕咬他们的肉跟骨头！

披上精灵俊美皮囊的男人露出獠牙，鲜血从他脚下奔涌，黑暗在他背后投出微笑的恶魔身影，仇恨压榨出来的汁液顺骨感细长的手掌掉落。

滴答、滴答……

如此平静，如此疯狂。

不曾有人聆听他内心的声音。

谁也逃不掉……

谁也逃不掉……

他在说。

\*

\*

约法尔闭上了双眼，但今夜仍旧彻夜未眠。

不是因为心中躁动的杀意，而是因为他们忘了一件事。

约法尔：……我对猫毛过敏。

贝斯：……我特么就是一只猫。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搂着睡觉？！！！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第二天，约法尔全身红肿，尤其是下半身的某个器官约法尔凝视着面前的黑坨坨。

贝斯：……你他妈为什么这个眼神看着我？！我什么都没做！都怪你们埃及人竟然喜欢裸睡，你不知道我现在属于猫毛纷飞的掉毛期吗？！

约法尔继续凝视它。

贝斯眼神闪烁：……好吧，我就踩了一下……我发誓就一下……嘿，嘿嘿嘿嘿。

约法尔：今晚吃猫！

贝斯：啊嘞？

鞠躬。

另外感谢大佬的打赏，笔芯抱住！

第21章 它有洋钉辣么大！

选后定在晚上。

因为选后的是猫神，而猫神代表了月亮女神贝斯特，负责仪式的祭祀和大臣认为夜晚更适合传达女神的神谕。

白天的时候贝斯第一次没有被约法尔留在寝宫，而是被慈爱的老女官阿琳娜抱走做仪式准备。

临走前，贝斯趴在阿琳娜肩头看着涅菲斯带头走进了约法尔的寝宫，她身后还跟了很多看上去很有气势，并不像侍从或者守卫的陌生人。

其中有一个男人非常非常的高大，另贝斯都忍不住诧异的多看了几眼。

光是粗略目测，感觉他身高起码在两米三以上，而且长得还非常壮实，夸张的肌肉坚硬紧绷，像石块贴在他身上，脸上没有画埃及人普遍爱画的妆容，胡子拉碴有些粗糙。

这人眉毛很长很黑，皮肤是深褐色，脸也大嘴巴也大鼻子也不小，好似整个人都被放大了一倍，但也不算丑，莫名的还挺适合他的体型的。

当小山似的男人迈过门槛时，高高的宫殿大门都矮小显得挤了些。

不知道是不是察觉到了贝斯的目光，‘小山’转头往这边瞄了一眼，看到只是普通的侍女和猫后，他没有多停留一秒，匆匆进了寝宫。

这群人……身上有股好熟悉的感觉啊……

举手投足之间干脆利落，非常有力，还带了些萧肃血腥的味道。贝斯想了想，终于想起他们像极了曾经在他前世见到的，守卫在研究塔下持枪守备的战士。

能被法老王召见的战士……起码也是个将领吧。

选个后而已，至于需要这么强大的守备能力吗？

贝斯还没来得及想明白，阿琳娜抱着它转个弯，它的视线就被宫墙遮挡住，什么也看不到了。

你想看的小说都在饱和小说网给你下载好啦：

BＡOHEＸＳ.CＯＭ

黑漆漆的喵大爷被老女官阿琳娜带去了沐浴洁身的地方。

贝斯刚被抱进门，一股水汽和香膏的芬芳迎面扑来，耳边响起哗啦啦的水声，给近日越发燥热的天气带来了丝丝凉爽。

眼前宽阔浴池几乎快要占据了整个浴殿，清澈干净的活水从池子两边雕刻的狮子头像口中源源不断流淌，还有专门在浴殿里工作的侍女身穿单肩白裙，见到阿琳娜后立刻迎了上来。

“阿琳娜大人，这就是晚上选后的那只猫神吗？”

浴殿的侍女们把阿琳娜围起来，眼神亮亮的看着她怀里的贝斯，甚至想要上手摸一摸。

“它好可爱呀！”

“真的好黑，噗哈哈，这么窝在阿琳娜大人怀里，好像真的是只有两只眼睛的小怪物一样。”

“阿琳娜大人，我能摸一摸它吗？”

“我也想摸！”

“我也……”

浴殿侍女们眼巴巴的瞧着阿琳娜，兴奋而活泼，一举一动充满灵气。

贝斯有些诧异的看着她们。

因为它发现这里的侍女一点都不像约法尔寝宫那些，约法尔打个喷嚏都要诚惶诚恐，不召唤她们就宛如沉默的‘花瓶’。

而且这群侍女年龄不大。

都是十六岁左右的窈窕少女，介于成熟女性和天真女孩之间。

它不知道浴殿的侍女由专人挑选过，因为抱有王可能会在沐浴时出乎意料看上某个女人的想法，脸蛋五官算得上靓丽。

贝斯变成猫后，需要仰头才能看清侍女的脸，于是莹绿猫眼睁的更大了些，乖巧可爱仰起头，衬的半大的小猫过分的软萌，另这些侍女又兴奋的央求起阿琳娜来。

阿琳娜是宫中的老人，出于一些原因，从当年送饭的普通侍女升级为王寝宫内的专属女官，挑选能接近王的侍女的活都是由她负责。

阿琳娜性格温柔，内心柔软，从不苛待这些侍女，在没有大神官和王的时候，侍女们在总愿意和阿琳娜撒娇。

“安静些，女孩们！”阿琳娜无奈的看着这些年轻有活力的小脸，“贝斯特可是王的爱宠，王每日都要看到它才行，涅菲斯大神官也说过它天赋惊人非常聪明，要是被你们吓坏了看你们怎么办。”

女孩们没有被她唬住，反而笑嘻嘻的低头盯着贝斯看，“我们就摸一摸嘛~阿琳娜大人~要不我们问问猫神大人吧，它同意的话您就不要拒绝我们啦！”

当她们凑近的时候白裙飘飘，带来一股好闻的玫瑰精油的味道，让贝斯鼻子有些痒痒，却不讨厌。

毕竟……这可是少女的芬芳啊！

还是一群少女！

黑坨坨仰头看着一个赛一个漂亮的小姐姐，毛脸露出痴汉笑。面前的侍女们虽然有身浅褐色皮肤，五官也更深邃一些，是标准的异国面孔。

可好看跟皮肤其实是没啥关系的，真正五官漂亮的人甚至会将你不适应的肤色和身高体重，变成另外一种风格与魅力，令人感叹‘长得漂亮原来和体重（皮肤）真的没啥关系’这样的话！

跟一群散发着芬芳香味的美丽少女玩不好吗？

它难道不香吗？！

您知道这是多少男人的梦想啊！

“喵呜~！”我愿意！我靠我百分百愿意啊！

小黑猫用爪爪焦急轻拍阿琳娜抱着它的手臂，恨不得直呼‘我可以！’

“哎？看来贝斯特也很想下来玩吗？”阿琳娜有些诧异的抚摸了一把贝斯的后背，随后她很快找到了理由：“毕竟是只活泼的小猫，正是喜欢四处调皮的时候。”

阿琳娜把贝斯递给了期待已久的带头侍女手里。

“谢谢阿琳娜大人！您最好了！”

她们小小的欢呼一声，笑容明媚，一瞬间好几只柔软手掌迫不及待的摸上了贝斯的猫脑壳，抱着贝斯的侍女还在小黑毛球的毛脸上用力亲了一口！

脸皮瞬间涨红的贝斯：……老夫……死而无憾了！

“我们快去那边，我来给它洗澡！”

“哎……我也想给它洗嘛~”

“那我们一起！”

“你们几个给它洗吧，我想给猫猫剪指甲，天知道我有多久没有摸过小猫咪的肉垫了！”

“对哦，我也要摸！”

“走走走……”

埃及人是很喜欢猫的，猫能抓毒蛇老鼠又能撒娇卖萌，所以埃及几乎家家都有猫，而侍女们自从进了宫就很少见到自己的家人和猫了。

虽然约法尔喜欢猫，但宫中不知道为什么从没养过。

偶尔有大神庙需要加冕猫神，也是住在兽园，这让无法随意离开岗位走开的侍女根本见不到。

现在法老王养了猫还送到了浴殿，许久没有撸猫的侍女们别提多高兴了，争着抢着给贝斯挠下巴清洗毛发，非常有技巧的揉捏四只小爪子。

喵呜——也许，这就是天堂吧……

被美女环绕的喵大爷舒服的从喉咙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忍不住感慨。

一个小时后侍女将它洗干净也擦干净后，阿琳娜拿来了猫神的‘服装’陈列在它面前。

黄金‘猫牌子’，用来栓小牌牌的金色细绳，耳环一对儿，鼻环一只。

贝斯抖抖毛，好奇的用爪爪勾起上面那几样东西玩，从来没在身上佩戴过首饰的直男喵表示并不认识这些东西。

“喵呜~”

——这是什么啊？圆圆的三个环。

“你说这个？”阿琳娜蹲下身慈爱的撸了一把猫头，“这个是给贝斯特用的。”黑坨坨：“喵？”给猫用？

难道是套在猫爪上面的戒指？猫还用戴戒指吗，好奇怪啊。

“贝斯特很好奇这是怎么用的？”

黑坨坨乖乖点头。

“放心，你马上就知道了。”阿琳娜笑的很有深意。

贝斯见她冲侍女们眨眨眼，一直围在它周围、温柔漂亮的侍女们其中一人立刻一把抓住了它后脖颈的皮，将它整个拎了起来！

还有两个侍女竟然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两块冰块，按在了它耳朵上。

贝斯来不及反应，后脖颈的皮瞬间一紧！

导致黑喵的整个头皮都跟着往后绷，好似做了个拉皮手术一般，眼睛瞪大，猫耳朵歪着一支棱，四条爪下意识下垂，连尾巴都不动了。

更因为它太黑了，所以一点面部表情在黑脸上都会放大无数倍，目瞪口呆的样子搁别的猫脸上是一倍蠢萌，到它这里简直是百倍加成！

“噗——哈哈哈……”周围的侍女和老女官阿琳娜都忍不住捂住嘴笑起来。

“喵？？？”

不是……你们、你们抓我干啥呀？！

贝斯瞪大莹绿猫眼看着她们，有些不安，两只大眼睛滴溜溜的转，逗得她们笑的更欢了。

最后还是阿琳娜再一次拍拍贝斯的头，说：“别怕小家伙，我们要给你带耳环和鼻环，每一只猫神都要戴的，抓住你只是怕你跑。”“对呀对呀。”其他的侍女继续给它冰耳朵，“乖猫猫，放心吧不疼的，等我们给你冰好了再扎耳洞就没有感觉了，耳环也涂抹了药膏，很快就会愈合的！”贝·震惊怂·斯：“…………”

扎、扎耳洞！

另一位侍女白了刚才讲话的侍女一眼，道：“粗心大意的拉拉尔，别忘了还有鼻环呢！”噗咳咳——！

从僵直状态直接变成震动状态的贝斯：鼻什么？！环什么？！

不、不会是我想的那个吧……

“哦对。瞧我，记性总也不好。”刚才的侍女腼腆的笑起来，看上去有些不好意思，然后她拿起阿琳娜手里的鼻环，轻轻一扭，看似没有连接痕迹的黄金圆环就露出了粗细不同的两端，她在贝斯湿漉漉的鼻头上比划了两下。

一边比划还一边微笑着念叨：“不要怕嘛~也不怎么疼的，鼻环就是在你鼻腔里，两个鼻孔中间的肉上——对，就是这个位置，这里是没有骨头的，然后用涂了药的鼻环尖锐的一头直接扎进去，再用力从另一头拽出来！嘿嘿，放心，我的动作很快的，不会让你流很多血，只有一点点，况且鼻环也不粗——哎？好像有什么东西碎掉了？”贝斯上牙打下牙：碎掉的是劳资的猫胆啊卧槽！

你说这玩意不粗？！贝斯盯着她手里扭开的鼻环腿肚子抽筋直想尿尿。

它恨不得冲她咆哮：这尼玛还不粗！这哪里是只鼻环，分明是根大洋钉！！！

它扎在我鼻子上我这辈子还能喘气儿吗我？！

贝斯内流满面瑟瑟发抖的看着刚才美丽温柔的侍女们，嘤嘤嘤我错了，这里才不是天堂，这里是地狱！

铲屎的快来救猫，猫鼻子要没啦！！！

“喵呜————！”

欢声笑语中，浴殿传出某黑炭凄厉的哀嚎。

……

另一边，法老王的寝宫。

“王最近的脾气好像是好了很多啊，就连提到过去的事都不会冷下脸了。”虽然笑眯眯、可一看长相就知道不好惹的男人望着在跟其他同僚安排事宜的王，和大神官涅菲斯低声说。

“嗯，确实。”涅菲斯也不动声色的放低声音，欣慰地注视着她的主人，王越来越有人类气息了啊。

“你知道为什么？”男人有些好奇。

“其实原因很简单……王养了一只猫，最近因为那只小东西，王的心情一直不错，身上的戾气也散了很多，六天没有责罚侍从了。”六天啊！简直是个奇迹。涅菲斯忍不住感叹。

男人同样震惊的睁大眼睛：“真的？！”

“当然！”

涅菲斯好心情的勾起唇角，还要在说些什么，就听外面忽然传来凄厉的猫的惨叫，随后王座上周身气息难得称得上温和的王神色猛然一变，冰蓝双眼直视殿外！

其他人察觉到不对愣了愣，而正在讲话的那位将军赶紧收声。

他们疑惑的随着约法尔的目光向外看去。

随后，一只小猫出现了。

准确的说，是一只一边惨叫一边屁滚尿流速度飞快，差点让人看不清身影的黑色毛球猛地跳跃几下纵身扑进了他们王的怀里！

其他人：……啥玩意这是？黑不溜秋的。

不明真相的约法尔的心腹部下们满脸不解，接着他们就听见他们的王，和一只猫的对话。

对，没错，约法尔的心腹们满头黑线，王竟然和一只猫一本正经的说话！

内容如下：

他们王表情不悦：“贝斯特？快下去，注意你的毛！”那只黑毛球语速飞快的叫着：“喵喵喵——！喵喵喵——！”眼泪汪汪凄凄惨惨，喵喵说着，猫爪还跟着比划，小模样连几个将领都觉得可怜。

他们王听着听着脸色开始逐渐阴沉，伸手摸了一把那黑毛球的耳朵部分，涅菲斯和其他心腹看到了王摸过后的手指上染了血，很明显，这只猫受伤了。

“她们竟敢划伤了我的宠物——呵。”刚才还神情温和的王缓缓勾起唇角，发出让涅菲斯等人头皮发麻的阴冷笑声，他拿着黄金酒杯的手猛地将可怜的杯子捏成了一块废品！

然后那只捏瘪的酒杯被他狠狠掷在地上摔出巨大的响声，未饮尽的红色葡萄酒宛如鲜血，喷洒飞溅了一地。

法老王的怒火下带着伏尸百万的杀心！

“亲卫，传我命令，处死浴殿所有侍女！所有！”“是！”

亲卫一身萧杀，习以为常般迅速领命。

其他人：“……”

涅菲斯：“……”

而刚才与涅菲斯搭话的男人：“……”

他转头面无表情看着涅菲斯：涅菲斯，我记得你刚才说王的脾气变好了。

涅菲斯微笑磨牙：不，我没说过。

是的……从！来！没！说！过！

【作者有话说：没处死，贝斯特会拦下的。

至于心腹手下为什么没听懂贝斯的话，原因是它太慌喵的快，所以他们没听清，约法尔和贝斯相处久了基本就听懂了。

而且贝斯的猫叫不是每一个字都能让人听懂的，能听懂百分之七八十左右，准确来说这种能力是向他人表达出自己的意思，脑电波似的那种，嘿嘿。

【入v确实应该双更，嘿嘿，我就两章合一起了，四千加的字，笔芯】第22章 血夜狂欢前

啥。

处死？

贝斯吓了一跳，赶紧扒拉住表情阴沉的约法尔，冲他紧张的喵喵叫。

“喵嗷~”

——我没说她们把我怎么样了，我就说我不想扎耳洞扎鼻环，我靠屌毛你要不要这么凶残，那可是小姐姐啊！一群美丽的小姐姐！

“喵~”

——这你都下得去手，你是容嬷嬷吗？

“喵喵~”

——况且我耳朵上的伤是我挣扎的时候划伤的，不是小姐姐故意的。

“喵？”

——啊咧，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吊毛，喂？喂喂喂？难道是我喵的快了？

贝斯急的后腿站立，前爪爪上的梅花肉垫‘啪叽’拍在低头检查它伤口的约法尔嘴上！

放缓声音长长的、毫无自觉自己声音多奶了吧唧的拉长声音——“喵呜呜呜呜~~~~”

——看我看我，快看我！不看我就用爪垫上的毛毛把你变成香肠嘴！

“……闭嘴！”

约法尔皱眉侧过脸，伸手拿开唇上猫爪子，当指肚捏住触感柔软，粉嫩可爱的梅花肉垫后，他手指轻微顿了顿，并没有放开。

表面，俊美的法老怒气未平，沉着脸冷冷呵斥贝斯，实际他大拇指按压在贝斯爪子上，‘biubiu’的玩的不亦乐乎。

就连周围令人紧张的气氛都逐渐缓和下来，另在场的其他人松了口气。

贝斯察觉到这一点‘嘿嘿嘿’笑出声，非常上道的把另一只爪子上交，‘啪叽’重新堵住他的嘴。

贝斯狗腿的凑上去哄：‘来来来，给您吸给您吸。’‘大爷舒服吗？’

‘咱不生气了好不好吖。’

“……”

约法尔眯起冰蓝双眸凝视它。

宠物之所以让人喜爱，就是因为在它们眼神中，你总能发现自己就是它们的唯一、世界、甚至是神明，仿佛没有了你它们就无法生存一般。

让人不自觉内心柔软。

眼前黑漆漆的喵大爷眨巴着它的莹绿猫眼，透着一股让人喜欢的机灵劲儿，闪闪发光倒映着约法尔的面容。

仿佛满心满意喜欢且依赖着面前这个男人。

约法尔沉默了会儿，嘴唇夹住软软嫩嫩的喵咪肉垫抿了一口，很用力，就像是惩罚那样，吓的贝斯以为他要咬自己，赶紧收回爪子。

警惕地揣好：喵呜——过分了啊，堂堂法老王竟然咬猫？人性呢！

约法尔充耳不闻，手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块手帕大小的白布，轻轻按在它的猫耳上，浓浓的红色血液很快浸透了一小块。

但贝斯并没有觉得很疼，它除了刚被划伤时有点刺痛后，之后就变成了很热很热的灼烧感。

“叫主人。”约法尔忽然开口。

贝斯一时没反应过来，“喵？”什么？

他重复：“叫主人，叫了我就放过浴殿的侍女。”

“……”

约法尔怎么……忽然想到这茬了，贝斯从没对约法尔这么叫过，因为它虽然现在用着猫咪的身体，可心里却没有真的把自己当成不懂事的半大猫。

他以人类男性身份活了二十多年，现在当面叫另外一个长相俊美的男人主人什么的……太羞耻了……

还莫名有点搞黄色……

咳咳，绝不是我思想不纯洁！换谁谁都轻易叫不出口，贝斯尴尬的目光游离，又怕耽误时间，亲卫动手万一快了点就真出事了。

于是，贝斯抽回两只前爪蹲在约法尔腿上，后脚掩饰羞涩的抬起来蹬后脖子，撩起一片腾飞的猫毛。

几秒钟后，它舌头不麻利的秃噜：“喵、喵……”主、主人……

约法尔勾起唇角，露出笑容。

“大点声，还有，看着我说。”

“…………”

黑坨坨老脸一红，不可置信瞪着他，当看到男人眼底的笑意时，黑色小怪兽立刻恼羞成怒，故意大声喷了对方一脸口水。

“喵嗷———！”主人！最爱你了主人！嗷呜呸主人！

满意了吧！

“很好。”约法尔弯起眼，不在意的抚摸着猫头：“真乖。”

贝斯：骂骂咧咧.jpg

……

王生气了，要处死众多侍女，只为了一只猫。

王高兴了，下令让亲卫返回，为了同样一只猫。

朝令夕改尚且需要一天时间，而约法尔只用了几分钟……

曾追随约法尔征战的心腹们复杂的盯着贝斯，仿佛透过猫咪的皮囊，看见了一个蓝颜祸水的芯子。

“……幸好它只是只猫。”从心腹臣子的角度来说，布雷顿非常不希望约法尔身边有一个可以影响王决策的人存在。

涅菲斯点点头，显然也是这么想的，她轻声打断约法尔和贝斯的交流。

“王，我们该继续了，很快就要到仪式举行的时间了。”

闻言约法尔唇角笑容淡了下去，“嗯，继续吧。”却依旧没松开按压住贝斯伤口的手，正巧老女官阿琳娜来寻贝斯，约法尔就让她给贝斯处理伤口，再将治疗过敏的药膏拿来。

“喵~”

贝斯担忧的看着约法尔身上的部分皮肤红起来，它正是换毛的时候，减少接触也没用，那些细小的毛发还是沾到了约法尔身上。

“去找阿琳娜，贝斯特。它不喜欢戴首饰就算了。”后一句是约法尔对阿琳娜说的，吩咐完，他将目光落到那群贝斯不认识的人身上，不在关注这里。

“……是。”

没有被王责罚，阿琳娜抱着黑漆漆的贝斯松口气，轻手轻脚带它出了门去偏殿找了轻薄的纱布跟药膏给它擦耳朵。

擦完后，阿琳娜也不耽误，立刻取了平时备好的药膏，抱起贝斯掉头去给约法尔上药。

自从王养了只形影不离的猫后，侍奉王的阿琳娜就命人把约法尔经常用到的几个宫殿角落都放了一张软垫。

方便喵大爷有个能睡懒觉的地方。

耳朵疼，不想压到耳朵，贝斯就懒洋洋直接在软垫上趴成猫饼，看着阿琳娜垂头用纱布沾药膏跪在约法尔身边，给他擦药。

约法尔跟感知不到痒似的，面不改色与那群杀气腾腾的人讲话。

黑漆漆的喵大爷听着听着，琢磨出点不对劲来……

首先，这个宫殿四周竟然除了阿琳娜连一个侍女都没有。

其次，贝斯竟然听到之前长得像小山一样的男人说：“我们的战士都装作平民在城中埋伏好了，幸好那个老顽固松了口，要不我们还没法躲开大臣的眼睛混进来……不过要不是王要选后，估计他还想当墙头草！哼，有眼无珠的软蛋！我今天晚上就把他和那些该死的老东西一起宰了！”

战士伪装成平民……贝斯摇晃的尾巴停下，它立刻猜到了什么，又不敢细想。

另一个笑眯眯，却看上去跟好人挂不上边的男人说：“得了吧索克，你这个体格一认一个准儿，还不把我们暴露了？虽然大家心知肚明，可起码表面上该遮掩的依旧遮掩住，不要给他国奸细再趁机做点什么的机会。”

作者有话要说：喜欢小说的欢迎访问：饱和小说网 baohexs.com

劝了同伴，他感叹：“唉，王，您能松口选后真是太好了，您宣布选后这三天，果然有不少人选择站到了我们这边。”

之前约法尔后宫空虚，某些手握权力的大臣迟迟不做决定拥护新王，怕的是约法尔真的有一天被刺杀，那王位指不定让谁占了！

现在约法尔决定立后，有了子嗣血脉，就算他不在，某些大臣还可以拥护他的后代搏一搏，涅菲斯等约法尔的心腹游说几次，他们立刻就决定站过来，显得积极些还能跟新王表一表决心。

贝斯这种现代人永远想象不到娶妻生子这么简单的事，在王室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分量。

而对于他们这群坚定的新王派系，和想要除掉朝中反对自己的旧臣的约法尔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

很多大臣都悄悄养了私兵，甚至手握兵权的可能还跟宫中的侍卫有关联，约法尔手中的战士则按照惯例，必须在城外驻扎。

大臣们也不傻，暗地里把约法尔的心腹手下盯的死死的。

“以前我们进不来，现在我们进来了——”眉心有疤、左手还缺了半个手掌的男人露出个森森的笑，一字一句杀气腾腾：“就要把挡在王前行路上的野狗杀个干净！”

他说完，除了约法尔的其他人都期待的笑起来，包括端庄美丽的涅菲斯。

贝斯看见他们嗜血的笑容头皮发麻，悄咪咪咽了口唾沫。

“说的不错，阿贝琉。”

约法尔的侧脸在贝斯目光中还是如此俊美，仿若壁画上慈悲的神明，可他却满意这些人露出的杀心，甚至那双不染半分烟火气息的冰蓝双眸闪烁着同样的红光，诡异而血腥。

“我期待这天很久了，久到内心煎熬，如同皲裂干渴的谷壳……”

他声音低沉沙哑，一如既往好听，一如既往冰冷，像从阴暗角落里爬出来的怪物，像寒冰上扩散的白雾，他说：

“服从于我的人，拔出你们的剑刃。”

“为我所愿披荆斩棘！为王所愿所向披靡！”

“为王所愿扫尽王座上的污痕！”

“今夜——是属于你们的狂欢！”

他面前，杀气腾腾的战士整齐捶打胸口，兴奋而压抑的低吼：“愿，为您所愿！”

\*

\*

一旁惊呆了的贝斯（炸毛）：……我是不是……听到什么不该听的……卧槽。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果然是要干大事了！妈耶，他们不会丧心病狂到封猫的口吧！？

约法尔看向猫：你知道的太多了……

贝斯：……我不是真的人，但你是真的狗！

晚上捉虫修文，谢谢体谅，笔芯

第23章 他是一位王

沟通好‘办大事’的详细经过，陌生凶恶的几个男人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跟在涅菲斯的侍从身后离开了。

而作为王身边的大神官，涅菲斯自然是需要留下来的，选后开始还有很多事情要她去做，忽然消失肯定会引起大臣们的怀疑。

他们走后，刚才热血沸腾的气氛，逐渐被空旷寂静的华丽宫殿销蚀。

慷慨激昂引起下属血性和战意的男人双眼凝视一处，冰蓝眼珠如宝石切面般耀眼锋利，粉润的嘴唇抿成一条绷直的线。

他很严肃，侧脸宛如大卫雕塑。

但偷偷看着他的贝斯知道，约法尔走神了。他在想事情，或者说在回忆什么不好的事情，以至于眼底冰凉一片。

约法尔耳后的铂金长发垂下来，折射出细小光芒，散散贴到了他的脸颊，贝斯看着就痒，有点想要伸爪子给他重新别回去。

“阿琳娜。”涅菲斯突然开口，打破了宁静，也给它吓了一跳。

涅菲斯手持法杖，命令阿琳娜说：“去让侍女拿衣服过来吧。”

“是，大神官大人。”阿琳娜欠身行礼后轻轻退出房间。

随后涅菲斯又对在想什么的约法尔稍稍欠身，柔声说：“王，仪式时间快到了。”

“……嗯。”

约法尔缓缓眨了一下眼睛，看样子刚刚回过神。

“王，过去的事永远属于过去——”

涅菲斯注视着约法尔，她唇角勾起的弧度永远恰到好处，知性神秘，非常符合她大神官的身份。

“您已经变了，现在您是埃及的主人，统治着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我们都是您的所有物，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索克、布雷顿、阿贝琉……我等誓死效忠与您，随时可以为您的荣耀与尊严而战！”所以您也不必为当年的事烦恼。

涅菲斯话中的意思他明白。

“我从不质疑这点，涅菲斯。”

约法尔表情冷漠，他将目光落在贝斯身上，仿佛透过黑漆漆的猫看到了什么，表情以及眼神逐渐回暖。

“过来，贝斯特。”约法尔冲小心偷瞄着他的喵大爷招手。

将自己融进黑暗角落的贝斯：“……”不会吧，我这么努力降低存在感都被发现啦？

自从刚才听到他们密谋的话，贝斯就有点怂他，听见约法尔的召唤咽了口口水，磨蹭到他身边。

它战战兢兢“喵~”了声。

叫、叫我做什么，你不会丧心病狂到要封猫的口吧？！

我什么都没听到！我保证！

贝斯瞪大葡萄般的猫眼，警惕的仰头望着约法尔。

而事实上，约法尔真的没有多疑到连身边的宠物都怀疑，他只是捏起布巾，微凉干燥的手掌隔着布巾盖在贝斯头上，重新检查了它受伤的耳朵。

发现伤口溢出的血痕连同伤口已经一起凝固结痂，那只冰凉的手也离开了贝斯的脑袋，被压扁的黑三角小耳朵‘bilingbiling’弹起来。

约法尔说：“贝斯特，从现在开始除了祭祀不要离开我的身边———”他话说一半顿了顿，“怎么了，你看上去很害怕？”贝斯一听怒了，拍着爪子站起来：“喵！”有你这么讲话的吗？！

“哦~”约法尔看着它低笑：“你不怕？”

贝斯：“喵！”自信点，把‘看上去’去掉！太不尊重喵了……劳资怕的要死好么！

“……”

对自己弱鸡战斗力非常自信的黑坨坨心想：谁知道晚上会发生什么血腥的场面，你不说我都要紧紧抱住你的大腿！

“喵~”

——我告诉你吖。

黑到吸光、全身只能看清轮廓和一对儿绿葡萄般大眼睛的喵大爷，扒住约法尔的裤子腿儿，瑟瑟发抖且底气不足的嘱咐：“喵嗷～～”

——铲屎的你要保护好本喵知道吗，全埃及像我这么黑的猫不多见了，没了你就亏大了！

“喵～～”

——而且其实我也不怎么怕，都是为了保护你！毕竟你可是本喵的铲屎官！

“喵～～”

——哼，怎么样，感动吗？

约法尔垂头，看着后腿抖的快变成无影脚的黑坨坨，沉默了会儿。

一秒。

两秒。

三秒……

“嗤——”

刚才冰霜似的埃及俊美的王，手掌虚握成拳，挡在唇边，闷闷的低笑出声……

怂成狗的喵大爷，很快收获了‘隔空撸猫组合套装’一套，以资鼓励。

而涅菲斯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也更真了些。

\*

仪式是在王宫外面，位于王城西侧的贝斯特月神主庙进行的。

贝斯作为新猫神，大祭祀想要先将它带到神庙做准备，最开始派遣了其他神官，被约法尔拒绝后又亲自来了一趟。

但约法尔仍旧没有同意，表情难看的老祭司忍了忍，转身大步离去，虽然表现的凶，贝斯不知道为什么，却就觉得那老头其实很怕约法尔。

宫门开启，成排望不到头尾的士兵们佩戴武器，手持火把，站立在王前行路上的两侧。

头戴双冠，铂金长发挽起，俊美而威严的法老王约法尔，身穿祭祀用的黄金铠甲，铠甲上面镶嵌了很多宝石，边缝有动物皮毛缝边。

铠甲里面还罩了层防止磨伤的软麻白布和软皮子，铠甲肩头扣着血红的大红披风。

这身沉重的服饰，让约法尔看上去美丽且凶悍！

他一手持象征埃及王权的权杖，一手按在腰侧的宝剑上，身后依次跟随着大神官集团的领头人涅菲斯、贵族代表的几位领主、百官之首维齐尔（宰相）莱克玛拉。

其余便是其他大臣和亲卫们。

举行仪式的时候，士兵已经贴出告示警告，所以现在晚上的埃及王城没有一个人在游荡，居民们门窗紧闭，躲避开王的威势。

偶尔有几个胆大的，就把窗户扎出一个小孔，偷偷往外面瞅。

“哐！”

“哐！”

“哐！”

同样身穿盔甲的战士们每走一步，都会发出整齐的声音，脚步声在黑夜中无限扩大，带来一种沉重庄严的萧肃！

大地都好似在颤抖！

贝斯被涅菲斯抱在怀里，寂静街道和两侧举着火把的士兵，给他们照出一片火光之路。

奢华美丽的王宫，浩浩荡荡的队伍，庄重严肃的众多面孔，乐师和修行者混在队伍末尾，配合乐器演奏出古老神秘的吟唱……

古埃及文明这一刻就像一卷画卷般猛地铺展开来，声势浩荡，气势雄伟！狠狠的激荡在贝斯的眼里、胸口！

它自从穿越过来这么久，第一次——第一次如此清晰的认知到，自己来到了一个怎么样的史前传奇国度！

行走在自己前面，时而恶劣时而温柔的男人，是一个留在历史上，永不磨灭的王者！

贝斯呆呆地望着前面红袍飞扬，背影挺拔高大的约法尔，一种名为兴奋的战栗感，从它的皮肤上传达给了每一根毛发，热血沸腾的让它忍不住伸出爪子里藏起的指甲，想要勾住些什么。

它甚至恨不得从涅菲斯怀里跳下去，冲到约法尔前面，去看看他的表情。

……这也太帅了吧。

贝斯轻轻呢喃，双眼晶亮！

\*

毕竟选后并非立后和大型庆典。

埃及法老王的出行并没有用上黄金战车。

王城的西侧不是很远，贝斯激动的忍耐了会儿，就看见约法尔脚步停下来，火光之路也有了尽头。

好几十颗白石石柱围在神庙四周，准备好的祭祀站在台阶上凝视着法老王和众人，扬起手中的法杖重重锤在石板上！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兴奋的在约法尔脚边跳：哇！你好帅啊！好帅好帅好帅——！

约法尔表面庄严，内心：(\*^▽^\*)】

第24章 给铲屎的打call

这一锤，把贝斯吓了一跳，它赶忙把视线从约法尔身上收回来，扭头去看其他人。

还好，大臣们和涅菲斯表情未变，显然这是祭祀正常的环节，贝斯松了口气，这老头凶神恶煞的站在台阶上捶地，它还以为是故意不让约法尔上去呢。

没注意到自己心中，那情真意切的关心的喵主子，继续看电影似的欣赏起古埃及祭祀文明来。

上面的老祭司开始吟唱祭文。

贝斯抖着三角猫耳朵听了半天，愣是一个字没听懂。

他那个调调很特别，说是唱，却不是连贯的，说是念，却还有特殊的押韵感，神庙里的其他修行者都修习过音律，在老祭司吟诵祭文的时候，还会演奏乐器配合。

不过呕哑沧桑的老人嗓音，配合沉闷的鼓点和乐器，确实别有一番气势宏大，神秘独特的滋味。

让贝斯不禁有些期待接下来的仪式。

祭祀唱完了，又一次高举手中法杖，冲着约法尔的方向一挥，然后大声呐喊了几个字。

贝斯看不清约法尔的表情，只能看见他猩红的披风随着他迈开的脚步甩动，约法尔迈上台阶，老祭司也弯腰慢慢后退到一侧。

当约法尔穿过塔门，涅菲斯才抱着它跟上去，他们之后是大臣和亲卫，亲卫走到台阶两侧站好，没有再向前，大臣们根据官阶，有序的从神庙最里面排到门口。

贝斯被身为侍奉法老王的大神官，涅菲斯抱着，所以清晰的看见了神庙内部。

古埃及的王城是很大的，和现代的大都市比起来也毫不逊色，作为王城内的月亮女神神庙，自然不会太小。

经过几代法老王的添改，塔门、庭院、柱厅、方尖碑、放生池和诸神殿一个不少。

塔门两侧分别是古埃及史上有名的两位王的雕像，穿过圆柱门，还有双层廊柱，巨大立柱撑起天花板。

立柱下是月亮女神的半身浮雕，上面则布满密集的文字，抬头望去，神庙顶上还有用蓝色颜料绘制的壁画。

大多描述的都是丰收场景、法老王征战、星象和神明传说。

贝斯特是太阳神的女儿、阿蒙拉的守护神，月之女神以前的形象其实是狮子，代表了复仇和毁灭，后来才转化为了猫，代表了家庭、幸福和快乐……

她拥有着对立的双面，一面美好，一面残忍。

传说作为夜晚的女神，她的美貌赛过任何一位女神，每当夜晚来临，她就会伸展着猫儿一样妩媚优雅的身躯，眼波动人，游荡在人间。

她将太阳的光芒收入自己眼中，埃及才有了黑夜。

猫是夜间动物，美丽、可爱，还有捕鼠保护粮食财务的能力，所以同时她也掌管着丰收、富饶。

以及……嗯……夜生活。

贝斯不经意间，视线从一面壁画上略过，粗狂的画法下，两个小人各种姿势，扭的难分难舍。

甚至，还有两个都有丁丁的小人，各种姿势，特殊部位用极其夸张的描写手法，同样扭的难分难舍。

贝斯：“……”

不愧是民风开放、老少爷（娘）们坦蛋蛋的古埃及啊~

牛批！

黑坨坨的喵大爷，刚暗搓搓将两小人一个姿势不落的看完，就发现抱着它的涅菲斯已经停下脚步，同时三角猫耳一抖，听到有个老头，操着呕哑的嗓音说：

“涅菲斯大神官，请将猫神放在神像下。”

贝斯一下转过头：“喵？”这么快轮到我了？

它被涅菲斯放在有人半身高，铺了精美蓝色编织毯的桌子上。它背后，就是还要更高一些，坐在神座上，猫头人身的月亮女神贝斯特。

‘高高在上’的贝斯蹲好，望着下方穿了黄金铠甲，俊美不凡的法老王约法尔，‘人’字猫嘴翘了起来，小尾巴唰唰摇。

贝斯：喵嗷——铲屎的看我看我！快看我！

刚才它就想看穿黄金战衣的约法尔正面，可惜没机会。

最新最全的小说尽在饱和小说网：BAOHEXS.COＭ

金羽毛般的睫毛掀开，表情冷漠而庄严的约法尔仿若听到，抬头将他冰蓝的双眸，落在贝斯身上，双冠下的铂金长发略过无暇冷白的面颊。

被盛世美颜一击必中的贝斯瞬间窒息，心想：淦！这爷们我他妈太可了！

贝斯冲着约法尔激动不已，超小声地“喵~”了一下。

铲屎的——卧槽我爱死你了！你最帅！！！

我要给你打电话打到欠费！

爱老虎油！

约法尔看见他那只黑的看不清轮廓的猫，兴奋的用爪爪踩了两下地面，莹绿猫眼冒着光，满满地倒映着他，像是要飞扑到他胸口似的。

他五感敏锐，很简单的听见了贝斯兴奋的夸赞。

小东西……

就这么喜欢我？

约法尔站在原地，手持权杖和宝剑，私下有‘征服王’之称的男人目光凝视着贝斯，冰冷而锋利的气场升温，丰润好看的唇，缓缓翘起了一边唇角——那是一个标准的王者的笑。

矜持、高傲，同时眼底带有一丝丝包容和温情。

真真正正的俯视众生，凶悍到连微笑这种小事，都像是掠夺前的冲锋号！

贝斯：“……”我不行了、真的、快给我吸口氧！

突然感觉自己有点抖m天赋的喵大爷想，如果能把脸红表现在毛发上，那它现在一定是标准的、黑煤球上贴俩高原红表情包。

黑坨坨羞涩ing.JPG！

可还没等黑坨坨小怪兽羞涩完，光头没眉毛的老祭司，目光扫过黑猫的耳朵和脖子，转头不满的质问涅菲斯。

“涅菲斯大神官，猫神身上为什么没有佩戴祭祀用的黄金首饰，难道你还不如一个卡祭祀（最低级别祭祀）了解仪式内容吗？！”什么？

贝斯一怔。

神台下的涅菲斯还是得体的微笑脸，说：“我确实知道这一点。”老祭司：“那你还这么干！涅菲斯，你是在藐视月之女神！”涅菲斯继续微笑：“不，您想多了大祭司，快开始吧，很快就到‘月始’了。”“你——！”

老祭司盯着涅菲斯的笑脸怒火中烧，浅褐色的老脸越发阴沉。

这个该死的女神官！

自从新王坐上王位后，仗着新王约法尔对神官集团的偏爱，和对祭祀集团的冷漠，就开始越发不把他放在眼里！

神官和祭祀完全是两个事。

神官出身一般是聪慧、修行刻苦，或者继承了前代血脉力量的祭祀中选拔出来的。

选拔出来后，他们就再也不属于祭祀集团，等级有高有低，但不完全受贵族血脉影响，平民也能成为大神官。

他们的任务就是沟通神明和法老王，帮助法老王的统治出谋划策。

大神官可以代表法老王掌管权利，参与或处理朝事。也就相当于法老王的智囊团‘锦衣卫’‘私人下属’。

而祭祀阶级有高有低，低阶大部分是平民，但是高阶祭祀都必须由拥有王室血统、智慧的长者继承。

他们不能擅自离开神庙，却可以称得上神庙管辖者统领者，控制一切相关祭祀和典礼，甚至能影响法老王的决策！

现在这位月神神庙大祭司，就是先王亲姑姑的儿子，约法尔的叔叔。

先王在位时，十分听信他的话，也亲近祭祀集团，要不然约法尔是王子的时候，先王也不会因为掌管太阳神拉神庙的大祭司一句话，就……

老祭司恨恨的想：‘肯定因为新王约法尔，还因为那个预言恨着祭祀们，要不然也不会让一个女人踩在他头上！’【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黑坨坨继续在俊美的法老王腿边跳！

贝斯：铲屎的——爱老虎油！法克密！

法老王脚步一顿，然后拎起了黑坨坨的后脖颈。

他认真的问：什么时候\*你，现在吗？

贝斯：……

【今天二更，稍晚修文，谢谢体谅，严肃脸笔芯】】第25章 互宠

猫神不带耳环和鼻环……是这么严重的事儿吗？

猫神代表了月之女神，所以说猫神不穿戴好就等同于月之女神没穿戴好？？？

贝斯有点害怕，它是真的不想往自己耳朵上扎那么大耳洞，给鼻子搞个第三个出气孔，但要是因为这个导致涅菲斯挨罚，那它宁愿打。

疼就疼，奇怪点就奇怪点，只要不连累别人就行！

光秃秃满脸褶皱的老祭司散发着怒意，看上去不想善罢甘休，贝斯焦急看看涅菲斯，又看看老祭司，正想主动承担错误。

约法尔说话了，“它不仅是猫神。”宝石断面般锋利冰冷的眼睛凝视着老祭司，“它还是我的宠物。”老祭司眉心拧成了深沟，“王，您不……”能这么做。

他说到一半就被约法尔打断。

“我是埃及的主人。”

身穿铠甲的法老王脸上仍旧没有一丝愤怒的表情，可他冰蓝色瞳孔里有幽幽光芒跳动，美丽的皮囊下仿佛生存着狰狞的恶兽，随时能撕破皮肤，挣脱出来！

他说：“所以，我不允许的事情，就算是神明也无法更改。”更何况，你只是神明的仆从。

他又说：“自从我坐上王座，违背我的人，只有一个下场。”至于是什么下场，众人早已从他渐渐紧握宝剑的手了解到了。

“……”

全场一静。

当约法尔说完这句话，空气凝固了，连弹奏乐器的女祭司都弹错了一个音。

贝斯艰难咽了口唾沫：……杀气，卧槽有杀气！我毛都站起来了！

大祭司更被盯的全身一颤，愤懑不满的表情被涌上来的惊恐代替，眼珠死死盯着约法尔，瞳孔看到什么可怕事物一样紧缩。

他嘴唇蠕动了一下，好似还想再说什么，不过最终，他垂头错开目光，握紧了手中的法杖，退到了一边。

约法尔也收回视线，那种恶鬼猛兽般的恐怖压迫感随之消失。

空气和断掉的演奏声重新回归。

有种在鬼门关溜了一圈儿的众人闭紧嘴巴，假装自己是根木头。

贝斯扭头狂舔自己的爆炸毛。

黑坨坨：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舔毛——我紧张！

仪式正常进行。

不过这回老祭司再也没说多余的话，除了必要的台词，众人就像是哑巴了一样。

一直笑眯眯的涅菲斯边让人去请两位公主，边用目光扫着老祭司，内心冷笑。

贝斯是只现代喵不知道，以为是因为它才引起了不必要的争执，但是涅菲斯和其他人怎么不清楚，猫神佩戴首饰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事，不过是老祭司故意找茬的借口罢了。

这些年约法尔继位，这帮祭祀们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跟那群老臣一样看不上新王已是众人皆知。

况且面前这个老东西还是出了名的小肚鸡肠，之前约法尔拒绝了他来抱猫神，肯定是让他当成了约法尔在羞辱他。

这下被收拾了吧……

涅菲斯淡淡收回目光：呵，活该。

……

复杂仪式终于举行完毕。

黑坨坨蹲在软垫上，有点不敢看目光落在自己身上的约法尔，毕竟铲屎的虽然帅，可是他放杀气也放的很流弊！

在老祭司呕哑的祝词中，偷青被发现的两位公主并排冲贝斯走了过来。

贝斯这才敢抬起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两位公主：涅尔塔丽、巴特拉娜。

贝斯虽然没见过前面那位，但是好歹看过巴特拉娜，巴特拉娜虽然做了对不起它家铲屎官的事儿，可她是个身材非常火辣，凹凸有致的大美女！

可现在呢。

贝斯目瞪口呆的看着全身都披着厚重白纱，越走越近的俩人。

“喵……”

卧槽……

这俩包裹的严严实实，跟木乃伊诈尸了的玩意是啥啊？

脸呢？

脸都尼玛缠了好几圈纱布！不勒得慌？？？

还有这腿，竟然能迈开裆劳资也是佩服……

贝斯内心复杂：这俩公主是有多不想嫁给约法尔啊，竟然弄成这个德行。

其他人也是满脸扭曲震惊，显然也没料到这俩公主cosplay木乃伊，很快，他们又不由自主望向冷漠站在原地的约尔法。

大臣：坐等王生气。

大祭司：哈哈哈，女神显灵！

涅菲斯：这俩蠢货……

大家都等着法老王发威，可约法尔并没有，甚至抛开最开始跟贝斯的互动，和那句杀气毕露的话，他眼皮都没抬。

看别人热闹似的，看着两位公主来到了贝斯面前。

祭祀仪式很麻烦，选后却简单。

两位公主将唯一没有缠上布条的左手同时伸向了贝斯，如果作为猫神的贝斯主动把爪子放在谁手上，谁就成功入选。

听上去草率，但贝斯知道了猫神其实真有神奇能力以后，就不觉得不靠谱了。

扫了一眼它家观众一般的铲屎的，在低头看看面前的两只手。

涅菲斯来之前已经告诉它必须选一个了，是谁不重要，可贝斯还是有些不是滋味。

这俩女人都不是啥好东西啊！

她们给铲屎的带了绿帽子！

黑坨坨喵大爷心里闷的慌，慢吞吞低头嗅了嗅两人的手。

这一闻，一股辛辣恶心，堪比生吃一吨芥末的刺激味道直冲贝斯天灵盖，瞬间好好一只喵，猛地向后仰脖子。

瞪大眼珠紧缩脖子，猫耳向后，愣是做出了‘老妈你把我头发扎太紧了’的造型！

“阿嚏！嗷呜嚏——！”

贝斯嫌弃的后退，呲牙咧嘴直打喷嚏。

这味儿，两位多少年没洗手是咋地。

太上头！

它仰头翻了个白眼，没想到会看到，只露眼睛的巴特拉娜和涅尔塔丽发现它做出嫌弃的表情后，眼底全是喜意。

贝斯愣了。

它脑袋里回忆起巴特拉娜和沙耶的话：【有种特殊的香料，猫最讨厌那个味道……有了它，猫神不会选你的】猫神不会选你的。

所以她俩都涂了。

只因为不想嫁给约法尔，所以故意穿这么猎奇，故意涂抹猫咪不喜欢的香料。

\*

贝斯：“……”它沉默盯着这两只女人柔软的手掌。

心想：凭什么？

凭什么你们这种人倒是先嫌弃约法尔？

它想起巴特拉娜说的那些话，想起王座上被大臣孤立的王。

想起它刚穿来后，约法尔每日穿成阿拉伯妇女坚持喂它小鱼干，忍着过敏，温柔冲它微笑，亲吻它鼻头……

明明他那么好，你们却私底下给他戴绿帽子。当着所有人的面做出这种事，宁可丑也不想嫁给他，让所有人看一个王的笑话，羞辱他！

妈的……

钥匙三块钱一把，五块钱两把，你们配吗！配几把！

怒火烧上脑门，黑猫莹绿的猫眼猛地锋利！

贝斯磨磨牙，爪子弹出倒勾指甲，定准了眼睛里笑意最深的那个老娘们，冷笑着狠狠挠了下去！

“喵嗷——！”

呵，让你笑！

就特么你了！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两人同时开口

贝斯面无表情，约法尔杀气四溢。

“他是我的主人，”“它是我的宠物，”

所以————

“我不准任何人欺负他（它）！”

【晚点修文，谢谢体谅，严肃脸笔芯】

第26章 我超凶！

“啊！我的手——”

神圣庄严的神庙里，手背喜提三道深深伤口往外崩血的女木乃伊，发出一声尖细短促的惨叫。

看不清是谁，包裹严实的女人捂着手蹲下去。

周围的大臣祭祀，以及涅菲斯因为贝斯突然的一抓愣住，表情惊讶。

约法尔蹙眉，目光落在因为发怒不断呵气，后脖颈毛全炸起来、看上去膨大一圈的黑坨坨身上。

他想到什么似的，眉心舒展开，嘴角勾起小小的弧度。

小东西，凭你也想护着我？

想啊。

贝斯不知道约法尔在想什么，不然它一定会这么回答。

至于现在，它莹绿猫眼里只有愤怒和小小的得意，惨叫的女人听声音像是巴特拉娜，就是鬼混被它亲眼看到的那位。

贝斯：嘿，看来我运气还不错，一抓就抓着她了！

把自己包裹严实的巴特拉娜痛的蹲在地上缓了半天，她同样震惊不解，但是随后看着自己的血染红纱布，她第一时间想的就是站起来狠狠反击回去。

她是公主！是贵族！不论谁都不敢弄伤她！

这么想着，巴特拉娜也这么做了，她猛地站起来，死死盯着那只冲她呵气的黑猫，高高扬起手。

“你这个该死的猫！”

她怒吼一声就要落下巴掌。

但贝斯根本没在怕的，它现在好歹是一只猫，普通人类根本没有它灵活，比速度黑漆漆的喵大爷能瞬间跳开，然后挠死这个渣女！

“喵嗷——”

——淦！来啊，你看爸爸怕吗！

贝斯一下后腿站起来，两只前爪‘biubiu’弹出指甲，猫眼闪着凶光，变粗的尾巴有力甩动，蓄势待发的呲牙，很凶很匪的发出低低的嚎叫。

再加上贝斯是体态优雅纤瘦，却差不多跟狞猫差不多大的古老猫种，骨架还没长开也有大猫的雏形，脸又细，这么个表情，就——

嗯，很凶。

很怕怕。

贝斯呲牙怒瞪：‘嗷——好男人不打女人，但我特么不是人！今天我非给你这种凑不要脸的挠个纹身！’

‘嗷——来，互挠！’

巴特拉娜被凶神恶煞的黑猫唬的一愣，对视着那双鬼火般莹绿色幽幽猫眼，要落下的手掌怎么都落不下去。

这猫疯了吗？

它会不会在挠我？

受伤的手钻心的疼，巴特拉娜终究还是没动手，气恼的去看身后的众人。

“亲卫呢？祭祀呢？！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没见到我被这只猫挠伤了吗！把它给我抓起来！”

音乐再次停下来。

空气死了般寂静。

所有人眼神注视的方向不是受伤的巴特拉娜，而是约法尔。

然后他们就看见，俊美如神明之躯的法老王，一身英气凛然黄金铠甲王冠。

盛装之下，悠闲惬意的望着他那只行凶的黑猫，唇角勾着，眉眼温柔，笑的像农夫山泉——有点甜。

涅菲斯：……

大臣and祭祀：……

大臣and祭祀：我们又瞎啦？

没人搭理，巴特拉娜自然也顺着众人目光看到了约法尔，但她亲眼看到了约法尔如何虐杀先代王后，从那时起，巴特拉娜就打心底惧怕他，就算他现在是笑脸，巴特拉娜都觉得是恶魔的笑容！

她瞳孔被烫到了一般快速移开眼，底气不足的又冲老祭司发火：“祭祀愣着做什么，难道要让身为王室血脉的我继续流血？猫神是随便一只伤人的野猫也能当的！？”

“……”

公主是仪式结束后才有资格进神庙的，所以不知道先前约法尔和老祭司的对话。

被她怼的老祭司气到握不住法杖，心里怒骂：这届王室都不是好东西！

大臣们闭紧嘴不出声。

亲卫只听法老王一个人的。

另一个公主见自己没事，巴特拉娜倒霉，心里正偷着乐呢。

他们都等着王开口，可他们王，正在用眼神撸猫……

“你们、你们……”

没人搭理的巴特拉娜既尴尬又恼火，浅褐的脸皮涨的通红，当然，因为她裹得严实，大家也瞧不见。

黑坨坨喵大爷冷笑一声，站累了，趁着敌人没回头，爪子撂下来歇会儿。

最后还是涅菲斯站出来，有心给她放个台阶，温声劝阻：“仪式正在进行，公主殿下，请您暂且先将仪式举行完毕。”

谁知巴特拉娜踹开台阶，低吼：“这明明就是祭祀们的责任，为什么我要忍！”又不是什么大型庆典和祭祀，她有什么不敢说？！

涅菲斯嘴角一抽：“……”给台阶不下，这公主为什么蠢的这么真实？

还找大祭司要说法，你认为王会允许？

就在你没进来的半个小时前，那边站着那位法老王，差点为了他的猫，抽剑把祭祀老头剁了你知道吗？！

躺枪的大祭司也委屈，磨牙道：“……猫不是我们神庙的！”这锅我们不背！

巴特拉娜闻言冷笑：“不是神庙的算什么猫神，这只该死、愚蠢的猫到底是谁的！我要处死他！”

作者：爱小说，爱饱和小说网：baohexs.com，十万本小说等着你

女人尖细羞恼的质问回荡在偌大神殿。

“…………”

大臣表情扭曲，老祭司忿忿不平。

涅菲斯直接捂住脸翻了个白眼。

“到底是谁的猫，不敢承认了是吗，呵呵。”

巴特拉娜眯着眼，眼神如小刀子似的环顾全场，没有人抬头看她，她正要问第二遍。

她身后眼神撸猫，俊美的法老王扭过头来，面无表情冷的一批。

他嗓音带冰渣子，说：“我的。”

又说：“你有意见吗。”

“……”

巴特拉娜僵硬回头。

正正好撞进约法尔冰蓝双眸里，他手握宝剑，问：“你想杀谁。”“……”

巴特拉娜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频率哆嗦起来。

神台上的黑坨坨看着看着。

忍不住‘吭哧’一声，笑出猪叫。

……

最后，两位公主是让涅菲斯派上来的侍女请下去的。

大祭司皱眉问约法尔：“……这，猫神也没选啊。”约法尔：“选了。”

大祭司：“……”Ｙ。Ｘ。Ｄ。Ｊ。

约法尔冷漠脸：“贝斯特不是将手放在她手上了吗？”黑坨坨：喵——就是就是！

大祭司：“……”你管这叫‘放’？这明明就是挠！

有些无语的大祭司老脸漆黑，简单结束了这场从一开始就莫名跑偏的仪式，恨不得早点回家，真不想再瞧见新王的脸。

仪式结束就是晚宴。

大臣们跟随法老王返回王宫，举行仪式选后的约法尔会宴请所有大臣，美食美酒，舞姬歌女，吃喝玩乐够了，第二日一般都是休息一日，不上朝的。

这一类事物也有涅菲斯负责，他们回去前，涅菲斯就让侍女回去与宫中通讯，选后结束，尽快准备晚宴。

所以当约法尔率领众人返回后，直接就坐上了会客大殿的首座，其他人按官阶排座，一人一张软座矮桌。

年轻美貌的侍女端着珍馐美味，一阵香风扑鼻，衣裙轻飘飘地上菜。

贝斯看着这一幕，想的却是约法尔和他心腹说的话，黑坨坨窝在涅菲斯怀里，刚才还能凶别人，现在却乖乖变成了小怂猫。

要干大事了要干大事了干大事了……

贝斯满脑子都是这句话，心脏扑通扑通狂跳。

他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就知道一会儿可能会发生将被刻画在埃及历史上、未来历史课本的大事件！

而它竟然能以猫的身份亲眼见证，这场法老王以及大臣的血腥权利斗争！

一会不会见血吧……唉，肯定会，要是太血腥了怎么办……憋了大秘密却不能说的激动，让它不由得去观察在场所有人的表情。

大臣们吃吃喝喝，显然没防备，让它佩服的是里面有不少倒戈站到约法尔阵营的大臣，竟然也面不改色心不跳，没露出半点马脚。

涅菲斯微笑着，时不时有女官上前，她作为大神官要管理宴会流程，无人怀疑这份普通日常，和她们交谈的内容。

过了一会儿，涅菲斯忙碌起来，就把它放到约法尔身旁，黑坨坨很识相，直接隔条缝儿蹲在它家铲屎的腿边。

看约法尔仍旧一身铠甲，手握黄金酒杯饮酒。

贝斯：……这群大臣就不想想，约法尔都没去换过衣服，满身肃杀，难道和宴会搭配吗。

想着，想着，头上落下来一只戴了盔甲指套的手，压塌了它两只三角猫耳，卡在脑壳上来回抚摸了两下。

硬硬的。

贝斯仰头。

目光撞进冰蓝色宝石切面里。

“记得待在我身边。”约法尔垂视它，嗓音沙沙的，停顿了一秒后说：“如果你怕，也可以躲回我的寝宫。”黑色小怪兽长大猩红的嘴巴打了个呵欠。

“喵~”我是有点害怕啦。

贝斯很坦然接受了自己怂的事实，拉长语调再‘喵’了声：但我还是想待在这里。

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和你待在一起。

作者有话要说：喜欢小说的欢迎访问：饱和小说网 baohexs.com

在它心中，虽然约法尔的分量还没到达亲人老婆那么重，可都‘同居’了这么久，贝斯早就单方面当他是自己人，好朋友了。

所以它想，就算它没啥用处，起码也留在这里陪陪‘好朋友’

听着耳边喵喵的叫声，约法尔心再一次柔软了几分，唇角凹陷，露出微不可见的笑容。

他手掌轻轻捏住猫耳，揉了揉，触感肉嘟嘟的。

嗯。

很舒服。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约法尔温柔的拔剑：我的猫，有意见吗？

贝斯笑出猪叫：吭哧吭哧。

巴特拉娜：……狗、猫男男！淦！

【我甜吗，嘿。今天去我哥家恰饭，他的宝贝女儿一百天啦，我包个红包，所以今天提前更，三千字，晚上捉虫修文，笔芯】

【贝斯不是耀武扬威的性格，只是单纯觉得朋友被欺负了才挠人的，它平时还是只怂猫】

第27章 他由深渊走来

夜宴上，再一次出现了之前贝斯见到的情况。

几个老臣为首，其余臣子你来我往聊得火热，短短几米上的首座，约法尔又成了孤独的王者。

在老臣们眼中，约法尔是靠血腥手段坐上的王位，他没被他们认可，所以就是个野路子。

平时还不懂尊重臣子，行事方法粗暴凶残，没一丁点让他们满意的地方。

老臣们忌惮他，畏惧他，也厌恶他。

他们试着用对待不满意的王的‘传统’手段对付约法尔，无视新王约法尔的命令，结果却代价惨痛。

心狠手辣的新王二话不说，直接连夜毒死了闹腾最欢的那群，给自持位高权重的老臣们骇的够呛。

之后约法尔对朝事表现出来‘无知’，让他们看似学乖了，实际上为了保住权臣的尊严和傲气，没少在各种事上给新王约法尔下绊子。

就好似现代学校或者公司里的小团体，不敢硬碰硬那就来阴的。

嘿，我们不带你玩你说气不气？

孤立你、不搭理你、臭着你！

然后在时不时在你提议，或者讲话的时候冷嘲热讽几句，挑挑刺，就足够郁闷恶心了。

要是约法尔是个骄傲自尊心强的，也许会跟臣子们斗起来，正好方便他们给约法尔套上‘昏庸’‘暴戾’‘残忍’的恶臭名声。

要是约法尔选择容忍，不跟他们硬碰，老臣们就更开心了，因为他们斗赢了啊！

能打仗怎么了？

安定扩大了埃及怎么了？

论管理国家，玩政治，你就是个弟弟！

当然也有中立派，和隐藏的新王派系想要站出来说句话，但带头老臣们确实在大臣集团里话语权颇高，好多大臣都是他们带起来的党羽。

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个牵连着一个呢。

惹了其中一人，就要受到大部分大臣集团的排挤、下绊子，哪个还敢替新王出声呀？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

他们无视新王习惯了，轻视他习惯了，才没人发现约法尔的不对劲。

贝斯不是没脑子，它生前好歹也是个步入社会的社畜，能明白什么叫杀人不见血，不知道更详细的，也猜得差不多。

铁骨铮铮刚正不阿的文人有。

越是有文化心越脏的也有。

贝斯在研究所的时候，三个小团体还要单拉出来三个二人群呢！

它替约法尔这个优势高兴，又觉得心酸。

感情丰富的黑坨坨仰头，怜惜不已望向它家铲屎的。

结果发现约法尔注视着下面的大臣，眼底隐晦透露着不祥，俊脸冷漠冰冷隐隐散发杀气，像头潜伏的狼。

他两根带指套的手指捏住酒杯杯沿，用一种很帅，很潇洒的姿势抵住鼻梁，嘴唇抿住杯沿，一口口饮酒。

贝斯眼角含泪沉默了会儿，怜惜变成了叹息：唉……长得好看就是厉害！这个死亡角度，下巴鼻孔都帅！

贝斯：我不能看他，我一看他，脑子里全是‘啊~欧巴，法克密！’

它好笑的想，真不知未来约法尔会娶什么样子的女孩，它前世要是有这条件，每天照镜子都能照到眼界赛天高。

不过似乎历史上埃及也有好几个出名的艳后宠妃，贝斯是真的见识过埃及美女，宫中好看小姐姐很多，都是性感而美艳的异国风情款。

就好比现在跳舞的那些舞姬。

贝斯转眼去看穿的较少、画着漂亮妆容，紧贴大臣们翩翩起舞媚眼如丝的妖娆美女们，当她们扭身时不大的布料飞起，傲人身材一阵波涛汹涌。

惊得黑坨坨眼睛都直了，赶紧干咳一声移开视线，毛脸热热的。

……非礼勿视、非礼勿视。

贝斯抱着尾巴嘿嘿笑：“喵~”男人嘛~约法尔要是能找这样的媳妇也挺——

“噌——”

一声清脆的，武器出鞘发出的金属摩擦声突然响起，瞬间摩擦过贝斯耳膜，刺的它一个激灵！

黑猫快速跳起来看过去，而比它更快的是约法尔的剑！

它怔怔地，让一切收纳映照在莹绿色猫眼中，瞳仁缩成黑线。寒光闪闪挥出光影的剑锋，双手捂住喉咙，半个脖子被砍断狂喷血液的漂亮舞姬……

它们在动态视力是人类6到8倍的黑猫眼中如此缓慢，缓慢到能让它清楚看清舞姬死前狰狞扭曲的五官，眼中疯狂的憎恶，和云片般大面积黏糊猩红‘啪’的甩了满桌，给肥瘦相间的烤肉涂了层‘酱汁’后又二次飞溅。

约法尔也被甩了一身血，血点像小珠子从他铂金长发尾端坠下，在俊美冷白的脸擦出一道血痕。

而贝斯坐在他旁边，傻傻的让他盔甲上滑落的血浇了一头。

“滴答、滴答。”

很黏，很热，最开始的几滴被毛毛弹开，后面的都淌在了它脸上。

人血。

和生吃鹿肉不同，这是人血。

终于反应过来的贝斯鼻腔冲上来一股浓浓铁腥味，令它张开嘴一下呕了出来！

它不明白，明明是约法尔要收拾大臣，为什么最后是约法尔遇刺？

这个刚才还在约法尔面前抛媚眼，跳性感舞蹈的女人死了，但她只是一个讯号，大部分舞姬忽然从腰部的腰带摸出了细针，很多扑向了约法尔，剩下的挑着最近的大臣扑了过去！

年老没有什么反抗能力的大臣，来不及反应就成了一具尸体。

年轻的、本来就是武将出身的还能反抗一下或者掉头就跑，但这些女人显然不是普通人，她们身体柔韧，训练有素，动作迅速。

“啊——”

“来人！刺客——刺客——”

“救我，救我我不能死，我、啊——”

“！！！”

一时间，欢快的夜宴充满刺耳的尖叫声。

普通的舞姬惊慌失措跟惨叫的乐师四散而逃，最后被冲进来的亲卫毫不留情用长枪刺死。

亲卫不是吃素的，除了第一个动手的女人，约法尔连动都未动，装饰用的华丽长剑入鞘，亲卫已经围在他身前，剿灭了扑上来的女刺客们。

被刺客追赶的大臣们很快发现了亲卫的勇猛，激动地冲这边跑来，惊慌和希望在脸上交织，以至于有些扭曲。

“快救我！杀了这些刺客！我可是——”

“噗！”

大臣僵硬在原地，缓缓低头，瞪大双目看着胸口刺进来的长枪，血已经晕透了布料。

他张着嘴，嘴唇磕碰几下，似乎要说什么，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终于，前排求救的大臣有的倒下了，是被亲卫亲手杀死的，有的却成功藏到了亲卫的背后，站在约法尔的身侧。

他们脸色也煞白，眼底却透出一股早有预料的安心。

后面的其他老臣脚步一顿，表情复杂眼皮直抽，显然已经明白了什么。

“你们竟然背叛……约法尔你个杀父弑母的畜生！你敢！你竟然也敢！”怒极的老人嘶吼怒骂，最后眨眼惨死于刺客手中。

一个个人，一声声哀嚎。

刚缓过来的贝斯颤抖了几下，赶紧移开目光，它下意识用目光搜寻约法尔。

约法尔已经安稳坐回了座位上，他还像是曾经被大臣孤立那般，独自盘踞一角，睫毛垂下，半眯着双眼，但他的唇角，却扬的很高……

大臣们绝望的声音，让他饶有兴趣的脱掉指套，边看边用白净的手捏起餐桌上涂了‘酱汁’的烤肉，放入了口中，配着酒水，慢慢地咀嚼——

约法尔津津有味地看着，笑着，仿佛观赏世上最美好的事物那般，观赏着大臣们死亡。

他淡粉色的嘴唇染上猩红，衬他冷白完美的脸，好似纯洁美好的精灵突然咧开了直到耳根的嘴，暴露出狰狞可怖的獠牙！

由神堕落，由深渊爬出。

那种目光太可怕了，可怕到让人有种错觉……他是在咬着那些惨叫大臣们的肉慢慢吞食，贝斯觉得它这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幕。

“救我！救我啊啊啊！！！”

嘶哑难听的求救声让贝斯惊醒，它慌张的扭头看过去，一个很眼熟的老臣连滚带爬的滚过来，慌不择路冲约法尔伸出手，抬头呼救。

贝斯这才认出来，这老头是当时猫神加冕时，让约法尔严惩它的其中之一。

他涕泗横流的大喊：“我认输！我错了！王、王！救救我，求你救救我！”

他叫的太惨烈了，贝斯心头直颤，忍不住对约法尔开口：“喵~”

约法尔，他这么大年纪了，不如……

不如把他关起来，或者给他一个痛快，别这么折磨他了——贝斯想这么说。

“嘶——”

约法尔突然抽了口气，让贝斯一愣，止住了话头。

接着，它瞧见约法尔用手虚握成拳，抵在猩红鲜艳的唇边，竟因为对方的惨样，闷闷地、愉悦到不可抑制地笑了出来。

“嗤、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

他的笑还那么好听，并且越笑越扭曲疯狂，越让人胆颤心惊！

简直————就是个疯子！

贝斯狠狠打了个寒颤，有阴冷的东西从骨缝里如同蛆虫那样，令人作呕的往血肉里钻。

这一刻不光是他，还有选择站在约法尔身侧的其余大臣，都为他的笑瑟瑟发抖。

他们心中不由自主冒出了同一个想法，那就是：快逃！

立刻！

马上！

因为这是人类，在面对怪物的本能！

\*

但贝斯没有逃掉，它被约法尔抱起来，放在盘坐的腿间，约法尔温柔的低头用软麻布巾擦去它身上快凝结成块的血。

“你怎么弄的这么脏，我不是让你躲好吗？”约法尔手上的动作很轻，说话带着笑意，和平时心情好抚摸它毛发时一样，“别动，我给你擦一擦。”

“他是不是很好笑，嗯？他曾经还让我严惩你吧……亲卫，砍断他的手脚，让他慢点死。”约法尔淡淡命令亲卫，然后继续低头给它擦毛。

他擦的很专注，布巾染红后，他将布巾扔掉，双手卡住黑漆漆小猫的前爪腋下，将它托起来与自己平视。

贝斯木木的听着耳边砍断血肉发出的钝响，和那个老头的哀嚎，两只三角猫耳抖得不像样子。

蓝宝石切面般的瞳孔映照出半大黑猫。

而莹绿的猫眼上铺了层薄薄的水雾，打湿了眼眶附近的毛。

一缕缕、湿漉漉的……

“怎么哭了？吓到了？”约法尔说，低头轻轻亲吻一了下它的眼睛，贝斯夹住尾巴一颤，赶紧闭上眼，却没有迎来任何疼痛。

吃人魔鬼，显然并不想吃猫。

“好了。”

沙沙好听的嗓音在耳边响。

“别怕，陪我看完。”

他说完，将贝斯抱到怀里，继续微笑观赏起人间地狱。

贝斯把头扎在他胸口瑟瑟发抖，再也没抬起来过，它一介普通人，已经到了极限，在没有勇气看下去了……

怎么结束的，贝斯不知道。

它只知道后来，涅菲斯才告诉他，那些刺客都是涅菲斯按照约法尔指示，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进宫的，她们是其他国的残党余孽，也是大臣们死亡的背锅人。

当在约法尔死亡名单上的大臣死光了，亲卫就杀了那些刺客。

而那日来王宫的几个男人，当夜带兵潜入了榜上有名的大臣家，将他们的私兵、亲属、财富等，一把火烧的干干净净，什么也没剩……

这件事过去半个月，约法尔将所有安排妥当，才对外透露出风声。

至此。

一场由王屠戮众臣的血腥事件，成了历史上简单几笔，无足轻重地、对于极具传奇色彩的埃及征服王——约法尔·孟菲斯二世的一场刺杀罢了……

【作者有话说：这个文，我有点野心，嘿嘿，想要写长一些。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也谢谢投喂的推荐票月票和打赏，喜欢就收藏一下吧~良心作者不坑人啦，嘻嘻。

【晚点修文，改一下不合适的地方，在捉个虫】

第28章 深宫怨喵

自宴会之后的一个月，贝斯没在从寝宫床上看见过约法尔。

他不分昼夜忙起来，白天在王宫议事厅，晚上在偏殿继续伏案处理报告文件，夜深了就干脆住在了偏殿。

约法尔并没有娶后。

贝斯听他冷漠、轻描淡写私下处理掉了巴特拉娜，和涅尔塔丽两位公主后，宣布立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巴特拉娜’为王妃。

之前倒戈新王的大臣们自觉受到了欺骗，多有不满，可不知公主已经死了的大臣们想：王好歹有个王妃，迟早也要有王后的。

况且木已成舟，他们从夜宴后，心中对约法尔充满了畏惧，只能默不作声吞下怨声，选择沉默。

朝中多了很多生面孔，他们对约法尔唯命是从，而宫中那些为了稳住大臣，留下来的各个眼线也消失了。

本来贝斯是没有感觉的，直到它有一天醒来，发现连王寝宫中的侍女都少了大半，才明白之前约法尔每日过的有多难。

他表现的太轻松，太随意，让人看不到他身上的枷锁，看不清有多少豺狼虎豹睁着眼睛，在他身后死死盯着，伺机撕咬捕食！

除去了这些人，这一个月约法尔的改变让贝斯陌生。

俊美的脸还如往日，可他的笑容少了，之前他偶尔还会说笑调侃，甚至能干出调戏猫这样的事。

比起其他的，人们会更优先注意他优秀的面容。

但如今，曾经放松随意的王成了贝斯脑海中一个虚幻的影子。

铂金长发，头戴双冠的约法尔像冰雕般冷酷，苍白。毫不遮掩他的强大，仿佛抚摸他的脸庞，都会被割伤。

贝斯蹲在地上，仰头静静看他走过，挺拔的背影上，铂金发尾划出锋利弧度、披风随跨开的脚步甩动卷起，无畏而肆意。

他笑容不见了。

可他自由了。

贝斯心里有些难过，觉得现在陌生的约法尔就像走出它视线那样，离它越来越远。

“喵~”

唉，又是铲屎官不在的夜晚啊……

黑漆漆的留守儿童喵大爷瘫倒在王榻下的软垫上，撩开眼皮懒洋洋扫了眼空荡荡的床，空寂寞冷地叹了口气。

“喵嗷~”

他都多久没撸劳资了？

喵大爷伸直了爪丫丫，掰着猫爪瓣数，数完了后忿忿不平瞪圆莹绿猫眼：什么？！都十五天七个时辰零三十分钟啦？！

好像十五天七个时辰零三十分钟前也就只摸了一下！就一下！

曾经跟劳资甜甜蜜蜜，又是隔空撸猫，又是过敏也要亲亲，小东西小宝贝的叫，现在呢？

有了事业就忘了喵！

呵，男人。

嗷呜啊呸！

贝·深宫怨妇·斯抱住尾巴当成约法尔一顿扑咬，咬够了抖抖毛，憋闷的离开软垫，不紧不慢溜达到门口。

“喵~”快给我开门，我要离家出走！这日子猫没法过了。

贝斯冲一左一右站在紧闭大门内的侍女叫，可两个侍女垂着头看它，面无表情的驱赶，“抱歉贝斯特大人，没有王的命令，您只能在寝宫活动。”

贝斯：“喵！”我都被关了一个月了，他到底什么意思？！

丫的软禁一只猫，有毛病吧。

侍女嘴唇紧抿，说了一句话后装作看不见贝斯，表示你随便喵喵，反正就是不给开门。

气的贝斯绕着窗户走了一圈儿，寻找破绽。

但没啥用，就连窗户都站着侍女，守的死死的。

侍女们：想出去？呵呵，有本事你穿墙。

贝斯：“……”它还真不会。

黑坨坨颓废的回到软垫旁，‘咣当’一下躺尸，将自己滩成废喵。

它真不知道约法尔怎么想的，那天开始就把它关在了寝宫，他忙得脚不沾地，也不让猫出去潇洒。

贝斯也试着反抗过，比如说利用自己黑的像黑洞这个优势，藏在什么地方，假装跑出去了，谁知道新来的这批侍女根本不上当的，就守着门窗。

连以前照顾它的阿琳娜老女官，现在也只有吃饭的时候能进来。

贝斯就这样窝吃窝拉被关了半个月，最后实在忍不住，在阿琳娜给它喂食的时候掀了猫饭盆！

黑坨坨(艹皿艹)：喵嗷——绝食！饿死我算了！你们关住了喵的肉体，关不住喵的灵魂，我死了就变成猫鬼飘出去玩！

阿琳娜：“……”

哭笑不得的老女官劝了几句，无奈离开。

结果晚上的时候，约法尔就回来了，那是这么久以后他第一次回来，裹挟着一身埃及天气的燥热，进门以后一句话不说，就坐在软垫上盯着怂成球的贝斯吃饭。

贝斯真的很怕这个样子的约法尔，乖乖啃完鱼肉，屁都不敢放一个。

吃完了，约法尔扬起后显得锋利的长眉才平下来，揉了一把贝斯的猫脑壳，又一言不发的扭头走了。

“……？”

不是，你就这么……走啦？

啥意思啊？

贝斯一头雾水，没搞懂约法尔这是什么操作，不过后来它再也没绝过食，怕挨揍。

现在距离那次正好又是十五天。

就在贝斯以为今天也要是成为深宫怨喵的一天时，外面忽然传来窸窸窣窣零碎的声音，然后让贝斯头疼不已的门就开了！

卧槽！门开了！

贝斯激灵一下蹦起来往外看，不一会儿，一个陌生侍从打扮的男人，就在亲卫的跟随下匆匆走进来。

他一直走到贝斯面前，嘴巴里快速念叨一句：“贝斯特大人，是涅菲斯大人让我来的，请您跟我来！”

他说完将还没反应过来的贝斯直接抱起，扭头就走。

那着急的……愣是将贝斯的屁股当成头，头当成屁股，抱反了。

打头朝下的黑坨坨：“……喵。”那啥，大兄弟，你看看嘿！那是劳资的屁股！

侍从听到猫叫一怔，低头看见的不是猫眼睛，而是小菊花，才意识到抱错了，慌张的将贝斯换了一头抱。

“非常抱歉贝斯特大人！”侍从脚步不停，口吻充满歉意的解释，“您实在太黑了，我刚才没分清。”

贝斯：“……”

喵大爷磨牙，……很好，涅菲斯的侍从是吧，我记住你了！

等到了约法尔处理国事的宫殿，贝斯看到了在外面等待的涅菲斯，侍从一把将贝斯递给涅菲斯，才松口气。

【作者有话说：今日二更，晚点捉虫，多谢体谅，严肃脸笔芯】

第29章 解围喵

“贝斯特，等一下就靠你了！”涅菲斯漂亮的脸蛋苍白，眼底乌黑，显然最近跟着约法尔熬夜加班，没怎么休息过。

她把贝斯举到眼前，急匆匆说了一句莫名的话。

“喵？”

——什么？

贝斯摸不着头脑想要问，涅菲斯就炮语连珠的打断了它，“之前与两位公主有染，叫沙耶的那个男人跑了，而且他并不是奴隶，而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奸细！”

贝斯一怔。

涅菲斯又说：“这个男人是夜宴那天逃走的，也就是说他知道我们的行动，他最开始是柯诺波将军妹妹买来的奴隶，从王宫逃跑后，他找到了柯诺波将军的妹妹，说服了对方偷走了柯诺波将军的令牌，和他私奔，但是……”

涅菲斯语速惊人，到此刻却顿了顿，眼神紧紧盯着贝斯，给贝斯盯的都紧张了，才说：“但是，我们的人追过去后，发现了柯诺波将军妹妹的尸体，就在离城墙不远的地方。”

“……”

“对方并不是觉得带着女人不好逃走，而是根本就存了杀心！我们在身体上面发现了一封沙耶留下的信。”

贝斯咽了口唾沫：“喵。”什么信。

涅菲斯抿了抿嘴唇，眼神闪烁回避了信的内容，只说：“是一封挑衅的信，也是因为这个，我们才判断对方是奸细，而且身份肯定很高……王看了信勃然大怒，柯诺波将军现在正在里面跪着，他是跟随在王出征，忠心的将领，王有心处死他————贝斯特我需要你阻止王！”

“……”

哦，阻止……

不是、等等！你说需要谁？

贝斯瞪大了猫眼，“喵嗷——”我是一只猫，不是人！更不是他宠爱的老婆啥的，你让我阻止不是在开玩笑吗！

涅菲斯：“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现在到王的身边，让他冷静下来就可以，王最宠爱你，也只有你贝斯特！”

贝斯叹口气：“喵嗷~”我阻止不了，约法尔他早就……不喜欢我了……

它自己说完，心口泛起一阵酸涩。

“不喜欢？”涅菲斯皱起眉，“怎么可能呢。”

“喵！”怎么不可能，贝斯垂头甩尾巴，“喵呜~”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也不回寝宫了，难道不是吗。

就算忙，以前他走哪里还让侍女把我带到哪里呢。

“当然不是！”

涅菲斯斩钉截铁的否认，让贝斯诧异地抬头眨眼瞧她。

“王之所以关你，不在带着你，不是因为讨厌你。”涅菲斯板着脸，面容苍白，“而是因为那天以后，你看着王总是害怕，王怕你逃跑，所以才把你关在了寝宫。”

“……”

这个回答，是真的将贝斯惊讶到了。

它心虚的移开视线，吞吞吐吐：“……喵。”

我，也没怎么怕他啊。

涅菲斯挑挑眉，“嗯？”

贝斯：……好吧，是有辣么亿点点。

但他关我的理由，我是真没想到是这个！！！

涅菲斯没空理会贝斯的废话，生怕进去完了一步，柯诺波将军就被处死了，“贝斯特，你要相信自己在王心中的重量，走，我们进去救人！”

说完，涅菲斯严肃的表情立刻变成了一张笑脸，抱住贝斯刻不容缓的推开了大门往里走。

贝斯闭上嘴巴，选择积极配合。

等靠近了宫殿深处，贝斯也看见了它消失好久的铲屎官。

空气死寂，骇人的压迫感缠绕在另一边，地上垂头单膝跪着一个男人，看不清脸。

脸上除了怒火，还透露些疲劳的约法尔盯着他，丰润的嘴唇抿成紧绷的线，目光阴冷恐怖。

约法尔下手旁一侧，还站着上次贝斯见过的，那个明明笑眯眯却不像好人的男人。

当涅菲斯再次走进来时，他们的目光自然落在她身上，同时也瞧见了她怀里的贝斯。

贝斯：“……”杀气！还乘以二了！

作者：爱小说，爱饱和小说网：baohexs.com，十万本小说等着你

天生张了长笑脸的布雷顿，看见涅菲斯怀里的小黑猫眼神闪烁，瞬间为跪着的柯诺波松了口气。

发现探头探脑，折着三角耳的黑猫，约法尔那种阴森怒极的表情缓了缓，但声音还冷的直掉冰渣。

“理由。”约法尔问涅菲斯。

涅菲斯面不改色的微笑，“王，是侍女告诉我贝斯特病了，这两天关的精神也不好，我怕出事，就让侍从直接把贝斯特带过来了。”身体倍棒吃嘛嘛香的喵大爷：“……”成吧。

它配合的翻白眼，吐出舌头耷拢到嘴边，一副口歪眼斜的样子，虚弱的拉长声音喵了两嗓子。

约法尔听到虚弱无力的猫叫皱眉，伸手，“把它给我。”“是。”

察觉到王不在释放杀意，涅菲斯松了口气赶紧轻手轻脚上前，将怀里的黑猫递过去。

贝斯保持住自己‘病猫’的身份，挺直四条腿，梅花肉垫朝天，从涅菲斯怀里滚到了约法尔怀里，哈喇子糊在他纯白的衣服上。

约法尔抱婴儿一样双臂托着贝斯。

不过当垂头看清黑漆漆猫咪滴流乱转的猫眼，和口歪眼斜的夸张模样时，他立刻就知道这小东西是在装病。

贝斯带死不活的哀嚎：“喵~”哎呦我好痛，也不知道哪里痛，反正就是痛，哎呦~妈呦~难受呦~约法尔压了压想翘起的唇角，问：“真病了？”贝斯狂点头：“喵~”真哒真哒，你看我这舌头，应该是老吃鱼中风了！

约法尔捏住它爪爪上的肉垫，挑眉：“可你的爪子并不热。”“喵！”

我心热！烧心！

“怎么会烧心？”

“喵……”

这个、这个……

贝斯忍不住去看涅菲斯，涅菲斯冲它做了一个‘加油’的口型。

没办法。

贝斯毛脸下滚热，秃噜嘴皮子小声喵喵：

‘我……’

“嗯？”

‘其实……’

“嗯。”

‘我想你想的……’

“……”

半响，它没听到约法尔的回音，于是黑坨坨偷偷抬起头，就看见那对蓝宝石断面里，有阳光照射进去一样，注视着它，耀眼又温柔。

像冰天雪地中，你以为的寒潭，变成了温泉。烟雾缭绕，水汽满满，将映照在他眼中的贝斯，泡在一片令人通身舒畅的温热里。

“小东西……”

约法尔突然倾下身，吓的正对着他出神的贝斯闭上眼，湿漉漉的猫鼻子一热。

原来它被他亲到了呀。

贝斯傻傻睁开眼睛，瞧着约法尔眉眼温柔，唇角扬起时的笑容。

“噗通、”

“噗通、”

“噗通、”

黑漆漆的猫舔了舔嘴巴，忽然觉得口也干，舌也燥。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我有点心动。

闻言，约法尔皱眉：剧情太慢了，我不介意人【哗——】兽。

蠢作者：……

蠢作者：我介意！

第30章 管鬼的

前世今生都是只标准单身狗的贝斯，没有察觉到自己这种感觉的缘由。

也许是吃鱼吃咸了吧。

贝斯舔着嘴想。

它瞪着眼睛看约法尔，毛脸下发烫，心脏跟蹦迪一样跳的欢实。

更多好看的文章：baohexs．com

然后它不知怎么，就是忽然控制不住自己似的，从一只喵喵叫的喵大爷，变成了一只温柔的黑坨坨小怪兽。

窝在约法尔臂弯里，俩爪勾住约法尔的手掌，抱住后腿轻轻蹬几下，一边蹬还一边啃他的大拇指。

黑漆漆的小怪兽小心观察着俊美法老的表情，咬几下舔几下，然后在抱着手蹬几下……怎么稀罕好像都稀罕不够似的。

约法尔翘起唇角，任由它抱着手。不嫌过敏的撸了两把喵大爷的肚子，肥嘟嘟的，无比柔软舒服，一个月没摸了，他确实很想念这个手感。

“不怕我了？”

贝斯‘沙沙’啃他好看的手指，讨好的冲他喵：‘不怕了不怕了，那个什么，你能不能不关着我了呀，我保证不跑。’

约法尔：“真不怕了？”

贝斯：‘真的！比珍珠还真！’

约法尔闻言什么也没说，只是突然收起笑容，冰蓝宝石般的双眸深深凝视它。

好看的人，冷漠起来也非常可怕。

而约法尔的气质是侵略尖锐的，好比永远吃不饱的恶兽，完美的皮囊没有了笑容加持，只留下三米开外生人勿近的王者威势，让人不敢直视他的面容。

“……”

贝斯浑身一僵，当约法尔收敛笑容时，它连舔手手都不敢了。

“这时你说的不怕吗。”约法尔挑眉，心里好笑的捏住贝斯肉嘟嘟的三角猫耳。

“……喵呜。”

……不、不怕！贝斯死鸭子嘴硬，用后脚丫子轻轻滴~轻轻滴~踹了怀里的手掌几下，然后瞪大水灵的莹绿猫眼。

‘你看，我根本不怕的！’

约法尔仿佛在它的眼神中，看到这句话。他失笑，手掌向下捏住了黑猫翘起来的尾巴，示意它看。

嗯？看啥子嘛？

贝斯不解低头，然后就看到了自己的尾巴：一条尾巴尖卷曲，整根直贴在肚皮上，还惊恐盖住了两枚毛蛋、怂猫标配的炸毛黑尾巴。

贝斯：……

贝斯：孙贼！原来是你把我暴露了！

小尾巴：嘤。

诚实的小尾巴将喵大爷推上了尴尬的绝路，贝斯干脆松开约法尔的手，口歪眼斜继续躺尸装死，一脸‘我听不懂人话’‘我脑壳有病’的神经猫模样。

约法尔没有戳穿它，撸了两把贝斯的猫头后，继续将目光落回跪在地上的男人身上。

虽然表情再次冷下来，不过对比之前简直好太多。

没抱着猫的法老王，是披着神明皮的恶魔。

抱着猫的法老王，是套了鞘的利剑。

虽锋利，却不伤人。

旁观的涅菲斯和布雷顿松口气，挺直的后背终于松了松。

约法尔余光扫过二人，对于涅菲斯的小心思，他心里自然清楚，只不过没说破。

“柯诺波。”约法尔淡淡开口。

下首单膝跪地的男人头垂的更低，“臣在。”

“你犯了大错，你的妹妹该死，我不会赦免她，她背叛了身为法老王的我，背叛了埃及，她死后依然会在另一个国度，被亡灵唾弃，神明惩戒。”

“……”

柯诺波抿紧了嘴唇，贝斯从这个角度，只能看他低垂头颅后，后脖颈凸起的圆骨。

“但你不一样，柯诺波。”约法尔怀里抱着猫，眼比月光凉，“你曾经跟随我征战，我不会杀你，不过从今天开始你不在被我信任，你要离开王都，前往边城科里亚。没有我的命令，永不能踏进王城一步！”

边城科里亚是有名的贫瘠城市，居民和未开化的野人一样，甚至不穿衣服也不爱和外人交谈，附近还住着很多没人性的盗贼团伙。

当地城主哪怕是在家里，都不敢安睡，生怕被乱民抹了脖子。

约法尔把几代人都住在王宫，过着安逸生活的柯诺波一族发配到那里，应该说是相当狠了。

不过当涅菲斯和布雷顿听完，脸上却忍不住透出喜意。

因为柯诺波的妹妹，竟然放跑了一个地位高等的敌国奸细，还拿着柯诺波的令牌，按照王以前宁杀一千不放一个的性格，竟然没有处死柯诺波一族，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况且王还没说，不让柯诺波带他的军队去，柯诺波是骁勇的将军，他完全可以带兵过去清扫掉周围的盗贼，命人改善城镇，然后安心在边城当个舒舒服服的城主。

不过是提前养老退休，除去永远离开王都这一点，有什么不好？！！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臣没有。”

“布雷顿，把他带出去。”

“是。”

布雷顿上前一步，想要扶起朋友，但柯诺波跪在地上纹丝不动，突然猛地抬起头，直直的看着曾经誓死追随的王。

他眼眶通红，咸湿的泪顺着还很年轻的脸往下淌，何尝不知，王座上的主人，放过了他和他的家族。

最好看的小说尽在饱和小说网：BＡＯHＥXS.COM

见到这一幕，布雷顿叹口气，没有硬搀扶。

“王……”柯诺波声音哽咽，“无论何时，柯诺波都愿为您奉献忠诚和性命！铭记您的仁慈！”

约法尔头戴王冠，铂金长发下面寒如霜，并不回应。

柯诺波眼泪流的更凶，自己爬起来，脊背弯着，背影透着一股落寞难过，跟布雷顿离开了，注视着他背影的贝斯，这才发现这个陌生的男人长的很高。

这么年轻就被发配到偏远地区了啊。

贝斯有一点点替这个陌生的男人惋惜，但很快，它就没空惋惜了，因为约法尔对涅菲斯说：“准备一下，七日后，启程前往下埃及。”

“遵命。”涅菲斯微笑点头。

他想了想，又看了眼贝斯补充：“带着猫。”

涅菲斯嘴角一抽：“……是。”

贝斯：“……”

猫喵喵？

啃铲屎官手手的黑坨坨停止吃手，不可思议盯着约法尔，心想你作为统治者巡视土地还抱只猫，这像话吗？

约法尔仿佛读懂了它的意思，放在它怀里的手，挠了挠黑猫下巴。

“不是巡视领土，而是在下埃及，一个城主报告城中流传出奇怪的流言，说盗墓贼成功进入了法老墓，在里面盗走了一样神奇的宝贝，并在底格里希底下交易所拍卖。”

他冰蓝透彻的双眸凝视某个方向。

“派去的人抓住了盗墓贼的其中一人，已经确实盗墓贼并没有撒谎，法老墓被闯入是对王室和法老王的侮辱！那件东西也绝不可以落入其他人手中，我必须亲自去把它取回。”

“喵……”

原来是这样，对了，贝斯好奇的抖抖耳朵，问：‘那个宝贝是什么啊？’竟然能让身为王的约法尔出手。

闻言约法尔缓缓眨了下眼，宫殿内的跳动的灯盏，给他背后打了圈诡异舞动的黑影，他凹陷的唇角，在背后的阴影衬托下，分外渗人，他说：

“它就是奥西里斯的亡灵书，也被称为——死者、复苏！”

他说完，灯忽然晃动！贝斯整个猫都激灵了一下。

奥西里斯，战胜了死亡，象征重生与生生不息自然轮回，掌控来日审判的冥神，俗称：管鬼的！

“……………”

贝斯想到它所在的这个埃及，还是个充满真·神明，科学靠边站的地儿后，心肝在约法尔意有所指的笑容里乱颤！

咕咚。

贝斯吞口口水。

妈、妈耶……

亡灵书什么的……呵呵呵，这个名字，光听着就不吉利啊卧槽！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今天之前，我从没发现你还有讲鬼故事的天赋，这口吻，我的妈耶！吓尿了！

约法尔（微笑）：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呢？

贝斯：……尿了，真尿了。

【晚上捉虫修文，不过周六周日，管理大大休息，周日才能审核过】

第31章 猫它长大啦

【尼罗河啊，我赞美你，

你从大地涌出，川流不息。

你灌溉土地，养活了埃及你献出小麦，使众神欣喜。

一旦你的水流减少，人们就停止了呼吸。】

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之河，母亲河。

每到夏季，埃及气候炎热干旱。从撒哈拉沙漠吹来的热风，像火一样烘烤着大地。漫天的黄沙似乎要吞没一切。

这种令人窒息的日子是在每年的五月和六月，要五十多天才能结束。此时，人们每天都在默默地祈祷，盼望着尼罗河水的泛滥。

到了七月，雨季来了。

从北方吹来的凉风驱赶着燥热，尼罗河上游的山区暴雨倾盆，洪水奔涌，水量急剧增加。

尼罗河奔腾咆哮，夹带着大量的腐烂植物和矿物质倾泻而下。在最初几天里，河水完全成了浑浊的绿色洪流。

尼罗河泛滥了。

河水带来的腐烂植物是最好的肥料，土地被染成黑色，埃及人称它为黑色土壤，他们会驱赶猪牛去耕地里踩踏，以便耕种。

尼罗河北临地中海，东濒红海，南邻努比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从地图看，埃及的东西两面均为沙漠，南边有几个大险滩，经过森林和草原。

连接了上下埃及，羽曦读佳在上下埃及未被统一时，上埃及南方的上埃及以蜜蜂为国徽，国王戴圆锥形的白色王冠，以秃鹰为保护神。

北方的下埃及以纸莎草为图腾崇拜，国王头戴红色王冠，以眼镜蛇为守护神。

之后统一，一套专制统治机构逐步建立。法老（国王）是埃及的最高统治者，他头戴红白双冠，意喻上下统一。

就像约法尔。

他有时候会戴白圆锥王冠，有时会戴红的，但大部分都戴双冠。

在约法尔前代，老王曾经一度失去过下埃及，也失去了戴双冠的权利，等约法尔上位，才四处征战，靠着黄金战车扫平上下埃及，重新实现了统一。

但下埃及并不安稳，约法尔时常会受到各种刺杀，其中一半都来自于此。

当那天约法尔说前往下埃及时，身为大神官的涅菲斯就开始奔波忙碌。

想要短时间到达，就需要通过尼罗河，而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埃及方帆船，尤其是法老王适用规格的船船体巨大，这种大船准备起来可是需要时间的。

气势威武的巨形长船破开水面，剪刀般分开水流在船体旁翻卷，击打出白沫。

竖起的帆画着‘鹰捉毒蛇’的图腾。

广阔水面上，有些浑黄的尼罗河水向前崩腾。

没有人会直接垂头直直往下看，因为那样，头绝对会晕。

甲板上，约法尔的心腹将领凑到一起，边嘻嘻哈哈吹着难得凉爽的风，边靠在船边用木桶杯子大口大口喝着酸涩的麦酒讲荤段子。

小山一般高大的索克，眉心有疤、左手还缺了半个手掌的阿贝琉，笑眯眯坏人脸的布雷顿，和其他几个贝斯没见过的男人都在。

“下埃及的女人，头发又黑又长，腰身那叫柔软，怎么折都受得住，绞的人魂都要交代到她们肚皮上。”

“呵呵，对啊，毕竟下埃及盛产女毒蛇，小心你刚爽到一半就被她们勒断了脖子。”

“头发好看怎么啦！腰身柔软算什么？我们上埃及的姑娘才漂亮！胸像两个大面包！”

“噗哈哈哈哈。”

“你说的对哈哈哈！”

几个满身凶悍血气的男人哄笑。

看上去不好惹的阿贝琉此刻表情也柔和很多，他拍了拍小山般索克的胳膊，“嘿索克，你在看什么，对女人没兴趣吗？这么久还没看到你养过女人。”

“我才不抱那些软趴趴的娘们，抱她们还不如抱我的猎狗！”索克闷声说，又把大家逗笑，然后目光盯在某一处指指，“我在看它，王的猫。”

阿贝琉几人顺着索克指着的方向看去，一只黑猫趴在船头的圆形围栏上，黑黑的看不清个头脸，莹绿猫眼直视前方，目光悠闲而深沉。

尼罗河上吹来的风向后抚摸它柔软的毛发，胡须睫毛在风中颤抖，水声阵阵，天色渐晚，让黑猫宛如传说中，将太阳光辉吸入眼中，带来暮夜的贝斯特神。

“真好啊……”

索克憨直的脸上透出喜欢和向往，“我也想有只这样的猫，太漂亮了。”

小山似的索克，是有名的巨人兵狂战士，但是同伴们都知道，这样的索克有着埃及人的通病：

很喜欢小动物，尤其是带毛的。

他这些年养了很多只狗，养狗的仆人和奴隶就二十多个，一个女人和儿子都没有。

但猫却不亲身上有血腥味的索克，见了就跑，被猫嫌弃的索克也就没有养过。

“是很漂亮。”阿贝琉嗯了声，然后看向布雷顿，“这是不是那只救了柯诺波的猫？听说王都快怒到处死他了，结果涅菲斯把它抱过去，让它成功的安抚了王。”

布雷顿笑着点头，“没错，就是它，夜宴前咱们也见过，这猫是只猫神，很有灵性很护主，涅菲斯说它的神谕更是涅菲斯见过最好的。”

“这样啊……那倒是该感谢它。”阿贝琉说，其他人端着酒杯也点头。

柯诺波跟他们都是最早一批，随约法尔征战的将士，这些不拘小节心狠手辣的战士，对待队友就像手足兄弟那样珍重。

“唉。”

索克看着猫，心里更羡慕了。

但那是王的猫，王还那么喜欢，肯定是不会赏赐给他的……高大的索克失望极了，可还是从朋友的盘子里拿了块肉片。

“我去试试！”

喂猫时候摸一下，也是很不错的！

众人看着索克扭扭捏捏，巨石一样‘滚’过去，善意的笑起来，还有几个在他背后小声给他加油，“上啊索克！没准儿这只猫不怕你呢！”

阿贝琉右手握住酒杯，饮了口酸涩高度的麦酒，在后面嗤嗤的跟着乐，对于好友猫嫌体质了解的他，已经想好了怎么安慰这个傻大个了。

……

大船房间内，约法尔在和涅菲斯与赫塞讨论前往下埃及后的行动流程，夜宴之后，人手很缺，而赫塞又没什么大错，涅菲斯说了几句好话后，约法尔就把他重新调了回来。

下埃及被约法尔打服帖统一了，但是私下心思不少，这些年不知道往约法尔身边输送了多少刺客，这次前去，自然不能放松警惕。

他们的话，贝斯听不懂，毕竟它确实没有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过，于是就溜出来吹风了。

之前五月埃及热的要死，贝斯狂掉毛，现在水面微风徐徐带来清凉，轻抚毛发，别提多爽了！

贝斯眯着眼，感觉自己像来度假的土豪，美滋滋。

正享受着，一股香味儿猛地钻进鼻腔，贝斯扭头看着鼻尖前的肉片，眨眨眼仰头，就看见了大手大个，大脸盘，仿佛整个人都比别人大一圈的男人。

“喵~”是你啊。

贝斯认识他，知道他是约法尔的心腹臣子之一，叫索克。

索克看它没跑松口气，嘴巴发出沉闷的‘喵喵’拟声，抖动手里的肉片，“吃点吗小家伙，很好吃。”

哦~

作者有话要说：喜欢小说的欢迎访问：饱和小说网

BAOHEXＳ.ＣOM

贝斯懂了，索克是来撸猫的啊。

自从它变成了猫，宫里很多人都喜欢拿好吃的，或者线团逗它，等它过去高兴的摸几下它后背。

对于喜欢猫的人贝斯来者不拒，毕竟它做人的时候也喜欢猫，见到猫就忍不住驻足看一会儿，天天在网上云养猫，可惜死之前都没能真养上。

“喵~”

贝斯配合的放缓了声音，‘慈爱’瞧着面前的大块头，咬了口肉片收下贿赂，索克果然欣喜笑出来，伸出蒲扇大手小心翼翼顺着贝斯后背上的毛毛蹭了一下下。

他手太大了，能把贝斯整个猫盖上，根本做不出‘抚摸’的动作。

而成功摸到猫的索克头上仿佛开了小花花，弯腰轻手轻脚一动不敢动，生怕把猫吓跑了，满足的感受着柔软触感。

贝斯撩着眼皮瞄了一眼，故意吃慢点。

这么大块头竟然有颗爱猫心，嘛~让他多摸会吧。

小猫大人，从远处看还很和谐。阿贝琉等人不可思议的看向他们，几秒后又微笑起来。

“难得了，索克竟然也能摸上猫了。”有人说，“不愧是王的猫，胆子大。”布鲁顿和阿贝琉赞同地点头，然后就不再关注那里，继续和朋友喝酒聊天。

索克是个喜欢跟动物说话的人。

他回家后经常跟他的猎犬们聊上一天。在发现贝斯不害怕他后，索克就开始嘀嘀咕咕，没头没尾的念叨起来。

比如猫吃些动物肝脏，毛会特别顺滑，狗老了后嘴巴周围的毛就白了等等。

这些对于现代猫贝斯来说都是早就知道的事，但对于古埃及生活的索克来说，他讲的都是他丰富的养宠物经验。

索克很能说，也真的喜欢小动物。

黑坨坨的喵大爷连打了好几个哈欠，猩红的小嘴在黑毛上出现，都能引起他的惊呼，然后认真研究半天。

“你真黑！”索克憨笑着夸它。

贝斯：“……”说一只黑猫黑，大概算是夸奖吧。

除了毛发问题，他们聊得还行，贝斯的‘神谕’技能再一次得到了认可。

索克：“作为猫神，你的天赋真好。我见过很多猫神，它们只能让人听见‘是、不是’‘好、不好’，少数听清的，也不能表达出那么长的句子。”贝斯：‘喵嗷——这样啊，我还以为我这样的挺多的呢！’索克摇头：“像你这样的，我就见过你一只，你还想吃烤肉吗，我下次还能不能过来找你啊。”手里的肉被贝斯吃没了，以为自己到点不能再摸猫了的索克满脸遗憾。

“喵~”当然可以，我每天下午都来找你玩好了。

“好啊好啊！我下次给你钓活鱼吃！活鱼鱼肉又鲜又甜。”“喵？！”真的？！

“真的。”

“好！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了！”索克笑的很开心，贝斯馋的直舔嘴，一人一猫完全没认识到物种不同如何做兄弟。直到消瘦了很多的赫塞替约法尔过来寻贝斯，两人才不舍的挥手、呃、挥爪告别。

回到了船舱内，贝斯重新回到了约法尔的怀抱。

约法尔脸色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淡，一身白色单肩男长裙，窄瘦的腰裹着一掌宽的编织宝石腰带，耳边、额前、脖颈以及手腕都佩戴了做工大气古朴的黄金饰品。

他双手戴着薄薄的羊皮手套，那是特意命人去制作的，为了撸猫。

贝斯没骨头一样被他一手绕开尾巴兜住屁股，一手扶住脊背贴到男人坚硬的肩膀，鼻头让他垂下弯折出弧度的铂金色长发搔的很痒。

最近约法尔不知道怎么，偏偏爱上这个姿势，还喜欢在贝斯发出‘呼噜呼噜’叫声时，用脸颊贴它，弄的一边脖颈和脸颊总有一块发红。

幸好过了那段最热的时间，贝斯已经换完毛，猫毛不在到处纷飞。

涅菲斯和赫塞分别手持法杖，站在房间一角，看来已经把该谈的谈完了。

“喵~”

贝斯张开嘴懒散的打呵欠，嘴里一股烤肉味儿。

约法尔手掌隔着皮手套在它脊背上滑动，嗅到后皱眉，侧头，粉润嘴唇似有若无碰了碰贝斯的三角猫耳朵。

“吃什么了，嗯？”

“喵~”烤肉片！

贝斯抖抖耳朵，吧唧吧唧嘴儿，还在回味烤肉的美味。

“你去厨房偷吃？”

“喵！”我没有，是索克给我哒！

贝斯摇摇尾巴，尾巴尖打着卷，一下下往约法尔手背上勾。

约法尔“嗯”了声，眉心平展开，耳边是猫咪撒娇时从喉咙里发出的呼噜声，他勾了勾唇角，真的咬了口贝斯的软热的猫耳朵。

不重，也不疼。

而且贝斯都习惯了。

自从它终于被约法尔放出来，不用再做深宫怨喵时，约法尔就经常这样抱孩子一样抱着它，冰冷的双眼透着一丢丢的温柔。

就像普通人类那样，不时咬喵主子的耳朵，捏捏肉垫，亲亲肚皮。把手放在它爪子上，看贝斯因为‘猫爪在上定理’暴躁的抽出爪，重新放到他手背上，然后闷笑出声。

有时候，约法尔能这样玩猫玩一个下午。

让贝斯想要咬人的同时，也猛然发现他们亲密了很多。

那种感觉就如同人养宠物，刚开始只是当成乐子，后来养着养着，就把宠物比作同类和朋友，看成某种精神寄托和感情上的依靠。

“以后我忙，饿了就忍一忍，或者找索克阿贝琉他们，但不要自己去找吃的。”约法尔忽然说。

“喵？”为什么？

“因为不安全。”

“……”

贝斯乍一听没明白，思考了才懂，约法尔每日饮用的酒水和吃食，包括用的衣物配饰，都是经过仆从试毒的。

毕竟下毒也是刺杀的常用手段了。

……铲屎的好惨啊。

想通了的贝斯，仰起头去看约法尔冰雕美人般的侧脸，被约法尔察觉到后，和它对视，宝石切面的眸子倒影着两块圆圆的莹绿宝石，泛着光般的冷白无暇脸庞柔和。

他温柔很少，专注却足够。

被他这么看着，让贝斯恍然觉得，只有面对自己时，他才有温柔，自己对于身为法老王的约法尔来说，是特别的那个……

有种错觉是致命的。

约法尔的笑容冷冷清清，又因他的强大气场而浓烈锋利，拉扯着贝斯往他的世界沉浸，它害怕跟他目光交错，又舍不得移开一秒，甚至有种想要得到他全部注意的冲动和欲望。

‘波~’

毫无征兆的，约法尔再一次亲在了它鼻头上。

“乖。”他嗓音清冷。

暧昧的空气瞬间被冻死。

猛然惊醒的贝斯：“……”日哦！

黑漆漆喵大爷舔舔自己的鼻尖，一头撞进他脖颈的长发里，毛脸滚热。

我这是到时候了吗？

对铲屎的发什么情呢！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猫它长大啦。

约法尔：知道发情了。

贝斯脸红。

约法尔微笑拔剑：只能对我发，不然……

切了毛蛋！

【今天也是福利章节，四千六加，二合一，祝大家冬至过的愉快，咳咳，本文所有知识点，来源于蠢作者买到古埃及历史书本和网络，后续会自审修改，知识储备不足，请诸位见谅】第32章 叫的好听点

第二天，他们仍旧在船上，赫塞说傍晚时分，他们才能抵达下埃及。

不过从早晨开始，身为法老王的约法尔就必须在侍女的服侍下，沐浴清洁，换上沉重华丽的服饰，休整妆容。

古老的埃及从平民到贵族，从女人到男人，都酷爱化妆。

眼线，眼影，眉毛，还有带着香气的乳膏，香水香膏……

赫塞和涅菲斯身为大神官，每日都勾勒着狭长的眼线，孔雀绿或者稍微深一些的眼影涂抹均匀，延伸到眉尾。

而胡须和眉毛更有规定，需要修剪。衣袍常用白色，浆洗的干净板正，在熏上好闻且不刺鼻的香。

每次路过，贝斯忍不住细细用鼻尖嗅。

在埃及，平民尚且需要繁琐的晨妆，更不用说贵族。

但凡是重要场所和活动，成排的美貌手巧侍女，会在一个贵族身上花费一个下午的时间，为贵族打造完美特体的妆容和造型。

就连香水的种类，都要依据这个贵族的年龄、喜好、服侍颜色来挑选。

可以说，传承上千年的古埃及璀璨文明中，除了天文学、医学、数学、律法建筑学等等闪光点外，还有足够优秀的，美的天赋。

既崇尚武力，又追求细致生活。

即使人家再战场上锤人锤的虎虎生威，也不妨下班后，涂个香香描个眉……

当然，也有不爱化妆的，和极其无比厌恶化妆，却不得不化的。

比如，约法尔。

贝斯懒懒的打着哈欠，看侍女们诚惶诚恐，胆战心惊的抬手，努力克制自己不哆嗦，以免在黑沉着脸，眼底森冷的法老王俊美脸蛋上划出一道飞上天的眼线。

很敬业，但敬业不是防弹衣三级甲，挡不住四处蔓延的杀气。

很快，一个侍女在约法尔转动眼球，视线不小心擦过她时，一个激灵！隔约法尔眼皮上，抖出一道充满海洋风情的大波浪。

约法尔：“……”

俊美的脸黑的快贴近贝斯毛色，侍女小脸刷白，含着泪就要跪。约法尔蹙眉，不耐烦的摆手，“继续。”“谢谢您的仁慈、谢谢您的仁慈！”

以为自己死定了的侍女赶紧擦掉眼泪，拿好小刷子，继续战战兢兢工作。

黑漆漆的喵大爷打完哈欠后，瞅着约法尔的臭脸，忍不住吭哧吭哧笑出声。

惹来约法尔微微侧目，眉峰扬的老高。

“贝斯特。”

“喵~”干啥呀吊毛。

他眼神冷淡锋利，喵大爷瘫在软垫上，悠闲甩着尾巴尖，丝毫不怕他。

“不要像猪一样叫。”他说。

“……”

“叫的不好听，就扣你口粮。”

“……”

成吧。

贝斯咬牙切齿，倔强的发出最后的野猪佩奇‘吭哧’声后，被迫营业般，非常敷衍的‘喵呜’了几下。

‘行了吧，好听不，大爷。’

“好听。”

约法尔勾唇笑了。

他肤色冷白，头发眉毛和睫毛都是浅浅的铂金色，侍女给他用的眼线特意挑选了淡一些的金棕。

当他撩起眼皮，冰蓝双眸注视人时，浓密金睫毛如同黄金蝴蝶的翅膀，展翅翩飞。眼线将他狭长美好的眼型凸显出来，提拉出撩人心弦的弧度，明明配上他冰冷的脸，优雅庄严且锋利，可当他一笑，又性感的要死！

贝斯只扫了一眼，就悻悻移开了目光。

麻蛋，笑就笑，你勾人算怎么回事！

别以为劳资是猫你就可以撩拨！

信不信硬给你看哦，丫的。

经过之前突然的春心萌动，已经意识到有些大事不妙的黑坨坨换了个姿势趴着，尾巴把暴露在外的地方遮一遮。

顺便两只腿蹲的紧了点，懒散的小怪兽成了黑漆漆的一坨毛绒球。

昨天它一晚上都在审视自己的生长期。

作为一只人类芯子的猫，贝斯确实不太了解它自己的年龄。

之前它粗略估摸着自己五六个月大，也是因为它那个时候换牙了，现在又过了两个月，那它应该也有七八个月了吧……

埃及猫神，选的都是本土古老猫种，能长到略小于狞猫的大小，体态纤长，毛短乌黑，全身没有一根杂毛。

眼睛颜色多为莹绿色，以有毒的蛇类为食。

没养过猫的贝斯别的不太清楚，只知道猫半岁的时候会有一次发\*期，但不宜顺从天性干坏事，最好要等一岁半左右。

像它这样的古老的，体型较大的猫种，更需要两岁才会完全成年。

仔细琢磨后，贝斯明白了。

简单来说，它这就好比重新过了段青春期，十三四的小男孩某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除了玩泥巴终于可以干点别的了。

过去只想拽前桌小妹妹头发讨打，现在连说句话都觉得脸红。

但有条件归有条件，人还小，早恋不好。

神马时候，心里和身体都成熟，才能考虑找对象。

硬件现在是配上了，但还有一个问题……

贝斯苦大仇深望天，心想：我以后特么是找个猫呢，还找个人呢？前者灵魂不匹配，后者身体尺码对不上。

唉。

孤独终老吧，这个适合我，嘤嘤嘤。

从上辈子得到的单身大法师称号竟然延续到了这辈子，贝斯‘感动’的都哭了。

约法尔上完眼妆就一直关注着它，发现黑坨坨不开心的委屈巴巴缩着，以为贝斯耐不住性子，觉得在房间待着没意思，就说：“贝斯特，如果不喜欢待在这里，你可以去找索克他们。”“喵~”没有。

贝斯说完，忽然想起跟索克约好了一起玩，就又喵喵了几声：‘对了，我们约好了钓鱼的，我还真要出去一趟。’约法尔点头，示意知道了。

见铲屎的没意见，贝斯站起身，前爪伸直，张开爪丫瓣，拱高腰。边伸懒腰边抓挠两下软垫，舒展开筋骨后蹦蹦跳跳跑出去了。

而约法尔在它背后，一直望着它直到它的尾尖消失在门口，才缓缓闭上双眼。

到甲板上，贝斯果然看见了块头跟山似的索克，他自已一个人站在一侧，而凶凶的阿贝琉他们在船的另一边，微笑着注视着索克的背影，放低声音在说什么。

贝斯小跑过去，跃上船边的圆柱。

“喵！”嘿索克！我来啦！

索克猛地回头，不可置信的盯着贝斯，“你真的来了啊，哈哈，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

“喵呜~”怎么会，贝斯低头好奇的看着他手里牵着一条细细的线，另一头坠进河水里，“喵！”你在钓鱼？！

“对。”

索克摸摸自己的后脑勺，笑声像打雷，他说：“这是渔网上的线，另一头我放了很小的肉，没有其他东西，只能这么钓鱼了。”

“阿贝琉他们说不会钓上来的，那帮家伙……我自己钓！”索克回头冲阿贝琉他们做个鄙视动作，引得那帮男人善意的大笑起来，回头他对贝斯又叹口气，“或许他们说的也有道理，船的速度太快，又没有好工具，我还答应了给你钓鱼吃的……”

贝斯用尾巴甩在他手臂上，爷们的拍拍，“喵~”没事，下次有机会也是一样的。

索克眼睛亮亮的，重重点头，“我在等一会儿，可能很快就上钩了。”

“喵。”好。

一人一猫吹着风，说着有的没的，等待着鱼儿上钩。

渐渐的，船速慢了下来，船内的亲卫和侍从也都走上了甲板，他们眼中宽阔无际的大河汇聚到窄口，隐约看得见陆地和港口，以及港口上翻飞的旗子和密密麻麻的人群。

“我要走了……”索克遗憾的松开手，让那根线坠入河水中，表情沮丧，“我们要到了，我要和阿贝琉他们保护王。”

他声音很闷，整个人都比别人高大，贝斯看出来索克真的不是聪明睿智的类型，可人也不坏。

“喵~”

没事的，贝斯安慰这个大块头，陪伴远比一条鱼重要。

贝斯：“喵。”而且我想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虽然我是一只猫，你介意跟猫做朋友吗？

索克马上摇头：“当然不介意！我养的那些猎犬，爱贝、沙特、他们都是我的家人！”说着说着，索克开心起来，小声对贝斯说：“现在还有你，咱俩也是好朋友，嘿嘿，我终于找到不怕我的猫了，还是猫神！”

“我要和阿贝琉他们吹一吹！”索克说：“他们这群混蛋，脑子里只有女人的肚皮！”

贝斯没忍住笑起来。

“哎，索克——”布雷顿冲他们这边挥手，开始催促。

索克也抻着脖子回头呼应：“我知道了！”喊完，他冲贝斯咧嘴笑着摆摆手，冲着他们跑了过去。

贝斯也跳下圆柱，落在甲板上往船舱里跑。

约法尔都跟它说好了，让它跟着涅菲斯。

不过正巧，贝斯进船舱的时候，侍女和亲卫排队涌了出来，保护着队伍中间的约法尔，当贝斯仰头看向他的那刻，心里即使清楚约法尔长得出色，也不禁怔了怔。

他穿的，还是贝斯上次见到的黄金铠甲，不同的是，他的披风换成了白色。古朴大气的黄金饰品随他步伐叮当作响，日暮前的火红余晖照亮了他的面容。

铂金长发整齐柔软的垂在披风上，一手持权杖，一手持宝剑，红白双冠压在他头顶跟额前，象征着他所拥有的、无法比拟的王权……

约法尔盔甲外面露出的肌肤比冰雪还白，俊美的脸庞每一寸都仿佛被神精修过。金棕色眼线将他眼型描绘的狭长，眼尾上翘，有种不好惹的美与凶悍。

也许是真的厌恶化妆，约法尔的眼皮只有在眼尾部分，轻轻擦抹过薄薄一层蓝眼影，与他浓密睫毛下的冰冷蓝眼珠呼应，至于其他的——

贝斯望着他的嘴唇，很缓慢的眨了眨眼，视线才从他比往日更粉润的嘴唇上移开。

约法尔他，大概涂了嘴唇用的膏脂吧。

还挺好看的……贝斯心想。

盛装的约法尔，怎么说呢，因为珠宝和妆，整个人都更加耀眼好看了，却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没有半点女气。

因为他腿长，性格果决从不犹豫，迈出的步伐也同样如此。一步一步，手握宝剑前行，给人一种非常有力，宛如猛兽突进般的压迫感。

仿佛下一刻，约法尔就会猛地向前跨出一大步，同时抽出剑刃，割下谁的头颅！

贝斯看的那些小说里，描写主角虎躯一震，王霸之气侧漏的句子不在少数，以前贝斯还不信，现在它懂了。

艺术都特娘的来源于生活啊！

有的人，身高一米九，气场九米一！

这时，被众星捧月的男人忽然停下脚步，隔着无数个人头，精准无比的将目光落在了那只蹲坐在地上的黑猫上。

他眉心一不高兴就要皱起来，仿佛在催促和质问。

贝斯知道这是它家铲屎的不高兴了，立刻化身李公公，摇着尾巴喵着：‘皇上奴才搁这儿呢~’颠颠跑过去，被跟在约法尔身后的涅菲斯好笑的捞到怀里。

约法尔眉心平坦了，微微侧身，看上去仿佛要摸它一把，但终究没有回头，继续朝前走。

船停了。

港口哄哄的声音不断，底下挤满了来瞻仰‘征服王’面容的人。

不过当他们真的下船时，人挤人的密集下埃及居民们，却齐齐吸了口气，没发出一个音节。

法老王，如此英俊骁勇的法老王。

他自然而然，是所有埃及人心中的神，万众瞩目的焦点。

当约法尔轻轻抬手的那一刹那，周围死寂的空气瞬间被点燃，刚才还捂住嘴巴的埃及人发出整齐而兴奋的欢呼，呐喊着类似于‘王’和‘征服王’的字样。

当然，其中女孩子们是主力军，她们崇拜激动的呼喊，让贝斯差点吓得从涅菲斯手臂里蹦出去！

亲卫努力的架起武器，阻挡他们靠近，而阿贝琉和索克等人一直警惕的巡视着周围。

一片冲破天际的呐喊声中，几个年长的微胖男人，穿着标准的贵族服装，身后还跟着神官和祭祀一类的人，快速的挤了进来。

他们身后的士兵也低声呵斥着人群，叫他们肃静。

这些人刚到约法尔面前，就立刻匍匐在地，亲吻约法尔脚前的土地。

“英勇无畏、给下埃及带来太阳神拉的旨意的王啊！您终于来了，下埃及的子民无比的敬畏您，仰慕您，期待王的荣光笼罩在每一位忠诚于您的下埃及子民头上！”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凭什么！约法尔那么帅！而我连人都不是！我躺尸了，哼唧！

蠢作者（疯狂码字）：给你安排还不行吗，要啥都给你安排祖宗唉。

贝斯：嘿嘿，这还差不多。

蠢作者（碎碎念）：哼哼，你等我开车的时候，看我怎么……嘿嘿嘿。

今天还是四千字，福利章，为啥说是福利章，因为我发现分两章发贵一毛钱，两章合一起才一毛六左右，嘿嘿，给大家省一省，我是不是超级乖。

平安夜快乐哦，爱你们，啾咪，明天我也不休息，给大家继续更，努力多搞点。

第33章 我连一根都没有

下埃及，城主府。

为了迎接王的到来，这里的城主特意将自己的宅邸清理出来，装扮的富丽堂皇。

毕竟是下埃及最繁华的城市，城主府华丽庞大，黄色石块打磨光滑，砌成围墙，在街道最中心地带圈出好大一块儿地方。

一人高的黄石墙头，庭院里高大的棕桐树和无花果树冒出翠绿的树冠，白石圆柱和贵族别墅的红尖尖屋顶，从高墙露出一角，透出它的威严显赫。

城主府前紧挨着议事行政机构，这是方便在战乱年代，城主能够更快速的处理政事，指挥大局。

不过现在，它多用于民事调解，或者登记结婚。

平日里议事机构一片祥和，冷清的跟外面热闹的街道比，就像两个被分割的世界。

直到法老王来，这个地方才又派上了用处。

贝斯还以为他们到了之后，不是立刻去找亡灵书，就是要参加城主们为约法尔接风洗尘的宴会。可没想到下了船，约法尔直接带涅菲斯和赫塞，以及下埃及各个城主等人去了前面处理政事。

一副‘饭可以吃，但必须先工作’的工作狂架势。

被留下的贝斯叹口气，也明白他们不是来玩的。虽说他们私底下是为了找书，但难得来一次下埃及，想必身为王的约法尔，行程也一定被排的满满的，没有半点用于娱乐的空当。

当王真的好惨啊……

以后我可不找工作狂做老婆，连个陪猫的时间都没有。

晚饭还让猫自己吃。

黑漆漆的喵大爷蹲在庭院的水池旁，看着无忧无虑，游来游去的肥鱼，一边叹息，一边喵呜喵呜的碎碎念。

不远处，负责照顾贝斯的老女官阿琳娜抿着唇，瞧着黑猫落寞的背影忍俊不禁。

她身边的另一个侍女皱眉凑到阿琳娜身边，口吻担忧：“阿琳娜大人，猫神怎么了啊？看上去这么没有精神，千万别是水土不服病了吧，要是猫神出了什么事，王一定会砍掉我们的头的！”

“别担心。”阿琳娜笑着对她摇头，“贝斯特聪明着呢，王走之前说让它自己吃晚饭，贝斯特一定是知道王今天要忙到很晚，不能陪它了，所以正难过呢！”

“原来是这样啊……”

那名侍女盯着黑猫竟莫名有些萧瑟的背影看了会儿，也噗嗤笑出声，“这小可怜劲儿，哈哈，猫神好乖好粘人，不像我家养的那只，都不怎么搭理人的。”而且多摸几下，喵主子还会嫌弃的翻白眼咬人。

阿琳娜很赞同，“贝斯特确实愿意和人亲近。”尤其更爱黏在王的左右。

对鱼吐槽的贝斯不知道它那点小心思被琢磨的一清二楚，它越看水池里这只肥鱼越不爽，终于在对方浮上水面好奇冲它吐泡泡时，伸出了罪恶的猫爪，狠狠把它拍了下去！

贝斯呲牙：让你看！下去吧你！

在水里连翻好几个跟头的肥鱼：……妈卖批，人干事？

肥鱼掉头，头也不回的游走了，走之前还用尾巴大力抽水，溅了嘿嘿贼笑的贝斯一脸。

贝斯：“……”有种别走！回来再战！

闲的蛋疼的喵大爷冲它大喊，可惜肥鱼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游回来过。

正当贝斯无聊的要把罪恶猫爪，伸向水池的荷花时，一个石子‘咚’的砸进贝斯面前池水里，又给它洗了个澡。

“喵！”卧槽，是谁！？

贝斯措不及防吓了一跳。

“噗哈哈哈，姐姐你看这只猫好好玩哦。”庭院另一边，一大一小两个小女孩手牵着手，忽然从粗壮的棕桐树后面冒出来，古灵精怪，嘻嘻哈哈的对贝斯眨眼睛。

贝斯知道，她们应该是城主的女儿，城主曾对约法尔解释过，他的两个女儿和自己依然住在城主府，虽然他努力把一大家子搬了出去，但因为仆人奴隶太多，只能这么安排。

不过很明显，这是假话。

大家心知肚明，大肚便便的城主分明就是想趁着与王同住的机会，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在法老王面前溜达溜达。

没准女儿就被王看上了呢？到时候他在顺水推舟美言几句，那他们家岂不是能跟王做一家人了？！

城主想的美极了，却没料到约法尔如此不近人情，身边更是守备森严，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来个美丽偶遇的。

两个听从父亲命令的小姑娘溜达半天，却发现曾经随意玩耍的城主府，现在站满了士兵，她们哪里都不去不了。

凶神恶煞的亲卫根本不管她们是女孩子，更不畏惧她们是城主孩子的身份，但凡是靠近了一点点，凶巴巴的目光随之死死盯在她们身上，仿佛要从她们身上剜下一块肉来！

两个小姑娘吓得小脸苍白，掉头就跑。嶼、汐、團、隊

她们走着走着，就来到了如今城主府亲卫最少的地方——庭院。

当时也听了一耳朵的贝斯，瞧着两个跑到它面前的小姑娘，心想城主这俩女儿也太小了吧。

年龄大一点的大约有十三四，一手牵着妹妹，一手还抱了只黑白两色混色的猫，年龄小的那个能满十岁就不错了。

这么大点就往约法尔身边送，他家铲屎的又不是饥渴大变态！

不过古时候人们好像结婚都早……

“小家伙你要抓鱼吃吗？不可以哦，父亲说过这里的鱼是用来观赏的，你要像可可利安一样乖，可可利安就不吃。”

年龄稍小的浅褐色皮肤萝卜头蹦跶一下，睁着大眼睛，蹲在贝斯身边看着它湿漉漉的毛，认真的说。

稍微大一些，面容姣好的少女也同样点头，“不能吃，会挨训的。”她声音小小的，内向而羞涩。

“如果你觉得无聊，就跟可可利安一起玩好啦，你们都是猫。”城主大女儿将她的猫放到贝斯面前。

“……”

喵喵喵？？？

贝斯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跟另外一张毛脸面对面撞在了一起，黑白毛的猫比贝斯大一圈，脖子上绑着小金铃铛，同样的莹绿色猫眼，不同的是，一个眼里写满了懵逼，一个眼底写满了嫌弃。

“喵嗷~”

奶牛色黑白猫伸了伸懒腰，斜着眼睨了贝斯一眼，优雅端坐在离贝斯稍远些的草坪上，仿佛在说：本喵对这种毛头小子不感兴趣，而且它太黑了，一点都不讨喜。

贝·黑漆漆·斯：“……”

“喵~”胡说！劳资也不是很黑！

“喵嗷~”我没胡说，你这么黑，你主人难道会喜欢你？最近埃及最流行我这样的毛色啦~

“喵！”他喜欢！

“喵嗷！”骗人！我的主人总带我玩，你的主人都不带你！

“……”

伤到了玻璃心的贝斯岔开腿埋头往自己肚皮上拱，疯狂在身上找其他颜色的毛。

一根，哪怕就一根也可以！

三分钟后，把自己翻了个底朝天的贝斯沉默了一会儿，对那只猫伸出了爪。

贝斯：我、我起码肉垫是粉的！

黑白猫：呵~

贝斯：……嘤嘤嘤。

本来就在失落中的贝斯，又惨遭同类嫌弃嘲讽，顿觉猫生无望。

它大头朝下栽倒在草坪上，颓废的啃了两口青草。小尾巴同样无精打采的甩动，一扫一扫，扇出些风。

在小女孩催促下，仍旧不愿跟贝斯玩、叫可可利安的猫，忽然鼻子往前嗅了嗅，矜持骄傲的模样一变，疑惑的冲着贝斯迈开腿走了几步。

两个小女孩没想那么多，反而很高兴两只猫凑到一起玩耍。

在不远处，老女官阿琳娜和其他侍女时刻注视着他们，作为王的贴身女官，阿琳娜甚至可以呵斥城主的两个女儿走开。

但那也只适用于特殊情况，现如今两个小女孩年龄小，又没有做出伤害贝斯的事情，阿琳娜不会冒然赶人，只能站在原地，眉心皱着盯的更严了些。

当她们看见城主女儿的猫和贝斯靠近时，心立刻提了起来。

要知道猫咪平时柔软可爱，但面对同族可从来是一山不容二虎的典型，看对眼了还能玩到一起，看不对眼分分钟厮打的猫毛纷飞！

“阿琳娜大人……”

侍女焦急的催促，“我们还是过去赶人吧，猫神可是王的爱宠，要是被挠到了眼睛怎么办？”就算没挠伤，秃了块毛，每日都要抱猫的法老王也立马会察觉的！

“……你说的对，走，我们过去！”

阿琳娜同样这样担忧着，她带着其他侍女急匆匆提着裙摆快步走过去，结果刚走到一半，就看见另外那只猫突然不知为何猛地扑在了贝斯身上！

城主家的猫是成年猫，都三岁了，体型比贝斯大很多，劲儿也大。

黑白毛球毫无悬念的，一下把她们王家的小黑坨坨整个掀翻出去！两只猫在草坪上不断翻滚，掀起草屑和泥土，‘喵嗷’‘喵喵嗷呜’乱叫着，很快变成了纠缠不清的猫球。

它们分开过一次，黑坨坨惊慌失措掉头就跑，而黑白猫长手长脚，如一只小型猎豹般追了上去，再一次将黑坨坨掀翻压倒！

两只猫，又滚出去好几米。

这一切变故都太快了，让人措手不及，完全没有预料。

还想和猫猫们扮家家酒的两个小女孩不知所措的站在原地，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分开两只猫，嘴里不停大喊“可可利安”这个名字，想让她们的猫听话。

而阿琳娜和其他侍女脸色骤变，不顾被挠伤的危险，强行就要拽开两只猫。

“喵嗷————”

突然的，扭在一起的猫球中，传来了一声非常尖锐的惨嚎，仿佛那只发出叫声的猫，受到了什么惨烈的致命伤，尖细的就跟用指甲刮过铁皮一般！

侍女们听见后，心都要从嘴里蹦出来了。

作者P.S 免费的阅读网站欢迎棒场：饱和小说网

网址：BAOHEＸS。COM

原因无他，发出这叫声的，分明就是她们王的猫！

【作者有话说：两只猫……嗯，没有打架，不知道你们猜到了没，嘿嘿

圣诞快乐，爱你们哦。

今天感冒了，先写三千，等好一点了在继续奋斗，笔芯。

【喜欢猫猫的读者可以收藏一下哦，感谢支持，严肃脸笔芯】

第34章 后宫起火

用人类的角度来说，两只猫，还都是公的，没看对眼打架很正常。尤其黑坨坨没有人家猫大，被按在地上欺负，也很正常。

但在猫的世界，不断挣扎的贝斯一脸惊悚——正常个头啊卧槽！！！

神特么没看对眼、神特么打架！

这猫分明是对劳资太尼玛看对眼了，它不是想真打架，而是想跟我妖精打架啊沃日！！！

快来人啊——！

“喵嗷（卧槽）——！”

几个女人看到猫滚到一起，而且叫的这么惨，急的根本没忘别处想。贝斯更是惊悚的蜷缩成虾米保护自己的小菊花，不停试着把身上的猫甩下去，慌乱喵了半天，大部分都是惨叫，侍女们一个字都没听懂，还以为贝斯是受伤了疼的。

贝斯：“……”我现在不疼，但你们再不拉开它，我某部地区可能会大出血……

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会被猫压着非礼的贝斯欲哭无泪，它做人时候童年有点阴影，对别人往它下面动手特别害怕，这时真的是整只猫都吓得吱哇乱叫。

仿佛第一次见到了真正南方蟑螂的北方人一样，就差劈着嗓子哭爹喊娘了！

要没有点阴影，换做普通的猫，它俩互相闻闻，就算有点什么‘母猫味儿’也能辨别出来，发现对方不是喵界小姐姐后，顶多挨几下猫爪，然后互相嫌恶一番，继续做优雅的喵大爷。

可贝斯它是真受不了，对方把它掀倒刚要凑鼻子去那里嗅，它就懵了。

猫都有点神经，越不让动的东西越想扒拉扒拉，叫可可利安的公猫见贝斯反应这么大，还真以为它是只小母猫，就不依不饶的撕扯起来。

贝斯叫的惨，但叫可可利安的黑白猫却真没动手，顶多努力把贝斯不停翻过来调过去，寻找能闻的机会，漫天飞舞的猫毛，全是贝斯挣扎时候从可可利安身上挠掉的浮毛。

“喵嗷！”

——滚啊你！你瞅清楚点劳资是公的！

“喵呜！”

——不可能，你那里是甜甜的，母猫的味道~

“喵嗷！”

——你才是母猫，你看不见我和你长着一样的玩意吗？！

“喵呜~”

——你给我闻闻，闻闻就知道了……

“嗷嗷嗷！”

——你说闻闻那你骑我身上干屁呢！？

察觉到后背的重量，一股凉气直接窜到贝斯脑瓜皮，‘噌’的一声，把它全身冷汗都烧着了。

嗷呜——约法尔救我！

铲屎的！！！

阿琳娜涅菲斯赫塞索克————贝斯乱喊了一大堆人名，最后连‘爸爸’都叫出来了。

这时追着它俩试着把它们分开的侍女和女孩，也终于瞧出了点不对劲的地方。

城主的小女孩仰头小声问姐姐：“姐姐，可可利安为什么骑在小黑猫的身上啊？猫都是这样打架的吗？”

阿琳娜等侍女：“……”

内向羞涩的少女羞红了脸，一下捂住她妹妹的嘴巴，低声呵斥，“你快闭上嘴吧！”

小女孩：“？”

同样没料到原来是这个意思的阿琳娜哭笑不得，但即使不是打架也不行，贝斯特才多大啊！

她问两个小女孩：“你们的猫是母猫？”

“不是啊，”城主大女儿轻轻摇头，“可可利安是只公猫，这只小黑猫……不是母猫吗？”不然可可利安怎么会这么兴奋。

“……”阿琳娜看着不断挣扎的贝斯沉默了三秒，然后立刻、马上！命令侍女拿布过来盖住扭成猫球的猫，趁着黑白猫受到惊吓跳开后，将贝斯裹在白布里一把抱了起来！

阿琳娜：怪不得贝斯特叫的这么惨，对方是成年公猫，吃亏的可不是王的猫吗？

贝斯身体悬空的时候，紧绷的神经差点‘咯嘣’一声断掉，四爪乱刨全身炸毛，喵的嗓子眼生疼。

“好了好了，贝斯特没事了，是我，乖、乖~不怕。”阿琳娜紧紧抱住裹在白布里的猫，轻声细语的安慰它。

“喵……”

原来是阿琳娜终于把自己抱起来了啊，贝斯大口大口喘息，在白布里什么也看不见，心脏仿佛堵在嗓子眼，噗通噗通撞击喉骨，让它干呕了两下。

幸好幸好，幸好阿琳娜及时给它抱起来了，贝斯惊魂未定地想，要不然快没力气的它，今天就真要折在一只公猫手里。

它虽然重生成了猫，也喜欢做只放飞自我什么都不用操心的小宠物，但真要和猫那个啥，贝斯真的过不了心里那道坎。

被黑白猫得手，还不如让它嗝屁直接下一世！

站在阿琳娜身后的其他侍女跟着松口气，随后脸色难看的盯着城主家两位小姐，宫里谁不知道王一天难得有笑脸，都给了王的猫。

光法老王这份宠爱，在埃及，贝斯特的分量就比人命可高贵多了。

这就是猫没事，要有事，她们这群仆从长一百个脑袋都不够砍的，哼，城主女儿怎么了，也得跟她们一起受着王的雷霆之怒。

城主两位年纪上尚小的女儿，长这么大还没被仆从用不满的目光瞪过，但她们也知道那是王的仆从，垂着头咬住嘴唇没啃声。

黑白猫刚才吓跑了，这会儿又绕回来，蹭过小女孩的小腿，莹绿猫眼还盯在阿琳娜怀里的贝斯身上。

“抱歉……”

半响城主大女儿嚅嗫着抬眼对阿琳娜说，作为娇生惯养的城主女儿，能对身份低微的仆人道歉，足够说明她的懂事和聪明。

但明显的，她搞错了一件事。

“我知道您觉得委屈，觉得我们为了一只猫对您没礼貌，不讲道理。”阿琳娜刚把白布撩开，给贝斯检查身体，闻言慈爱温和的对女孩道：“您或许有误会，这并不是我们这些仆从的猫，贝斯特是王亲自加冕的猫神，而且还是王的爱宠，它身上出了差错，王会发现的。”

会发现，代表着会不满。

没有人让王不满，有，那人就要承受住埃及统治者的怒火。

“……”

确实很聪慧早熟的女孩懂了阿琳娜话里的意思，她稚嫩的小脸冰凉煞白，握住懵懂妹妹的手，手心全是汗水，站在原地显得无助。

阿琳娜很同情她，也只限于同情。她自己不过是女官，怀里的小家伙吓成这样，王不问她也要提一嘴，以免之后出现什么差错，王直接责罚所有跟着贝斯的侍女。

她需要对身后这些侍女的命负责。

阿琳娜心里叹息，不在去关注两位城主家的小姐，勾起唇角，手掌轻轻顺了顺黑坨坨的背毛，顺便把粘在毛毛上的草叶清理了。

“贝斯特，你感觉怎么样？”

“喵……”

还好，贝斯无精打采的回应了一句，被别的猫欺负这事儿太尴尬，贝斯对阿琳娜喵喵叫：‘不要告诉约法尔了。’

它也算是对约法尔的脾气有点了解了，我就是一只猫而已，为了一只猫真闹出事情来……贝斯扫了一眼还站在原地的俩半大孩子。

不值当。

况且贝斯自己好歹前世是个人，现在连别人家的猫都打不过，还要靠约法尔给它出头，也忒丢脸了啊。

喵大爷简直颜面无存！

满身狼狈的贝斯缩爪：这种糗事谁会说，显得我多不爷们……

抱着它的阿琳娜笑了笑，没有立刻答应，却让侍女放那两个小女孩离开。

“贝斯特，今天你可能要洗过澡才能回去睡觉了。”阿琳娜看着小黑猫油光水滑的皮毛沾满了泥土灰尘，轻轻叹口气。

“喵~”洗吧洗吧。

贝斯抖抖毛，阿琳娜不说它也要洗，它脖子上面的毛，全是那只猫的口水！湿哒哒黏成一缕缕的。

而且不晓得那只叫可可利安的猫吃什么了，贝斯总感觉身上一股很重的腥味。

……

深夜。

被侍女小姐姐洗的香香的贝斯凑合着吃了两口肉，喝了小半碗羊奶。

斗败了的公鸡一样，无精打采瘫倒在了阿琳娜特意从王宫给它带过来的猫垫上，把自己团成一团，脑海中回放着白天发生的一切，越想越睡不着。

有些人就是这样，平时嘴不好使，跟人发生冲突后憋不出合适的话反驳人家，一到了夜深人静，哎、白天没能说出口的那些话都可以出书了！

并且越想越憋屈，恨不得穿回去重新再战三百回合。

贝斯就是，它窝成黑馒头，心想：我当时就应该这样！然后在这样！最后再这样！

它要是把我压到了，我就一个驴打滚。然后回手掏他丫的裆！

黑漆漆的喵大爷在软垫上逼逼赖赖比比划划，嘴手同步，喵呜喵呜的挠假想敌，小尾巴炸起毛用力摇晃给它鼓劲。

比划完了还要深刻反思自己，比如：‘白天我怎么能那么怂？我就应该咬它，然后@￥%%锤爆它的猫头！’

黑坨坨喵大爷一副凶神恶煞，日天日地日空气的丑恶嘴脸，问自己的尾巴：你说是吧！

小尾巴来回摇：对对对，喵大爷牛批！

喵大爷这才满意了一半，闭上眼睛睡觉，打算在梦里在把另一半实现了。

丝毫没察觉自己把在寝宫值班的侍女们，硬生生逗成了震动模式。

侍女们：窝们是专业的，从来不会笑噗、除非、噗嗤哈哈哈，这只小黑猫太好玩了！

阿琳娜眼底和唇角也含满了笑意，忍俊不禁的轻手轻脚退到门口，准备迎接王。

又过了大约半个时辰，约法尔在前，身后跟着轰轰烈烈的一大群人，终于结束了充满繁琐政事的一天，回来了。

亲卫将城主府最好的房间重重包围，跟随的侍女悄无声息换值。

下埃及的几个城主和涅菲斯赫塞两位大神官，在约法尔抵达房间的时候，就行礼告退，抓紧回去休息，补充精力应对明天的事情，

约法尔淡淡颔首，示意他们退下，然后转身进了不亚于王宫般华丽的小宫殿。

他步伐迈的大，稳，急。仿佛期待什么，又仿佛只是他人的错觉。

随着深入寝殿，不停有侍女紧追他的步伐，为王撤去华丽沉重的服装，约法尔直视前方，手掌扣在肩膀的披风扣子上，一按，侍女们手疾眼快地接住了滑落的昂贵披风。

随后又是王冠、头饰、腰带、珠宝佩剑……

捧着某一样‘王饰’的侍女向后倒退，换另一个侍女上前。

很快地，约法尔撩开纱帘帷帐，身上只披了单肩白袍，妆容淡了，铂金长发稍乱，却没能遮盖住他容颜的出色和眉眼中的锋利，带来一丝慵懒。

穿过纱帘，离床也需要快走几步，但约法尔的目光精准的落在了王榻之下、那黑漆漆的一小坨身上。

他眼眸中冰冷的寒色骤然回暖，冷硬的脸在灯光下好似有了点笑模样。

约法尔问迎过来的老女官阿琳娜。

“贝斯特今天睡得很早。”

察觉到王压低了声音，阿琳娜将手中擦洗的湿布巾呈给约法尔，当约法尔接过后，也同样小声说：“是的，前半个时辰就睡着了。”

约法尔闻言勾起唇角。

小东西，还以为它会等他回来，结果睡得这么香，喂这么久都不黏他。

“它吃饭了吗？”

“没怎么吃……”

约法尔擦手的动作一顿，看向阿琳娜，目光带着询问。

不论什么时候，老女官阿琳娜对上这双蓝眼睛都分外害怕，她错开目光，把头垂得更低，努力带上笑意去描述今天发生的事，试着让王把白天的事当成是个小意外，最好能一笑而过，千万别发火。

“最近正是这个月份，猫咪也到了特殊时候，贝斯特去庭院玩的时候正好碰上城主家的两位小姐带猫过来乘凉，两只猫刚开始各玩各的，后来突然就滚到一起去了，应该是因为发\*期，那只猫比贝斯特大，扑过去的时候可能吓到了贝斯特。”

阿琳娜说完，头抬起一点，观察着王的表情，结果就看到王勾起的唇角平了，并且还有往下压的趋势！

“那只猫。”约法尔嗓音冷的掉冰渣，“是只母的？它们交\*了？”

“没有。”

老女官阿琳娜头皮发麻，赶紧回答。

约法尔外放的冷气才好了些。

不过，老女官阿琳娜嚅嗫着双唇补充：“城主家的猫也不是母猫，它……和贝斯特一样，是只成年公猫，不知怎么把贝斯特误认成了母猫，贝斯特还不到一岁，就没……”打过人家，还是靠侍女们齐心协力，才保住了贞操。

这话老女官阿琳娜没来及说完。

因为约法尔已经‘吧嗒’沉下脸，开始不放冷气，改放杀气！

想努力不惹王生气阿琳娜：“……”

不是、咋回事？王这就生气啦？

阿琳娜不明白，这真的是能让主人一笑了之的，两只宠物公猫不小心爬错了背的小事而已。

如果是母猫，主人可能不开心。是公猫也就没什么了，毕竟公猫又不能揣猫崽子。

可王这个表情，怎么和后宫起火了似的……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阿琳娜：我们埃及人喜欢猫，猫当成重要的家庭成员，不过猫就是猫啊，喜欢也不至于……

约法尔冷脸：它不是一只猫，它是我的整个后宫。

阿琳娜：……

【今天依旧四千字，因为明天要去姥姥家玩，怕回来得晚，嘻嘻，爱你们，下个月打榜，我好紧张……】

谢谢的大佬的打赏，爱您：

第35章 阉了吧

约法尔目光略过瑟瑟发抖的老女官，阴沉着脸大步来到王榻前，蹲下身，同样冷白好看却让人感觉十分有力的手掌探向他的黑猫。

他的厌恶和怒意显而易见，一举一动带有即将动手般的压迫感，可很快，约法尔的手掌骤停悬空在睡得香甜的黑喵的身体上。

仿佛想到了什么，晦暗的双眼闪过一抹深思。

约法尔在这之前没养过猫，却有常识。

猫这种动物，为了成功使母猫怀上自己的后代，某个部位是有倒刺的，所以下面的猫可能会受伤……

现在的约法尔的确有种属于自己的东西，被低贱者染指冒犯的愤怒和杀意，但更多的，他不希望贝斯特在受到惊吓。

他可以把利刃对向他人，却不愿这只古灵精怪的小东西，对自己惧怕。

于是在侍女们担忧且好奇的目光下，保持手掌悬停在猫身上的姿势已经沉默半响的王，慢慢地、轻轻的用食指和大拇指，和小心到让人产生那位王，竟然会有担忧和温柔这种情绪的错觉，捏起小黑猫的尾巴尖尖，缓慢向上撩。

撩的同时，俊美的男人抿紧嘴角，目光沉重，另一旁的老女官阿琳娜紧张的以为贝斯特出了什么问题。

可千万别出事啊！阿琳娜心想，要不然那些可怜的侍女就……

所有人随着他们的王，下意识屏住了呼吸，紧张盯住他的背影。

然后，她们就看见，伟大埃及统治者、众神在人间的化身，手指捏起了他家猫的尾巴，并且一脸沉重而严肃的———将脸靠近了他家猫的小粉菊花。

凑近了，他还皱眉，另一手指尖在上面刮了一下。

约法尔看着自己摸过猫咪屁屁的手指，疑惑的自语：“没有血？”

侍女们：“……”一脸懵逼。

阿琳娜：“……”二脸懵逼。

那什么，他们王……呃，摸了猫的小屁屁？还、还闻了一下？！

由于侍女角度不清晰，她们一脸迷茫，眼中还透露出一丝‘不小心窥探到了王的怪癖，会不会被灭口’的慌张和震惊。

只有阿琳娜察觉到不对劲，之后她皱眉疑惑的思考了几秒，猛然想起她没来得及对王说的，剩下的半句话。

【它……和贝斯特一样，是只成年公猫，不知怎么把贝斯特误认成了母猫，贝斯特还不到一岁，就没……】

就没什么？因为王的脸色过于恐怖，阿琳娜只说了一半，就不敢在出声了。其实后面还应该有一句‘就没打过人家，还是靠侍女们齐心协力，才保住了贞操。’

瞧着王奇怪的举动，立即想明白王在做什么的阿琳娜，一时间不知道该继续害怕王生气，还是偷偷笑出声。

但更多的，是阿琳娜忽然有种，‘原来被人传出残暴嗜血名声的法老王，也会有这么体贴和温柔的一面啊’的感慨。

她低头弯腰凑近了些，极尽可能压低声音提醒：“王。”

约法尔侧目看向她。

老女官抿着嘴，尽量忍笑不被察觉到的补充：“您不必担忧，侍女们及时分开了两只猫，贝斯特并没有受伤，只是被吓坏了，再加上没有打过城主家的猫，所以回来后闷闷不乐的。”当然，也许还有一部分原因，那就是贝斯特见到王没回来，失落到不爱吃饭了。

“……”

意识到自己误会了什么的约法尔闻言默默把贴近小菊花的脸收回，并且直起了身体，松开贝斯尾巴。

他表面冷着脸，且一本正经地对阿琳娜说：

“阿琳娜。”

“是。”

“下不为例。”

“……是。”

老女官压住唇角上扬，面对王的冷脸，入宫多年，头一回觉得忍住不要笑，偶尔也能挑战一下人类的极限。

\*

贝斯对自己睡着后发生的事丝毫不知，它醒过来后睡眼惺忪抖抖毛，差点把四条睡软了的腿晃倒，然后踉跄几下，四条腿分不清左右，也顾不上是谁绊谁。

反正它就要猫鼻子着地，一头栽下去啦。

不要紧，根本不睁眼睛的贝斯想，反正它的猫垫子超级蓬松舒服，倒了就接着睡呗~

贝斯准备咸鱼躺尸，谁知道忽然有什么东西一下整个撑住了它的前半身，后腿‘啪叽’跪了，前腿和下巴被垫的老高，都悬空了！

粘在一起的眼皮睁开条莹绿色的缝儿，贝斯从模糊的视线里，见到了它梦中念叨了一晚上的铲屎的，用它梦中情人的姿势，单手撑住头，侧身躺着。

正用世界上最最最——最温柔微笑望着它。

唔……

约法尔？

它家不陪猫玩耍，一心扑向政事的狗币主人？

黑漆漆没睡醒的喵大爷猛地瞪圆了眼睛。

而约法尔侧头垂视它，铂金长发卷曲蜿蜒在他脖子和锁骨的小窝窝里，一双眼仿佛冰蓝的水晶撒上了光晕，好笑的倒影着黑猫睡迷糊的可爱模样。

“睡醒了？”

他问，戴羊皮手套的手掌依旧撑住它前身和下巴，手指在贝斯下巴上搓磨，指尖隔着薄皮子，感受着油亮毛发带来的触感。

跟贝斯距离近到大约呼吸都能相互闻到的俊美法老王，垂一点头，亲在喵大爷的鼻头上。

“鼻头有点干，昨天吓到了，嗯？”

“……”

感觉阳光都没约法尔笑容晃眼的贝斯舔了舔鼻头，怕喷血，心想你别‘嗯’了，大早晨的，你‘嗯’的劳资机儿都快硬了。

但对脸的辣个男人，很显然没这个意识，继续用沙沙性感的嗓音磋磨它猫耳朵。

“贝斯特，你还在害怕。”

贝斯用后腿蹬耳朵瘙痒，不自在的撇过头。

“喵……”

我没怕……等等，你知道了？

“嗯。”

完了，贝斯心想，我这种窘迫的事都被铲屎的知道了，我没脸做喵了，贝斯试着挽回喵大爷的凶恶形象，大声喵呜。

‘嗷——我当时其实超勇的！’

‘只不过一时大意，真的、我、那个……’

“贝斯特。”约法尔捏住它的不停喵喵的嘴巴，认真的看着一只猫，对它讲：“没事的。你不用感到羞耻。”

“……唔？”

“你体型和年龄并不占优势，失败很正常，我并不觉得你很弱，况且我不需要你强大。”

“……”

“因为那种事我已经做到了，你应该做的，是在我的羽翼下，想方设法的取悦我，让你更加宠爱你。”

“……”

“懂了吗？”

有着足够强悍实力和权力的男人说完再次亲吻它鼻头，发出小小的‘啧’的一声，不顾猫的表情，直接起身。

贝斯呆愣的看着他，反应了会儿才突然发现，约法尔穿着长袖袍子，手臂缠绕纱布。

他之前是全身包裹严实的躺在被子里的，当他下床在侍女的服侍下，才摘下手套，露出了汗津津、被捂得异样白的手。

黑坨坨仰头望着他，猜测也许是约法尔回来以后，就把自己抱上了床吧，然后就这样避免和猫毛接触，直接全副武装睡了一宿。

但是为什么？我不是被规定只能睡床脚吗。

贝斯轻轻冲他喵：‘你，嗯……昨天晚上把我抱上来干什么，你忘了自己对猫毛过敏？’

约法尔擦着脸，闻言回头对它淡淡说：“我以为你晚上会做噩梦。”毕竟，贝斯特是他见过最像人的猫。

贝斯被他的话弄的沉默好久，半响‘卧槽’了一句，有种猫终于被人给撩翻了的感觉。

约法尔今天也很忙。

他穿完了衣服，直接由侍女摆桌，在寝宫用餐，快速用饭后还要接着去议事，然后再到这座城的军营巡视一次，等晚上整顿好随行人员，出发前往出现亡灵书的城塞，和迎接的人做交接等等。

约法尔吃饭的时候，涅菲斯跟赫塞已经来了，并且涅菲斯还拿着老厚的一卷羊皮卷，抻开一条条念约法尔今天的行程。

贝斯听到一半的时候，下巴都砸到了脚面上。

“喵。”

我靠，铲屎的这一天要做这么多事情？这不把人累死了吗。

它扭头去看旁边淡定吃饭的约法尔，发现他表情一点变化都没有，好似这就是一个王的日常一般。

呃，也许不是‘好似’，是‘就是’。

唉，今天又要见不到他了。贝斯胸口位置酸酸涩涩，比吞了青果子都难过。

它明白其他人对它再好，都是因为它的主人是约法尔，而且就算有喜欢它的，也只把它当做普通的猫。

唯独在约法尔的目光中，贝斯总有种莫名的自信，自己是作为一个人，被他同等对待着。

所以它想跟约法尔待着。

贝斯正失落，腰身忽然一紧。

它紧张了一下下就放松了，是约法尔将它一只手抓起来，放在了桌面上而已。

“今天带猫。”约法尔说。

涅菲斯和赫塞以及贝斯同时露出诧异的表情，不同的是涅菲斯很快接受，贝斯惊喜的快要飞起，赫塞表情有些犹豫，沉声说：“王，与下埃及的各位城主召开会议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带猫是不是有些不妥。”

听见这话，贝斯顿时紧张的扭头看约法尔。

“妥不妥，我说了算。”

约法尔眼皮都没撩起，喝了最后一口低度的早餐葡萄酒，用布巾擦过嘴后，直接戴上羊皮手套抱起贝斯起身向外走。

侍女们紧随其后，卫兵站在门口，在约法尔迈出们的瞬间，就已经依次列队将法老王保护在队伍里，识相的两位大神官也赶紧闭嘴跟上。

在约法尔怀里的贝斯兴奋的前爪勾住约法尔的胸口布料，看着逐渐退后的城主府景色，小心脏扑通扑通的。

它想：淦！我家铲屎的A爆！

抱老爷们大腿的感觉真尼玛爽！

嘿嘿嘿嘿……

到了议会的地方，几位等待的城主看着王走进来瞬间堆起满脸的笑容，就连注意到王怀里的小东西时，也没有任何迟疑，甚至还有一个城主顺口夸赞了贝斯一句。

约法尔极为冷淡的目光，因此多留在对方身上几秒。

那位城主：哎呦，夸对了！

立刻，其他几位城主接着他话头继续夸，很有眼色的不断吹嘘着王的猫。

贝斯窝在约法尔怀里，这辈子都没听过有人这么夸过它。

瞧着这些人，这座城的城主挺着肚子心底嗤笑，这帮臭不要脸的，私下说不服新王不服上埃及的，还不是舔的要死？

夸猫算什么，他这种占据了这么富饶辽阔的大城市城主，才能更得王的青眼！

况且王还睡在他的宅邸，他那两个女儿也遵从了他的命令，去逛了整整一天，没准儿就被王看中了呢？

这都是能比夸猫更重要的好事啊。

大肚便便的男人笑脸挤开其他人，在旁人愤怒不满的目光中凑到约法尔面前，笑容满面的开口：“尊贵的王啊，您昨天休息的怎么样？收到您要来的消息，我特意购买了最好的布料和装饰，命人把城主府清理的一尘不染，您住着还满意吗？我的两个小女儿调皮，四处乱跑，不知道有没有惊扰到王。”

呵。

被他庞大体型挤开的其他城主冷笑，谁不知道这货的心思。

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这话用到王身上也合适，城主曾想过，自己这么讨好，摆出这么顺从忠诚的模样，就算王是个暴虐的，想必也会被他哄出个笑容。

毕竟君臣君臣，臣子服从，再昏庸的君王都会做出足够的姿态。

可男人热乎乎的笑脸，却差点被眸子冰冷锋利的男人穿出俩窟窿！

城主笑的可亲，约法尔脸仍旧冰冷，城主努力更加可亲，约法尔直接放杀气，最后搞得城主嘴角都抽筋了，干巴巴的一脑门冷汗，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罪了王，心脏提到嗓子眼。

大家意识到不对，谁都不敢乱开口，气氛瞬间紧绷，甚至带点风雨欲来的意思。

有些肥胖的这位城主最后衣服都要湿透了，约法尔才睨着他淡淡说了句：“阉了吧。”

贝斯：“……”

众人：“……”

胖城主：“……”

不、不是，啥意思？？？

阉了？！

胖城主瞬间夹紧了双腿，再也笑不出来，嘴唇哆嗦着惊恐与约法尔厌恶而阴森的目光对视：“王、王王王……我这，我这怎么了……”

约法尔不说话，仿佛就是要阉了他。

胖城主跟他看了会儿，脑瓜的弦一下绷折了，都尿出来了几滴，双手慌张的捂住，好似面对坏人的漂亮良家妇男。

当然，他长的实在跟漂亮挂不上钩，做出这种姿势令旁边的其他城主忍不住想笑。

等胖城主真的要尿了，约法尔才撇开眼，说：“你的猫晚上太吵了，阉了吧。”说完他大步走过，索克他们在其后跟着凶恶的怒视他一眼。

吓得胖城主一屁股坐在地上，满身湿腻，劫后余生的抹脸。

还好还好……原来阉的是猫。

【作者有话说：回来晚了，四千，大佬明天谢】

第36章 在约法尔眼中的贝斯

“嗤。”

不知是哪个看不惯胖城主的人，嘲讽的嗤笑出声。

胖城主回过神愤怒瞪过去，却看见所有人跟在王身后，根本没人回头瞧他，那声嗤笑的主人也混在人堆里，分不清是谁。

里子面子全丢了的胖城主脸涨成猪肝色，昨天他的两个女儿因为害怕，所以没告诉他在庭院发生的事情。

完全不晓得自家猫怎么惹到王如此不快的胖城主被仆从扶起来，咬牙切齿的在自家侍从耳边说：“把可可利安阉割了！”

那该死的蠢猫！一定是最近到了时候，晚上跑到王住处附近叫（春）了。

猫到了特殊时期晚上会跑出去，发出和平时撒娇奶音不同的刺耳叫声，尖锐不说，传的还远，在漆黑深夜里格外渗人。

自己问王休息的怎么样，王突然冷了脸，没准儿就是被猫叫扰了清梦。

胖城主感觉自己悟到了真相，千方百计的讨好就被一只猫给搅黄了，他在心里狠狠咒骂了几句家里的死猫，害他在王和其他城主的面前失了颜面。

“要不是王说阉了就必须阉了……”他非得把猫弄死不可！胖城主揪住仆从的衣领站起来，将身体大部分重量依靠在仆从身上，压得对方咬紧牙齿满头大汗，低声补充：“阉了后直接扔出城主府，听到了吗？”

仆从扶起他后偷偷松口气，闻言赶紧点头。

胖城主这才满意推开仆从，理了理衣服，仿若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淡定的重新往新王旁边挤。

贝斯蹲坐在约法尔膝头，听他与几位城主议事，见约法尔对别人虽冷淡，但还算正常，唯独胖城主讲话，约法尔不假辞色，折对方面子折到几乎把厌恶不满写到了脸上的地步。

胖城主叫沙泽萨，他在的这个城是尼罗河汇入海洋必须经过的港湾，每年乘船做生意的商人旅客不计其数，人口多，经济发达，是下埃及最出色的大城之一。

他这样的城主，在几年前没被约法尔率兵打过来前，几乎就是土皇帝。

约法尔不罚他，也不言语过激的辱骂他，只是这个冷淡厌恶的态度，就足以让沙泽萨自尊受挫脸皮通红，不想笑，还要僵硬扯起嘴角努力赔笑脸，装作完全不在意。

他这辈子，可能都没有面子被人踩在脚下过。

平时被他压一头的人，表面装看不见，可不知道心里怎么嘲笑他呢！胖城主沙泽萨一想到这，比死了都难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贝斯眨了眨莹绿猫眼，偷偷扫到胖男人勉强微笑的模样，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首先吧，这事儿是它们两个宠物猫打架，最后上升到了宠物主人互掐，让贝斯有种小事闹大了的感觉。

其次，贝斯瞅着这胖城主对约法尔挺恭敬的，他啥也没干，挨了他家铲屎的一顿冷漠的死亡射线，着实有点小无辜。

当然啦，最重要的是贝斯担心因为自己，给约法尔惹到麻烦。

贝斯伸出爪，biubiu弹出小钩子，勾住了约法尔胸口下的铂金发尾，往下扯扯。

“喵~”

嘿，铲屎的，铲屎的~

约法尔讲话讲到一半，忽然听到有道细微的猫叫，他面无表情拿起水杯，抵在唇边饮了口，示意其他人继续，自己则微微低头，目光落在双腿上。

那里有只黑到看不清身体轮廓，仿佛一块黑雾挂着俩翠皮葡萄的小怪物，前爪贼兮兮的扒住他小腹，‘喵呜喵呜’的冲他恶龙咆哮，露出粉粉嫩嫩的小嘴巴，连牙齿都尖细的过分可爱小巧。

贝斯看到约法尔看过来，压低声音叫：“喵喵喵。”铲屎的，你不用帮我报仇啦，真的不是什么大事，要是闹出别的事怎么办？你都够忙了。

“喵喵喵~”

——反正我都不在意了，下回我一定锤爆那只蠢猫的头。

“喵喵喵？”

——啊咧，铲屎的你怎么不说话了？难道是我太善解人意把你感动到老父亲心泛滥？嘿嘿嘿。

“喵喵喵”

——你也不用太感激我，身为你的喵大爷，这些都是本喵应该做的，唔……你要是真的觉得过意不去，晚餐就吃大虾吧！我想吃。

“喵呜？”

——铲屎的你捂脸做什么，你怎么不理劳资吖？

“喵嗷！”

——你在不理我，劳资就要生气了！

贝斯气呼呼的瞪大眼睛，在它心中，它的形象是这样的：鬼魅优雅黑猫，气场两米五，狮子般的大肉爪子死死压着男人的小腹，莹绿猫眼闪烁着不好惹的凶光，怒气冲冲瞪着约法尔。

而实际上，约法尔看到的是这样的——

漆黑到无法找到鼻孔的黑猫，气场二百五，镶嵌小粉梅花肉垫的爪爪可怜兮兮挂在他的小腹，葡萄大眼闪烁着机灵可爱的光，像不好意思讨奶喝，又很饿的幼崽，明明较弱的可怜却奶凶奶凶的自称喵大爷。

当它张开小嘴巴冲约法尔喵咪喵咪叫时，约法尔忽然就有种，想要把它团成毛球狠狠揉搓，然后把脸紧贴它肚皮上用力呼吸，按住它小爪子咬住它肉垫，不让猫起身的冲动。

不知道未来有种词叫‘萌’的法老王，盯着他膝头的小怪物，缓慢而沉默的捂住了自己眼睛以下的下半张脸。

约法尔：唔。

贝斯见他不理自己，使劲蹦跶了两下：“喵~”铲屎的你理理我啊。

约法尔金色睫毛颤动：“我现在就叫阿琳娜给你拿奶喝，不许撒娇了，贝斯特。”

贝斯：哈？

谁撒娇了，撒尿还差不多。

喵大爷露出小流氓的丑恶嘴脸：嗷呜啊呸！

约法尔视角：“不许伸舌头舔，衣服脏，回去可以让你舔手。”

贝斯：？

黑坨坨惊呆，不是，谁舔你了啊。你这人，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

被约法尔一打岔，贝斯就错过了最佳讲话机会，等它在想开口，约法尔已经抬起头继续跟城主们交谈，它又不想打扰约法尔做正事，只好趴在男人膝盖上，喵呜的叹了口气。

议事一直持续到日头正热的时候，期间约法尔还探手抚摸了几把贝斯后背，等到下午，约法尔更忙了，他们去参观了下埃及的军队。

身为法老王的约法尔更是无暇顾及到贝斯，把猫交给了身后的赫塞抱着。

巡视、讲话、勉励战士。

贝斯跟着约法尔，甚至还来到了角斗场，观赏下埃及第一战士和雄狮的血腥厮杀。

当狮子倒下，那位高大威猛的男人用手里的战斧一下剁掉了狮头，大笑着将狮头遥遥对着王座位置晃了晃，行了一个粗鲁而不到位的礼。

仿佛是要将狮头献给约法尔，又像是寓意着别有用心的暗示。

贝斯捂住眼睛没有看，却听见赫塞低骂了句：“该死的下等种！”

下等种，是在埃及具有歧视辱骂意思的词汇，一般都是浅褐色皮肤的贵族对那些深褐色平民或者奴隶的蔑称。

但贝斯知道赫塞不是那样的人，作为大神官，赫塞非常看重规矩礼节，死板却不刻薄，能让这样的神职人员爆粗口，着实让贝斯愣了愣。

它睁开眼，扭头去看别人的表情，血腥的一幕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不满，观看的人一般都是下埃及的战士，他们举着胳膊大声欢呼，或者打口哨比划某些手势。

坐在特殊席位的贵族和城主们并没有露出太多笑，只是适当的鼓掌。

在去瞧约法尔和他们的人，约法尔眸色晦暗，表情冷漠，仿佛连注意力都未集中在场地中央，涅菲斯依旧勾着唇角，得体的模样，瞧不出半点毛病。

只有亲卫和约法尔的心腹们，索克阿贝琉等人，脸阴沉着，眸子闪烁着红光般，或似笑非笑，或唇角下压。

刚才的动作，大概是在向约法尔挑衅吧。

贝斯默默盯着他家铲屎官挺拔出众的背影，小尾巴藏不住心思的摇了摇。

……

“新王走了？”

“走了，看完角斗就带着亲兵离开了，据说新王这次来，是想去另一个城的底格里希夺回宝贝。”

“哦~之前那个传言，我听过，法老墓被盗了嘛，嗤，就新王那个模样，他行吗？”

从角斗场回来的下埃及将士们聚在一起休息。

“不说那个，没劲。嘿嘿，你们看见了新王长相了吗，天啊，就那个娘们样儿？皮肤比羊奶还白，这都能当上王，还什么征服王统一上下埃及，啧，就是当年他们没遇到我们现在的第一战士巴尔特，前一任第一战士就是草包。”

“咱们下埃及迟早要推翻他，我才不要一个娘们当王。”

“我也是，我觉得我能轻轻一下就掰断他的胳膊！”

“哈哈，你可千万不要尝试，人家可是征服王呢，没准打得过你呢。”

“噗哈哈哈哈哈。”

他们哄笑，又说：“上埃及的第一战士是谁来着。”

“谁？呵，就是新王啊。全靠王位搞到的噱头，软弱无能的家伙，他拿得动刀吗。老兵竟然还惧怕他，真是群没蛋的怂货！”

话题落到老兵身上，几人开始愤懑不满的骂骂咧咧几句，什么老人就知道装出资质深的模样欺压新人，其实屁实力都没有等等。

作者：爱小说，爱饱和小说网：BＡＯＨEXS．ＣＯＭ，十万本小说等着你

等说到喉咙发干，他们才渐渐止住了话头，想起一个事：

“哎，巴尔特呢？好像从角斗场回来就没看见他。”

“奇怪……”

……

某处贵族宅邸里。

从角斗场离开的巴尔特转身就换了衣服，匆匆穿过人群，从这座宅邸的后门敲了敲门，开门的仆从也是目露精光的高大男人，他见到巴尔特立刻让出位置让他进来，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板。

他们来到了贵族宅邸的庭院位置。

巴尔特也见到了他想见到的人。

“沙耶，欢迎回来。”巴尔特张开双臂露出笑容，走过去给他的兄弟一个真情实意的拥抱。

绑着头发，有着健壮身躯的英俊男人正是从上埃及跑掉的沙耶，他身穿一身单肩白袍，胡须修的干净，微微一笑时沉稳而阳刚，像个年轻贵族。

他接受了这个拥抱，拍拍巴尔特的后背，两人分开后沙耶对他说：

“巴尔特，你不该挑衅那个男人的，他确实在上埃及被大臣们搞的束手束脚，不过你也许没收到消息，那些反抗他的人都被他杀了，仅仅是一夜之间，那块儿土地就默不作声彻底掉进了他的口袋。”

“他太能忍了，不好惹。”

“我知道。”巴尔特扬手，不在意的说：“只要我们不暴露身份，就算他是王也不可能真的对我这个第一战士做什么。”

沙耶不赞同的皱眉，没等说下去，巴尔特话锋一转，“比起狗屁角斗场的事，你竟然把我们得到亡灵书的消息故意透露给他，你不知道那群老头子简直要疯了吗？”

为了得到亡灵书，他们在墓宫折了快两百多个好手了。

“无所谓。”沙耶笑出一口白牙，看上去没有城府且阳光，“老不死的只能龟缩在暗处，用些女人争宠才会用的三流手段，对约法尔·孟菲斯二世来说，简直不痛不痒。”

“牺牲了亡灵书又怎么样，我们不是钓到了大鱼吗？约法尔已经离开了上埃及，等他找亡灵书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做很多事……”

沙耶拍拍巴尔特的肩膀，眸子眯起，低声说：“巴尔特，我会把人手给你，杀了约法尔，为了复苏我们的国家，一定不能让他活着走出下埃及！”

“放心。”

巴尔特表情骄傲得意，“你就看我如何同砍断狮子头颅那样，砍下他的头。”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下埃及：他娘们唧唧的，我能掰断他的胳膊！

约法尔（摘手套）：单手捏碎脑袋了解一下。

贝斯：秒速捂眼睛。

【今晚修文，处理虫和不通顺的地方，喜欢二刷的朋友可以发现很多小细节哦，这两天流感上身，头晕眼花，今天就勉强三千八，实在码不动了，也没在检查一遍，谢谢大家体谅，明天可能去暖暖另外的坑，感冒好一点就两个一起更】

第37章 今日你对我说的话

“下埃及的人果然还是不老实，呵，第一战士？一帮没打过仗没被鲜血洗礼的毛猴子。”

“嗯，王都离得远。几个大城主难免有心思，上次的刺杀就是他们的人，接下来的路程怕是不会安宁。”

阿贝琉与布雷顿等心腹将领骑着马，贴近王驾前行，一旁的索克因为体型太大，选中的马匹体型也格外壮实，能抗重。

听到同伴的议论，索克闷声问：“既然我们知道下埃及的人不老实，那我们干什么还要这么大张旗鼓？悄悄过来不更好吗？”

“当然不好啊。”布雷顿笑眯眯的用他天生的坏人脸耐心给兄弟解释，“索克，你不会觉得咱们上埃及就没有别人安插的眼线了吧？要知道那些明里暗里的人，无孔不入到简直宛如椰枣上的虫眼。”

“我们的行踪会被眼线传递给他们背后的人，民众们不知道王的到来，所以暗处的人就有‘王在私访时不幸遇到流寇或者盗贼，不幸遇难’这样送上门的好借口了。那时，别说是想要王死的他国刺客，就连刚才还共恭恭敬敬大臣、没崛起的灭国残党、打着复国心思的奴隶，都不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阿贝琉点头，接过话说：“甚至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出兵，伪造清扫盗贼团的名义，过来围剿我们，在明面上，王正大光明的来下埃及，一些有心思却顾及很多的人，是不敢动手的。”

“原来是这样……”索克搓了一把后脑勺，表情烦躁，“这些家伙就不能正面来吗！磨磨唧唧烦死了！”

阿贝琉和布雷顿被他逗笑，揶揄：“嘿，谁和你这种铁块头正面打，又不像你没脑子。”

“放屁！我怎么没脑子，况且我是战士，战士只要会打仗会杀人就行了！”

索克怒瞪他俩，说话像打雷，阿贝琉抿着嘴直乐，布雷顿跟着嗤嗤笑。

他们讲话声音不小，整个队伍算上士兵六千多人全是从上埃及带下来的自己人，不久还会有接应的其他队，要不是天已经渐渐黑了，大家会比现在更放松些。

另一侧，同样骑马紧贴王驾的两位大神官，表情也同样随意，语气随意的像商量晚餐吃什么似的，讨论接下来可能遇到的刺杀。

涅菲斯：“我们之前的动静足够大，这次遇到的刺杀应该能小一半。”

赫塞：“哦，我觉得亡灵书没准是敌人的诱饵。”

涅菲斯掏耳朵：“自信点，把没准去掉，还有，这件事王早就料到了。”

赫塞：“……涅菲斯，你除了是一个大神官，还是个女人，能不能注意点形象。”

涅菲斯笑的迷人：“赫塞，你没发现我只在你面前这样吗？”

赫塞：“……”

男性大神官忽然僵了僵，脸上的表情变化万千，仿佛经历了‘她为什么这么说，她是不是喜欢我，我要怎么委婉的拒绝’等等漫长而纠结的心理路程。

心黑的涅菲斯笑眯眯欣赏够了，然后补充一句：“别多心，因为我把你当成好姐妹啊，赫塞。”

“……”

涅菲斯：“噗，你那充满恋爱幻想的脑子，和难搞的别扭性格，简直像极了爱而不得的多情贵族少妇哈哈哈哈——”

“…………”

赫·多情少妇·塞黑着脸，捏紧法杖，咬牙切齿，心里的小人在辞职和敲死面前这个女人选项中反复跳跃，最后选择了驱动马匹，给涅菲斯留下一个怒火中烧的直男背影。

涅菲斯在后面津津有味的欣赏。

沉重而华丽漂亮的王驾小窗口，听够了八卦的小黑爪子悄悄咪咪缩了回去。

宽敞的王驾里空间很大，黑漆漆的喵大爷松开扒住窗户的爪子，懒洋洋的倒进了约法尔盘坐的双腿间。

它仰着头看在发光似的男人，莹绿眸色如月色下折射微光的碧绿小湖。

约法尔在饮酒，这种女友的死亡视角，他依然俊美的让贝斯想变身成猫界臭流氓。

黄金窄口酒杯里，暗红葡萄酒在车驾行走时的轻微晃动下，微微荡起波折，最后沾湿了丰润的唇角，约法尔抿唇时，染了些浅浅色泽。

贝斯知道约法尔从不喝高度酒，也从不喝醉，他不喜欢自己的思维和脑子被任何东西支配，不受控制。

看入迷的贝斯轻轻叫：“喵？”你从一开始就知道寻找亡灵书的路上充满危险了？

“嗯。”

“喵嗷。”那你还来。

“与其忌惮夜晚的荆棘，不如在光明时将它连根拔起。”

约法尔垂眸，抚摸着贝斯的肚皮，手指挠挠它的下巴，口吻一如既往地冷淡。

贝斯咂舌，它真的很难想象，这个模样这个表情的约法尔，其实是个嗜杀、有野心的君王。

贝斯犹豫着喵呜喵呜跟他说说关于胖胖城主的事情，约法尔皱起眉，唇角下压，很疑惑。

他说：“为什么我不能怪罪他。”

贝斯：‘我只是猫……’

约法尔：“你是我的猫。”

贝斯：“……”

小黑炭眼神闪烁，心里暖暖的。

约法尔：“不管是不是他本人，触怒法老王的人就应该得到惩罚。”

贝斯喵着：‘但他不是很重要的臣子吗，因为这点小事就让他出丑，会不会太小题大做，惹上麻烦，比如对你怀恨在心什么的？’

它前世看的剧里都是这么演的。

“为什么？”约法尔反问：“他忠诚与否跟这一点并没有关系，如果他选择背叛，那么我会在他背叛后杀了他，赐予他死亡。”

‘他万一是忠臣呢？’

“那也是他应该做的。”

“……”

“我是埃及的法老王，任何人的脚踏入埃及，他都将成为我的所有物，我主宰他们的生死，他们唯一的权利，就是跪下来，臣服我，为我奉献一切。”

“……”

目瞪口呆的黑坨坨沉默了一会儿，难以理解。

不是土生土长古埃及人贝斯，完全理解不了约法尔口中的‘王权’，更没法从贵族或者奴隶的角度去思考。

他确实看过缺漏的史记，在人人平等的年代，现代人口中所说的不公平，在古老的神权时代，可能连屁都算不上，祭祀随便说一句预言，王都会下令屠戮整个村子。

没有道理，没有公平，没有人权，甚至连自己的喜怒都被命令着。

下等人的生命就是沙土，洒在贵族的酒桌上，都会让贵族觉得烦心恼怒，更可况是王。

而且埃及平民阶级，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习惯服从王座上的男人和神庙，习惯被统治，就连赫塞以及走在队伍最后面的亲卫，也能为约法尔连生命都抛弃，只因为保护法老王是他的职责之一。

以前受生存环境影响的贝斯，一直以为那都是夸张写法。

在它心里，王可以决定人的生死，但大部分都是讲道理讲法律的，结果，它自从穿过来的这些天，经历过兽园侍女，大臣夜宴，和下埃及的事后，贝斯已经对约法尔拥有的权利和他看待事物的角度有了点不好的猜测……

原来我才是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思想奇怪的人吗？

贝斯想，约法尔他是不是内心对任何人都没感情，只有统治。从来没把任何人放在心里过……

浅浅设想一下的贝斯顿时觉得不是滋味，虽然现如今成了猫，但它把自己当人看，一个现代社会的‘人’。

而且，贝斯觉得自己在约法尔眼中看到的关心和尊重不是假的。

况且总有王也做不到的吧……黑坨坨甩甩尾巴，心存侥幸不断甩尾巴，眼神有一丝丝底气不足和期待，它冲年轻俊美的法老王呼喊。

‘约法尔。’

约法尔闻声继续抚摸它的身体，眼底温情满满，这让贝斯觉得安心，它立即问：‘你说的那种统治，包括感情吗？就是、嗯，你会不会认为别人对你好，都是因为你是王啊？’

不知道这句话怎么触怒了他，俊美法老王的笑容骤然淡了。

半响，他才回答：“没有做上王位前我一无所有，拥有王位后我拥有了一切……财富地位权利——当然，也包括感情。”

想到曾经嘲讽怜悯他的人，如今臣服在他脚下，笑脸相迎阿谀奉承，约法尔就觉得，自然是包括感情的。

“…………”

‘但、但是——’黑坨坨翻身，支起前爪扒住约法尔的端酒杯的那只手手臂，急切的解释：‘我之前和你在一起也不是因为你就是法老王啊，我是真心想跟你做朋友的！’甚至它觉得他们都已经是朋友了。

“朋友？”

约法尔垂头，一人一猫对视，两种瞳色彼此交映。

黑漆漆的猫使劲点头：‘对呀对呀。’

“贝斯特。”约法尔放下酒杯将它抱起来，两张脸贴近，宝石断面般的冰蓝双眼毫无阴霾，他蹙眉，似乎没有理解什么是朋友。

其实贝斯不知道，约法尔是真的不太清楚，他得到了权利，对喜欢的人和物，他表达喜爱的方式，就是给予对方更好的东西和地位。

“喵！”我在！

贝斯期待的星星眼望向他，虽然是负面的表情，在约法尔这种好看的人脸上做出来，别有一番明艳，以至于产生某种错觉———约法尔终于做出回答，他说：

“你不是我的宠物吗？”

“…………”

“你之前很乖，很好。”约法尔依旧温柔亲吻黑漆漆喵咪的鼻头，“继续取悦我，我会一直宠爱你，让你衣食无忧的过一生。”

“…………”

宠物……呃，只有宠物？

贝斯懵懵的，像被一盆冰水从天灵盖兜头浇下来，还有冰块‘砰砰砰’把它的头砸的嗡嗡作响。

原来一直，都是我这个平民自作多情的吗……

咔吧。

一颗火热火热的处男心，从名为一头热的天台一跃而下，摔得稀碎稀碎，放点葱花耗油都能当饺子馅了。

心凉凉的喵大爷双目无神，盯着面前觉得自己说的话理所当然的臭男人，忽然觉得自己像极了豪门狗血剧中，被劈腿被小三被无情piao完随手甩在墙上抠都抠不下来的炮灰受！

一时之间，贝斯心底响起女鬼姐姐的经典台词：我他妈好恨！

它看着约法尔的俊脸，恶向胆边生，恨从心边起！不知不觉猫爪‘biubiu’弹出锋利的指甲。

漆漆的猫，莹绿双眼骤然锋利，在约法尔的眼中，骤然跃起扑了过来！

简直就如同一块甩在脸上的黑抹布。

“喵嗷————”

渣男！西内———

“唔！”

……

……

那天，仓皇逃窜的黑猫是在法老王的怒吼中，被几千人追着抓回来的。

那天，以为没有刺客轻轻松松的大神官两名，心腹亲卫多名，亲眼看着他们的王，还是那张比肩神明、令人沉醉的脸，脑门上却多了整整齐齐三条小儿涂鸦般的猫抓伤口……

之后，埃及年轻英俊的法老王更一路脸黑的滴水，散发着好男儿两条腿发软的杀气，抵达了下座城，愣是给笑脸迎接，心里素质没战士那么好的老城主‘噗通’一声——

吓跪了。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今日你对我说的话，都是你日后追妻熊熊燃烧的火葬场！呸！渣男！等本喵变成人就跑路。

约法尔：……

【今日本想暖坑，无奈失败，卡了，有不敢不更，故回到这里，码了一章（蠢作者跪地痛哭）】

【以及约法尔和贝斯现在都属于没有彻底抵达‘爱情’阶段，对于约法尔来说，他喜欢贝斯，无论是它是猫，还是它那么和他心意相通上，都喜欢，但他确实没有对现在的贝斯‘硬’作为土生土长童年还长歪了的王，他也需要磨练，贝斯也是，生气是因为误会……毕竟谁也受不了，有一个你认为很好很铁过命交情的朋友（还有点好感那种），突然有一天告诉你，他没把你当朋友（甚至没当人），要是换了蠢作者，哼唧，肯定要揍他丫的】

第38章 慢性虐杀

门窗紧闭的房间，门外和门内静悄悄地没有半丝声音。

灰尘从射入的光线里翻涌，这个房间家具很少，四周空旷，唯一的花瓶摆件都上了层薄薄的灰。

一个小小四方木制笼子里，趴着一动不动的黑色一小团。

要不是它立起来的三角耳朵，甚至无法通过肉眼区分出这是一只猫。

它太黑了。

灰尘在掉进笼子，从它毛尖上调皮蹦跳。

黑猫把自己蜷缩成球窝在笼子一角，假装自己死了。

这里没有人来，它的笼子前面也没有水和食物，因为谁都知道，它是令王受伤的咬人喵。

贝斯闭上眼睛，自己感受着自己的体温，心里乱七八糟什么都想，又抓不到思绪的头尾，大脑比它的胃袋还空。

“咕~~~”

肚子发出轰鸣，贝斯饿了，但它没吃的，也不想吃。

它被关起来已经有一天了，昨天挠了约法尔后，贝斯掉头就跑，最后被一群看上去壮实到不灵活、实际上非常灵活的大汉，拎着后脖颈提溜回约法尔面前。

两位大神官瞧着他们王脑门上的伤口，担忧不已，抿了抿嘴，却仍不敢在约法尔的黑脸下开口。

“贝斯特。”

约法尔周身宛如在散发着黑雾，紧紧直视他面前的猫，手握成拳，从紧绷的青筋来看，他的心情显然没有他的表情那么冷静。

“你伤害了我。”这句话从他牙缝中挤出来，没有半点弱气，充满了爆发前的压抑，“为什么，贝斯特。”

贝斯眨了眨眼，仿佛从约法尔的话中听到了：你只要解释，我会原谅你。

但——谁他妈需要跟你解释！

你见过宠物会跟主人解释我为什么要挠你的吗？！没有！

呵呵呵，我就是宠物，宠物怎么能听懂人话怎么会解释呢？

劳资又不是人！

解释个鬼！我不配！我就是想要挠你咋地，你生气我还生气呢，搞了半天你从没把我当什么玩应看，都是我自作多情，我难道不能生气？我不能伤心？

贝斯想冲他大喊自己的难过和委屈，却拉不下脸示弱，它干脆就闭上眼睛，反正它够黑，闭上眼睛谁也分不清它的头跟脸。

这样的举动在其他人看来，完全就是挑衅。

等待贝斯回答的约法尔胸口快速起伏两下，低吼着命令侍从把面前的黑猫关进笼子，之后扭头就走，回到了王驾。

贝斯被关进笼子，又被拴在亲卫长的马匹上，到下个城后，几经周转来到了这个没人居住的偏殿，再也没见过约法尔。

贝斯不知道，涅菲斯曾经替它求过情。

约法尔快步走向城主府，披风在背后甩荡，铂金发尾锋利扫进空气中，挺直高大的背影毫不遮掩他的不满和冰冷。

涅菲斯和赫塞为了跟上，不得不快跑两步，紧跟上去的涅菲斯在王的背后快速说：“王，请您平息您的怒火，在怎么样贝斯特也只是只猫，它并非人那么知晓畏惧，猫挠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约法尔走得很快，涅菲斯干脆吸口气小跑起来，“而且这个时间段的猫都不正常，请您……”

“我知道。”

沙哑冷硬的声音打断了涅菲斯的话，她愣了愣停在原地，视线中没有回头的王带着他的仆从已经走远。

我知道，王说。

涅菲斯跟在约法尔身边多年，自以为已经很了解这位童年时饱受折磨，成年后心机颇深的法老王。

所以她能听出来，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我知道你在求情’，而是‘我知道它不是有心的’

在涅菲斯打算替贝斯特开脱求情时，他们的王早已从心里原谅了那只黑猫。

即使它让他受伤流血……

约法尔在战场上勇猛无比，但涅菲斯清楚因为过去的事，约法尔绝不会原谅在他身上造成伤痕的人。

而今天，这一铁律，遇到了第一个赦免者……

即使那是一只猫，涅菲斯也禁不住停下脚步，眸色晦暗，眼底闪烁着不知名的光芒。

贝斯特，是不是对王的影响太大了？

……

贝斯特突然伤害他的事情，对约法尔来说影响颇深，以至于他没有心思再去安排贝斯特被关起来之后的事情，他以为他的大神官涅菲斯会处理好。

涅菲斯则以为赫塞已经安排了，她不能频繁插手赫塞管理的结果。

而赫塞……

赫塞大神官：我以为阿贝琉他们去做了，我看见他们拎着笼子。

于是，贝斯就在几位顶头大佬的‘我以为’中，被吓到跪倒，丢失了颜面的城主安排人扔在了废弃房间。

知道王不是在怪罪他的城主大人松口气，可随后一想，自己一把年纪闹出这种糗事，脸上挂不住，但又不能怪罪王，那就只能怨那只挠伤了王的咬人猫身上呀。

“咬了王的猫反正也活不久。”嘀咕两句的老城主对下人补充：“不用给它喂水和饭了，知道吗。”

仆从赶紧哈腰点头：“是是是！您放心。”

……

没人关注的房间，以为自己是被约法尔惩罚的贝斯难过的闭上眼睛，坚持一天没有吃喝，然后默默蜷缩身体，又坚持了两天……

到了第三天，它已经饿的头晕眼花，全身没有半点力气。

上辈子作为能考进国家科研机构的人来说，贝斯很明白过度饥饿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肠胃刺痛是最先开始的征兆，它像蚂蚁，一点点啃咬撕扯你的忍耐力，然后密密麻麻钻进你的胃部、血管甚至耳朵里，告诉你它的饥渴。

然后是从喉咙到舌根处的反酸干呕。

当你很想很想吃东西时，你反而会被先一步饿吐，口中分泌出来的大部分都只是酸水与唾液。

就算真吐了，也不会吐出什么多余的东西，因为你的胃酸，早已难耐搜刮尽胃袋最后一丝能消化的食物。

到时候你会饿到连自己是谁都忘记，而这，也不过是仅仅第一天没有进食造成了影响。

之后，会有一段时间，你无法感知到饿的存在，你以为那是熬出了头，实际上……你的身体正在忍受低血糖、头晕、呼吸微弱、生命体征减少、乏力，以及心窝处出现的闷疼。

虽然身体的生理保护作用，会优先分解你的脂肪肌肉，保证大脑的安全和正常思考。

不过，那只是杯水车薪。

在食物和水同时没有为条件下，贝斯计算，它现在这具半大猫咪身体，顶多还能承受两天。

它因为缺水，舌苔成片脱落斑驳，猫舌头上的刺开始因为溃疡腐烂，鼻头发干，尿意减退。四肢又酸又疼。

又过了一段时间，它开始出现眼花、视线模糊的情况。

贝斯脑海中出现很多幻觉，尽管它尽量不运动，不产生消耗。可那并没有用。

它仿佛看见自己翻涌的胃酸从它小小的胃袋里晃荡冲撞，即将将它的胃壁腐蚀出大洞，然后一口气泄露出来！把它整只猫由内而外变成黄色的一滩烂泥！

“我要受不了了……”

贝斯对自己脑中的幻觉喃喃，它觉得自己在嘶吼，崩溃的大叫，用爪子从笼子缝隙挠出去，痛苦的在木头上扯出抓痕。

但现实空房子里，猫笼子内，那小小的一团已经很久没有动过了。

如果有奇迹，像所有剧情中，他出现了，贝斯甚至能够感激涕零的放弃尊严，什么恩怨都放下，哭着喊着求约法尔放它出去，给它水喝。

它快被折磨疯了，没有疼痛能和饥饿缺水相比，被渴死或者饿死，是一种残忍而缓慢的虐杀。

人们会在无尽的绝望和空虚中逐渐丧失发声的权利，一点点被封闭了五感般，静待死亡……

贝斯祈祷着奇迹，但它得到的最终只有绝望，在贝斯经历几次苏醒沉睡时，已经到了第四天。

\*

我快死了。

被我的最喜欢的人杀死。

贝斯没有力气蜷缩起来保持体温，它的生命体征已经在两个小时前就下降到了最低，它很清楚，就算现在自己进食也来不及了，它失水严重，在被饿死前就死于长时间失水。

在被折磨的四天中，贝斯也怨恨过约法尔。

它真的没想到，约法尔会下手这么狠，哪怕直接杀了它也行，它就当没有重生过，也挺好。

可是，它却被扔在没人会来的地方，关进笼子里，无助的被送上绝路。

莹绿的猫眼黯淡无光，眼泪从打湿了眼眶周围的毛。

贝斯艰难的将头转向眼睛有光感的方向，让暖暖的阳光打在它的面孔上，约法尔偶尔的温柔被走马灯一样的回放。

还有他说的那句：你是我的宠物啊，贝斯特。

“……喵。”

怪不得小说里被害死的大反派，复活之后疯狂报复啊。

贝斯眼泪吧嗒吧嗒的掉，打趣自己，幸好我从小就是个嘴巴硬气内心软弱的怂货，它不想恨约法尔。

就是死了后……再也遇不到这个男人就好了……

半大黑猫，渐渐闭上了眼睛。

……

不久后。

这间闲置的废弃房间的窗户，忽然被人撬开一条缝隙，接着那人身手利索的翻了进来，回身立刻轻轻关好窗台。

男人的胸口绑着一块被布料包裹，显得硬邦邦的东西，被他用手捂住。

闯进来的男人用锋利谨慎的目光扫视周围，当他看到桌子上的笼子时微微一怔，凑近了几步发现那是一只猫时，他的表情明显起来犹豫起来，目光露出挣扎犹豫的复杂神色。

直到外面响起了很大一声：“抓贼！有刺客！快快快快，抓人——”

接着是乱七八糟的吵闹声和由远及近，快速奔跑的声音。

那人脸色一白，没有在犹豫，直接快步走近了笼子，大手一拧拧断铁片锁头，将软的像面条似的猫也装进了鼓鼓囊囊的胸口，然后匆匆从另一面窗户翻走了，按照雇主给的地图，从隐秘的地下通道离开了城主府……

【作者有话说：要走剧情啦！

还有，提醒大家带猫猫狗狗出门以后，一定不要忘记再把它们牵回去哦，过电梯的时候也要小心狗绳不要被卡在电梯门。

看了几个新闻怪吓人的。

【另外祝大家元旦快乐，嘿嘿，打榜啦，喜欢文文的小可爱，还请百忙之中给点免费的月票和收藏，笔芯。】

第39章 无法替代的它

奥里西斯的亡灵书，其实得到手并没有想象中难。

在老城主把这件事上报的时候，约法尔在王都就派下几个小队伍，控制住了盗墓贼，老城主之所以无法从拍卖所里把亡灵书带走，只是因为底格里希底下拍卖所的老板，是一位身份复杂的人。

类似于混的很开，两方不能轻易开罪的中间势力。

没有人能拒绝的了传说中的亡灵书，在约法尔没来之前，那位老板死不松口，直接否认拍卖所接受过这样的订单，还派人追杀过那几个盗墓贼，打算灭口。

商人，贪婪也怕死。

所以通过可靠消息，得知法老王亲自带兵夺回宝物时，那位老板立刻将亡灵书扔在了拍卖所，并且附上一张羊皮卷。

上面声情并茂讲述了自己得到了某样宝物，想要‘奉献’给法老王的感天动地事迹，实际他本人甚至没敢露面，连夜带着自己的手下溜了。

看着留下的‘买命财’，心情不是很愉快的约法尔命人带上亡灵书，面无表情返回了城主府。

得到书，只用了两天。

接下来之所以没立刻离开下埃及，就是因为队伍需要补充物资，身为王的约法尔更要处理一些繁琐无味的政事。

在这段时间，愉悦感直线下降，幸福指数已经躺尸的约法尔，每一天俊美的脸都是阴森森的，看人时，湛蓝的瞳孔仿佛能射出利剑，嗤嗤嗤的把人生生戳死！

恐怖的低气压形同死神带来的恐惧迷雾，从约法尔身上散播，萦绕在每一位服侍法老王的臣子身上。

最好看的小说尽在饱和小说网：BＡＯＨEXS.COM

尤其当第三天晚上，俊美的法老王从睡梦中醒来，下意识起身将手摸向床尾，却摸了个空后，涅菲斯他们几人感觉王身上这种，随时可能被哪里冒出头的狰狞怪物‘嗷呜’一口咬掉脑袋的死亡危机更重了！

涅菲斯对赫塞说：“……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赫塞：“……”闭嘴啊你这个有预知能力的蠢女人！

就跟非要证明一下大祭司血脉多强大似的，涅菲斯的不祥预感很快实现。

当天，老城主照例准备了晚宴，但唯一不同的，是他听取了宠信的家奴的意见，买了很多性感舞姬，安排她们上来跳舞‘助性’，想要讨好这位年轻的君主。

当那些丰满的女人笑嘻嘻扭上来时，涅菲斯的左眼皮就开始突突直跳。

其中领舞的美女扭着扭着，就凑到了约法尔的身边，哎呀一声柔柔地往约法尔怀里倒。

但比她摔倒速度更快的，是一把锋利的剑刃！

即将爆发的约法尔直接侧身半蹲，单手抽出身旁侍卫腰间的佩剑，剑光寒芒轮了一圈儿，冰蓝双目阴风瑟瑟，剑的反光照亮了他额前从铂金发间垂下来的佩饰。

“唰！”

漂亮的一颗美人头飞出去好远，摔在地上还弹了弹，从昂贵的地毯上滚出一溜血线，仅剩的身躯变成喷泉，喷涌的鲜血从碗大的疤飞溅，染湿了约法尔的半身白袍。

歌舞骤停，被按了暂停键一般，所有人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直到：

“啊———！”

城主找来的舞姬们发出尖锐的惨叫，连滚带爬往外面跑，老城主的侍从们跟主子抱在一起瑟瑟发抖，脸上清白交加，下一秒就能厥过去。

就连涅菲斯与赫塞等王的亲卫心腹，都被突如其来的血腥场景，骇的浑身颤了颤。

约法尔垂着眼。

金羽毛般的睫毛，给他的瞳孔遮了层阴郁的黑影。

他身高肩阔，腰部窄瘦，半身纯白半身鲜红，一手执滴血长剑，脊背挺拔而傲慢地迈过尸体，一步一步走向老城主。

墙壁头顶摆满了光源，可在老城主以及涅菲斯等人的眼里，他们仿佛见到了一只巨大的漆黑猛兽，口吐黑雾，涎液滴答，兽瞳猩红，焦躁的在约法尔背后来回踱步。

它期待着一场久违的杀戮。

“你。”

在所有人、包括老城主都以为他会被约法尔一剑砍死时，约法尔淡淡道：

“养猫吗？”

闭眼等死的老城主：“……”

涅菲斯等人：“……”

老城主：哈？

滴答，一滴血顺邪神附身般男人的衣袍坠落，老城主一个激灵回神，赶紧推开仆人匍匐在地，一叠声的“有有有！”

老城主：我的娘耶，这种时候，就算没有也要说有啊！

闻言，垂视老城主看不出喜怒的男人缓缓勾起唇角，露出个堪称恐怖惊悚的微笑，丢下剑离开了宴会，血染的半身红袍，留下一行血迹。

涅菲斯赫塞等人匆匆跟上，他们默默对视一眼，看清了彼此难看的脸色。

涅菲斯等人刚跟到浴殿，约法尔就斥退了他们，行礼离开的他们，默契地聚集在某处长廊。

“王的脾气越发不好了。”布雷顿叹息。

“没有啊。”阿贝琉不是很在意地说：“以前不也是那样吗？王很强大，这就够了。”

“那不同，阿贝琉。”

涅菲斯美丽的面容很是疲惫，眼底有厚厚的担忧。

“你没有注意过王的变化，之前也并不在王宫，我一直担心王过于严苛尖锐，无情至极，征战那几年这确实让王无畏无惧，但治理国家，这种行事方式和性格是致命的缺点。”

“好吧。”阿贝琉抱胸站立，闻言耸肩，脸上的表情表明了他依旧支持自己的观点。

布雷顿没有说话，但他和涅菲斯一样，他并不是单纯的武将，很多时候他想的更多更细，也更长远。

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赫塞和索克，索克压根不参与他们的谈话，他忠心与王，打仗就上，其余需要思考的事儿，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靠谱。

“我以前赞同阿贝琉的看法。”就在气氛安静时，赫塞突然开口：“我认为王应该是无情的，将所有感情抛出脑外，严酷而有序的统治国家，即使毫不留情处死大臣和仆从，也理所应当。”

“但事实上，那不对……”

赫塞坦荡的面向看过来的阿贝琉和涅菲斯几人，“我在太阳神拉的神像前反思的时候，神庙的老祭司跟我说了很多，他跟涅菲斯有着一样想法，当我用我的观点激烈的反驳他抨击他时，老祭司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想看本来繁华大街上零星行人静若寒蝉，瑟瑟发抖的看着官兵手里的武器，还是想看辛勤劳作的平民热闹叫卖自己今年收获的多余食物，笑容洋溢的期待明天的生活？”

“我、”赫塞顿了顿，低声道：“我不得不承认，我想看到未来的埃及是后者。”

“…………”

阿贝琉放下了抱胸的手臂，抿了抿唇。而布雷顿和涅菲斯看着他露出了微笑。

涅菲斯拍拍同僚的肩膀：“行啊赫塞，你终于开窍了。”

赫塞看上去有些不好意思，板着脸“哼”了声。

涅菲斯调侃他一句，对其他人小声说：“过去几个月，王的性格开始温和了一点点，处罚也不像曾经那样严苛，笑容多了，这些改变都与——”

“王的猫！”布雷顿脑子中有只黑猫一闪而过。

涅菲斯点头：“对，就是王养了只猫，名字叫贝斯特，但贝斯特之前挠伤了王，王现如今突然变回以前的样子，甚至变本加厉可能也与它有关。”

阿贝琉：“这简单啊，涅菲斯，你说两句好话，把猫在送回王的身边不就行了。”

他说完，赫塞与布雷顿赞同的点头，只有涅菲斯沉默下来，心想：还有我说好话吗？王根本没怪过那只小家伙，就是拉不下脸而已！

不过……

“再等等吧，在等一天。”涅菲斯摇头，贝斯特对王的影响太大了，她想看看王是只对贝斯特有特殊感情，还是换只猫都可以。

反正，贝斯特在赫塞那里也受不了委屈不是吗？

涅菲斯看了看赫塞，笑了一下。

不明所以的赫塞皱眉，只当这个混账又开始调戏自己，没吱声。

而在废弃房间等待了四天的贝斯，也就这样错过了一次生存的机会。

……

……

夜晚，王的临时寝宫。

老城主亲自给约法尔送来了一只猫。

约法尔面无表情坐在王榻边缘，双冠璀璨，一身冷白皮肤仿佛有一层光膜。光影分布在他眼窝唇角，像极了夜晚下的神像，高高在上的神圣，却也有种说不出的阴暗。

冰蓝双眼半合，盯着卧室最中间的那只陌生的猫。

这只和贝斯特相差甚远的猫，有一身毛茸茸，好似奶沫的长毛，它很可爱，两只眼睛还是一蓝一绿两种颜色。

但这只猫不亲他，甚至毛发微微炸开，四爪撑在地面，警惕的盯着约法尔。

约法尔喜欢猫，但他从未养过。

涅菲斯等人以为他是因为过敏，却不知道约法尔有着和索克一样的问题，他同样不受猫的喜欢。

大约猫这种东西，都是敏感灵性的东西。

他们宛如能看清一个人身上的罪孽，手上沾满的鲜血，以及皮囊下狰狞的恶灵。

无人知晓近亲通婚的王室每一位成员，多多少少都有着变态扭曲的心理疾病和怪癖，毫无底线和道德伦理可言，恶臭的叫人作呕。

好比前代，爱着自己的母亲。

好比约法尔，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嗜血。

即使伪装如何完美，他们都是行走在人间的丑陋野兽。

注视猫咪良久的俊美法老忽然开口：“过来。”声音回荡在死寂的寝宫。

“喵嗷！”

漂亮的猫被突然出声的男人吓了一跳，做出攻击威吓的姿势，嘴巴发出蛇吐信子一样的呵气声。

约法尔皱眉再次命令：“过来。”

猫呵气：“嘶！”

约法尔看着它，放缓声音：“贝斯特，过来。”

猫：“嘶！”

约法尔：“……”他干脆站起来，想要走过去将猫抱起。

但那只猫见他站起身，长长的尾巴炸的宛如根鸡毛掸子，“嗷呜！”一声哀嚎，见鬼似的掉头就跑，躲到了约法尔看不见的某个角落。

“你也看见了吗……”

约法尔嘴角凹陷扬起笑容，但眼里冷的可怕。

在埃及，有人说猫的瞳孔有太阳的光芒，可以照亮一个人的罪恶和本质，约法尔看着这只和以前那些同样的反应，冷冷地笑起来。

“果然是一样的。”

所有人都以为约法尔选择了贝斯特，选择了猫神做宠物，这么多年终于挑到了自己喜欢的小家伙。

却不知道其实唯独贝斯特，是第一只见到约法尔不会逃跑、依旧奶声奶气耀武扬威撒娇的猫。

这一段主宠关系，是宠物，选择了主人……

“明天，把它从涅菲斯那里接回来吧。”

约法尔望着空而静，无端生出冷清的宫殿低声喃喃，然后命侍女带走了那只猫，躺上床榻闭目休息。

梦中，黑漆漆的喵大爷冲他得意的摇晃尾巴，奶声奶气的责怪着他为什么不早点过来接它，约法尔将它抱起来，亲吻它的鼻头，柔软熟悉的小东西，令俊美年轻法老王的睡颜多了丝温柔。

然而今天夜晚，注定不平静。

睡梦中的约法尔被吵闹声惊醒，他立刻翻身抓起袍子披在身上，亲卫已经敲门冲了进来，围在约法尔身边将他重重保护住。

“王！”

门口涅菲斯和赫塞衣服稍有凌乱的匆匆进门，当看清约法尔并没受伤时松了口气。

“王，有一伙刺客在城主府门口强行突破，还有裹了火的箭射向了房顶！阿贝琉他们正在抓捕刺客！”

“他们疯了吗，竟然这么正大光明的闯进城主府？”

作者P.S 喜欢小说的欢迎访问：饱和小说网

在浏览器中输入：ＢＡOHＥXS．COM

“不知道，我们的人已经砍杀了几个。”

“到底是谁的人手……”

约法尔听着听着，脸色忽然骤变，拿起长剑大步冲出门口，不顾涅菲斯等人大声呼喊，和身后追赶过来的亲卫，直接去了存放亡灵书的地方。

放置亡灵书的房间是城主府以前用来放置神像，偶尔祷告的地方，现在由约法尔的亲卫重重包裹，索克阿贝琉等人还轮流值守。

当约法尔赶来时，他们虽然脸色焦急，但仍旧死守命令没有离开这间房间半步。

“王！”

“王——”

身后追赶的涅菲斯等人后一步赶到，约法尔无视行礼的亲卫直接用剑劈开大门的锁，走了进去。

当看清神像前空空如也的柜台，和屋顶上被搬开的屋顶石块后，一双冰蓝的双目瞬间猩红无比！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涅菲斯：猫你好好照顾。

赫塞：？？？

涅菲斯：猫不在你哪里吗？

赫塞：卧槽没有啊你别乱说！

涅菲斯：……

约法尔：你们死了。

今天四千一，晚上捉虫，继续码字。

看我手速，加油。

【猫没事，真的，这是变人的契机，约法尔以为猫被涅菲斯照顾的很好，毕竟涅菲斯作为大神官（秘书）从来很机灵，这种是事故……以及一人一宠突破特殊感情的剧情，大家不要慌，稳住，下一章就让咱家猫大爷出场，抱住撸狗头】

【还有，给我寄刀片的，咳咳，放过我，我日后绝对甜爆了，噗通。】

第40章 你来接我吧

阿兹是一个手艺高超的盗贼。

他有一个很不幸又很普通的童年，他的母亲和父亲都是贵族家的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家庭观念，也没什么感情。

就像猪圈里的两头畜生，在春天来临时顺从自然，搞在了一起。

贵族主子没有时间听这个，大管事下还有小管事，小管事从不上报这种没用的东西讨骂，奴隶搞在一起也是常事，使唤起来不耽误。

所以阿兹生下来时，就是奴隶圈里的崽子。

那些年头顶上的王还是老王，埃及并不安稳。

养着他们的贵族在某一天被冲进来的士兵抓走，所有仆人，包括从不正眼瞧他们的大管事和小管事都被杀死了。

反倒是奴隶则因为可以去采石场劳作，所以保全了性命。

小小的阿兹头大脖子细，像个陀螺似的被鞭打驱使，直到他被他的师父收养。

阿兹在不光秃秃的山路，踩着灰褐色的矮丑灌木前行，他紧了紧胸口前捆绑住的沉重‘货物’，按照雇主给他的讯息，故意留下线索，往深处前行。

阿兹有着埃及人标准的肩宽腰窄体型，但个头却不是特别高。

当年师父收他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小时候很矮小，看上去瘦弱灵活，没想到他长大这个德行，但都养了十年了，老头子苦着脸也只能认下，不过生前千叮咛万嘱咐阿兹，绝不可以接跟贵族沾边的大单子，怕他活儿不好，被人给打杀了。

这么多年，阿兹也听师父的话，从来不接要命的单子，唯一接的一次———呃，就接到了法老王头上。

“师父啊，我可听你的话啦，我没接贵族的单子对吧，我就是接了个贵族头子的，嘻嘻，等我成了，咱爷儿俩就出名喽~，我要替您抢回第一盗贼的名字……”

阿兹一边兜着胸口沉重的大物件艰难前进，一边高兴地嘀嘀咕咕念叨。

山上的路不好走，阿兹脚踩到一丛滑不溜丢的草差点摔倒，幸亏他身手很好，身体歪斜两下，脚尖蹬进泥土里就站稳了。

不过因为担心摔坏怀里的货，他手掌用力往上扶了一把，没想到摸到的不是硬邦邦的货物，而是非常柔软的东西，自己吓得自己‘哎呦’一声。

“这是什么……哦对！”他一拍脑门，“我怎么把它忘了！”

才记起什么的阿兹赶紧找个隐蔽的灌木丛蹲下，隐蔽好后从怀里小心掏出一只黑猫，看着黑猫一动不动死了似的，阿兹皱起眉，舔了舔另一只手的手背，举着猫，让猫鼻子紧贴那块湿润的皮肤。

当手背感觉到一丝微弱的凉风时，阿兹苦巴巴的脸才露出一个笑容。

“小崽子命硬，还活着呢！”

他将黑猫、也就是贝斯放到趴地上长的草丛上，然后小心翼翼将布条结下，把货物放好，从怀里摸出一个瘪瘪的皮水袋，还有一个女人用的油膏铁盒般的东西。

阿兹扭开皮水带扒着猫嘴喂了点水，刚开始这偷来的猫咽不下去，水都洒了，不过阿兹显然很有经验，水流倒的很慢很小，一点点洇湿了它的嘴巴。

像是起死回生般，浇了一会儿猫舌头动了动，开始缓慢的舔和吞咽。

“嘿嘿。”阿兹笑了笑，手沾了点水给黑猫抹了抹脸，还往干裂的鼻头上点了一滴，“遇上我说明你命不该绝，狗贵族都是要去冥河吃屎的死变态！最喜欢折磨人，竟要把一只猫活活饿死，去他妈的！”

猫狗都抗磋磨，生命力顽强，这猫才半大，不知道饿了多久才成这样儿，对贵族很反感厌恶的阿兹呸了声，看猫胸口起伏大了些，才又把香膏盒给打开。

他用指甲挑出一点点里面像猪油一般柔软的乳白膏体，瞧着这小点东西，阿兹黑褐色的脸心痛的抽了抽，最后还是叹口气扒开猫嘴，给它喂了进去。

阿兹心痛的吸了吸鼻子，把东西收拾好，抱着猫嘀咕：

“这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就剩小半盒了！我师父说那是当年一个黑发黑眼睛的异国商人卖给他的，叫什么人参、呃、什么千年、哎呀反正就是贵！以后你可要像我师父的黑狮那样报答我，听到了吗？”

贝斯没醒，自然没听到，但阿兹这个人虽然长得粗糙，却是个标准的古代沙雕，耳朵凑近了猫，仿佛听到了贝斯回答似的咧开嘴，“听到了？好嘞，跟我当第一盗贼吧，以后你就叫——黑鬼好了！”

然后他摸了一把贝斯的脊背，高高兴兴的把猫塞回布袋，继续往前走。

而沉睡中的贝斯对自己新得到的名字毫不知情，如果贝斯知道，那它一定会对阿兹说一个字：淦！

贝斯包租婆嘴脸：我特么牵谁谁绿爱情杀手光环还没消失，你特么又给我起名叫黑鬼，信不信丫的劳资一口非洲毒奶让你死于奶中毒？！

阿兹不信，他抱着偷来的猫，继续愉快地做着任务。

他最喜欢黑狮了，黑狮是他师父养的黑猫，全身上下每一块杂毛，就跟他怀里这只一样，当年他师父能够争夺埃及第一盗贼的名号，就是因为他老人家养了只通灵黑猫。

取名为黑狮的猫在阿兹眼里鬼的很！那智商和看人的模样，就跟人类没什么区别，简直瘆得慌，他师父每次出手接单子必须带黑狮，作为猫，去偷东西比放屁都简单。

什么放哨啊，引人啊，偷点小物件，他师父就直接往黑狮身上栓绳子扔进房间，让黑狮叼回来。

没有人会怀疑一只猫。

所以阿兹的师父无往不利，他师父经常骄傲地吹嘘，当年他在一个贵族家偷东西，出于不忍捡回了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地小黑猫，才有了后来的黑狮。

黑狮老死后，他师父也没了精气神和好帮手，这才让第一盗贼的名头被抢走，死前还在遗憾没有遇到像黑狮那样有灵性的猫。

今天阿兹去偷东西发现笼子里奄奄一息的黑猫时，几乎是瞬间！师父讲过遇到黑狮的经过弹幕刷屏似的从他眼前碾压过去！

阿兹复杂的盯着黑猫。

贵族宅邸？嗯。

被折磨的黑猫？嗯。

第二个黑狮？嗯！

阿兹：嘻嘻嘻，这一定是老天给我成为第一盗贼的机会！

阿兹美滋滋把猫抱走了。

还在做梦撸猫的某位法老王：………

快速赶路的阿兹偶尔检查一下贝斯的身体，当发现黑坨坨的胸口起伏扩大时，眉毛因为喜意都扬的老高。

就是有一点很奇怪，看上去这猫都活了，怎么还迟迟不睁开眼睛呢？连叫都不叫，宛如陷入了沉睡般。

大概我想多了吧，阿兹没当回事，他以为是自己的药救了一条生命，还有点莫名骄傲，感觉自己伟大的简直就是行走的太阳神！

正开心的阿兹不知，他胸口的被布包裹的亡灵书，书皮从紧闭的漆黑石门，悄无声息的敞开……

明明是冷硬坚固，不可自动改变的封面而已，却仿佛变成了一个会动的屏幕，敞开石门前，一只黑猫蹲坐的背影突然出现在画面上，画面一帧一帧，缓慢恐怖的改变着，比哑剧更加诡异沉默，而蹲在石门前的猫，似乎犹豫起来，最终还是走进了两扇石门内。

它进入后，亡灵书书皮上画着的地狱之门无迟钝无声地‘吱吱’关闭，隔开了生之世界与死者国度……

\*

另一边。

老城主府。

天已经快亮了，无孔不入的一阵凉风吹动照明的灯盏，金光闪闪的房间因此有人似的在阴影中徘徊，发出哀愁地叹息。

约法尔站在城主府议事厅的最中央，他双手自然下垂，身披战袍铠甲，安静地闭眼仰头，仿佛一尊聆听神谕的石像。

无暇的容颜，铠甲边缘、他铂金的发丝折射出微光，仿佛清晨来临前，花朵上的雨露。

无可否认这一幕的美丽，当然，要欣赏这种美之前，最好注意到他修长有力手掌滴落的鲜血，和脚边几个捏碎了大部分骨头的刺客。

这房间里没有一个侍女，只有单膝跪地，延绵到殿门看不见处的成排亲兵，以及最靠近这位爆发边缘王者的涅菲斯等人。

两位大神官、老城主、布雷顿匍匐在地，至于看丢了亡灵书的索克和阿贝琉两人，已经拉下去受罚。

跪着的人肩膀微微颤抖，他们试图忘记刚才眼前俊美的法老王用怎样的狰狞面孔、用怎样的恐怖力量、用他那双白皙的手掌，微笑着———

一点点！一块块！捏碎了刺客身上的骨头！

越是美丽的东西，才黑夜下才格外令人恐怖。

像精致像人的娃娃，像画像里微笑注视着你的人……

他根本就不是人类，王座上的男人、不、恶鬼！他就是恶鬼！

老城主青白的老脸淌下浑浊的泪水和汗水，额头紧贴地面全身都在颤抖，刚才刺客的哀嚎和尖叫求饶，仿佛就在他耳边不停回荡，抓挠！

不止他在怕，这里的所有人包括那两个大神官都在怕……他们畏惧着前面一副美丽画卷般的男人，甚至感觉有恶兽从他身体中挣破皮肤挤了出来，徘徊在他们面前，流出饥饿的唾液。

老城主在心里哭泣自己恐怕命不久矣时，布雷顿和涅菲斯赫塞等人却在等待。

其他人不知道，但跟随了很王很久的他们见过几次约法尔怒极的样子，他们的王已经爆发过，现在一动不动安静的模样，正是他在抑制自己。

每一任王都多多少少有些心理疾病，他们王因为过去的事，嗜杀和其他一触就炸的点多不胜数。

可只要王抑制住了，他们也就不会有性命之忧。

果然，过了会儿，周围掺杂刀片的要命压迫感消散了很多，涅菲斯等人偷偷看去，发现约法尔已经睁开双眼，凛冬在他冰蓝双眸中散发着寒气。

不过眼白处的猩红血丝，已经退下。

涅菲斯和布雷顿赫塞等人无声松口气。

“涅菲斯……”

约法尔呼唤她的名字，目光却落在自己举到眼前沾满鲜血的双手上，他的手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恐惧乏力，而是因为兴奋。

他压抑不了太久，他失败了。

涅菲斯听到这低哑的声线心脏突突直跳，低声应了：“涅菲斯在。”“把贝斯特带过来。”约法尔半合双眼，狭长双目透过一条冰蓝缝隙，里面有光不断闪烁，“我现在就要见到它。”涅菲斯怔了怔：“王，贝斯特不在我这里，在赫塞大神官那儿。”约法尔看向赫塞。

赫塞整个人都懵了，刻板面孔的男人抬起头，眉头皱起：“也不在臣这里啊，我见到布雷顿他们带着。”不知道这个雷怎么到自己头上的布雷顿：“……不是……我们把贝斯特带到了城主府就交给了仆从，怎么？那个仆从不是我们的人？”涅菲斯：“……”

赫塞：“……”

约法尔染血的手指一抽

涅菲斯：……我有不好的预感。

赫塞：……真巧，我也是。

布雷顿：？？？

而一直没有眼力见的老城主听到这里愣了愣，随后惊喜的猛抬头：“王！我知道！我知道那只咬伤您的猫在哪里！”约法尔皱起眉，一丝目光落在他身上，涅菲斯等人也表情复杂的看过来。

仿佛找到将功补过机会的老城主滔滔不绝：“那只胆敢抓伤您的混账猫，我作为下埃及最忠诚于您的狄思城城主怎么能不给它点苦头吃？您放心，我已经让仆从把它关在了偏殿，还在门上了锁！它绝跑不了！对对对，我还让仆从给它断了食物和水！”“该死的猫，竟敢让伟大的您受伤流血。”老城主激动极了，没瞧见涅菲斯等人骤然难看起来的脸色邀功，“哈、哈哈，算算这已经第四天——不对，已经第五天了，它肯定早早就饿死渴死了，我知道您为那只黑猫发了老大的火，您放心，我都考虑到了，饿死最痛苦，一定给您解恨！”“王、王啊！”老城主膝行几步，老泪纵横可怜兮兮的哀求，“您可千万别在动怒，保重身体啊，看在我如此忠心的份上，您——您、您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

完了。

完了……

知道贝斯特对于王来说，起到什么作用的涅菲斯等人脸色惨白，他们已经没有勇气去看王的表情。

而约法尔垂着头，他似乎在思考，又或者在单纯的沉默。

很快，他动了，他走到老城主面前，蹲下身，黄金铠甲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

那双苍白纤细却含着怪力的手掌放在老城主双肩上，老城主有些困惑的看着王弯起的双眼吗，不晓得王眼白的地方怎么那么红。

但能被王用这个姿势对待，难道说明王要扶他起来？

老城主高兴的咧咧嘴，期待的看着面前微笑的王。

“饿死？”约法尔声线更加沙哑。

“对对对。”老城主忙点头，“饿死，决不能让轻易放过它！”约法尔唇角勾的更高：“饥饿很痛苦，你知道吗。”“知道啊，嘿嘿，但是比饿更痛苦的是渴，渴死的人生前痛苦不堪，饱受折磨，能自己将自己逼疯！当时我灵机一动，为了给您报仇就……”“痛苦不堪———很好，很好。”

约法尔忽然低头闷闷发笑，笑到肩膀都在耸动。

听到这小声，涅菲斯和布雷顿已经咬紧了两腮的肉，他们知道，今天，谁也跑不了。

唯独老城主不知，他还期待因此得到王的青眼呢。

约法尔笑够了，拍拍他肩膀，“告诉我它的位置。”“啊？”老城主疑惑回答：“这、都是我的仆从去安排的，我也不知道在那个废弃房间，您等等我这就把仆从叫来。”“你不知道？”

“城主府不用的房间很多。”

“嗯，你没用了。”

“啊？”

老城主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瞳孔中倒影出来双目血红的男人，缓缓眨了下眼睛，然后他就在脖颈一阵尖锐的疼痛中挣扎起来，不可置信的倒在地上，脖子深深凹陷处几处，眼睛凸起，人已经没了气息。

老城主的尸体倒在地上，议事厅又恢复了安静。

身穿黄金铠甲的约法尔慢慢站起来，大步冲外面走去，将背影留给了所有人。

“王……”

涅菲斯担忧的站起身要跟上，谁知约法尔突然转身，面容阴冷狰狞，将她生生骇在了原地！

“跪着。”

约法尔冷冷的看着她，“我曾经很信任你涅菲斯，但你现在不配再拥有这份信任，别跟上来，我会杀了你，在我抑制住前，滚！”他说完转身就走，飞扬的披风切割出永不愈合的伤痕，铂金长发从王冠下倾泄。

涅菲斯僵硬的看他走远，手掌握住法杖，指节发白到骨头快戳出皮肉。

不再信任？

这对于服侍王的大神官来说，等同于死刑！

失力的涅菲斯拄着法杖缓缓跪在地上，抖着嘴唇闭上了双眼.

大步向前的约法尔命士兵捉住老城主的仆从，赶去那间房子的路上，约法尔忽然想起了他的梦，有着温热体温的黑坨坨在他怀里撒娇，问他——

它说：约法尔，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啊。

你来接我吧。

你不来接我……我也不怨你……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你还来接我吗？

约法尔（红眼睛）：黄金战车可以吗？

贝斯：嗯，……原谅你了。

【你是它的唯一，别让最后令人感叹可惜】

【这一章是五千（三千加两千双更），不想分开两章，算是虐文补偿，今天凌晨更，嘿嘿，明天就可以休息了是不是~~~现在月票的分刷新慢，好多票上不去，脑壳痛，谢谢大家支持，给泥萌我的小心心~~】

第41章 都满足

贝斯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它的头顶是星空银河，脚下是镜面般的水面，水倒影着天上星辰，高高近近，星空倾斜，仿佛触手可及。

又因为水面，令人产生脚下倒影才是真实天空的错觉。

黑坨坨蹲坐在水面之上，半圆波纹从它身下微微扩散，有凉凉的风吹过宁静地双面星空之夜，吹动了贝斯身上那层黑色毛尖。宛如一只无形的手，极尽温柔在它身上痒痒地掠过。

黑漆漆的喵大爷闭上双眼，感受着清风的微凉，鼻尖仿佛嗅到了一丝水汽。

“真漂亮啊~”它感叹，水面动了动，如同在得意。

“简直就像——”贝斯拉长声音，毛脸深沉的做出沉思状，‘嗯’了一好会儿，抬起爪假装自己能分开爪丫瓣似的打个响指，声音低沉地用装逼大佬语气评论：“就像朕的华x电脑桌面，高端大气上档次！”

水面：“……”

贝斯：“见到此情此景，本喵不禁想要吟诗一首：啊~天上一堆大星星，水上还是一堆大星星——嗯，全他么是大猩猩！嚯哈哈哈哈哈哈，好湿好湿！”

水面：“……”

平静的水面不知道是不是被满身大猩猩刺激到了，稀里哗啦激动起来，荡开一圈圈波纹。

黑到看不清头脸的喵大爷惊奇的盯着屁股下的水面，看着上面怒气腾腾扩散出水波，沸腾般往上蹦水珠子。

“哇，好玩耶。”

贝斯兴致勃勃的跳起来，爪子啪啪啪往水面上拍。

“啪啪啪！”

“啪啪啪！”

“啪啪啪！”

湿哒哒，还响的辣么大声，贝斯毛脸下通红，猥琐地嘿嘿嘿笑，对水面眨眼，“你好骚哦~”

水面：“……”我骚你大爷！

刚才美的和画儿似的的水面这次直接变成烧开的热水，咕嘟嘟沸腾，喷了贝斯满头满脸，毛都打湿了紧贴到身上。

不烫，就是贝斯从一只黑漆漆毛茸茸的喵大爷，淋成了黑漆漆贼特么丑的狗熊出浴喵大爷。

这时从水中逐渐凝结出人形的女人冷冷的看着它，目光扫过猫肚子上的两层褶皱，咧嘴：“呵。”

一声，极尽嘲讽。

贝斯：“……”

贝斯被她嘲讽的恼羞成怒，抖了抖身上的毛瞪大猫眼，小水老鼠似的冲她凶。

“喵！”

我、我特么胖点怎么了？！

劳资这身膘，全是恰山珍海味恰出来的，都是钱！稀罕着呢！

它是黑短毛，在王宫被约法尔宠着，侍女生怕它吃少了，每天养尊处优，羊奶都喝加了糖浆现煮的，就比同样品种的猫略有肉，人家猫洗澡是虚胖，而贝斯……实心的。

面前的女人睨着凶出奶味儿的贝斯，似笑非笑。

她身材丰满有型，如同欧美火辣女神，有着一双琥珀色又大眼尾又翘的猫眼，一身单肩收腰白长裙垂到小腿，蜜色皮肤健康紧实，她很高，比一个成年男人都高。抱臂站在水面，宛如神庙里性感美丽的女神石像。

女人高高在上看贝斯，“你不怕吗，小东西。”

贝斯怔了怔，随后砸吧两下嘴蹲坐在地上，后腿‘哒哒哒’弹耳朵，“不怕，我都死了还怕什么，这里不是埃及的冥府吗，你难道是阿努比斯啥的？哎，阿努比斯不是狗头吗？”

女人嘴角一抽：“……阿努比斯是胡狼头！”阿努最讨厌别人把他的头叫成狗头，“况且这里不是死灵之海，也不是奥里西斯的死者国度，你作为猫神拥有我赐予你的力量，是我的附属精灵，当你生命微弱时，被亡灵书接纳，神明气息激活了奥西里斯留在亡灵书中的咒术，也就是死者复苏。”

贝斯：“喵？”什么附属精灵死者复苏的，卧槽，你是月之女神？！

女人点头：“不然你以为呢，小东西，你的灵魂来自未来，竟敢占用了我使徒的躯壳，哼。”月之女神，真·贝斯特冷笑：“要不是拉非要留下你……”

后面那句话月之女神留了个白，但很显然，绝不是什么温柔的好话。

贝斯夹紧了尾巴，心虚的在水面上蹭蹭，这事是它理亏，它刚想解释什么，月之女神非常不淑女的烦躁“啧”了声。

“行了，你还是说人话吧，这些年我天天听猫叫，都听腻了。”

“但我又不是人，我怎么———卧槽！”贝斯不敢置信的舔了舔嘴巴，还是猫嘴，但：“我能说人话了？”

猫说人话，太牛批了吧……

“当然。”月之女神颔首扬眉，“我可是神明，让猫开口说话算得了什么。”

从小活在科学中的贝斯：“……”忽然想投入神的怀抱，哭着抱大腿。

月之女神摆手：“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些小事和解释我没空听，节省时间长话短说，你确实可以从死者复苏中复活，但死者复苏是赐予死去的人新生命，只适用于拥有神明血脉和气息的使徒，根据他们的灵魂，给予他们形状，但你不同，你的灵魂和你的躯壳不一致。”

女神皱眉，语气烦躁，“我本来是想把你灵魂抽出来毁掉，然后复活我的使徒的。”

她讲完不满瞪着贝斯，贝斯有些惊悚的咽了口唾沫，正想着要不要逃跑时，她补充：“但拉不同意，更重要的是英灵神殿里，有一位法老王的英灵对你复活的事情非常激进，太难搞了，我就放弃了。”

贝斯纳闷：“法老王的英灵？”

月之女神：“约法尔·孟菲斯，你的主人。”

贝斯心一颤：“约法尔死了？！”

“你叫那么大声做什么。”月之女神冷着脸，“在你们的时间他当然没死，你所在的位置是众神的世界，过去、未来、现在，在这里都是不存在的，英灵神殿住着的都是被太阳神拉认可的法老王，英灵神殿的约法尔是你们世界未来的约法尔。”

作为空间研究者，贝斯马上理解了，小小松口气，不过马上贝斯又紧张起来，“那你打算怎么处理我啊。”这个女神看上去凶凶的不好相处，简直就是个母狮子，不会动手揍它吧。

女神满脸嫌弃：“拉觉得你应该继续使用猫的身体，做我的使徒，但我不愿意。”

黑坨坨：“……”你以为我想做你的使徒咩？嗷呜呸！

女神：“你的主人，英灵神殿那位，想要你使用死者复苏根据灵魂变成人。”

“约法尔都成英灵了还记的我啊……”提到约法尔，贝斯心里发苦，心情复杂，“他想要我变成人？为什么？”

他不是都把我活活饿死了吗，现在来救我做什么。

“我哪知道，反正他一定要你变成人回到他的过去，他是一个固执而黑暗的英灵，我不可想惹他怨恨。”

“那……”

贝斯看着眼前的月之女神，月之女神手一挥，非常痛快的撩拨头发，“我？这种麻烦事我才懒得思考。”

她婀娜多姿走过来，捏起贝斯的后脖颈，看小黑猫紧张的蜷缩着四只爪爪，勾起唇角露出神秘的笑。

她说：“呵呵，这不是很简单吗？他们的要求都满足不就好了~”

贝斯：“？？？”

小粉菊花颤颤巍巍收缩，喵大爷觉得，他特喵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

荒芜小镇，一处酒馆里。

曾跟沙耶夸下海口的巴尔特坐在椅子上，一只脚踩在椅子边缘，手指在桌上厚重的亡灵书上有节奏的击打着。

他面前坐着的酒馆老板夫妇眼神阴鸷，在国家没有灭亡前，他们曾是沙耶的家臣，现在开了家酒馆当据点，为旧主子收集情报。

敲了有一会，巴尔特懒懒道：“那个王追出来了？”

“是的。”两夫妻中的女人低声说：“我们故意派去刺客引人注目，然后在雇佣盗贼去偷走亡灵书，伪装成只想要亡灵书的不知名势力，好降低法老王的警惕。我等一直很小心，他肯定不会察觉，我并没处理掉那个盗贼，还给了他足够的佣金让他在附近挥霍。下面的人已经偷偷把他逃走的位置暴露出去，到时法老王追杀盗贼时，我们正好可以……”

女人沉着脸，抬手做了个灭口的动作。

从一开始他们将好不容易盗取的亡灵书送去拍卖，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只要能杀掉可恶的约法尔·孟菲斯二世，那他们就能复国！

想起过去的辉煌，酒馆夫妇眼底闪烁着兴奋激动的光芒。

“啧，麻烦。”巴尔特拍了拍亡灵书，瞧不上他们这种只会搞诡秘伎俩的人，哼，最后还不是要靠他这种强者动手？

正想着，巴尔特目光一扫，忽然发现亡灵书上本来四角镶嵌的血色宝石突然褪色，一眨眼就变成了灰扑扑的破石头！

巴尔特一脚踢开椅子猛地站起来，手掌压在书上，不可思议的去扣上面的宝石，“妈的！这是怎么回事？！”

亡灵书这种东西有着很恐怖的传说，身为一个埃及人，巴尔特在血脉里还是畏惧这种东西的。

“什么怎么回事？”

酒馆夫妇被他吓了一跳，疑惑的站起身看过来。

巴尔特低吼，“你们瞎了吗！看不见书上的宝石掉色了。”

酒馆夫妇急忙跟着上手抹了抹，发现灰色确实是宝石本身变色，不是尘土后，脸同样难看起来，三人彼此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底发现了一丝惊恐。

“该死的！邪了门了！”

就在巴尔特等复国党羽慌张不安时，某处简陋旅店，一位少年从床上坐起，他扯下被子盖住自己光溜溜的身体，两只三角猫耳从黑发中噼里啪啦的甩了几下。

少年伸了个懒腰，抽出垫屁股的半截尾巴尖，想起什么似的，扭头笑眯眯冲着床边，嘴巴上叼着的面包掉了也不自知、浑身僵硬的阿兹摆了摆手。

少年笑出两颗小尖牙：“呦~”

阿兹：“……”

阿兹：(ΩДΩ)

猫、猫成精了啊啊啊啊————！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约法尔：我人呢？

蠢作者：你他妈还在寻妻路上呢，就这么想把我猫儿子接回去，做梦！

约法尔：……

感谢一下大佬的打赏，嘿嘿，严肃脸笔芯：

第42章 这位法老，千里寻喵

旅馆中。

三角猫耳，一臂长的同色尾巴，一头微卷蓬松短发的少年在阿兹眼里，大约只有十六七岁，在埃及贵族家庭，还在被称呼为男孩的年纪。

对方有双莹绿色猫眼，大大的闪闪发着光，眼仁很多，眼白少，就显得双眼被放大了一倍，在他奶沫似的软白脸蛋上，非常非常漂亮。

同样，他还有很深的眼窝，鼻子小挺，嘴唇肉嘟嘟的很水润，颜色是少见的豆红，两边唇角自然翘起，瞧着就如同一只可爱的小猫。尤其是他的眉毛短短圆圆贴在脑门上似的，不突兀不难看，怪好玩的。

“我的神啊……”

阿兹不自觉打量着忙着找衣服穿的非人类的少年，嘴巴能塞下两个面包。

“喂、你有衣服吗？喂！喂喂喂？算了，我自己找吧。”

猫耳少年冲他摆摆手，见阿兹傻了似的，叹口气，裹着被子在房间翻衣服，阿兹脑子没转过来，同手同脚呆呆愣愣坐在椅子上，继续傻傻看着他穿衣服。

阿兹体型不是很高大，但少年更瘦。

对方骨架就小，有些单薄感。在埃及大街上，阿兹这辈子也许都不会见到奶白皮肤、长相明显异于埃及人的异国男孩，或许在大贵族的某个后花园，才能窥见一二。

一会儿，他终于穿完了。

白色长袖套头衬衫，红色绣纹小短马甲，绑腰束脚腕的白色灯笼裤，再加上他费力拽出来的猫尾巴，毛茸茸可爱爱的长相……

阿兹心想：妖精、呃、还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妖精穿上衣服，一屁股坐在他面前，撑在桌子上捧住脸，对他咧嘴笑出一口小牙牙，“喂。”

阿兹双手抱头：“(ΩДΩ)啊啊啊妖精说话啦！”

贝斯笑容一僵：“……喂，你有吃的吗？”

阿兹：“(ΩДΩ)啊啊啊妖精又说话啦！”

贝斯：“你放心我不伤害你，我……”

阿兹：“啊啊啊啊——”

贝斯：“就是想要吃的。”

阿兹：“啊啊啊——”

贝斯：“吃的……”

阿兹：“啊——！”

贝斯：“……”你他妈才是土拨鼠成精吧大爷的！

满头黑线的喵大爷没忍住猫脾气，受不了的嘴角抽搐，站起来一把捂住了阿兹的嘴，冲他怒吼：“我去你别叫唤了！我耳朵都快被你喊聋了！我就是饿了想要吃口饭，我又不吃你，面包牛奶——马铃薯都成啊大哥！”

阿兹怕怕地一动不敢动：“唔唔唔。”

贝斯听不明白：“懂？懂了就点头。”

“唔唔唔！”阿兹用力点头。

贝斯松口气，放开他。阿兹果然也没有叫，不过眼睛瞪得老大，惊恐紧盯贝斯，上交保命钱一样把他刚买的面包和吃食恭恭敬敬摆在了桌面上，还包括之前从他嘴里掉下来的那半拉面包。

贝斯看着神庙上供般的摆盘沉默了一会，这大哥，怕不是想给他送走。不过他确实饿了，抓起用荷叶包好的烤肉狼吞虎咽吃起来。

他太饿了。

真的太饿了……

一旁的阿兹本来是很害怕的，古埃及人信奉神明，对世界另一种存在深信不疑，恐惧与敬畏早已深深烙印在灵魂里。

不过，阿兹悄悄观察着面前猫耳少年堪称狼狈的进食模样，不知怎么，心中莫名就放松下来，甚至瞧他直接用手抓着面包和肉，一把把往自己嘴里怼，还琢磨出点可怜悲惨的凄凉味道。

“呃，……你慢点吃，一会旅馆老板还会提供晚餐。”阿兹挠挠头，给贝斯倒了杯水，放在离他手边稍远一些的位置，用跟动物讲话的口吻道：“你乖乖哦，别咬我哦……用喝点水吗，这烤肉一点都不好吃，太柴了，亏你能吃下。”

“谢谢。”贝斯撩起眼皮看了他一眼，继续大口大口往胃里塞东西，当胃部有臌胀的感觉，他的心慌才得到缓解，口中不在分泌唾液，整个人活过来般。

贝斯舔了舔骨头棒，带刺的猫舌头往下刮肉，也不管对方能不能听懂，嘀咕：“我被饿怕了，可能受心理因素影响，以后要得暴饮暴食的毛病了。”

阿兹听觉专门练过，闻言回想起捡到黑猫时的事情，扣扣指甲，干笑着不知道怎么回应，“那，那还挺惨的啊……”

贝斯：“你不怕我了？”

阿兹：“……还行，不是很怕。”他已经看出来，面前成精的黑猫并不打算伤害自己，而且自己是黑猫的救命恩人啊，如果他像传说故事里那样，黑猫会报恩，他岂不是要有比师父的黑狮还棒的帮手了？！

阿兹心里盘算着怎么在这只成精的猫嘴下探口风，而贝斯吃完了，也开始发愁接下来要去哪里，也不能赖在这里逮着面前的哥们坑啊。

“那个……”

“我说……”

都有心沟通的两人同时开口，最后看着对方忍不住乐了起来，粗糙的阿兹嘿嘿挠头，“我知道你也有想问的，我也有，我就先说吧。”

贝斯赞同地点头。

这边沟通的很好，但另一面，却有人焦头烂额，心情显然不是很美丽。

一百人左右的武装队伍骑着马疾驰而过，密集马蹄声汇聚成轰隆隆的雷鸣，马群踏飞的小石子混在灰尘中飞出好远。

带头的男人身穿过于显眼的黄金铠甲，猩红披风在急速下甩出波折弧度，王冠下铂金长发微微凌乱，拍打在冷白的脸颊和脖颈上。

他身后有人骑马追上来，迫于急急地速度下，一边吃风一边冲前方的男人大吼：“王！请您停下，再这样跑下去马匹会受不了，后面的队伍拉开很远，也容易遇到刺客，危险！请您停下！”

冲在最前面的黑色神驹速度逐渐减慢，虽然没有停下，但总归不是单枪匹马冲在前面了。后面的男人松口气，向后挥手催促队伍抓紧跟上。

不一会，坠在队伍最后面，连人带马比所有人都大一号的索克才赶上，绕过骑兵队来到阿贝琉他们身边。

索克的马为了是能吃重耐性好的马种，但速度却慢很多，他刚上前，阿贝琉就拽着缰绳使坐骑靠近了索克，低吼道：“该死的，王已经很久没有休息了，他妈的那个盗贼带走了亡灵书就算了，反正我们早就知道乱党的计划，但他为什么要带走王的猫！？而且还他妈跑这么多城镇，我们一路追赶，连全部的兵力都无法带足！”

“我怎么知道！”索克闷闷不乐地阴沉着脸，同样吼回去：“但我挺高兴那个盗贼能带走贝斯特的，总比饿死强！干他娘的老城主，早知道他虐待贝斯特我一定拍扁他的脑袋，像拍木桩一样给他砸进土里！”

阿贝琉：“你高兴个屁，高兴我们被该死的盗贼遛？”

索克：“可他救了贝斯特！”

阿贝琉：“它不过是一只猫！王却这么冲动，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埃及的公主被绑走了呢。”

索克：“就算贝斯特是猫，它也是我朋友。”大块头索克眼看阿贝琉又要不高兴地说什么，聪明了一回的怼他，“有本事你到王的面前去讲啊！”

阿贝琉：“……”好吧，他还真没那个本事。

眼看两人要吵起来，一匹马‘吁吁’嘶鸣挤开两人，插在中间。

索克与阿贝琉齐齐扭头，发现是布雷顿。

“好了好了，吵什么，也不嫌吃风。”在这速度下交流只能靠吼，布雷顿连着吃了两嘴灰，疲惫让他没力气在辩论谁对谁错，只说：“我们已经搜过所有城镇，现在只剩最后一个，我们的人说刚才山上有几波人在盯着，恐怕乱党马上要动手，比起你们讨论的内容，还是想想王到了以后，我们怎么脱身吧！”

阿贝琉“哼”了声，扭头骑马，又跟紧约法尔些。

索克马匹不快，憨厚的脸上露出焦急地神色。

后面发生的事情，走在前面的约法尔不去理会，他冰蓝双眸眯着，看着远方逐渐露出的建筑物，有什么，在被血丝纠结的眼球上显现，却一闪而过。

没人能透过这人冷漠的皮囊，看见真正的约法尔·孟菲斯。

作为众所周知法老王的心腹，阿贝琉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的王累不累，饿不饿渴不渴，有没有到极限，亦或是他的极限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们只能看见前方的背影，永远地挺直，仿若神明之躯，钢筋铁骨，永远不会倒下。

约法尔·孟菲斯就是一面叹息之墙，他将自己的所有包裹，令试图了解探索他的人在连天的高墙前望而生畏。

情绪上的波动，身体上的疲劳、伤痕，如果不去仔细观察，旁人根本无从知晓。

即使他如今连续没有休息，奔波在众多城镇，脸上也无半点旁边疲色，要不是眼睛中的血丝无法遮掩暴露出些许，阿贝琉他们也不会上前劝阻。

而且作为埃及的统治者，他不该为了一只猫带这么点人，如一块肥肉般喂到敌人嘴里去，这太荒唐，太可笑了！

连几岁的儿童都知道，王不能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中。

但他就是做了。

还为此惩罚了得力心腹涅菲斯，打乱了所有计划。

在阿贝琉布雷顿等人眼中，他们王绝对是被那只猫迷得昏了头，猫又不是人，就算是，血亲老婆都犯不上令王冒险，值得吗？

再养一只不就好了。

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想要什么样的猫没有，甚至不用约法尔开口，自然会有人为了讨好他，千方百计迎合他的喜好去搜集，然后献上来。

可他们的王呢？

心里只有名为贝斯特的猫！

即使也许那只猫已经嗝屁了，约法尔仍旧在找。

“我说，该不会叫贝斯特的猫晚上会变成小娘们，然后缠着咱们王——不对，那是个公猫。”阿贝琉扭过头跟布雷顿说话。

而布雷顿脸上也适当露出无奈好笑的表情，就在此刻，他们行军路过一片上坡窄口，两边是矮矮的灌木杂草，一支长枪猛地从其中射出，直直扎向约法尔！

那瞬间，正好看见的布雷顿瞳孔紧缩，脸上笑容被大惊代替来不及反应骤然扭曲成一团，他感觉嗓子像是被圆圆东西堵住，张开嘴过了一个世纪才破音大喊：

“王———！”

约法尔皱眉，双臂迅速勒起缰绳转了两圈，铠甲下手臂青筋暴起，猛地扯住坐骑，黑褐色战马是有名的神驹，立刻高高立起马身，前腿蹬动，长长嘶鸣。

“咄！”

长枪擦过马前胸，溅起一片泥土，直入地面！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约法尔：我感觉我整个后宫就在前方了。

贝斯：嘻嘻嘻，猜猜我是谁。

约法尔：我猫呢？？？

最近为了躲避大姨妈不耽误更新，所以更新时间改到凌晨，不是不更新，而是诸位太能熬夜了，笑哭。

第43章 我次奥

随着这一枪，整个灌木草丛就如同活过来了一般，落叶飞溅，伪装物同灰尘狠狠扬起落在下面的骑兵队伍。

更多好看的文章：baohexs．com

约法尔停下的那瞬，后面骑兵队伍仅用一吸之间就趁着马匹减速，冲到了法老王的前面，大吼着抄起马侧的圆盾挡在了胸前和面容下。

“哒哒哒！”

铁马金戈之下，阿贝琉急忙抽出腰后弯刀，索克跳下马，抄起两根一米多高的粗柱子，柱子上两头还钉着夸张铁钉，索克全身肌肉绷起，坚硬如铁，用力把铁柱对接往地上一砸！就着这个力度，铁柱发出‘咔哒’机括对接声，被小山似的索克舞起来！

“王——！”

布雷顿向来不是以战斗能力被称赞的将领，他也被自己的侍从举盾护住，即使焦急也没办法，只能从重重包围中，透过漫天飞沙去捕捉模糊的身影。

很快的，一群头脸包裹着布条，全身软甲的人眼神锋利，沉默着露出利刃扑了上来。

其中，同样遮掩真实长相的巴尔特直接俯身贴地奔跑近身！双弯刀齐齐切断骑兵马腿，后面的人有学有样，马儿悲鸣倒下，上面的战士同样栽倒，无法保持身形，有好几个就这样被斩杀！

这些人很聪明，下手也狠厉，像索克和阿贝琉这种经验老手早已下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冲在最前。

阿贝琉一边手缺了半个手掌，可这并不影响他战斗，他右手反握弯刀，伏低身体专挑脖子抹，弯刀寒光如同晴日里的白月阴影，切开皮肤、切开喉管、鲜血连绵粘着血珠，扬撒入沙土！

索克更是不分敌我，抱住两米对接带钉柱子，怒吼一声旋转一圈，扫飞无数。

巴尔特眯着眼绕过两块难啃的骨头，他身体强壮可不代表他不灵活。

巴尔特对被士兵包裹严实，却依旧显眼无比的冷白俊美法老王冷笑，“妈的，长成这样还特么穿一身黄金铠甲，找死！”

所有人都知道在战场上，穿的显眼的人，要么，代表不会上前；要么，就是脑子有坑单纯想要当靶子！

多年前没参加过灭国战役，还跟着师傅的巴尔特并不知道，后来这铁律，变成了三个……

他斩断马腿绕过几个难啃的骨头贴脸上前，巴尔特擅长用长枪，却并不适合今天这场沉默的刺杀，开头那根就是他掷的，可惜没有把该死的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插个对穿！

但没关系，我有这个……巴尔特双持短矛，挑开前面的盾牌，趁着战士没有反应过来，他猛地跟表情从始至终冷漠无比的俊美男人来了个脸对脸。

灰褐色瞳孔将对方冰蓝双眸、一张抿唇阴沉的脸倒映进来。

成了！

兴奋使得巴尔特低吼出声，布条下的唇角止不住上扬，瞳孔紧缩成针状，双短矛力重千钧刺向法老王约法尔地胸口！

我要杀掉被所有人畏惧着的约法尔·孟菲斯了，我要成功成为名垂千古，将征服王战败在手里的英雄了！

在巴尔特狂喜中，他盯着的男人动作起来。

不过却不是抄起武器，而是一把推开了要凑上来保护他给他挡的亲兵。

同时，巴尔特冲过来时带起的风撩起约法尔王冠下的铂金长发。

他们二人巴尔特伏地上挑，目露兴奋，目光闪烁，约法尔身穿黄金战甲，仰头垂眼，俊美的外貌和冰冷淡定地神色仿佛俯视众生的神明。

巴尔特甚至在这一瞬间，觉得他的表情就是在嘲讽自己天真。

该死该死该死———明明我才是能掌握你生命的神！明明是我！你凭什么做出胜券在握的样子？

我可是下埃及第一战士！

巴尔特压低声音吼：“约法尔！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就像被我砍掉头颅的雄狮，死在我手里吧。

约法尔睨着冲上来的刺客，唇角凹陷下压，他伸出双手——修长白皙的手指为了避免被铠甲磨伤而裹在黑皮手套里。

当约法尔绝对冷静地做出动作后，一切仿佛在他的双手范围内开始静止！

“铿！”

巴尔特呆住：“什么……”

约法尔竟然、竟然靠着血肉做成的双手，就那么一双看上去比女人都保养得当的双手，生生交叉骤然攥住了他刺向他胸下肋骨两侧的双短矛！！！

那可是他第一战士的力量，羽曦读佳能生生扎进石头的力量！

巴尔特不可置信地仰头死盯表情未变的男人，他受冲力虎口崩裂，全身向前不受控制的扑去，而他眼中该死的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二世，在瞬息也松开了巴尔特的双矛，在巴尔特扑过来前，竖起了一只手掌，轻描淡写冲他毫无防备的后脖颈劈了过去。

巴尔特这些年经历不少生死，对死亡嗅觉敏锐，当即心脏跳停，下意识用手臂去挡————

“我来告诉你。”

华丽孤高的王者嗓音低哑阴冷，仿佛来自地狱。

他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但在绝对的力量前，你不过，是挡路的野犬。”

“……”

巴尔特还未听清这位‘夸张华丽’的王——约法尔的话，他被约法尔竖起的带黑皮手套手掌‘轻轻’击中了手臂。

真的是轻轻，巴尔特根本无法从他眼中察觉到杀意，也根本无法在他动作中感觉到重量和威胁。

但就这样，‘咔’的脆响。

巴尔特手肘一下的小臂，从他击中的点对半上翻弯折，夸张的断成明显的两节，连骨头都扎出了皮肤，露出粉白断裂面！

“啊啊啊啊——！”

“我的胳膊！啊——！”

全程不过五六秒，当所有人刚回过神的功夫，约法尔已经抬步转身，披风划过的尖，正好避开捂住手臂，栽倒在地，还往前滚了好几圈的巴尔特。

约法尔摘下手套扔在地上，向亲兵伸出手，亲兵回过神哑口无言地慌忙从行囊掏出备用手套，双手捧上。

“嗯。”约法尔接过，淡淡的一边把自己的手掌裹进去，一边说：“处理干净，我没时间陪野犬玩耍，这种事适合留给在庭院里无聊的女人。”

“阿贝琉、索克，我给你们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立即出发。”

“……”

人的惨嚎和马的悲鸣混合在一起，眨了眨眼，僵硬地战士们顿了顿后终于反应过来，他们的王只用一击就漂亮干掉了刺客头子！

“妈的！原来是杂兵！”战士们笑着大吼，士气大振反扑回去。而布雷顿看着王强悍的背影松了口气。

他太强了。

善于被眼睛捉弄的人类只见到了他的俊美，愚蠢地忽视这位王者的诡异恐怖能力。

所有因为外貌和常理，轻视约法尔·孟菲斯的人，终将在他手中被掌控！

因为这位王，可是在常理之外的人啊……

……

“什么？巴尔特这么快就战败了……开玩笑怎么可能！我们的计划天衣无缝，约法尔·孟菲斯又不是怪物！”

“他他妈就是个怪物、魔鬼、邪神！巴尔特是下埃及第一战士，可他瞬间——我只眨了个眼那个法老王就敲断了他的胳膊！他们已经快要赶到这个小镇……妈的妈的，我要回沙耶殿下那里去，我才不要待在这个鬼地方！”

沙耶派来的人手惊恐地骂着脏话，满头冷汗掉头就走，把酒馆房间甩出好大一声响，酒馆夫妇脸色苍白，眼中燃烧的火苗噗地熄灭。

“怎么办？”女人望着丈夫，声线颤抖，“我们也逃吧，法老王要来了，他一定会把我们都杀了的！”

男人摇头，有些呆愣，“我不信，我们精心准备这么久，最后只是个笑话？”

“那有什么办法？！谁知道巴尔特嘴上吹的好听，实则这么弱！什么第一战士，呵呵呵，失败了就拿该死的法老王当借口，娘们一样的法老王还不是靠他身边的亲卫，反正我们不能死，盗贼就扔在这里拖延，我们快走！”

女人拽起萎靡失魂的丈夫，匆匆从房间摸出有备无患提前准备好的行囊，抓起脖子挂着的哨子用力吹了两声，下楼就跑。

一些客人和酒馆的伙计，听到哨子声响猛地站起来，沉默迅速四散而去，眨眼只剩真正地客人目瞪口呆望着空旷的酒馆。

小镇外面和酒馆里面发生的事，贝斯一概不知。

不过他也要收拾好，跟阿兹离开这里了。

贝斯不想回到约法尔身边，即使那可能是令他一生无忧的好选择，但想想现在他这幅模样，再加上之前约法尔对他做的和说的那些话，贝斯心里难受的不行。

反正它不想在跑去热脸贴冷屁股，眼巴巴找虐了，谁爱去谁去！

“每当太阳开始落下，我就能变成人身，在猫和人中间选择，可每当太阳开始升起，我必须恢复成猫的模样，休息一段时间。”

贝斯揪着自己的小尾巴，坐在桌子上晃着双腿，看着阿兹忙碌收拾。他叹息，他这具身体本质上是月之女神的使徒，夜晚和他息息相关，也有很多约束。

“行啊，晚上你也能变成猫，多好！”阿兹挑挑拣拣扫出没用的小玩意，戴上自己的盗贼装备，然后打包背在身上，“你放心，我和我师父都是好人，他老人家说过，我们只偷东西，不杀人。以后咱俩合作，专门偷那些变态贵族，嘿嘿，没准儿游吟诗人还会传颂我们的‘英雄事迹呢’，唔，收拾差不多，咱走吧。”

“好。”

贝斯跳下桌子，尾巴垂到小腿，尖儿还打着卷。

阿兹提醒了他一句，贝斯才想起来，赶紧把尾巴塞进宽大束腿灯笼裤里，然后头裹上纱巾绕了好几圈，只露出眼睛，才冲阿兹比划个出发的手势。

两人离开破旧小旅馆，走到大街上，这是贝斯第一次以人类的角度身上古埃及的城镇，莹绿眼睛发着光，对每一个小摊都好奇不已。

很快，他随着阿兹来到了小镇的大门，不知道是不是阿兹的错觉，今天出城的旅人好像特别多，太阳已经快要下山，半隐半现露出一块，烧红了天际的云彩，带来美丽地沙漠晚霞。

贝斯和阿兹正在门口跟懒散地守门士兵出示通行证的功夫，轰隆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仿佛有百万大军冲杀而来。

贝斯和阿兹，还有好多人或诧异或惊慌的看过去，这一眼，贝斯就看到了最前面，骑着黑褐战马的男人，对方一身耀眼的黄金铠甲，毫不逊色神明的美丽容颜，以及那双冰冷无情的冰蓝色双眸，毫无疑问地，这个男人就是约法尔·孟菲斯！

埃及的统治者，这片大地的主人。

贝斯：“噗——咳咳咳卧槽，约法尔怎么来这里了？！”他眼珠子差点掉出来，口水呛的自己咳嗽不已。

阿兹以为是他偷的那个倒霉贵族追上来了，同样紧张转身，拉住贝斯快速小声说：“我的妈呀，快低头，我之前偷了一个贵族的东西，就是把你顺便带回来那次，一定是他追上来了！”

贝斯：“……你特么偷啥了啊。”才能让法老王都追杀你。

阿兹超小声：“雇主要的东西，好像叫什么什么亡灵书？”

贝斯：“不、不会是奥里西斯的亡灵书吧？”

阿兹惊喜：“对！就是这个名字！”

贝斯：“………………”

完了，死球了。

贝斯面无表情的看着阿兹傻笑的脸，恨不得给他一击左勾拳。

神特么惊喜！神特么亡灵书！

我说我怎么靠着亡灵书复活了呢，原来你把劳资和哪个鬼东西一起搬了出来！早知道你是个憨批，劳资就是饿死，从这里跳下去，都不会恰你的饭！

喵大爷气的尾巴在裤腿炸毛，两只三角猫耳把布巾都顶起来两个小包包。

尤其是，在贝斯胆战心惊下，约法尔等人好像也察觉到小镇门口不正常的旅人数量，停下来了不说，还下了马。

贝斯：……哦豁。

他小心脏扑通扑通挤到嗓子眼，低头弯腰，恨不得把脑壳塞进胸腔，手心全是冷汗的和阿兹在角落瑟瑟发抖。

门口慵懒糊弄的守门士兵见到布雷顿手里的令牌，早就跪在地上亲吻他的靴子了，哪里还敢拦人。

约法尔一手放在腰间佩刀，一手自然下垂，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目光落在城镇里面。

不过阿贝琉和索克等人不知道为什么，身上带着伤痕，凶神恶煞抄着武器，散发令人颤抖的杀意，和亲兵挨个搜人。

贝斯不知道他们在外面遇到了刺杀，只以为自己和阿兹因为亡灵书被追杀，冷汗顺脊背和头皮唰唰往下淌。

终于，索克搜到了他们这里。

贝斯呼吸都不敢呼吸，而对猫狗温柔的索克对人可称不上友善，他站在贝斯面前，直接大手宛如荷叶般盖顶，一把扯掉了贝斯的布巾！

布巾带走几根头发，幸好只露了脸，裹在头顶那块没掉全，贝斯痛的倒吸一口凉气，慌张抱头往阿兹身后躲。

阿兹尽管自己也怕，还是伪装出笑脸，挡在贝斯前面，讨好的搓手，“这位、这位大人，我们只是普通旅人，他还是个孩子，您……”

“果然是个小鬼……”索克看着贝斯裸露出的小细胳膊嘟囔，不过他疑惑地歪头，冲后面闷声闷气喊：“喂~，阿贝琉你们快看，这里有个小孩儿，他好白啊，和咱们主子（对外称呼）一样！还是绿眼睛。”

贝斯：“……”

喵大爷好悬被索克一嗓子，吓的吐出心脏。

幸亏阿贝琉随便看了几眼，当贝斯是异国奴隶就没理会，毕竟贝斯唯唯诺诺，骨骼娇小，不看脸还以为他只有十一二。

而布雷顿忙着询问守门士兵，约法尔——对人好似没啥兴趣。

贝斯松了口气。

就在他以为自己蒙混过关了时，索克又抽了抽鼻子，小山似的身体弯下来，满脸疑惑凑近了贝斯，“我说……”

索克：“你身上怎么有猫的味道啊？”

他语毕，约法尔冰蓝双眸，猛地擒了过来！

阿兹：“……”

贝斯：“……”我次奥！

你他妈——

什么狗鼻子！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所有人都知道在战场上，穿的显眼的人，要么，代表不会上前；要么，就是脑子有坑单纯想要当靶子。

多年前没参加过灭国战役，还跟着师傅的巴尔特并不知道，后来这铁律，变成了三个……那就是：要么，这人就是约法尔·孟菲斯！快跑！

姨妈状态四千六，别说我不爱你们，嘿嘿

还有还有，评论区有的没回复是因为回复二十条，点回复就点不出来啦，但是我都看了，给你们点赞啦~喜欢的大佬给个收藏和免费月票推荐票支持一下吧，爱你们

感谢以下大佬的支持，你真好~

第44章 用你想要的，换你

索克鼻子耸动，嗅着空气中的味道，“不会错的，这一定是猫的气息，我的鼻子最好用了，我养的所有猎犬，我都能通过气味辨别出它们是哪一条！”

他伸手一把推开挡在贝斯前面的阿兹，然后大手狠狠揪起贝斯的衣领，肯定的冲身后大吼：“阿贝琉布雷顿，主人我找到了！他身上有贝斯特的味道！他们一定是那个盗贼。”

“真的？”布雷顿嘴上反问，却对索克的嗅觉深信不疑，脸上露出喜色。

阿贝琉更是冷笑一声，抽出弯刀走了过来，“看不出来啊小东西，就是你害得我们被遛了这么远。”

“该死的盗贼！”

强壮的骑兵战士将阿兹压倒制住，阿兹吓坏了，但他没有挣扎，他可以从一两个人手中挣脱，但现在对方有差不多一百人，他根本跑不了！

完了完了……阿兹欲哭无泪，他真的该听师父不要去接贵族的单子，现在果然要死球。

而贝斯被揪住衣领，被迫踮起脚仰着头，心里的眼泪比阿兹流的可多，尤其在约法尔摩西分海般大步冲他们走来，用熟悉的面容，陌生地阴冷目光望向他时。

贝斯心脏瞬间泡进冰水，又被拿出来狠狠踩了一脚，心酸难受的他自己都感觉自己矫情。

有什么？

贝斯对自己说，他不就是压根对我没什么感情，还打算饿死我吗？

我只要不喜欢他，我难受什么？

贝斯毫不在意的想，丹红上翘的猫猫唇却绷紧成一条直线，喉咙哽咽，忙忙错开视线。

索克笑出一口白牙，憨憨地邀功，“王。”他举了举贝斯，“看我抓到偷走贝斯特的盗贼啦！”

“嗯，做的好。”

多了丝沙哑的低沉好嗓音，难得有了半点温度。

贝斯垂头不去看他，衣服和铠甲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索克放开，接着有人直接抓起他的手腕，像拎起只被揪住耳朵的兔子似的，拎起了他。

“疼！”

贝斯现在的身体太矮了，约法尔还高。贝斯整个人都悬空，被拎起的那条手臂因为承担住他全部体重，发出可怕的‘咔吧’声。

“我的手……”

贝斯冷汗一下密密麻麻冒出来，痛苦地仰头，努力垫高脚尖，另一只手去扒男人攥住自己的手掌。

“疼……”

贝斯嘶嘶抽气，他第一次知道约法尔有这么大力气，竟然单手稳稳地把自己整个抓起来。

之后，男人被战甲和手套包裹的左手，捏住了贝斯柔软的面颊两腮。

冷硬手套用力钳住贝斯的脸，令他可爱的小脸变成可笑的金鱼嘟嘴状，贝斯耸耸鼻子，鼻尖甚至能嗅到对方手掌上，淡淡的皮子手套味道。

作者：喜欢小说的朋友，请不要错过：饱和小说网(baohexs.com)

被迫的，眉头皱成团忍受痛苦的贝斯，一下子和面无表情甚至阴森冷漠的约法尔目光交汇。

明明只有不到十天时间，却因在笼子中度过难捱的五天后，宛如经历了一个世纪。

莹绿色瞳孔，再次和冰蓝双眸对视。

陌生，熟悉。

贝斯轻轻用自己现在可笑的嘴吸了一大口气，以防自己心脏蹦出来，砸在对方的脸上。

“你只有一次机会。”约法尔冷漠无情的开口，态度就是对待一个陌生人的态度，甚至还不如陌生人，“回答我，你偷走的猫在哪里，如果你的回答令我不满意，我会杀掉你，问你的同伴。”

贝斯：“……”他不知道自己听到这话心里是什么滋味，只有一句‘他没认出我’刷屏整个脑子。

也对，也对……谁能猜出自己的猫变成了人？比起他没认出我，更让人诧异的是他竟然没先问亡灵书，而是问我在哪里。

难道他来这里也是为了把我带回去？贝斯嘲讽自己：怎么可能，他都明明都想饿死你，还为了你？贝斯，你真是好大的脸！

你也配？

喵大爷自己将自己可怜巴巴的自尊心和感情踩在地上，反复搓几脚，才吸了吸鼻水，抖着声音，直视约法尔一字一句咬牙说：

“第一，我不认识叫贝斯特的猫。”

因为我从小到大，妈妈都叫我贝斯。

“第二，我也不认为那只猫属于你。”

因为我决定，再也不把感情交在你这个随便就能伤到我的混蛋手里。

“第三——祝你永远也找不到它！”

有种你在杀老子一次！

“………”

索克阿贝琉他们听见这话，静了静，好似被贝斯明显找死的话给镇住了，随后他们表情扭曲，气愤的就要冲过来抽刀剁碎这个敢对他们王无礼的家伙！

掐着他脸，拎起他的约法尔却侧目，宝石断面般锋利漂亮的眼珠转到眼角，轻轻一眼震慑住了索克和阿贝琉众人。

同时，他边转回目光落在贝斯可笑表情的脸上，捏住他两腮的手掌边向下，坚硬的皮子缝制边缘在指尖的位置凸起，沿下颌一路滑落，被触碰过的皮肤带出一层鸡皮疙瘩，触及脖颈的痒痒肉，刺激的贝斯直缩脖子。

约法尔低头，侧过脸凑近贝斯，挺直鼻尖几乎要嗅在他颈窝，贝斯感觉有温热的风从他鼻腔吹出来，在他颈窝里盘旋一圈儿，吹立了白色小绒毛，吹的他尾巴根发麻。

冰蓝眼睛扫着面前小东西的反应，他的话和举动还有气味，以及……简直像极了约法尔脑中那只怂凶同步的黑漆漆小怪兽。

冰蓝色双眸闪了闪。

约法尔勾唇：“呵。”

贝斯：“……”这犬东西就这点不好，笑总喜欢‘呵呵’笑，呵得爸爸起一身鸡皮疙瘩。

“你的回答并不是我想要的。”约法尔说，不知道是不是贝斯的错觉，他觉得约法尔口吻忽然缓和了很多，“所以我要杀了你。”

“……”

缓和个叽儿毛！

贝斯咬紧牙关，闭上眼：“随意，……你动手吧。”

“不要——他———唔唔！”

贝斯听见被压制住的阿兹挣扎大喊，却被谁捂住了嘴，贝斯睁开眼睛去看，却猛地将约法尔俊美冰冷的脸映入，吓的一激灵再次闭紧。

他听见约法尔说：“你准备好了么？我要动手了，我会用这只手扭断你的脖子，把你的所有骨头拧个对折，然后你的头会软绵绵搭下来，知道吗。”他放在贝斯脖颈上的手掌，其中一根手指沿贝斯脖颈的圆圆小喉骨勾了勾。

贝斯被勾的咽口唾沫：……特么的，你要动手就快点，还特意告诉我那只手，你以为我会怕？我根本就不怕。

“你要动手就快点，你个该死的混蛋！”

贝斯闭眼大吼壮胆，顺便想死前过过嘴瘾。也就没有看见面前的男人在用什么表情对他说这句话，以及，他背后掉了一地下巴的战士和索克阿贝琉等下属。

“你不怕？”

贝斯不知今天自己耳朵是不是被封号了，要不然怎么会觉得他恐吓自己时候，竟然带着笑意呢？

“我不怕！”

贝斯硬气的怼他，觉得自己牛逼坏了，敢给埃及法老王脸子看，做鬼也能做最牛逼的鬼。

“真不怕？”

“真不怕！”

“那我动手了，贝斯特。”

“淦！你丫怎么那么多话，你倒是动————”

贝斯的话戛然而止，他不可置信唰地一声睁开双眼，正正好落入面前笑着的那人瞳孔里，夕阳给身穿黄金铠甲的孤高王者擦了层暖色滤镜，即使落日余晖烧红云彩的美丽，也无法比拟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的微笑。

贝斯被震撼在他眼中凛冬瞬间融化的温柔里。

下一刻被拎住的可怜喵咪让对方揽住腰，扯掉头巾托住屁股，撞进了它主人的胸口。

悬空变幻姿势让慌乱中的贝斯为稳住自己，双手搭在约法尔肩膀，双腿分开卡在约法尔腰侧，铠甲坚硬隔得膝盖内侧和胸口生痛。

他们视线上下位置变幻，因为约法尔的托抱，贝斯傻傻俯视着约法尔，炸开毛毛的猫耳布灵布灵在毛绒蓬松黑发中乱抖。

所有人露出夸张表情瞪大双眼盯着少年的两只三角猫耳，只有过分的约法尔在唇角凹陷，扬起弧度底底闷笑。

“贝斯特。”他说，“该跟我回去了。”

“…………”

\*

晚上，还是那家破旅馆。

杀气腾腾的战士将这里重重包围，这家旅馆最大最好的房间（依旧普通）门口，站着抱住武器，表情一言难尽的阿贝琉和布雷顿，而里面……

“贝斯特，跟我回去。”

“我不回去，我跟你绝交！”

“绝交是什么？”

“……”

是你大爷！

“反正我不回去，我不要做你的宠物了，你个魔鬼混蛋渣男嗷呜呸！Tuituitui！！！”

约法尔脸沉下来，压在被子上，把被子里只露出毛绒发顶的人也压在下面，“贝斯特，不许吐口水。”他呵斥。

“你管我。”被子噗的冒出一颗憋红缺氧的喵头，冲不让他起身的男人冷笑，“你不是不管了我吗，你不是要把我饿死吗，你都不要我了，凭什么现在我还屁颠屁颠跟你回去。”

贝斯生前就是个怂包子，眼窝浅，谴责约法尔先把自己说红了眼眶。

他挺没出息的，贝斯自己知道。

“反正我就不回去，你是埃及的法老王，我说的那些你不懂我也不怪你，但我要找我想要的，拜拜了您内！”

我不应该跟你换的东西，我跟别人换，惹不起总跑的起。

约法尔更用力的压下来，伸手扯被子，想要把他的猫挖出来，“那件事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你难道不信？我把索克他们叫进来，你可以问他们。”

“不单单这件事……总之，我就不回去。”贝斯真的觉得约法尔对自己够好了，身为一个王的角度来说，能耐下心跟他耗，还解释，正因为知道，贝斯才感觉绝望，他深深明白，他想要的东西只有在未来那个世界，约法尔才能回应。

他害怕。

他不想眼巴巴预知未来自己傻了吧唧得不到想要的还去勉强，贝斯要及时止损。

“跟我回上埃及。”

“不去！”

“贝斯特！”

“听不见！”

约法尔眼底暗下来，迫人气势在他身上散出，两人隔着被子‘扭打’成一团。

贝斯嗷嗷叫着蹬腿，骑自行车式驴打滚，两只脚丫子偶尔伸出被子，露出光洁小腿，圆润脚趾蹬在约法尔小腹盔甲上，用力抵着他。

捂住被子杀猪似的惨叫，伸出两只手瞎扒拉，一副‘谁也别想靠近本喵，本喵挠人可疼了’的凶恶嘴脸。

约法尔扬起头避开贝斯两只爪，抿着嘴唇，怕误伤他，一时间还真有些拿他没办法。

贝斯瞎舞了半天，才察觉约法尔已经没动静了，喵大爷疑惑的从被子冒出头，小心偷窥，结果就见约法尔静静注视着他，这一冒头，就跟他对眼了，贝斯立刻就想缩回去，可下一秒他听约法尔说：

“贝斯特，我已经很久没有休息了。”

贝斯一愣，没缩回去。

他眨眨眼，终于因为这句话，察觉到约法尔脸色确实有些疲惫，尤其眼睛上，有很多血丝，以前丰润粉色的嘴唇也干裂起皮，像是好久没喝过水。

约法尔目光包裹他，说：“我作为埃及的王，其实不应该离开我能控制的范围，过来找你。”

贝斯：“……”他移开视线，嘀咕最好别来的话。

约法尔：“但我想要来找你，我想把你带回去，带回上埃及，带回王宫，带回我的王榻下，在我每天从噩梦中醒来，就能触及到的范围里。”

贝斯：“……”

约法尔：“你是我的猫，猫而已，但我又觉得不仅仅是这样。”他目光如此认真而专注，牵扯着贝斯的所有感情，“我要告诉你，你比你想象中对我来说还要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你身上寄托着感情，也不明白为何需要你，或许我本来就缺少什么，而你能带给我；或许是你一次次跑到我面前，可笑的想保护我……”

“贝斯特。”

约法尔俯下身，手臂撑住自己的身体，支在贝斯头侧，他带手套的右手手掌轻轻贴了贴贝斯脸颊，试探地贴着柔软皮肤，分开手指插入贝斯的黑发里，捏住了一只肉嘟嘟的三角猫耳，反复轻轻揉搓。

贝斯闭了闭那边眼睛，对上约法尔的脸，脸总先不争气的烧起来。

“我不知道你想要从我身上拿走什么。但我会给你最好的，财富、地位、荣光，如果你不需要那些，你就在我身上取走你想要的吧。”

约法尔微笑，像以前亲吻猫咪湿漉漉鼻头那样，亲吻贝斯的鼻头，在贝斯瞬间泛红的眼中，低声哄。

“我和你换。”

他说：“换你。”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他特么总撩我！

约法尔勾唇：比心。

贝斯：……淦！

【约法尔认猫重点，还有一个位置：眼睛】

【咱打个商量，笑哭，以后不凌晨更了啊。一天一更，偶尔多更。今日依旧四千字，心疼等更的小可爱给泥萌福利章，摸摸头，再次谢谢给蠢作者票票和收藏打赏的娃子】

第45章 那里不可以！

最致命的，是孤高强大的人，突然学会了温柔低头。

尤其那个人是埃及的神明，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的前提下。

贝斯被他双蓝宝石断面般的眼睛注视后、被他的手掌穿过发根后、被他吻了鼻头说‘换你’后……他陷入进了约法尔的世界。

贝斯的妈妈，玛丽夫人曾经说过：讨你喜欢的人犯了错，你总是忍不住想原谅他，即使你知道他是个混蛋。

贝斯觉得他老妈说的对极了。

你看，现在他心里就藏了只抓心挠肺的猫，喵喵叫着原谅他原谅他~，明明预知到最后自己的凄惨下场，挣扎着不想那么早放下尊严和心防交托感情，告诉自己永远是先低头的那人吃亏，但就他妈的……

“我很没出息。”

贝斯咬住下唇，吸了吸鼻水，眼睛上的血丝比约法尔的还多，他小声哽咽，不甘心地对注视他的男人说：

“所以，你以后对我好点行吗。”

约法尔瞧着面前可怜的小东西，听见他担惊受怕的请求，第一次觉得心脏被人攥在手心捏了一把般，挤出酸涩地汁水。

他深深吸口气，连同被子，将自己的猫用力搂紧！

“我一定。”

约法尔手掌垫在贝斯后脑勺，紧抓他发根亲吻在喵大爷的耳朵尖，“乖，贝斯特，乖。”别哭。

“……”

贝·没出息·斯，双手扒住男人胸口的铠甲，指尖扣进缝隙，像只猫将自己团成委屈巴巴的团子，脸埋在约法尔脖颈，嗅着他铂金长发沾染的尘土味儿，象征性滴抽抽搭搭掉了两颗金豆子。

贝斯：哼唧，谁还不是个猫界小公举咋滴。

约法尔：你当然是。

他们保持这个姿势抱了好久，约法尔无师自通，哄娃般手掌一下下抚摸着贝斯的后脑勺，嘴唇贴在他耳廓，有一下没一下的触碰。

从小动作上，暴露出大大地耐心和包容，珍视呵护到贝斯觉得自己都成了约法尔的儿子，还在尿床的那种。

这会他俩谁都没察觉他们姿势和相处模式在外人看来，有多么暧昧不妥，对约法尔来说贝斯是他的猫，他宠爱自己的猫，理所应当。

贝斯则就是完全迷糊了，当猫的时候约法尔老撸他，给他撸的早就习惯了亲亲抱抱举高高，靠看不见脸红的满脸毛放飞自我，哪怕约法尔抿他耳朵，他也只是有点不习惯，想要抖耳朵。

“你好沉啊。”贝斯嘟囔。

约法尔本来就长得高，肌肉紧绷结实，比他这幅没长开的弱鸡样子不知道高大多少倍，还穿着不知道多少斤的铠甲，将他压住后，贝斯只能小口小口喘息，胸前肋骨硌得生疼不说，埃及昼夜温差虽然大些，可现在是刚七月啊，热爆了好么！

“嗯？”约法尔把自己撑起来些，两人脸贴着脸，他目光贴在贝斯额前被汗水打湿的一缕缕弯曲小卷毛上，低声说：“有吗？”

贝斯曲起膝盖顶他，“有，呼……卧槽快起来，我一会儿就中暑了！”

约法尔抿了抿唇，含着目光有些不愉快的起身，下了床开始走到桌子旁开始脱铠甲。

“今天从这里睡啊？”贝斯脱口而出，说完总感觉怪怪的，感觉自己像xx店的头牌，欲求不满恳求情人多留一夜。

约法尔背对他卸甲，没有回头，只嗯了声说：“这个时间不宜在撤兵返回，黑夜不安全。”

“哦。”

贝斯裹着被子懒懒打个哈欠，露出几几颗尖细的牙齿，无聊地趴在床边，揪住尾巴看约法尔换衣服。

这个场景它住在寝宫早已看惯，没觉得约法尔在他面前换衣服有什么不对。

反而脑子里乱七八糟胡思乱想，一会儿是他不该这么没骨气就原谅约法尔，应该在吊着他几天，一会儿是感动身为埃及法老王的男人，能低下头，跟他讲这么多。

但想的最多的，还是约法尔刚才说的那些话。

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在贝斯脑海反复播放，喵大爷播放八遍后忍不住甜丝丝地用被角捂住嘴巴，大大莹绿猫眼弯成月牙，嘿嘿傻笑。

约法尔身上只剩洁白的上下两件衣物后，他转身开门，将暂时驻扎一夜的命令告诉了布雷顿，布雷顿嗖一下将脸上复杂的表情收了收，努力控制住了自己要伸头往房间里看的欲望，乖乖听命。

等约法尔关上门，布雷顿才艰难对阿贝琉开口：“或许你是对的，伙计。”

阿贝琉满脸问号，“哈？”

布雷顿：“之前你说，叫贝斯特的猫晚上会变成小娘们把王迷得晕头的那句话。”

阿贝琉皱眉：“可他不是小娘们。”

布雷顿便秘脸：“是啊，也许王不喜欢小娘们呢？”

阿贝琉：“……”

……嘛，这也不是什么好稀奇的，阿贝琉安慰自己顺带拍拍好兄弟的肩膀，“贵族们养男孩的可多了！又不耽误睡女人生孩子，怕什么。”

布雷顿闻言扶额，说：“我要是像你一样就好了。”

阿贝琉：“什么？”

布雷顿温柔地看着他：“像你一样没脑子，就不会想太多。”

阿贝琉：“……”

房门外面，咬牙切齿的阿贝琉勒着布雷顿脖子，无声揍人。房间里，约法尔自然掀开被子躺到床上，将他失而复得的猫搂在怀里。

约法尔手套已经褪去，他冰凉修长的手指摸进贝斯的衣服内，感受着软乎温热的熟悉体温，鼻尖抵在贝斯头顶的黑色卷毛里，嗅着猫的味道，嘴里发出一声舒服的喟叹。

贝斯背对着他，终于察觉到这姿势略有点尴尬，不好意思的推他的手，却被约法尔反捉住，他手指穿过贝斯的指缝，揉搓他的指肚，又抽开，包裹比自己小一圈的手掌，姿势几经变换犹觉不够地按压贝斯的掌心。

“肉垫比之前还软，还大。”约法尔垂着眼，金羽毛似的睫毛遮出阴影，令过于锋利的冰蓝双眸终于沉寂下来，他鼻尖和嘴唇就贴在贝斯脑后勺，闷哑性感的嗓音像直接穿进了贝斯脑子里似的说：“我很喜欢。”

贝斯‘腾’一下臊红了脸。嶼、汐、團、隊

“你你你、你他妈瞎摸什么！摸个手说的这么、这么奇怪！”

约法尔俊美的脸庞温柔下来，狭长的双眼弯弯的，并没理会贝斯的呵斥，盖着被子真·品头论足的、手代替眼睛检查着他猫咪的新身体。

“小钩子一样的指甲也没有了。”

冰凉修长的手，指腹按按贝斯的手指尖。

“当然，不然那不成猫妖了吗……”

“嗯，手腕到手肘——距离和你的身高比例是协调的。”

他手往上，滑到贝斯的肩头。贝斯有点痒痒的“哦”了声。

“还有你的皮肤和毛发，还是猫咪的触感，却不会让我产生过敏的痒意———”

这两只手学会了分工，带着让贝斯起鸡皮疙瘩的冻人体温，一只手大面积探索，一只手从背后轻轻扼住贝斯的喉咙，沿着上颌勾勒上去，像兽医检查猫咪口腔状况一般，食指和中指扣在丹红唇瓣上，形成鲜红及冷白的对比。

约法尔想用手指分开贝斯的嘴巴。

“约法尔！”

贝斯炸毛了，因为约法尔看到他的猫耳朵蓬松起来。

“不要怕，我只是检查你的口腔、你的牙齿是否能让你正常吃东西，还有你的舌头，它长倒刺了吗？”

约法尔整个人好似放松下来，带着慵懒的味道拥着贝斯，下巴搁在贝斯脑壳顶，口吻有一抹趣味，对他的猫变成人这事虽然接受很快，也没太多惊奇，却依旧兴致勃勃，热衷‘开发’。

贝斯刚才一说话，他就要往里面伸，吓的贝斯呸了好几口给他呸出去。

“长了长了，哎呦你好奇心怎么那么重……别动我，我睡觉了……唔！卧槽你他妈摸哪里呢你！我说、约法尔————”

恼羞成怒的咆哮回荡在房间，贝斯翻身张牙舞爪蹬腿挠人，破旧旅馆的床至‘吱呀吱呀’的响。

站在门口不明真相的阿贝琉和布雷顿听着里面约法尔的笑声，以及贝斯特的咆哮和床摇晃的响动，老脸一红。

好长一段时间，里面声音才渐渐小了下去。

至于原因？

贝斯骑在约法尔腰上，双手掐着约法尔脖颈，目瞪口呆看着约法尔迅速红肿起来的右手，约法尔则若有所思的勾着唇角，目光从自己的手掌落在贝斯小腹以下的位置。

“哦~”约法尔尾音扬起，怎么听怎么有种调戏人的味道，“原来还有毛发会过敏。”

贝斯：“……”猫脸炸红。

约法尔盯着贝斯缓慢眨眼，眸色在昏暗灯光下深了很多，“不过，为什么只有这一个部位？禁忌吗。可我怎么觉得，这个禁忌有种在防我的意思？”

“对，专防臭流氓！”贝斯从他身上滚下来，脸红红的，莹绿双眼警惕的盯着约法尔，生怕他又扑过来‘研究’。

“大概和那个有关吧……”

“哪个？”

“哦对，我还没跟你讲我之所以变成人的事呢！”

贝斯挠挠头，把自己怎么跟亡灵书牵扯上关系，以及梦见月之女神的事情，简单上说一遍，约法尔也听的很认真，没有半点不信的意思，这让贝斯放松了很多。

“我知道了，这件事日后我会和几位神官和祭祀沟通。”

等他讲完，约法尔并没说什么，只是抬手把贝斯重新裹进被子，塞在自己胸口，他抿了抿贝斯的三角猫耳朵，另一只手把压在贝斯裤子里的尾巴抽出来，顺搭在自己身上。

“睡吧，很晚了。”

约法尔紧了紧手臂，贝斯还是第一次以人类模样睡在约法尔身边，他手脚不适应的往约法尔小腹缩，猫咪般费力把自己盘起来，边砸吧嘴边感叹约法尔不愧是王，听到这么不科学的事情也如此淡定。

想着想着，贝斯还真就用这么别扭的姿势睡着了。

手指穿插在他发间的约法尔，不一会儿听见胸口传来猫儿舒服时发出的小呼噜，愣了愣后笑出声。

“小东西。”

约法尔目光显现出一抹温柔，但想到什么后，丁点温柔很快再次消散。

“月之女神。”约法尔在黑夜中举起手，盯着上面看不见的过敏反应皱起眉，“女神的意思吗？”

但是，为什么。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约法尔：为什么针对我，那里不能摸？

贝斯：呵

月之女神：呵，

你他喵的为什么就非要摸那里啊！犬东西。

人身某处不能动，完全来自女神对未来成为英灵的约法尔的怨念和嘲讽，以及他竟然虐她使徒（猫）的惩罚，嘻嘻。

【上章靠眼睛的答案：因为贝斯瞳孔是猫的瞳孔，感光后收缩的样子和人类的有很多不同，也确实是贝斯平时太黑，约法尔老靠它眼睛找它，习惯了】

请支持正版哦，寒武纪年原创网

第46章 当局者、旁观者

天亮之后，贝斯不受控制变成了猫，疲乏下骨头酸软不已，这是变人的后遗症。

他已经答应了约法尔回去，而约法尔在下埃及停留时间过久，为避免节外生枝，作为法老王的约法尔必须迅速返回上埃及。

不过就算这样，贝斯也强撑着眼皮，踩着爪垫，跑去和阿兹告了别。

它昨天已经和约法尔商量过，怎么说阿兹都是它的救命恩人，贝斯希望约法尔放阿兹离开，约法尔也同意不追究阿兹盗窃亡灵书的罪行，还让布雷顿赐给阿兹一块令牌，有了这块令牌，以后阿兹再惹上不该惹的人，只要来上埃及，他都能得到法老王的亲自赦免。

阿兹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现在不仅没死反而得到了法老王的赏赐，捧着令牌笑出一口大白牙，他跟贝斯激动地喊：

“哈哈，我现在在盗贼界一定出了名！不仅偷了法老王的东西，还得到了法老王的赏赐，听听，多么传奇！游吟诗人会连夜编排出新第一盗贼阿兹的故事，我师父在亡灵国度都要笑开花啦！”

他一开始只认为自己偷走的是贵族献给法老王的稀罕宝物啥的，但现在他知道来追他的人是法老王，阿兹当时就明白自己肯定偷到的是好东西，光是有征服王之称的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能亲自追杀他，阿兹就觉得他这辈子值了。

贝斯好笑地看着他用力啪叽一口口亲令牌，“哈~”黑漆漆的喵大爷张开嘴巴，露出粉色小舌头和尖细牙齿，打个疲倦的哈欠。

“哦对。”阿兹注意到面前的小黑喵，担忧的问：“你之前被关着……不会就是那个法老王干的吧，那他会不会还虐待你啊？”

贝斯一怔，随后心里有些温暖，没想到这哥们还挺为他担心的。

“喵~”

不是他，他不会的。Ｙ。Ｘ。Ｄ。Ｊ。

阿兹皱起眉，压低声音：“真的？可我看这位王……很恐怖，你没发现他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背后站着什么巨大野兽吗？我看他一眼头皮都麻。”

“喵~”

你说的也太夸张了，贝斯哭笑不得摇摇尾巴安抚阿兹，“喵。”你放心吧，约法尔说过他不会伤害我，我选择相信他。

“真是的，你还不信，小动物都是这样，太容易相信主人了。”阿兹很小声嘀咕几句，叹口气，“那我走了，要是有一天可怕的王在伤害你，你就往叫科里亚的边城跑，我的老家就在那儿。”

边城科里亚？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耳熟？

贝斯没有多想，蹲起冲阿兹挥爪：“喵~”好，你保重啊。

阿兹咧嘴笑了笑，潇洒而豁达的背上行囊离开了，毕竟是很有缘分对它有恩情的哥们，贝斯心里还挺惆怅，蹲在原地恋恋不舍注视阿兹离开的地方半天。

直到被沉下脸的约法尔拎住后脖颈软皮。

约法尔最喜欢用抱婴儿般的姿势抱着贝斯，他手掌拖住喵大爷地小屁屁，让黑坨坨趴在他肩膀上，湿漉漉猫鼻子能顶到他肩窝。

“喵！”

“别闹。”

约法尔侧头下巴擦过喵大爷不满张开叫唤的小嘴巴，感受到比人类温度要高的呼吸，俊美面容上的冰冷才稍稍褪下，他单手拽住缰绳上马，低呵：“出发。”语毕，他带头驱动坐骑返回。

“是！走了。”

背后的骑兵呼呵着马匹，铁骑轰隆隆浩荡地跟上。

贝斯身体不舒服，干脆窝在约法尔肩膀假寐，他们走到一半时，恰好碰见追过来的其他亲兵，等一行人浩浩荡荡回到城主府时，不知道是不是贝斯的错觉，它感觉迎接的涅菲斯赫塞，和宫中的侍女们简直要感动的哭出来了。

甚至老女官阿琳娜还真的掉了几颗眼泪。

贝斯：黑坨坨震惊脸.jpg

卧槽，至于吗，约法尔出个门，都给他们想哭啦？

平时看他们挺怕约法尔的啊，没想到古埃及的侍从对王忠诚度这么高。

涅菲斯和侍女们不知道贝斯的想法，不然一定会给它表演什么叫真·欲哭无泪。

他们想约法尔？不不不，他们脑子里又没进水，虽然这样说罪过，不过他们还是要说，他们真的一点都不想王，而且恨不得王在外面多找一会儿！

天知道在没有猫的日子里，法老王简直就是撕下人类皮囊的恶鬼凶兽，那是真真真真的要命啊！

才几天，涅菲斯大神官被呵斥，赫塞大神官闭口不言，其他王的心腹瑟瑟发抖胆战心惊。

约法尔的杀气和冷气放的———离王最近的几位感觉在靠近他们王一点点，脸上和睫毛说不定也许会挂霜。

服侍的侍女之前摔了什么，贝斯喵呜喵呜几声，约法尔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呵呵。

侍女被处死了四人，城主府从上到下几乎血洗。跟过来的王宫里的侍女们偷偷抹了无数次眼泪，老女官阿琳娜一边祈祷贝斯特快回来，一边想着自己要不要留份遗嘱什么的。

然后，人间死神，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回来了，带着他的猫，身上一丁点杀意都看不见不说，甚至脸上还有细微地笑容。

笑、容！

老女官阿琳娜：……是什么模糊了我的双眼，是眼泪吗？不，是活着的希望啊，嘤嘤嘤，感谢太阳神。

涅菲斯：感谢太阳神！

赫塞：感谢太阳神！

前来迎接的其他人：感谢太阳神！噗通。

“王。”涅菲斯手持法杖赶过来停在约法尔马前，缺少休息的脸上略显苍白，她勾起优雅美丽的笑容，提起裙子行礼嗓音动听，“太阳神拉的光芒照耀着您，您能平安找到贝斯特，涅菲斯由衷为您感到高兴。”

假寐的贝斯听到涅菲斯柔柔地话一个激灵吓醒了，目瞪口呆瞪大莹绿猫眼瞅她：涅菲斯你怎么了涅菲斯，这么殷勤，不会被老城主附体了吧。

它印象中，涅菲斯总是大方得体，还贼腹黑，从不会这么殷勤的讲话。

约法尔抱着贝斯下马，闻言倒是没惊讶，他淡淡睨了涅菲斯一眼，“这不适合你，涅菲斯。”

作者有话要说：精品小说都在这连载呢：饱和小说网（baohexs.com）

涅菲斯笑容一僵，“是……”

涅菲斯压住心中的不安小心抬头，却注意到约法尔眼中没有冷漠和厌恶的表情，这让涅菲斯怔了怔，有点不敢置信。

那日被约法尔呵斥后，涅菲斯惶惶不安彻夜未眠，责备而后悔自己因为一件小事，失去苦心经营的全部。结果今日见到王的表情，很了解王的涅菲斯一下子就有种，约法尔一高兴已经不打算追究她责任的直觉！

呼，涅菲斯吐出口浊气，心中石头落地，差点眼眶湿润哭出来。

她扫了眼约法尔怀里瞪大眼睛关切地瞅着她，仿佛黑煤块贴了俩翠皮葡萄的小东西，现在她已经不想深思对方对王的影响了，她只庆幸有贝斯特的存在！

约法尔没有进城主府，只说：“赫塞，收拾一下，立刻出发返回上埃及。”

赫塞领命点头，“在您回来之前，我和涅菲斯以及命人整顿好队伍，现在随时都可以出发，您——”

赫塞顿了顿，因为他看见靠在王肩膀的小黑猫长嘴打呵欠，闭着眼‘沙沙’舔起自己的爪爪，迷迷糊糊不小心舔到了他们王的脖颈。而王丝毫没有不满，竟温柔侧头，不顾过敏嘴唇碰在小黑猫的耳朵和额头，轻轻来回啄吻。

赫塞不知道这个放在其他主宠身上如此自然的画面，在此刻为何给他一种淡淡暧昧怪异的感觉。

在王看过来时，赫塞重新板起脸，报告城主府的准备工作，只当是王失而复得，难免多多宠爱了些。

很快，贝斯见约法尔率领众人迅速动身撤走，半刻都未耽搁，还舍弃了拖慢行程的王驾。

侍女等不能骑马的倒是坐在装物资的车驾内，坠在队伍最后。

老女官阿琳娜见王因为抱猫单手骑马，贴心提出过抱走贝斯去队伍后面照顾，但约法尔冷冷的拒绝了她。

“不需要。”

约法尔骑在马上居高临下地说，戴黑皮手套的手掌托着黑坨坨的小屁屁，拇指在尾根上揉了揉，感受着上面脊柱骨节的凸起，对伸出手的阿琳娜不悦瞥了眼后，牵动缰绳就走。

冰蓝双眸简直比凛冬还要冻人，目光扫过，让阿琳娜颤抖了一下，感觉脸上的皮肉都被割掉般的疼。

阿琳娜：……

要不是贝斯特眨了眨眼睛，她还以为王抱的不是猫，是宝物。

……

来的时候走水路坐船，回去的时候自然也如此。

夜晚的尼罗河映照着粼粼水光哗啦啦响在人们耳畔，清凉地风吹过水面，带着水汽和凉意鼓起船帆。

明明是燥热的天气，在水面上，这丝丝凉意却能激的皮肤冒出鸡皮疙瘩。

船舱里，从小镇酒馆搜出的亡灵书灰扑扑扔在矮桌桌面，本该被神官和祭祀爱不释手，小心珍惜的传说中的宝物可怜巴巴，显得落魄。

在房间里两位神官早就把它抛在脑后，下巴掉一地，双眼凸出不可置信盯着胆敢坐在他们王腿上吃饭的猫耳少年。

黑皮手套两只叠在一起，被它的主人搁置亡灵书旁边。

约法尔盘腿坐在软垫上，冰冷而白皙修长的手从坐在他腿间的贝斯腋下穿过，一双手分别拿着装大块肉的盘子，和从肉块撕下来沾满汤汁的肉丝。

“张嘴。”

“我只是看上去小了点需要照顾而已，约法尔，我能自己吃。”

“张嘴。”

“我……”

“乖。”

“好吧。”

约法尔把手捏着那一小块肉，凑到贝斯嘴边，贝斯张开丹红上翘的嘴巴，露出四枚上下对齐的尖牙自然咬上去，带刺的薄薄猫舌头顺便卷过指缝染了蜜色汤汁的约法尔指尖。

约法尔因此勾起唇，蓝眸里满是星光。

他重撕下一块肉，垂眸慢条斯理喂着喵，全然是乐在其中的模样。

贝斯急得慌，出于约法尔的小心思，他每一口只能吃一点点，约法尔手指还会故意点在贝斯嘴唇上，贝斯嘴巴沾了酱汁，就想舔。

一舔，约法尔总能将手指恰好卡在他舔的位置。

“约法尔！”贝斯焦急的啃了他一口，尖牙将冷白的手指扎了个浅浅小坑，“你是不是故意的！我都快饿死了你知道吗混蛋，我要自己吃！”

贝斯不耐烦伸出手抢，约法尔却立刻拿开，避开他的小爪子。

“不逗你了。”约法尔嗓音华丽而略低，带着笑，“张嘴，给你撕块大的。”

“真的？”贝斯严重怀疑。

“真的。”

“……”

贝斯拧着眉撇着嘴，看约法尔果然给他撕了块儿大个的肉，气呼呼要炸毛的样子才缓和下来，他哼唧哼唧猫咪式从喉咙咕噜两声抱怨，饥肠辘辘啃肉。

比起体型肩宽腰窄，女人骨架都高大的埃及人，贝斯小小一坨坐在约法尔腿间，黑发软乎乎毛茸茸打着卷，两只椭圆眉毛贴在额头，莹绿猫眼大大地含着光，小鼻子小翘唇，皮肤并非约法尔的冷白，而是暖白。

吧嗒吧嗒鼓起两腮吃肉时，任谁瞧上去都是奶乖奶乖的一孩子。

当然，前提是不看他黑发冒出的两只三角猫耳朵，和绕过来的长长猫尾巴。

赫塞和涅菲斯还没‘从亡灵书的传说是真的’中缓过神，就被人形态的猫耳贝斯惊个够呛，终于将王简短冷淡的话理解后，再次因为他们王和猫耳少年的相处模式给了心脏致命一击！

赫塞对涅菲斯使眼色：……我总觉得他们怪怪的。

涅菲斯皱起眉：王是不是还没分清猫和人的区别？

有吗？

赫塞褐色消瘦的脸绷紧，觉得并不是那么回事，王的目光太温柔了，绝不是对某个宠物该有的温柔。

还有之前，他劝阻王不能因为一只猫而不顾危险，可王的态度……怎么说呢？赫塞从没见过身为法老王的约法尔犹豫过，软弱过，但那次，他犹豫了。

人只有在对于自己来说，两种同样重要的东西中做选择才会犹豫，一只猫的下落，被约法尔摆在与自己性命和背后整个埃及，同样重量的天秤两端。

甚至，完全歪斜给了‘轻飘飘’的黑猫。

从小接受严格阶级教育的赫塞完全不能理解王的做法，只能归类于个人感情的影响。

现在，赫塞凝视着王用手背顶住猫耳少年的下巴，强迫他仰头，眉眼舒展的用唇贴在少年额发前研磨，王的双唇张开一些，几乎带了允吻的意思。

频繁用嘴唇去触碰？

这种毫无狎昵，单纯索取以及等待回应的亲密动作，赫塞只在一种人身上见过，那就是……伴侣。

赫塞双手颤了颤，手指扣在权杖上，目光复杂缓慢地垂下了头。

希望……希望，千万不要是他想的那样。

王的性格，绝会不把本就稀少淡薄的感情再分给第二个人。

而终于迎来希望的埃及，亦承受不住一位无法延续王族血脉的王后！

【作者有话说：我完了，我要写回宫一起睡的剧情了。

谁来按住我的笔！我真的不想进小黑屋！

今日依旧四千字。

还有更新时间讲一下哈，之前说过哦，恢复到白天更新，大家凌晨不要等，注意休息。日更一般是两千到三千字，但考虑到大家的喜爱和大力支持，所以都是四千五千字，之前提过为了给诸位小可爱省钱一些，所以就二合一了。

大家觉得还是一更没变化，但你没发现蠢作者一章能扒拉好久吗，哈哈，要不行，就不二合一了，把字数拆开，给你们分开两章，这样显得章节比较多（蠢作者抱住狗头）。

要是我保持这个字数双更，就是日万，也就是两更起码顶三更，我过了大姨妈会尽力尝试日万……咳咳

知道你们等更辛苦煎熬，蠢作者也心疼，相信无水一次，无水绝不会偷懒的（真的日更，大家不要忽略更新数目啊都能对上），只会玩命产粮，努力爆肝的，干巴爹！

爱你萌！

第47章 晓得了

一个月后。

太阳只隐隐绽放一抹橘光，天上星子还没来及连同黑夜收起，迎来破晓，古埃及人民生活的一天就已拉开了序幕。

王之寝宫，侍女和亲卫悄无声息换值，替换同伴的侍女低头捧着洗漱用具，跟随女官通过亲卫检查，动作轻慢地推开寝宫大门。

她们来到撩开纱帘，来到王榻前，队伍后面的普通侍女白裙打个璇儿，转身点燃一盏盏灯火，而前排的侍女则需要服侍已经起床的俊美王者洁面、更衣、画上晨妆。

在其他女官严苛的目光中，她们简直就像尘埃落在地面那般，没有发出任何响动，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服侍埃及的主人身上，可王榻上，隆起的被子小包包，还是缓缓地动了一下。

抿唇屏息，目光一直落在上面的俊美法老王瞬间皱起眉，金羽毛似的睫毛下，冰蓝双眸眼底浮上一层不满。

侍女们被女官私下狠狠横了一眼，惶惶无措后退一步，让开位置，跪伏在地上。

而王的脚步越过她们，最终走到床边，他板着脸弯下腰，微凉的冷白手掌沿包裹严实的被子缝隙伸进去。

不一会儿，被子里动静更大，窸窸窣窣后‘噗’地一声，冒出一颗毛茸茸打着卷儿的黑发猫耳脑瓜壳。

约法尔冷漠的脸，因此有了笑意。

“唔……又这么早……”

没睡醒的少年音略沙哑，仿佛红豆沙包，甜丝丝的带着一股撒娇味道。

喵大爷张开嘴，露出尖牙以及粉红口腔，打了个哈欠，眼睛张开莹绿的小缝，左看看右看看，发现太阳还没出来后直接裹着被子想把脸往被子里埋。

约法尔“嗯”了声回应，手掌捧住他的脸，不让他埋回去，“天快亮了，贝斯特。变成猫，跟我一起去议事厅。”

“不去，太困了，今天你自己去吧。”

“贝斯特。”

“不去！”

约法尔俊美冷白的容颜黑了一个度。

贝斯扯扯被子，困的眼皮都支不开，约法尔不让他埋进被子里睡，睡意正浓的贝斯委屈的抽鼻子，干脆就用脸上的肉肉在他凉凉的手上讨好的蹭两下，压出可笑又可爱的嘟嘟嘴，嘴唇上还有他自己睡出来的亮晶晶的口水。

“贝斯特。”约法尔低声呼唤，拇指轻轻在他鼻尖和脸蛋上摩擦，手掌托住柔软的脸下移，大拇指指肚按住了贝斯自然上翘的嘴唇。

他脸庞靠的很近，在侍女眼中那淡粉嘴唇几乎要贴上少年的嘴唇，或者说，已经贴上了？

女官侍女们慌张低头，生怕看到不该看的，害了自己。

“乖贝斯特，变成猫睡，我抱着你去。”

“哎呀。”贝斯撅着屁股翻了个个，烦躁的用脸使劲在他手心拱，“你别叫我了算我求你还不行吗，议事厅有被窝舒服吗？！你和大臣议事我又听不懂，再说谁家工作还带猫……你别动我尾巴！我要咬你了！”

喵大爷尾巴骨一阵酥麻，他怒气冲冲把自己尾巴从男人另一只手上捞回来，嘴上说着‘要咬你’，实际在约法尔准备抽手时，黑心喵已经张嘴啃了一口两口、呃、三口。

不仅糊了约法尔一手口水，还顺带留下好几颗浅浅的猫牙印子。

约法尔：……

奇袭成功的喵大爷露出丑恶嘴脸：“我咬之前告诉你啦，谁叫你躲不开。”嘿嘿。

怕挨揍的贝斯屁滚尿流吭哧吭哧把自己脑壳缩回被窝，假装看不见约法尔阴沉下来的脸色。

而半蹲在床榻前的约法尔，却没有贝斯想象中那么恼火。

他垂头，铂金长发泛着光，华丽而优雅地从肩头坠落，冷淡的约法尔抬手，注视着自己的手掌上亮晶晶的口水和牙印。

大约是被咬的地方痒吧。

他看着看着，不知怎么想的，鬼使神差地微微垂下眼睫，侧头伸出一点猩红舌尖从那上面缓缓一扫而过……柔软的下唇唇肉与掌心皮肤粘连触碰，仿佛火柴摩擦过火柴盒子上面的助燃皮，名为欲望和性感的火光迅速炸开，照进暗下来的蓝眸里。

很甜。

舌尖卷着湿润，味蕾传递的信息到达脑部，判定他口中感觉到的滋味万分甜美，而他的心渴求更多。

约法尔双唇张开，头垂的更低，长发因此遮住了他的侧脸。

“啧~”

让人沉醉的甜汁儿被饮干，发出小小响动。

入迷的约法尔惊醒似的怔了怔，唇瓣突然离开掌心。他沉默了会儿猛地站起身，冷白的脸上神色莫名，蓝眸下晦暗无比。

我在做什么……我疯了吗？！

约法尔死死盯着被子鼓起的那团，手掌抓紧自己胸口的衣服。

仆从并未抬头，寂静宫殿里，约法尔只闻见自己的心跳声。

噗通、噗通。

比以往每一次都要有力大声，大声到简直让他心烦意乱！

过一会儿，在被子里的贝斯明显感觉约法尔的气息和迫人气场从床边离开，他撩开被子缝隙，正巧看见约法尔转身大步离开的背影，他小小松口气，闭上眼睛安心团成一团。

能变成人后，我似乎更嗜睡了，脑子总也……哈~贝斯咂咂嘴，进入了梦乡。

……

今日，王的心情格外的不好。

嗯。

也不能说不好吧。

大臣们小心瞅了眼王座上的男人，心里觉得奇怪。

俊美的王慵懒随意坐在王座上，白袍王冠珠宝配饰，将他堆砌成冷漠高傲的神明，他目光鲜少落在大臣身上，冰蓝锋利的双眸里光芒沉沉落落，很是复杂的盯着某个位置出神。

一会儿他像是想到什么，唇角扬起面容温柔，如落日的阳光那样带着恰到好处的温度。

但下一秒，他又如同想到了其他东西，唇角下压地蹙眉，嗖嗖冒凉风。

而且冷热交替自由切换，三百六十度毫无征兆和死角，完全分不出约法尔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大臣：……

赫塞：……

涅菲斯：……不是，咋地，王来大姨妈了？

习惯看王表情揣测王意的大臣，苦着脸在议事厅瑟瑟发抖汇报工作，偶尔卡点卡到了约法尔沉下脸不高兴的时候，小心脏都要死死提溜起来。

就连涅菲斯以及赫塞两位站法老王左右手，都无法幸免的受到了摧残。

大家硬着头皮忍到中午，俊美冷漠的王终于叫停，命令侍女准备午膳。

议事厅是有小餐厅的，大臣和王有各自吃饭的小室。

能歇口气的大臣们低着头，脸上笑容不断，脚下步履如飞，一溜烟往小餐厅头也不回的跑。

高贵冷艳的大神官不代表就比常人心脏顽强。

所以同样受不了的涅菲斯走的老快，还扭头冲赫塞用力眨眼催促，等两人走近了，涅菲斯低声询问：

“今天这是怎么了，阿琳娜说昨天贝斯特也是跟王睡的，可贝斯特怎么没跟王来？我这边手臂都冻麻了。”

赫塞沉默了一下，手攥紧法杖：“王昨夜依旧让贝斯特睡在寝宫了？”

“不然呢？”涅菲斯叹口气：“赫塞，我说你怎么回事，上次竟然提出让贝斯特去睡偏殿，你没见王的表情吗？没有我圆过来，你可能又要去神庙反省。”

“贝斯特晚上会变成人。”

“哈？”

“他晚上不是猫，是人！既然是人，又非后宫的妃嫔怎么能留宿在王的寝宫，睡在王榻上！”

赫塞脸阴沉着额头青筋突突跳，这些日子他越看王和那只猫相处的模式，心就越焦急煎熬，还不敢轻易说出口，生怕反而点醒了那两人。

自从知道变成人的贝斯特竟然还睡在王的床榻上，连着两宿，赫塞都没睡着。

涅菲斯不晓得赫塞的烦心，被他突然发火吓了一跳，诧异地看着他，涅菲斯很聪明，她琢磨一下，试探的问：“赫塞，你是不是……在担心王会宠幸贝斯特？”

王室和贵族的确会圈养男性情人，不过同性仍旧是被大部分人排斥厌恶的，涅菲斯也没听过谁彻底跟男人一辈子混在一起。

在重视血脉传承的埃及，娶妻生子与物竞天择，是神明和自然镌刻下的永恒法则。

赫塞僵硬点头：“对，我确实想过，王本就不是感情丰富的人，他现在已经完全将自己的心绪倾向贝斯特，我怕王真有一天宠幸贝斯特，之后就不会在立后。”

“放心，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涅菲斯看着赫塞，语气斩钉截铁，她表情太过笃定，反而让赫塞怀疑的皱眉。

“你真是糊涂了赫塞。”

涅菲斯低笑，温柔的双眼注视着他，“你可曾见王亲吻贝斯特？当然，我指的不是吻额头，我说的，是这里。”涅菲斯点点嘴唇。

在埃及，勇士和上位者给予平民或下位者亲吻，并带上刻有敏神（号称同性之神）印记的信物，则代表了他们拥有独一无二的亲密关系，在神明的见证下定下誓约，其中一方属于支配者，一方属于被支配者。

被绑定的双方将生命、财富、躯体捆绑在一起，无条件拥有对方的全部，彼此扶持直到一方死去。

结契类似于男男婚姻，不过不同的地方也非常多。

比如同性契约伴侣也依旧要找女性、购买女奴生子，他们没有受法律保护的‘妻子’，倒是可以共享一名女奴，为他们诞下孩子。

同时不受埃及婚姻法保护，没有人为他们祝福，结契后连神庙都不会对他们开放，婚姻关系完全只靠彼此的信任和感情支撑。

如果结契关系中，被支配者（下位承受的人）先背叛，支配者砍下他的头，是完全合法的！

反之，则根本没人管。

婚姻对于不忠贞的人来说，即使有法律也形容虚设。

而天生不同的人又确实存在，所以在敏神面前亲吻结契的男子与男子不在少数，唯一令特殊男性不适应的，应该是结契时谁在支配者的位置。

赫塞僵硬住，刻板守旧的男大神官从同僚唇上移开目光，脸皮绷紧对结契之事避讳莫及。

他摇头：“并没有……”

涅菲斯微笑：“那不就行了。”

赫塞：“……”

她安抚赫塞，“我并不是没想过这些，赫塞。相反我明白王宠幸贝斯特是早晚的事，我们不去干预，才能明哲保身。王会有子嗣的，因为他是王，至于如何解决其他人的小心思，那才是我们两个王的下属该做的。”

从约法尔·孟菲斯成为法老王，肩挑埃及时，他就背负了自己的王道与责任。

赫塞想到俊美王者的理智和果敢，心中的焦急确实被她打消许多。

“或许你说的对涅菲斯，我总没你想的透彻，谢谢你提醒我。”

赫塞闭了闭眼睛，紧握权杖的手放松，苦笑自嘲。而涅菲斯对他眨眼，揶揄：“不客气~，你有这个觉悟很好，‘少妇’大神官~”

“……”

少、少妇？

刚感动同僚情谊的赫塞大神官抄起权杖，咬牙切齿地想打死前一秒竟然对涅菲斯这个女人感动的自己！

不过涅菲斯有一点说的对，赫塞想：幸好王还没察觉，依照王的性格，不知道多久才会察觉到一点，当然，最好永远都不要察觉！

赫塞疯狂祈祷艾特太阳神：伟大的太阳神拉，希望您保佑埃及，保佑王不要察觉不要察觉不要察觉不要察觉不要察觉不不不不——察觉。

感谢您！

众神之地。

聆听信徒祈愿的太阳神：……

太阳神掏耳朵：嗯？保佑……察觉？

哦。

晓得了。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太阳神：哦，晓得了。

赫塞：……日。

约法尔：感谢楼上神助攻，还有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察觉了，但是我想吃贝斯特的口水。

贝斯：猫脸炸红。

结契和敏神来自百度度娘，亲吻部分是臆造的，亡灵书有段章节有，嘿嘿。另外不是生子文文哦，约法尔后期属于绝不养崽的掌控欲较强，略变态的选手。

今天是1.10日，已更，看情况加更，今天太晚了先不回复评论哈，明天挨个回复，么么么

第48章 猎物尤不自知

【没落入陷阱的猎物，

从不知道自己属于被狩猎的范围】

\*

贝斯太困了，困到有些离谱。

猫是夜行动物。

人类却正好相反。

大概原因就是这样吧，同时为猫为人的贝斯想：所以我总是不分昼夜的困倦，每日慵懒到像过冬的黑熊。

这次，他又睡着了。

他知道自己睡了很久，但梦却凝固在一片森林，巨大树木仰望不到头似的，在贝斯视角他只能看见褐色树干和树根，以及茂盛翠绿的斑点。

他懵懵懂懂背靠树干坐下，明明知道看不见天空，却还是用力仰头向上看。然后贝斯发现了头顶放大数倍的蛛网，蛛网上结满了冰蓝色的宝石。

梦不知所谓无厘头。

贝斯伸出手，渴望的想要得到上面的蓝宝石，而蛛网宛如感应到他的愿望缓缓落下来，最大的那颗璀璨清透，阳光从宝石切面折射，让他入了迷。

“好漂亮……”

贝斯伸出手，不由自主地、指尖靠近了上面的宝石。

“贝斯特。”

带着冰渣的男性嗓音让贝斯一个激灵猛地清醒过来，黑漆漆的小猫茫然四处看看，最终瞳孔聚焦在面前跟它靠的很近的一张脸上。

铂金柔顺长发，同色眼睫，冰蓝双眼眼尾上挑，还有那张毫无瑕疵死角的容颜——是约法尔。

他结束一天的政事回来了。

贝斯：“喵~”是你啊铲屎的。

“你梦到了什么，你一直在喊蓝宝石。”

约法尔嗓音哑哑的，眼底有一丝疲惫，身上带着刚沐浴过的味道。

没干透的头发一缕缕贴在他脸庞和肩膀颈窝，细小透明水珠在金发尖尖凝结，坠下后从冷白的皮肤划过，剥夺了贝斯全部的目光。

这一幕像极了它在梦中看到的，悬挂在蛛网上，有着致命诱惑的宝石。

而散发魅力和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源头，就侧躺在床上，将猫扣在胸口，两只手捏住猫猫前爪，眯起眼用女人和基儿绝对受不了的表情和姿势，‘床咚’咚住了黑坨坨喵大爷。

贝斯：“……”不是、一睁眼就这么刺激的喵？！

喵大爷清醒后面无表情的吞口水感觉自己又可以了，鼻腔一热，淌下两行鲜艳的鼻血，打湿了黑毛。

贝斯：“……”卧槽

正打算嘴唇亲昵触碰贝斯毛脸的约法尔：“……”俊美的法老王露出诧异的表情，而贝斯看到后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把自己埋进去！

“贝斯特，你——”

“喵嗷！”

别叫我我不是我没有！谁让你在我刚睡醒的时候凑到这么近，我我我这是正常反应！

“喵呜！”

真的真的，我、我我我没有！你看到的都是幻觉！

贝斯疯狂挣扎，愣是从约法尔手掌下挣脱，猛地在床上弹起来，翻身撩尾巴往后腿儿一夹，猫脑壳“噗”扎进软枕下，那点鼻血全蹭被子上了。

心虚尴尬的不敢看约法尔的脸。

偷偷滴说，它身为一个怂基，对约法尔这种行走的荷尔蒙、凶狠又华丽的男人，很难不产生点小心思。

但它却不能、不敢冒出丁点芽。

约法尔又是埃及的统治者法老王。

贝斯认为这段感情绝不会开花结果，更重要的是，约法尔天天冷冰冰，高贵冷艳冻死个人，恨不得在两边脸蛋子上一边写个‘禁’，一边写个‘欲’字。

贝斯根本想象不出约法尔会甜言蜜语谈恋爱，跟谁开始一段或轰轰烈烈或平淡温馨的感情。

仿佛谈恋爱这种事儿，压根就不存在在约法尔字典里。

约法尔这人，是行走在沙漠的凛冬，冻得人不敢产生半点龌龊的意念，贝斯喜欢约法尔，也怂他。

贝斯真的很怕一抬头，就发现约法尔皱眉用异样的目光看着自己。

就在贝斯想着怎么圆过去的时候，三角猫耳捕捉到窸窸窣窣的布料摩擦声，男人的动作带动气流扫过黑色小怪兽的毛发。

贝斯紧张的缩爪，小钩子紧紧钩进被单，生怕约法尔拎着它后脖颈，给它扔出去。

终于，贝斯还是被约法尔拎起来了，可怜巴巴的黑坨坨夹住尾巴，求饶的看着约法尔，四只爪子勾着，还掬起前爪挨在一起，给约法尔拱了拱手。

贝斯喵呜：大吉大利过年好，放过我吧嘤嘤嘤。

“嗤——”

约法尔被这它逗笑，唇角往上勾出弧度。

“你在害怕什么，贝斯特，你流鼻血了，别动，我给你擦干净。”黑坨坨喵大爷被扼住命运的后脖颈，眯起一只猫眼，小心翼翼仰头，让约法尔给擦小鼻头。

“喵呜……”

我那里，你、没看到吧……贝斯心存侥幸的试探。

约法尔低笑：“我看到了，很可爱。”

贝斯：“……”我死了。

它瞅着约法尔的笑脸，觉得那是死神的微笑，喵大爷超小声冲约法尔喵喵：“喵（你不生气吗？）……”

“为什么生气。”

“喵呜。（当然是因为我在你床上，然后对你，就、呃，那个。）”

“不生气，很喜欢，很好看，能摸吗？”约法尔淡淡问。

“…………”

啊？

贝斯傻呆呆瞪圆莹绿猫眼看约法尔，而约法尔放下给它擦鼻血的软布，唇角凹陷眉眼低垂，他伸出冰凉修长的手掌，当着贝斯的面，用两根手指夹住了贝斯毛茸茸的小尾巴。

他手指用力扯开小黑喵用力遮挡的地方，把贝斯拎高点，侧头仔细观摩了一下，脸凑的极近，贝斯感觉自己肥嘟嘟肚皮上的毛毛，都被他呼吸的气流吹动！

这时贝斯依旧整个僵硬没反应过来。直到，约法尔（和谐）。

诡异的感觉从下面一下冲上顶峰，贝斯人傻了。

贝斯：(ΩДΩ)

贝斯：“喵嗷嗷嗷———”

凄厉猫叫响彻整儿皇宫，门口站岗的亲兵被吓得一个激灵。

王之寝宫里，侍女全部退到门口，听见猫叫在重重纱帘下好奇的抬头往里面瞅，等女官低声训斥才收回视线。

床榻上，情急之下变成人的贝斯裹紧被单嗷嗷叫，翘着尾巴往约法尔身上往下爬，以约法尔的速度竟然没有逮住他。

贝斯回头一看约法尔竟然还要抓他，一蹦三尺高，“卧槽卧槽卧槽！”贝斯吓懵了，跑到柱子那里秦王绕柱走，结果忘记自己还长了尾巴，被沉着脸的约法尔捉住尾巴，拦腰抱起来扔回了床上。

奶奶的少年在柔软的布料中摔了个王八翻壳，刚要爬起，又被约法尔攥住双手手腕定在头顶，成年男人的体重接着猛地倾轧下来，贝斯差点吐出一口老血！

约法尔被猫少年挣扎烦了，低吼：“贝斯特，不要惹我生气！”

“这能怪我？”贝斯瞪大猫眼，脸红扑扑的羞恼着大喊回去：“还不是你竟然碰……碰劳资那里！”

你自己的你用力擦一下试试！卧槽你他妈在耍流氓你知道吗？！

闻言约法尔眸色骤深，他凝视贝斯，问：“贝斯特，你有羞耻心理，懂我触碰你的意思？”

“我当然懂。”瞧不起谁呢，贝斯不满的皱眉，“是个人都……”

不对！

贝斯忽然想起：我来自未来的马甲还没掉，除了我自己，在约法尔涅菲斯和索克他们眼中，我本来就是猫啊。

猫怎么会在意这个。

搞明白的贝斯看着约法尔眼底的怀疑，冷汗唰一下密密麻麻从后背冒出来。

蓝宝石断面似的蓝眸擒住莹绿猫眼，牵扯着贝斯掉入约法尔的世界，宛如两块照映的对立珠宝，让一切杂质与感情无处遁形。

约法尔压的更低，鼻尖碰着贝斯鼻尖，灼热吐息喷洒进贝斯的口腔，一路燃烧透他的胸腔，令贝斯口干舌燥的想要像猫那样舔自己的鼻头和嘴唇。

“回答我，贝斯特。”

“我，我其实是听阿兹说过，我刚变成人的时候身边只有阿兹，他教了我很多，吃饭走路、呃，上厕所和基本人类的事情等等。”

“真的？”

“真的真的！”抱歉啦阿兹，以后见面我一定请你吃大餐！

贝斯用舌尖抵住上颚，眨眨眼睛让自己显得无辜真诚些，约法尔盯着他的脸看了会儿，眼底的怀疑这才消散。

随后约法尔又想到什么，嗓音凉凉的问：

“那他有没有对你做过于亲密的事。”

贝斯干笑装傻：“什么叫亲密的事。”

“真的不明白？”约法尔狭长的眼眯起，“那刚才为什么那么害怕逃跑。”

“呃……”贝斯咧开嘴巴，笑出小牙牙，胆颤心惊点头扯谎，“内什么，碰一下很难受的，我们喵都不互相碰，呵呵呵、不骗你。”

约法尔没说话，目光射进贝斯瞳孔，面无表情的注视着他。

贝斯小小咽了口口水，笑容在约法尔视线下越来越僵硬，每一秒都是煎熬。

终于，就在贝斯以为自己被发现了时，约法尔眉间的严肃冷意消失，温度重新回到他的脸庞，“好，”他说：“我知道了。”

贝斯闻言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在心里长吁一口气。

妈耶，可算是圆过去了。

谁知约法尔补充：“既然你不知道，身为你的主人，我有必要教导你，我来教你什么是亲密。”

“…………”

啥？

他说什么？

贝斯掏掏耳朵，心想自己是不是耳聋了，才听见约法尔会对他说这种话，或者面前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梦，因为老yy约法尔，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好像他最近确实嗜睡，连环梦也做过好几个，迷迷糊糊分不清梦境和现实。

贝斯越想越觉得有可能，不禁抬手，将手掌放在约法尔脸庞上摸了摸。

“凉凉的，唔…还有点软，是真皮的触感啊。”现在梦都这么真实了吗？贝斯小声嘀咕着。

而上方双臂撑在贝斯头两侧的约法尔，视线逐渐凝聚在下方猫耳少年丹红的双唇上，让约法尔想起了早上他品尝过的味道。

无形的目光逐渐深邃，仿佛幻化成小小的手掌，它顺从主人的心意，从纠结的内心探寻到真正的欲望和意图，抚摸着少年艳丽的唇，叹息着用指腹摸索上面每一道唇纹，近乎膜拜的将自己塞进他轻启的唇缝，小小无形的手掌绕过尖细可爱的牙齿，躺在柔软的……（和谐）

【作者有话说：今天二更，哎嘿】

第49章 一个吻而已

幻想和深究的目光在脑海中形成更猛烈的渴望，光是这么看着，已经无法抚慰像稻壳般干裂的喉咙。

纤长脖颈上，圆圆的喉骨上下滑动，即将被狩猎的猫咪完全没注意到，上方限制住它活动的主人露出了怎样的眼神。

本就鼻尖相对，唇齿近乎粘连，又被有心之人拉近了距离。

“贝斯特。”

“啊？”

贝斯听见呼唤下意识回神，这时他才察觉自己被约法尔贴近到容不下一根手指的宽度，他的嘴唇在张开应答的瞬间，就和来自俊美王者的嘴唇轻轻擦过。

“呲———”

幻想世界的火柴猛地划出花火。

贝斯猛地瞪大了双眼，约法尔的蓝眸瞬间将他视野掠夺，约法尔的双眼半合，瞳孔在扩散，冰蓝的晶体在阴影下无限晦暗下去，仿佛从大海的浅滩骤然拉近到恐怖的深海，贝斯呼吸一窒，嘴唇颤抖。

“你知道吗贝斯特，我现在就在吻你。”约法尔轻轻开口，呼吸声跟贝斯擂鼓的心跳混杂成一团。

约法尔仿佛真的在教导他，“我的目光落在你的嘴唇上开始，我就在吻你，我的视线是有温度的，它轻抚你的双唇，沿着你的唇线游走，掠过你的唇纹和唇缝，含吻你的唇肉，隔着一层薄薄的皮，用能豁开你皮肤的力度，狠狠的大力允吸，我将你的皮咬破，我品尝你伤口溢出的血液……它很美味，但我不会就此打住。”

约法尔说着，目光一直紧抓贝斯因恐惧而紧缩成针的眼珠不放，双唇似有若无和贝斯相贴。

贝斯的大脑完全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还没搞明白！他被约法尔突然的举动和话弄的整个人都懵了！

可神明在上，他无法否认，仅凭约法尔的这句话，贝斯的嘴唇真的痛了起来，手跟着颤抖。

“听着。”约法尔手掌捉住贝斯还放在他脸颊的手，侧躺下，另一只手绕过贝斯的脖颈，冷白手指贴着毛绒黑发的发根插入，在后脑紧抓住贝斯的头发，他说：“我今天忽然明白了什么，贝斯特，我需要你，我说过我不会就此打住，我会教给你什么是亲密，或许在猫的世界你无法了解什么是伴侣，什么叫夫妻和固定关系，但我都会在未来亲身让你了解。”

贝斯从没被人这么贴近过，约法尔说的话一字一句打进他的头，让他莫名慌张紧张。

“约法尔，你——”

“闭上嘴贝斯特。”

约法尔手用力，发根传来的疼痛让贝斯“唔”的哼了哼。

“你是一只猫，或许很多人会在后世用笔杆描述我的荒唐，但我并不在乎，因为在我活着的时候无人可以刺痛我，我死后，更不会。”

宠幸一只猫？

怪癖？

约法尔低笑，从早晨突然的醒悟，和一天的思考，或许别人需要用一生去接受的事情，约法尔·孟菲斯却从不需要。

因为约法尔·孟菲斯是个敢于在毁灭重生的王者。

因为约法尔·孟菲斯是个凶恶可怕的恶徒。

因为约法尔·孟菲斯是个想要就一定掌握在手心的行动派。

肆意而为，疯狂克制。

这才是被称呼征服王的男人。

赫塞大神官担忧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短短的时间，从觉醒到现在，时间短到让人措不及防，身为迷局中最后才看透的贝斯更是手脚不知道在哪儿，他连呼吸都不呼吸了。

“别怕。”

约法尔看清贝斯内心的震颤，他说：“我开始吻你了，我会像我描述那样，和你接吻———你，准备好了吗？”

最后这句话，他是用嘴唇触在贝斯嘴唇上说的，低哑到好似压抑猛兽的嗓音从贝斯口腔震动，贝斯舌头痒痒的，他没弄明白为什么他睡了一觉醒来，约法尔‘突然’跟他说了类似表白的话，为什么一下就将他按在床上，做这么亲密的动作。

“等等等等等等！约法尔你需要给我解释，我……”

“我不想听废话。”

“哈？”

“事实上，我也不需要征求你的意见，我是埃及的王，我是你的主人，我需要看清自己，但你必须服从我。”

“……”

“‘我要吻你了’这句话，是告知，不是征求。”

“……”

贝斯：不是，您敢在霸道一点吗？

事实上，约法尔是敢的。

尖锐牙齿碾压过丹红唇瓣，最开始，即使是约法尔，没实践过的亲吻依旧是生涩的，磕碰嘴唇的疼痛让贝斯眼泛泪花。

“……唔！”

随后略干的唇皮紧贴他的，用力触碰，狠狠擦过，贴合到唇上每一道浅浅沟隙烙印在心中，烙印在灵魂深处，让人脊柱自下而上酥麻到心脏！

像战士抚摸他的刀刃那般，约法尔用嘴唇抚摸贝斯，探索过他的领土、他的所有物后，他一下张开双唇，大力深吻过来，他要将他割伤，然后像他说的那样允吸他的血了！

贝斯脑子大喊着推开他，推开他！

可他的心脏却鼓噪不堪，缴枪跪伏，鼻息颤抖。闭上眼双手紧紧攥住了约法尔的胸口的白袍，像个窃贼那样，仰头害怕却窃喜的张开唇，承接着对方的所有。

帷幔下垂摇动。

他们在床上翻滚。

冰冷的约法尔亲吻时是灼热的。

他的力量和掠夺打破了贝斯对他美丽外貌的印象，不过就是亲吻而已，贝斯却颤抖起来，曲起的膝盖不停哆嗦摇晃。

“呼……”

空气中传来细小的、嘴唇紧贴酒杯，最后一滴酒水被嘬干的声音。

醉人气泡‘啪’地炸开。

呜咽被吞下，用力的喘息急促难耐。

贝斯终于从别人嘴里，尝到了自己的血味儿。

贝斯被约法尔抱着，过了一会，他开始躲避，约法尔却总能将他捕捉，所以他们在明明只是在亲吻而已，却跟打仗似的。

贝斯后来想想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晕，他们光亲个嘴，在床上转圈圈都他妈的转了二十多圈，能不晕吗！

灯盏摇晃，侍女疑惑王这么晚怎么还没睡，小声呼唤女官，示意该填灯油的时候，女官不得已靠近低声询问。

约法尔这才放开贝斯，贝斯双目无神倒在床上大口喘息，黑色毛绒卷发湿漉漉黏在自己额头和床被里，约法尔则在他脖颈留下痕迹后，扯了被子给他盖上。

俊美的男人呼吸也是乱的，却乱的性感好看，他抬手将散乱的铂金长发向后梳，冰蓝双眸盯着贝斯时，有让人脸红的东西存在。

“这只是开始，以后每天我都会这样教导你。”

约法尔打发了女官，勾起唇角，淡粉双唇上沾着红点，他目光温柔且充满掠夺的注视着他的猫咪少年。

即使少年真的是猫也没关系，约法尔会让它像真正的人一样，学会什么叫感情和爱，然后圈养在自己身边，只爱着他。

“……每、每天？！”

“对。”

“……”

贝斯呼哧呼哧吸气，眼角绯红，他后悔了。

他不该说谎的！马甲什么，要是当时没有跟智脑签订的保密协议贝斯早就扔了。

现在倒好，贝斯揪住尾巴，欲哭无泪。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蠢作者：一个吻而已我绝对没乱写，俩舌头也没碰，审核大大放过我！！！

贝斯：感谢约法尔的过敏症，我保住了节操！

约法尔（冷脸）：明天我亲自一根根给你拔干净！

贝斯：……

第50章 有的喵，表面纯洁

王之寝宫。

天刚刚破晓，景物在刚擦亮的微光中朦朦胧胧。

身为王左右手的两位大神官，涅菲斯与赫塞早早等在寝宫门口，亲卫与侍女已经完成换班，受王的命令，她们在女官的带领下，与亲兵整齐排在一侧。

他们都在等里面的王出来，然后去议事厅开始一天的工作，但身为王的约法尔，却迟迟未见身影。

涅菲斯和赫塞疑惑的对视一眼。

“王最近似乎起的很晚？是太疲惫了吗，毕竟刚清扫过朝中的人，正是缺乏人手的时候，叙利亚部落又闹出宣布独立成王国的消息，还有亚述，他们的公主雅诺已经在前往埃及的路上，亚述王的小心思、呵，他最近被他五个儿子搞的焦头烂额，竟然还有心思把主意打在我们埃及头上！”

赫塞就像只雌兽，炸起毛发凶巴巴守护着埃及和埃及的王，并且总觉得其他国家对埃及虎视眈眈，每次提起都不免要嘲讽几句，他哼笑完转头问涅菲斯：“对了涅菲斯，接待亚述的公主所准备的流程怎么样了，那是你负责的。”

“你跑题了赫塞。”涅菲斯捏着眉头，哭笑不得，“我自然会让礼官按照正常接待规格准备，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王最近晚起的问题。”

“是啊，我知道。”赫塞板着消瘦严肃的脸，万分肯定地说：“王一定是近日太过操劳了，陛下应该更要注意休息才是。”

“……”

如果那位王真的因为疲惫晚起，就不会在侍女服侍洗漱过后才去睡回笼觉啊，你没看到女官进去又出来了吗？！

涅菲斯简直不想吐槽他，直接走到老女官阿琳娜的面前，皱眉低声询问：“阿琳娜，王最近怎么了，为什么已经洗漱却仍旧没有出来？你是否知道什么？”

“大神官。”阿琳娜低头冲她行礼，抬头时脸上同样带有不解，“我其实并不清楚，王今日每天早晨依旧按时起床，并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在侍女们服侍王晨妆穿衣后，王总会命令我们先离开寝宫，在门口等候。”

她们这群仆从，怎么敢去询问法老王。

“这样……”

涅菲斯深吸一口气，喃喃：“奇怪，为什么……”

门外众人心中皆在疑惑。

寝宫内，有人赤脚向后惊慌躲避，削瘦纤细的手腕抵在后背，慌张下不小心扯掉了石柱上的白纱。

“砰！”

细白的背撞击在石柱上，沉闷的响声让人听上去就觉得痛。

放在石柱旁成对儿的半人高沉重陶花瓶跟着前摇后晃。

“够了、够了约法尔……唔……约法尔……”

“专心。”

“嘶……”

贝斯受不了的抵住不断向他挤压的男人，担忧扯断对方身上的宝石饰品，所以他的手下垂向后死死扣紧石柱。

一小颗一小颗圆润粉红的指甲，都泛了白。

约法尔低垂眉眼，睫毛给冰蓝双眼打下幽暗的阴影，他弯下脊背双手穿过贝斯的双臂下，攀住贝斯白瘦的后背，手掌冰凉，上下分别按住凸起的肩胛骨和腰沟，用力将贝斯压向自己，不让他继续逃离。

贝斯仰着头，在铂金长发垂下的‘帘子’里皱眉，艰难的回应着约法尔的吻。

……

（按照规定和谐）

……

贝斯第一次知道，亲吻能变成比舒服更重的刺痛，狠狠扎进大脑和脊髓。

约法尔仿佛要从嘴巴里抽走他的灵魂，贝斯小声哼哼着抗议，却因为对方呼吸时的灼热气息，心脏不住悸动，他每个毛孔无声冲面前冷冰冰的王大喊着：抱紧一点，就一点也好！

直到约法尔真的用力拥抱他，贝斯才会在战栗中缓解这种要命的渴求。

偶尔，他也会温柔的抿、含贝斯的下唇。

缠绵悱恻，温柔缱眷，带着丝丝令贝斯沉迷的柔情。

但更多的，约法尔会用牙齿咬痛他，像个饥饿的野兽，粗鲁暴戾不顾贝斯的退步和痛呼，牵引着两人谁也无法后退。

“约法尔够了，真的……他、他们还在门口……”

贝斯难受的眯起眼，莹绿猫眼覆盖上薄薄的水雾，在约法尔变姿势时匆忙别过头，急促的大口呼吸。

“别这样、涅菲斯和大臣他们在等你，呼……我的时间也快到了……”天已经晾起来，贝斯会不受控制变成猫。

约法尔皱起眉，松开贝斯，不悦的捏住贝斯的下巴将他的脸掰向自己，嗓音冰冷低哑，“我没允许你避开，贝斯特，张开嘴。”贝斯嘴角一抽：“可议事厅和大臣们———”

约法尔冷冷道：“让他们等着。”

贝斯：“……”

什么叫色令智昏？

什么叫君王从此不早朝？

贝斯欲哭无泪地想：我他妈之前眼神是有多不好，才会觉得约法尔是个帅到惨绝人寰超脱次元，只能看不能亵玩的禁欲神袛！？

禁欲？

神特么禁欲！

哦对。

他也不是神。

他是个混蛋！

贝斯嘴巴再次被咬住，齿缝被挤开进入。他能感觉到约法尔除了最开始惩罚般让他吃痛后，就开始用唇轻轻贴在他唇前摩擦触碰。

约法尔在接吻上，一如他的人和性格那样，有着强大另类的占有意识。每次亲吻前，他都要从将要被他侵略的‘领土’上做标记，宛如享用昂贵的葡萄酒似的，必须品一品。

说实话，这让约法尔像个变态。

可贝斯并不讨厌他的小癖好，甚至深陷其中，以至于每次都无法拒绝。

因为这样的‘爱抚’，会让贝斯无法自拔的产生一种约法尔深爱珍视着他的错觉。

虽然自从那天夜晚开始，贝斯懵懵懂懂的明白，约法尔跟他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某种爆炸似的巨变。

但贝斯实在是被这个时代的王权吓坏了，他他妈根本就不敢问约法尔：嘿，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你吻我是不是因为喜欢我，是不是想要跟我永远在一起？

他怕他问了，约法尔回答只是觉得猫耳少年比较稀奇，他想玩玩，那贝斯就算长了颗不锈钢心估计也要伤得稀碎。

抱着鸵鸟心理，贝斯小心翼翼的收藏好自己的心意，承接着约法尔的掠夺，偷偷告诉自己：今朝有酒今朝醉，遇见美男白不睡！

“啧。”

约法尔琢吻贝斯的唇角，从容地直起身，带着他的气息抽离，铂金长发凉凉的扫过贝斯的脸颊……

他抽开束缚贝斯的手，边环住他的腰以防膝盖在颤抖的贝斯摔倒，边意犹未尽地单手捧住猫咪少年的脸颊，大拇指指腹轻轻揉压被他弄到红肿的下唇。

这是约法尔结束时的标准动作。

贝斯心底遗憾的想：看来今日份的‘教导’结束了。

真是的。

我到底在期待什么？被睡吗？

卧槽，劳资什么时候这么饥渴了！

贝斯自己唾弃自己。

喵大爷无精打采的看着约法尔离开他，耸着鼻尖，嗅着空气里最后一口名为‘约法尔分子’的香味。

不过今天，似乎跟以往那些次不一样，约法尔并没有立刻出去，而是拿出一枚只黄金圆牌吊坠，上面刻画着一团团盘踞的符文，递给了贝斯。

“这是什么？”

贝斯看着手心里丑了吧唧并不美观，完全不适合从约法尔身上出现的小玩意。

“这是敏神的吊坠。”

约法尔看着面前低头时，少年垂下去的两只三角猫耳，眼底有什么在流淌，“这是一份契约，一只‘见证’，当你真正理解人类感情的那天，我会亲自给你戴上。”

“有什么作用吗？”

“有，你戴上它的那天，我会拥抱你，在王榻上。”

“……”

贝斯怔怔抬头，视线陷入约法尔凝视他时，冰蓝色的双眸里。胸腔里那颗心脏，难以抑制的疯狂跳动起来！

约法尔俊美的脸总是一副冷漠的表情，眼窝极深，那对儿仿佛藏有锋利割人利刃的眼珠如此令人不敢直视。所以才总令贝斯无法自信，约法尔真的会喜欢他。

但这一刻，贝斯从约法尔眼中看到了完全否定的答案。

‘我期待，我也爱着你。’

约法尔好似在说。

猫咪少年奶白的脸一下红起来，从脖颈蔓延到颈窝。

约法尔目光扫过白皙皮肤上漂亮的绯红，双唇绷紧，手指曲起轻轻擦过贝斯的锁骨，痒的贝斯耸肩。

“别让我等太久，明白吗？贝斯特，我的耐心一向有限。”

“……嗯。”

贝斯咬咬下唇，压抑住恨不得扑到面前男人身上的雀跃冲动，艰难操持着猫的马甲，做出‘劳资什么都不懂’的纯洁表情。

内心：

贝斯（土拨鼠尖叫.JPG）：妈的跪求正面上我啊！！！

来啊！

来刚正面啊啊啊！

卧槽你光说有屌用？有屌用！

听不见面前少年心声的年轻法老王，并不知他心里可爱古怪的小东西，是个尖叫着想跟他搞颜色的小流氓。

俊美的王整理好稍微凌乱的衣服，边戴上薄薄的皮手套，边居高临下俯视矮了他好几头的贝斯，他声音冰冷不容反驳命令：

“我要去议事厅，贝斯特，变成猫。”

贝斯死死盯着那双手指纤长，却分外有力的冷白手掌被手套包裹，在对方一睨下咽了口唾沫。

贝斯：真的，就这个戴手套的动作，这个藐视一切的冷淡眼神，我能硬！

一秒后。

贝斯猫脸通红：我好了，你们随意。

嘻。

……

宫殿外。

等待多时的两位大神官和众多侍女亲卫终于等到了他们的主人，年轻英俊的王带着隔离猫毛的手套，托住毛发油光水滑黑猫，让它趴在自己肩膀上。

他目光从未再门口等待的人身上停留，修长的双腿迈开步伐，向着议事厅的方向前进，而身后的人亦是沉默跟随，与往常并没有什么同。

涅菲斯眼底的疑惑一闪而过。

身为埃及帝国的统治者，高傲尊贵的法老王从不需要对他的仆从解释什么。

而贝斯更不会，他怕涅菲斯和赫塞知道后，像电视剧里恶婆婆掏出一堆小鱼干让喵大爷滚远点，或者私底下下毒，毒死他这个可恶媚上的喵颜祸水。

当然，从两位神官的智商来看，贝斯觉得还是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议会内容黑坨坨的喵大爷听起来依旧是一头雾水，那些埃及语言分开读它都懂，但连起来后，喵大爷一句话都没搞明白。

贝斯之前还想充分发挥现代人的智慧，和小说里女主角一样语出惊人，咔咔咔指点江山，让约法尔诧异的被它深深迷住啥的。

现在？

约法尔和大臣们讨论着宣布建立国家的利比亚人，亚述米坦尼几个大国最近的变化，以及亚述王送公主过来的意图。

在尊贵法老王腿上恰小鱼干的黑坨坨，面无表情边咀嚼，边瞪着对矮桌上至今没搞懂东南西北的地图。

贝斯：我还是吃吧。

废物喵人设啥的，也挺好的。

【作者有话说：这对儿开始在王宫角落苟且的狗男男……

下一章预告：狗市

晚点修文，给你们比个花花。

第51章 粗来玩耍

亚述国。

雅诺.阿尔萨东是亚述王最宠爱的女儿。

在埃及帝国现任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还未坐上王位时，亚述王将国家打理的井井有条，靠发达铁器工艺征战的亚述王强大无比，甚至胜过埃及一头，将荣光戴在头上的埃及帝国变成了昨日黄花。

可人总是会老的，国家的繁荣衰败远不如王冠上的宝石永恒。

例如昨日黄花重新焕发生机，埃及王征战边野重新统一上下埃及，令人闻风丧胆的征服王约法尔.孟菲斯，将他的凶悍和俊美传遍整个世界。

例如亚述王年老衰弱，五个儿子为了王位斗得你死我活，曾经强壮的王者只能将宠爱的女儿送往埃及，寻求那位新王的庇护。

即使再不愿意承认，亚述的公主还是离开了王都阿淑尔，到达了埃及。

雅诺是个美丽的女人。

这一点被涅菲斯提及时，连约法尔都没有露出任何否定的意思。

可在亚述很少有人会称赞她的美丽，亚述人只叹息，为何雅诺公主，不是王子，如果她是王子，那她一定能继承父亲的王位，成为能带领亚述重现辉煌的新王。

还有人荒唐的猜测，神一定是算错了亚述王孩子的数量，才把脑子这种好东西，只分给了雅诺。借此讽刺亚述王只有愚蠢的五个儿子做继承者，女儿如何优秀最终也不过是其他人后院的妇人。

传言很多，不过就单拿出一条来讲，这位美丽的亚述公主雅诺，绝不简单。

可惜，黑漆漆的喵大爷当时在年轻俊美的法老王腿上，美滋滋地恰着小鱼干，听见要来一位公主，也权当一次普通的两国洽淡，完全没多心。

正是没有多心，正是因为贝斯总喜欢以未来人的思维去思考。

所以贝斯见到这位公主的时候，一切才会那么措不及防……

\*

埃及，王宫外。

铺着大块石板的街道马路，紧紧挨挤在一起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对立两排商铺。

漂亮的化妆盒、芳香的香水香膏、稀奇古怪的土陶瓦罐、粗狂不乏美感的铜首饰……还有正烤着面包穿着自己缝制衣服的老板娘，呼和着伙计照顾客人的酒馆老板。

阳光照在整个大地，川流不息的行人们三两结伴说笑着前行。

白日下，黑色绒毛毛尖镀了层油光水滑的金，映照太阳光辉的莹绿瞳孔，里面绿与金的混色美丽到让人想要收藏。

卷曲的尾巴尖悠闲摇晃，体型较大线条纤细优美的黑猫蹲在男人包裹脑袋的布巾帽子上，那姿态仿佛再说：“愚蠢的凡人都是喵大爷兜兜里的糖！”

得意的黑猫扬起下巴，柔柔地风吹过它嘴巴旁边的胡须，吹的它毛发朝后，脸颊都瘦了一圈。

猫耳朵尖尖上的绒毛抖动，威风凛凛地喵呜：这片，还有这片，都是劳资的江山！那里，还有那里，都是朕的地盘！

哼唧。

你们说对不对吖。

不对？

闭嘴。

不许反驳本喵！

黑漆漆的喵大爷尾巴扫在屁股下的脑瓜壳，傲娇的巡视四周。

埃及女孩们身穿白袍披着头纱，手拎小巧漂亮的妆盒，褐色脸上画有精致的妆，身上的首饰叮当作响，捂住嘴看着这只蹲在别人头顶的黑猫，忍不住驻足偷笑，和好朋友小声讨论这是谁家的喵主子。

但还是有不少人，看出这只猫是现在在埃及都算古老的猫种，体型健壮而富有美感，爪子比一般的猫咪更大一些，尾巴也长而有力，这种高级宠物，也只有贵族能养得起，剩下的这种短毛纯血，平民在猫神神庙才能看到。

埃及人喜欢猫，所以喵咪的数量非常多，但能做猫神的猫可是万里挑一，猫种和品相都有严格规定。

甚至还有专门服务于猫咪的保护法律。

在埃及，杀害猫咪，私自带猫咪出埃及，都是重罪。

一个男人从错身走过的猫咪和男人身上收回渴求的目光，对同伴叹息：“这猫太漂亮了，简直就是小型猎豹，你快看它肩胛骨凸起的弧度！啊~我都能想象到它大爪子按在我脸上的感觉，那肥嘟嘟的肉垫，嘶，真好啊……”

“哈哈哈，得了吧，咱们这种普通商人是买不到的，那种猫在埃及购买必须有贵族身份，还有，喏，你看。”

好友指了指走远的猫和人，“你没看见被猫蹲在头顶的那个人吗，从他的穿着来看，他一定是谁的侍从，而且面容端正英俊后背挺直，高大健壮，能培养出这样侍从的主人，身份绝不一般，最重要的一点——他带着武器。”

在王城，像佩刀佩剑这种武器都是受到管制的，只有少量特殊职业，才能在管理部门申请，然后从守城士兵登记，就连贵族的家仆侍从都要照做。

当然，也有人是不需要的，比如：高阶将军、王城守卫，还有王和大神官的亲兵侍从。

从男人的衣物和气度来看，他百分百是后者。

想要买猫的人砸了咂嘴，在好友揶揄的表情下，到底是没敢凑上前，问人家：能不能把你的猫给我摸一摸。

毕竟贵族阶级，可是惹不起的。

另一边，刚把尊贵猫头从一个水果摊上扭回的黑色小怪兽长大嘴巴，露出长了倒刺的舌头和尖细的牙齿，打个呵欠。

黑到快成黑洞的喵大爷抬爪啪啪给了屁股底下的脑壳两爪子：“喵呜~”

嘿，涅菲斯家的侍从！我想吃烤面包，快给劳资买。

侍从：“……”

英俊的侍从嘴角一抽，看着视线里从头顶探下来，有粉嫩猫垫的大爪子，忍住想要拽一把的冲动，低声说：“贝斯特大人，我马上给您买，但……您能不能从我头上下来吃。”

让猫蹲在头上吃面包，然后掉一头面包屑？

那画面太美，他一想就忍不住摸刀。

黑坨坨闻言咧开嘴，露出两颗尖牙，可爱软萌。

它喵：‘做梦，八可能，你想都不要想。’

涅菲斯的侍从：“……”

黑坨坨：‘嘿嘿，叫你之前把我抱反了，把我的屁股当头还说劳资黑！你不是说我黑吗？有种你在说一遍吖~~~’

涅菲斯的侍从沉默了一会儿，艰难开口：“贝斯特大人，那都是两个月前的事情了。”

你他妈也太记仇了吧？！

贝斯一脸惊喜，“你还记得啊！”

涅菲斯的侍从：“嗯……”

贝斯微笑：“真好，我也是。”

所以别以为劳资会放过你丫的！

“…………”

大神官的心腹，武艺和学识都是数一数二的男侍从握紧了佩刀，咬牙切齿笑容狰狞，额头青筋突突直跳。

不生气不生气……侍从冷静的打算在脑海回放一百遍出宫前，俊美法老王冷冷对他说：“照顾好贝斯特，不许抚摸它，不许碰它肚子。”时那种能冰封一切，把他身上每块肉生生片下来的目光。

结果刚回放一遍，侍从就是一个激灵，抿唇脚步匆忙的顶着猫朝面包摊小跑了过去。

贝斯在他头顶用爪爪捂嘴偷笑，捂到一半味儿不对。

贝斯：淦，这个爪是刨坑埋屎的！

黑坨坨喵大爷满脸嫌弃的呕了一下，赶紧换了个爪舔两口。

涅菲斯的侍从虽然不得已向喵大爷的真·黑暗势力低下了头，不过努力挽回的买了个很小很小的，给儿童吃的小面包。

小面包大概只有贝斯前世吃的小饼干那么大，被侍从递给了头顶的黑炭喵大爷。

贝斯嗅着刚出炉不久，散发着温热香甜气味儿的小面包猫眼放光，爪子弹出锋利的小钩子，按住后低头嗷呜嗷呜吃起来。

边吃还不忘边指挥‘坐骑’往前走，好似黑炭上放俩翠皮葡萄的猫眼急匆匆把所有景色映入眼中。

为了这次出宫玩耍，贝斯求了约法尔好久好久，还变成人，被约法尔磋磨了一个晚上才终于等来了约法尔点头同意。

不过，约法尔警告贝斯，它只能离开他身边，在宫外玩三个小时，超过一分钟就……

后面的话，随着约法尔越来越冷越来越低的声音消匿，不过仅仅是约法尔当时的表情，贝斯就被他这个留白吓出了无限想象力。

贝斯不敢违反约定，只好争分夺秒争取多去些地方，半秒都不浪费。

热闹街道的酒馆二楼。

旅人和佣兵等男人在一楼用手抓着烤肉，大口咀嚼烤出汁水的喷香肉块，另一只手握住跟脑袋一边大的木桶酒杯，在一片肆意快活的笑声中用力跟身边的同伴干杯！

麦酒上的泡沫和小麦碎末覆盖了厚厚一层，这种酒的味道不仅酸涩，而且度数很高，一些斯文的贵族和女孩是不会喝的，就算是喝，也要用芦苇杆充当吸管，只喝下面的那层。

不过粗糙的老爷们从不那么干，他们会让酒馆老板滤一下上面的酒渣，然后直接灌进自己的喉咙。

嗓门很大的男人们骂着脏话，吹着牛批，还有人哐哐敲着桌子起哄拼酒。

哈哈哈的笑声和叮呤咣朗的响动几乎要穿透木板，把房盖顶飞！

“你就找了个这么嘈杂的地方？”

“不好吗？我觉得挺开心的，我喜欢自由无拘的酒馆，这里永远没有烦恼，只有酒鬼。”

“你这话，真不像一个贵族会说的。”

“哈哈，我现在本来就不是贵族。”

女人在面纱下叹口气，眉头微微皱着，手始终没有放在看上去擦的干净的木头桌子上，更不用说去吃桌上的食物了。

而她对面的男人却一条腿曲起盘在椅子上，手肘支在膝盖，撑住下巴，另一只手握住木桶酒杯，慵懒的眉眼含笑，从有白色纱帘的窗户口往下望着热闹的街道。

微风吹动纱帘，纱帘下摆扫过他梳理整齐，随意用根绳子绑起来的头发上。

面容英俊，五官深邃的男人并不觉得厌烦，甚至眯起眼，享受着嘈杂中的一份清凉。

他明明很强壮，也高大。

蜜色的肌肤下是隆起的肌肉，可这样看着他沉醉在微风中闹中取静，身边的人总不自觉跟随他的步调，渐渐放松下来。

“真好……”男人微笑，睁开双眼，眼中温和毫无攻击性，“可惜属于埃及。”

他扭头看向对面的女人，歪头眨眼，“不知道这样的景色，能不能在未来新王登基后的亚述，再看到。”

女人也跟着他笑起来，“不管能不能，总比灭国好过，亚述起码还能苟延残喘，有时候我真羡慕你，就这么毫无遮掩走在埃及王都的大街上，都不需要遮掩住面容。”

“呵~”

男人耸耸肩，仿佛没听出女人话里的嘲讽。

他与对面的女人低声漫不经心的交谈，目光继续流连向窗户外的热闹街道，忽然，他目光一定，停下说话缓缓眨了下眼。

女人也停下来，向窗户外看，“怎么了？”

男人：“……没什么，不过是看到一个小家伙，嗯……那位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家的小家伙。”

“什么？！”

女人立刻凝神去搜索，“是埃及王室贵族的孩子？可我并没有听过现在的埃及王室除了新王还有其他子嗣。”

“不是人。”男人摆了摆手。

女人：“……？”

男人眼底笑意更深，“是一只小猫咪。”他说完没等女人在问，直接对身后毫无存在感的侍从招手，“辛，你去跟人制造些混乱，然后把他们困在‘狗市’，在——懂了吗？”

绑着马尾的沉默男人点头，推门走出去。

带面纱的女人不能理解，“不过是新王的猫而已，你要做什么？”

“听我的，亲爱的，你对埃及知道的太少了，也没有什么人手和消息。”英俊的男人饮了口麦酒，手指揩去唇上的酒渣，“那只可不是普通的猫……一会儿你就去‘狗市’吧亲爱的，说不定因为救了只猫，你就成了埃及的王后了呢～”

女人眯起眼，盯了男人一会儿，还真的听信了他仿佛戏言般的话，立刻站起了身，匆忙转身离去。

留下男人撑着下巴望向外面，温柔的褐色眼底，布满趣味。

【作者有话说：新人物登场了。

哎嘿。

喜欢文文的给个免费收藏和票票吧，求你了，举着空盆盆掉眼泪。

【其实真的没写啥，但是好奇未删减的，可以在小说公告加本汪的微博，嘿嘿，那里有一条微博是群号，最好加四群，其他的群差不多满了】

章节被锁了不要紧，蠢作者去修改，抱住管理大大，放过我，刺激一下不可以咩，就一下而已……嘤嘤嘤

重点：本文架空哈，历史对不上的地方大家不要深究，咳咳，一些国家地名啥的写的太清楚可能会被咔嚓，这也是被禁的，而且蠢作者知识储备确实不足，鞠躬道歉，爱你萌。

第52章 英年早谢

贝斯和侍从一人一猫逛过几条街道，逛出兴致又不用自己付钱拎包的黑坨坨，终于体会到当土豪的乐趣。

“喵嗷！”

这个这个这个——哇——这个狗狗雕塑好可爱啊，我要这个！

贝斯双眼放光的盯着某个手工艺品的商品摊，小尾巴咻咻的摇出风，爪子焦急的拍打侍从的脑瓜壳。

“贝斯特大人。”侍从磨着牙齿，捧着大包小包的吃食和小玩意，挤出一个非常恐怖的笑，对头上的黑炭低吼：“我们已经拿不下这么多东西了，而且，那个也不是狗雕塑，是阿努比斯神！”

‘哦。’他头上可恶的黑炭非常通情达理的喵呜点头，就在侍从以为它终于乖了一回时，贝斯猫脸无情地吧唧嘴，‘但是我就要。’

涅菲斯的侍从：“……”

贝斯：‘不给买就在你头上蹭菊花。’

“…………”

涅菲斯的侍从：我他妈看出来了，这个记仇的混蛋黑炭就是要搞我！

侍从深深吸了口气，和满脸笑容的商贩询问价格后，认命掏出装钱的皮制小袋子，解开绳子打算用铜块支付。

就在这时，他们旁边有人忽然踩到什么似的歪倒，猝不及防倒向了他们的防线。

正在付钱的侍从没有防备被他撞在胸口，还让那个人拉扯住了衣服，身体猛地失去了平衡。

不过幸好涅菲斯的侍从身手的确不错，身体失去平衡后瞬间又反应过来，蹬蹬蹬后退几步，弯下膝盖腰部用力撑住了自己，还伸手贴心的扶住了差点从他头上掉下来的贝斯。

只不过，呃，他的力气不小心大了那么亿点点……

差点被甩飞的贝斯正巧被侍从抓住了脑袋，侍从角度问题看不见贝斯，那么一抓，竟然从贝斯脑门拽下好大一撮猫毛。

“喵嗷嗷———”

卧槽！

劳资的毛啊啊啊———

蹲在侍从头顶的黑坨坨疼的发出一声惨叫，欲哭无泪地抬起爪子盖在自己脑门上，痛的整只猫都在哆嗦。

涅菲斯的侍从也听见了脑瓜顶黑坨坨的哀嚎，脸色一变立刻抽回手，他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掌，带有老茧的手掌指缝，果真沾着被他情急之下拽掉的一把黑色猫毛。

而且数量还挺多的，看着都叫人头皮一痛，忍不住想要摸一下自己的脑袋。

涅菲斯的侍从：“……”哦豁。

贝斯也看见了他手上属于自己的头毛，爆哭：“喵呜！”我的头发啊，我乌黑靓丽英年早逝的头发啊！

“……”涅菲斯的侍从干咳一声，心虚的把手里的猫毛递给头顶的贝斯，“那什么……贝斯特大人，节哀。”

贝斯：“……”我节哀你奶奶的爪！

小风一吹，那撮黑猫可怜巴巴的随风飘荡，衬的头顶贝斯的猫嚎无比凄凉婉转，哭的比唱的都好听。

侍从嘴角抽搐，暗骂一声倒霉。

贝斯特是王的猫。

宫中生存的人谁不知道王有多么宠爱他头上的小东西，在王的心里，估计就连他的主人，涅菲斯大人都没一只猫重要。

现在猫头上秃了好大一片，只要眼睛没瞎自然都能看见。按照王的脾气，那时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脑海中冷漠俊美的脸一闪而过，侍从立刻冒了一身冷汗，再看向那个摔倒的男人的时候，眼神冷下来。

这个家伙，都是他！

“哎呦。”那个摔倒的男人一屁股坐在地上，正捂住腰胯脸色发白的嚷嚷：“该死，谁在地上扔的垃圾！”

男人摔倒的地方，有枚被踩烂的果子，显然就是他摔倒的原因。

他坐在地上自己扶住自己的腰，怒瞪双目恶狠狠环顾路人，似乎想要找到那个丢垃圾的家伙然后狠狠给对方一拳，这一环顾，就恰好看到了同样目光不善、顶着黑猫形态贝斯的涅菲斯的侍从。

“是你！”

他仿佛一下得到了答案，从地上爬起来指着侍从怒吼：“妈的，一定是你，你竟然还敢瞪我？你知道我是谁吗该死的家伙，老子今天非把你脑袋打开花！”吼完，男人竟然真的举着拳头就冲了过来了！

看热闹的路人吓的赶紧避让。

为头毛哀伤的贝斯也愣了愣，随后毛从猫头炸到猫尾巴：“喵！”这人有病吧，分明是他差点撞倒我们！还害得我掉了一把头发，路怒族也不带这么玩的。

“呵。”

担忧的侍从正愁没地方发火，冷笑不动，一手小心扶住头顶的贝斯，一手轻松接住了对方挥舞过来的拳头，他手掌用力，胳膊上的肌肉迸发臌胀，青筋一根根凸起，把男人的拳头捏的咔咔响。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能告诉你，今天你才是死定了。”

“啊——我的手！”

那人痛苦的大叫，眼睛扫到了侍从扶住猫，单手不方便，嘴里让嚷嚷着整个人扑了过来，想凭借体重把侍从撞倒。

贝斯赶紧拍侍从的头，嗷嗷提醒他：‘快快快，快躲开，这货玩阴的。’

涅菲斯的侍从身手敏捷，皱眉一脚踢开撞过来的男人。

男人大腿衣服上顶着脚印后退好远，这下到没有立刻冲上来，只是仍旧用阴鸷的目光死死盯着一人一猫。

简直不讲道理。

贝斯怒气冲冲的冲他呲牙，猫尾巴有力缓慢的甩，弓起身发出呵气声。

涅菲斯家的侍从也因为自己拔了王爱宠的毛，又被纠缠，面上越发难看。

“哼，别以为你会两下子三脚猫的武艺就可以横行霸道，一会儿我就让你和你脑瓜顶上的猫一起跪下来舔我的鞋底！”男人狠厉阴毒的冷笑。

他说完，几个摆摊的商贩和看热闹的路人，都对这个奇葩的男人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贝斯更是被气笑了。

这他妈都什么人，分明是你不分缘由的挑衅，还弄的好像我们蛮不讲理似的！

那个混蛋放完狠话，突然转身冲人群大喊：“大哥——你们在哪里！快来，这里有个混账敢惹到我头上！”

“什么？！怎么回事！”

他喊完，几个高大的男人跟突然凭空出现似的，从围观的人群众推搡着挤了出来，嘴巴里骂骂咧咧高声呼喊，像一群强盗流氓，把一人一猫围了起来。

贝斯目瞪口呆：我去，怎么这群人是哆啦A梦吗？穿过任意门嗖的就出现了。

“贝斯特大人，好像不对。”侍从也皱起眉，右手缓缓抚摸上佩刀，“我们好像遇到专门碰瓷的混混了。”

“喵？”

不是吧，这么衰？这可是我第一次出门啊。

贝斯想起自己的头毛，想起约法尔出门前那意味深长的留白，感觉菊花君在瑟瑟发抖。

事实上，还真让涅菲斯的侍从说对了，他们还真就这么衰。

那群流氓一边不怀好意的盯着一人一猫看，一边叫嚷着自己兄弟摔伤了骨头，必须赔偿看医生的金币。

长得最高大，明显是老大的男人还扫一眼贝斯，“你这猫不错，看上去是个古老种，要是你赔不起金币，就得把猫抵押给我们！”

无辜躺枪的贝斯沉默一会儿，忽然双眼放光问侍从：‘原来我这么值钱吗？能顶金币！’

涅菲斯的侍从嘴角一抽：“……值钱能怎么样？难不成您能卖自己？！”

‘怎么不能。’贝斯在侍从头顶喵喵的，兴奋地嘀咕，‘你想，我要是跟谁联手，他把我卖出去，然后拿到钱我在跑回来，然后再把我卖出去，拿到钱我在跑回来……不用二十次，我就能在埃及王城买套房啦！’

侍从：“……”

真的，他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猫！

被几个流氓围起来辱骂，已经快不理智的侍从听见头顶上突然奇想、小财迷黑猫的嘀咕，好气又好笑，怒火倒是消了不少。

怪不得王这么喜爱头顶的黑猫，侍从心想，如果他也有这么一只拥有和人类相似沟通能力和智商，古灵精怪又忠心主人的小东西，也会恨不得天天抱着搂着。

“贝斯特大人。”侍从突然开口。

正盘算着买房的贝斯特被他打断，疑惑的“喵呜”一嗓子。

涅菲斯的侍从嗓音带笑，“您忘了吗？您是王的猫。”

贝斯：“……”

侍从：“如果惹王生气……”

贝斯：“……”

分开爪丫瓣，小算盘打的噼里啪啦响的黑坨坨浑身一僵，几秒后怂怂的抱住了自己的尾巴，假装自己没来过这个美丽的世界。

而对面感觉自己被无视的流氓们也终于忍不住，骂骂咧咧撸袖子冲上来，涅菲斯的侍从本来是想直接杀了他们，几个平民，还是流氓，他的身份大可以将他们全部斩首在此。

不过，现在他带着王的猫，要是真的争斗起来，面对这么多人他不可能一丝不动地方，争斗时要是把猫放在一旁，依照主城街道的庞大人流，像这种贝斯特这种名贵品种的猫，一定会被人顺手牵羊，或者踩伤挤伤。

涅菲斯的侍从瞬间做了决定，放开腰间的佩刀，快速说声：“贝斯特大人，得罪了。”然后一把将头上躺尸的贝斯抓下来，抱进自己怀里，冲向某个稍微瘦弱的家伙，猛地用肩膀将他撞飞，冲着一个方向就飞速奔跑起来！

只要去城内的巡逻士兵那里，他们就可以甩开这些流氓。

贝斯知道自己白天状态派不上用场，屏住呼吸缩好自己，尽量不给仆从添麻烦。

但奇怪的是，那些流氓就仿佛知道涅菲斯家的仆从在想什么一样，竟然又一小股一小股从人群中冒出来不少，对他们进行了围追堵截，就是不让他们靠近有巡逻兵的地方，还狰狞的怒视想要叫人的路人。

很快，贝斯和仆从，就被迫进了另一条人很少的街道，这条街道很古怪，它并没有紧紧挨凑的商铺，只有一块块圈起来的木头笼子，笼子上盖着重重的毡子，还有很多大大的白色帐篷，一股难闻的味道从笼子里散发出来，就像是屎尿混合的茅坑一般！

“喵呜~”

贝斯鼻子灵敏，吸了口以后差点呕出来，‘这里是哪里？怎么这个味儿……’

侍从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低声对贝斯说：“这里是‘狗市’，但却不是贩卖猎犬的地方，而是贩卖奴隶的交易市场。”

奴隶？！

‘所以这些笼子——’

“对，里面都是奴隶。”

几个满身疤痕的人从前面的帐篷后出现，笑嘻嘻的堵在一人一猫，侍从猛地停下脚步，那股不安愈发强烈，而他们背后，流氓们也追了上来。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涅菲斯的侍从单手抱猫，‘蹭’地抽出了佩刀。

围堵他们的人笑的更欢，“什么人？”他们纷纷靠近帐篷，从白布下抽出寒光闪闪的刀刃，没有指向侍从，反而指向了他怀里的贝斯，“我们要你怀里的猫，呵呵，识相点，交出来还能给你留个全尸！”

贝斯震惊的瞪圆猫眼：卧槽！我不认识他们啊，无冤无仇的，管我一只小喵咪什么事！？

侍从更是沉下脸，冷冷道：“做你妈的梦。”

“你找死——”带头的男人笑容骤然狰狞，带人举刀砍了过来！

【作者有话说：唉。

亲了一下，也没写口腔内，就特么摩擦一下嘴皮子锁了这么多，我怀疑你在搞我啊。

作者狰狞脸拍桌。

偏偏打榜锁文还连锁，你当我开超市呢！全国连锁。

捶头。

第53章 爸爸，求不杀

急匆匆的脚步穿过满是恶臭味道‘狗市’，在各个帐篷之间空出来的小路穿插徘徊。

涅菲斯的侍从脸白的像草莎纸，怀里抱着焦急的黑猫，蹲坐在白帐篷旁堆积的大木桶后面。

这木桶可能是用来盛放生活垃圾的，简直能把人臭晕，贝斯顾不得捂鼻子，先用爪子慌张的扒住侍从的大腿，想要捂住上面流血的伤口。

涅菲斯的侍从屏住呼吸，小声的一口口倒抽凉气，贝斯听清他呼吸都带着颤音，都快急疯了。

“喵呜——”

贝斯偷偷的边捂住眼前的伤口，边问他：‘怎么样？撑的住吗？’

刚才的混战中，对方的人数太多，手里还都带着武器，现实不比电影剧情，勇士再怎么牛逼，也斗不过车轮战。

那么多人一哄而上，要不是侍从武艺确实高超反杀了好几个，绝没有带伤抱着贝斯跑出来的机会。

“我很想说我没事，但……”涅菲斯的侍从闭了闭眼，手握着佩刀说：“我一开始只以为他们是混混，可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他们人数众多，还都带着武器。‘狗市’贩卖奴隶的人一般都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人，他们见这种寻仇杀人的见习惯了，根本不会冒头多管闲事，所以这群人是有预谋的把我们往‘狗市’赶。”

贝斯：‘可他们怎么会认识我们？就算我是法老王的猫也犯不上啊，我又没什么权势地位，更不用说仇人了，我一只喵，就算有仇，也跟猫有仇。’

侍从摇头，“我也不知道。”

贝斯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头皮发麻，快速的喵呜：“他们好像冲这边走过来了，你还能站起来吗？要不你别管我了，你先跑吧！反正我是猫，身手灵活，我爬上白帐篷，就从上面——卧槽！帐篷上面是什么啊！”

贝斯想借着自己猫咪身体的灵活飞檐走壁，边观察四周边抬头找出路，没想到看到狗市上面竟然有一道覆盖全街道的偏白色大网！

这网颜色接近于透明，黑坨坨贝斯长得矮，视角低，又在逃命，所以现在才发现。

涅菲斯的侍从叹口气，忍着痛低声说：“看见了吗，我们逃不出去的，‘狗市’除了奴隶还私下交易一些违禁贩卖的东西，比如珍稀鸟兽……网就是防止鸟兽逃跑用的，如果我没猜错，他们再找不到我们，还会放狗。”

所以他才明白，对方是有备而来，特意蹲在垃圾桶附近，让臭味影响狗的嗅觉，掩盖身上的血腥气。

贝斯石化在原地，艰难的吞咽唾沫。

“喵、喵……”

放、放狗……

要知道，贝斯变成猫以后，最怕的就是沾水，被人拽尾巴，还有——狗。

他有时候闻到索克身上大型犬的气味儿，都想伸爪子呲牙。

“我真没想到，我有一天，会折在遛猫上……”涅菲斯的侍从满脸沧桑和倒霉，他轻飘飘看了眼贝斯，也不知是不是人之将死，啥话都敢说，他幽幽道：“而且还是跟像你这么黑的一只猫死在一起，我现在，还没看清过你的脸……到了王者的国度，都不知道怎么跟阿努比斯神交代，与我同生共死的伙伴五官什么样儿。”

贝斯：“……”

不是，我们快死了，还特么损我一下！

见到黑猫两只眼睛闪烁着怒火，侍从笑了笑，又说：“我打算冲出去，杀掉多少算多少，尽量拖住他们，然后……贝斯特大人，请您按照我们来的路线，尽量逃命，您和王约定回去的时间早就过了，王应该已经派人过来寻您了。”

贝斯忙问：‘那你呢？你怎么办？’

“我？”侍从摇摇头，“看运气。”

贝斯心底发凉，都被人追杀了，哪他妈还有运气？

“喵！”

就不能等等？万一、万一约法尔派来的人先找到了我们呢？

侍从看着眼巴巴瞧他的极具灵性的黑猫，莹绿的猫眼里全是惊恐和担忧，他吐出口气，目光温和下来，忘掉王的警告，轻轻摸了一把黑猫的头。

大手盖过来，贝斯下意识缩脖，眯了眯眼，被他摸的头皮和两只耳朵向后，又咻咻弹起来，它听侍从说：

“不可能，不能等。我的腿支撑不住那么久，等血流太多，我就拖不住他们了。”

他口吻悲壮，听的贝斯猫眼含泪，吸了吸鼻子。

“贝斯特大人，你能不能记住我的名字，呵呵，到时候去王那里给我追封个勇士或者什么的，也不枉我救你一场。”

“喵嗷——”行，你说！我一定记得。

贝斯眼泪汪汪的等着他讲话。

涅菲斯的侍从轻轻启唇，说：“我叫艾尔萨德雷曼布鲁奇.刘纳贝斯科里贝士.藩.加西里多德，您记住了吗？”

贝斯：“…………”

真的，你确定你念的是名字，不是魔法咒语？例如巴拉巴拉召唤小魔仙和游乐王子，大喊一声雨女无瓜然后一起拯救世界的那种？

猫大爷一脸懵圈，喵呜：‘不、不是，内什么，大兄弟你在说一遍，什么什么德？’

涅菲斯的侍从：“艾尔萨德雷曼布鲁奇.刘纳贝斯科里贝士.藩.加西里多德。”

贝斯磕磕绊绊地秃噜嘴皮子：‘艾尔——呃，不噜噜噜？吉利西亚德？’

“是艾尔萨德雷曼布鲁奇.刘纳贝斯科里贝士.藩.加西里多德！”侍从叹口气，再次强调一遍。

而贝斯用脑子记了十来遍后，舌头都翻出了花儿，最后也没念对，愣是把自己念自闭了。

它沉默一会儿，对涅菲斯的侍从竖起了大拇指：‘不得不说，您爸真是个奇才。’

侍从：“？？？”

贝斯：‘我爸当年就给我起名贝斯，还有时候叫不出我全名呢。’

记得上辈子它小时候开家长会。

老师问：贝斯他爸，您是谁家家长啊？

贝斯他爸挠头愣了好一会儿，反问老师：唉？我儿子叫什么来着？

……平时开家长会，都是点出孩子的缺点给爸爸听，那次却是老师青着脸，批评了一天贝斯的老爸。

“……”

侍卫艾尔萨德雷曼布——姑且就叫他艾尔萨吧。艾尔萨听着贝斯的抱怨哭笑不得，也没把对方口中的‘老爸’记在心里。

“算了，记不住也没关系。”

艾尔萨看着面前眯着眼努力记忆，还嘀嘀咕咕配合爪子比划的黑猫，勾起唇角，轻轻道：“我要出去了，贝斯特大人，请跟紧我！”

贝斯一怔，有些难过的盯着面前的侍从。虽然交流不多，但对方好歹是一条人命，就这么护着它去送死，贝斯心里止不住的难过。

要是谁，有谁来救救他们多好。

或者哪怕是附近的商人叫来士兵也可以啊。

可已经不是孩子的贝斯知道，奇迹什么的，在真实的世界，出现的几率太小了……

脚步声已经靠近，同时还有狗的低吠。

贝斯听着‘呼哧呼哧’的狗叫头皮发麻，骂了声脏话，这帮混蛋，还真的牵了狗！

艾尔萨放下贝斯，半跪在地，手握紧佩刀，倒计时：

“我们要冲出去了，准备好……1……2……3，走！”

艾尔萨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简直跟免疫伤害似的冲着搜寻的队伍挥刀砍去，趁着对方措手不及，先得了点优势。

贝斯不敢多看，四爪跑出了幻影，一溜烟往外面蹿，争取早点出去叫人回来救艾尔萨，心脏都差点被它跑炸了。

除了最开始被砍倒的两个人，那些伪装成流氓混混的男人很快反应过来，沉默不语的阴着脸，将艾尔萨围了起来，甚至还放了狗去追贝斯。

身后‘兵兵’金属铁器击打声伴随着惨叫，贝斯跑到一半，听见后面的狗叫声，扭头一看：四五个大狗张开嘴巴露出獠牙，垂在外面的舌头留着口水，正冲喵大爷使劲呢！

贝斯脚一软，魂儿差点从鼻子眼喷出来。

卧槽卧槽卧槽———

这他妈是要劳资的命啊！十个我也不够五个猎犬分着吃的！

贝斯甩出两行眼泪，真玩命的跟背后的狗比生死时速，爪子上娇气的肉垫踩在‘狗市’粗糙脏乱的街道上，很快就被木刺扎破了皮，在地上留下一个个血红色小梅花。

贝斯咬住牙齿，忍住了脚心的疼，心脏和呼吸濒临极限。

它在心里疯狂的叫着约法尔的名字，心酸的骂自己脑子进屎了才会想出来玩，还连累了艾尔萨。

奔跑的黑坨坨听到耳边越来越近的狗叫，心里对约法尔要说的遗言都快交代清楚的时候，希望终于来了。

贝斯手忙脚乱的绕过拐角，它眼睛都不敢睁太大，怕看到自己血溅当场。

等它让开前面的笼子，却没想到突然一头冲撞上了什么东西。那一刹那，它自己因为惯性弹飞好远，在地上滚了半天，油亮的黑色猫毛沾满尘土，脖子头骨颈椎……痛的好似裂开一般！

狗兴奋的叫声传进脑子，贝斯头晕脑胀想爬起来，后背连同脖子那里的脊骨却针扎的痛，让它重新趴回了地上。

完了。

贝斯摊成一块黑抹布，不知道一会儿自己会被哪个狗吃掉，还是它们喜欢拆开来吃。

它趴在地上闭眼等着等着，等来的却不是猎犬的獠牙，而是一阵狗吠和吃痛地嚎叫，接着，一双温暖的手，将贝斯轻轻抱了起来。

感觉到柔软的身体和香膏的芬芳，贝斯惊喜的瞪大眼睛，还以为是约法尔真的来救自己了，却没成想，看到的是位戴面纱的女人。

对方穿着漂亮干净的白裙，罩着麻棕斗篷，点缀着宝石头饰的发辫从斗篷中露出些许，乌黑浓密侧搭在她右肩上，女人带着半透明的白纱，贝斯没看清她的脸，但能看到她没有画埃及人喜爱的细长眼线，眉毛也只是稍微修饰，可凭借天生丽质，她柔和的眉眼依旧端正而干净漂亮，让人不禁期待，女人面纱下，是怎样清丽柔情的面孔。

“撞坏了吧，可怜的小东西。”

她讲话声音很轻很低，带有外地人的口音，听上去非常动听。

贝斯呼哧呼哧喘息，它刚才冲过来的时候力气太大了，撞一下很要命，回过神后又开始痛的让猫受不了。

女人向后面看了一眼，很快有侍女走上来，低眉顺眼的捧上一块布巾，女人抱着贝斯，动作小心，毫不嫌弃的给贝斯擦着身上的灰。

灰棕色双眸看着它，还安慰：“没事了没事了……那些狗已经被我的侍从打跑了。”

贝斯听着陌生女人安慰它，提起的心脏猛地落回，空空落落带出无尽后怕，喵大爷劫后余生的想：我竟然没死，我竟然被救了……对！还有艾尔萨！

“喵呜！喵呜！”

这位小姐，您能救救我的同伴吗？他被几个流氓围住了，麻烦你叫一下巡逻的士兵，求求你！

贝斯不敢让这个好心的女人冒险去救人，只希望她能去找巡逻兵。

女人听见怀里的猫竟然会‘讲话’露出惊讶的表情，随后她想到什么似说：“你是猫神？埃及的猫神竟然真的拥有神谕的能力……我的天啊……”她感叹完快速补充：“别担心小东西，我马上叫人救你的同伴。”

“喵！”

谢谢，真的谢谢！

贝斯见她点头真的鼻头酸涩，眼眶湿润起来，探头看着自己跑过来的方向，艾尔萨坚持住！我找到人来救你了！

抱着黑坨坨，给黑猫处理伤口的女人立刻叫会驱赶猎狗的四个侍从，让他们一个人去大街上找巡逻兵，剩下的两个去找刚才的那群混混，争取及时救到人。

而女人则带着二名侍女抱住贝斯从原地等待。

贝斯担心她的侍从顶不住，提醒了一句，可女人低头冲它眨眼，笑眯眯的说：“不用担忧，我的侍从可是很厉害的，说不定比你们埃及法老王的亲兵还厉害呦。”

贝斯不知道她是什么来头，也没有细想，心心念念等着救人。

大约有十分钟。

女人的侍从竟然真的先巡逻兵半步，将已经昏迷，半边身子都是血的艾尔萨扛了回来，仔细看去，能发现艾尔萨半睁着眼睛，显然还活着！

“喵嗷——”

艾尔萨———！

要不是脊背受伤，贝斯惊喜的简直要从女人身上跳下去。

察觉到怀中的喵咪的激动，女人收紧手臂，看着柔弱但力量不小，从始至终都没将贝斯放下过。

贝斯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背后又传来轰隆隆的马蹄声，听着气势汹汹，这可不是巡逻兵该有的动静。

在场的人警惕望向‘狗市’入口处，不一会儿，贝斯就看见头戴双冠，衣着华丽的俊美王者骑着马，带着亲兵快速的朝着他们这里赶来。

看他身上繁琐高贵的佩饰和衣物，就知道，约法尔一定是刚结束议会就来找猫了……

“喵……”

我的妈，约法尔真的找出来了……

刚经历了一场死亡大逃杀的贝斯咽口唾沫，看着约法尔冷白的脸上几乎凝出了寒气迫人的白霜，一时间，怂和恐惧比惊喜还多。

尤其当约法尔一眼就扫到了人堆中最黑的那只崽时，冰蓝色双眸仿佛飞出了无数把刀子，嗖嗖嗖的往贝斯身上扎。

他似笑非笑，阴沉着脸低吼：“贝、斯、特———”

贝斯：“……”

黑色的崽瑟瑟发抖，举爪。

内什么。

爸爸，您儿子搁这儿呢，咱、咱不杀行吗？

嘤……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黑崽儿：爸爸爸爸我错了！

约法尔：呵！鲨了你。

【今天四千，明天也许双更，后天也许安排那啥，庆祝一下连锁超市终于黄了，狗头】

第54章 会撒娇的黑崽

约法尔人从马上下来，干脆利落，身上的佩饰叮当作响，完美的五官轮廓含着怒火，他背后的亲卫长都没来得及扶他，约法尔就已经两三步走到了他们面前。

挺拔修长的身躯遮下一片阴影，抱着猫的女人眨了眨眼抬头仰视面前的男人。

对方周身散发着王者的威严和迫人气场，高高在上收敛下颌，即使盛怒，依然矜持高傲。在埃及地区罕见冷白的皮肤，璀璨的铂金长发，以及宝石般透彻的蓝色双眸……

她见过很多奢侈昂贵的珠宝，但这个男人，所有女人窥见了他的眼睛，都会产生想要被对方纳入眼底的急迫和渴求。

哪怕在臭烘烘肮脏的狗市，男人都仿佛在发着光。

尤其是……

女人目光不着痕迹从约法尔头顶代表上下埃及统一、红白双细冠上略过。心里不由感叹，不愧是以骁勇和俊美并重扬名的征服王。

权利，年轻，俊美，以及凶悍。

他整个人就代表了一切神能给予的美好，征服的同时，也激起了他人征服这位骄傲王者的欲望。

女人注意到埃及王察觉自己打量的眼神后，瞬间锋利起来的眉眼，立刻弯起双眼，轻轻将视线下移。

尊敬而温和的垂头，注视对方从白袍露出的左右手臂，分别卡着的两枚黄金臂环上。

与女人不同，黑猫崽子心虚转头，畏畏缩缩的躲避开约法尔看向它的眼神，恨不得把脑袋扎到好心小姐姐的咯吱窝去。

约法尔瞧着他的猫把自己弄成这个灰头土脸的模样，还违约迟到了一个小时没有及时回宫，甚至现在竟然要往某个陌生女人怀里钻———约法尔心底咕嘟嘟涌上来不知什么滋味，一股火酸酸的在他心下面烧。

不知检点！

俊美的王握紧了手掌，杀心在眼底翻涌。

要不是看在贝斯特本质上还是猫，不通人理的份儿上，他一定会亲手处死已经接受了他的宠幸，还胆敢当着他的面，跟别人搂搂抱抱的贝斯特！

这对王来说是背叛，是侮辱。

约法尔决不能接受！

仿佛有渗人黑雾，在沉默的约法尔背后翻涌似的，周围气氛莫名往恐怖画风上靠拢。

女人等了会，终于挨不住的轻轻行礼，开口：“您难道是法老王，孟菲斯陛下……请问您……”“贝斯特。”

女人的话刚说一半，约法尔冷冷的打断她，直视那只躲避他的猫身上。

“趁我没杀光他们，在处死你之前，回来。”

“……”

贝斯和女人的呼吸同时一窒。

两双眼睛同时抬头，想在男人脸上瞧出半点开玩笑的意思。

但很可惜，并没有。

约法尔冷漠的站在那里，背后忠心耿耿的亲卫板着脸，按在武器上，随时准备听从王的旨意。

他是认真的。

在场的所有人，都得到血腥开场前的讯号。

“喵喵喵！”

别别别！我错了我错了……

贝斯从好心小姐姐怀里动了两下，但后背太疼，没跳下去，不过抱着它小姐姐很贴心啊，竟然把它捧给了约法尔。

贝斯呼出口气，在心里给好心小姐姐比心。

“这原来是您的猫……请您小心一点，它刚才跑得太快撞到了，脊背应该是受了伤。”女人贴心的小声提醒，约法尔扫了眼女人头上的冷汗，淡淡“嗯”了声，接过贝斯，熟练的双臂托住黑猫，手掌盖在贝斯后背上，感受到黑坨坨一激灵，随后喵喵吃痛的叫，约法尔的眉心皱起来。

因为黑猫的哆哆嗦嗦的痛呼，约法尔怒气散掉大半，干净的手指分开黑猫背上沾着泥土的毛，细细检查。

脸很黑，动作很温柔。

不管何时都冰凉的手掌缓解了疼痛般，贝斯哆嗦的轻了点，同时吸吸鼻涕。

人就是这么奇怪，没人心疼受了委屈能憋住，有人心疼时候，那真是一点小伤小挫折，都恨不得扑在人家胸口大哭一场。

贝斯缩着爪，抽抽搭搭的往外掉眼泪。

约法尔手臂和手掌很快因为猫毛过敏红了一片，约法尔扫了手臂一眼，先看到的不是自己的过敏反应，而是手臂上一抹抹带泥巴的血，他翻看贝斯的爪子。

粉嫩娇气的肉垫，果然也被扎出好多口子，还有小点的木刺戳在肉里。

“喵……”

疼……

嗷呜———铲屎的，有人欺负我，还放狗咬我，我头上的毛毛都没了！

贝斯趴在他家铲屎的怀里抽抽搭搭，一个声线抖七八个调。

约法尔听它喵完，心里什么怒火什么处死彻底散尽，他立刻抱贝斯单手翻身上马，“副亲卫长带人留下，剩下的，返回王宫！”俊美的王对亲卫命令，扯紧缰绳率先撤离。

亲卫立刻留下一半处理今天的慌乱，要走的亲卫没忘扛上了艾尔萨，跟在王的身后匆匆朝王宫方向返回。

望着骑兵远去的背影，女人不敢置信：他，就这么走了？

这和她想的剧本不对啊！

女人脚步向前，还想跟上去看看，却被高大的副亲卫长拦住。

副亲卫长面无表情：“这位，请您配合我们了解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

“我……”女人皱起眉，可一耽搁骑兵已经走远，她无奈收回注意力，点点头，对副亲卫长笑容满面说夸赞：“好的，我会配合您……我的话可能有点冒犯……刚才那位一定是传说中的征服王，孟菲斯陛下吧，王为了自己的猫竟然会出宫寻找，果然传言不可尽信，陛下真是太仁慈了。”

王仁慈？

副亲卫长多看了女人一眼，也听出女人口音并非埃及人，他冷冷警告说：“王只对猫神贝斯特大人仁慈，触怒埃及的人，王从不会放过。”

女人笑笑，行了一礼，“是的，我明白。”

看来沙耶真没骗她。

幸亏那只猫，她会在埃及征服王面前，有个很好的开场了。

……

埃及的夜晚，天不想白天那般离地面好远好远，黑色背景上流淌着银河，星子遍天都是，闪耀的触手可及似的。

贝斯屁股上盖着被子，露出整个后背趴在床上，下巴搭在软枕，双手还举着镜子，抽抽搭搭对自己一头卷曲小黑毛来回照，照了几个来回眼泪哗哗淌。

两只平时高兴时‘布灵布灵’，不高兴时也‘布灵布灵’乱呼扇的三角猫耳失去了活力，软软向后一抿，折出可怜巴巴的飞机耳。

约法尔冷着脸坐在床尾，视线落在少年的红紫色鼓起来的后背，右手手掌覆盖在他小腿上，像护食的野兽。

保持着这个姿势，另一只手由跪在地上的老女官阿琳娜，用纱布细细涂抹着治疗过敏的软膏。

老医师有些尴尬的低垂眉眼，不去琢磨这位突然出现的少年跟王的关系，不过……老医师瞧着王摸在少年小腿的动作，想了想，从医箱翻出软薄的羊皮手套，带好后才开始检查少年背上的伤。

羊皮手套都是给贵族夫人，和王王妃王后检查时用的，为了避嫌。

果然，当老医师这么做后，他瞧着王脸上的冷意消了不少。

老医师：啧啧啧，这么多年王终于有个宠幸的人了，还是个长猫耳朵的！这得找兽医吧……也不知道两位大神官知不知道……

觉得自己拿到一手大新闻的老医师心里八卦的不行，面上还是非常专业的，眼神都没往贝斯两只耳朵上多瞅，用手指按了按贝斯后背。

边按边问感受，询问受伤经过。

贝斯后背火辣辣的灼痛，被轻轻按到就是嗷呜一嗓子，好悬没从床上蹦下来。

约法尔死死按住贝斯的小腿，手指在被子下揪住了他尾巴，低声呵斥：“别动！”

贝斯回头莹绿猫眼全是眼泪，嘟嘟嚷嚷的叫唤：“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

约法尔沉默一会儿，道：“说人话。”

“喵？”

贝斯一怔，随后立刻回过神，发现自己真疼傻了，现在他是人形态啊！淦！

“我疼……我疼你还揪我尾巴……”

贝斯恼羞成怒脸红脖子粗，脚丫子翘起来蹬约法尔的手，哼唧哼唧对约法尔磨蹭起腻。

约法尔面无表情睨他，没说话。

这表情有点不对劲，贝斯想细瞅瞅，但老医师开口询问他身上的伤口，贝斯只好先回答老医师的问题。

一番检查下来，老医师从自己带来的大箱子中挑出盒绿油油的浆糊，味道也挺特殊。

慈眉善目的老医师拿出纱布，用小木头板把药膏均匀的从贝斯肿起来的后背铺展开，在缠上纱布，叮嘱道：“骨头上的问题不大，但依旧要好好养，不要洗澡不要躺着睡觉，涂上药后可能会比较痒，忍忍就好了。”

贝斯感受了一下，后背上的疼痛果然不像之前那么火辣辣的折磨人，药膏凉凉的，很好地缓解了灼痛，换上略有些蛰得慌的痒。

接着就是脚。

木刺很小，扎进肉里和肉差不多颜色，有几个比较深的，老医师用小刀划开周围皮肤挑了半天才拔干净。

正正三个小时，两只脚连同一只手都包成粽子后，老医师背着箱子完工告退，留下贝斯趴在床上生无可恋，连歪脖子都不敢。

约法尔身上的过敏反应渐渐好转，已经到休息的时间，他挥退了侍女，侍女撤到殿门口，熄灭多余的灯盏，只留下几支，让空荡的寝宫不会显得那么冷。

约法尔脱下衣服，躺在床上，不知道是不是顾着贝斯的后背，被子只盖到腰部。

贝斯不说话，约法尔也不说话，平时融洽的气氛今天怪的要死。

三角猫耳抖抖。

趴在床上的贝斯侧头眼巴巴的瞅着约法尔的铂金色后脑勺，虽然约法尔后来没骂他也没揍他，但贝斯就是知道，他一定还在生气。

至于么……

被冷落的猫张嘴，小心翼翼叼住枕头上男人的一缕长发发尾，抿着他的头发上属于约法尔的味道，莹绿大眼睛一眨不眨瞪他的后脑勺。

贝斯：盯———

一分钟、两分钟。

贝斯：盯———

三分钟、四分钟。

贝斯：盯———不动了！啊劳资的猫眼好酸！

睡不着的喵捂住眼睛无声打滚，疑惑的想，约法尔平时警惕性很高的，而且非常敏锐，他稍稍扫一眼，约法尔都能发现，今天怎么了？

约法尔的‘贝斯探测雷达’失灵啦？

没充费所以停机？

贝斯觉得约法尔是故意不搭理他，咬住约法尔的头发，眷恋的吧唧着他的味道，百思不得其解。

而背着他睡，年轻俊美的王睁着眼睛，无视头皮上的微微扯动和脑后勺的视线，在昏暗的光线中面无表情听后面的猫崽叹气，无声冷笑。

不知检点不思悔改无法无天……和陌生女人拉拉扯扯，还企图撒娇过关？

约法尔：呵，呵呵呵呵。

打算冷着这只蠢猫的年轻的王假装不知背后的小动静。

任由贝斯咬他头发，指甲抠他后背，窸窸窣窣从后面鼓捣个没完。

撒娇猫抠约法尔肩胛骨，小声吭叽：“约法尔约法尔你睡着了吗？我后背疼。”约法尔：呵，疼着。

撒娇猫嘟嘴：“你真的睡着啦？但是今天还没亲亲呢。”约法尔：……呵，不亲！

撒娇猫翻来覆去搞小动静：“你是不是没睡啊，约法尔？约法尔约法尔约~法~~~尔~~~亲亲啊，还没亲亲！每天一次，不亲不是浪费了吗，明天亲也和今天不一样了。”约法尔皱起眉，冰蓝双眸透过一丝犹豫。

可能是犹豫的时间比较久，撒娇猫以为他真睡了，就说：“你真睡着就算了吧，那我亲在你后背上好了，嘿嘿，mu~a！”嘟起来肉嘟嘟的嘴唇非常软，轻轻挨在坚硬的肩胛骨上，‘波~’的一声，合着少年嘿嘿的傻笑，瞬间穿透后背直达前胸，呼啦一下，软化了俊美王者的心……

约法尔缓缓勾起唇角。

亲完了，他听见背后的小东西吧唧嘴，安静下来。

大约半个小时，背后传来稳稳地呼吸声，约法尔这才轻轻转身，把猫耳少年的睡颜映入眼底。

背上的伤不算轻，贝斯睡觉也皱着眉。细长的手指按在他丹红上翘的嘴唇上，将几根铂金发丝拽出来。

约法尔看着他，盯了会儿，亲在贝斯有小颗汗珠的额头上。

“宽恕你了。”约法尔低声说：“下不为例。”

“……”

撒娇猫被俊美的王绕开后背，重新带进怀抱。

蹭在熟悉胸口时。

本该睡着的贝斯偷偷伸出爪，在黑夜中比了个‘耶’嘻嘻。

就知道你心疼我。

wink！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大家都说我瓜，其实我一点都不瓜，大多时候，我都机智一笔！

贝斯：(＾＿－)

今天二更，但是这章码的多啊，我估计要十一点多我才能赶出来下一章，睡的早的同学就先休息，明天一样看。

感谢的大佬的打赏，给你们比个狗头花：

第55章 从未失手

贝斯遇到疑似刺客的事情还是没有结果。

“这些人绝不是普通的流氓，他们是有目的的，但背后操纵者是谁？为什么目标是贝斯特？”涅菲斯合上并无进展调查内容的羊皮卷，她看向王怀里因为受伤蔫巴巴的黑猫，“费这么大周折从巡逻兵眼皮底下逃跑，浪费人手，承担暴露风险，要是说为了刺杀王我还能理解，刺杀猫？是亡灵书的事情暴露了吗？”但是为了亡灵书，在法老王脚下找死，这同样于理不合啊。

涅菲斯想很久想不出个所以然，赫塞则是对王座上看不出喜怒的王说：“救了贝斯特的女人并不是普通人，她就是亚述公主，雅诺.阿尔萨东，会不会是她……”“我也怀疑，但调查结果对不上。”

涅菲斯叹息，“这位公主比贝斯特更早一步进入‘狗市’，直奔某个卖奴隶的帐篷，她刚来埃及那天订了很多亚述的奴隶，打算给他们赎身送回亚述。我让底下的人调查过，这位公主每次出行都会从别国赎回本国的人，也算积累民心的办法，所以遇到贝斯特也不算巧合。”赫塞皱眉，沉思。

涅菲斯也在心里思考众多可能性。

王城忽然暴露出这么一支疑似亡国流党的组织，涅菲斯一天没有抓到他们，心中就要多提防一天。

“狗市的事情，由布雷顿接手，至于亚述的公主。”约法尔淡淡道：“接待她住到王宫外围。”埃及并没有使臣馆。

不同他国来使有不同的居住地方和待遇，像是沟通交流的这种，可以住在王宫内宫殿最外围，王子一类，若非战败国，很少有王子回来其他国家做客，来了自然可以根据两国关系，住在中围附近。

至于公主？

送来的公主，大部分都带着结亲的念头，自然要住在后宫，方便王常去。

涅菲斯和赫塞对视一眼。

涅菲斯：本想着亚述公主走了大运，救了贝斯特肯定能得到王的青眼，王竟然让她住外围？我没听错？

赫塞：我们怎么知道王的想法，话说王的眼里有女人？

作者：喜欢小说的朋友，请不要错过：饱和小说网(BＡOHEＸS.COM)

涅菲斯：……

涅菲斯嘴角抽搐：你说的对。

王的眼里只有猫，只有能rua的猫毛，只有公母。

人类的性别和美丑，从不在王的眼中多留过一秒。

涅菲斯不无嫉妒的想：王现在依旧后宫长草，说不定就是因为照镜子看自己看多了。

看过世上最完美的，其他的，全是将就。

趴在约法尔腿上的贝斯也不明白，他虽然不知道外围是什么意思，不过看涅菲斯和赫塞的表情，就知道，那绝不是啥好地方。

贝斯想起救了自己一命的好心小姐姐，费劲仰头冲约法尔喵呜：“喵——”约法尔约法尔，能不能给小姐姐好一点的待遇什么的啊，她是我的救命恩人。

“好一点的待遇？”约法尔猛地沉下脸垂视它，铂金发丝从肩膀垂落，荡出弧度，重复：“你想我给她好一点待遇？”贝斯一缩脖：“喵……”

—对，对啊，怎么了这是……

好好的，说变脸就变脸。

约法尔嗓音冷掉渣：“她是亚述送来的公主。”贝斯懵逼脸点头：“喵。”

—我知道啊。

两国友好交流什么的，不是正常吗？

在贝斯那个年代，男女平等，联邦的几位皇族公主经常来他们国家亲切会晤，它压根没往和亲什么的上面想。

约法尔：“……亚述的公主。”

贝斯猫脸颤抖：“……”他重复两遍了两遍了。

黑崽感觉它家铲屎的，落在它身上的都是死亡射线！

黑坨坨求助的看向涅菲斯和赫塞两位大神官———然而。

涅菲斯笑眯眯：啊~王在生气呢，生气贝斯特完全没关心和亲的问题，喜欢一个人就这样，对方吃自己的醋嫌弃，不吃还生气。

呵呵，后宫长草的王也有今天……常年为王后宫发愁的涅菲斯幸灾乐祸，觉得今天能吃两碗饭。

刻板的赫塞大神官也一副没眼看模样：就算王想要宠幸贝斯特，也不该期待猫能想这么多啊，真让神官操心。

两位大神官一人笑一人板脸，用目光暗示着黑坨坨。

涅菲斯：快哄！

赫塞：快哄，一会又炸了。

贝斯：“…………”

贝斯：……你们，是不是全人类都他妈会眼神交流啊卧槽！！！

我是猫啊，是猫！

它仿佛听到脑海里滴的一声，响起系统提示：‘您因智商太低而无法解读对方目光，请您重新连接。’黑坨坨欲哭无泪，努力想要跟两位大神官对上脑电波，可惜，还没等它对上，约法尔已经一把将它放到软垫上，站起身冷着脸转身大步离开，徒留一个散发着黑气的背影。

两位大神官赶忙跟上去，临走前还不争气的瞥了贝斯一眼。

那怜悯无奈的神色，仿佛恶公公看惹怒皇上，即将失宠的小妃子似的。

贝斯：“……”

贝斯：我他妈……

王宫里的人哪都不好，有一点最不好的就是：羽曦读佳啥话不明说，全他妈靠猜！

黑漆漆看不见头脸的猫崽气的勾住自己的小尾巴，嗷呜嗷呜一顿咬。

黑坨坨：喝~~~tui！他们欺负我，我就欺负你！

小尾巴：……

黑坨坨：嗷呜呸tuituitui！

小尾巴(\*￣︶￣)：……你真狗。

……

“埃及的王怎么回事，竟然让公主住在外围！？以前从没有王会这么安排，我们公主漂亮聪明，埃及王把公主安排在宫殿外围……这不是在羞辱亚述吗！”雅诺身边陪伴公主长大的女官脸色铁青，在安排的宫人走后，对站在房间中间的雅诺抱怨：“王还以为把您送到埃及能过的好一点，现在看来，还不如留在亚述呢！”其他侍女和侍从表情也同样不好，埃及王的特意把他们送到这里，肯定就不是无心的，一个王的做法影响着他国家所有人的看法，这不是冷落是什么？

“行了。”

雅诺看完房间，转身对自己的女官冷下脸警告：“这里不是我们亚述，有的话不该从嘴巴里吐出来就永远不要吐出来，不然别指望我会保住你们，懂吗？”女官不甘愿地垂下头，应了声：“……懂了。”

看她听话，雅诺脸上恢复了些笑意，她摆摆手示意自己的女官靠近，女官眨眨眼，立刻附耳过去，雅诺在她耳边低语：

“带人熟悉一下埃及宫殿的环境，跟小侍女也要笑容相待……戴上些珠宝，问问他们王的宠物，那只黑猫平时都在什么地方出现。”

“……”

“法老王虽然把我们放在外围，但又没下禁足的命令，我们自然该怎么做怎么做，长点脑子！”

“……”

“我们可以……知道了吗？”

雅诺的女官听完眼睛一亮，扭头对微笑的诺亚用力点头，她压低兴奋的声音说：“公主还是您聪明！我这就带人去！”

说完她立刻招呼上其他亚述侍女，匆匆出了门。

雅诺看着自己的侍女女官离开，摘下面纱，露出清丽柔美的面容。即使事情出乎意料走向劣势，这双暖灰棕的双眼，也不曾有过惊慌。

毕竟从小到大，她想要的，从未失手……

【作者有话说：这是今天的二更。

嘿，透露了很多线索。

明天研究怎么发展感情，笔芯。

【重点：我不知道古埃及有没有接待来使的驿馆，这是我臆造的啊，大家千万别当真，本文架空，么么哒~】】

第56章 推 开

刺眼的阳光把棕桐树叶子照的翠绿。

宫殿庭院，后背带斑点的成对鸭子在水池悠闲游水，荷叶挨挨挤挤支出池面，粉白荷花开始凋谢，靠近庭院墙角被仆从打理的万分漂亮的葡萄架下，一串串未成熟的青色葡萄还涩口不能吃。

黑猫趴在用来给后宫王室成员，欣赏庭院美丽的石桌上，垂头丧气。

“唉。”

黑猫长长叹气。

这是它和约法尔发生不愉快的第二天。

它知道约法尔生气了，但它想不出原因，涅菲斯和赫塞作为大神官，是不能在约法尔面前胡乱开口的，贝斯能理解，但就连照顾它的老女官阿琳娜，都是一副‘我也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就不告诉你你自己猜去吧’的表情。

贝斯的内心：……哦凑。

大家都知道，除了你。

而我们还不告诉你，偷偷的也不行！

就好像他们如果说出来告诉它以后，约法尔不会开心反而会更生气那样，所有人都用怒而不争的眼神看着黑漆漆的喵大爷，恨不得路过它的时候都要叹气，眼神写满你好蠢。

“喵嗷啊———”

丫的，到底为什么啊！有话不能明说吗我特么——

贝斯郁闷烦躁的翻身，两只爪抱住猫头抓狂，把尾巴都快咬秃了。

昨天晚上它都把爪爪主动递到了约法尔嘴边，还不是刨坑拉粑的内只，但这仍然失败了，约法尔都没摸一下，冷着脸翻身睡觉，它怎么在背后扣约法尔的肩膀，约法尔都没回应。

贝斯还以为自己记错了爪子，亲自闻了闻：没给错啊，就是这个味儿。

喵主子从来都是被人哄，换成猫哄人，才知道这实在是个技术活。今天一天，贝斯也没从别人那里套出话，所以它就来自己喜欢的庭院花园放松一下，顺便清空头脑，好好反思。

王宫虽然大，但对于猫来说，只需要一个月，它能神出鬼没在任何你觉得它绝不会出现的地方。

贝斯刚来埃及的时候，获得猫咪的身体有过一段放飞自我撒欢玩的时间，它几乎走过皇宫每一个角落，虽然还会迷路，不过只要翻墙，总能回到熟悉的位置。

它把几个环境不错人又少的庭院当成了秘密基地，这些庭院和宫殿在王宫内都是单独划分开的，应该是以前法老王的妻妾，和公主王子住的地方。

埃及人不怎么喜欢把划分出来的宫殿起名，而是直接根据住在里面的人，称呼‘大王子殿、二王子殿’这种。

但王宫现在正统王室成员，除了几个已经当老祭司的，就真只剩下约法尔一人，按理说这些地方迟早被偷懒的侍从放弃，多年后荒废掉。

奈何约法尔虽然不管这些，可凶名赫赫，底下的仆人不敢敷衍，除了不敢动的，被新王约法尔屠杀的前代王后、两三个王子宫殿，大多都完美保存了下来。

这些地方，也就成了黑坨坨最爱的秘密基地。

当然啦，宫中一些侍女，也会常常来这里坐坐，对着无人的庭院诉说心底的委屈和秘密。

贝斯满脑子都是约法尔，疲倦地摊成猫饼，当三角耳朵捕捉到某些窸窸窣窣的声音后，莹绿缝隙瞬间张开，黑色瞳仁张弛，显得锋利。

贝斯就像只真正的猫那样，敏锐警惕的看向发出响动的地方。

圆胖棕桐树和延伸到很远的葡萄架尽头，白裙露出一角，缝制出褶皱花边的裙子还用颜料点染了蓝色小花，坠有彩色小石头，看上去非常漂亮。

是侍女？

贝斯歪脖，胡须颤动，似乎在嗅着空气中的气味。

它看过的侍女只穿软麻宽腰双肩白裙，胸以下到腰束不同颜色腰带，来区分她们的等级和负责的区位，这种漂亮裙子，应该不是侍女可以穿的。

那是谁？

很快，答案揭晓。

带面纱的雅诺脚步轻盈，手拿着小袋子，眉眼弯弯的走到了贝斯面前，将小袋子递到黑喵面前。

“小家伙，还记的我吗？”

贝斯莹绿猫眼猛地亮起来！

“喵！”上次救了我的小姐姐！

雅诺听见贝斯对她的称呼，笑容更大了些，揽裙坐在石凳上，把小袋子打开，特制的肉干香味绕着圈圈勾住了贝斯的鼻子和眼睛。

雅诺摘掉面纱，露出清丽柔美的五官，捏出一块咬在自己嘴上，又给小黑猫递过去一根，咬住肉块使她说话不时很清晰。

“吃么？我从家乡带来的，非常不错，每次都吃不够。”

她表情自然，动作随性，举手投足还有属于贵族的矜持贵气。

贝斯知道她是一位公主，所以当她毫不突兀，笑着跟一只猫讲话后，贝斯心中对她的好感度又涨了点。

看上去，就像一位好脾气的人。

贝斯跟陌生女人凑近的隔阂与尴尬被淡化，有些不好意思的咬住了肉干，嗷呜了声：“谢谢。”

“不客气。”

雅诺语气上扬，仿佛浸泡过阳光，永远开朗而轻快。

“你的伤好了吗？”

“喵呜。”好很多了，猫的恢复速度都快。

“嗯~这样啊，那就好，我之前还担心你会被你的主人责罚，毕竟当时他的脸那么黑，简直比锅底还黑……”

雅诺嚼着肉干，耸耸肩，毫不忌讳在贝斯面前吐槽约法尔。而贝斯闻言脑海不自觉把约法尔俊美的脸配上锅底，没忍住吭哧吭哧笑出声。

没想到有人敢这么说约法尔，贝斯侧头去看雅诺。

雅诺并不避讳旁边的猫，也不想得到谁的回答般，眼神注视某一处，一边吃东西，一边旁若无人的吐槽，与偷偷来这里抒发心情的侍女好似没什么两样。

她讲着来到陌生国度的不安，讲着让她担忧的母国，讲着晚饭味道、无法习惯的习俗……贝斯有种回到上辈子大学时代那些日子。

他坐在公园长椅上，听他的同桌絮絮叨叨发泄心中所有不顺心的事。

这种时候，人们只想单纯把不开心的事说出来，也如身旁的雅诺一样，不指望谁回答开解。

贝斯陷入了回忆，没注意时间越来越晚。

袋子里肉干已经吃完，雅诺拍拍手上残渣，站起身：

“呼——放松多了，谢谢你啊小家伙，陪我这么久。”

她对贝斯眨眼。

贝斯这才回过神，不好意思的摇头：“喵~”不用谢我。

它前面听了一些，后面全程脑袋放空，神游到几千年后的世界了，都没注意雅诺后来到底说了什么。

“对了，光顾着我讲话，还没问你，你为什么从这里……听说王走到哪里都带着他的猫。”

雅诺眼底有淡淡好奇，贝斯一怔，随后想想它和约法尔个人的矛盾也没什么不能透露的，就想直说。

可话到嘴边，有种奇怪的直觉在它脑子里疯狂抗议，黑坨坨眨眨猫眼，喵了声：‘没什么，他很忙的，而且那些东西我也不懂，今天想出来晒晒阳光。’

“原来是这样。”

雅诺没有怀疑，手掌轻轻放在贝斯脊背上，略过毛尖。

“好神奇啊，跟你聊天就像是跟人聊天一样，埃及的猫神真厉害，你常来这里吗？我来找你玩好不好？在这里他们好像都不欢迎我……”

雅诺表情无奈，“可能我是亚述人的原因吧，亚述跟埃及关系以前非常紧张。”

贝斯有些犹豫，看着雅诺脸上的落寞和难过，终于还是点头同意了。

她救了我和艾尔萨的命，这点小事要是都推，未免也太没良心了。

雅诺见它点头，高兴的拍了一下手：“太好了！那我先回去，明天我还带肉干过来！”

“喵。”

——好。

贝斯目送雅诺离开，感觉她步伐都轻盈不少，见她这么开心，贝斯心情也好转很多，给自己打个气，跳下石桌返回约法尔的寝宫，

……

贝斯满怀冲劲和期待迈进大门，结果遇到约法尔那张冰冷的脸，什么劲不劲的，像挂到碎玻璃的气球。

“啪！”

只留下几片碎片。

夜晚贝斯变成人，低眉顺眼围着约法尔说好话，可约法尔就是不开口，也不说它到底有什么没搞明白。

这种避而不谈的憋闷叫贝斯心里也鼓起一股火。

他是第一次搞对象谈恋爱，也知道自己脑子不够用，所以他做错什么有什么不对的你可以说啊，你不说就等我突然发现。我不发现就冷暴力。

矛盾不他妈都是这么产生的吗？

而且宫里所有人都是法老王的臣子仆从，都听约法尔的。

惯性思维让他们觉得贝斯是错的，他错了应该主动发现，积极认错，然后求王原谅，却跟约法尔一齐，不肯透露半点。

偌大王宫，贝斯连个抱怨吐槽的地儿都没有，只有他孤军奋战，他敢跟涅菲斯或者阿琳娜说约法尔的不好，一定会被骂，警告他不要惹怒王，令王不愉快。

作者：想看更多法老王的猫瘾症相关小说，请访问：饱和小说网(baohexs.com)

但从没人介意，贝斯是不是会生气，会不愉快。

这里不是贝斯的故乡，这里没有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会给他帮助……

贝斯心里乏累，对着约法尔肌肉结实的背说：“约法尔，我……我知道我有点迟钝，你别生气了，你告诉我我到底什么地方不对嘛，难道你介意我说给雅诺好的待遇那件事？那我以后不提了好不好，你的决定我确实不该插嘴……”贝斯说完，约法尔仍旧没有转身，他知道他没睡着。

房间静悄悄的，就在贝斯以为他今天也得不到约法尔回答的时候，冰冷的嗓音突然响起，约法尔说：“你叫她雅诺？”

贝斯听见他开口，眼睛放光，也不管约法尔能不能看见用力点头。

“对啊，约法尔你终于回答我了，你是不是不生气了？！”约法尔转过身，冷冷的冰蓝双眸和贝斯贴近，里面不是令猫耳少年喜欢的温柔，而是厌恶。

贝斯怔住，听约法尔嘲讽的笑。

“她是亚述王室，贝斯特，我有允许你用这么亲近的口吻称呼她？你只能叫她亚述公主。”“为、为什么……”

约法尔紧紧盯着少年柔软疑惑地脸，沉默一会儿，他转过身。

贝斯在他翻身的刹那，隐约听见了'不'和'配'的字眼。

一盆硫酸，把心脏涮了个遍。

贝斯僵硬转身，将后背留给约法尔，手脚冰凉。

他说不配什么意思？

谁？

我不配吗？

是不是我听错了……但总不能是说人家公主吧……

所以我在约法尔心里到底算什么，对亚述的公主，称呼名字都……贝斯紧闭双眼，抿紧嘴唇石块似的躺在床上，一夜未眠。

第二天，还未等约法尔起床，贝斯就变成了猫，趁着侍女换值离开寝宫，直奔和雅诺约好的庭院，趴在石桌上放空疲惫的脑袋。

雅诺果然来了，贝斯等着的时候不小心睡着，醒来才发现她已经在自己身边坐了很久，贝斯连忙喵呜着道歉。

雅诺挥挥手。

“没事，反正我每天也很闲，不过我看你好像很失落的样子，怎么了，发生什么了么？”“喵呜——”没事，我，只是……

贝斯浑浑噩噩，脑袋全是约法尔的那句模糊不清的话。

“跟我说说吧，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不好，难道是生病了？”雅诺露出担忧的表情。

贝斯缓缓摇晃尾巴，不确定的纠结半天，松开口：“喵……喵……”

那个、你介意我叫你的名字吗，我是说，我只是猫而已，我……

“不介意！”

雅诺笑出声，摸了摸无精打采的贝斯的爪子。

“什么啊，我还以为你在犹豫什么，原来是这个，贝斯特——我也这么叫你吧，你果真是人类吧，根本就不是猫，每天考虑这么多事，哈哈。”她清爽的笑容，宛如良药抚平了贝斯心里的难过疼痛。

这种没什么大不了，凡事明说的相处方式，正是让贝斯从约法尔身上想要的！

贝斯看雅诺的笑脸，仿佛看到了它前世的好友！

这天，贝斯又跟雅诺不知不觉聊到天黑，雅诺虽然是女孩子，但她知道的很多，讲起故事更加丰富多彩，甚至还会编织挂毯，见过来自遥远东方的神秘商人。

每个故事都叫贝斯惊叹。

夜深。

一人一猫依依不舍挥手分别。

结束忙碌的政务，沐浴完毕的俊美法老王躺在床上，灯盏熄灭，只留下几盏带来不适很清晰的暖光。

他想他够冷落那只小东西了。想必它已经吃到苦头，以后不会和除他以外的人在亲密，不会在惹他不悦，尤其他很久没有享受过少年口中的柔软，所以这次调教，暂且到此为止。

“贝斯特。”

俊美的王高傲而矜持转身，低声呼唤他的猫，可却并没有迎来想象中，泪眼朦胧的小猫咪少年扑进自己怀里粘人。

他只看到一面消瘦的后背。

一面来自少年蜷缩的后背。

贝斯早已睡着了。

预备好的台词强迫回收。约法尔在黑暗中凝视少年凸起的肩胛骨，缓缓皱起眉……

【作者有话说：我研究了，明天小黑屋，小黑屋情节放群里，群号明天放小说公告（笔芯）。

这次确定了。

今天四千字，晚点修文，我这老花眼。

今天应该写车的，但剧情没凑到那里，而且今天我竟然忘了一个事，那就是小年！

卧槽我竟然忘了今天是小年，放鞭炮吃饺子的日子！

我要跟我老妈打电话谢罪了，嘤嘤嘤。

祝大家小年快乐鸭~很快过年啦，要快快乐乐高高兴兴迎新年哦！

第57章 王的终身课程

次日。

议事厅工作结束，本该拥有难得轻松一天假期的年轻法老王伏案急笔，一边铂金顺滑长发抿在耳后，一边垂在肩膀，弯折弧度，遮掩了冷白带冰的面容。

两位大神官坐在下首，面前也摆上软桌，看似埋首在草莎纸报告里，实际上……

两位大神官正偷偷默默递纸条。

赫塞写：“王今天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写完从软座底下递给涅菲斯。

涅菲斯拿过来写：“哎呦不错呦，我们刻板严肃的赫塞大神官都会察言观色喽~”写完转手。

赫塞接过来，脸色铁青，狠狠写：“你他妈——”

他妈擦去，改成：“你能不能严肃些！这关乎王，别以为我不知道后宫里的侍从很多都跟你有联系，快告诉我！”

涅菲斯笑眯眯：“还能怎么，当然和贝斯特有关，王自从血洗朝野不在掩饰自己后，哪次生气跟贝斯特没关？”

别人儿王压根不搭理好么。

赫塞写：“这次又怎么了，上次两人吵架还没和好？”

涅菲斯写，笔尖裹着幸灾乐祸的滋味：“没好，王之前生气贝斯特不理可怜的小猫咪，想冷着人家两天……我猜绝不超过两天，结果今天第四天……嘿，你懂得。”

赫塞皱起眉，回：“太不像话了！贝斯特作为王的爱宠，竟然敢违背神明之子的命令，取悦王是它的荣幸！”

涅菲斯哼笑，“王喜欢他，我们也不是现在才知道，在感情世界从不分地位权势。”

赫塞无视她，写：“不行，我一会儿就去找贝斯特。”

涅菲斯回：“唉……赫塞大神官，您就不能把脑子里的教条拿出来点，盛盛你可怜的情商吗，你看不出王并不想直接开口表达自己的感情？怪不得现在还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你。”

最后一句非常嘲讽。

赫塞大神官却疑惑脸，回复：“这跟我有没有娶妻有什么关系，涅菲斯，你不是也没有男人愿意娶你吗？”

涅菲斯：“……”

赫塞大神官看着同僚咬牙切齿的对他微微笑一下，然后唰唰写下几个字递给他，赫塞大神官皱眉打开递过来的纸条，还余富一大段能写两百字的空白纸上，只写了一个字：爬！

赫塞：“……”

爬？

什么意思？

迟钝的真直男翻过写满的那面，从背面写：“你是不是写错字了涅菲斯？我给你改过来了，以后注意点。”

涅菲斯翻过纸，沉默的盯着由‘爬’变成‘是’的硕大字体。

他妈的——死直男简直穿了天然护甲！

“你还想不想知道后续了，再xx别指望老娘告诉你！”

“……你说。”

涅菲斯平复心情后，写：“贝斯特那孩子是真的喜欢王，就算他以前是猫，现在他也是人，他看王的眼神简直带着光，就算在老城主哪里差点饿死都没变过，王啊……也一定知道，但王没想到，就是简单的小矛盾，贝斯特竟然真的伤心了似的，竟然和那位亚述公主走近，白天天没亮就往外跑，晚上很晚才回来，以前是王不见他，现在王压根见不到人家。”

女神官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揶揄，都写到纸上了。

赫塞担忧起来，写：“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插一手，毕竟王没有猫撸的模样，他们在下埃及就见识过了。

就算是古板的赫塞大神官，都表示扛不住。

“要去你去。”

涅菲斯明显不想插手，还腹黑的笑：“毕竟是王啊，习惯了和所有人隔开一道不容逾越违背的沟壑，本想调教，却吓跑了小动物，最后还放不下矜持骄傲，反到措手不及……民间有个词叫什么，傲娇？噗——哈哈哈！”

赫塞：“……”

涅菲斯低头在心里笑的正欢，王座上的男人突然停下笔，冰蓝眼珠移动，睨着下首两个大神官。

“涅菲斯。”

涅菲斯笑容一僵。

赫塞淡定严肃脸伏案，手快速把小纸条折成方块，扭头塞进嘴里，在转回头时，又是一个一本正经的好神官大人。

“王。”

涅菲斯满头冷汗的干笑。

作者(饱和小说网)P.S 喜欢小说的欢迎访问：

BAＯHEXＳ.ＣOM

“你笑什么。”

密集金色眼睫下，约法尔眼神微凉。

涅菲斯无辜脸：“王，我没有笑啊……”只是在心里偷笑而已。

约法尔：“我知道。”

涅菲斯：“那……”

约法尔沉下脸：“在心里笑也不行，闭嘴！”

涅菲斯：“……”

赫塞：“……”

涅菲斯：卧槽王的耳朵长到了人的脑袋里了吗？！

赫塞：……快闭嘴吧。

王的耳朵长没长到人脑袋里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在不闭嘴，王的刀就要长在他们脖子里了！

两位大神官继续兢兢业业伏案工作，再不敢有小动作，约法尔皱眉抬起手按了按眉心。

议会结束的约法尔并没有带两只看上去轻细却分外沉重的双王冠，一根细细银珠链子穿的荷鲁斯之眼额饰代替了它们，从铂金长发间穿过，在俊美的王额心留下一个小印子。

他在想贝斯特。

他无法克制自己不去想。

约法尔哪怕让自己不停浏览各地复杂拖沓的报告，将自己沉溺在繁琐窒息的工作，仍旧不能停止削瘦蜷缩的贝斯特的后背出现在他眼前。

或许能够一心多用，并不是什么优点。

脑海中的后背，无疑，是在拒绝，是在反抗。

自下埃及回来后，约法尔很少和贝斯背靠背，他们从来都是看着彼此，哪怕是睡觉。约法尔都会环住贝斯的肩膀，将手掌盖在他猫的后脖颈，手指分开，拇指轻搭在纤细脖子上的动脉上。

对面那颗心脏每次起搏，经流的血液会先到达他的手指，然后抵达心脏。

贝斯就算睡着后，他的生命都被约法尔聆听。

从没人看见名叫‘约法尔的掌控欲’这种东西，也无人具体理解，这位独掌大权的征服王，到底能有多喜欢一个人。

但凡他表述出来，给予爱他的贝斯一点点自信，贝斯都不会简单抗拒，都不会毫无信心怀疑自己在约法尔心里的地位。

可偏偏，约法尔从不表述。

不善于表述是一方面，另一位方面——

约法尔.孟菲斯是位王。

真正的贵族就算穷困潦倒也不会冲商人弯下腰。

从锁链解脱，真正得到‘人’这个身份的约法尔.孟菲斯只用一天，就从禁忌的王子，变成了征战四方的征服王。

没人给他时间。

世界不会给，神明不会给，敌人更不会。

怪物一般瞬间成长的约法尔.孟菲斯从泥土眨眼站上神坛，这头恶兽的学习能力让人恐惧。

战争与复仇，是他和这个世界的初见。

之后终于尘埃落地，约法尔接触的也不是温情，是比战争更恶心的政权。

涅菲斯最早站在他身边，只有她看见过，作为王的男人其实真见到这个世界不过一年，为了生存，他还没有学会贵族礼仪，就明白了握剑。

第一课是：【法老王是埃及的神，是埃及的主人，你肩负埃及，你承载国之重量，不到死亡，你绝不能停歇！】第二课：【王永远没有错，没有感情，没有怜悯，没有软弱，没有眼泪，没有后悔，如果悲痛，就举起你的剑！砍向能泄愤的敌人、奴隶、大臣……所有埃及人，都无条件为你奉献生命。】这两课，贯彻了不知多少王的一生。

约法尔爱贝斯吗？

答案只有一个字。

他可以给与贝斯权利宠爱，许诺感情和陪伴，赐予无法无天的无尽要求……但，约法尔不会对贝斯以及其他人低头示弱。

永远不会。

直到他死去，化成陵墓棺椁中的干枯木乃伊，也不会！

不过。

哄，还是要哄的……约法尔皱着眉，第一次在政事以外感觉到头疼，往日平静无波的双眼眼底尽是焦躁和烦恼。

约法尔双手交握，手肘撑在草莎纸上，撑住下巴。

怎么哄。

用小鱼干？

英俊年轻的法老王陷入沉思：两条够吗？

嗯，或许他可以让御厨多准备些，直接烤全牛。

他可以让它直接跳上餐桌，不用工具，直接站在整个烤牛上啃，想怎么吃都可以。

当然，以后也不能在用冷漠解决争吵。最近这件事教会年轻的王，猫的心都是比较纤细的。

如果进展顺利，也许今晚亲吻的教程可以结束更进一步……想起少年委屈含泪的莹绿双眼，以及丹红柔软的唇，冰蓝双瞳颜色加深。

……

如同命运非要证明什么，在约法尔眼中能用小鱼干哄好的黑猫，趴在充满女性生活气息房间内的床上。

小黑猫伸长脖子，紧紧盯着床边女人的手，看她用针线慢慢缝制出按照它口述缝制的现代男士领结。

贝斯发现雅诺真的很厉害，软软的布料在她手里分外服帖，不一会儿就已经有那个意思了。

黑猫眼睛放光，期待的看那只领结成型，最终，被雅诺笑眯眯的戴在了它的脖子上。

“还真挺好看的。”

雅诺打量着贝斯，油光水滑的短毛黑猫神采奕奕，体型较大，端坐时从三角猫耳到小而尖的脸型，以及精实的身体轮廓都漂亮无比，端庄优雅。

戴上白色小领结后，莹绿猫眼发着光，雅诺仔细看发现它是金绿两色，像藏了阳光的橄榄石。

怪不得，这种猫能做猫神，它确实品相相当漂亮……雅诺微笑，摸摸贝斯毛茸茸的小耳朵。

“喜欢吗？”

“喵（喜欢）！”

贝斯低头努力用鼻尖嗅着脖颈上的领结，看着这枚未来世界产物出现在这个时空，突兀而熟悉，极了它自己，贝斯眼睛酸酸的，差点哭出来。

它想家了。

【作者有话说：今天四更。

三正文一个车，车晚上十一点发群里，群号放小说页面有个小说公告里。

太久没写了车了，手生，等我磨练磨练哈。

今天日万以上。

大姨妈过去了，姥爷也好了，可以多更了，今天四更后我明天不会更太多，明天我去医院看看肩膀，找医生给我把腰和肩膀按一按，右边肩膀太疼了，还咔吧咔吧响

【文内捉虫均在夜晚，作者老花眼，每天修文，大家请多包涵】

【最近评论区系统崩了，回复只能回复一点，而且还会评论重复……但我都看了，谢谢大家的喜欢，哈哈，我都记住了老留言这几位小可爱了】

第58章 你的猫在别人床上

贝斯上初中和高中以及大学的时候，学校的男生和女生都要穿小西装，一枚小小的领结纵穿贝斯懵懂无知到青春热血，只要看到，记忆就跟亮起的灯，照在它脑海里，带来光芒和温度。

和约法尔的矛盾成功击败了不太聪明的它。

这枚领结带来的回忆更是让贝斯心中酸涩。

它想它的家，老爸老妈，可恶可爱的学校，万人迷一样的同桌，还有研究所的长辈……

可它回不去了。

在这个他一无所有的古老国度，贝斯感到无力和孤独。

以前它总是将感情寄托在约法尔身上，从他的味道和体温挤出半分温柔安慰自己，但现在呢？

脑海里闪过约法尔的冷漠，贝斯努力好久，仍旧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它开始逃避的往救过它的雅诺小姐姐这里跑。

也不怪我像个蜗牛，明明是他过分……对吧？

贝斯自己问自己。

“怎么了？看你这个表情，哦拜托，哈哈，你愁眉苦脸的样子让我不自觉把你当成人类。”

贝斯的脸颊被雅诺捏住，她抬起黑坨坨的脸，温柔低语：“我再给你编你说的那个——嗯，套头毛衫吧，用编织挂毯的方法，开心点贝斯特。”

贝斯望着她晒过阳光般的笑容，正是脆弱的心一暖，重重点头。

“喵（嗯）！”

女人是水，她们心思细腻，只要愿意，可以比清风更让人觉得清爽怡人，无害又可爱。

比起男人间刚硬的叫人受伤的相处方式，不得不说，女人更容易接近一个人，迅速拉近距离结交朋友。

雅诺是其中的佼佼者。

她一边用粗毛线编织小衣服，一边拜托贝斯抻着毛线球，当贝斯控制不住猫咪本性扒拉球满床跑的时候，雅诺会捂嘴笑出声。

贝斯不好意思的用后腿弹弹耳朵，听着她笑话自己，内心却是快乐的。

它难得感到轻松。

另一边，天色已经彻底黑沉。

约法尔坐在餐桌前，和桌子中间被众菜拱月的那头香喷喷，死相愚蠢的烤牛面对面，沉默对视。

俊美的王，脸越来越黑。

“贝斯特还没回来？”他问女官。

老女官阿琳娜跪在地上垂头回答：“是的王，并没有。”

约法尔：“它在哪里，亚述公主的宫殿？”

阿琳娜听到这句话里的危险，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回：“是……”

“砰！”

桌子那边传来好大一声响，阿琳娜一个激灵，周围摆设一般的侍女颤抖着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错误立刻跪伏在地上。

自从那一声后，房间再次安静下来，宫殿死了般，叫人喘不上气。

终于，约法尔站起身，身上复杂华丽的珠宝佩饰从白袍上叮当作响，他不发一言大步走向外面，阿琳娜赶紧带侍女跟上，门口的亲卫见到王出行，有序沉默的紧随其后。

他步伐很大，衣物和发丝扬起的弧度分外锋利，任谁都能看出他的怒火。

阿琳娜艰难跟紧，看着王前行的方向，在心底为那只黑坨坨叹息，王等待他的猫回来陪同晚膳等了将近三个小时，贝斯特啊，你到底去了哪里！？

……嶼、汐、團、隊

“公主，它睡着了。”

雅诺的女官对坐在木椅上饮着葡萄酒的公主疑惑问：“公主殿下，靠着一只猫，法老王真的会找来吗？已经这么晚了……”

“他会。”

雅诺淡淡睨了眼她的女官，“一个能出宫接晚归宠物的王，你觉得他是否能为了他的猫来我这里？”

“……”

女官放下心里的怀疑，点点头，她们公主总是对的。

“你们都去偏殿休息，记得，不要吵闹，要真的做出已经休息的样子，熄灭所有灯，等埃及的王来，我需要你们瞬间‘活过来’，让附近的侍女士兵都知道，他来了我这里。”

雅诺已经换下白天点缀蓝花的漂亮白裙，换上埃及贵族夫人夜晚长穿的纱衣，这种纱衣是埃及的特产之一，柔软漂亮像云雾笼罩在女人的身躯上，却因为宽松的编织方式，起不到半点遮挡作用。

女性的身材，被勾勒的一览无遗，叫人血脉喷张。

她放下酒杯，低声评论：“埃及的葡萄酒，太酸涩了。”没有亚述酿制的葡萄酒带着浓甜味儿。

“可是，万一那位王不停留呢？”

“不用停留，只要他来我这里，我就已经赢了。”

雅诺笑容依旧清爽美丽。女官看着她脸上因为酒精返上来的红晕，欲言又止，最后顺从的低头出门，执行她的命令。

雅诺也转身，淡定从容回到床上，看着睡着蜷缩在一起的猫，眼底带了丝货真价实的温柔，她手指略过黑猫滑手的毛发，掀开被子，躺在了床上。

不过她并没有躺多久，这间王宫外围的宫殿就迎来了它真正的主人……

约法尔直接带人包围了亚述公主的偏殿。

在埃及，法老王从不需要敲任何人的门。

熄灯的小小宫殿立刻被吵醒，亚述的侍女们从屋子里跑出来，看见带着武器的亲兵和阴着脸的俊美法老王发出惊叫，脸上露出的害怕倒是货真价实。

亲卫无视她们的挣扎，眼底闪烁着凶光控制住了她们，几个保护公主的侍从首当其冲。

这下来自亚述的侍女们叫的更欢了，直到带头的女官挨了亲卫长一耳光，才头晕眼花的被哭泣的侍女扶住，噤下声。

约法尔脸上布满阴云，一脚踢开亚述公主的房门，带人大步迈了进去。

里面的雅诺公主满脸惊慌，看上去刚醒，脸颊还有红晕，她扯住被子慌张盖住自己只穿了纱衣的躯体。

也许是紧张，这个房间里所有闯进来的人都从她慌乱的动作看到些不该看的。

王的亲兵面无表情，脸色从未变过。

而约法尔的目光落在从他人床上睡得香喷喷、还穿着模样奇怪的小衣服的黑猫上，在察觉到女人遮掩的动作，他心中只有骤然焚烧到天际的愤怒！

假如你看到你的女人或者男人，躺在别人的床上，前天他刚跟你吵完架，并且你们在冷战，现在他却在陌生人的床上睡的安稳，而且旁边给你戴绿帽子的人还在慌张穿衣服，你会怎么想？

旁人的想法不在约法尔的考虑内。

但在场所有人都感觉到逼人的杀意从修长挺拔的王身上喷涌咆哮。

那种恐怖不亚于世界崩裂，雅诺甚至感到这位王的目光从她脸上、身上、所有露出皮肤的位置缓缓割过，手指顺皮肤裂缝撕开，让血液和疼痛爬满她的身体！

【作者有话说：这是第二更

晚上修文，眼睛花了，我瞅了半天……】

第59章 嫉妒的约法尔

雅诺颤抖起来，真的害怕恐惧。

他要杀我？

他要杀我！

雅诺大脑只剩下这句话，当约法尔注视了她一会儿——她觉得有一个世纪那么长，然后男人从她身旁走过，抱走了猫。

悄无声息，没留下一句话。

士兵跟随王撤离，所有声音都消失，雅诺才一下失力跌倒在地，长长吸了口气！她刚才，竟然忘了呼吸！

约法尔抱着贝斯，小黑猫在他胸口翻身，被吵到似的咂嘴，而约法尔冷着脸直视前方，并没有做什么。

连叫醒它都没。

老女官阿琳娜疑惑又害怕，不知道王到底生气还是没生气。

“你们都退下。”

约法尔嗓音平稳冷静，淡淡挥退了寝宫的侍女和亲卫。

“是。”

亲卫撤出一段距离，继续站岗，侍女不敢多说，熄灭少数灯盏，然后立刻倒退出去，关上沉重的殿门。

等所有人都走了，约法尔抱着猫站在重重纱帘后的床边，他低头看着怀里的猫，冷白完美的侧脸像石膏雕塑，没有感情。

一分钟，两分钟……

时间静静过去，当怀里的黑猫嗅到熟悉味道，呼噜噜撒娇打呼噜的时候，约法尔终于变了脸……

宛如暴雨前压抑宁静彻底过去后，雷霆大雨骤然来临。

俊美的脸刹那扭曲，撕下皮囊成了恶魔，他一把掐住黑猫的脖子将它拎起，另一只手将碍眼的编织小衣服狠狠从它身上拽下！

贝斯这些天太累，好不容易睡熟却忽然感觉脖颈要被掐断，整个人像是再让人五马分尸似的，吓得它睁大眼睛，不安惊惧的望向面前的世界。

然后它才看到约法尔一点下巴，就被摔在了柔软被子里！

“喵！”

我的腰！

贝斯惨叫，脑浆被一甩打散成了脑花。

接着，头上盖下一片阴影，漂亮的湛蓝双眼纠缠上鲜红裂缝般的血丝，约法尔表情可怖的盯着贝斯，手卡住它的脖子。

“贝斯特，你为什么留宿在亚述公主那里，你们做了什么——说！”

贝斯：“……”

贝斯整只猫都吓傻了，它从没见过这样的约法尔，它喘不过气赶紧变成人，双手扯住约法尔死死扼住脖子的手臂。

“约法尔你做什么？！你他妈抽什么疯！”

头顶的男人冷笑，长发像蛛网垂下来，遮挡光芒，留下阴影，冰蓝的眼珠仿若在反光，无比骇人！

“我有没有警告过你，不许接近亚述的公主！”

“我……就为了这个？就为了这个！我……我他妈知道你觉得我不配，但她并不讨厌我！”

贝斯突然很恨约法尔，他想要的约法尔从来不给，唯一一点温暖说拿回就拿回，他什么都没有，他在埃及什么都没有！

他终于爆发出来，露出凶狠的一面怒吼：

“我恨你！我他妈恨你！约法尔你给我滚！”

闻言约法尔擒着贝斯的目光陡然锋利，他手掌用力，胸膛上下起伏：“你凭什么恨我？贝斯特我警告过你，我说过不要靠近除了我以外的人——”

“我吻你，给你誓约，但你违背了它，你玷辱了这份誓约！”

贝斯因为窒息不住干呕，眼睛却不曾有怯懦。

“……我受够你了，约法尔……一个亲吻你就捆绑我……所有人都站在你身边，他们都遵从你的……命令，谁都觉得我是错的，呃，我……后悔了，我在下埃及……不应该在跟你回来……”

眼泪从贝斯眼角往下淌，他干脆不在抵抗，松开撕扯约法尔手臂的双手，哽咽着怒视约法尔。

“我后悔了……我也不该听智脑的鬼话……我，约法尔……我讨厌你……”

“……你想拿走给予我的……就拿走，如果你不开心……我只能独自承担你的冷漠和无视……我……”

约法尔的瞳孔被少年哭泣的表情烫伤，他嘴唇颤抖，手掌松了松。

贝斯蜷缩起来，从抽噎变成嚎啕大哭，哭到咳嗽，难过到身体在抽搐，完全顾不上什么颜面。

喜欢上高高在上的他是幸福也是不幸。

他会为你带来世上所有别人渴求的东西，抵挡大多数危险。但危险过去，身旁的他，就成为伤你最深的人。

床上，俯视少年的王逐渐沉默，下面蜷缩的少年像是要把所有内脏扯出来那般，用不能称之为哭泣的惨嚎撕心裂肺着，他埋进被子里，只露出青筋凸起发红的脖颈。

“……如果我错了，求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们什么都不跟我说……别用我的感情折磨我……”贝斯双手揪住自己的头发，无力的喊：“算我求你……”

算我求你。

我真的、真的可能很喜欢你，很爱你，但你别用它来磋磨我，我这二十多年，从未尝过这么痛、这么痛的滋味。

我不想习惯，我不愿习惯……

贝斯哭了很久，不光是约法尔和他的争吵，还有来到埃及后的无措和迷茫，对家乡亲人的想念，卡着那个点，把所有所有一股脑的喷发出来！

约法尔看着贝斯特情绪崩溃，剑拔弩张毁天灭地般的怒火和紧张逐渐消散。

他以为贝斯特是猫，猫不懂人类的感情，直到现在，痛苦不堪的词汇从贝斯特嘴巴里讲出来，约法尔才知道，原来一直误会不懂的人是自己。

他俯下身，紧紧抱住陷入被子中的少年。

“是我嫉妒……”

凶悍冷漠的王把手掌强行伸到贝斯脸和被子的缝隙，当摸到一手让他跟着难受的泪水后，他抿了抿嘴，终于承认：“别哭了贝斯特。”

“——是我在嫉妒，是我伤害了你，你并没有错，我想要你放弃所有只看向我，我想要你不接触任何人，是我想要将你掌控在我的手心……我从未说你不配与亚述公主相处，我是想说……”

“我不允许，你应该属于我。除了我以外，我不想让任何人见到你的模样，看到你的笑容，享受和你相处的时间，被你亲密的撒娇靠近——”

约法尔闭上眼，放下他的矜持高傲，嘴唇贴近被汗水浸透的湿漉漉的脑后卷发，难以启齿的叹息：

“我会嫉妒到内心煎熬，控制不住情绪，想狠狠伤害你，让你露出的惊恐的表情，缩在房间角落。”

“当我看到你在亚述公主的床上时，我知道你是用猫咪的形态睡觉，但我还是忍不住想：你们做过什么，你是不是被她抱过，她抱你的时候，你的爪子有没有放到她的胸口，她没有没有穿那身暴露的衣服，让你趴在她的肚皮上……”

贝斯哽咽的声音小下来，听到约法尔的猜想，甚至有点尴尬，尤其当他说趴在她肚皮上时。

约法尔继续：“只要你不在我身边，我就会开始幻想，幻想你在哪里，在跟某个侍女或者侍卫在一起，你露出肚皮让他们抚摸，舔舐他们的手指——”

贝斯听不下去了，在被子里闷闷的吼：“我才没有！”

“是，你没有。”

约法尔：“可你属于我，我无法接受你不在我身侧，就算你被人看了一眼，我都会觉得你被人舔了。”

“……”

这个混蛋！

他是个渣男！如果他不是，为什么他把我欺负成这样，又说这些让我心里窃喜，以为他在乎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贝斯特？为什么我会想这么多。”

“……因为你有该死变态的掌控欲！”

约法尔问完，贝斯忿忿不平的嘟囔。

他听到他笑了一下，啄吻面前的后脑。

“在往前推算一步。”

“……不知道。”

“真的？”

“哼！”

“你真的没想到，我也爱你吗？”

“…………”

贝斯猛地从被子里翻身，惊讶地死死盯着背后的男人。

暴雨已经过去，露出被洗礼过后更加蔚蓝的美丽，约法尔表情平静的望向贝斯，贝斯回过神，又想往被子里钻，但约法尔捧住他的脸，不让他缩回去。

“我知道了。”约法尔说：“我知道自己并非温柔的人，但争吵对于我们并没有意义，只要我们能确认，我们是一样的，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贝斯，我是爱你的，这是我给你的回答。那你呢，你爱我吗？”

“……”

爱这个词，跟约法尔太不搭了，从他嘴里说出，让人脸红又觉得突兀，还有些小怀疑。

贝斯闭上嘴，不想讲话，他眼角鼻头通红，比起约法尔他总是这么狼狈，还被欺负。

约法尔不放过他，就这么一直保持这个姿势，等到贝斯脸都烧起来了，贝斯才挨不住小小的点头。

约法尔笑起来，冷白的皮肤在黑夜都仿佛能发光，狭长锋利的眉眼弯下，眼睫折出帘子，下面的蓝宝石流光溢彩。

“你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贝斯看着他的脸，脑海中迅速翻出约法尔说过的，只要他理解了什么是夫妻什么爱，约法尔就会跟他……

“现在？！”

贝斯别扭起来，他们才刚吵过架，这个点发生什么，贝斯会觉得不是那么愉快，他还埋怨着约法尔呢！

就算他解释了，哄我了，那我也生气！他之前对我多狠……

“别指望我原谅你。”贝斯嘟囔。

“我知道，贝斯特，以后我会学着让你开心，好么？”

约法尔松开他，坐起来开始脱衣服，几块布料，简单就被扔在地上，一串串宝石腰带佩饰从白皙的手指上坠落，叮叮当当磕在地面上。

然后一个全然没有遮挡的约法尔出现在贝斯面前，他不得不说，约法尔真的像猎豹，明明看上去并没太大肌肉块头，可脱下衣物后，块块肌理充满爆发力。

贝斯目瞪口呆，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约法尔则手掌捏住贝斯的脚踝，亲吻在他脚背上，撩开眼皮看向贝斯时，贝斯心脏狂跳！

“我不想在某一天，看见你用人形趴在那个女人身上。这是最好的办法。你怕我对你冷漠，那现在我会给你看看我其他的。”

约法尔缓缓勾起唇角，笑容意有所指。

“谁知道，你以后会怕热还是冷。”

“……”

贝斯看他亲吻自己的脚背，血液下涌。

他咽了口唾沫，暗骂：真是要命！

贝斯在今天之前，从没想过约法尔高贵的嘴唇会，贴近除了黄金酒杯和他嘴唇以外的任何地方。

现在他却握住他的脚踝，沿着奶白的脚背一路前行，淡粉丰润嘴唇允吸着贝斯的皮肤，稍稍用力，留下一行行痕迹，贝斯咬住嘴唇看着他猩红的舌尖从缝隙一扫而过。

啧啧水声，让他羞耻而尴尬。

他却越舔越往上，很快，到达了腿根，他鼻尖甚至能碰到贝斯掩盖在被子下，鼓起的小包包。

贝斯躺在床上，一直腿曲起，一只被约法尔抬着，紧张……还有些男人都有明白的小激动。

约法尔双腿分开跪在床上，他高大而凶悍，肌肉从他冷白的皮肤下分布，小腹上一块块凸起、腰窝前后一道道凹陷……

这幅肉体线条流畅的像头豹，他铂金长发搭在两根锁骨圈起来的颈窝，贝斯都想凑过去，用舌头填满那两个凹陷，然后舔一舔。

他是美丽的化身，是凶悍的野兽。

贝斯不禁在脑子里幻想，一只猎豹压住一只黑猫，求爱舔毛的场景。

这头野兽仿佛看穿了贝斯的期待，他抬起眼，从浓密铂金眼睫下，冰蓝双眼很快捕捉到了他的猫耳少年。

贝斯从约法尔眼底看到了令他脸红的东西，忍不住侧脸躲避。

“呵……”

约法尔低笑，然后俯下身，却没真的亲在贝斯大腿根，而是用手掌拽住那块遮挡住贝斯前端的布料，勒紧它，逼迫布料将小包包的形状描述出来。

“唔。”

贝斯攥紧手掌下的被单，他早就硬了，第一次把这么……嗯，不雅的一面给喜欢的人，小处男又怕约法尔嘲笑他个头小，又怕对方过于不温柔的忽略自己。

“难受吗？”

约法尔往上面呵了口气，暖流瞬间激起贝斯鸡皮疙瘩，他腰软的不行，小包包兴奋的晃。

贝斯小心翼翼点头：“嗯……有、有一点。”所以你会管吗？

让埃及法老王服侍自己什么的，贝斯是真的不敢想。

“嗯。”

约法尔应了声，然后在贝斯瞪大的眼睛下，伸出舌尖，将舌面抵在那个小包包上，猩红的舌头，一点点绕着形状描绘，舔吮，津液打湿了布料，约法尔的长发落下，他长大嘴，包含那块位置用牙齿轻轻的咬……

贝斯这会不痒了，他差点没忍住射出来！

“约法尔……”

贝斯弓起身想夹紧腿，被舔的难耐激动。

布料湿透，软麻材质稍微一动，贝斯上面敏感勃起的头就被擦过，粗粝一蹭，贝斯眼睛都红了，小面的血管突突直跳，有什么东西要从顶端流出来。

他放弃的仰面倒回软枕和被子里，身上短短时间冒出好多汗，让黑发粘连，他咬紧自己的手指，高高挺起腰，把自己送到约法尔的口中。

很快，折磨结束了，约法尔拿掉了布料，给他口交……

“……”

贝斯无法讲述布料拿开后他不受控制弹出的瞬间，以及瞬间到达了别人口腔的感觉，湿热、牙齿很坚硬，舌头却勾着他顶端的孔，约法尔刚吞了一下，吸了吸，贝斯揪脑子一片空白，立刻哆嗦着交代了出去。

速度快的简直丢人。予熙渎加吥权。

贝斯爽到天上，又秒速感到尴尬，他脸和脖子到锁骨都是红的，简直不敢多看约法尔不可置信的表情，双手捂住脸。

“我的天啊……让我死了吧……”

贝斯想哭，他真的没想到自己这么……没办法啊，约法尔含住他的视觉冲击太大，贝斯扫了一眼大脑都在叫喊着羞耻的淫词荡语。

约法尔松开贝斯扯过搭在床上的白袍，将嘴里的东西吐在上面，似笑非笑压下来，将自己插进贝斯的双腿间，腾出一块位置。

他捧住贝斯躲避的头，和他对视。

“味道很奇怪，你要尝尝吗？”约法尔眯着眼，唇角上扬说，贝斯刚要拒绝，他已经亲吻过来，嘴唇贴合在贝斯肉嘟嘟的嘴上，习惯性的嗅了嗅，然后舌尖灵活敲开贝斯的唇缝。

贝斯口上拒绝，脑子诚实到放荡，他迅速张开嘴，舌头勾连着约法尔的舌头，双手攀住他后背，交换口中的唾液，每次上颚被约法尔舔过，贝斯都会下意识撅起屁股，小腹摩擦着约法尔硬起来的前面。

约法尔手掌瞬间插入他的发间，更加凶狠的将贝斯的舌头吸入自己的口腔，让贝斯吃痛的哼叫，膝盖摩擦着男人的腰。

舌尖充血发麻，唾液沿着唇角淌下，流淌到脖颈……

贝斯后面收缩，尾巴顺从猫咪交配本能，激动的想要翘起来，露出后面可以被进入的洞口。

贝斯并不是来自谈性色变的时代，相反，他上辈子人们很坦然接受爱与激情，大胆的跟爱人亲吻，小声耳语他们晚上将要做什么动作。

约法尔同样，他们在床上翻滚，喘息着互相抚摸彼此的身体，不断接吻摩擦下体。

色情大胆。

约法尔把手指伸进贝斯后面的时候，贝斯“嘶”了声，眼睛含着眼泪，吞咽着多余的口水，撅起尾巴绕过臀，双手攥住自己的尾巴尖，抬高后面，让约法尔进入的更加顺利。

约法尔从后背压紧，这个姿势会让他进入的很深，少年细白的后背和腰肢，以及两片臀肉在勃起的性器下显得瘦的可怕。

约法尔手掌掐住贝斯的腰，两只手掌几乎捏合它。

贝斯哈着气回头望，一时间也有些心惊胆战。

“放松。”约法尔沿着少年脊背那条线亲吻，最后咬住了贝斯左边那只三角耳朵。

“约法尔，我害怕……”

贝斯吸了吸红鼻头，因为之前的哭泣眼皮还有点肿。

约法尔看了一眼他的脸，简直气笑了。

“别回头看我。”

“啊？”

“再回头，我现在就捅进去，让你痛的哀嚎，痉挛，整个人像块抹布被攥成一块，我不会停……我会操你操的更深，然后让你的眼皮更红，更好看。”

“……”

贝斯默默转过头，脖子红了好几圈。

约法尔闭了闭眼，他同样激动难耐，他同样被欲望燃烧，几乎用了做在王位上多年的耐心，才没有直接不管下面人的死活，尽情压住这对儿屁股，把那个小到让他烦心的‘点’撑出伤口。

想了想，约法尔直接起身，撩开重重纱帘走了出去。

贝斯一惊，还以为约法尔不做了，幸好约法尔很快回来，贝斯目光艰难从他蓄势待发高高扬起的部位上移开。

约法尔二话不说，将贝斯重新压回去，伏在贝斯的腰背上，手指拧开一盒香膏，凉凉手指直接把它们全都塞进贝斯后面的洞口里！

冰凉的手指带来湿滑的软膏，贝斯惊叫一声，随后反应过来咬住自己的手指，想要低头忍耐，可抹完软膏的约法尔很快重新咬住他敏感的猫耳，还有余留膏体的手掌按在他两胸。

湿哒哒的揉捏把玩上面的乳头。

“我、我……前面别摸……我不是女人，不要……”

肠壁融化着膏体，贝斯羞耻的被磋磨两粒小豆子，痒而酥麻，心脏疯狂抽压血液，淌过血管的声音他都听见的！

约法尔把猫耳舔的湿湿的，贝斯能感觉他舌头伸进了自己的耳眼，水声无限放大，一下一下、一下一下——据说有种高潮叫颅内高潮。

贝斯脑子发热，血液逆流，没忍住全身紧绷咬住手掌再次射出，蹭到了床铺。

高潮的余韵让他腰软的要趴下，约法尔及时揽住他。

呼吸加重的约法尔看着贝斯高潮后的脸，再次闭了闭眼睛，掩盖住冰蓝瞳孔上汹涌澎湃的摧毁欲望，检查了一下贝斯后面膏体融化的程度。

肠温很热。

乳白香膏散发着芬芳，从小小一点的洞口融化成半透明状，粘稠的溢出不断收缩的褶皱，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还混了贝斯自己分泌的肠液，顺着缝隙，淌在了贝斯下体的毛发和蛋蛋上。

约法尔狠狠咬了面前的屁股一口。

贝斯痛的尖叫，刚回头，后面就被贯穿———

起码一半。

他脑袋空白膝盖颤抖的想，约法尔起码插进去了一半！

随着这下，贝斯脑子里绽放着烟花，有人在他耳边窃窃私语偷笑：进入他的那人终于要开始了，会痛的，但好喜欢，终于，开始了……

早有预料的，约法尔冰凉的手掌插入贝斯的黑发，揪住湿漉漉的卷发，让贝斯高高仰头，脖颈绷起脆弱的弧度，喉结紧张的滑动。

他另一只手掐住贝斯的腰，慢慢的沾着那些香膏运动起来。

当后面放松，约法尔彻底进来的时候，贝斯听到约法尔深深叹息，他子自己亦是颤抖不已。

没有害怕，没有不安。

相反，贝斯奇怪的幸福的想要哭。

大概他已经知道约法尔不会轻易许诺一个人，不会轻易跟一个人上床了吧。

反正，他就是觉得幸福。

有种他们睡过了，后面那位冷漠而骄傲的王就属于自己了的感觉。

当约法尔进入他的时候，反而，约法尔沉默起来，他手掌抚慰着贝斯的乳首，揪住贝斯的头发，狠狠地、狠狠地撞击进他的肠壁。

一个人做爱竟然像金戈铁马般的战争似的。

贝斯就是被他征服的土地，任由约法尔凶狠的快速抽插在他身体里，发出羞耻的高潮尖叫，软着膝盖和腰，被顶的不断向前，最后实在忍不住扑进被子里抽泣……

尾巴骨已经麻了，血丝从被撑开的红肿洞穴里带出来，又黏在勃起的性器上被带进去，圆圆的头卡在肠壁的腺体里研磨撞击，撞的贝斯耳膜发热，双眼无神。

爽到极限反而嗓子眼被堵住似的，叫不出声。

约法尔射出来前动作更加迅速。

“啪啪啪”的摩擦让水声不断，粘稠的香膏打出小小细沫，被带出的肠液混着细沫顺两人交合的地方滴滴答答低落。

有部分从贝斯的大腿滑下去，带出一道亮晶晶的线……

“贝斯特……”

约法尔忽然紧紧抱住贝斯，嗓音低哑性感，嘴唇贴到贝斯抿起来的三角猫耳边，让他能听到他的呼唤，灼热的东西随着约法尔的话，喷洒在贝斯身体里。

明明那么烫，贝斯却敏感冰到般在约法尔怀里狠狠哆嗦了一下。

意识到暂时结束的贝斯终于后知后觉的发出哭声，脸埋在被子里沙哑的喊：“……你、太深了我难受……我难受你知不知道……第一次、第一次用后入的都是渣男，我……我……”

约法尔抿着唇，唇角忍不住上扬，将他从被子里挖出来，翻了个身，扯出布料给他擦沾满浊液的肚皮屁股和大腿。

贝斯还在撒娇似的抱怨，约法尔将他抱起来，骑到自己腰上面对面，一手撩起猫尾巴拖着他的潮湿未干的屁股，一手捧着他的后脑勺。

“要不要再来一次，不从后面。”

贝斯看着他们的姿势，眼睫毛上都是眼泪，眼皮肿的不行。

“这个姿势也深……也是渣男！”

“要不要？”

“……要。”

约法尔直接笑出声，侧头含住贝斯的下巴，压住他的头，舔干他的眼泪。

在贝斯的哭脸下，进入了他。

【作者有话说：这是第三更。

嗯……

最好看的小说尽在饱和小说网：baohexs.com

约法尔日后还有的学啊。

他和贝斯之间的爱情观念非常对不上（话说约法尔可能都没有爱情观）

但他在意贝斯，而且承认的非常痛快。

作为王的约法尔在王权时代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地位和权力，当他开始学着抚慰另一半时，就已经开始有了除了王以外，更加柔软的感情。

约法尔的童年和成长以及心理是不健全的。

就像之前说的，背景下的约法尔需要有人改变他，而贝斯就是这个人，他出现在约法尔的世界，一点点教会约法尔什么是感情和爱，什么是温柔是仁慈。

慢慢磨合吧。】

第60章 连王都无法抗拒的……

今天的埃及王宫理应也是忙碌的一天。

可日头当足，议事厅仍旧不见王的身影，两位大神官也不知去向，午食时间，才有侍从通知大臣们今日休假。

休假？

他们王还知道休假？

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懵逼脸被迫放假，边小声讨论王没来的原因，边往外走。

到晚上，王之寝宫。

约法尔仰面躺在王榻上，双手交叉放在小腹，铂金长发水流般洒在他脑后的软枕上，他闭着眼，眼睫没有颤动过，额头到鼻尖再到嘴唇下巴……漂亮起伏的弧度像极了夕阳下凸显的山峰，宁静而美丽。

红紫的吻痕连绵在他左面脖颈到颈窝，偶尔还能看见四个尖尖对齐的血红小点，那是某人后来啃上去的。

约法尔一动不动，只有胸膛在上下起伏仿佛睡着了，而知道真相的贝斯窝在他旁边捂住嘴，跟气球漏气一样嗤嗤的贼笑。

贝斯模样‘凄惨’，他莹绿眼珠上泛红有明显的血丝，眼皮红肿，把内双都肿成了单眼皮，丹红嘴唇上有一道结痂的伤口，两坨宛如奶油的脸蛋上全是痕迹，更不用说脖颈和后脖颈……

除了头发丝内，他连脚踝骨上都姹紫嫣红的吻痕，这些色彩分布在他身上，像猎豹身上的斑点，又或者像纹身什么的……

贝斯拱着带俩猫耳朵，毛茸茸小卷毛的脑瓜壳，往‘睡着’的约法尔臂弯里钻，俊美的美人雕塑缓缓睁开眼睛，露出一抹冰蓝，他扫了一眼不安分的小东西，松了松手臂，将他揽住。

“约法尔你知道吗？”贝斯见他张开眼睛，像个傻蛋一样边笑边说：“我虽然也很惨，尾巴都抬不起来，但是——噗哈哈哈——我他妈好同情你！哈哈哈，过敏、过敏到那里痒到不能动……哈哈哈！嘶！不、不笑了，哎呦我的屁股……”

约法尔睨着贝斯呲牙咧嘴的脸，缓缓勾起唇角，他伸出手掌轻轻勾住贝斯脖颈垂下的敏神挂坠，指腹摩擦上面凹陷下去的线条。

“我们可真是两个奇葩。”

贝斯缓过来痛劲，想到昨晚的事情，又是不好意思又是压不住幸福感的想反复放在嘴边讨论。

“一场生命大和谐后，咱俩一残一伤。尊贵的法老王因为那里过敏，躺在床上都没能去早朝，而被尊贵法老王和谐的可怜的我——还要在床上陪他。明明我才是最痛的那个，但我现在看见你比我惨，我就好受多了，哈哈哈！让你之前对我不好，痒死你！”

约法尔并没生气。

他的眼睛倒映着贝斯不断讲话调侃揶揄他时的表情，冷冷的瞳孔带着缠绵和缱绻，一丝一毫，用目光温柔的临摹抚摸，仿佛擦着贝斯的脸庞，将他全部纳入自己的视野，往比瞳孔更深处烙印上这一幕。

当贝斯再次笑起来时，约法尔也跟着他笑。

“哎，我看看，消肿了吗？”

贝斯又顶着两只耳朵钻下去给约法尔检查，一会儿后他重新钻上来，把脸埋进约法尔的脖颈，吭哧吭哧憋笑。

“怎么办？还那么肿，噗哈哈哈，内什么，要不我给你在涂一层过敏药膏，以前明明涂上就好，现在怎么这么慢，侍女不是说涅菲斯和赫塞他们还在门口等呢吗。”

笑着笑着，贝斯突然想到，如果真的因为过敏，不小心引发了什么严重后果，比如——那他以后不是要守活寡了？！

卧槽！

贝斯脸色一变，翻身就要下床，“你等等，我再给你找药膏去。”

“没事。”

约法尔手臂用力，把贝斯勒紧，嗓音低哑：“已经快好的差不多了，昨天的软膏就是药膏。”

因为埃及主人的猫毛过敏症，和他终于养了猫，女官在王的寝宫起码备了十盒消肿止痒的药膏。

昨晚一切都很急，约法尔就用了药膏当某种东西的替代品。

贝斯想到什么脸红起来，他想了想又问：“不对啊，怎么还肿？”

“不是肿。”

约法尔嘴唇贴近贝斯猫耳朵，手扯住他耳朵尖，淡淡往里说：“是……明白了吗？”

贝斯：“……”

听见后面那个字，他忽然觉得眼睛有点辣，还想狠狠蹬约法尔一脚。

“从今天开始，你他妈再也不是我心中禁欲男神了！”

约法尔低笑，“那我是什么？”

贝斯瞪他：“是个颜值还能看的臭流氓！”

约法尔不说话，狭长的眼睛眯起，勾着唇角紧紧抱着贝斯。

两人在床上腻歪了会儿，有些东西一旦打破，世界真的就完全变了样子，相处方式也彻底不同。

起码贝斯是这样的。

他现在看空气都觉得里面掺了果味儿香水，还跳动着粉色泡泡，约法尔怀抱里的气味和体温比他待的任何地方都舒适。

恋爱嘛。

尤其初恋……

人们总会没有理智陷入，好了伤疤忘了疼，有一丝丝甜蜜就足以消化所有艰难和酸涩，整个人喝了好多好多酒，醉了却不上头，走路恨不得哼着歌跳着舞，一步步踩在棉花糖模样的云朵里，然后走向他的身边。

挨挨蹭蹭，不用说话，只要眼神摩擦过，就已经在深吻了。

哪怕约法尔闭上眼继续假寐，贝斯都能傻笑着数着他的睫毛，数出点缠绵悱恻。

很幸福。

嘿嘿……

说不好，反正就是很幸福。

他怎么这么好看，我怎么这么爱他？

贝斯‘呼~’地吹出口气，吹的约法尔浓密的睫毛轻轻颤动，他的手一会儿摸摸约法尔的脸，顺他锋利凶悍的眉眼勾勒，一会儿扣扣约法尔的唇缝。

拔虎须似的将约法尔淡粉双唇捏起来，弄成可笑的样子，然后还不老实的傻笑着戳约法尔的锁骨和小窝窝，要不就抱着冰凉修长的手，观察每根手指上整齐的指甲，偶尔从约法尔身上发现颗小痣，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约法尔宛如慵懒假寐的白狮，时不时撩起眼皮看着在他身上调皮的黑崽，嘴唇悄悄的弯出弧度，继续放纵闭上眼，任由黑崽不断调皮。

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把雅诺公主的事说开。

约法尔说：“以后不要去她哪里。”

“到底为什么啊，她救过我。”

贝斯哼唧两声，尾巴缠在约法尔大腿上不满的晃尾巴尖。

约法尔半睁开一只眼睛，撩着睨他，“因为我嫉妒。”贝斯：“……”

黑坨坨听到他说嫉妒勾了勾嘴唇，想要笑又压下去，装作不在乎的噘嘴。

约法尔淡淡道：“你想想，如果我忽然接见了一个附属国送给我的公主，白天我不在陪你，我要去她身边，只有晚上我才回来，然后等到白天，我又去她的房间，在她的床上——”“不行！”

贝斯急了，揪住约法尔的头发，“不行！我不同意！”约法尔嗯了声，把这句话还给他：“对，不行，我不同意。”“……”

贝斯沉默了会儿，终于点头，搓着手里凉凉的发丝说：“我以后不去了……但是你不可以见陌生的女人还有公主，不可以不理我，还去别人的房间……我知道限制不了你，你是埃及的法老王。”贝斯低落下来，感觉自己像是在提无理要求，约法尔比他拥有的太多，他总不敢对约法尔提什么，害怕让他以为自己在得寸进尺。

他无法理直气壮的说：你是我的。

约法尔是埃及帝国的统治者，他对约法尔说你是我的，岂不是把埃及都得到了？

“我都知道，可我就是想说，你要是找别人，我就滚了……”保证滚的比谁都快。

“嗯，好。”约法尔摸摸贝斯脑后的卷发，“滚的时候带上我，你连地图都看不懂。”贝斯嘴角一抽：“……你怎么知道我看不懂地图？”约法尔：“我看见了，在议事厅。我说下埃及的时候，你爪子却指在了上埃及，我说亚述，你就往舒利亚部落上看。”贝斯：“……”

我特么——贝斯恼羞成怒，一头撞在名为约法尔的冰山上，撞的冰山笑声不断，胸口能听到里面在震动。

“哦，还有。”

贝斯紧张的仰头望着约法尔。

“你说涅菲斯和赫塞发现了我们之间，呃、这个样子，他们会不会做些什么啊？”约法尔摇摇头。

“不会。”

“为什么？”

“因为除了你，其他人都知道，我会爱上你。”“……”

“涅菲斯很聪明，她应该已经说服了赫塞，他们知道我不会在将感情分给其他人，所以他们只会想办法在后宫立一个不存在的王后来安抚大臣，隐瞒你的存在，然后在考虑王室子嗣问题。”贝斯不可置信，“涅菲斯和赫塞不阻止我们，反而去帮我们隐瞒大臣？”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为什么不会。”约法尔，“我是埃及的法老王，他们无法改变我的决定，作为臣子，只能为我的决定效力。”贝斯面无表情，甚至有点同情两位兢兢业业的大神官。

给约法尔这种霸道不讲理的王做下属，真的不会减寿吗？

过了很久，女官又进来小声通报，说两位大神官问王有没有起。

约法尔坐起来，让女官带侍女进来更衣洗漱，被子因为他起身掀起缝隙，凉凉的空气钻进来，贝斯不舍的用尾巴圈住他的腰。

感觉自己家男人太忙了。

作者：优秀的在线阅读网站

饱和小说网(BAＯHＥＸS.COＭ)

嗯，自己家男人……嘿嘿。

贝斯又憋不住傻乐起来。

老女官阿琳娜带侍女进来的时候，哪怕看见了贝斯还躺在床上，露出后背和好大一块吻痕也没有惊讶，只有约法尔侧头，走到床边把被子拉上来，给贝斯裹住了。

约法尔穿戴整齐后，等待多时的涅菲斯和赫塞两位大神官各自抱着一沓厚重的报告走进来，涅菲斯轻飘飘扫了贝斯一眼，脸上笑容都没变过。

而赫塞，贝斯偷摸盯着这位刻板严格的男性大神官对他磨了磨牙，尤其是见到贝斯脖颈上的敏神吊坠后。

贝斯看他的眼睛，想起一个词——瞳孔地震。

不过，就算是赫塞仿佛就要冲过来，露出牙咬死贝斯了，但实际上，他冷冷哼了声，就继续跟涅菲斯一起不紧不慢跟在约法尔身后，到一旁的软座上汇报工作。

贝斯松口气：约法尔还真没骗他。

没有人跳出来阻止他们，没有指着贝斯骂，贝斯紧绷起来的心脏放下，透过纱帘遥遥望向约法尔的方向。

舌尖舔过尖尖的牙齿，闭上双眼。

双臂交叉垫在脑后，贝斯仰头枕着自己的手臂，带伤口的嘴唇翘着。

他心中有跟这个男人未来生活的无限畅想，哪怕他没在身边，贝斯都觉得自己快乐到了天上。

我恋爱了。

我的男朋友，又A又帅！

他他妈还是个国王！

贝斯呼出一口气，躺在床上放松眉眼，按耐住激动休憩。

而纱帘外，赫塞躬身对约法尔低声说：“王，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那立后必须尽快办，后宫已经有了一位不存在的巴特拉娜（被约法尔处死的埃及第二公主），她只被封了王妃，要是上升王后，就要跟您经常出入重要场合，难免会被大臣们察觉，所以必须有个人顶替巴特拉娜的身份，做这个王后。”涅菲斯也点头，“巴特拉娜公主之前在后宫忌惮您，从不在人前露面张扬，之前选后那天，也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除了后宫的仆从，大臣们并不知道这位公主的本来面容。”“所以？”约法尔撩开眼皮，冷漠的盯着他俩。

“所以……”

赫塞吸口气，盯着俊美的王一字一句：“贝斯特的体型和巴特拉娜公主相似，也许……”他话没下句。

但在场的三人，并没有谁没听懂。

约法尔瞬间沉下脸，手撑住下巴，冰蓝双瞳自下而上更添锋利！

空气紧张无比，赫塞和涅菲斯不敢呼吸。

就在他们以为王会呵斥拒绝他们的时候，俊美的王开口了，他说——“赫塞。”

“是！”

约法尔目光闪烁，“今年给你涨俸禄！”

“……………………”

两位大神官面无表情看着王脸上隐约那么一点点的期待，沉默。

……嗯。

原来纵使是征服王。

也无法抗拒女装猫耳少年什么的……吗？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约法尔：少年、猫耳、黑卷发、猫尾巴、裙子……

贝斯：沃日你大爷！！！】

第61章 女装喵开始营业

“所以，你他妈——让我穿女装？！”

贝斯瞪大眼睛看着约法尔，觉得他一定是疯了。

“今天晚上是迎接亚述国公主的晚宴，贝斯特，乖。今天你需要穿上裙子，以王妃巴特拉娜和我一起出现在大臣和亚述公主面前，不光这次，以后必要的宴会活动也是。”约法尔已经换了正装，侍女们捧着叠好的王妃衣物和饰品，垂头等待少年同意，然后立即开始工作。

“其实埃及的女装和男装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白袍。你只要画上妆，带上面纱，绑起头发，再换上宽松的裙子就可以了。”约法尔淡淡看着贝斯，一本正经到那双眼睛半点其他多余的感情都没有，仿佛一切真的就像他说的那样简单。

但是……

“你知道吗约法尔，每次你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时候，都是这个表情……”贝斯沉默了一秒后，骤然狰狞的扑到约法尔怀里，掐着约法尔的脖颈吼：“我把你当兄弟，你拿我当憨批！劳资就这么好骗？！”“我们不是兄弟。”约法尔拖住他的屁股，任由他掐自己，面无表情地说：“我没骗你，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贝斯特你乖，这都是为了我们以后。”贝斯冷笑，双手捧住约法尔的脸，两双不一样瞳色，却一般漂亮的眼睛对视。

“你再说一遍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日后。”

“再说一遍！”

“为了……”

贝斯亲了一下约法尔的嘴唇：“说实话。”

约法尔唇角小小的翘了翘，眼神暗下来，不满他短暂的亲吻，唇皮缠绵暧昧摩擦过贝斯的，嗓音沙哑：“我想看你穿着裙子，露出窘迫羞涩的表情，你赤脚踩在地面上，光可鉴人的理石地面照出你的裙底，然后我———”

“……”

贝斯瞬间脸爆红，心脏被冰凉暗哑的声线搓过，又疼又麻，他在约法尔幽深的目光中干咳一声，被烫到般转头。

“你个变态！”

约法尔没否认，抱着他：“穿吧贝斯特，我想看。把头发养长一些，我喜欢在吻你的时候，把手穿进你的发丝里，拨弄你的头发。吻到深处时，轻轻抓住它们，将全部掌控在手心……”

“卧槽你别说了！”贝斯受不了的捂住自己耳朵，瞪他：“你就不能说点不那么变态的？！”

“能。”

“比如？”

“比如我最喜欢和你接吻，你舌头上有倒刺，它们柔软又抓我抓的很牢简直要把我的灵魂都勾出来——这个是事实。”

“之前那些不是？”

“都是。”

“…………”

约法尔长了张冰冷俊美宛若圣洁神明的脸，嗓音也是冷而威严的，当他用这个脸这个语调说出极为涩青的话，有种强烈反差和性感，冲击着贝斯的大脑。

诱惑凡人为他犯下错误。

贝斯难逃美色的咽了口唾沫点点头，同意了侍女给他换上女装。

太真实了……

当他一身裹得严实的带袖白裙，腰上缠着珠宝腰带，头上披着软纱，脸上画着埃及标准女性艳丽妆容……胸口还塞着圆滚滚两坨巨大棉花坐在晚宴场所内时，贝斯还在想，真他妈太真实了，为了约法尔的美色，我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

自从约法尔带贝斯进来，大臣们的眼神就没从贝斯身上离开过。

作为埃及的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的骁勇和凶悍并不是历代王里面独一份的，对敌人的嗜血变态更不是。甚至对比一下喜欢扒人皮，砍掉某些器官喂虫子喂毒蛇，用人头叠罗汉的那几位法老，他们王都不能排上前五名。

不过他们王二十六岁仍旧后宫长草这点绝对能在埃及史上排第一！

古埃及，医学不发达，战争和疾病随时能要了一个人的命，再加上男女发育都快，所以埃及人一般长到十三四岁，就是家庭的重要劳动力了。

十五六结婚和生孩子就比较普遍。

在埃及，二十岁还没有妻子女人的，不是那块儿有病，就是实在太穷，贵族和王室奢靡无比，妻妾女奴和舞姬甚至男性情人几乎没有不全的，到了他们现任王约法尔.孟菲斯这里可还行，不仅不全，还特么毛都没有。

其他过说我们埃及王室子嗣稀薄？吃枣药丸？

不，大臣微笑脸妈卖批。

我们特么的不是稀薄，我们是没有！

大臣里有很多是之前因为约法尔决定立后才跟随倒戈到了新王党，但约法尔最后只立了王妃，还从不带出来露面，大臣们已经有些怀疑，可没想到今天，竟能见到这位王妃。

而且看王偶尔侧头看过去的眼神，竟然有那么点温柔和柔软。

大臣热泪盈眶：终于……有生之年啊！

我和法老王比命长系列终于开花了！

埃及王室终于有添丁进口的可能了！

激动的臣子连亚述公主被宣进来都没多看两眼，注意力全集中在了王座上面。

贝斯被盯的头皮发麻，还以为大臣发现了什么，伸手紧张的扯扯面巾，把自己裹得更加严实点。

约法尔看见，伸出手安抚的抚摸他后背，两人快速对视一眼，下一秒约法尔的目光重新落回王座下首，但贝斯已经感到安心不少。

没什么好怕的，他们不会发现的，贝斯安慰自己。

他跟着约法尔的视线，将目光落在大厅，那里站着摘下面纱，眉眼清丽的雅诺，她依旧没有画过于艳丽的妆容，灰棕眼珠干净清澈，浓密乌黑的发辫中编织着几颗宝石做点缀，搭在右肩。

她似乎有些紧张，但作为公主又要体现出亚述国王室的体面和骄傲，收敛下颌，站的很直，身后还站着她的女官和仆从。

涅菲斯站在约法尔和他的后面，客气的与雅诺说几句场面话，埃及和亚述之间的友谊长存什么的……

等她们讲完了，雅诺笑着让侍从将捧着的木盒交给走下来的赫塞，赫塞打开木盒，拿出一卷羊皮纸，面对约法尔和大臣们，声音低沉的宣读上面盖着亚述王亲印的字。

上面以一个王的口吻赞扬了埃及帝国的强大和美丽，客套写了几句压根不存在的友好关系，绕来绕去，终于绕到了重点：

“……是神的眷顾，赐予我如此美丽聪慧的女儿，雅诺是我第二位王后的孩子，我和她的母后很爱她，她的优秀和乖巧让我一直不舍将她轻易嫁出，我亚述国富民强我想不到要将她托付给谁才能让我甘心满意，现在她终于到了十九岁……而埃及法老孟菲斯陛下，您征服过的土地歌唱您的伟大和凶悍，也从未娶妻，我想这一切等待都是注定的缘分，没有谁比你们更加适合……我女儿同样钦慕您的英姿，所以我决定将雅诺送往您的身边，并为您送上小小礼物。最后，祝愿亚述和埃及情谊如尼罗河河水永不干涸！”

亚述王口中的小小礼物，赫塞声音平稳念了快十分钟才念完，金银珠宝和传说中的稀罕玩意简直跟白菜一样不要钱的往约法尔面前送，大臣们惊讶的看向亚述的公主雅诺。

看来这位公主名不虚传，果然是亚述王最宠爱的孩子。

名上是送小小礼物，实际是嫁女儿的嫁妆，这么丰厚的嫁妆，亚述王该不会把半个国库都搬来埃及了吧，又送女儿又送财宝这谁能拒绝？

就算雅诺公主是个丑八怪，他们王也不亏，何况雅诺公主确实长得年轻貌美！

他们跟同僚低声交谈，窸窸窣窣的讨论声从大臣们嘴里发出。

而坐在约法尔身边的贝斯终于醒悟，瞪大莹绿猫眼，目光不可置信的从下方雅诺以及身边约法尔身上来回飘。

原来，雅诺是来和亲的！

怪不得约法尔会问他那些话，怪不得……他怎么没早点想清楚啊卧槽！

现在贝斯就算知道了，可雅诺救过他，贝斯欠了雅诺一份人情，他面对雅诺根本提不起面对情敌的敌视。

赫塞宣读完毕收起羊皮卷放在约法尔面前，退回自己的位置，约法尔并没有拿起亚述王的亲笔信，而是冷冷对下面的雅诺公主说：

“我并不是没有娶妻，我已经立巴特拉娜为王妃，日后也会立她为王后，埃及法老王的妻子只能是血脉相近的女性。”

约法尔说完，还揽住贝斯，将手放在贝斯的肩膀以示恩爱。

埃及的臣子闻言虽然可惜，但见到王开窍宠幸王妃，笑容不断并没有异议，尤其是血脉越近血统越纯净，法老王可是太阳神拉的后代，这么做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雅诺像所有女孩子面对喜欢的人那样，看约法尔的眼神由羞涩转变成失落难过，她声音艰涩的问：“真的不可以吗……雅诺并不期望能当您的王后，只要能陪伴在您身边就……”

“我在位期间，埃及不会有第二位女主人，约法尔.孟菲斯也不会有第二个伴侣，等你离开后记得替我谢谢你父亲亚述王的好意。”约法尔睨着她，“礼物我会退回，但下次埃及依旧欢迎你来做客，雅诺公主。”

雅诺：“……”

矜持漂亮的公主眼眶瞬间红了，她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像是在忍着眼泪。

几个臣子发出叹息声，不知是为了价值不菲的财宝，还是可怜被冷漠拒绝的公主。

好事未成，热闹的宴会冷下来。

笑眯眯的涅菲斯打个圆场，让侍女给公主安排位置，叫美酒美食，还有乐师和性感的舞姬助兴，不一会儿就没人在去关注什么公主不公主的。

只留雅诺一个人沉默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垂着头，她的贴身女官正在小声安慰她。

贝斯张张嘴，看到这一幕心里的愧疚感更深了。

尤其是约法尔时不时给他夹菜，轻轻用嘴唇触碰他的额头，或者把玩他的手指时，雅诺就从那眼角含泪羡慕的看着。

给贝斯一种莫名的感觉：他好像在欺负雅诺，夺走她幸福似的……

贝斯抠抠手指，郁闷的皱眉暗骂。

可就算他欠雅诺，他也不会做出什么三流小说里‘把我男人让给你’的傻叉事，只要约法尔不变心，他绝不可能那么做。

顶多、顶多尽早还给雅诺这份恩情好了！

【作者有话说：贝斯还不知道雅诺认识沙耶，救他是假的。

就连涅菲斯他们也没想到，废了那么多人手和心血不惜暴露，沙耶整了这么常人难以理解的一出。毕竟他们没有上帝视角嘛……

人情是最难处理的玩意，相信大家深有体会，日常中有很多事都是‘不好意思’才做了退步。

雅诺不是为了嫁给约法尔，她——要的更多，本文最大的BOSS

第62章 雅诺的野心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埃及法老还有一位王妃？嗯？呵呵，埃及的王有一位宠爱的王妃并且要立她为后？哈哈哈哈可笑、可笑！”

“……”

“我们竟然是最后得到消息的，最后！为什么回答我为什么啊？！”

“……”

雅诺在房间里踱步，她边讲话边大笑，瞳孔紧缩，攥着拳头，看起来非常可怕！尤其她说最后三个字时骤然停下脚步，灰棕色眼睛仿佛藏着疯狂和毒蛇，死死盯着女官和一位男侍从咬牙大吼！

女官垂下头瑟瑟发抖不敢看她，那位褐色皮肤五官平平无奇的男侍从反应却一般，面对雅诺的质问也只挑了下眉，平静的对她说：

“冷静点，公主殿下，您可是伟大亚述王暗下里唯一承认的孩子，虽然我知道您会有怒火理所应当。”

“呵呵。”雅诺耸肩，眉毛上扬表情嘲讽，这个动作就像是某种幻境破碎的开始，将她身上阳光般清爽美好的女性甜美碎个一干二净。

“冷静？”她眼神锋利，凝视着他说：“辛，别以为你是沙耶的手下我就管不了你。”

雅诺说完迅速靠近辛，沉默的男人惊了一下，立刻抬手去挡，雅诺却用完全不属于她这个年龄身材女性会有的力量和战斗技巧，一把抓住辛的手臂狠狠捣在辛的胸口。

那真的太疼了。

和铁锤锤在胸口般！

“呃！”

男人吃痛弯下腰，又被踹在腿上，整个人面朝地趴下，一只手臂让雅诺按在自己后背——雅诺甚至没有用武器，就击败了比自己看上去强壮无数倍还精通武艺的侍从！

而且她的动作干脆利落，好似掰断块新烤的饼干一般容易简单。

“别逼我杀了你，你的主人声声说比我更了解埃及，更了解那位王，要不是看在这个份儿上你以为我会跟一个已经亡国的王子合作？可现在呢，哈！该死的，你和你的主人打乱了我的计划知道吗？！”

雅诺死死压着辛，她不在像美丽娇柔的荷花，她现在强势而凶悍的样子、高高在上的眼神神情，甚至有了一丝丝约法尔或者亚述王的影子。

“咳咳……”

沉默冰冷的辛不怒反笑，咳嗽带出的气流冲起灰尘，吹了他自己一脸。

“……您才是最漂亮、毒性最强的女毒蛇，咳咳！跟您比起来，下埃及培养出来的那些女刺客又算得了什么？”

闻言雅诺笑的更冷。

她很小，很小就是个思想超脱所有平民凡人的怪胎，五岁的时候她给自己定下了一生目标，她最想要的东西。

为此，她现在只身来到埃及，苦心经营一切。

雅诺之前的生活可以用‘得到’‘争取’两个词形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有一次亚述王将她抱在膝头偶尔散发一下慈父的光辉，讲了本美好的爱情童话故事。

听完故事的雅诺却没有像普通小女孩那样双眼亮晶晶，露出期待渴望的目光，反而厌恶的问父亲：【为什么女人非要渴望男人给与幸福和财富？为什么人们要祈求神明从天上往下掉下金子？那是不可能的，想要的，就去争夺去抢去用尽全部力气努力。父王，我不想听这种故事。】

亚述王不可思议的看着膝头上冷冷的小姑娘，随后他突然大笑起来，“你才是我的孩子！”他对自己的王后和心腹大声宣布。

所有人都以为雅诺是凭借聪明的脑袋赢得了父亲的宠爱，但不是全部。

真正的原因是，狠。

雅诺能眼睛都不眨的自己拔掉自己的手指甲，剃光普通女人爱惜不已的长发，在十三岁的年纪将自己送进女格斗场，被人一次次捶打，游走在死亡的边缘。

成年后，为了不让兄长发现自己身上的疤痕，她让祭祀用药水生生腐蚀掉全身的皮肤，忍受把人逼疯的疼痛和痒，重新催生新皮。

她追求的东西对于她来说太珍贵，亚述王曾遗憾的看着雅诺的女儿身份，但很快就被雅诺这股与野心相匹配的狠劲儿打动。

等他年老体衰，开始压不住儿子们互相争斗倾轧时，亚述王掩人耳目，假装送女儿和亲寻求埃及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的庇护，实际，他对雅诺说：

“去吧，没有功勋和传说的王不配叫王，他们只是先祖的继承者。去埃及，你知道怎么做，活着回来，我会努力处理掉你的几个哥哥，将你送上王位，成就亚述历史上第一个女王的诞生！”

……

她父亲说的没错，王是需要功勋和传说的，她要像个办法让亚述的人民接受自己女性的身份。

她来埃及，就是寻找可能性。

如果留在亚述，就算亚述内忧外患，五个哥哥互相残杀只剩下一个，甚至还有残疾，重男轻女女性地位极低的亚述也不会选择她当王。

最开始，雅诺没有想对埃及的那位王做什么，虽然有很多慢性药物足够她选择并逃脱嫌疑，可就算她成功刺杀了约法尔.孟菲斯，逃出埃及，最后也要面对埃及的责问。

于是雅诺想到了跟埃及统治者‘借’一个孩子。

就像历史上某个女王一样，跟强大国家的王孕育后代，带着孩子返回自己的国家，凭借子嗣争夺王位！

一个男孩同时拥有两个王室的纯净血统，加上埃及国的强大，人民难免会产生微妙的联想，不管事实如何，认为他们和强国已经‘结盟’

所以那天雅诺才会留下那只猫，她必须让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跟自己产生交集，闹出流言。不管真假，到时她声称自己有孕，返回亚述，没有动刀动枪几条流言而已……埃及法老在恼火澄清又能怎么样？

亚述不是弱国，他们敢轻易动手？

呵、

再加上现在的埃及多年征战，还未消化掉亡国流民。以防万一她和沙耶做了交易，等她离开埃及那天，沙耶会召集被埃及战败的各个小国遗民，成立新国，以此牵制住埃及的精力。

哦还有孩子，孩子这种……只要她想要，不论谁的，男孩女孩，最后都会以‘埃及法老王血脉的男孩’降临在这个世上。

明明算无遗漏。

可偏偏，在雅诺准备从接待宴会上，再次搞暧昧，为以后流言做有力铺垫时，那位王竟然宣布只有一位爱人？！

“噗。”

一把狗粮无异于一把匕首，狠狠插进完美的计划中，将一切搅了个稀巴烂！

辛感受到来自背后的杀气和沉默，额头终于落下冷汗。

“请您息怒公主殿下，事实上，沙耶殿下没有告诉您关于那位王妃的事，是因为沙耶殿下曾经混入王宫，和那位王妃巴特拉娜第二公主有过一段私情，后来被法老王约法尔发现……以那位王的骄傲怎么可能放过巴特拉娜？所以沙耶殿下猜测，王妃肯定是假的！是约法尔.孟菲斯放出迷惑大臣的假象而已！”

雅诺动作顿了顿，面无表情看着他，“你确定？”

辛努力转头看她，眼睛写满了真诚。

“沙耶殿下从来不会欺骗合作者，而且殿下给我递了消息，法老王身边出现的王妃真实身份已经确定！雅诺公主，您知道亡灵书吗……”

“亡灵书？”

“对，之前在下埃及……”

十分钟后，辛被放开。

他从地上爬起来舒缓肩膀，而雅诺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坐在椅子上。

“您信不信都是您的自由，毕竟这只是沙耶殿下的猜测，可您一定要想好。”辛盯着雅诺，眯起眼轻声低语：“如果是真的，您的机会就还在，以您的谋断，您能做的一定更多……”

“我知道了。”

雅诺冷笑，睨着他，“但你和你的主子可千万别以为我会忽视你们，如果你们敢在我背后咬一口，呵——”

“怎么会。”

辛扯扯唇角，弯腰行礼：“期待您的好消息。”

……

“尾巴还痛吗？”

“还有一点点麻。”

王之寝宫，奶白的猫耳少年叠着飞机耳，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首饰早就被扔在地上，贝斯皱着眉，漂亮的白裙让他把裙摆全部掀起来在腰上打了个搞笑的结，露出里面到膝盖的短裤，两条白瘦的腿。

当他把掖进短裤的尾巴抽出后，整个人宛如下班回家后立刻解开上面内衣的女性一般，露出舒爽的表情。

“我他妈，尾巴差点都折了！”

贝斯揉了揉自己的尾巴根抱怨，他脸上的妆还没卸掉，眼线将他魅惑的猫眼勾勒分明，卡通贴纸般的眉毛可爱贴在额头。猫耳少年自然上翘的嘴唇涂着口红，鲜艳水润的像唇上叼着一颗新鲜饱满的樱桃。

约法尔看了一会儿走过来，捏了捏他的裙子，然后用手掌穿过贝斯脑后的卷发，低头咬住那枚樱桃。

出于报复心理，贝斯使劲嘬他的下唇，把并不怎么持妆的口红全都蹭到了约法尔嘴上。

一吻结束，约法尔冰冷锋利的脸上多了些乱七八糟的红，贝斯忍不住咧开嘴笑话他。

“涂口红的滋味如何啊，我亲爱的陛下~”

“还可以。”

约法尔半阖着眼，阴影将他眼窝衬的极深，他垂头用拇指擦过自己的唇角，凑到唇边探出猩红的舌尖将上面的颜色扫尽。

做完这个动作，他看着贝斯唇角上扬。

贝斯盯着他脖子到脸慢慢红起来，嘀咕着：“你好骚啊我去……”约法尔听觉敏锐，闻言低低闷笑，将贝斯一把抱起来，两人心照不宣的对视一眼，跑到床上继续研究女装。

“别脱裙子，就这样……你真的很迷人，贝斯特。”约法尔看着贝斯扯住自己的裙子怒视过来，冰蓝瞳孔幽暗，细细密密的吻在他身上……

次日。

变成猫咪模样的贝斯艰难拖动着腰，从被子里拱出头。约法尔已经早起去议事厅了，被子里属于另一个男人的气味和体温散尽，贝斯心里空空落落叹口气。

亲密过后，醒来却不见另一半，真的是让人觉得很讨厌的事。

贝斯变人后连着猫咪的躯体发育都快了不少，可能有点到日子了吧，黑坨坨总想粘着人，约法尔将它揣进怀里才会有安全感。

黑漆漆看不清头脸的小怪兽跳下床，蹦上椅子，伸爪勾下来一件约法尔的衣服拖回床上，然后鬼鬼祟祟爬在上面，蹲好，四只爪子在布料上蹭蹭，鼻尖埋进里面深深吸口气——嗅着上面名为‘约法尔分子’的体味，黑色小怪兽满足地合上了眼睛……

再醒过来已经是下午，女官匆匆撩开纱帘，叫醒了贝斯。

“贝斯特大人？贝斯特大人！”

贝斯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喵~”怎么了？

女官：“呼，您可算醒了，亚述公主忽然来拜访，她说她不是来见王的，而是想要见王妃一面……贝斯特大人，需要我去通报给涅菲斯大神官吗？”这个女官是涅菲斯的人，为了维持‘巴特拉娜王妃’假象，也知道猫神的事。

“喵？！”

谁？！

卧槽谁要见我？

贝斯猛地清醒过来。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约法尔：咬住裙子贝斯特，很好，很乖，就是这样，哭的在大声点好不好……

贝斯：……

雅诺：插播广告，重金求子，埃及法老王优先！

点点收藏不迷路哦，嘿嘿，正在打榜中，求各位大佬赏个免费月票~月票可以解锁蠢作者吐血双更哦评论区系统依旧在崩，哭了

第63章 我要了

“之前查贝斯特遇刺的事情转交给布雷顿后，虽然仍旧没有查出对方的意图，但倒是翻出了点别的……”涅菲斯将手中的羊皮卷交给约法尔，又拿出拓印好的草莎纸转手给了赫塞一份。

她说：“之前混入王宫与两位公主有染的男人——沙耶，实际上是曾经被埃及消灭的某个部落的王子，他们自称沙漠里移动的王国，信奉敏神。

可实际上他们整个部落都是狡猾的沙盗，劫持旅人和商队，恶名昭彰，被埃及消灭后因为他们凶悍难训，您选择屠杀掉他们，并没有征用为奴隶，但仍旧有一小部分逃离。”涅菲斯低声对约法尔叙述，“沙耶就是他们最后的王子，他们化整为零分布在各个国家，宛如一张大网，暗地里说服其他王国流民加入，逐渐形成一股势力，常常在埃及内各个主城搞奴隶暴动，至于雅诺——布雷顿查到，她十四岁那年忽然消失在宫中，并且有人称在格斗场见到了公主，而那年，沙耶也在底下格斗场待过一段时间。”“他们认识？！”

赫塞眉头皱的死紧，捏着那张纸，表情难看。

王座上，约法尔看向涅菲斯，涅菲斯点头给与了肯定答案。

“为此，布雷顿还特意还去确人了……雅诺和沙耶他们二人，年幼确实相识。”一个幼年混迹过格斗场那种地方的公主，绝不可能是他们之前看到的那副柔弱可怜的痴情公主样子，尤其她还认识埃及的敌人，乱党组织首领沙耶。

涅菲斯压住自己乱跳的眼皮：这股不好的预感……

“她跟沙耶认识是在多年前，认识不代表她和贝斯特那件事有关，也不代表她就一定会做出对埃及不利的事。”“但——”赫塞放下草莎纸，握紧法杖望向约法尔，“这个女人决不能在留在埃及！王，我们要尽快将她送回亚述！”“臣赞同。”涅菲斯附和。

约法尔单手放在桌上，背靠椅子单手撑住下巴，好似在思考什么，细白手指在那张羊皮卷下方最后一个字上慢慢敲击。

“当当当。”

狭长的眼半合，遮住里面蓝莹莹的光。

约法尔开口，嗓音凉凉的：“涅菲斯，赫塞。”涅菲斯：“是。”

赫塞：“臣在。”

最好看的小说尽在饱和小说网：ＢＡOHＥＸS．CＯM

约法尔睨着他们：“你们说一个公主幼年混迹格斗场多年，亚述王会不知道么。”

涅菲斯：“……应该不会吧。”王怎么忽然问这个？

赫塞同样疑惑，不过他仍思考后，慎重道：“绝不会。”

约法尔似笑非笑：“这就对上了。”

涅菲斯：“……”

赫塞：“……”

什么对上了？？？

就在两位大神官疑惑的时候，殿门被打开，穿着侍从衣服的男人出现在那里，他垂着头脚步匆匆沿着墙壁来到涅菲斯附近，当感受到几道来自不同位置的视线后，他额上冒出很多小汗珠。

抿了抿唇，他靠近涅菲斯，低声道：“涅菲斯大人，刚才负责照顾贝斯特大人的姬亚女官给属下递消息，说亚述公主忽然来王的寝宫，求见的却不是王，而是巴特拉娜王妃（贝斯特）。女官和贝斯特大人不知道怎么办，所以——”

涅菲斯猛地转头看他，声音很大：“谁？亚述公主！”

侍从第一次听他的主人这么大声说话，被吓了一跳，立刻点头：“是，女官就是这么告诉属下的。”

“真是个麻烦的女人……”

赫塞冷下脸，涅菲斯也转头正想对王说她过去看看，没想到眼前一花，她再定睛后只瞅到了约法尔快步离去的背影。

“赫塞我们快跟上！”

涅菲斯喊声同僚，两人手持法杖匆匆跟上前面年轻的王。

……

“喵~”

贝斯蹲在光滑的石面窗台上，木制镂空的方形窗子冲两边打开，窗户内外，漂亮的黑猫仰头和它对立站着只有半米距离的女人对视，完完全全忠诚于王的亲卫绕开两步距离，手持武器死死盯着这位漂亮娇柔的亚述公主。

“我很诧异，你竟然真的会见我。”

雅诺站在那个被规定的‘安全距离’没有动半步，她笑盈盈的注视着面前的黑猫，风撩过她辫子上松散的几根发丝，香味扑进贝斯的鼻腔里。

“你的眼睛很好看，像金绿混合，在夜晚天空炸开的烟花。”

贝斯有点不好意思的想喵呜着回应，却被她打断，“我知道你们埃及的猫神不是用嘴巴告诉信徒答案的，你们很神奇，是能把意念传到想传给那人的脑子里对吧……所以你直接告诉我好了，我可能马上就要离开埃及，在体验一下这种神奇的事情也挺好。”

“唔。”贝斯尾巴尖圈起自己，点点头：“好。”

雅诺闭了闭眼，感受着脑子里回荡的少年腔，笑意加深，“嗯，真的很神奇，神谕这种东西。”

“你……来找约法尔的王妃做什么，咳咳，我就是问问，难道你想找王妃，然后说服她留在埃及吗？”

在贝斯眼里，只有它一个小傻瓜以为雅诺是个为情所困的童话里的公主。

“哈哈，你真可爱。”雅诺看着它纯净无半点阴暗的眼睛憋不住笑出声，“我为什么要求王妃？为什么留在埃及，嗯？我又不喜欢约法尔.孟菲斯。”

贝斯瞪圆猫眼：“……”哈？！

雅诺看着黑猫吃惊，似乎很愉悦似的，一个个放出把贝斯炸上天的消息：“我不仅不喜欢他，而且我还知道王妃是假的，这王宫根本就没有什么巴特拉娜王妃。”

“……”

“至于之前出现在宴会上的那个女人——哦不，她或许要称呼为他，那是个男性吧。”

“……”

“还有，曾经有人告诉我你不是普通的猫，当然不是说你会神谕，而是说、呵呵，亡灵书上面的死者复苏。”

“！！！”

“雅诺你……”卧槽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贝斯死死盯着面前宛如阳光下带露珠的清新枝丫的女人，那刹那间，竟然觉得她噙着笑的嘴唇弯曲的分外可怕！

她什么都知道，那她为了什么？什么目的？

贝斯头皮发麻，甚至像要掉头就跑，或者喊亲卫来，这些古代人都这么可怕的吗卧槽！

窗外，换了身裙褶下点缀朱红宝石漂亮裙子的雅诺歪着头，手捂在自己耳朵上，眯着眼仿佛想听更清晰点自己脑海中少年惊慌失措的声线。

“真神奇。”她又重复说一遍，“连你急促的呼吸，都在我脑子里呢。”

“……”

贝斯咽了口唾沫。

“你不用紧张。”雅诺安抚它，“我没有恶意，我虽然知道，但你和埃及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的关系跟我并没有关系，我即使得到了消息，也只能被父王扔过来和亲。为在王室斗争中保护住自己一条命，不当聪明人可不行。”

她耸肩：“我很喜欢你，亡灵书是真的我也不怎么诧异，或者像异教徒那样要烧死你什么的，在我很小的时候也见过和亡灵书差不多的神器，每个国家都有从诸神手里传下来秘宝，我相信神的存在。”

“况且你这个表情太率直了吧，哈哈哈，我只是听到消息而已，你的表现却不打自招。”雅诺揶揄的看着贝斯。

贝斯觉得自己上当了般，尴尬懊恼的恨不得把自己打死！

我他妈……我怎么这么蠢！

黑坨坨吸了口气决定找回场子，坚定的对雅诺道：“雅诺，我欠你一条命，你对我有救命之恩，这份恩情我会用别的还给你。你这么聪明，还知道这么多，你来埃及的目的一定不是我能想到的单纯理由，但如果你要对约法尔不利，我绝对会阻止你！”

“阻止我啊——”

雅诺在心里轻轻说：你知道我经历多少死亡和厮杀才从格斗场走出来吗？可爱的小家伙，你要怎么阻止我？

正想着，众多脚步声从宫殿长廊转角处传来，雅诺转眼看过去，不出意料的看见了那位过于俊美仿佛不存在于人间的王沉着脸，带着身后的神官士兵向自己走过来。

修长完美，布满结实有力肌肉适合战斗的身体，以及不怒自威、天生尊贵骄傲的身份，哈~还有铂金发丝间的双冠，雅诺羡慕着，羡慕着约法尔的王位，羡慕着他的男性身份。

雅诺并不慌张，还有心思对贝斯开玩笑，“贝斯特，你的主人来了。他果然很在乎你，生怕我这个凶恶的母狮叼走他可爱的黑猫宝宝呢。”

“……”

贝斯没理会她，它已经明白面前的女人绝不像她的笑容那样清爽干净。

说多错多，贝斯告诫自己，这种级别的对手靠它是没用的，还要靠约法尔出手，它跟他家男人比，绝对是个猫染色的猪。

约法尔的脚步停在他们左面，他居高临下的看着雅诺，双手带着手套，将贝斯拎起来抱在自己胸口。

“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雅诺在那双宝石断面般锋利的蓝瞳下，笑容蒸发的什么都不剩，“我们谈一谈吧，埃及的王。”

雅诺冷冷的说：“我厌倦在您这样的人面前演戏，很累。所以不如把一切都摊开，而且我可以代表我的父王向您请求合作。”

约法尔并不意外，他冷漠垂视面前身上散发出血腥味的女人，问：“你要什么。”

雅诺眨眼：“亚述的王位，我要了。”

……

第64章 阿淑尔神眼

……

寝宫内，亲卫将这里包围。

寝宫内，雅诺站在地毯上，用了半个小时说明了她来埃及的用意，不像公主，更像是国王般骄傲的面向约法尔侃侃而谈，提出自己的条件和需求。

“那些财宝我不会带回去，我只需要在您的寝宫待上两个小时就可以，我们不用做什么，之后我会立即返回亚述，宣称自己怀了埃及王室的血脉，之后恳请您暂且不要出面澄清，等我坐上王位后，我会慢慢将流言打消，并不影响您和——王妃之间的感情，亦不会借由这个孩子威胁埃及，毕竟他并不真是您的血脉。”

贝斯从旁边听她说完，毛脸表情微妙，有种三流女爱豆找到自己的影帝老攻，谈条件制造绯闻趁机上位的错觉。

而它还没有插嘴的权利，只能憋闷的看着他家男人，胸口满是溢满的醋意，暗自祈祷他家影帝老攻不要同意。

涅菲斯和赫塞对这位亚述公主露出诧异表情：看不出，这位公主竟然想要模仿塞尼拉尼斯女帝，靠着他国国王的血脉和扶持坐上女帝的位置。

“凭借一个血脉一半来自其他国的孩子，你有把握说服贵族和神权登上王位？”约法尔并不信她。

雅诺继续说：“当然不是，我不介意再告诉您，亚述几个大祭祀和大神官都是我的人，民众是愚昧的，只要让大祭司和神官编几句神明授意的语言，凭借我从民间积累的人气，我自然有八成把握成功。山 与 三 夕”

约法尔：“哦？”

雅诺：“我成功后，作为报答，还会像您割让阿西尼尼和斯洛赛博尔两城。”她扬眉微笑，“怎么样？您心动了吗？”

两、两城？！

涅菲斯：“……”

赫塞：“……”

贝斯：特么这是哪里来的狠人！

两处要塞主城啊那是！不是两块小蛋糕！

就连贝斯这个地理白痴都明白，割让要塞是多么危险而诱惑的条件！它扭头一看，果然。

赫塞和涅菲斯两位大神官眼睛亮亮的，显然已经被打动，就差拽着约法尔裤腿大喊着王您快同意啊。

重金求子啊，还不用真的上。

贝斯：换我我都同意，真的，稳赚不赔。

那点醋意被黑坨坨狠狠压下去，比起约法尔的王国，它这点儿女情长的小心思算得了什么，贝斯告诉自己，就算约法尔同意，也是正常的，它必须支持才行……

俊美的法老王说：“你的要求很诱人。”

雅诺势在必得一笑，正要讲话，约法尔忽然补充：“但是我拒绝！”

贝斯：“……”

两位大神官：“……”

贝斯能听到两位大神官目瞪口呆的脸下是狰狞的咆哮：为什么啊！卧槽两座城！两座！！！

雅诺笑容僵硬在唇角，沉默了片刻盯着约法尔。

“抱歉，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贝斯和涅菲斯赫塞也目光一凛，看向表情冷漠的约法尔，期待他的解答。

约法尔坐在王位上，姿态慵懒却拒人千里之外，头上的红白双冠将衬的他无比高傲威严。

他是个严格的分界线。

每当贝斯看着约法尔，都能清晰的认识到自己已经来到了由王权神权统治的古埃及，它眼前这个人是全埃及最尊贵的主人。

所有踏上埃及土地的人，都将成为他的所有物。

没办法，真正的王，威势和气魄确确实实存在着。

那是电视剧和小说描写不出、被数十万人崇拜坚信炙烤出的，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却为之心潮澎湃惊叹不已的东西！

他说：“我约法尔.孟菲斯想要的东西，我自己会拿到手，我想征服的土地，我会自己去征服！”

“真正的王，不是任何人的遗民。作为王，我不想做的事，我也不需要给谁解释和理由。”

“……”

“……”

冰凉低哑的嗓音像块华丽的锦缎，沉淀着昂贵的心血和历史，从约法尔口中吐出的话，每一个字都能激起贝斯一身鸡皮疙瘩。

它莫名热血激动起来，仰头看着约法尔的下巴，想跳起来亲吻他的下巴，对他尖叫：铲屎的你他妈帅爆了！

涅菲斯和赫塞对视一眼，释怀的笑笑，不在难过错失良机。

只有雅诺沉下脸，她紧紧盯着约法尔不为所动的脸，想起父亲说的【没有功勋和传说的王不配叫王，他们只是先祖的继承者】，她舒了口气。

真好啊……雅诺想，她父王征战一生，埃及法老王亦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王道，不容侮辱弯折，更揉不下沙子，用‘贩卖子嗣’换城池这种事，可以嗤之以鼻毫不动心。

他们都是真正的王，真正的，被神或者命运选中的那种人。

和她、以及沉醉在王权奢靡醉死的历代只配在历史记录一条名字的家伙全都不一样。

真叫人羡慕……

雅诺扬高唇角，内心翻涌着极为复杂的心绪。

她无奈的轻笑，眼睛中强势的光散去，像是不做什么希望了，又像是想挽回。

“再听听我另一个条件吧，这个条件太大了，被其他人知道可能会动摇亚述的根基，我本来是不想交出来的，埃及的王啊，恳求您先让其他人出去。”

约法尔表情未变，冷白皮肤敷上层冰壳子似的。

“我真的……不能让亚述落在我那几个愚蠢的兄长手里，亚述随着我父王的身体同时衰弱下来，邻国好比围着老狮子的鬣狗，随时要从我父亲身上扯下一块肉！我……”

雅诺的眼眶逐渐泛红，她稍微停顿，像是要稳住自己的嗓音，叫人于心不忍。

“父王和神官祭祀他们都知道这一点，才会支持身为女人的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我……什么都可以放弃，但是我必须当上亚述王！”

雅诺撩起裙子跪在地上，双手伏在地面，沙哑的恳求：“看在我救了贝斯特的份上，拜托您了！”

贝斯瞧着她低头，心里有不忍，还有怀疑，它看看她又看看约法尔。

空气寂静，众人没有一人开口。

终于，约法尔伸出手做出个姿势：“涅菲斯赫塞，你们出去。”

涅菲斯跟赫塞对视一眼，点点头：“遵命。”

他俩倒退出门，贝斯也想从约法尔怀里出去，刚伸出一只爪，就被戴了手套的手掌包裹住爪子，让约法尔重新塞了回去。

约法尔的声音从头顶细微地传来：“好好看着贝斯特，接下来一幕，你以后会印象深刻的。”

黑坨坨疑惑脸：……行吧。

它咂咂嘴，窝成猫饼，在约法尔怀里看着，虽然不知道约法尔什么意思，反正它听它铲屎的。

等所有人都走了，雅诺才慢慢从地上站起来。

她踉跄了一下，脚步靠前。

贝斯盯着她，不知道她会做什么，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幻想她会不会色诱约法尔啊，或者掏出匕首啥的恼羞成怒跟约法尔同归于尽。

但，都没有。

约法尔在王座上，一手抱猫一手撑住下巴，双腿交叠慵懒的半阖双眼，俯视下方的雅诺。

几秒钟，雅诺站直，她嘴角扬起叹息了声，“稍安勿躁，我这个条件就在我身上，我立刻给您展示。”说完，她又看向贝斯：“小家伙，我说过我并不诧异亡灵书是真的，因为每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都有来自主神的恩赐之物。”

恩赐之物四个字落入耳朵，贝斯忽然心脏砰砰猛跳！警报声尖锐的在它耳边嘶吼，不祥的预感几乎写满了它的脑子！

“不对！约法尔——”

贝斯用神谕能力大吼，回身想要扑到约法尔脸上给他挡住，它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就是有人告诉它，接下来发生的事很危险！

可刚扑过去，它反而被一双手从半空截胡，快速揣进了胸膛。

是约法尔！

与此同时，约法尔深深皱起眉，看着雅诺伸手手指扣进自己的左眼，指尖扎进眼眶在里面搅动用力往外拉扯！

同时她像是不知疼痛的笑着，直到将自己整个眼球掏出来，眼球被她用力过猛挤压变形，后面还有肉丝和神经或者血管那种东西延伸到她不断喷涌出血液的眼眶里！

约法尔抱紧了贝斯，双唇绷成一条线。

“看，这就是我最后的筹码……”

雅诺嗓音颤抖，血糊了半张脸顺脖子往衣服里淌，但她唇角依旧上扬，被她拉出来的那枚眼球脱离眼眶竟缓缓变了样子，表面泛黄结块，很快就成了一只刻有戴翼圆盘符文的黄金球体！

“我、呵、不奇怪神迹……因为我在女格斗场失去一只眼睛时，我的父王给了我这个阿淑尔神眼，很难以置信对吗……”

“伟大的埃及王啊，坠入神眼的幻境中，永远的沉睡直到死亡来临吧——！”

\*

阿淑尔神眼沉默的悬浮在她手心，有什么眨眼间从那上面散发出来，整个房间仿佛被掠夺了色彩般变成黑白色，那种黑白又快速收回神眼内。

空旷华丽的宫殿仍旧漂亮华丽。

但这房间里，只有满身是血的雅诺真正醒着……

她无声的咧高笑容。

筹码、

精C小说，H小说，耽美小说尽在：饱和小说网

条件、

为了父王和人民的期待？

呵呵，根本没有那些！

她五岁就有了做王的野心，那时候她的父亲还正是壮年，谈什么亚述国衰弱？今天来这里说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剑走偏锋，用最后亚述王室传下来的宝物，达成目标而已。

雅诺对自己的欲望和野心从不遮掩，她直白的很，更不吝啬手段。

看着那位征服王皱眉，冰蓝的双眼逐渐无神，雅诺虚弱的晃动脚步，亲吻手里染着自己鲜血的神物。

她对约法尔命令：“我会在这里待两个小时，你让大神官离开，然后放我走，等我离开埃及那刻，就是你沉睡到死亡的时刻！”

约法尔缓缓闭上眼，紧闭双唇，就连他怀里的贝斯也跟睡着了似的一动不动。

雅诺知道，她成功了！

【作者有话说：本文有很多虚设，不禁考究哈。

神奇的东西，从本文开头不久写过神是存在的吗，还有亡灵书，应该不突兀吧……咳咳。

这是第二更，答应了你们，写到凌晨五点也要写出来，泪奔，记得给我颁发秃头奖，奖品……月票或者小花花吧，嘻嘻。

第65章 岂可修！

木轮马车飞快疾驰在铺满石块的地面上，被岁月侵蚀的布满‘虫眼’的石面并不光滑，没有减震功能的木轮常常被小石子咯的一跳一跳。

出了城，这种石板路就没有了，马车跑的不在轻快，激起的黄土漫天扬起，看着就牙碜。

仆从皱着眉用布巾裹了头脸，只露出一双眼睛拽着缰绳驾驶马车。

雅诺坐在车里，同样穿着只露出眼睛和手掌的长裙裹着披肩纱巾，她身体随着车厢晃动而晃动，视线落在马车内部某个粗糙花纹上，灰棕瞳孔微微扩散。

当快速飞驰的车体猛地晃动一下，马车内多了一个人时，这双眼睛中的黑点才收缩，闪过点点微光。

雅诺看着遮掩了面孔的男人。

男人同样看着她。

“做的不错，亲爱的公主殿下。我还以为你要失败了，没想到最后却藏了一手，哈哈，阿淑尔神眼？真是个好东西。”

“你不必过来嘲讽我，沙耶。”雅诺目光冰冷，“你瞒着我的也不少不是吗？”

沙耶的笑声在布巾下很模糊，嗓音上扬，有种贵族王子的风流和性感，他笑盈盈的说：

“当然，聪明人总是要留有退路的。不过你确定阿淑尔神眼能杀死那位王？我说过他可不是好对付的，上一个不听我劝的下埃及第一勇士，现在脑袋还挂在死刑场的旗杆上呢。”

“能赏赐我看一眼传说神眼吗？亲爱的公主殿下。”

沙耶这个人就是这样，当你没有筹码的时候他永远懒得理你，当你有能吸引他的东西时，还能毫无尴尬的向你微笑。

而且面对他爽朗的笑，很少有人拒绝。

毕竟比起伪君子，他起码是个能打动拉拢的真小人，坏也坏的正大光明。

雅诺扒开自己左眼眼皮，露出里面和普通眼睛一般无二的眼球，沙耶探身盯着那里。

这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想说的话，随着雅诺用手指敲在上面闭嘴。

“当当！”

指甲叩击在上面，竟发出了金属声音。

雅诺：“我在格斗场被刺瞎了一只眼，父王从阿淑尔神殿那里取回了它，它融入我的眼眶会变为眼珠，我能通过它看见这个世界，当它脱离我的眼眶时，会变成带翼圆盘的黄金珠子。”

沙耶喃喃自语：“这可真是好东西……它还有什么功能吗？！你是怎么用它从埃及完好无损跑出来，还成功刺杀约法尔.孟菲斯的？”

他死死盯着雅诺的左眼，双目流淌着渴求好奇的光，脸甚至都快跟雅诺脸紧贴上了，完全不隐藏自己心底的想法。

雅诺淡淡道：“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无敌，阿淑尔神眼除了能代替眼球，能力甚至称得上鸡肋。因为它只对心思沉重内心极度阴暗的人起效果，它会让对方看见自己最黑暗最无法接受之物，不断重复，越是思考挣扎越是陷得更深，但对于儿童和苦修者完全无效……对心思单纯的人，也不过是做个噩梦而已。”

“最重要的是，它只接受亚述王室和祭祀血脉驱使，因为这是阿淑尔神赐予亚述王室的宝物，就像亡灵书，除了埃及王室和神使没人可以使用。”

“哦。”

沙耶听到这里，完全丧失了兴趣，无聊的收起表情重新坐回去。

雅诺说：“要不是你曾经告诉我，约法尔.孟菲斯幼年因为祭祀预言他杀母弑父，从婴儿被当成野兽拴在荒殿关押了二十年，我不会用神眼冒险……一句预言，呵呵，埃及先王比我几个哥哥还愚蠢。”

“预言是真的。”沙耶扫了嗤之以鼻的雅诺一下，“约法尔.孟菲斯确实亲手捏碎了他父母的头。”

雅诺：“要不是老王相信预言，从小被正常培养的约法尔.孟菲斯未必会那么做，他或许十五六就能成为征服世界的征服王！”

沙耶耸肩：“好吧，有道理。”

雅诺：“所以埃及先王才蠢！”

预知未来反抗未来，反而导致了未来……真是好笑的黑色幽默。

她想到了那位跟自己父王走向同一王道的男人，那位比她父王还要更加具有威势的法老王，她羡慕约法尔，所以，她无法忍受这样拥有合理性别才能的约法尔竟然被可笑的语言浪费二十年的时间！

“我说。”沙耶看着雅诺，好笑道：“你在做什么公主殿下，为一个即将死在你手里的人不满同情吗？”

“……”雅诺闻言皱起眉，沉默了会儿后，突然开口：“我们才是一种人。”

沙耶：“什么？”

雅诺：“我说我们才是不入流的王权蛀虫。”

更多好看的文章：baohexs．com

沙耶怔了怔随后——

“噗哈哈哈哈！”

他爆出抑不住地笑，愉快的拍手称赞，“你说的对！我知道亲爱的公主，你见过约法尔.孟菲斯后会有这种想法不奇怪。”

“你知道吗。”沙耶说：“我再见到他之前，也觉得自己是阴暗的复仇者，来自地狱。结果我见过他后，嗤！我才知道我不过是只哀怨自爱的沙虫！那个男人，约法尔.孟菲斯看着我的时候，我竟然发现自己膝盖在颤抖……约法尔从不遮拦自己的恐怖，无畏无惧无法猜透，被逼上绝路，最却比任何人都适合那个位置，把我们这群人衬进了尘埃……说实话，我曾经也很向往他。”

沙耶笑着吸气，目光坦荡，“不过在王国游戏里，我们是对手，超越和胜利才是对对手最好的尊重。”

雅诺斜眼看他：“就算自己被杀死？”

“对！”

沙耶说：“在这个时代，没有善与恶。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野心战斗，成功要付出代价，失败的下场是堕入地狱！”

“……”

“嘿，这个可是走向权势争夺的基础啊，难道亚述王没有告诉过你？”

“……”

“算了，我要走了，趁着埃及动荡，我也该回到故土重新开始。”

属于沙耶的声音在小小的车厢回荡。

雅诺没有回答，她撩起小帘子，看向外面漫天的黄土，车厢再次摇晃，她放下小帘子转过头，刚才还在车厢的沙耶已经离开了。

她父王，当然告诉过。雅诺在心里说：残酷的路，就是王路。

所以她对灭掉一个优秀的王，不应该产生可笑的后悔，只能骄傲，一直骄傲到自己成为下个进入坟墓的人。

至于对错？

那是青史和后人擅自的评判罢了……

\*

埃及王宫。

当亚述公主离开王城后，寝宫殿门被两位大神官打开，他们匆匆从外面进来，直接略过地上那滩血和换下的染血女性衣物，来到约法尔和贝斯面前。

当看到抱猫撑头而坐，仿佛小憩的一人一猫时，涅菲斯和赫塞两位神官吸了口气，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

之前亚述公主和他们王密谈时，涅菲斯和赫塞本来站在门口警惕着，没想到忽然传出王令，约法尔让他们去取战争舆图。

他们以为亚述公主是又割让了什么城池，所以才需要地图，但同时支开他们二人？

涅菲斯和赫塞对视一眼，看清了彼此眼中的怀疑，不过又想到什么，他们皱眉退了下去。

当他们正在王之宝库取舆图的时候，侍从匆匆跑来，告诉他们王忽然下令让亲卫送走了亚述公主。

涅菲斯和赫塞大惊，顾不上什么舆图不舆图的，掉头就往寝宫跑，结果还是来晚了……

“王说的竟然是真的。”

良久，赫塞对涅菲斯叹息。

涅菲斯点点头：“我留在这里看着王和贝斯特，赫塞，你去将太阳神神殿，将大祭司请来吧。”

赫塞点点头，并不慌张转身出去。

之前，涅菲斯的仆从来通报雅诺求见王妃，王带他们赶回寝宫的路上，就对他们说过：

【亚述公主不可能在亚述王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格斗场，那是经过亚述王同意的。】

【他为什么同意？为什么要送自己宠爱的女儿经受严酷的训练？】

【亚述王那五个儿子不过是被他舍弃的、放在台面上给其他人看的，他真正选中的继承人是雅诺。】

【这样的女人来埃及不可能是为了寻求我的庇护做后宫庭院的花朵……她想要模仿尼拉尼斯女帝，做亚述的王。】

冷淡的口吻毫无起伏道破了让人震惊的秘密，快步疾行扬起的铂金发丝闪闪发光，两位大神官看着他的背影，惊讶的差点停下脚步，被身后的亲兵撞倒。

“王！那我们还等什么，抓住她，然后——”

赫塞激动的喊，涅菲斯脸上也是止不住的欣喜，一位王位继承者比一个公主的作用可多太多了！

前面俊美的王步伐不停，却冷冷举起手掌，做了个拒绝的动作。

“不必，亚述和埃及隔着一个大部落，亚述灭亡并不会便宜给埃及，而且正好，这次，我需要给贝斯特一个教训。”

随意亲近外人，留宿在陌生女人的房间，身为王的伴侣竟然随意相信除了他以外的人……约法尔眼中一暗，他对贝斯特提起雅诺口吻时轻快偏向的语气万分不满！

王背后的两位大神官：“…………”

先不提用这么有利条件以及自身安危去换一个教训——是不是他妈的脑子有病！！！

光说贝斯特看见他们王‘不明真相’因为自己被雅诺伤害，依照少年的性格，不得自责到嚎啕大哭、然后出于愧疚日后任由他们王磋磨调教？

被欺负狠了都不吱声，眼泪汪汪的只跟在他们王身后，再也不敢对别人伸出爪。

他们王想怎么做，黑坨坨就怎么配合乖乖露出肚皮，没准儿，还会主动撩开尾巴……

两位大神官同时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然后：

赫塞：………一言难尽。

涅菲斯：……畜生啊！

真的、

特么太畜生了！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约法尔垂眼：今天脱光，只穿袜子，去，躺在花丛旁边。

贝斯：八可能！

约法尔：要不是因为你……

贝斯（眼泪汪汪）：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第66章 都怪我

那是一个雨天，天气黑压压雾蒙蒙的，还时不时有雷声穿过云层的闷响。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都被爸爸妈妈接走了，只留下穿的粉粉嫩嫩，小小一只跟奶糖块小精灵似的贝斯。

贝斯和老师待在贴满小朋友乱七八糟画作的办公室，他坐在不适合自己身高的椅子上，晃着穿了小皮鞋的脚丫。

温柔的男老师正在跟他母亲讲电话。

电话里来自母亲玛丽女士的嗓音透着焦急和歉意，每一个字一个叹息，贝斯都能重复。

因为他在幼年时期的夜里，已经重复过无数遍了……

这是个噩梦，贝斯面无表情的想。

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忽然上一秒还在约法尔怀里和雅诺对持，下一秒就出现在了童年阴影中，因为他好像失去了中间的那段记忆，宛如喝多后短片般。

不过贝斯没有想太久，温柔男老师和母亲的通话已经结束。

那个男老师……他骗了自己的母亲，母亲还跟他说了好几遍谢谢，谢谢他照顾只会哭泣、分外柔软漂亮的小贝斯。

可挂断电话后，男老师却压抑不住什么一般，激动的喘着粗气，攥紧电话，削瘦的手掌和脖颈上青筋凸起，脸颊却浮上一层粉色。

他扫了眼坐在椅子上乖巧可爱的小男孩，用贪婪的目光舔过小贝斯水润润的眼睛，哭红的眼角和鼻头。

男人苍白皮肤红的更厉害了，那上面几颗雀斑因此分外明显。

而贝斯视线从他裤子上略过，扯了扯嘴角。

呵。

真恶心。

一如记忆中那样，急色的幼儿园男老师飞快走到墙边打开了所有灯，他锁了办公室的门，又走到窗边拉上了窗帘，确保万无一失。

掉头冲过来的时候，因为兴奋，还差点踩到水彩笔摔倒，低骂着“该死的”扶住桌子，然后踉跄着回到了贝斯面前。

邪恶肮脏、而又无比虔诚的脱掉了小贝斯脚上的鞋子，男人用死人一样冰冷僵硬的苍白手掌哆嗦着握住贝斯的脚丫。

他那副瞳孔紧缩，鼻翼煽动，脸红脖子粗沉醉又充满欲望的恶心样子，简直堪比吸违禁药。

变成幼年样子的贝斯歪头。

这次好像和以往的噩梦不一样啊。

以往我的梦有这么清晰吗？

小时候差点被猥亵的记忆虽然可怕深刻，但他老爸老妈都是很负责的家长。

他们带当时年幼的贝斯及时看心理医生，还陪伴他睡在一个床上两年之久，一左一右握住小小贝斯的手，贝斯每次噩梦惊醒，他爸妈都会立刻醒来，轻声细语的哄他。

家庭带来的安全感和父母的爱逐渐抹平了伤疤，况且都过这么久了，最后一次做这个噩梦，贝斯几乎只能隐约回忆起大致内容，像扶桌子、小雀斑、呼吸节奏表情等等细节简直太清晰了。

清晰的……嗯……

贝斯想了半天想起起一个词，叫刻意。

跟你在看恐怖电影，导演故意往能引人联想到鬼啊一类的场景拉镜头一样。

而现在，贝斯就成了那个被吓得要死要活的倒霉男主角，变态男老师，就是邪恶可怕的恶鬼！

噩梦在推动。

男老师亲吻贝斯的额头，眼里闪烁着丑陋的东西，他笑着问贝斯：“亲爱的糖果，你喜欢老师吗？”

贝斯：喜欢你大爷！

贝斯挣扎着唾弃这张人渣脸，可像被谁禁锢在椅子上，动也动不了，逼迫走着剧情。

“喜欢！”

小小贝斯腼腆的笑，小脸红扑扑的。

闻言老师也在笑，手掌颤抖的像抽开期待已久礼物的粉丝带，将小小贝斯那条儿童背带牛仔裤脱了下来……

“咔嚓——”

窗子外面雷声加大了，急迫的风裹挟雨水狠狠击打在窗户玻璃上，从生锈的铁窗缝隙拉扯着钻进来，发出哭泣般的嚎叫。

厚重沾着几块污渍的窗帘在动，墙上鬼画符般的图画在哗啦啦的响。

面前的温柔表情的男人面皮不断神经质的抽搐，随着逐渐解开小小贝斯的衣服，他已经不光手在颤抖，全身都跟着哆嗦起来，一双眼珠爬满了血丝，嘴角溢出亮晶晶的唾液，狰狞的像个吃人的妖怪！

呕——

卧槽你他妈———

贝斯成年人的灵魂困在过去幼年自己的身体里拼命骂娘，无能为力看着他欺负什么都不懂的自己，而本该出现在这里的贝斯爸爸，却迟迟未出现。

贝斯慌了，冷汗爬满他后背，男人苍白冰凉的手透过的触感好似一条蛇在贝斯身上爬，贝斯胃袋翻涌，恶心的不行！

“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我、约法尔……约法尔！救救我约法尔！约法尔……”

幼年自己的躯壳变成恐惧泥潭，紧紧抓住贝斯裤腿要把他往里拽。

他的感情不受自己控制，他只知道害怕，只想要尖叫。

“喵！”

尖利的猫叫突然响起！化成锋利刀刃撕破了暴风雨下的房间，猫叫宛如弯刀，戳进贝斯脑子狠狠搅了搅。

“啊——我的头！”

贝斯抱住头痛苦的抽气，漆黑的猫跟跃进水面似的，突然从空中跃进来这个恐怖的房子。

它身体细长，骨骼却很大，猫尾巴很长尖端打着卷，瘦瘦三角猫脸下，一双金色竖瞳无比冰冷阴森。

黑猫死死盯着那个男老师，但男老师却看不见黑猫，还在兴奋的扯贝斯的衣服。

想了想，黑猫一下跳上贝斯的肩膀，低声喵呜。贝斯怔了怔，脑袋不痛了，他诧异歪过头一下跟那只黑猫对视。

沿着竖线瞳仁放射状散开的黄金瞳孔透彻无比，形成玻璃面。

贝斯从上面看见了一个因为惊恐而扭曲了五官的人，而且是成年男人。

脑海中有人轻轻说：那是你啊……已经二十岁、拥有叫人羡慕工作的成年的贝斯啊。

“喵~”

黑猫轻轻叫。

脑子中有人笑。

她或是他说：“贝斯，你已经成年了，你还怕他吗？这个人明明并没有你强壮。”

贝斯僵硬低头，发现一切都变了，他不在是幼儿模样，他很高，也不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老师木制的坑坑洼洼的办公桌上。

他的腿很长，穿着牛仔裤，上身那间粉嫩的小衣服，变成了一件白大褂——这是他在研究所的标准衣着。

……我变了。

贝斯看着自己的手，蹲在他腿间的瘦弱的男人还像个npc那样，动作缓慢的按照剧本行动，而贝斯寒冷畏惧的心已经渐渐冷静了下来。

“喵~”

她、他说：“对，就这样……贝斯特，他已经无法让你再畏惧，去吧，去做你想做的。”

黑猫从贝斯身上跳下来，端正坐在桌子上，悠闲的用尾巴圈住自己盖在爪子上。

贝斯深深吸口气。

然后，他恢复到面无表情的样子看着曾经的噩梦。

“你知道吗？我曾经很怕你，你的脸几乎占据了我整个童年。”他对蹲在他腿前的瘦小男人低语。

“因为你，我不敢靠近成年男人，因为你，我母亲每天都在自责为什么只有那天不来接我。我的父亲得知我性取向后，泪流满面……他觉得是你，是你才导致我心理扭曲，无法喜欢上女孩子，就算我怎么解释，他们都很自责……”

贝斯站起来，垂头恨意翻涌的看着这个男人。

单薄的胸口剧烈起伏，贝斯咬着牙一字一句道：“你这种玩小孩的死变态，狗娘养的臭\*子！”

贝斯狠狠一脚将他踹翻，虚幻的假人砰一声倒在地上，脸上还维持着那种变态表情。

“你个该死的人渣！”

这一刻，无法形容的怒火呼的烧到脑袋顶，贝斯冲过去狠狠的踹他打他，眼眶通红的骂脏话，一拳拳砸在那张脸上。

“咔嚓——”

雷声阵阵，雨水倒倾，房子整个颤抖起来。

黑猫稳稳蹲在桌子上，抬头扫了眼开始崩塌的房间，转头融进空气，消失不见。

而贝斯打红了眼，等他失去力气反应过来，自己已经站在了一片漆黑中，被他揍的瘦小男人不见了，黑猫也不见了！

“怎么回事？”

他陷入一片虚无的黑暗，却不是什么都看不见，好歹他面前五六平米的距离他是能看清的，而且贝斯试探着走了走，脚踩的触感类似于结实的石板，他往前移动一步，灯就随着他移动一步，跟点了跟随技能似的。

“这个好，起码可以让我去找约法尔。”

经过刚才那一连串的事，贝斯稍微思考，也明白了这一切绝不是普通噩梦这么简单。

他最后的记忆停留在雅诺跪伏在地上，当时寝宫除了他和约法尔也没有其他人，所以说，肯定是雅诺做了什么才导致现在他来到了这个地方。

贝斯想：雅诺费尽心机，要对付的一定不是我，约法尔肯定也被关起来了，或者陷入噩梦什么的地方，我一定要找到他！

“都是我的错……要不是雅诺说她救过我，约法尔根本不会让涅菲斯他们出去！都是我！我他妈傻逼吗？！”

贝斯蹲下身狠狠锤自己头，手指扣进手臂恨不得把自己的肉都撕下来！他眼眶通红，心脏因愧疚自责的拧巴成一团，为被他害惨了的约法尔担惊受怕。

他们可是在古埃及啊！

要是有人趁着约法尔被关起来这段时间做些什么，或者那些大臣想夺走约法尔的王位……

“还不如杀了我算了！我怎么就这么蠢！”

热泪一颗颗往下掉，溢满的顺着少年脸颊滚进凹陷的嘴角，咸涩的滋味难过的叫贝斯揪住自己胸口。

贝斯宁可代替约法尔，从噩梦里待一辈子，也不想约法尔因为他落入危险中。

无数小人在它耳边恨恨的骂：“都怪你，都是你的错，要不是你———”

“……唔。”

贝斯咬住手背，闭了闭眼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

“约法尔，你等我，我这就去找你！”

他用袖子擦擦自己的脸，猛地站起来，认定一个方向快步冲了出去。

不管对不对，先找了在说！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下章预告】

贝斯（自责）：都怪我！

约法尔冰冷强悍脸：不怪你，是我自己没有料到。

贝斯（更自责）抱住他：嘤嘤嘤，我男人就知道逞强，心疼他！我以后再也不信别人连累你了！

好吧。约法尔下巴搭在贝斯头顶，露出意味深长的笑。

雅诺并不想害贝斯，猫神对于她来说并不是威胁和敌人，她知道神眼无法伤害普通人，文中提过她多次觉得贝斯眼睛很清澈，所以就没料到贝斯也有噩梦。

至于梦中救贝斯的黑猫，嘿嘿，你们猜它是谁。当然，约法尔这个心机攻除外，他还等着贝斯找到他后，温柔的卖惨呢，这个犬东西。

蠢作者代表月亮鄙视他！】

第67章 脆弱的约法尔？

他走了很久。

黑暗的空间无限延伸，没有边际。

像是被抠掉颜色的天地那样，贝斯筋疲力竭向前奔跑，用力挣脱想要冲破一个点，获得出口，但他无论怎么做，都摸不到那块圈住他的‘墙’

“呼~”

贝斯大口大口喘息，用袖子擦擦满是汗珠的额头，“我已经走了大概有一天了吧，怎么还没见到头？难道说这里就是约法尔的噩梦？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世界？”

“如果真是这样，世界这么大，我可怎么找啊……”

靠一双腿，一天能走出埃及一个主城那么大的面积都不错了，想要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前提下走遍整个世界，除非他是能追着太阳遛弯的夸父！

贝斯对这里一头雾水，但记挂着还在这困着的约法尔，只能这么走下来。

时间在这里仿佛不存在，贝斯发誓他绝对走了超过两天，可他肚子却一点都不饿，也不想上厕所。

黑漆漆空间安静极了，除了贝斯的呼吸声什么都听不到。

长时间处于全封闭全黑暗里，当自己的心跳和每次吸气都鲜明无比时，大部分人类都会感到憋闷，呼吸困难，甚至产生心理疾病（幽闭恐惧症）。

“人在小黑屋是能被逼疯的……”

贝斯试着哼歌。

不过这很显然起到了反效果，他越是听自己的歌声回荡在漆黑的四周，被吞没，贝斯就越发心悸。

不着调的歌声怕惊扰到什么一般，缓缓颤抖着放低声音……喉咙一噎，最后的歌声都消失了。

这个办法行不通，贝斯搓搓手臂，眼睛惊恐的环顾四周，频繁回头向后看，他忍了两天，学过的那点心理学逐渐起不上作用。

他知道他现在神经紧绷着，疑神疑鬼觉得背后有人在跟着他，其实背后并没有人，但贝斯就是忍不住回头看……

贝斯抹了把脸上的冷汗，对自己说：“不能在这样下去了，否则还没找到约法尔我自己会先疯掉。”

他想了想，直接拉开牛仔裤拉链，打算尿出点什么，制造水声和自己活着的证据。

可贝斯用力挤了半天，屁都没挤出来。

贝斯苦着脸提上裤子，“卧槽——这么狠的吗？连个响都不给听？”

他想，要是这里是约法尔的噩梦，那约法尔他会不会很害怕？他经历过什么才会做这种连‘荒芜’两个字都做配不上的梦？

贝斯不知道，他只能往前走。

时间过了不知多久，贝斯垂着头‘哈赤哈赤’的喘息，一头撞上了什么。

“咚！”的一声。

贝斯怔怔，然后猛地瞪大眼睛，不可置信的快速抬头。

一扇熟悉样式的木制殿门出现在他面前，它矗立在漆黑的空间，高五米，像是平地升起般，扁平扁平的只有一张门板，前后都是一般无二的空气。

贝斯的脑海里有人在轻声说：看，这是通往约法尔的门，打开它。

贝斯紧张的舔了舔干巴巴的下唇，手掌放在门上面，细细地摸索，手掌传递过来的触感确实和平时他摸过的寝宫大门没什么两样。

可它出现在这个地方，就很诡异了。

“我要推开了啊。”

贝斯冲无人的空间喊了声，理所应当的并没有收到回答。

不管了！死就死！

喵大爷可是有九条命的！

他吸口气憋在胸口给自己壮胆，闭上眼睛狠狠用肩膀顶开沉重的大门，闷头冲了进去！

一扇门仿佛两个世界。

贝斯闭着眼没看到，他过了这扇门后，牛仔裤和白大褂的搭配消失了，变成了单肩白袍，毛茸茸卷发里扑出两只摇晃的三角猫耳，尖端打卷儿的黑色猫尾巴垂到两腿间。

苍白的青年，变成了奶白奶白的猫耳少年。

“卧槽！”

脚下好像踩到什么，踉踉跄跄的。

贝斯划拉着手臂，惊慌失措睁开眼睛往前倒。

“噗——”

像童话故事中某个浪漫狗血情节似的，他撞到了一堵坚硬又柔软的墙，这堵墙有好闻的沙漠野玫瑰香味儿。

沙漠玫瑰的味道很特殊，它只有冷淡的丝丝甜蜜，留香却非常持久，这种独特的花儿盛产荒漠边城，是埃及宫中某位王陛下常用的香膏和香精来源。

贝斯太熟悉这股味道了，他僵硬的被‘墙’抱住，脑瓜顶多了份沉重的重量，有人用下巴抵在他发顶，磨了磨。

“……约、约法尔？！”

贝斯激动地用力从他胸口仰头往上看。

约法尔手掌穿进他后脑发丝间，不让他抬头。不过那低低的笑，语调充满贵族腔的华丽和疏离，足以说明了声音主人的身份。

“是我。”约法尔嘴唇抿过贝斯的猫耳朵，蓝眸半阖，说：“亲爱的，每一次你的出场方式，为什么都这么特别，嗯？”

“…………”

这句话跟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每一个字却足以让贝斯洇湿眼眶。

“约法尔你他妈———”贝斯咬着牙，双手死死抓住他的后背，之前的恐惧和自责在胸口翻涌，一遍遍冲上他的喉咙，哽咽到眼泪顺脸上淌，贝斯想骂他怎么不早点出现，怎么不来找自己，怎么跟自己这个傻逼一样轻易被雅诺那个女人骗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哭腔的：“——有没有受伤！？”

“都是我的错，我要早知道雅诺是这种人……她要单独跟你说话时我就应该拦下来，我想还她人情，她救过我我就心软，我、呜、我要是……”

“……我当时如果拦下来就好了，我们就不会被困住了，你不是普通人，要是有人趁着这个时候做什么，你怎么办啊，你……”

约法尔听着听着缓缓皱眉，低吼：“贝斯特！”

贝斯特一个激灵，手指揪起约法尔后背的衣服布料，贝斯现在正因为对不起约法尔怕他呢，被呵斥后立刻噤声。

连因哭泣从红鼻头淌下的鼻水都没敢吸溜，贝斯想了想，委委屈屈蹭在了约法尔胸口上。

约法尔指腹揉揉贝斯的卷毛，像撸猫那样，“贝斯特，抬头看着我。”他喊着贝斯，这次声音很轻。

贝斯闻言下巴抵在他胸口，折着飞机耳，小心翼翼怕训斥，只把脸扬起一点点，用湿漉漉莹绿猫眼看着他。

鼻子下，还有疑似没擦干的鼻涕。

约法尔用拇指给他擦了，问：“错了吗？”

贝斯狂点头：“爸爸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爸爸！”

约法尔似笑非笑：“现在知道叫爸爸了，平时叫屌毛不是叫的很欢吗？喵大爷。”

贝斯：“……”

猫咪少年尴尬的埋胸，尾巴上扬，自己捉住尾巴尖，忐忑不安地一下下拽着上面的毛，约法尔也不说话，就这么看着他。

贝斯压力山大地拽毛：“内什么，咱、咱不带翻旧账的……”

约法尔笑容加深，“嗯？”

约法尔：“呵呵，你在说一遍，我没听清。”

贝斯：“……”

贝斯：“我错了爸爸！以后都不叫你屌毛了呜呜呜———”

约法尔轻笑，“其实我并没有怪你，贝斯特。”

贝斯当真了，星星眼：“真的？！老攻你真好！”

约法尔含笑：“对，就算是现在我被困在了最不愿意回想起的那段阴暗痛苦的过去，就算我除了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亲生父母用锁链栓在废弃宫殿受辱、什么都不能做直到度过屈辱的二十年才能离开，就算我看到一半可能失去理智，陷入永远的轮回噩梦——贝斯特啊，我也不、会怪你的。”

贝斯：“……”你‘不会’两个字中间停顿了吧？是吧？一定停顿了吧！？

他本来已经愧疚到不行，现在听约法尔说完心都快让人拧巴成酸菜干了。

约法尔还状似不经意（刻意）的边思考边低声自语：“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

贝斯小心翼翼：“那问题是……”

约法尔松开他贝斯，眯眼沉思：“如果我没猜错，我们之所以在梦中，就是因为雅诺使用了亚述王室传说中神器阿淑尔之眼，关于阿淑尔之眼，我曾在王之宝库的文献上了解过一些，神眼只对某些人有效果，对人的躯体无法造成伤害，却能使人沉浸在内心最恐惧害怕的梦境中，如果无法战胜恐惧之事，就会陷入梦境永远无法苏醒……”

约法尔下定结论：“我能离开梦境。”

贝斯惊喜:“太好了！那我们快离开啊！”

约法尔：“但需要时间。”

贝斯：“……哦。”

最好看的小说尽在饱和小说网：BＡOHEXS.COM

约法尔睨着少年轻笑，当贝斯看过来时却换上一张皱眉阴沉的表情，淡淡说：“这段时间对于梦中的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主要的是现实中，身为法老王的我如果一直沉睡下去……”

会、会怎样？

贝斯咽了口唾沫：“不会有事吧？”

约法尔：“会。”

贝斯：“……”

俊美的王微微颔首，俯视着心存侥幸、心虚不已、心里发颤的黑猫崽子，严肃且冷漠的说：“贝斯特，你难道以为王沉睡后，那些大臣和神官真的会尽忠职守吗？”

贝斯特（逐渐被忽悠）惊恐脸：“难道说他们———”卧槽我只是担心一下大臣会像电视剧里那样趁机谋反什么的，原来这他妈是真的啊？！

约法尔严肃强悍脸（分外有说服力）点头：“其实清理过老臣后，的确启用了很多年轻的有用之才，但他们未必真的忠心与我。就连涅菲斯和赫塞，虽然是我心腹手下，可实际上我连血亲都无法信任，何况神官只效忠埃及，王座上是谁他们并不关心，如果我太长时间无法苏醒，说不定他们还会杀我立新王。”

真·坚挺心腹新臣们：……

真·左右手两位大神官：……

新臣们（黑人问号脸）：纳尼？我们有不轨之心？我们怎么不知道？！

涅菲斯and赫塞：……王，您还有良心吗？咱要点脸成不？

并不懂政事的贝斯闻言心尖一颤，心疼的抱住自家男人，他每天吃吃喝喝竟然没发现原来他家铲屎的处境这么危险！

“新臣子这帮混蛋就算了，没想到涅菲斯赫塞他们竟然也……呜呜，铲屎的你辛苦了，我的错我的锅，我会站在你这边的！你放心！”

约法尔欣然接受了贝斯的投怀送抱，抱住他下巴搁在贝斯头顶摩擦，笑容意味深长。

“除了我不要相信、亲近任何人知道吗，贝斯特，他们会让我受伤的……”

“嗯嗯。”

要不是我，约法尔也不会遇到危险。贝斯自责的抱紧他家‘脆弱’的男人，挺起胸脯。

“约法尔，我以后会保护你的！”

“……”

“相信我！”

“好。”

我期待着。

浓密金色眼睫下，冰蓝瞳孔里是约法尔盈满的笑意。

【作者有话说：新年想着放假一天，但觉得还是更文比较实在，哈哈。

祝大家新年快乐，之前和朋友研究半天，终于知道怎么在文里发红包了，之前发了一百个，大家可以去红包广场吧，看看还有没有。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健康喜乐，成功渡过病毒危机！

第68章 如何从科学走向惊悚

无知无畏的贝斯立下豪言壮志后，心里好过了一点。

他和约法尔两个人在满是灰尘的废殿随便找个地方，靠墙而坐，静静地度过噩梦中的时光，贝斯撑着下巴，无聊的歪头，去看闭目休息的约法尔养眼。

贝斯：我出去以后一定要让约法尔给我找几个老师，争取能文能武，然后保护约法尔，补偿他！

像是射箭啊，骑马啊，最好还能像约法尔那样了解政事，虽然他起码要先从看地图学起……

贝斯美滋滋的幻想未来自己一会儿弯弓射箭，一会儿在马上威风凛凛A到爆炸的样子，发出傻笑。

贝斯：要是我以后真那么厉害，嘿嘿，我是不是就可以反攻？！对约法尔这样那样各种壁咚，霸气的亲他那种令猫垂涎的盛世美颜上！

最后再狂炫酷霸拽的冷冷说一句：呵，爷们，你是我的蓝人，你造吗？！

脑海中虚拟的约法尔对他娇羞点头，说：知道吖。

贝斯：……

贝斯：吸溜。

卧、卧槽……有点带感怎么办？

他悄悄偷看了一眼暂时领先他两个头的约法尔，猫眼亮晶晶倒影着他家铲屎官冷酷的脸，两只小耳朵飞快的摇。

‘反攻~反攻~反攻！在上面~在上面~在上面！！！’

黑漆漆流口水的小猫崽在贝斯脑海中激动的喊着口号，焦急黏腻的喵呜着，极其没有下线的YY着对面的男人。

而另一只黑猫崽则鄙视的看着发×的另一只猫，那个表情仿佛在说：‘没戏的傻叉，还想在上面？脐橙吗？’

色猫崽嘤叽：‘那也行啊！我不管，我就要！’

鄙视猫摇手指：‘nonono~别忘了你在约法尔眼中纯情小猫咪的人设，小心人设崩塌，被扔进冷宫吃西北风！色猫！’

色猫崽：‘……’

贝斯脑袋里两只小猫‘嗷呜嗷呜’的吵架，现实中闭目养神的约法尔仿佛若有所感，他睁开眼睛，看向贝斯，问：“你的猫的身体很快就要成年了吧？”

抱膝而坐的贝斯正在出神，听见约法尔突然开口吓了一跳，回过神后才“嗯。”的应了，手指不好意思挠挠自己脸颊。

“我也不知道自己猫的身体是怎么回事，自从我变成人后，就突然开始疯长。”

约法尔闻言并没有多说什么，再次闭上眼。贝斯只听他淡淡来了句：“正好。”

贝斯：“……”正好？正好什么？

是正好孩子长大了可以打了，还是正好老婆长大了可以‘打’了？你特么说话说一半太他丫的讨厌了啊！

闲的蛋疼，有继承了猫咪作死也要好奇的优良传统的贝斯在心里抓心挠肺，想要问约法尔，可约法尔一副要休息的样子，摆明了不想再说话，他也只能作罢。

贝斯挺怂约法尔的，只能在心里嘀咕几句，靠近他一些，头往他胳膊下钻，熟练的将自己圈进约法尔的怀抱然后继续发呆。

等时间又过去很久，贝斯屁股起火似的终于坐不住，小声问约法尔：

“喂，约法尔，咱们究竟在这里坐着干什么？难道你的噩梦就是这么干坐着吗？”

约法尔睁开眼，“不是，我在等。”

贝斯好奇的问：“等什么？”

约法尔看了看这间废弃宫殿窗户微弱下来的阳光，轻声道：“太阳要下山了，很快你就能看见我的噩梦了。”

“你的噩梦跟晚上有关？”

“嗯。”

“约法尔……”

“嘘！”

约法尔竖起手指抵在贝斯嘴唇上，盯着他摇摇头，示意贝斯不要说话，目光重新回到废殿的窗户上。

好吧，贝斯吞下即将脱口的音节。他其实也不是那么想说话，只是这个地方太安静了，而且他发现自从天渐渐暗下来后，约法尔的脸色愈发阴沉，眼睫下的双眼隐约透着冷光，浑身散发出某种叫人不舒服的低气压，叫贝斯跟着他紧张起来，就忍不住想说点什么转移注意力缓解气氛。

贝斯挺胸：毕竟我要保护约法尔啊！我家铲屎的太不容易了！

绞尽脑汁想让约法尔放松下来的贝斯抱膝而坐，苦着脸弯下腰，下巴在膝头上磨蹭，回想自己有没有什么古埃及人听懂的搞笑段子。

但很快，贝斯听见了一种细微的、类似于窃窃私语的声音……

刚开始说话的人好像站在废殿很远的外面，只有‘嘶嘶嘶’的响声。

不过逐渐地，这些声音的主人仿佛接近了窗户。

‘嘶嘶嘶’的声音变成了一种尖细婉转的急促笑声，偶尔掺杂着断断续续的句子，回荡在只有两个人的、空空的废殿房间里。

约法尔听到这些动静的瞬间脸骤然沉下来，一把抓过贝斯，将贝斯整个人轻飘飘塞进自己胸口，双臂扣紧半蹲起来，像蓄势待发地猎豹，伏低身体死死盯着窗户的位置！

贝斯吓了一跳，也发现了事情不对劲，捂住嘴巴，跟着约法尔的目光看去。

宛如恐怖片某些惊悚桥段那样。

“吱——”

落满灰尘的窗户被谁拉开一条黑漆漆的小缝，发出牙酸的响……这怪异的很，明明废殿里还有隐约光线从贴了窗纸的窗户投射进来，按理来说外面应该更明亮才对，可这条小缝看见的外面却是全黑的！

比黑夜还黑，黑的好似贴了一块黑布，还是磨砂面不反光的。

窗户还能自己开？这外面咋这么黑啊。贝斯凝聚视力，猫眼聚焦，皱眉不解的往外面打量。

突然的、真的是突然的，一只猩红狭长如镰刀的巨大眼珠咕噜一下‘滑’进来！黑色小小瞳仁盯住他们，满是笑意的转动着大红眼珠！

“卧槽啊———唔唔唔！”

猝不及防和一个脑袋那么大的眼珠对视，贝斯耳朵尾巴齐齐炸毛，刚尖叫一声就被冰凉的手掌捂住了嘴。

“嘘，别出声！”

约法尔用气音对贝斯快速的说，把贝斯搂得紧一些。

贝斯咽了口唾沫，眼睁睁看着那只狭长的猩红眼珠咕噜噜转动，左一圈右一圈，还能拉长，冲着他们像是要把自己的眼睛挤出眼眶滚过来那般！

“咦？我可怜的小宝贝呢……”

“嘻嘻，我的小宝贝，快来啊……嘻嘻……”

没看到人，猩红大眼珠困惑的转动，然后又把窗户‘吱吱’开的大了些，露出一块长满锋利牙齿的上扬血盆大口——

而且那只巨大眼球凸起的晶体上还沾满了血点，从眼球上往下‘滴滴答答’掉落，看的贝斯跟着眼睛生疼，惊恐地哆嗦起来。

贝斯：“……唔、”这、这他妈的是什么鬼东西啊啊啊！

不是说阿淑尔神眼只能让人沉浸在自己恐惧的事中吗？！

这你妈是恐惧？这特么是恐怖了好吗卧槽！！！

之前贝斯觉得自己的童年阴影都够吓人了，再说就算在可怕也好歹是一科学的过去童年阴影，顶多能上个‘法制频道’，现在呢？

贝斯颤抖：……劳资不想问别的，就想问约法尔童年是不是搁金字塔底下收保护费的？

开门就是一巨大血腥‘小丑’这你跟我讲是童年阴影噩梦？

神特么阴影！

您跟鬼片拍摄现场走错到我们基佬谈恋爱现场了吧您！

喵大爷感动到热泪盈眶：我我我我我我我丫的……干雅诺他大爷的！

“别看，别怕，我在这里。”

约法尔贴近贝斯三角猫耳旁，除了手掌更凉外，声线还算平稳的安抚贝斯，捂住贝斯嘴巴的手掌上移，盖住了瞳孔紧缩的莹绿猫眼。

贝斯哆哆嗦嗦小心移动，将自己后背死死抵在约法尔的胸口上，感受到另一个人的体温和心跳，那种大脑充血，血压爆表的恐慌才少了一丢丢。

“嘻嘻嘻~”

那东西叽里咕噜好像嗓子眼喊了口血似的发出窃笑，“亲爱的……亲爱的啊……你在哪儿呢？锁链就……那么长……你在哪儿呢？”

眼前看不见东西，耳朵便更加敏锐。

听到那种古怪可怕，带笑的尖细呼唤，贝斯紧张的用双手扒住捂在自己眼睛前的手上，连呼吸都不敢呼吸！

有种预感告诉他，如果这时候出声，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

这种时候，来自背后的约法尔的存在是唯一让贝斯觉得有安全感东西，虽然他现在很想转身抓住约法尔的肩膀，对他一顿咆哮体。

自己最怕什么，自己最清楚。

约法尔没有放开贝斯，只是警惕的保持那个可以瞬间爆发出全部力量的姿势，一动不动屏息凝视着那个巨大的怪物。

非男非女的怪物嘀嘀咕咕一会儿后，似乎是发现从窗子看不见它想要的，就离开了哪里，废殿外面传来沉重的脚步。

贝斯不停流着冷汗，当听到门被推开，房子内多了呼哧呼哧的呼吸声后，暗骂这怪物一定是个大家伙！

不然哪有这么重的脚步声和呼吸声？

“咕……呵呵，原来你在这里啊，亲爱的，原来你在这里啊……”怪物开心的笑。

完了！

它发现我们了！

贝斯一惊，想要站起，却被背后的约法尔大力禁锢在怀里，他焦急的用尾巴勾约法尔的小腿，指甲抠他手背。

但约法尔纹丝未动，贝斯只能冒险用气音提醒：“约法尔它发现我们了！”

约法尔回他：“没事，不是我们。”同时嘴唇贴在贝斯厚厚的自来卷中摩擦安抚。

贝斯根本不信，心想不是我们还能是谁？这房子也没有第三个人，难不成房子里还有鬼啊！

谁知，就在他刚在心里吐槽完，房间里响起了清脆的锁链拖动声，以及——一个沙哑到令人听起来嗓子发干的声音回应：

“我、在、这、”

那人用奇怪的腔调说，怪物听到回答，兴奋快乐的‘蹦蹦跳跳’冲向那里，看不见他们一样路过，带起小小的风。

而贝斯听到第三个人的声音后，悬挂在脑门的冷汗哗哗往下落。

因为他发现，那个声音如此熟悉，分明就是约法尔的嗓音！！！

贝斯：咕咚。

他艰难的滑动喉骨咽唾沫，浑身僵硬的转动快归西的大脑思考。

这个噩梦来自于约法尔，梦境和主人是相连的，按理来说噩梦里发生的所有事情，约法尔都是当事人才对！

可怪物只能看见另一个约法尔，却看不见他和他背后这个，那……贝斯手指抠着脸上凉凉的手掌，不住颤抖。

那……现在抱着他的约法尔，是谁？！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有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约法尔A（皱眉）：别叫！

约法尔B（微笑）：你叫的真好听。

【最近流感严重，感谢为了病人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警察叔叔们，大家一定小心不要串门，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也要注意不要被流言所骗，还有那些卖假口罩的王八蛋，诅咒他们！太缺德了这也（蠢作者已经上当，跪了）】

第69章 做你生命里的光芒

“大祭司，拜托您了。”

涅菲斯和赫塞尊敬的对着面前无发无须拉神大祭司行礼。

这位太阳神主殿大祭司可是先王的亲叔叔，在人均寿命较短的古代，可谓长寿。再过十年，老祭司就满一百岁了。

拉神老祭司不似月神殿的老祭司那般，他是一位真正的修行者，当年差点就坐上王位，不过为了避免兄弟倾轧，毅然放弃王位，前往神殿修行。

赫塞受罚时，就是在拉神老祭司那里反省，也是老祭司改变了赫塞的看法，若不算修行资历，但就以为人方面，涅菲斯以及赫塞是真心佩服这位苦修的纯正王室血脉。

涅菲斯盯着大祭司慈眉善目温和的笑脸，心想：可惜大祭司永不沾染王族权势，要不然先王那个昏庸奢靡的家伙绝没机会祸害埃及那么多年！

“为了王，这都是应该的。”

伊夫老祭司摆摆手，他身上披着红白两色袍子，背有些驼，他背后快五十岁的徒弟搀着他，将他扶到王榻旁边。

伊夫老祭司看着年老，但深褐色的双眼一点都不浑浊，干枯的手掌握住差不多三十多斤法杖，还显得轻飘飘，对于孝顺徒弟的搀扶，也没拒绝。

“我看看，嗯，好多年没见过阿淑尔神眼了……上次，嗬嗬，上次还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瞧我，又忘了。”

老祭司笑吟吟的坐在床边，温柔的看着床上拥有冷白皮肤，即使沉睡也显得冰冷的约法尔，同时手掌还抚了抚约法尔身旁那只小黑猫的皮毛。

他的目光真的很柔软，柔软到令人动容，就像是年迈的太爷爷看小曾孙子的目光似的，事实上，按照埃及王室的近亲血脉，约法尔也确实可以叫他一声太爷爷。

“这孩子，眉眼比之前生动很多，一定是你的功劳。”伊夫老祭司边抚摸小猫咪的头，边对沉睡的一人一猫讲：“太爷爷来啦，太爷爷接你们回家……”

涅菲斯听到伊夫老祭司的话眼眶微红，赫塞也有些动容。

整个王室，也就伊夫老祭司，是真的心疼他们王。

在涅菲斯和赫塞两位大神官的期待下。房间响起呕哑晦涩、腔调奇特的吟诵，那是祈祷用的神文。

而另一边。

贝斯冷汗不要钱似的往下淌。

荒芜废殿散发着腐朽牙碜的发霉味道，这房间里有一个咕噜噜发出古怪难听笑声的怪物，还有两个约法尔。

本来就是惊悚恐怖片一样的场景，他背后这个死死搂着他的约法尔还他妈可能是假的那个！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心里作用，贝斯觉得背后这个约法尔手掌冷的不可思议，抱着他的力度快要把他肩膀勒断！

越怀疑，越害怕。

贝斯泪崩：嘤嘤嘤劳资现在慌得一比！

感觉到怀里的人快抖成了筛子，还小心翼翼偷偷摸摸从他臂弯里往外蹭，约法尔挑挑眉，勾起唇角，意识到了什么。

俊美法老王本来被迫回忆过去产生的怒意被好笑代替，这个男人太坏了，他知道怀里的小东西怕什么，偏偏不解释，还故意用嘴唇叼住紧张向后的猫耳，牙齿在上轻咬一口。

贝斯骇的激灵一下，尾巴‘噌’的炸成鸡毛掸子，差点嗷呜一嗓子蹦出去！

小尾巴：啊啊啊———

喵大爷（要哭了）：……呜呜呜背后这个果然是假的，劳资要被恰掉了啊啊啊！

约法尔瞧着怀里的猫咪少年僵硬成石块，忍笑。

嗯，怪可爱的。

他更过分的低头，冰冷的铂金发丝故意掻在贝斯身上。

人在被捂住眼睛后，摸到平时很常见的东西都会乱想害怕。

贝斯脑子里顺滑的长发变成了滑不溜丢的触手或者怪物长长细细的舌头，一缕缕摸上他的后脖颈，怪异触感激起一串鸡皮疙瘩！

——啊，它舔我。

它还砸吧嘴。

贝斯：微笑去世。

喵大爷随风石化，碎成渣渣，他背后的男人唇角拉的更高，眉眼都弯了起来。

那边怪物看不见墙边的两人，它叽里咕噜地和另一个约法尔讲话，黏腻的喊着亲爱的约法尔，锁链哗啦哗啦地响，房间响起细微吞咽声，像是谁在大口吃东西。

尖细大笑的怪物拍手掌，“嘻嘻，吃吧吃吧，亲爱的约法尔，好吃吗？”

怪物窸窸窣窣的移动，突然它发出夸张的惨叫，怒气冲冲的低吼：“该死的该死的！你这个该死的怪物，我的手！”

庞大的怪物轰隆隆咆哮，暴躁地踱步。

沙哑发干的嗓音再次响起，是另一个约法尔在笑。

贝斯看不见，但心脏随着怪物打雷一样的怒骂绷起来，他身后的约法尔是假的，那那个一定是真的！

约法尔怎么了？

他打伤怪物的手臂，然后那个怪物要伤害他了吗？！

贝斯嘴角抖了抖随后紧绷成线，他屏住呼吸仔细听着那边的声音，心里暗暗做下决断。

约法尔的目光也从怀里的猫咪身上落到废殿另一角，比起被遮住眼睛的贝斯，他能清楚的看见怪物的模样，和那个跟自己除了年龄以外，并无太大差别的‘约法尔’。

脸上笑容消失，约法尔冰蓝双目眼底弥漫着冷漠，幽幽的看着，直到怀里的贝斯突然爆发。

贝斯在心里数着123，然后一声大吼，双手使劲甩开脸上捂着自己的手掌，连滚带爬往前跑，为了避免被抓住，还向后踹了一脚。

“唔！”

约法尔闷哼，他措不及防被踹中了小腹以下，饱满的额头立刻冒出一层冷汗，咬着牙硬是扛下来没丢脸的用手去捂。

因为男人都懂的巨大疼痛，他竟然没能拦住贝斯。

约法尔猛地抬头，眼底带着怒意抬头看去，随后诧异的微微瞪大了双眼……

他知道贝斯怀疑自己是假的，但贝斯脱离他的禁锢后并没有反过来攻击他，而是冲向了另一边。

约法尔看着他踉踉跄跄怕被谁追上般往另一个约法尔那里冲，并不高大强壮的背影很是狼狈。

当少年看清那个两米多高，脑袋和身体肥胖的像两个肉球叠在一起，四肢纤细的怪物时，约法尔能感受到他的颤抖和害怕，甚至他的尾巴都炸毛了，膝盖哆哆嗦嗦抖的下一秒就要跪倒在地上。

但他还是没停下。

他冲到了另一个约法尔面前背对怪物，面朝地上的约法尔，扑了上去。

狠狠拥抱地面上脏污的人，将他护在自己肚皮下……

约法尔看着这一幕，瞳孔紧缩。

没有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确实。

约法尔看着年少的自己双腿膝盖以上的部位，被两根插进地面的粗重铁环锁在地面上。

因为卡住了关节，少年的约法尔只能趴在地上，他没办法起身，也没办法跪着，甚至连翻身都做不到，只能趴在地面上。美丽稚嫩的脸挨着满是灰尘脏污的地面，上面红红肿肿因为湿气长了很多疙瘩。

华丽的铂金长发常年在尘土里蹭，头上脏东西都已经结块，变成块糊在头上的石头，看不出本来颜色。

吃饭也要趴着吃，喝水也要趴着喝，排泄都无法站起身……虽然食物和水很少，但脏臭是难免的，膝盖大腿肚子上的皮肤因为潮湿而腐烂，又因为约法尔天生力大无穷和恢复能力极强的体质，每天送饭的侍女来清理脏污时，还会粗暴厌烦的用铲子铲进年少约法尔身体和地面粘连在一起的黄褐色皮肉里，做‘清理’。

侍女一边恶心的干呕，一边不耐烦的动作，每次像个残疾野狗的王子因为疼痛怒吼挣扎时，她都会用铲子狠狠敲在王子的后背和脑袋上。

鲜红的血液从加重的烂肉里流淌出来，做了润滑剂，那些东西更好清理了些，侍女才会完成工作。

她随意将药粉倒在他身上……这种药一般她是不会细细涂抹的，侍女没有那个耐心。后来，约法尔年龄逐渐增长，恢复力更强后，负责打扫的侍女甚至偷偷扣下了药粉，和其他人换铜币换财物。

预言说：这个孩子会成为弑父杀母的罪人，会踩着父母的尸骨登上王位。

所以老王为了让自己儿子赎罪，就将自己还在吃奶的儿子扔进了废殿，刚开始，这位昏庸的先王对预言将信将疑，并没有想要折磨自己儿子，起码还叫了喂奶的奶妈照顾这个像极了自己母亲的婴儿。

人们歌颂老王对孩子的仁慈，觉得小王子真是摊上了个好父亲。

但随着老王的奢靡生活，他对朝事的无能，埃及一天天衰败下去，老王开始迁怒。

王怎么可能有错呢？错的自然是别人。

大臣为了讨好王，为了逃避惩罚，将所有错误推给了刚断奶的约法尔，老王半推半就的承认了预言，给自己的孩子套上了项圈脚镣。

后来逐渐地，随着一次次失败，一次次被邻国打压嘲笑，老王真的开始怪罪这个给他带来了不幸的孩子。

约法尔慢慢成年，身上的锁链慢慢加重。

终于，察觉到王迁怒自己的王后怒骂着自己生下的孩子，主动跟老王说出：‘让约法尔永远跪伏在地上，给您赎罪’这样的话。

王后知道自己的小儿子遗传了母亲的美丽独特样貌，看着有恋母情结的老王舍不得杀死约法尔，她嫉妒也憎恨，假惺惺的说着替孩子痛苦但是丈夫才是最重要的话，成功挽回了一阵老王的心。

而，刚满十岁的约法尔，因为她这句话，受了十年非人的残忍折磨……

骄傲的约法尔从来都是一往无前，毫无畏惧，最凶悍闪耀的王，所以这样的过去才格外叫人无法接受。

英雄的失败跟狼狈，总叫崇拜他的人叹息逃避，甚至厌恶怒骂。

过去的自己……那个地面上趴着的自己多脏，多恶心，多狼狈，约法尔心里很清楚，他自身更是无法接受。

甚至亲手捏碎了老王和王后的脑袋，屠杀了当时整个王室，约法尔心中的怨恨也难以平歇！

所以阿淑尔神眼叫他眼睁睁看着过去的自己被折磨、所以才会有两个约法尔、

所以约法尔才遮住了贝斯的眼睛。

应该说正因贝斯是他选中的伴侣，所以约法尔才不想让他看见过去如此狼藉的一幕。

但贝斯见到了，他冲过去了，他……拥抱住了曾经的自己。

哪怕贝斯觉得怪物一定能看见他们，一定会伤害自己，两个约法尔好像有一个是假的。但他听见‘约法尔’这个人要被怪物伤害，他都能不管自己，冲上去，把其中之一护在自己身体下。

约法尔想到之前贝斯的话：【约法尔，我以后会保护你的！】【相信我！】……

他不嫌那些恶臭吗？

他不害怕吗？

“这是什么感觉……”

约法尔缓缓站起来，手掌攥紧胸口的衣服，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对面。

这一刻，手掌下的位置仿佛有沉重的东西，忽然松了松。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铲屎官低头看着他的猫：你一定爱惨我了。

贝斯：嗯。

约法尔：你心疼我吗。

贝斯垫脚摸摸铲屎官的头：心疼惨啦。

……

大爷赏个免费月票吧，月票到月底清零哦，不用就浪费了哦（咬手指）

今天二更。

咳咳，凭借我优秀的打字技术……大概要快十二点，跪了……明天有车，能确定。

揭秘：帮助贝斯的黑猫是月亮女神对信徒（猫咪）的守护，之所以约法尔的阴影这么可怕是因为约法尔童年都不懂人类是什么。

小孩会把害怕的事妖魔化，嗯……比如黑天后会有怪物什么的，坏人都有三头六臂那种。

女神：阿淑尔也他妈敢来老娘地盘撒野？？？戳瞎你丫的！

【蠢作者眼神不好，有虫修文啦，但是最近过年，审核也忙，可能慢一点】第70章 很，喜欢

贝斯以为这次自己死定了。

他从来不是个能走一步想三步的人，从小到大他就是沙丁鱼群里的小沙丁鱼，随大流。

随大流读书，随大流考学，听老师的建议报考学校，听父母的选择工作。

贝斯是个懒惰的小毛驴，他从不动脑子，蠢蠢的被小皮鞭抽到了屁股，才慢吞吞往前挪动脚步，天天神游，谁要是戳醒他，他那两只大眼睛立刻就写满了‘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啥呀？’他妈妈总对贝斯叹息，说：“人不是机器，人啊，就是要有冲动和不合理才叫人，妈妈心爱的小糖果，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冲动呢？你这样呆，我看这辈子我和你爸爸都抱不上宝贝孙子喽~唉，上帝啊！”

贝斯那时对老妈翻来覆去的唠叨表面认真听，实际在听到自己都二十多岁，老妈还称呼他心爱的小糖果时，贝斯被肉麻的缩了缩脖子。

除了睡觉，我的脑子都是不转的——这是贝斯自我调侃最多的一句话。

他扑到约法尔身上的时候，闻到了一股食物腐烂、猪肉腐烂又被扔进厕所熏陶才有的臭味，猫类的鼻子敏锐，他还嗅到了丝丝腥甜的血气。说真的，是个人都能被熏吐，何况是猫。

贝斯胃里翻涌，房间里光线暗，在那一刹那，他却看清了蜷缩在地上的约法尔的惨样。

怎么说呢？

那瞬间，贝斯眼睛都被刺痛了，胸口喷涌而出的感情不是恶心，而是愤怒，是震惊和心疼。

他无法接受他那么高傲冷淡的铲屎官，被磋磨成这个连乞丐都不如的样子！

贝斯没法子追究原因，时间不允许，再说这也不是他擅长的。

所以当他看到约法尔现在的模样后，他什么都忘了，比如说这里是神眼创造出的噩梦，眼前的人可能是个回忆的影子罢了，他也许都不是真的约法尔，他扑上来后甚至什么都做不到，怪物没准儿还能拿个双杀什么的……他想不了太多。

贝斯几乎急迫的趴在了缩在地面上的约法尔身上，尽量展开身体，用肚皮盖住人类脆弱的脑袋和脖子，连尾巴都缠上他的手臂，大力抱住他！

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但是我会保护你！

贝斯紧闭双眼等待恐怖的事情发生。

身体不成比例的怪物歪歪头，他看不见贝斯，但它觉得有什么东西好像存在，怪物狐疑的眨着猩红向下弯的眼睛，两头翘起的尖尖嘴巴发出咕噜噜的不通顺的气音。

这东西想不明白后干脆放弃，手探向地面上的年少约法尔。

当然。

在成年约法尔的角度，那怪物细长的手，将要触碰的地方，是贝斯拱起的脊背。

“贝斯特！”

约法尔终于从错愕中回过神，他沉下脸快速奔向贝斯，冷白的手合并成手刀，蹬地后力量瞬间爆发，身体轻飘飘的跃出去好远！

他的目标是那怪物的脖子。

约法尔的手刀，足以砍断一根石柱！

贝斯听见约法尔的低吼，吓得身体缩的更紧，身下年少沉默的约法尔稍微抬起脸，无神的冰蓝双眼透出疑惑地望向自己的手背。

时间总是喜欢在所有人精神紧张的时候放慢镜头，折磨观众的心神。

贝斯、约法尔、怪物———贝斯被怪物抓到的这一秒、约法尔将要攻击怪物的这一秒、废殿的窗户骤然大亮！

金色光芒宛如一束束金子射进来，把房间里的阴暗角落和在场所有人的脸都照成了黄色！

“啊————”

怪物被照到后蒸发似的顷刻消散，甚至来不及尖叫完，短促哀嚎戛然而止，万分突兀。

约法尔手刀落空，用力拧身，落地后踉跄一下才急急收住力量，铂金长发飞扬未落，约法尔已经转头，眯眼望向窗户外面。

贝斯眼皮被强光一照，眼前发红，他诧异的睁开眼，还没来及看清情况，瞳孔就被刺激的泛起生理泪水，不得不捂住眼睛。

“天亮了？！唔，我的眼睛……对了！约法尔你怎么样？约法尔！”

贝斯忍着光，睁开一条小缝，手在自己肚皮下摸索。

但是没了！

没了！

贝斯睁大眼睛，不可置信的直起身，透过模糊的水雾，看到地上受伤的那个约法尔也随着光芒蔓延而慢慢消失。

“……原来，他才是假的。”贝斯喃喃自语。

话音刚落，他的手腕被一人一把捉住，贝斯回身，看见了真正的约法尔。

“走，我们回去了。”

光芒中约法尔的表情贝斯看不清，他只能听见约法尔的声音很轻，不是声音小，而是那种很轻柔，宛如对情人温声细语一般。

“啊？”贝斯一脸状况外，“我们不是暂时出不去了吗？”

“能，有人来接我们。”约法尔弯腰小心地将他抱起，还是贝斯最讨厌但男女朋友之间最浪漫的公主抱，他说：“贝斯特，我们回家。”

回家两字，令贝斯一肚子疑惑和后怕都消失了。

“嗯！”

贝斯重重点头，激动的看着约法尔带他走向了废殿的大门。

废殿大门本来是通向黑暗的，贝斯就是从外面来到了这里，不过这次当约法尔打开殿门后，外面却是刺眼的光芒。

贝斯下意识闭上眼，胳膊环住约法尔的脖子。

无声地。

光芒大盛后随之散去，废殿和黑暗都不复存在，黄粱一梦，如露蒸发。

……

王之寝宫。

黑漆漆的奶猫激灵一下，像是噩梦惊醒般‘喵呜’一嗓子从床上弹起，刚喵呜两嗓子，就被人抱住了。

“我在这，贝斯特。”

一句话，贝斯整只喵顿时安心大半，但还有点小小不安的嗖嗖两下跳上约法尔的胸口，往约法尔脖子旁钻。

“喵呜！”

你怎么样，还好吧？

黑猫担忧的叫唤，两只爪扒住约法尔的脸，脖子伸出老长，探着莹绿猫眼跟个黑蛇成精似的往约法尔脸上瞅。

“嗷！”

脸让我看看，有没有伤口？！

“嗷呜~”

呼~，没有啊，果然是梦……

喵大爷松口气，撂下爪子，老妈子附身般又开始用小梅花爪垫在约法尔身上挨个按按，最后脑瓜子顶进约法尔头发里嗅，耳朵里也要嗅，生怕有什么伤口没发现。

“喵~”

这里没有、太好了、这里也没有！幸好铲屎的你没事，不然我只有一头撞死在尼罗河边上谢罪了嘤嘤嘤……

约法尔也刚刚醒来，他看见涅菲斯和赫塞满脸惊喜想要上前，立刻抬手制止他们，任由贝斯对他紧张不已的上蹿下跳检查。

感觉到猫咪鼻子都凑到他发丝里去了，约法尔眸色有说不上来的变化，哪怕是浅淡的蓝，也足以叫人看清其中细密温柔的感情。

猫是可爱的，当它们用湿漉漉冰冰凉，还有鼻水的鼻头轻轻扫过你，安慰你关心时，几乎没有人能抗拒那份娇弱的可爱可怜。

在梦中废殿，贝斯扑上来保护他的举动烙印在脑海，约法尔眼中含着光，将还努力给他检查身体的贝斯拉到脸侧，侧头用双唇在猫脸上缓慢的一下下亲吻。

他嘴唇微微张开，咬过两只猫耳，唇压根不抬起，抚过顺滑的毛，延绵在猫咪的鼻梁、神采灵活的双眼。

左边，右边。

顺眼角向下，划出一道不长的线，尖尖的毛尖被粉色嘴唇扫开后，仿佛发出了‘唰’的一声，落在黑猫长长的几根可爱小胡须上，几秒后绕过它们，落在嘴巴擦过，最后的最后，约法尔的吻又向上，一下下啄着贝斯的鼻头。

约法尔很少展露他富有感情的一面，亲近时也难免带有上位者的霸道，这种缠绵悱恻，蜜里调油的亲吻方式非常少。

贝斯以为约法尔劫后余生很激动，“喵呜”两下，提醒他注意过敏后，从喉咙里发出呼噜噜的撒娇声。

他超~喜欢约法尔这样亲他！

一人一猫狂撒粮。

涅菲斯：……

赫塞：……

涅菲斯：说实话，傻子都看出我们多余了。

赫塞点头：嗯。

涅菲斯：看吧，傻子还嗯。

赫塞：……

你他妈一天不损我能死？能死？！

有心将空间留给王和贝斯特，两位大神官悄悄抬眼找准时机，在约法尔停下后赶紧低声道：“王。”

约法尔两只手揉搓着贝斯前爪肉垫，闻言抬头看向他们。

涅菲斯：“您沉睡后，一切按照您的吩咐进行，伊夫大祭司来了后为您吟诵神文很久，过于疲乏，在您苏醒前，我安排了伊夫大祭司去休息，您是否要见一见他？”

约法尔：“不必，先让他休息，你们也下去，叫人盯着亚述。”

“是。”

涅菲斯和赫塞弯腰行礼，退出大门。

因为梦里约法尔说涅菲斯和赫塞也不能信，贝斯这个小傻瓜真信了约法尔，盯着他俩走出门才放下警惕。

一人一猫在床上静静的搂了会儿，贝斯才开始问约法尔关于他噩梦的事。

或许在这之前，约法尔并不会告诉贝斯，不过现在……冰蓝双眼倒影着黑猫关心他的样子，约法尔放低声音，缓缓将自己的过去和暗伤剖开，长话短说讲给它听。

贝斯听完整只猫都炸了，气的“嗷嗷嗷”骂脏话，问候那两个傻叉先王王后，听约法尔说侍女怎么对他，其他王子和公主也过来‘观赏’野兽王子时，贝斯觉得骂人已经不足以抒发自己的怒火，后爪都站了起来，前爪对着空气一顿挠，恨不得把那几个人拖出来大卸八块！

“喵！”

曰他姥爷个鸡爪子的！

那些人还是人？都他妈的是畜生！

贝斯：“嗷呜！”后来那个侍女呢？不能放过她，太特么坏了，要不是你体质奇特，早被她生生折磨死了！

约法尔将黑猫重新拖回自己胸口，“自然没有，在她某次给我送饭辱骂我时，我拽住了她的脚。”

贝斯：“嗷？”然后呢？

约法尔：“我把她拽倒了，一点点将她拖倒了我面前，捏碎了她的脖子。”

贝斯：“……喵。”内什么，呃，不必自责，她自找的！

约法尔轻笑，他根本没自责，甚至想起侍女那张惊恐的脸和尖叫，他都觉得开心畅快。

贝斯安慰两句‘脆弱’的铲屎官，心疼的亲亲他下巴，又问：后来你怎么跑出去的？

约法尔回答：“后来还不是大神官，只是高级祭司的涅菲斯忽然找到了我，她有大祭司的血脉，稍微有些预知的能力，她得到神的启示，把筹码压在了我身上，一点点偷偷跟我接触，当我出来后，我封她做了大神官，她是埃及史上唯一一个服侍在王殿前的大神官。”

作者有话说：书友们，请记住最新最全的小说网站，饱和小说网

贝斯哦了声，想了想忽然抬头：“喵~”不对啊，既然这样，涅菲斯应该忠诚你啊。

怎么会不能信任呢？

约法尔一顿，低笑：“看事情不能看表面，贝斯特。”贝斯：哦……

可能我笨吧，这种事约法尔最清楚，他又不撒谎。黑坨坨挠头，不在追究。

“老女官阿琳娜是第二个给我送饭的侍女。”

“喵？！”

“她没有像第一个侍女那样做，她很尽职，所以我让她做了贴身女官。”“喵~”

贝斯尾巴甩甩，骄傲地想：看我家铲屎的，谁说他变态嗜血，他明明就是个有恩必报的大好人！

喵大爷扒住俊美法老王的脸，奖励的叭叭亲两口，又换来对方洗脸式的反亲。

腻歪到不行的一人一猫感受着彼此的气息，就算不说话，就这么静静对视，都觉得甘甜。

享受爱后余韵似的躺了会儿。

约法尔忽然问：“贝斯特，你是不是很爱我？”贝斯一怔，毛脸瞬间烧红，羞涩的喵呜：“嗯。”约法尔闭了闭眼，勾起唇：“那你心疼我么？还是觉得我过去阴暗落魄。”“喵！”当然是心疼啊！

贝斯冲他呼噜噜喵：“唉……都给劳资心疼惨喽。”闻言约法尔愉悦的笑出声，手掌抚摸着贝斯的脊背，白皙手指柔柔勾着贝斯尾巴，心里是从未有过的畅快，舒服。

“喵嗷。”

对啦，约法尔，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猫啊。

贝斯躺在他枕侧，有一搭没一搭的问。

约法尔想了想，却皱起眉，“我，忘了……”

贝斯：忘了？

“嗯，大概天生就喜欢。”

“嗷。”

贝斯点点头，继续兴致勃勃的聊些别的，约法尔很忙，忙到贝斯白天只能偷偷闻他的衣服，靠睡觉渡过艰难的时间，难得他有时间这么搂着它温馨的说话，贝斯嘴巴不停的唠叨。

约法尔并不觉得烦，侧躺在床，专注的看着他的猫。

那散发出的感情，像一汪幽深的水，将人吞没，延续到天荒地老……

……

……

满是伤痕的‘野兽王子’屠杀了所有他恨的人，他光着身体坐在大殿外，大火在他背后熊熊燃烧，没了头的法老王和王后的尸体就在他脚下。

弑父杀母的预言，终是实现了。

还是祭祀的涅菲斯压抑住恐惧和颤抖上前，跪伏在他脚下。

“约、陛下，您现在是唯一的继承人，不会在有人可以伤害您了，您……”“涅菲斯。”

呕哑的嗓音，奇怪的腔调打断了涅菲斯接下来的恭维和安排，她怔了怔，随后头垂的更低。

“涅菲斯在。”

话还没学通顺的新王用空洞无神的冰蓝双眼盯着地上的女人，道：“你，有没有，见过长着毛、尾巴、滑溜溜的东西。”涅菲斯没听懂，“什么？抱歉陛下，请您在说一遍。”新王重复了一遍，用词和语调更好了些，这次涅菲斯也听懂了。

“有尾巴毛茸茸还很顺滑……”涅菲斯想了想，疑惑：“您是从哪里见过这种生物吗？”按理来说废殿不可能混进动物啊。

新王摇摇头。

“我，没见过它，它好像来过，它保护我、它有尾巴，长长的。”涅菲斯：“……”这、这个是神马东西啊卧槽？！

最后，面对那双可怕空洞的眼睛，涅菲斯冒出一脑门的汗，半响灵机一动想到，埃及人喜欢猫，之前宫里还有王子和公主养过，可能是猫抓老鼠误入了废殿，让新王看见过。

她立刻说：“陛下，您说的是猫，就是一群长着柔软皮毛和长长尾巴，三角猫耳的可爱小家伙，猫神更是埃及的守护神呢！”新王无神的双眼多了点什么，他歪头，对面前的女人说：“猫，我喜欢。”

我喜欢。

猫。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你说我是你心里的光。

约法尔：嗯。

贝斯沉默一会，说：但我他妈是黑色的啊。

约法尔：……

这是二更，越写越收不住……都快干到五千字了，捂脸。

抱歉来晚了。】

第71章 我明天休息，懂吗

黏糊到晚上，约法尔起身，召集了几位心腹武将，请来伊夫老祭司，还有两位大神官和一些贝斯看上去面孔比较生的年轻臣子，在晚餐之余开了个小小的会议。

贝斯有好久没见到索克他们了，看见小山一样走近的索克，蹲属于自己那份小餐桌上的贝斯支棱起耳朵，冲索克挥爪示意。

索克也看见了贝斯，憨憨的脸上露出笑意，大手挥了挥。

阿贝琉拉着他坐到布雷顿旁边，他们对面是效忠于约法尔的文官，而两位大神官也陪同老祭司坐在了文官位置，尊敬的放低声音和伊夫老祭司交谈。

“喵呜~”

索克索克！

难得见到他在埃及的第一个好朋友，贝斯激动的冲左手边武将的那边喊，恨不得跳下桌子跑到那边去叙旧。

索克挠挠头，这种场面他不好大声讲话，但从他不停比划手势想要跟贝斯交流的动作，也能看出这个不怎么讨猫喜欢，又喜欢猫的粗狂男人同样想念他的猫咪朋友。

嘿嘿。

贝斯雀跃的摇着尾巴，它还没忘之前索克给它钓鱼吃的事儿呢，后来从下埃及回来，它跟索克约好，有机会碰面，索克会给它带新鲜的鹿肉！

贵族猎场圈养的鹿膘肥体壮，肉超好吃的！

贝斯变成猫后，因猫咪本能对吃生肉啊捕鼠啊之类的并不排斥，在兽园时，侍女小姐姐就曾经给它喂过一次，可惜后来再也没吃到了。

馋嘴的贝斯正舔着嘴巴，回忆着那种美味，自己的后脖颈却被人拽住向后拖了拖。

贝斯回头，看见了冷着脸的约法尔。

贝斯缩缩脖：“……喵？”咋、咋啦？

脸又这么黑，都快赶上我了。

约法尔撩开眼皮，淡淡瞥了黑漆漆的小家伙一眼，“贝斯特，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

贝斯眨眼：还包括索克？

约法尔冷着脸：“包括所有人。”

贝斯：……成吧。

众人已经落座吃饭。可怜的黑坨坨喵大爷垂头丧气，一脑袋扎进面前的盆盆奶，郁闷地在羊奶里咕噜噜吐泡泡。猫舌头带勾，贝斯这个伪猫还不咋熟练喝水，每次喝奶都能非常神奇的甩一脸一头。

约法尔看着已经不小的黑猫脸上的毛毛挂了好几颗乳白小奶珠，脸色缓和，拿起软麻布巾放在一旁，等它喝完，给它擦脸。

贝斯的猫咪小桌子是放在约法尔的餐桌上的，贝斯存了点故意的小心思，嗷呜嗷呜喝奶，噼里啪啦甩了约法尔一桌子，前面的菜无一幸免。

看着自己的杰作，喵大爷嘿嘿一笑，哼，让你老说我，呸呸呸，都是本大爷的口水！恶心死你！

它得意的摇晃尾巴，转头看背后的铲屎的。结果约法尔竟然没有生气，甚至嘴角噙着笑，还拿着布巾给它擦了脸。

似乎是故意气它似的，擦完了猫脸，约法尔淡定的专门挑沾了最多奶珠的那盘菜吃了几口。

贝斯：……

嘿，我就不信了！

黑坨坨直接明目张胆地跳下自己的迷你小桌子，扒住约法尔正拿着烤肉的手，伸出小舌头吸溜吸溜在上面舔了一圈，舔完以后撂下爪，非常欠揍的仰头。

你恰啊！

有本事你就恰！

约法尔沉默一会儿，眼睛直视贝斯，缓缓将那块烤肉放在嘴中，舌头顶着那块肉在口腔转动，允吸咀嚼，蓝眸眼底发暗，从未离开过贝斯的脸，像是盯着它下饭，或者吃的是贝斯一般。

“……”

贝斯鬼使神差的毛脸滚热，被他目光烫到，死要面子活受罪，垂头假意毫不畏惧舔约法尔的酒杯，约法尔直接端起酒杯，沿着那块喝了一口低度葡萄酒。

喝完，约法尔盯着贝斯，而贝斯竟然该死的从他眼中看到了点期待！

黑坨坨裂开了：你特么———

“这招对我没有用贝斯特。”约法尔低笑，手指捏着猫脸，意味深长地轻声道：“就算你把舌头放进我嘴里，我也不会生气的，相反，我很乐意尝一尝。”

“…………”

骚，还是你骚啊……

喵大爷猫爪捂脸被他骚哭了，夹着尾巴回去老老实实恰饭，下首最近的桌位，两位大神官面色难看的噎着狗粮，从王那里移开视线，食之无味尝了几口饭菜。

老祭司伊夫倒是很开心似的，笑眯眯望着一人一猫，还时不时对坐他旁边的涅菲斯和赫塞说：“这只小家伙真是拉神赐予王的宝贝啊，前年，王脸上可没这么多笑容！”

“是啊。”

赫塞点点头，就算再怎么纠结王的子嗣问题，他也不得不承认，之前他和涅菲斯一直以为王可能会真的走向暴君之路，如今有了贝斯特，他们王身上的暴戾和怨恨消散不少，对待仆从大臣多了些宽容，处理事情也不如以往那么独断偏激，才大半年而已，竟隐隐有了贤王的影子！

对于刚接纳了众多战俘，需求稳定长久的埃及来说，这是个大好征兆！

赫塞抿嘴：虽然这一变化竟然不是他们臣子努力的功劳，而是来源一只猫，但优秀的神官并不介意。

对，并不—介意！

涅菲斯在旁边扫到赫塞的晚娘脸，摸摸端起碗下饭。

等一顿饭吃完，两排侍女端上糕点水果和清水，换掉众人矮桌上的餐盘，收拾好后婀娜多姿退下，等待下一次吩咐。

众人适当的喝点清水后，就放下了杯子，面朝约法尔，等待王讲话。

约法尔用布巾擦过嘴，边抬手摸了摸贝斯的后背示意它继续吃，边开口道：“阿淑尔神眼和亚述王的意图，我已经让涅菲斯告诉过你们了。”

武将文臣点头，在来之前，他们已经从涅菲斯大神官那里收到了密函。

约法尔：“我并不打算现在就拆穿亚述王的意图，相反，这是个机会。”

“那些反抗埃及的叛党加入同一个组织，隐藏身份分散在各个国家、埃及各个主城，亚述公主背后也有他们的影子，要彻底铲除并不容易，但叛乱组织想趁着我沉睡不醒的时候，和几个小部落联手建立国家。”

约法尔眯起眼，“这样，大部分乱党必须集结在一起。这对于埃及来说同样是机会，所以我不准备立即上朝，关于我苏醒的事情，我需要你们共同隐瞒。”

简单来讲，约法尔从今天开始不会出现在朝臣面前，对内则说是卧病在床。

他让心腹大臣配合他演戏，给安插在埃及的奸细一个信号：法老王并没有苏醒，法老王还困在神眼的力量里，他们有机会了！

让奸细以为这正是王宫动荡的谎话，兴奋回到乱党组织，把消息传给沙耶等人。

收到消息沙耶召回人手才能复国，虽然他们也许还有别的手段，暗藏着风险，但这是个约法尔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利大于弊。

当然，为了避免身为法老王的约法尔‘生病’期间，埃及国内先动乱起来，约法尔今天召集了属于王的智囊团和心腹武将。

“当朝中出现怀疑声音的时候，弗利萨尔多，你们几个负责安抚大臣。”约法尔对几个文臣下令。

坐席靠前的男人满脸坚毅的点头，“王，您放心，一切交给我们。”

“嗯。”

约法尔目光落到曾经追随他征战的武将身上时，温和了很多，“阿贝琉索克，你们听从布雷顿的调遣，用大神官的手谕到埃及各个主城，让城主安排人私下里从城镇巡逻，如果有发现散播谣言疑似奸细的，杀。”

“是，谨遵王命！”

布雷顿他们是武将，嗓门洪亮，贝斯从饭盆里抬头看了他们一眼，想起自己曾经暗下发誓要变强，它舔干净嘴巴，跳到约法尔身上，竖着耳朵打起精神旁听。

越听，贝斯嘴巴张的越大。

约法尔真的非常有头脑。

他将计划细节慢慢补充完整，每一步每一个时间段发生什么事将要如何处理，都算计的井井有条，甚至还把沙耶复国后将会发生的几个可能性都陈列出来，举例说明。

底下众人听的非常认真，涅菲斯和赫塞边提问边凝神做笔记，看样子准备私下里在跟同僚再次讨论沟通时用。

就连索克都满脸严肃，频频点头，并没有听不懂的地方。

毕竟约法尔全部都安排妥当，他们只要在自己的位置，遵循命令去做就好。

贝斯听完面无表情，觉得自己还是改天求约法尔给自己找个老师好了，真的，它现在跟约法尔完全属于跨段位学，根本屁都学不到！

它还没听懂题目呢，约法尔已经得到答案了。它想看看解题过程吧，结果发现上面写了几个大字：‘由于题目太过简单，解题过程略。’

喵大爷悲痛欲绝：……我太难了。

生活不易，猫猫叹气。

这边贝斯还没从上句话琢磨明白，那边涅菲斯已经问下一题了。

“王。”涅菲斯皱眉，“关于亚述……我们该怎么做，亚述公主雅诺胆敢对您使用阿淑尔神眼，行为恶劣，差点动摇埃及，我们不能就这样轻易放过亚述！”

贝斯点点头：对哦，约法尔好像还没说过亚述国的事情。

“暂时不必理会亚述。”出乎意料的，约法尔听到亚述并没有怒意不满，说：“亚述国与我国隔着大部落，如果亚述国真的灭亡于王室争夺王位，并不会给埃及带来好处，反而会令那几个部落成长为打过，亚述公主上位，并非坏事。”

赫塞：“可我们难道就这样放过那个女人？”

冒犯了埃及的主人，触怒了埃及的神明，这个女人于情于理都该承受埃及的报复！

“亚述的公主是个聪明人。”约法尔勾起唇角，眼神却很冷，“等埃及处理掉沙耶及其乱党，亚述国王会亲自对埃及赔礼道歉，到那时……再说。”

众人细细琢磨一下，露出点笑意，而贝斯仍旧是一脸懵逼，啥也没懂。

宫殿的灯盏添了几次灯油，侍女第三次退下时，已经到了后半夜。

不沾染政事的伊夫老祭司是最先走的，几位文臣和阿贝琉他们听到最后起身告退，等宫殿空了，约法尔却还要和涅菲斯和赫塞继续商议事情的样子。

贝斯熬不住困意，挠挠约法尔的腿。

“喵~”

约法尔约法尔~

“怎么了？”约法尔低头捏住贝斯的猫脸，发现黑猫两只迷迷糊糊的猫眼后问：“困了？”

“喵嗷。”

作者：想看更多法老王的猫瘾症相关小说，请访问：饱和小说网(ＢAＯHＥXS.COM)

贝斯打着呵欠点头。

约法尔露出点笑意，“我让阿琳娜带你去休息。”

贝斯喵呜两声，就要从他膝头往下跳，却被一只手掌托住了肚皮，贝斯疑惑回头，约法尔垂着眼睫一丝丝看过来的蓝瞳目光幽幽，他说：

“记得洗个澡，我还有两个时辰会回寝宫。”约法尔话顿了顿，“我明天不上朝，懂了吗？”

贝斯：“……”

赫塞：“……”

涅菲斯：“……”我们都听见了！我们都懂了！

两位单身狗大神官脸色铁青，而黑漆漆的喵大爷臊的炸毛，差点从约法尔膝头滚下去，屁滚尿流冲到了阿琳娜那里，头都没敢回。

贝斯洗澡了吗？

他洗了。

头发还带着水珠的贝斯坐在床上光着上身擦头发，他在浴殿泡的时间太久，现在已经快要两个时辰了。

察觉到宫殿里‘另外一个主人’要就寝，女官带着侍女熄灭几排灯盏，退到殿外，空荡荡的寝宫非常安静。

贝斯将头发擦的半干，透过床幔望向模糊不清的外面。

约法尔还没回来……贝斯脸红红的撇嘴，将湿布巾扔在地上，卷起被子把自己裹了个卷，窝在床上，竖着两只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

他抬起胳膊，鼻尖上去嗅嗅，甜蜜的香膏散发着慵懒而勾人的香气，好似从水面升腾的白雾，妖娆缭绕欲断不断地上下起伏。

这和约法尔常用的味道不同，这种香是备给后宫那些火辣性感的妃子。约法尔后宫暂时长草，但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不会突然多出某个上位成功的侍女或舞姬，浴殿的女孩们在成排的香膏下面放了这个，上面还贴着区分用的标签。

那几个埃及文贝斯困难的拼了几次，上面的词汇拼写成后代文就是：熟透到下一秒就要烂掉的香味。

贝斯盯着这瓶香膏沉默半响，然后抠了抠脸，做贼一样拿下，涂抹到身上。

“男生涂、涂怎么了……我就是好奇！”

贝斯捂着被子底气不足的嘀咕两句，又是后悔又是羞涩的在被子里翻滚，企图将身上的香味蹭掉。

他期待着约法尔。

想要得到的心，单纯简单。

没有男孩子能对喜欢的人无动于衷，何况他正处于眼神不自觉会瞄去美女帅哥的青春年龄。

不提贝斯之前所处的那个开放年代，只说贝斯，就算他长相单纯软萌还有点身娇体软的意思，那他身体也流淌着浪漫而大胆的某国血统。

对，贝斯上辈子是个标准的欧洲人。

在他刚上高中的时候，他学校的那片树林已经出现了不少成对的‘造访者’了，男生嘴巴里除了女孩子和游戏外很难蹦出别的词，女孩子看人的目光越发带着不能言语的东西，吸引着一个个雄性靠近。

荷尔蒙的味道快把人溺死。

复杂的心绪翻腾吵闹。

火热的东西从身体里燃烧，蔓延到皮肤，蒸发着奶白肌肤上的香膏，继续燃起绯红的雾……

贝斯抿紧了丹红肉嘟嘟的唇，还有些稚嫩的脸蛋打了层亮眼的腮红般，他侧躺在床上，半干的黑发有一半黏在他粉扑扑的脸颊和奶白的脖颈上，一般勾着卷落在枕头上，印出水印。

他很期待。

月神都看的出来。

可是该回来的那位还没回来，贝斯用眼神扣着床榻上面的花纹，想着今天发生的所有事。

虽然在其他人眼中今天只过了一天，可在噩梦里他和约法尔待了很久，还经历了那么可怕危险的事。

大概是吊桥效应？

或者是恐怖感更能刺激到某些东西的分泌？

贝斯有点能理解电影中大难不死后，为什么女主和男主总会来点不和谐的东西，再不济也要打个啵。

他现在，就想和约法尔打个啵，贼响的那种。

“还没回来吗？”

贝斯翻身望向空荡荡的寝殿，叹口气，问候了一下上帝他老人家后，一双莹绿猫眼想起什么似的，一下亮起来！

他翻开被子撩开床幔，光脚蹬蹬蹬跑到那几个放着约法尔备用衣物饰品的大箱子前，翻开箱子，从里面翻了翻，最后找出一件约法尔长穿的衣服抱回了床上。

他搂着那团衣服，重新把自己裹进被子里，将脸贴在了上面……

不是很明亮的灯火晃在他拱起的消瘦脊背上，在仿佛微观山峦的一节节脊柱映照出阴影，将他微微颤抖的背影照出暧昧的一面。

凸起的肩胛骨像蝴蝶的翅膀张开，脖子低垂弯曲，在后脖颈绷出一颗圆圆的骨节，黑发在软枕上上下磨蹭，凌乱毛躁，起伏不定。

猫耳不如以往神采奕奕的支起，它含蓄的垂着，遮遮掩掩地……

粉红的脸颊，紧闭着双眼，下唇被咬住一小块———好吧。

贝斯把脸埋进约法尔的衣服里呼吸，他承认他这样有点变态。

他专心于此，并不知道有人出现在他背后，站在床幔后，眼神幽暗的望着他，一直看到最后。

等贝斯终于舒服了，冷白的手也撩开了白色纱幔，抚上了贝斯消瘦的脊背……

……

“啊————”

自慰刚结束的贝斯吓得差点魂都飞出去，他惊恐的抱着被子转身，却被人压住，细细密密的吻凶狠的落在他脸上，叼着他胸口上，脖子上的肉撕磨，像只狼似的逮住一口咬一口，舌尖抵在咬起来的肉上舔。

刺痛和这幅不管不顾的快速‘亲吻’让贝斯脑子一片浆糊，他本能的挣扎，可对方的手和力量比他大了很多。

就在贝斯要开口喊人时，对方放弃了他的下巴，舌头蛇一样滑进了贝斯的嘴巴。

“唔！唔？”

贝斯被对方扫过上颚，牵扯出舌头允吸舌尖，他懵懵的终于看清了对方的脸，鼻尖嗅到了熟悉的冷淡的沙漠玫瑰香味。

是约法尔。

半阖双眼，只从眼睫下透出的半点蓝色里熊熊燃烧着欲望的火。

贝斯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他激动的回吻过去，张大嘴巴，承接着这个迟到者的掠夺。

和猫亲吻是什么体验？

那种兽语和快感冲刷过神经末梢，颤抖兴奋的弹动纠缠，撕磨舌面———

约法尔喜欢他舔他的嘴唇，贝斯知道，每当他有柔软小倒刺的舌头扫过约法尔的嘴唇，‘沙沙’地有些小刺痛的填充进那张单薄的唇缝唇角，约法尔都会瞬间在他身体里兴奋膨胀，加快速度。

猫舌头故意贴着约法尔的舌面‘啧啧’吮吸

约法尔动作顿了顿，果然更加直白的用手抚摸着贝斯的身体，将他拖住屁股猛地整个抱起来！

“别——”

贝斯赤裸着身体，羞赫地双腿盘住约法尔的腰，双臂高举环住他的脖子，仓促之下分开的唇舌粘连着唾液，垂在下巴。

约法尔直接将他抱下地，抵在了离床最近的石柱上。

“咚。”

凉凉坚硬的石柱咯在后背，贝斯意识到这个姿势后喘息着，仰头望向借由拖住他屁股姿势，已经将中指伸进尾巴下面穴口的男人。

两人幽幽对望，贝斯莹绿的双眼闪着光，噙着纠缠撒娇的缠绵，他张开嘴，咽着唾沫，轻轻喘息，舌尖抵住洁白整齐的牙齿。

性感不分年龄，性感来自于爱情，生长在骨头。

约法尔觉得，他的贝斯特，比任何人任何事都出色，因为他就这么看着自己，自己就能将所有理智抛诸脑后。

“……贝斯特。”约法尔嗓音沙哑，他眼里的火烧在贝斯身上，“你刚在做什么？嗯？”

贝斯忍受着后面被手指进出的难耐，仰着头，干脆把脸面先放下，理直气壮的瞪他：“自慰！”

“用我的衣服？嗯？”

“对！”

“为什么。”

“因为你迟到了，难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约法尔低笑，冷白俊美的冰雕脱去了禁欲的外壳。

“对，我是。”

两人从彼此目光中心照不宣看了会儿，齐齐忍不住笑嘴唇再次黏在一起接吻。

明明都要快憋死了，还演什么？

贝斯扑上去，双手撕扯这位‘圣洁神明’的衣服，而约法尔更加快速的拓展着他即将进入的后面。

“嗯、嗯、唔……哈啊……别顶它！先别摸那里……”

贝斯察觉到身体里增加的手指数量，闭上眼睛，舌尖顶出约法尔的舌头，高高仰着头后背蹭着石柱起伏。

……他们抚摸着对方的身体，埃及夜晚骤降的气温带来丝丝凉意，在对方手掌离开后激起小小的鸡皮疙瘩。

贝斯洗澡的时候，已经主动找到修剪胡须的剃刀，给自己清理了体毛，虽然约法尔之前两次都说不用，他不希望贝斯剃掉自己的毛，约法尔并不知道贝斯的身体发生变化，作为猫形态的是不是也有什么连带反应，为了避免，他们之前两次都是硬做的。

但贝斯这次大胆的尝试了一下，毕竟过敏真的很难受。

肠内温度润滑用的香膏融化，黏穴口在收缩的褶皱上。

约法尔目光一直落在贝斯的脸上（当他侵入时，贝斯的表情更能让他产生快感），所以当约法尔双手掰开贝斯臀瓣，摸到一手不明显的小毛茬后，他诧异的看向贝斯。

“呼……嘿，我就剃了，呼、怎么样？”贝斯咧咧嘴，像个奶凶的豹子崽，他对约法尔说：“有种你操死我。”

“…………”

约法尔狠狠吸了口气，胸口柔软无比，无论是之前在梦境贝斯做的，还是现在他做的……约法尔低头，能看见半勃起状态的小贝斯旁边，还带有因为不熟练角度不适合而被剃刀划出的几道细小血线。

“贝斯特。”

约法尔边调整位置用自己的顶住穴口，边直视着少年，目光温柔。

贝斯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激烈，他掩饰羞耻，咧嘴，“干嘛？觉得我放荡？”

“不。”约法尔摇摇头，轻声对贝斯说：“我为你着迷。”雨西读佳补拳。

“…………”

粗大的性器瞬间将猫耳少年贯穿。

多余软膏‘噗嗤’一下被挤压出来，疼痛和异物感先于快感让贝斯睁大眼睛，嘴巴张开却没发出声音。

前十多秒，是约法尔留给贝斯适应的时间，接下来，就是真正的‘淫乱酷刑’

贝斯被高高顶起，他没有着力点，屁股和插进他后面的性器垂成一条直线，比一字马还要可怕角度，重重摔落下来，坐到约法尔的坚硬上，褶皱全部被撑开，大口将长长一根全部吞没！

“唔！等、等下——不要！不要！约法尔我求你等————啊！”

快速的撞击让贝斯不停蹭着石柱被撞上天，然后长大后面的嘴巴大口大口往肠壁里吞，一下下好似都能将他肚皮撑出小包！

嗤嗤地。

软膏肠液稀里哗啦滴滴答答落在光可鉴人的地面上，地板倒影着被撕开的奶白双臀，无比鲜明的映照着贝斯被侵犯操弄的地方。

“别、我——哈啊——疼！啊、啊、唔——约法尔———”

一缕缕黑发飞扬，快感和过于要命的刺激让贝斯哭着脸紧闭双眼皱着眉，张大嘴巴哈气，亲吻后流淌下来的津液从红肿的唇角流下……

他不知道他越是呻吟尖叫，进入他的男人愈发兴奋。

约法尔看到贝斯仿佛被弄坏的表情，呵出一口灼热气息，怜爱和暴虐在心里翻涌，他想温柔的衔住他的嘴唇亲吻安抚，又想更加粗暴的操他，弄他，咬住他的乳头，狠狠拉扯出血……

约法尔脖颈浮现出青筋，他压抑的低头舔舐着贝斯的脖颈，边快速将少年纤细的身体撞的前后摇晃，尖叫支离破碎，边压住贝斯的腰，将他弯折。

“咬着它，贝斯特，乖……咬着它，咬着我就轻一点，嗯、”

黑心的男人弯折身体柔韧的贝斯弓起脊背，拽过摇晃的尾巴，将它拉直从两人相交的地方穿过，贴着贝斯的肚皮递到已经撑不住的少年嘴巴边。

啪啪啪屁股被撞击的声音接连不断，约法尔放缓速度，贝斯满脸是泪，睁开迷离的眼睛看向他，无辜又可爱的被高大的男人弄的不停起伏。

贝斯吸口气，脑子早就不听使唤，他被约法尔压住肠道腺体推入几次一片空白的高潮，约法尔现在说什么他都乖乖的做，带着四颗猫咪尖牙的牙齿张开，呜咽着咬住自己的尾巴。

约法尔看着他咬住自己的尾巴尖掉眼泪，差点射进去。

“真乖……”

约法尔同样压抑的低笑，亲吻他鼻头夸奖他。

“我奖励你好不好。”

“奖……励？”

“对。”

约法尔笑笑，突然！他猛地双臂穿过贝斯盘在他腰间的腿弯，手臂肌肉鼓起，力量恐怖的生生掰着贝斯的腿将两只纤细小腿高高抬起搭上自己肩膀。

贝斯身体没了支撑瞬间往下掉，他尖叫一声屁股嵌入约法尔的前面，慌乱失力尖双手乱挥，最后约法尔上前一步，将他紧紧撞在了石柱上，双臂将贝斯撑在他与石柱之间，贝斯也攀附在了约法尔的两条胳膊上。

约法尔几乎用一种将贝斯对折的v字造型订在了自己身上，约法尔让贝斯重新咬住尾巴，欣赏着贝斯因为分开两腿，不得不大张羞耻的部分和肚皮，毫无遮拦的给自己看。

贝斯懵懵懂懂意识到了什么，眼泪溢满了莹绿色眼睛，他羞耻的全身都泛着粉，想用手遮，却怕掉下去，只能紧紧扣住约法尔的手臂，两只猫耳垂下来，可怜色情至极。

“你不能逃了……贝斯特，咬住你的尾巴。”

黑色毛绒猫尾巴重新穿过他被男人操弄的地方，贴着肚皮要在自己嘴里，贝斯流着眼泪，无法哭喊，只能呜呜的呻吟。

而约法尔却能肆无忌惮进入他身体更深处，凶狠的刺进去，带出黏液拖出来，把粉色菊花上的褶皱抹平带出一小点。

“啪啪啪”的激烈撞击声凶狠起来。

“唔、呜呜呜……嗯嗯、嗯……呜呜呜……”

“呼、”

“嗯！”

不行了，他真的不行了……

贝斯无力的垂头摇晃，他出了很多汗，双腿从约法尔肩膀滑落，掉在他臂弯上，大腿上的皮肉抽搐着。

高潮带来的爽感一次次将他放飞后抽回地面，大敞四肢被约法尔以极快的速度操弄——他真的受不了了。

贝斯咬住自己的尾巴尖哭出声。

这简直是折磨，来自情欲的低语，淫乱的折磨。

不知忍耐着被弄坏的极限多久，约法尔射过一次，全被下面的嘴巴吃掉，贝斯以为结束了，但很快，那点浊液最后被约法尔自己抽插着带出去。

第二次、不，也许是第三次，约法尔丝毫不怜悯的咬住贝斯的猫耳朵，射了出来。

已经无力、任由约法尔摆弄的贝斯脚趾猛地绷起，被烫的浑身哆嗦，嘴巴含不住自己的尾巴，任由它垂下去，口水顺着尾巴上的毛扯出亮晶晶的黏液……

……

约法尔眷恋的从他身体里抽出去。

“滴答滴答滴答——”

满是各种液体点子的地面又多了淅淅沥沥的东西。

约法尔给他一个吻，贝斯已经没力气回应了，他终于被放下被抱入温柔的怀抱。约法尔得到满足后，终于知道怜惜的给他‘舔毛’

那一瞬间，贝斯终于崩溃，无力地哭骂着约法尔是个怪力王八蛋，骂着骂着贝斯受不了的闭上眼疲惫到忍不住睡着。

最后的记忆，就是男人咬住他耳朵餍足的笑着，给他裹上毯子带去了浴殿。

……再也不做了，淦！

贝斯睡着前，还在心里骂娘。

第72章 法老王的千层套路

贝斯仰面躺在床上，露出小肚皮，小肚皮上搭着被子，腰下垫着两只软枕，把屁股和腰腾起。

他带死不活的朝天瞪着无神的死鱼眼，仿佛死不瞑目，但双手交叉在放置在胃部，但凡有支白玫瑰，那就是可以瞻仰遗容安详去世的姿势。

约法尔光着上身赤脚踩在毛毯坐在床边，柔顺的铂金长发长长了些，蜿蜒在后背。

两人谁都没说话，空气死寂。

终于，过了半晌，俊美高大的王垂着眼睫抿了抿唇，扭头看着床上躺尸、娇娇软软的猫耳少年。

他犹豫着开口：“贝斯特……”

床上的贝斯仿佛机器人般‘咔咔’扭头，面无表情‘死不瞑目’瞪着他，惜字如金地吐出一个字：

“曰。”

约法尔：“……”

约法尔唇绷的更紧，沉默一会儿放缓声音，“我昨晚不该那么过分，别生气了，好么？”

贝斯‘咔咔’摇头：“我不生气。”

约法尔整个人明亮起来：“贝斯特……”

贝斯扯扯唇角：“因为死猫是不会生气的。”

约法尔：“……”

贝斯：“少年一朝惨死，死于女干杀，凶手竟然是埃及法老王，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可怕，呵呵。”

约法尔：“……”

“对了，‘昨晚’不对，是前天晚上。”贝斯轻飘飘看他一眼，“我被你折腾完，睡了一天一夜。”

被折成v字就算了！折腾人就算了！欺负人就他、妈、算、了！

为什么没完没了非要他妈卡着那个点，折腾到劳资忍不住变身成猫的白天？！你是想被我夹断吗犬东西！

我淦你丫的大爷！！！

全身骨头都被弄散架的贝斯直接睡了一天一夜，扒开眼皮后就成了这个带死不活的样子。

他不敢动，一动……

贝斯笑着笑着喵的一声哭出来：别问，问就是下半身瘫痪。

说完，贝斯继续仰头瞪天花板，约法尔沉默，英俊的脸阴沉着身体转回去，坐在床边继续守着贝斯。

贝斯肚子里有气，余光扫到平时高高在上高傲矜持的男人现在微微垂下脊背，只给他一面肩宽腰瘦冷白后背，心里也有点不是滋味。

他习惯了这位王的霸道强势，一旦他因为自己示弱，贝斯竟然还有点不适应和心疼。

约法尔.孟菲斯就该戴着王冠，做那个支配者。

贝斯撇撇嘴角，忍不住反省自己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可那真不怪他，本来你情我愿，贝斯自认为对爱人也放的开，积极配合，可偏偏到后来，约法尔就跟点开某个开关，疯了一样。

贝斯真害怕了，以为会被他搓磨死。

他这么过分，我生气怎么了？！

理智黑猫在贝斯脑海里抱胸哼气。

可是、可是会不会是我胆子小？在这方面生气，以后万一夫妻生活不和谐影响感情呢？

感情黑猫唯唯诺诺对手指。

贝斯忍不住对感情黑猫点头：我觉得它说的对啊！

理智黑猫：……对个屁！约法尔一定是故意的，一点都不温柔，你看你们的体型，他明知道你们都对不上型号！哼，两个笨蛋！

贝斯：……

喵大爷呵呵磨牙：我太小了真是对不起啊。

贝斯躺在床上正脑补，忽然约法尔突然开口，嗓音低哑，他说：“前天，我确实没有控制。”

贝斯一愣，侧头去看他的后背。

“在梦境发生了很多我没有意料到的事情，我没有预知能力，被拉到阿淑尔神眼的梦境中，见到过去事情，我的心并没有表面那么平静，过去，是我无法抹平的伤疤……”

“……”

自从约法尔跟他讲述了那些，同样童年有不想回忆的阴影的贝斯一直耿耿于怀，他比谁都清楚，强行在经历一遍不幸有多痛苦。

而造成约法尔再次经历那种痛苦的，正是他。

贝斯顿时自责起来。

约法尔后背向下弯，宛如在承担什么沉重的东西，看的贝斯简直想给他抻平，让他不要做出这么令人难过的动作。

他背对贝斯，嗓音冰凉，很平静地说：“我的怨恨难以平歇，它折磨着我，让我想要折磨所有人，我厌恶自己的过去，不能接受它。直到你……你扑到曾经那么狼狈的我身上，不顾一切的保护过去的我，那一刻，我觉得你如此温柔，如此耀眼，解开了束缚在我身上真正的锁链。

贝斯特，从那瞬间，我就想抱住你，紧紧地……剖开我的胸膛，用我的血肉将你包裹，让你摸一摸这颗为你着迷的心脏。”

听见他用简单平淡的口吻，叙述感情吐露出情话，贝斯心砰砰乱跳，尤其后面那句，让喵大爷苍白的脸颊腾地升起两坨高原红。

“我们从噩梦出来后，你是猫咪的样子，我搂着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约法尔稍稍侧过脸，铂金长发垂下遮住了他的侧脸，贝斯只看见了他的鼻尖和下巴，但贝斯就是感觉他好像笑了一下下。

贝斯舔舔下唇，有点紧张，小声问：“你在想什么？”约法尔转回头，仿佛在回忆什么似的，语调带着笑意，“我在想，如果我正抱住的，是人类模样的你的话，我会吻遍你全身。细细密密……在你身体上留下痕迹，我要从你的脚踝开始，沿着你的小腿到膝盖，然后在从膝盖到大腿——我会最后才吻你的嘴唇，那是最好的地方，我喜欢你的回应，你每次包容我时，看我的眼神，能把我的灵魂都捆绑在你的呼吸里……

我还会想，想你眉毛皱起的样子，想你用什么姿势躺在床上，想你期待着看我，闪闪发光的金绿色眼睛……贝斯特，我知道你有时也会这么在脑子里想我。”“…………”

约法尔的笑和话，让贝斯差点羞耻的炸成黑日里一朵烟花。

咳咳。

卧槽他是怎么知道我yy过他的？！

“因为你每次想我时，你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是有温度的，很烫。”仿佛能猜到贝斯在想什么，约法尔说。

烫字含在他舌尖，令贝斯想埋进被子把自己闷死。

约法尔：“其实你很迟钝，你不知道你在偷看我的时候，我也曾偷看过你。”贝斯瞪大眼睛：“……”啥？他没听错吧？

约法尔也会yy他？！

俊美的王勾着唇角，“没办法，唯独这件事，我没办法克制。”他回头，改变坐姿，用那对漂亮的眼睛凝视目光躲闪的贝斯，“我每天，都这么想过。”贝斯：“……”

太撩了。

我不中了，这他妈就是僚机啊卧槽！

贝斯满肚子委屈和怒火，被他三言两语撩拨个干净，而且听到他的解释，贝斯竟然发现自己还挺愧疚，要不是他的缘故，约法尔也不会上雅诺的当，经历一遍自己的过去。

“怎么绕来绕去反倒是我不对了？”贝斯嘀咕，“真奇怪。”喵大爷翻个身不看约法尔，撅着嘴（超小声）哼唧：“我不管，你一定是在糊弄我，我脑子没你聪明，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反驳不了，我要跟你这个渣男离婚！”虽然他们现在压根没结婚。

“我提醒过。”约法尔弯起狭长的眼，“是你忘了。”“你没说过！”

贝斯怒气冲冲翻身，扯到腰“嘶”地倒吸口凉气。

“我说过。”

“你什么时候说的？”

“在梦境，我问你是不是猫咪形态成年了，到了发x期，之前你嗅我的衣服我看见了。”“……”

这犬东西怎么什么都知道！？而且成年那句话说的这么含蓄，也不说清楚点。

喵大爷嘴巴硬心里软，他压根就斗不过约法尔，偷摸做的那些事被约法尔戳破后，猫眼闪烁气焰消散，像个要被人怼哭的傲娇大少爷。

约法尔低头轻轻亲吻贝斯的额头，又亲亲他红肿的眼皮。

“我不知道你猫和人的形态之间，关联到底有多深，所以之前我一直克制着，想要等待你猫咪身体成年，你明明说了可以。”“我———”

“贝斯特，你忍心让我忍耐吗？”

“……”

“你说过你心疼我。”

“那你他妈、忍、心、让、我、心、疼、吗！”贝斯咬牙切齿。

“忍心。”约法尔回答的很痛快。

贝斯：“……”

谁也别拦着我，我今天就要鲨了他！

约法尔咬了下贝斯气鼓鼓嘟起的下唇，金羽毛般的眼睫下，倒映贝斯面孔的目光柔软，鼻锋到嘴唇的弧线非常性感，他低声说：“你爱我，所以你心疼我，所以你明知道我在欺负你，也任由我横行霸道。”“贝斯特，是你把我惯坏了。”

有种人就是这样，他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强势的、柔软的、坚固的——用各种姿态占据在你心里面，说什么也不肯挪动半步。

他吃你吃的死死的。

牵动你的感情，一句话一个眼神就能让你笑，让你忧愁。

你上他的当，进入他的圈套，都心甘情愿，这就是该死的爱情。

贝斯能怎么办？

贝斯含着泪，只能认了。

这位对外冷漠冻人的王，躺到床上，翻开被子抱住了他的猫，毫无威严和矜持的对着嫌弃他的猫耳少年耍赖。

就算这样，贝斯还没出息地觉得，蜷缩在约法尔怀里都很怪甜蜜。

贝斯：卑微喵在线卑微，嘤嘤嘤。

不过约法尔也给了贝斯一个惊喜，那就是约法尔决定利用这段‘假期’带贝斯去行宫玩。

“十一月，是祭祀敏神的日子，敏神也是收获之神，庆祝的人们会连着狂欢三天。我们先到行宫，那里有一片大猎场，我教你打猎。等节日到来，我在带你去参加节日。”

“真的？！”

贝斯不敢相信，“你真的要带我去玩？”

“嗯。”约法尔手指捏住贝斯的一边脸颊，“我知道你想去外面玩，这次我带你去。”

“行行行！”贝斯激动的盯着约法尔，“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太棒了！

去猎场可以骑马射箭还能捕猎！然后再去参加庆典，这跟度蜜月都没什么两样了吧。

约法尔笑笑，回他：“就明天。”

【作者有话说：蠢作者：我他妈好羡慕啊啊啊啊啊啊！！！！不知道羡慕贝斯还是约法尔，反正我就是羡慕啊啊啊啊！！！

汪的一声哭出来。

第73章 耶路撒冷

王城外行宫猎场。

风带过树叶，吹动草地上的柔嫩和枯黄掺半的草。

一片开拓出、有高尔夫球场那么大的小型草原，连同几个不大的山被人圈起，由奴隶看管照料，足够贵族们在闲暇之余骑马捕猎，猎场圈养着羚羊和鹿，还有比较安全的动物，这些就是贵族们的猎物。

无花果树和高个子椰枣树相依为命长在一起，椰枣树上坠着红色成串的椰枣，棕榈树它们高大且树冠遮天蔽日，阴影下草叶更茂密。

埃及的十一月，白天的气氛还是那么高。

圈养在猎场里羚羊和鹿扬起前蹄撑在树干上，仰头去吃树叶和椰枣。

小羚羊跟小鹿则无忧无虑的追着野兔，蹦蹦跳跳，傻傻地撞这撞那。

没有贵族来骑射游玩的时候，这些小动物日子过得非常潇洒，因为没有狮子和胡狼，约法尔又不常来这座行宫，这些物种数量繁衍的太多，都快把山都吃秃了。

负责的管事不敢随意将里面的生物杀死贩卖掉，只能这么苦着脸养着，多多移植些树木，给它们吃。

如今法老王忽然暗中过来行宫，管事闭紧嘴巴，心里高兴，立刻叫奴隶捕几头猎物送到厨房，晚上好给王加餐。

管事：哼哼，这群就只知道吃吃吃的家伙，早看你们不顺眼了！

猎场入口，几顶遮阳用、只要上顶的方形帐篷里，赫塞脱去大神官服饰换了身普通灰色裹肩长袍，恭敬的将一张纸递给坐在木椅上的约法尔。

帐篷里还有很多侍从和王的亲兵，他们都换了普通贵族私兵长穿的衣服，特意没有带任何标志，守在四周。

得知王要来行宫，两位大神官决定分开行动，一人呆在王宫，一人跟随在王的身边。

“王，您所料不错，沙耶召集回大批人手，连同之前的旧臣，在亚述的以东建立了新国，国名为‘西多’，要说这里面如果没有亚述的手笔，简直不可能。”

赫塞冷着脸：“我们如果攻打这里，需要从下埃及过耶路撒冷和亚述的两个小城，确实危险。这个男人很聪明，他明摆着依靠亚述远离埃及，就算知道您在‘昏迷’中也不绝不放松，打定主意想要默默稳定下来。”

“嗯。”

约法尔单手撑头，双腿交叠而坐，一身双袖白袍搭在身上，没有带王冠的额前只坠了只荷鲁斯之眼黄金头饰。

那张纸被他慵懒的用手指捏着，冰蓝双眼从上面一扫而过，就轻飘飘将它扔在了桌子上。

“经过着大半年，埃及征战后国内融入的其他种族基本适应了埃及的生活，奴隶暴动也慢慢消失，大半年的修养，埃及已经得以喘息。”

约法尔淡淡道：“不久就是收获节，过了收获季，埃及国库充盈，人员兴旺，我们可以选出更多优秀的战士，打造更坚固的盔甲，更漂亮的战车！”

赫塞一惊，从这句话里听出了战争的硝烟味。

原来王早就打算继续征战吗？！

虽然埃及历代王都是掌管军队的军事领袖，征战到死的也属实正常，不过他们王已经将埃及领土扩大了很多，埃及子嗣还稀薄，战争是无情且残忍的，在战场生命不过是低廉的一次性消耗品。

赫塞也从未察觉到他们王还有继续征战的野心。明明这半年，因为贝斯特，王变的温和了很多……

赫塞忍不住劝阻：“王，请宽恕我的言行，王室子嗣太少了，如果您出了什么事，埃及无论领土如何辽阔，最后也只能是别人的盘中餐啊！”

“我只要耶律撒冷和以东。”

约法尔目光穿过四周没有围上的遮阳帐篷，落在草坪上某只在烈日下都看不清头脸的漆黑小怪物身上。

黑漆漆的小怪物像个迷你版的黑豹，“啊呜啊呜”兴奋的跟在某只刚出生的小鹿后面，四蹄纷飞，猩红小舌头吐出来，哈赤哈赤追的兴高采烈。

好好的猫，贼像未来某只拆家哈。

而且，它还极其搞怪猥琐的在人家小鹿后面大声喵：“嘿嘿嘿，小宝贝你叫啊，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救你的！嘿嘿嘿~~~”

刚出生的小鹿奔跑起来都在颤抖，被小它好几圈的小黑怪物吓得眼泪汪汪嘤嘤嘤大叫。

等下个转弯，喵大爷用力飞扑，真的一口咬到了小鹿的后腿。

小鹿一声撕心裂肺地惨叫，引来了鹿群里吃草的鹿妈妈。

鹿妈妈本来没把贝斯当成什么威胁，就算崽子被追，也只轻蔑的看一眼还没她崽崽腿高的小东西就继续恰饭了。

它们追逐打闹，也全当训练自家崽子奔跑能力，却没想到这个混蛋真的敢咬它家崽儿！

你想看的小说都在饱和小说网给你下载好啦：

ＢAOHＥＸＳ.COM

鹿妈妈愤怒的冲了过来，裹挟起一层黄土！

本来沉浸在捕猎新鲜劲的贝斯，看见那么大一只鹿垂下头飞奔过来要撞自己，吓得松开嘴‘喵呜’一声惨叫掉头就跑。

这次换成了鹿妈妈在后面喊：‘你叫啊，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贝斯冲帐篷屁滚尿流的逃命，边泪奔边扯嗓子喊爸爸：“嗷————”

约法尔——！

快救劳资啊啊啊！

“嗤、”

刚才耀武扬威的喵大爷一声声惨烈的猫叫，和那副狼狈逃命的样子逗得帐篷里的侍女和亲卫差点没憋住，连赫塞瞧着都扬了扬嘴角。

约法尔笑出声，手摸上放在桌旁沉重的弓和箭，站起身开弓上箭，表情沉稳下来，眯着眼瞄准了那只追着贝斯的母鹿。

被扯开的弓和弦绷到极限，‘咯咯’地响，最后在母鹿蹦起来要用头撞击贝斯时，约法尔看准时机骤然松手。

“铮！”

弦猛颤，弓箭如黑影飞驰，狠狠插进母鹿的额心，这一箭力量之大，愣是将空中的母鹿头颅射穿又向后倒飞好远，才重重砸在地上，瞬息毙命！

“漂亮！”

赫塞和亲兵发出笑声，大声喝彩。

贝斯听见他们的呼哨和大笑，扭头去看身后，发现刚才还要踩它的母鹿头上插着半根箭，倒在地上一动不动，顿时松了口气。

它朝着远处帐篷内放下弓箭的一抹冷白咧咧嘴，减速慢跑，欢快的奔回帐篷。

这次约法尔带出来的人，都是能为王献出生命和一切的铁打的心腹，在外面，约法尔对这群亲兵也不错。

等他们为自家主人的勇猛高兴完，约法尔就下令留下一部分守在帐篷旁，剩下的可以去猎场打猎，四个时辰一换岗。

猎物最多的，还有奖励。

这群战士和将领无不善战骁勇，一听王的命令，都露出欣喜的表情，技痒难耐的操起弓箭行礼告退，呼和着同伴往山上走。

趁着他们走远，贝斯还没回来，赫塞低声询问：“王，为什么您只要耶律撒冷和以东？”

以东被沙耶占据，他们肯定要打。这赫塞还能理解，可耶路撒冷……那里确实有很丰富的文化和知识，不过这个地方所处位置尴尬，经常被人打来打去，饱受战争摧残，就算有些优点，也不值当他们埃及帝国为此出手，他们埃及占领过去，完全是给人家送大粗腿抱！

谁知年轻的法老王表情温柔，说：“贝斯特很喜欢这个名字。”

“…………”

大神官嘴角抽搐，完全没怀疑王这句话的真实性。

就凭借王现在对少年的宠爱，打个城送他，还他妈———挺合理！

赫塞对某只喵用力磨牙。

只是大神官不知道，贝斯真的很冤枉。

昨天约法尔教贝斯特看地图，贝斯特作为新人类，爆发过一次世界灾难后，未来的世界就产生了文化断层，连书本上关于过去人类的历史了解都太少。

不过耶路撒冷有名，贝斯就知道一点点。

当约法尔给他讲的时候，贝斯眼睛亮晶晶地喊：“这个我知道，这里很漂亮，名字也好听！我很喜欢它的名字，酷！”

俊美的王看着他家猫咪漂亮的大眼睛，默默被萌到，临时决定，把这块地方占领。

和送珠宝一样。

只要你喜欢，我可以得到的，全送给你。

“铲屎哒！”

贝斯喵呜着蹦跶回来，往约法尔身上扑，而约法尔已经戴上手套，展开手臂，将这它婴儿抱抱进怀里。

知道王有了猫身边无论站着多少人，都能过成二‘人’世界，赫塞轻哼，倒退回角落。

老女官阿琳娜笑呵呵的端上用湿布巾，用来约法尔给贝斯蹭四只踩了灰的小爪子。

擦完爪子，亲一口肉垫，在给用小刷子刷毛。

贝斯瘫着肚皮，舒服地呼噜噜，看着自己身上的浮毛被约法尔刷在一起，放在桌上摊开的软布巾上。

“猎场好玩吗？”

“好玩！”

贝斯哈赤哈赤喘着气，大声喵。

“嗯。”约法尔唇角上扬眯起眼，似笑非笑地，“在王宫待在我身边和打猎，哪个好？”

“当然是……”

贝斯回答说了一半，突然头皮发麻，不祥的预感凉飕飕的吹着它脑瓜壳。它小心翼翼抬头瞅了瞅约法尔的表情，果然。

这犬东西虽然在笑，但气势格外渗人！

“咕噜。”

贝斯咽了口唾沫，立刻明白这是个女朋友（致死）问题，赶紧讨好的喵喵说：“当然是在你身边，你身边巨有安全感！超棒！”

约法尔怎么不知道它在说谎，不过只要听见贝斯这么说，脸上的笑容就真了很多。

昨晚这小东西听见能出去玩，高兴的满脑子都是打猎，爬在他身上兴奋的念叨了很久，一宿都没让约法尔合眼。

约法尔想做点什么，贝斯还对之前那次心有戚戚，说什么也不肯。

让专横独断的法老王黑脸黑了一天。

也没告诉它，它白天无法维持人类形态，而猎场只有白天能狩猎，想着让它对猎场失望，重新乖乖窝进他怀里。

结果约法尔低估了贝斯的二傻子程度，人家一只喵对着大草平都能假装自己是嗷呜嗷呜的猎豹追兔子撵鸡，满山撒欢一个上午。

一眨眼，又他妈把约法尔给晾了！

约法尔：……

约法尔摸弓：呵呵，我脾气愈发好了呢（嗖）。

【作者有话说：这章没更完，因为凌晨还有一更，我明天有点事，所以更在凌晨，不然就双更了。

这两章就可以接上了。

再次提醒哈，疫情严重，各位小可爱保护好自己，切莫频繁出门，出门戴口罩，裹得严实点！

第74章 你爱我你也坏！

贝斯从约法尔怀里翻个身，后爪用力直立上身，扒住约法尔的胸口，凉凉湿漉漉的鼻头戳约法尔下巴，它喵：

“约法尔你别生气……大不了我把我刚才那头母鹿让给你吃好不好？”

约法尔听到差点气笑，“那只母鹿难道不是我射死的？”

“嘿嘿。”贝斯不好意思的舔鼻头，“也有我一半功劳嘛，我把我的那半也给你！”

“真的？”

“真的！”

贝斯喵呜的痛快，心想大不了晚饭，它可以蹭约法尔的肉吃嘛~

约法尔眯起眼，但笑不语。

结果晚饭时候，大家各吃各的，一帮打猎的大老爷们全都收获不少，交给厨房烹饪，面前的肉都摆满了，就连赫塞也有侍从打的肉。

只有约法尔和贝斯，两人桌前只摆了水果和酒水。

贝斯目瞪口呆地死死盯着自己盘子里两根绿油油青菜，僵硬的将目光移到旁边男人的脸上。

“吃啊。”约法尔优雅的端起酒杯，对黑坨坨微笑，“不和胃口吗，贝斯特。”

贝斯绝望的喵：“不是，肉呢？！”本喵的肉呢！！！

约法尔：“呵，你没有捕到猎物，当然没有肉。”

“那你的呢？！”

“我的？”约法尔睨了眼桌子，淡淡道：“哦，我今天不想吃，怎么，有什么关系吗？”

“…………”

贝斯当然不能说我想蹭你的肉吃，喵大爷有苦难言的垂泪，忍着绝望恰饭，感觉嘴里的蔬菜跟草一样，根本不香。

……约法尔这个大腹黑，嘤嘤嘤。

到晚上，贝斯变成少年模样揉着肚子，委委屈屈的爬上床，用被子将自己裹好。

沐浴过后的约法尔很快来到床边，脱下随意披在身上的袍子要上床，十一月的埃及晚上温度和白天比是一个天一个地，不穿厚点要冻死，约法尔还从不穿埃及贵族用来当睡衣的纱衣。

大概是觉得半透明的纱衣太娘了羽希读佳，贝斯心里想，赶紧把被子掀开一个角，将约法尔接进来。

他不跟约法尔比，这个世界跟贝斯曾经的科学世界可是不同的，不知是不是埃及王室真的有什么特殊力量，约法尔的力气大到不可思议，体质也像个超人一般。

约法尔不用穿睡衣，但习惯穿着睡的贝斯喜欢拿宽松的单肩白袍当睡衣，才不会觉得冷。虽然每次醒来，他的睡衣一定离奇从他身上消失，出现在地上就是了。

“怎么样，热乎吧？嘿，我怕你冷先进被窝给你暖暖。”

贝斯把手脚缠在约法尔身上，腾开自己身体暖热的地方给约法尔睡，对男人得意的扬眉。

约法尔冷冷的身体被包裹在少年体温下，驱散了冷，带来不断感染蔓延上来的温度。

约法尔摸摸贝斯的脸，“晚饭我故意没让你吃好饭，你还给我暖被子？”

“暖啊。”

“为什么？”

“啊？”什么为什么，贝斯抠抠脸，没懂约法尔意思，他说：“怕你冷呗。”说完又感觉到肩膀有冷风，他赶紧把被子抬高点，遮住约法尔的肩膀，两只手给他搓搓肩头。

约法尔垂头睨着嘴角翘翘的卷发猫耳少年，胸膛里跳动的心脏无法克制对他的喜爱。

贝斯其实有很多优点。

虽然他看上去娇气了点，淘气、讲话又显得幼稚爱撒娇，像个不成熟的孩子，让人第一面会觉得他也许是个矫情的人。

但这些习惯很多来自于贝斯猫咪一面的影响，染上了猫咪的粘人撒娇习性。

约法尔知道，他的猫，他的少年，在真正的危险前非常坚强，也勇敢。他可以毫不在意的对其他人温柔，友好的伸出橄榄枝，也很少真的生气——不，或许贝斯都没有脾气。

约法尔从没见过贝斯真正发过火，大吵大闹。

在下埃及，就算发生了那样的事情，贝斯也只是伤心，压抑着哭泣想要逃跑，而不是回头咬约法尔一口。

附：每天更新最新最全的小说：饱和小说网(BAOHEXＳ.CＯM)

他很忍耐……

一旦爱上，就是无限制的包容忍耐，即使其他人很难从他那张软萌的脸察觉到这一成熟的优点，不过能接受约法尔的冷漠和尖锐，一次次原谅约法尔曾经的伤害，就足以说明。

约法尔侧身，目光有了实质，视线抚摸过贝斯圆圆的肩头，轻嗅他的颈侧，吻了他的下巴，映照着这双他爱的眼。

贝斯嗅着他衣服时透露出的眷恋，夜晚时的羞涩直白、小计谋得逞时的得意、无意下的温情体贴、被欺负后的不吵不闹……

约法尔面前的贝斯，总是能让约法尔感受到，他有多么多么的爱他。

或许有这些优点的贝斯，才是所有人梦想中值得一生追求的爱侣。

约法尔想：为什么一个人能如此的好？他一定是这世上最珍贵的宝藏，我想打造出坚固的牢笼，在用厚厚的布遮住所有人窥探的视线，束缚他一生，吃掉他的肉，喝干他的血，来满足我内心的干渴。

可惜我要离开一段时间，我要怎么做？

他会逃走吗？

约法尔想到贝斯有意或者无意会有离开的可能，心就开始臌胀着，煎熬灼痛！

他抬手，手掌沿着贝斯的脸颊游走，手指插进贝斯毛茸茸的卷发发根处，一下下温柔轻轻梳理，冰蓝双眼还是那么专注，可约法尔却在心里叹息：我应该打断贝斯特的双腿，给他脖颈戴上项圈，下面戴锁，将他全身画满黑色的颜料，只要谁碰了他，我都能发现。

这样他就不会跑了。

“约法尔？约法尔！”

贝斯被约法尔直勾勾的盯着，不知为什么竟有些头皮发麻，忍不住小声喊他。

约法尔回过神，笑了笑，嘴唇碰在贝斯额头，“怎么了。”

“没事儿，我就是看你可能走神了叫叫你。”贝斯舔舔下唇，那股冷意终于消失了。

约法尔“嗯”了声，换了姿势抱紧贝斯，低声问：“今天……”

贝斯后背冒冷汗：“今天不行！”

约法尔：“……”他手臂收紧，脸色不好。

他身为法老王，什么时候连这种事，都要询问他人的意见？

看约法尔不高兴，贝斯在他胸口动了动，小声哀求说：“我好不容易出来玩，咱能停一停吗，再跟上回一样，我又要被你折腾睡好久，庆典都会错过。”

让约法尔满意了，他就别想要命了！

约法尔听他软声软气的撒娇，压抑着想要吻他的念头，睨了贝斯一眼。

“咳咳，我们聊点别的。”贝斯清清嗓子，赶紧转移话题，问：“你到底为什么带我出来玩啊？你平时做什么事好像都有深意，这次会不会也是这样？你要是有事你就说，要不然我总也乱想，玩也玩不好。”

“呵。”约法尔扬眉，似笑非笑，“玩不好？可我今天看你玩的不错。”

“…………”

有、有吗？

贝斯尴尬的抬手搓鼻头。

“不过你说的对。”约法尔没继续戳穿他，跟贝斯讲了他要出征的事情，道：“我要离开两个月征战耶路撒冷和以东，战场非常凶险，并不会因为你是一只猫放过你。”

贝斯瞪大眼睛：“所以你要把我扔在寝宫，两个月？！”

见到少年这幅愕然不能接受的表情，约法尔的心情瞬间好了很多。

他和我是一样的，他同样不想离开我。

但事实就是如此，约法尔发出一声微不可闻地叹息，“战场不是你能去的地方，我会让涅菲斯派侍从保护你，阿琳娜你可以随意支使，还有亲卫，有什么问题涅菲斯都会帮你解决，但你不能出宫，答应我贝斯特。”

约法尔声音冷下来，凝视着贝斯：“要是让我从亲卫口中得知你逃出宫玩，或者与侍女侍卫有任何过于亲密的举动，我就杀了那个人，再剁了你的双腿！”

要知道，埃及王室的公主王子没少和服侍的下仆鬼混，就连历代王的王妃王后们，说不准会不会勾搭祭祀和神官，在看不见的角落翻云覆雨。

毕竟王室的腌臜，连平民都能说出十多个。

“…………”

掉冰渣下压的声音和约法尔眼里的杀意让贝斯赶紧点了点头，点完头，贝斯又忍不住难过。

约法尔要离开那么久啊……

打仗不是开玩笑，不管人类如何进步，武器怎样发达，战争都是血腥残酷的，它不管你是高贵的王还是低贱的奴隶，杀人不过一刀过去。

约法尔会不会遇到危险？

会不会受伤？

要是遇到突发情况，生命受到威胁要怎么办？！

贝斯脑补的血腥画面把他自己下了个够呛，他恨不得拉住约法尔，抱住他的腿干脆撒泼打滚不让他出门。

分别两个月，我忍！

贝斯想：我咬咬牙，总能过去，我可是来自未来社会的人，情侣之间工作繁忙各自奔波，怎么不能接受？就是古埃及他妈的没有什么方便的通讯手段，他要硬挨住对约法尔的思念。

唯独害怕的是约法尔不是普通工作出差，而是去杀人拼命，太危险了！

猫耳少年就像一朵被晒蔫了的小花，整个人眼瞅着萎靡了下去。

甚至还想哭两下，看约法尔能不能心软。

“……你是埃及的王，我不能干预你的决定。”贝斯还是忍了，他死死抱住约法尔哽咽，“但你要平安回来啊！”

他絮絮叨叨。

“就算毁容了啊，缺胳膊断腿都行，就是一定要回来！还有……”

约法尔听他越说越离谱，手脚都缠在自己身上，恨不得满脸写满‘你不许走’偏偏还要忍耐的样子，嘴角慢慢扬起。

他没告诉贝斯，其实对于这次出征，除了个建国还不满一个月的西多，耶路撒冷他可能都不用出面。

埃及的强兵和将领阿贝琉他们足以碾压对手。

并且，冲锋陷阵的是将领，并非重大战役，约法尔只是坐在战车上，指挥大局而已。

这个男人坏透了。

他想要贝斯舍不得他，担忧他，然后达到他的目的……

等贝斯不知不觉说了两个时辰了，约法尔捂住他的嘴。

“不早了，睡吧，明天再去猎场玩，然后等节日开始，我带你去逛。”

贝斯哪里睡得着啊。

现在他明白这次出来玩，是约法尔走之前给他的甜头，贝斯还怎么玩的下去？

他像条咸鱼似的躺在床上，不住脑补，天都快亮了才睡着，睡着了还做梦，全是各种血腥的画面，给贝斯吓醒了，导致白天贝斯变成猫精神不济窝在约法尔怀里那里都没去。

接下里的日子没滋没味的，赫塞走动的更加频繁，约法尔桌上的报告堆的更多……贝斯感情丰富，善于脑补，每次噩梦醒来躺在床上想想，眼泪能从眼角灌进耳朵。

后来节日开始，约法尔没食言，白天他带贝斯伪装好，顺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带它逛到了每一个犄角旮旯的小摊。

小贩热火朝天的吆喝，打着赤膊牵着女儿和妻子的男人，香喷喷热乎乎的烤面包和其他面点吸引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顾客。

街上追逐打闹的小男孩光着屁股飞奔，不一会儿就能从他们背后听到女性暴怒的大吼怒骂。

因为是收获节，人们都在门口绑了彩色布条和谷物，麦酒的香味传遍大街小巷。

晚上，好多人提着灯成群结队笑着前往神庙，宛如地面上的星星银河，融进黑夜。

贝斯变成人和约法尔一起站在某个角落，听祭祀吟唱古老的曲调。

当祭祀吟唱结束，贝斯看见有很多带着同一样式臂环或者吊坠的男人手牵着手，脸上洋溢着笑容走进敏神神庙，去祈求永生的爱情，祈求配偶的忠贞，而没有上去的女人男人都习以为常，甚至其中有出乎大家意料的人站出来走进去的时候，还会鼓掌吹口哨，送上祝福。

贝斯惊讶的看着这一幕，然后他眼前一黑又快速恢复光明，手被牵住，贝斯垂头看着胸口的吊坠震惊地扭头看向约法尔。

约法尔胸口果然也戴了。

“走。”

约法尔牵住他，大步汇入前往神殿的男性情侣中，贝斯在后面心跳如雷，甜蜜感动的裹紧布巾踉跄着跟上去。

他们包裹的严实，看上去身高又差别很多，唯一露出的小臂和手掌是埃及贵族才有的白，下面的群众自然地把他们当成了相爱艰难、只能偷摸证明感情的男性伴侣。

真正的纯血贵族太少了，所以他们上去后掌声口哨是最热烈的，还有人朝他们扔合欢树的树枝，大喊：“要相爱啊！”

“嘿！别放弃！”

“敏神会祝福你们……”

旁边一对男性伴侣冲他们友好的比划类似‘加油’的手势。

贝斯听着耳边的欢呼，看着身旁闭目冲神像许愿的男人，眼眶通红，他有种今天他们仿佛在举办婚礼的感觉。

不知后人某一天从史书上或者什么，得知埃及大名鼎鼎的征服王约法尔.孟菲斯还跟一群男性伴侣站在敏神神庙，祈求和一个男人永远相爱是什么表情。

哈哈，现在他要是扯掉约法尔的布巾，露出他的模样，大概所有人都要吓跑了！

贝斯扯扯嘴角，视线逐渐模糊，他攥紧约法尔的手，认真的许下愿望。

神啊。

我不需要作为他的王后将自己的名字留在青史上，也不需要未来后人能知道，埃及的王有一段不可言说，浪漫隐晦的同性恋爱史。

我只想要他能陪在我身边，久一点。

久一点，就好了。

……

从神庙回来，贝斯看着约法尔，鼓起勇气说：“约法尔，我们做吧！”

约法尔怔了怔，随后冰蓝双眼垂下，掩盖住里面的笑意，张开双臂，拥抱了贝斯。

接下来几天，贝斯不知道约法尔怎么样，但他绝对称得上抵死缠绵了，只要到了夜晚，他们俩就没分开过，跟长在一起一样。

贝斯汗津津的趴在床上，感受着背后的约法尔亲吻他后背，一点点数着倒计时。

终于，第十五天，约法尔将他带回了王宫，那天所有人都到齐了，赫塞、涅菲斯、阿贝琉索克、布雷顿，还有一群他不认识或者只见过一面的生面孔……

贝斯知道，约法尔要走了。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我哭了，我男人要去打仗了。

约法尔：微笑。

蠢作者：……太惨了。

贝斯抽泣：是吧，为什么我男人要打仗，太惨了，嘤嘤嘤。

蠢作者无奈：我说你惨。

贝斯：……？？？

【今天月末啦，免费的月票到月都会清零，嘿嘿，你懂吗，对，嘿嘿（搓手指）】】

第75章 来自这位王千里的爱

白天，日照强烈的埃及，床边的纱幔并不能阻挡光照进来。

一缕缕光线晃在脸上，黑漆漆的大猫在床上发出慵懒地呼噜声翻了个身，它睡意朦胧的张开眼睛，露出占满整个眼眶的莹绿瞳孔，终于从睡梦中醒来。

“喵~”

它打着哈欠，如往常一样伸懒腰，四肢舒展开，小爪爪像开花一样蹬直分开爪丫瓣，使劲抻了一会儿，黑色大喵半闭着眼睛，边摇尾巴边向旁边的床铺摸索。

那动作，嗯，就像你清晨醒来摸索身旁的对象那样———哦不，你没对象，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哈哈。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睡懵逼了以后，闭着眼在床上一顿瞎划拉找手机。

当床上的黑猫什么都没摸索到后，它睡意顿时没了，眼睛唰一下瞪大，尾巴僵硬住，不可置信的扬起上半身往床上看。

贝斯：“喵？！”

我男人呢？！

它想了半天，又躺了回去。

哦，我男人出去干架了。

这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大黑猫尾巴也不摇了，眼睛也不睁了，张开嘴巴露出牙齿，死猫一般颓靡的挺直身体装死装的一级棒。

这一幕自从王出征后，每天都要上演，跟老女官阿琳娜身后来服侍猫神的几个十五六的侍女捂住嘴巴，偷偷地笑。

法老王不在宫，宫里的侍女侍从还是一样敬业，但实际上没了约法尔的威慑，和其他王室成员的王宫令这些侍从心理放松不少。

约法尔不知从哪里得知贝斯精神不济，还特意让女官阿琳娜找了几个年纪小比较活泼的侍女，专门给贝斯做贴身女官。

当然，除了洗漱外，这些侍女跟贝斯的肢体接触是严禁的！

“今天睡得好吗，贝斯特大人？”

阿琳娜是特殊的，她摸了摸贝斯的脊背，慈爱的询问它，“您还需要在睡一会儿吗？今天兽园新来了一批珍贵的动物，其中还有一只白鹿，是某个城主献上来的，您要不要去看看？”

喵大爷继续装死，毛茸茸的尾巴尖却上下动了动，阿琳娜看见后笑起来，也没继续说话，冲一旁的侍女点头示意。

小侍女们笑嘻嘻的回应，立刻熟练的靠近王榻，小心的握住猫咪的爪子，又是轻柔的擦脸擦爪，又是用软毛刷子刷毛。

她们眼神灵动，时不时趁着这个被允许的时间悄咪咪撸猫。

猫在王宫只有一只，大家都喜欢，可惜平时王连喂饭这种事都亲力亲为，女官们都捞不着抱抱，现在终于有机会了，还不撸一撸？

收拾完，贝斯解除装死模式，垂头耷拉耳窝在老女官阿琳娜的怀里，像是被溜的狗子一样，让叽叽喳喳仿佛郊游的小侍女带到了王宫花园。

那只漂亮的白鹿通身雪白，连角都挂着霜般好看，两只眼睛是浅淡的红色。

白色动物在古代各个国家都被人看作祥瑞幸运的存在，还留下了诸多传奇色彩。

但在贝斯眼里，它们不过是大自然的‘白子’，得了白化病，才会变成这个颜色。

侍女们稀奇的看着白鹿，贝斯却在想约法尔，几乎要得相思病了。

庭院石板地面铺了毯子，几个侍女摆好小铜盆，有的倒了乳白的奶，有的放上晒好的鱼干和肉干。

红色猫咪软垫和手工做的猫咪玩具零散扔在毛毯上面。

侍女故意拿它们逗着贝斯，贝斯看着几个年纪较小面容稚嫩的女孩，懒懒地用爪子扒拉几下，勉强给她们卖个萌。

见贝斯兴致不高，阿琳娜拿出一只金丝镶嵌各色石头的小盒子，打开上面的锁，小心将里面鸽子蛋那么大的宝石全都倒在贝斯面前！

宝石折射着阳光，闪耀着昂贵的光点掉落下来，滚到毯子上，红的黄的蓝的……每一颗大小都够镶嵌在某位女王王冠上，被后人套上无数个神秘色彩的故事放进博物馆了！

“啊！”侍女捂住嘴巴发出小小的惊呼，惊讶不已的盯着这些宝石。

贝斯也目瞪口呆，看着爪子前的十位数鸽子蛋大宝石。

“……喵。”

贝斯僵硬的仰头看向阿琳娜：阿琳娜，你去抢劫啦？！

还是抢的王之宝库吧！

阿琳娜赶紧摇头，把宝石归拢好，堆在贝斯面前，“这些都是王让涅菲斯大神官搜集的，大神官收到了王传讯，王说让您多吃点，他很快就回来，说您喜欢推着亮晶晶的东西东西玩，让涅菲斯大人准备了这个，王还说……”

她话顿了顿。

贝斯眼神艰难的从宝石身上转移开，疑惑的喵：“约法尔说什么？”

阿琳娜压了压上扬的唇角，回答：“王还说，有了这个您就不用从桌子上往下推酒杯了，毕竟酒杯都是黄金杯，省的您摔不碎，还要费力把杯子叼回去重新摔一遍，怪可怜的。”

“………………”

我可怜你大爷！

贝斯表面面无表情，实际毛脸下通红，耳朵灵敏的捕捉到背后的小侍女嗤嗤忍笑，更是恨不得把头戳进土里！

贝斯冲她们凶：笑笑笑，就知道笑，我还不知道是你们偷偷告密，要不然约法尔怎么知道这么多！？

约法尔也是，跟个死变态一样，劳资昨天拉个屎，他他妈第二天从下埃及就能知道啥形状、干不干、还顺便回封信让人给它准备点水果吃！

作者有话要说：发现一个好网站，都在这连载：饱和小说网（ＢＡＯHEXS.ＣOM）

作为征战的法老王，约法尔不应该忙着跟涅菲斯和大臣他们沟通战况吗？

天天盯着我是什么鬼……

贝斯心里感觉甜蜜的同时，也有点不自在。

好似找了个某些方面占有欲比较强、出差后在家里偷偷按监控摄像头的男朋友，但又没真的那么反感。

约法尔走之前也说过，他只是对宫中的人不放心而已。

被打过预防针的贝斯嘀咕两句，不了了之。

阿琳娜她们根本不怕贝斯板下脸，看着可爱黑猫故作生气的认真喵脸，反而被这反差萌逗的更欢了。

……

晚上，贝斯变成人给约法尔写信。

埃及没有飞鸽传书，但是他们有养鹰人，王室专门培养过鹰来通讯，经过百年的时间，衍生了养鹰人，他们带来的鹰可以传讯，而且不容易被人误捕食，飞行速度非常快。

在没有手机网络的古埃及，贝斯哪怕天天逛动物园也早腻了，那些宝石贝斯刚开始倒是很稀罕，可他又不能出宫，也没啥亲朋好友可以发个朋友圈炫耀一下他家男人多么多么牛×。

这些令女人疯狂的宝石，令男人贪婪的财宝，对于满世界只有约法尔一个交际圈的贝斯来说，只有落灰的份儿。

贝斯坐在约尔法常坐的办公桌子前，左手搓着两枚和约法尔眼睛颜色相似的冰蓝色宝石，右手不熟练的用羽毛笔沾着类似于墨的颜料在草莎纸上写写画画。

一会儿问问约法尔到哪里了？一会儿问问什么时候开打啊，或者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人在眼前，贝斯有一肚子话能跟约法尔聊到天黑。

笔到手上，贝斯反而写不出什么，约法尔离开的五天，他几乎每天都是这么写的，已经写不出什么新意了。

最后，贝斯烦躁地把写满废话的草莎纸团成团，扔进旁边装废纸的铜盆，提笔在写了一排大字：

“无聊，想你，攻打耶路撒冷难吗。”

然后变成猫，用自己的爪子在上面按两个梅花爪印，变成人补充：“给你吸，不客气。”

写完后贝斯满意的看着自己矜持（简短）且有寓意（有爪印）的信，等颜料干透，把它小心翼翼折叠好，交给了涅菲斯的侍从，

也就是上次跟贝斯在宫外差点嗝屁的名字超长的艾尔萨。

艾尔萨不同往日，稳中带皮。

他挺直后背，目光正直无比完全没有落在贝斯身上，甚至能在贝斯递给他信件的时候，歪着脖子看向旁边，光用手小心捏住纸张一角，从贝斯手里抽出来。

一副‘我不看你，我看你我会死’的吊样。

贝斯：“…………”哥们你是睡落枕了吗？

在贝斯奇怪的目光下，艾尔萨愣是满脸正常的歪着脖子行礼离开。

“奇怪。”

贝斯耸耸肩，打着哈欠爬上床休息。

之前他总是莫名困倦，找不出原因，后来当自己的猫咪形态越来越大，成长速度一天一个样，贝斯才琢磨出，他可能是长得太快，身体才总是觉得累，想要休息。

叫姬亚的女官目送艾尔萨出了门，回头扫了一眼已经躺上床的贝斯，熄灭了灯盏转身匆匆离开……

等走出好远，艾尔萨在王宫某个转角停下脚步，古怪的样子恢复正常松了口气。

他垂头盯着手里的草莎纸嘀咕：“真是太要命了……以后我要更注意点才行……”最好别有肢体接触。

要不然让王安插在寝宫的侍女看到，他身上某个部位可能就要悲惨的永远离开他了！

……

……

“王，明天我们将要抵达耶律撒冷，但……”

布雷顿全身铠甲，神色莫名，犹豫下开口：“但耶路撒冷并没有竖起城门，在城中做防御工事，反而派了一名年老的老祭司，说——他们投降。”

闻言，同样一身黄金铠甲身披红色披风的约法尔，从手中的信件抬头，淡色双眸盯着布雷顿。

“继续说。”

“……是。”

布雷顿干咳一声，补充：“那位老祭司曾经是亚述王室血脉，来到耶路撒冷继承这里的大祭祀职位已有很多年，他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城市，就算没有埃及的到来，这里也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城里到处是被抢砸过的房屋和神庙，街道躺满了难民。

老祭司恳求您的仁慈，保证只要我们不屠城烧庙，绝不抵抗，他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会跪伏在道路两侧，恭迎您。

而且前日听到我们率领六万埃及战士攻打耶路撒冷的消息，城主……已经跑了，跑之前还留下了城主印……”

布雷顿说到这脸色难看。

虽然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但如今耶路撒冷穷成这个鬼样子，不像是便宜，反倒给了他一种他们埃及被迫接盘的感觉！

真收了城，埃及不仅要给他们拨款，还要派人管理，保护他们……这他妈不是吃了屎一样的大亏了吗！

埃及也他妈不是救世主。

好好打个仗，怎么搞成做慈善的了？！

老祭司泣不成声地讲完，几个本来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的将领个个便秘脸，完全不想要城了，甚至想给这求抱大腿的老家伙拎出去扔了。

布雷顿也说：“王，要不然我们别要这片土地了，耶路撒冷处于混乱地带，流匪成群，就是块彻头彻尾的烫手山芋。”

“不必，耶路撒冷一定会成为埃及的领土，既然他们不反抗，那就答应老祭司的条件，全军进驻耶路撒冷当成据点，日后攻打以东，自然有用。”布雷顿憋屈的还想说什么，约法尔竖起手掌，示意他闭上嘴滚出去。

可怜的‘我是来打仗结果变成来当天使’的布雷顿见王心意已决，委委屈屈退了出去。

帐篷只留约法尔。

俊美的王单手撑头，带了盔甲指套的手捏着三页信纸，一张来自他的王后贝斯，一张来自大神官涅菲斯，一张……来自宫中约法尔安插的眼线。

这页纸写的是最满的，包括贝斯什么时辰起床，什么时辰去了几次厕所，吃了什么，用了什么，见了什么人，他们的对话和接触……

看着贝斯那页书信，约法尔勾起唇角，想了想，同样简短回信：“攻打耶路撒冷很难，我受伤了。

我也想念你，尤其是受伤后，我想要你的一件贴身衣服用来思念你以缓解疼痛，当然，布料不需要太多，最好是穿过的。

————爱你的，约法尔.孟菲斯。”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约法尔：重点，要穿过的。

贝斯：……

约法尔：穿过的。

贝斯：……

约法尔：穿——

贝斯：闭嘴！你丫是复读机吗！

约法尔微笑。

第76章 来自你小可爱的回礼

从上埃及到下埃及，送信的鹰要飞一天一夜，因为它们只有在白天才会工作，晚上则找个地方休息。

约法尔下午发出后，贝斯收到信同样也是第二天下午。

看完了信，贝斯整只喵都傻了，它僵硬住尾巴，完全忽视了后面那个透露出一丝调戏和玩笑的‘小’要求。

信以为真的喵大爷叼住信，嗷呜嗷呜的冲出门，像一缕抓不住的黑影弹射出去。

“贝斯特大人！”

还商量今天晚膳猫神大人想吃什么的小侍女一转头，看见贝斯跑了顿时大惊失色，惊呼一声站起来，提着裙摆跟后面的同伴追了上去。

边呼唤‘贝斯特大人！’边叫门口站岗的亲兵：“快快快！贝斯特大人突然跑了出去，快追上！要是跑丢了王回来非要处死我们几个！”“什么、猫神跑了？快让开！”

闻言亲兵脸色骤变，二话不说推开侍女在猫后面追的飞快。

而贝斯无视背后少女的呼唤和奔跑声，敏捷的窜出好远，直奔小议事厅。

小议事厅平时是约法尔偶尔召唤大臣或神官私下办公的地方，现在由涅菲斯和赫塞掌管，在约法尔允许的范围内替王处理政事和各地报告。

议事厅并没关门，但门口站着很多高大可怕的守卫，他们背朝墙壁握住武器冷冷直视前方，认真职守。

猫还没看见，守卫已经听到了吵闹追赶的声音。

怎么回事？

竟有人敢从小议事厅前吵闹？

他们皱起眉彼此对视一眼，上前一步握紧武器，谨慎地凝视着石柱长廊，做出了防御或攻击的模样。

终于，一坨黑漆漆仿佛贴地飞行的东西率先闯进了守卫的视线。

它速度飞快，近身不过眨眼，骇的其中一个守卫举起长枪就要刺下。

守卫：什么玩应这是？还特么带贴地飞行的？！

可就在这时旁边的同僚突然一把抓住了他，守卫踉跄脚步错失良机，眼瞅着那抹黑色飞行物冲进了小议事厅。

守卫急了，冲同僚低吼：“你做什么？为什么阻止我，要是那个东西冲撞了大神官大人，我们一定会受到责罚！”他同僚摇头：“笨蛋，那是王养的猫神，要是你拦住它，反而才会受到惩罚呢。”他努努嘴示意这人看石柱长廊另一边，“看到了吗，那是寝宫的亲兵和侍女，都是追着猫过来的。”果然，气喘吁吁的亲卫见到他们短暂的点头示意，然后停在门口，派了一个女官进了议事厅。

大概是要猫去了。

危机解除，守卫和同僚站回原位。

半响，这人犹犹豫豫，无语地问同伴：“刚才……是猫？”真不是什么鸟类吗？

同僚点头：“有点黑，但确实是猫。”

守卫：“……”有点？

“哎，不要管那么多。”同僚睨他：“你新来的，告诉你一个在王宫生存的秘诀。”守卫：“什么？”

“嗤。”同僚，“那就是在王宫，除了王和大神官，千万别得罪黑猫。”

“…………”

你认真的吗？

新来的守卫一脸懵逼，心想我怎么感觉他在驴我？

负责带他的同僚不再说话，满肚子疑惑的守卫也只好闭上嘴继续尽好自己的职责。

小议事厅内，黑色大猫和外面的吵闹声确实将沉浸在工作中的两位大神官唤回神，黑坨坨手忙脚乱蹦到桌子上，后爪还踩滑了。哧溜，弹飞了一叠草莎纸和几只羽毛笔。

其中一张，啪叽糊在了某位以严格出名的男性大神官脸上。

我的神啊……匆匆赶进来的女官见到这一幕僵硬在原地，感觉自己的心脏已经停跳了！

“喵！”

贝斯不管那么多，把嘴里信件吐在涅菲斯对面的桌子上，肉爪子在上面拍的啪啪作响，焦急的大声喵：“快看！你们快看。”

赫塞扯下脸上的纸，露出漆黑的脸，本来他想训斥一下这只可恶的黑猫的，不过听到贝斯着急的叫声，赫塞皱眉冷静下来，凑到涅菲斯身边看同样疑惑的涅菲斯拿起信纸打开。

涅菲斯挥退了诚惶诚恐的女官，两位大神官一字一句在心里将上面属于王的亲笔书信念出。

他们正念着时，已经是大猫的贝斯忍不住眼泪汪汪，蹲在桌子上看着两人。

“喵……”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约法尔受伤了？他是不是伤的很严重？

“喵……”

没事，你们告诉我，我挺得住！

贝斯叼住尾巴，嘴上说挺得住，但莹绿猫眼全是恐慌，三角耳朵可怜的折下一半哆哆嗦嗦，生怕听到什么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一样。

念完信的涅菲斯：“……”

念完信的赫塞：“……”

他俩表情太过奇怪，贝斯怔了怔，喵：“怎么了。”“你等一下，贝斯特。”

两位大神官面无表情，快速从桌上的文件中抽出另一张今天新来的消息，上面并不是王的亲笔，是担任副指挥的布雷顿的笔迹。

涅菲斯拿着布雷顿写给他们的，赫塞拿着约法尔写给贝斯的。

在贝斯无辜下的猫脸下，两人把两张纸对在一起看：王写：攻打耶路撒冷很难。

布雷顿写：他娘的，我们还没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派人来说他们投降了！王连帐篷门都没来及的出！

王写：我受伤了。

布雷顿写：唉，你们准备物资吧，哦~我的神啊，我们还得扶贫——你们不知道这里的食物多难吃，只有烤肉，王都被烤肉的木签扎到了手。

王写：我也想念你，尤其是受伤后，我想要你的一件贴身衣服用来思念你缓解疼痛。最好是穿过的。

……嗯。

两位大神官脸麻了麻，继续往另一张上看。

布雷顿的笔迹透着疑惑：不知道为什么，王说如果贝斯特拿着信去找你们，你们知道怎么做，如果敢说错话……（这段王没说完），但我很好奇，什么怎么做，到底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呵呵，在此之前，刚收到这封信件的两位大神官也是一头雾水，直到现在。

两人目光在最后那句‘穿过的’上反复扫了几遍。

涅菲斯：我瞎了。

赫塞：……我也是。

这句话的最后，隔着纸，读信的人都能感觉到上面残留着写信人的坏笑和风骚！

涅菲斯和赫塞读完后嘴角抽搐，拿开信，目光复杂地落在担忧不已的黑坨坨身上。

“怎么样、”贝斯见到他俩看自己，坐立难安踩尾巴，难过的喵喵问：“约法尔说打仗很难，他到底伤的重不重啊。”“…………”

伤的重还很难？

呵呵，耶路撒冷都投降了叫很难？被木签扎到手叫受伤？！

还他妈要人家贴身衣物、还重点标记要穿过的布料少的——鬼都知道王要的是人家的内裤啊卧槽！！

王您真是———做个人吧！

面对贝斯的担忧，无语至极的两位大神官一噎，不知怎么回答，最后还是涅菲斯吸了口气，尽量温和的安抚贝斯。

虽然在贝斯眼中，涅菲斯嘴角一直抖，一会向上一会向下（也许她正在努力保持微笑），却显得五官狰狞，她从牙缝挤出一句话：“放心，没死！”

贝斯：“……”

她说完，赫塞干咳一声，似乎在提醒涅菲斯不该诅咒埃及尊贵的主人。

“呵呵呵呵呵。”涅菲斯皮笑肉不笑，毫无诚意的改正，“抱歉，失言了，我是说，王还活着。”“………………”

不是，这两句话有啥区别吗？

贝斯懵逼脸，不知道他们看完信为啥这个表情。

它还想问详细些，但涅菲斯已经沉下脸，扔下手里的信，扭头闷声继续干活了。

贝斯无奈只能看向赫塞，赫塞严肃的消瘦的长脸此时表情也很古怪，看向它的目光竟隐隐有些可怜。

仿佛它变成了世界上最可怜的猫，给贝斯吓的心脏乱跳，以为约法尔真的要不行了呢！

“王确实受伤了。”想到信上的内容，再看贝斯瞬间紧张的模样，这位正直的神官良心隐隐作痛，他握拳干咳，补充：“但是不重。”真一点都不重。

假装办公的涅菲斯闻言发出“呵呵。”冷笑，呵完了继续工作。

“……”贝斯后爪挠挠肚皮，不知道今天的涅菲斯为什么有点不对劲，但好歹得到了确定消息，它也就踏实了。

“真的喵？”

“真的。”

“行吧，那我就放心了，哦对、赫塞你知道约法尔伤到了什么位置吗？”“呃。”赫塞移开目光，低声嘀咕：“手。”他又重复强调：“你不用担心，真的不重。”再轻一点，可能就自动愈合了。

“这就好……”看赫塞的如此坚定毫不像作伪的表情，贝斯点点头，松口气喵：“我知道了，那我回去寝宫啦。”它衔起纸张掉头跳下桌子要走。

“等等。”

赫塞突然拦住它。

“喵？”

黑坨坨不解回身。

“贝斯特，你是要给王去找衣服吗？”

“嗷。”

贝斯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承认了。

“关于这个——”赫塞板起脸，倒映着黑喵的双眼里闪烁着同情的光。王这次太恶劣了，他是正直的大神官，就算不能违背王令，可也不能就这么欺骗别人。

他深思熟虑后，对贝斯低声说：“贝斯特，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

…………

次日，下午。

移驾耶路撒冷城府的约法尔，正站在桌前，指着桌上的地图跟各位将领布置征战以东的战前布局。

不知不觉中，天色已经渐晚。

“在您装作昏睡的半个月中，亚述果然流言四起，大概是没想到您突然苏醒，不过有人自称亚述公主雅诺的侍从，对方……”“哗啦！”

一只雄鹰收翅停在阳台，拍击翅膀的声音很大，足以吸引众人的注目。

刚才讲话被打断的男人正要继续，坐在椅子上的王抬手示意，男人立刻闭上嘴，行礼退回到队伍。

骁勇善战且皮肤冷白俊美如精灵神明的埃及王永远是众人的焦点，他站起身前往阳台，众人的目光追随在他背后，一直到他进来。

众人眼尖的发现他手里多了一个皮子小包，大概有女人掌心大小，缝制细密。

捏着这小包，王本来冷漠的脸上也多了笑容，平时一眼能割下他们一块肉的冰蓝双眸被过长的眼睫遮挡，透出愉悦的光。

将领们好奇的盯着那个小东西，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宝贝或者好消息，能让王心情瞬间大好。

直到王坐回椅子上，有意无意的用手遮挡住他们的视线，又好似有种迫不及待感觉的拆开它。

喜欢猫的埃及人都有一颗好奇的心。

五大三粗的将领们眯起眼，悄无声息踮起脚尖蹭来蹭去，极其八卦的斜着眼偷摸往上面瞅。

将领A：哇，拽出来了拽出来了！

将领B：是什么！哦——好像用了张纸包裹。

将领C：快看！王将纸打开了啊啊啊啊！

将领A：我好激动！！！

将领CB：ohhhhhh！！！

那被纸张包裹的东西好像因为折的角度不对，他们王一打开，里面的东西一下掉了出来，王脸色一变，顾不得的把纸扔在桌子摆放的地图上，动作迅速地在它落地沾土前抓住了它一角。

因此，那东西自然垂下来，众将领将‘宝物’和信纸都看了个一干二净。

将领A：阿勒？

将领CB:这是——咦？一只袜子？还是被人穿过的？！

众将领：……

这群五大三粗的大老爷们，僵硬的把目光从袜子上移开，然后不由自主地看向了桌上的信，上面写着：“给约法尔，希望你一切都好，注意身体。你说想要我穿过的、布料少的，我选来选去，这只袜子送给你！

————同样爱你的，贝斯特。”

众将领：ohhhhh！！！

卧槽我们死定了！

我们知道了王不可告人的癖好！！！

众将领恨不得自戳双目，又忍不住害死人的好奇，扭头去看他们王的脸，没想到正跟脸色阴沉，散发着杀意，但却微笑的男人对上了视线。

咕咚。

众将领咽了一口好大的唾沫。

而始料未及措不及防被摆了一道、好心情瞬间灰飞烟灭的俊美法老王轻描淡写捏紧了手里的袜子放入怀中。

看上去挺温柔的，也没有思考灭口的样子———如果他们王没有对着他们笑的牙齿咯咯作响的话。

众将领：“……”

哦~

Shit！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约法尔看着手里的袜子，沉默。

为什么……不是内裤？

——

开心吗。

嘻嘻。

明天就要描写剧情了，今天皮一下。

第77章 历史的车轮碾过无数亡魂

短短停留两天，完成交接和部署后，约法尔率兵出发。

数万战士从耶路撒冷撤离，盔甲和战马轰隆隆发出咆哮。

路边靠墙躺倒的难民衣不蔽体，卷缩起双腿，麻木的盯着全副武装的埃及士兵离去的背影，还存有一线希望的耶路撒冷居民和僧侣修行者，淅淅零零站在路边，双手交叉举在胸口，垂头嘀嘀咕咕念着祈福的话。

他们现在属于埃及了。

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是这么多年耶路撒冷听过最好的消息，于情于理他们也该为新的统治者的征战送上祝福和鲜花。

但可惜的是他们现在太穷了，别说花，贫瘠的土地连小麦都没长一粒。

布雷顿跟阿贝琉他们骑在马上，在庞大的队伍中，铠甲披风雄姿英发。他瞧着新收的城这幅穷酸样就脑门疼，忍不住看向战车的方向。

四匹战马拉着沉重的战车，车前方是大圆盾样式的带刺车头，车身是木制，包裹了铁皮，牵着缰绳的士兵站在上面驱动着马匹。

而他们王，约法尔.孟菲斯就坐在上面，俊美的侧脸冰冷无情，半合双眼慵懒地将手臂搭在战车扶手上，看上去有些无聊。

“唉。”

布雷顿叹口气，他来之前就听赫塞提过，说王想要耶路撒冷是因为那个叫贝斯特的神奇少年，今天出发，又无意中见到王把人家袜子往胸甲里放……

虽然布雷顿没听两位大神官透露过什么，但布雷顿已经猜到了某些不受控制的展开，心里愁得慌。

他们王……不会变成个沉迷男色的暴君吧。

想起那只跨国千山万水，最后被王收起来的袜子，布雷顿就忍不住脑补。

阿贝琉见到前面的兄弟唉声叹气，笑了笑，驱使坐骑靠近布雷顿，他小声喊布雷顿。

“嘿布雷顿，别皱着眉了，你瞧你，我们是要打仗的，至于善后那是大神官和大臣们操心的事儿。不就是耶路撒冷穷了点吗？你怎么越来越像老妈子……”“你懂什么。”

布雷顿扭头冲只知道睡美女和打仗的同僚翻白眼。

“我不担心这个。”

“那你老叹气。”阿贝琉嘿嘿一笑，“难道你是想你老婆了？放心，我们这次征战并不难，那个沙耶才建国几天，有什么怕的！就算是你这样武艺不怎么高的，也不用害怕。”“这我知道……”

“嗯？”

“我是担心……”

布雷顿看着阿贝琉吊儿郎当的样子，犹豫后又叹口气，“算了！不跟你说，你这人嘴巴大，告诉你估计半个埃及都能传遍，以后你们会知道的。”

嗯？

阿贝琉瞪大眼睛：“谁嘴巴大！不说还敢调侃劳资？！”

“算了，不说就不说，反正劳资也不好奇……”

阿贝琉抠抠脸上的疤，麻烦的啧了一声，岔开话：“对了，我们这么大张旗鼓的，知道王苏醒的亚述王和那个公主不会动手脚吗？叛党成立的小国有什么兵力，别我们刚去，他们已经跑干净了。”

跟耶路撒冷这样的，他可不想在来一回。

“放心。”布雷顿想了想，轻声回他：“要建立一个王国可不是嘴上说说，他们这次敢跑，下次在重建就难了，人心、财力、时机，这些可不是说有就有的，对方虽然是小国，但困兽比饿狼更猛，我们接下来怕有硬骨头啃了！”

“哈哈，我等的就是硬骨头！”

阿贝琉大笑一声扯回缰绳，拉开了跟布雷顿的距离，哒哒哒调转马头去跟索克念叨去了。

那兴奋的样子，估计要跟索克说说怎么吃‘硬骨头’

布雷顿瞥了他一眼，摇头：这人，还说不是大嘴巴……

另一边。

亚述王宫。

面容清丽温柔的雅诺散开了她乌黑的辫子，那头秀发让侍女用宝石头饰修饰梳理，散在她消瘦挺拔的后背。

一身华丽繁琐红裙的雅诺脸上无比冰冷，漂亮的妆无法遮挡她眼底的暗涌和绷紧嘴唇的恶劣的心情。

空荡荡的大殿只有她跟年老的亚述王。

这是一场父女间的对话，也是上任王和他继承者的对话。

只是他们谁也没有先开口。

空气中的灰尘旁若无人的飞舞。

终于，亚述王先张开嘴，他眼皮松弛耸拉着，双眼疲惫浑浊，开口时也带着卡着痰般的沙哑，这一切都表明了他的身体状况比外界传言的更加不好。

“雅诺……埃及的法老王并没有死，咳……你需要给我个解释。”

雅诺站在昂贵编织地毯上，她直视着自己的父亲。

“我并没有什么能辩解的，尊敬的父王，埃及的法老王显然并没有陷入阿淑尔神眼的神力中，我得到的信息不准确，这是我的失败，是我的失误，我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纤细的手牵了牵裙子，耀眼的红将她年轻漂亮的身体包裹成一支怒放的红玫瑰。

雅诺并没有畏惧和害怕，她坦然的接受了约法尔.孟菲斯把他们全部当猴子耍了的事实。

“我回国后，流言就已经放出，所有平民都在呼喊我，他们支撑着我保护您和亚述。他们不明真相，并没有任何和埃及开战的准备……我也不能承认之前那是一个谎话，在找到解决办法前，如果我承认了，我们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我那五个兄长，如今只剩下了一个，无论是什么代价，我们都要走下去，您是知道的，父王。”

老王看着下方跟自己血缘灵魂最相近的女儿，见到她眼里并没有畏缩和悔意，威严冷漠的脸上终于透出点笑意。

“很好，很好。一个王不可能只有胜利，就算他将阿淑尔的光芒戴在头上，他这一生总会有输局！与其后悔不如尽早找出解决办法！雅诺，很好……我的女儿啊，你说说你的解决办法，我们现在不能跟征服王开战，无论如何。”

闻言，雅诺虽板着脸，内心却松了口气。

“我不知怎么向您表达我的感恩，父王。我想说，我们并不是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的目标，他真正想要处理掉的是埃及的叛党。虽然派去求和的人并没带回好消息，不过我们先压住之前散播的流言，埃及军路过之地，我们的边城无偿提供粮草和军事帮助，向埃及表达我们的诚意。”

有沙耶这个替死鬼，他们亚述会得到更多转机。

至于之前跟他们谈妥的盟约？

雅诺早已忽视了它。

“继续说，我的女儿。”

“是。”

“做完这一步，我会亲自去跟埃及法老王求和解，在我的权利范围内满足他的条件……想必他也清楚，我们亚述如果真的分崩离析，割肉喂饱了虎视眈眈的他国，最后麻烦的还是埃及。”

“不错。”亚述王点头，赞许：“不愧是我的血脉，雅诺，你的这份勇气和果敢让我知道我没有选错人，你今天晚上便出发吧，需要什么就带走，不需要经过我的批准！”

“遵命，父王。”

雅诺微笑着扯扯裙子，立刻行礼离开。

当转过身的刹那，她脸上的笑瞬间消失，嘴角向下撇。

别以为她不知道她父王为什么还要留下一个儿子，身为老王，他永远提防着自己茁壮成长的子女，留下无数退路。

哼哼。

如果她不主动说出亲自去跟埃及法老王讲和，或者讲和失败，亚述的王位恐怕要便宜给她那个智障般的兄长了！

该死的、令人沉醉又恶心的权利。

多少人踩着血亲爱人的尸骨攀登上去，又有多少人从最顶端被拉扯下来，插满尖刀。

穿行在冰冷华贵王宫的红玫瑰高傲的仰着头，布满淤泥的心已经有了下一个牺牲者的名单。

……

“埃及到哪里了？”

“陛下，他们已经快到以东了，还有半天时间抵达西多。”

“嗯，城里那些老不死的想必都跑了吧？”

“…………”

“辛，不要试图在联系亚述了，没用的，那位公主可不是漂亮善良的女神，她恐怕现在正主动联系埃及，想着怎么用我的人头讨好约法尔.孟菲斯呢。”“……王。”

“王？这真是个好听的称呼。”

沙耶一身铠甲，沉重的剑放在身侧，他曲腿悠闲坐在城主府庭院的水池旁，多情的眼睛望着池水里干枯腐烂的荷叶，手中还握着酒杯。

听到这个称呼，他好笑的扫了一眼眼眶通红，正在哽咽的侍从。

看了一眼，他目光重新落在池水中，抿着酒哼着他家乡的民谣，悠闲自在一如既往。

他真是个矛盾的人。

明明无利不起早，却眨眼什么都能抛却。

明明也在争夺王位，却总能让人感觉到他表面努力下的散漫。

当一切失败后，就算即将面临死亡，他也没有慌忙不安，反而早有预料似的，坦然接受。

真是个矛盾的男人，对啊，真是矛盾的男人……

沙耶哼着歌，嘴角噙着笑，让人不自觉感染上他的恣意和洒脱，当然，前提是在不知道他是个即将国破的王的前提下。

辛看着自己的主人，他从来没有看透自己从小服侍到大的殿下，在这紧要关头，辛的内心为自己的主人感到悲伤。

他低吼咒骂：“那群老不死的！他们才是最想复国的人，他们挟带着您催促您走向复国的路，嘴巴里全是过去如何如何辉煌——现在他们都跑了！这群该死的老东西！要不是他们————”辛说到一半噗通跪在地上，膝行到沙耶身旁，不能抑制的伏在沙耶膝盖上崩溃大哭。

因为他知道，面前的主人，必死无疑。

“您就不该听他们的复国，您明明比我聪明，我都能看透的事情，为什么您——殿下，我们也走吧！别去管那些旧民、我——”“辛。”

沙耶打断他，手掌拍了拍伏在自己膝盖上痛哭的忠心侍从的头。

他轻声说：“辛，你知道人们为什么需要王吗？”辛愣住，他抬头看着自己的主人抹了把眼泪，摇摇头。

沙耶笑了笑。

“因为人需要信仰，人需要种群。就像狮群，母狮子们在最难的时候，哪怕把幼崽都饿死把自己也饿死，都不会让雄狮首领少吃一口。为什么雄狮不参与捕猎也能先吃食物？为什么雄狮可以不留情面的压榨狮群和自己的孩子？它明明很多余不是吗？”“……”

“不是的啊辛，不是那样的啊……雄狮从不劳作，雄狮汲取狮群的营养，是因为它强大，才能保护住领土，才能震慑住鬣狗和其他狮群，每当它们领地范围无法得到足够养育狮群的猎物，雄狮就出现了。它要去战斗，和别的狮子，和别的物种……伤痕累累，血肉模糊，靠着积累下来的力量，抢夺一块新的能供给母狮捕猎的领地，哪怕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母狮和人民是种群里不变的，它们在谁手底下都能活，被淘汰的只有雄狮而已。”“……”

沙耶笑着指了指自己。

“我并不是为了那群鬣狗才战斗不离开的，别侮辱我，辛。我是为了那些同样守在这块领土里，即使面临死亡也坚定不离开的旧民才不离开的，哪怕只有一个，他们只要盼望着我，我就是他们的雄狮。”“……殿下。”

辛再次悲悸嚎哭。

“别哭了，辛。”沙耶边拍着他的头，边饮酒望向远方，口吻淡淡：“我的命运早已决定，多年前我就看见了今天。”“明天就是我面对那位征服王的日子，就算我是个弱小的雄狮，也把一切交到我手上吧。不过……”沙耶话一顿，垂首看着自己唯一信任的人。

“这里留下的人全部只能战死，可你不同，辛，你要活下去。”“我不走！”辛猛地抬头，“我也会追随殿下到最后一刻！”“闭嘴。”

沙耶拍拍他带眼泪的脸，不重的呵斥。

他目光幽深，“就算我无法为你们带来未来，但我也不能就这样让那位王赢的太过痛快，我要撕扯下他的肉，凶狠的反扑，让他也体会到我们沙上民族的痛苦！”“辛，你拿上我给你准备的东西，去替我办最后一件事。”“……”

……

……

公元前，三千零七十一年。

孟菲斯王朝二世。

六万埃及大军在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的带领下，穿尼罗河，过耶路撒冷、亚述两要塞，到达以东。

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努布麦尔帕地区，与昙花一现的西多王国，正式开战。

埃及、亚述、西多……

无论战争逝去多少生命，流唱多少传奇的灵魂。

洒了多少鲜血和悲惨的眼泪。

也不过是史书上轻轻几笔，一页薄纸。

历史的车轮碾过无数亡魂，而笔下的故事，多如星辰……

第78章 带来守护的猫眼石

“伊夫大祭司，您怎么在这儿？”

晚上出来透气的贝斯，错愕的看着荒废庭院冒出个慈祥老爷子，话一出口，他才想起来自己现在是半个人类的模样，慌张的抬手捂住耳朵。

“不用遮不用遮……”老祭司笑呵呵的摆手，拄着法杖慢慢走过来，“我都知道亡灵书的事情了。”

“这样呀……”

贝斯尴尬的放下手，从稍微矮一些的假山上跳下来，整理好被他压皱的柔软布料。

伊夫老祭司是约法尔的亲人，还是长辈，贝斯面对老祭司有种见家长的紧张，生怕给对方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

而且上次的事，多亏了老祭司，贝斯后来一直没时间去跟他道谢，等有时间了，约法尔的出征让贝斯每天无精打采，事不过脑子，就给忘了。

“伊夫大祭司，上回阿淑尔神眼的事谢谢您，要不是您我和约法、咳咳、我和王可能就出不来了。”

他叫约法尔叫习惯了，一不留神，差点当着大祭司的面直呼约法尔的名字。

要知道在埃及，这么大胆亲昵的呼唤法老王的名字，只有法老王的父母才可以，就连王后都不敢。

贝斯看见老祭司笑起来，心虚地干咳，生怕暴露出什么。

大祭司……应该更不认可法老王喜欢男人吧。

被他知道，还不把得我送去火葬场啊。

屁股后面的尾巴摇啊摇，贝斯像个受训的小学生，规规矩矩站在‘班主任’面前，讨好的咧咧嘴，露出两枚尖细的猫牙。

“哈哈哈，你这孩子，不用这么怕我，我可是埃及最好说话的老头子啦。”

老祭司被他紧张的模样逗笑，干脆将法杖放在石桌上，找了个石凳，哎呦哎呦的弯腰坐下。

他冲僵硬的贝斯招手，“别看着，你也坐啊，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猫神变成人类呢。”

“啊？哦哦。”

贝斯乖乖听话，束手束脚的坐在他旁边，一脑门小汗珠，两只手互相抠手指头。

等贝斯坐下了，伊夫老祭司轻声说：“其实上回阿淑尔神眼的事……我并没有帮上什么忙。”

贝斯愣了愣，扭头看伊夫老爷子。

伊夫老祭司：“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在梦中发生了什么，不过我潜入梦境的时候，你们已经要出来了。”

“可我们在梦里也没做什么，我还差点被怪物给抓住！”

贝斯现在想起梦中看见的四不像怪物还心有余悸，两只耳朵上的毛毛炸起来。

“哈哈，那确实够可怕的。”伊夫老祭司好笑的瞧着贝斯的猫耳朵，温声：“不过你们出来了不是吗？”

贝斯抿紧嘴唇，点点头。

老爷子继续说：“梦是约法尔的梦，他……我大概能了解你们被困在了什么地方。”

依旧清明的双眼在年老下垂的眼皮下，透露出某种安抚人心的温柔。

他看着贝斯。

“在那个梦里，约法尔并不害怕，他只有愤怒。过去发生的那些，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一直炙烤着约法尔的心，才会让约法尔止不住暴虐和杀戮的欲望，让他变得残忍。”

“约法尔不残忍……他很温柔！”

贝斯超小声的反驳。

“哦？”

伊夫老爷子眨眨眼，好奇的探过身，手臂压在桌子上，“那你说说，约法尔怎么温柔了？”

“行！”

贝斯提起约法尔就有无尽的话题，莹绿猫眼闪闪发光，两只三角猫耳一前一后贼带劲的甩来甩去，圆圆长条的尾巴勾着圈，他也撑住石桌上，和伊夫老爷子像两个坐在一起，共玩一个游戏机的小孩，叽叽喳喳地推销他家铲屎官。

完全忘了自己又开始直呼约法尔的名字。

“我跟你说……约法尔其实超级好的，别看他对大臣冷着脸，实际上每个大臣哪怕是门口的守卫叫什么名字，他都知道！而且约法尔很辛苦，早上起得早，晚上睡的晚，下了议事厅还要去小议事厅，每天都泡在政事里，又勤政又爱民，外面说他昏庸那些全是假的！”

“嗯嗯，还有呢？”

“还有他喜欢猫啊，喜欢猫的怎么会有坏人？！嘿嘿……尤其是本喵他最喜、咳咳咳！”

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的贝斯脸色一变，面对伊夫老爷子探究的目光，背后全是冷汗。

妈呀，差点说漏嘴！

他赶紧改口：“我是说，我不是他养的猫吗，所以在猫里面，他肯定最喜欢我嘛。”

“嗯。”伊夫老爷子笑呵呵的点头，“你说的对，还有别的吗？”

“有有有！”

贝斯擦擦额头，这次谨慎很多。

“约法尔还会给猫咪洗澡啊，梳毛啊，虽然他有过敏症……还给我买了很多宝石玩，私下里他很爱笑的！还有啊……”

贝斯滔滔不绝，说到自己喉咙都干了，才吸口气停下来。

对面坐着的伊夫老爷子表情还有些意犹未尽。

伊夫大祭司看着面前的少年，这个孩子刚开始面对他手脚还不知道要放在那里，表情也是面见长辈时会有的尴尬和不耐，伊夫大祭司非常肯定的说，要不是自己坐下来做出要聊天的意思，这个小家伙肯定掉头就跑了！

直到他们的谈话，提到了约法尔。

这个小家伙的表情就全变了。

他仿佛整个人都在发着光，满眼都是快乐和幸福，表情轻松又自在，激动的摇晃着尾巴和脑袋。

可爱的肢体动作和那份货真价实的感情，只有提到喜欢的人才会有。

伊夫大祭司时不时点头附和，还想慈爱的摸摸他的头。

这孩子真是，太可爱了。

等贝斯说完了，伊夫老爷子突然来了一句：“看来你是真的很爱约法尔啊。”

贝斯：“…………”

嗯？

嗯！

不是、老爷子您刚刚说什么？！

眼瞅着猫耳少年瞬间涨红了脸，“我我我”地站起身摆手要解释，伊夫老爷子赶紧比划个别激动的手势。

“不用解释，没事，我并不会阻止你们相爱，那孩子曾经过的太苦了，他现在喜欢你为了你学会温柔待人，走向正路，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拆散你们。”

“…………”

贝斯瞪大眼睛死死盯着老爷子，不敢相信。

“您、您什么意思？”就这么同意他跟约法尔在一起啦？

我的神啊。

我不会是做梦呢吧？！

伊夫老爷子：“就是你想的那样。”他眨眼，表情平静温和，口吻上扬跟老顽童似的带点俏皮。

简直像个宠爱天下所有孩子，亲民可爱的圣诞老爷爷，贝斯不自觉受他感染，紧绷的心放松下来。

“谢谢您……真的，谢谢您！”

就算知道和喜欢的人心意相通最重要，也不会有人真的不在乎对方家人的看法。

贝斯知道自己在这个时代跟约法尔相爱，是永远无法光明正大的。

他虽然可以放下这一点，但作为约法尔亲族长辈的伊夫老爷子能认同他，简直………比收获无数财富还要让贝斯深受感动！

“之后的路是你们两个走的，我或者任何人都只是你们未来路上的过客。”伊夫老爷子摇摇头，忽然抬手，从自己胸口那复杂的祭祀长袍下，掏出一个小袋子。

“来，伸出手。”

“嗯？”

伊夫老爷子轻轻握住贝斯的手腕，将他手心朝向自己，兜着小袋子的底扯了扯。

咕噜噜。

一枚宝石从小袋子里滚出来，掉在贝斯手心上。

夜晚明亮的月光笼罩下来，在宛如蜂蜜般浓稠的金色宝石上，晃出一条白色的线，吸收月亮光辉的宝石闪耀出神秘而美丽的宝光，紧紧攥住了贝斯的视线。

是猫眼石！

而且是非常稀有昂贵、个大品相漂亮的金绿玉猫眼石！

贝斯的母亲就有一颗，镶嵌在她和贝斯爸爸的结婚戒指上，小时候贝斯曾经偷偷拿出来把玩过，差点挨了他老妈的揍。

后来贝斯成年，他老妈总说让他快点找女朋友，好让这枚戒指传下去。

贝斯当时以为猫眼石是便宜的东西，还查过，后来差点被那二十多万美金的昂贵价格惊掉下巴！

这一枚宝石，比钻戒贵了十倍！

“这个，就送给你了。”

“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从小到大，贝斯就没收过超过一百的红包，何况是这么稀有的猫眼宝石？

贝斯觉得安静躺在他手心的猫眼宝石都在发烫。

“听我的，收下吧，你以后会用上它的。”

伊夫老爷子轻轻扣上贝斯的手，抬头包容的看着贝斯，他目光睿智深沉，仿佛看穿了这世上所有秘密。

“将要发生的事，除了神，谁都无法阻止，因为那是历史该经历的。但我们这群并没有神力的人类自从诞生以来，经过无数磨难，也摸索出了很多避免不幸的方法。”

“猫眼石又被称为寻梦石和驱魔石，它就像月亮女神的眼睛一样，储存着太阳神拉的神力，在夜晚给迷茫的人照亮方向，它很适合未来的你，贝斯。”

老祭司说完站起身，摸了几下贝斯的脑袋。随后不容拒绝的垂下手，拿起石桌上的法杖，转身要走。

等老祭司都走远了，贝斯才从怔忪中回过神，大祭司的话他一知半解，仿佛明白了什么，又好似是雾中看花。

忽然他想起什么忙追上几步，冲伊夫老祭司的背影喊：“伊夫大祭司，您记错啦——我是贝斯特啊！”

这老爷子岁数这么大了，不会送错人了吧，贝斯有点哭笑不得地想。

谁知身影已经淹没进黑夜的老爷子也不回头，“你的家人不就是这么称呼你的吗？别看我年纪大，我还不糊涂呢~，走喽，晚上凉了……”而他背后，听到这句话的贝斯瞬间攥紧了那枚宝石！

莹绿眼珠中的瞳孔，震惊地紧缩成细线，倒和他手心的宝石相差无几。

……

第79章 一面天堂一面地狱

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努布麦尔帕地区。

约法尔坐在战车上单手撑着头，蓝宝石断面般锋利冰冷的双眼，直视前方血腥混乱大规模战争。

他如吃饱的野兽，表现出一种对现在局面的慵懒和无趣。

架势战车的战士随着埃及大军的推进而向前驾驶，手持盾牌挡下零星几支飞箭。

阿贝琉和索克他们是约法尔选出的最好的战士，将他们放在战场无疑于将胡狼扔进了羊群，加上完全不对等的两军战力——这个暂时依据以东，建立在城中的西多国家，只用了三个小时，就被埃及大军倾轧殆尽，屠杀无数。

城破了。

穿盔甲的战士只留下最后的几百人，他们满身血污双眼猩红，围成扇形刀尖指着同样满身血液的埃及战士。

他们像困兽。

而在他们背后保护的，是手持农具，仇恨怒视他们、不管不顾扑上来恨不得咬死他们的平民。

“该死的埃及人！该死的约法尔.孟菲斯！”

一个女人手持镰刀，含泪砍死了自己一对年幼的儿女，随后也加入了最后的反抗队伍。

她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比起留下性命做敌人的奴隶，被看不起和侮辱，不如让热血流满全身，凝固住这最后的骄傲和荣耀！

她不会走的，他们都不会走的。

他们已经失去过一次家园了，这次……就算死亡降临，他们也只愿意让灵魂徘徊在自己的国土上！

骑在马上的阿贝琉和索克挤开队伍，皱眉看着他们，冲他们大吼。

“我们不杀女人和孩子！只要你们投降———”

“我们不会投降！死也不会！”

那些平民泪流满面，畏惧死亡，却在阿贝琉面前咬紧牙齿，咆哮着：“我们和我们的王一起！西多的荣光永在！我们的国家永在！”“…………”

滚烫的眼泪和鲜血无法打动人，但不屈的灵魂可以。

无论何时，奋力反抗到最后一滴血流干的敌人，在战场上理应受到战士们的尊重。埃及的战士们沉默下来，阿贝琉叹口气，他没有立刻下令剿灭他们。

谁知道你们的王还在不在？

没准他扔下你们逃跑了呢！

阿贝琉刚想喊回去，在人群中，一个人慢慢地走了出来，他穿着铠甲和拿着重剑，只露出一双温柔多情的眼睛。

“王！”

“是王！”

西多的人躁动起来，最后整齐的站在了他的身后。

阿贝琉惊讶的瞪大眼睛，无法相信这样必死的局面，那个狡猾的男人竟然真的选择跟这些平民留下。

“好！”

阿贝琉目光透出一抹钦佩，从马上翻身下来，他身后的索克也同样如此。

埃及战士中不成文的规定，对真正无畏无惧的勇士，理应让他们得到让世人敬佩的待遇！

阿贝琉并不打算继续屠杀，而是要带差不多人数的士兵，和沙耶一对一。

正当阿贝琉打算走过去的时候，忽然有人按住了他肩膀，随后阿贝琉整个人被掀开，他踉跄好几步才被索克扶住，但阿贝琉没生气，他瞪大眼睛猛地转身，果然看见了他们的王、约法尔身穿黄金铠甲，手持一把奇怪的武器，来到了沙耶的面前。

猩红披风随铂金长发在他身后轻扬。

他站在沙耶面前，表情冷漠，嗓音裹着冰渣。

“我征战过的土地，凡是不逃跑、选择战到最后一刻的王，我都会亲自赐予他们死亡和终结。”沙耶怔了怔，随后低笑出声。

约法尔的话表明：他承认了西多这个国家，也认可了他这个统治短暂的王。

啊……

这算不算仁慈呢？

沙耶笑声更大。

“抽出你的剑。”约法尔睨着沙耶，“以埃及统治者，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之名。”他右手握住自己的武器，那是有着剑把，剑身却呈现圆棍尖头的‘刺’状无刃奇怪武器。

类似于西洋剑，却比那更加坚硬，粗重。

曾经有无数王，被它钉死在王座上！

平平无奇的外表，上面却不知饮过多少英雄的鲜血和灵魂。

能用上它，足以体现出约法尔对接下来厮杀的尊重。

沙耶缓缓抽出自己的重剑，双手握住，慎重而冷静的对准了约法尔。

“以……西多统治者，沙耶.狄思裘波之名！”

……

“铮！”

金属碰撞用力击打在一起的声音刺人耳膜。

两位王厮杀在一起。

无论是埃及的军队，还是西多的人民，他们沉默着让开一个范围，目光落在中心的两位王身上。

风呼呼吹过，无论是哭声和激动的吼声，都被吞没在心里，在这个战场上，除了约法尔和沙耶，一切都寂静静止了。

“铮——”

破碎的重剑碎片弹飞，深深扎进黄色沙土中，沙耶来不及扔下断剑回身拉开距离，那把奇怪带着尖锐一头的武器被他主人刺破了他的盔甲和身体！

铠甲上的铁发出牙酸的尖叫，被钻出个窟窿，布料搅碎在其后，相对柔软的血肉抵不住寒芒，从小腹开始，到后背……

骨头断裂，肠子被扯断。

沙耶多情的双眼失去颜色，嘴巴淌出的血沫不停往外咳，在凶手的黄金铠甲上，喷出很多猩红的小点，他失力的倒退着，倒退着。

而约法尔一步步前进，那份与生俱来的力量，让他轻松用武器将沙耶捅了个对穿后，抬着他往墙壁走。

“哗啦啦。”

粘稠的血大片大片倾倒在干枯的黄沙土上，最后流下这鲜血的人，被钉在一面泥墙上。

刚才还有微弱挣扎的人，失去了全部力量，微微睁着眼，无力垂下双手和头颅……沙耶死了。

约法尔手中的武器剑柄已经被血浸泡的滑手，他冷冷的看着面前又一个死在他手里的王，垂下眼静默了一会儿后，他拔出剑，任由尸体沉重的跌落在地上。

“砰”的一声，仿佛是按下播放键的手。

西多人不在压抑哭声，他们撕心裂肺的哀嚎，仿佛被人咬下一块儿肉一般放声悲悸！

而埃及士兵大吼着，高举武器为他们王的英勇兴奋喝彩！

一面天堂，一面地狱。

这已经，是冥神手中的天秤，生死公平。

“王。”

布雷顿小跑上来，跟上掉头回战车的约法尔，递上布巾。

约法尔无视后面的哭喊和喝彩，慢慢擦着自己的手和武器。

布雷顿皱眉：“王，这群西多人怎么办？他们不像是会投降的样子。”约法尔睨了他一眼，淡淡“嗯”了声回应，随后他侧身，目光从背后那片哭喊的西多人身上停留一眼便移开。

染红的布巾被扔下，尊贵英勇的王登上战车，只留下一句听不清感情的话。

他说。

“屠城。”

……

……

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埃及西多之争结束。

统治短暂的西多王沙耶.狄思裘波战死。

胜利后的征服王约法尔.孟菲斯选择屠城，燃烧尸体的火焰不分日夜烧了两天。

埃及与西多之争，亦是世人未解的，征服王约法尔.孟菲斯与他无名王后神秘故事的展开……

第80章 滚两次！

埃及战胜的消息传回了国，约法尔还没回来的时候，整个埃及以及在庆祝了。

贝斯也从喜气洋洋的侍女那里得到了消息。

王宫里，进出的都是脸带笑意的官员与祭祀，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开心。

胜利的战争将带来财富、土地、更好的生活以及他国的尊重。

就算这是一场在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璀璨征战史记上，只能称得上沙粒般小小的战役，可胜利就是胜利，王的强大，才是国家的强大，才是和平强盛的根基。

忠心耿耿、信仰着神明之子的埃及人，满心满意准备着祭祀和庆典。

白色柔软的纱，是埃及最爱的布料，他们不喜欢繁重闷热的厚重衣服，比起红色，更爱象征纯洁忠贞的白。

王宫里，大街上，每户人家但凡是有一点积蓄的，都存有白色布料，人们将白纱一头放进葡萄酒桶，染成红色，然后捆绑在麦穗杆上，混合着花朵悬挂在黄泥砖砌成的房屋门顶。

这是现在的埃及，最流行常见的做法。

而战胜归来的王会在王城开放猎场上，亲自射杀雄狮，再用短刀将狮子剖开，拿出里面的心脏交给祭祀，献给保佑着埃及的主神。

但前提是他们先将迎接法老王的准备工作做好。

有精明能干的涅菲斯，和严谨熟记诸多礼仪规矩的赫塞，这些都不是问题，贝斯甚至听见侍女们小声讨论那天晚上晚宴食物的名单有多么多么丰盛。

这说明最后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完，现在他们只差两件事。

一，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的回归。

二，献给王的花和亲吻，需要王后。

以前不需要是因为众所周知——法老王约法尔是一位厚重长草的大龄未婚男人。

至于现在……

“贝斯特，虽然不想承认，但现在，您确实是尊贵埃及之主的唯一妻子，您几乎相当于这个国家的‘女主人’，而且王说过将要立您（巴特拉娜）做王后，迎接王的庆典上，您需要站在大臣前面，在我和涅菲斯以及祭祀的陪同下，走出王宫，穿过街道，然后在城门口……贝斯特？贝斯特？！”

“嗯？啊……你刚才说什么？”

赫塞拿着厚重珍贵的书籍，闻言露出一种令差生绝对毛骨悚然的表情，漆黑的脸上眉毛几乎要变成两个弯刀。

可他面前的不是人……

喵大爷眼睛都没眨一下，手里搓着那枚鸽子蛋般大小的猫眼石，另一只手捏着一张卷曲的纸条，他视线落在上面，莹绿的双眼根本没有聚焦。

赫塞看到这一幕深深叹口气，总是板起来显得严肃的脸上大多是无奈。

对方身为他侍奉的主人的‘妻子’，赫塞不能像对那些粗心侍从那般冲他怒吼，更何况来之前涅菲斯已经提醒过他，最近的贝斯特有些不对劲。

赫塞忍耐下脾气，目光无意略过那枚宝石，这枚宝石来自于老祭司，这一点负责照看贝斯特的女官已经告诉过他。

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后他只能移开视线，重新翻开书籍，给贝斯讲那天作为王后应该做的。

不过他的声音温柔许多，生硬的‘您’也换成了‘你’

“你什么都不用管，侍女会给你穿好能遮挡身体的衣服，到时候王下战车或者下马，你表演好‘巴特拉娜’王妃的角色，走过去就好。为了配合你那奇怪的变身时间，迎接仪式还特意跟王沟通，选在了下午太阳落下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发出声音，还有……”

赫塞一条一条在贝斯耳边念，为了让贝斯听进去，这位大神官尽职尽责的起码连着念了五遍以上。

“嗯，嗯，我知道。”

贝斯敷衍的嗯嗯啊啊应付着，尾巴尖一甩一甩。

他满脑子都是伊夫老祭司最后那句话。

那是什么意思？

他难道知道我其实是披着猫咪外壳的人？

也没什么不可能的，毕竟这里可是存在神明的埃及。就是……他会不会把这件事告诉约法尔？

约法尔喜欢猫，一直以为他是真正的猫，也是因为喜欢猫才和自己有了交集。关于重生的事儿，贝斯因为跟智脑的协议，无法透露，所以这么久他都是瞒着约法尔的。

约法尔性格不算多疑，但他在乎的事必须全部在他掌控中，贝斯知道。

而且对待感情，约法尔正大光明且理所当然的表现着自己的占有欲和唯一性，他和贝斯之间是无法揉进沙子的感情。

欺骗、隐瞒。

这些绝不可能出现在他和他中间。

贝斯不在意，约法尔却能为了一件小小的事暴怒不已。

隐瞒重生和原本是人的事实可大可小，往小了看，抛开这个小小的隐瞒，他们之间的相处都是真情实意。

往大了说，贝斯一开始就是人类的话，约法尔会不会以为，贝斯是因为知道自己是法老王，才会有之后那些亲近维护和感情的呢？

猫是单纯的，人是复杂的。

打个比方说：

现实中，你以为你的女朋友一开始不知道你有钱有权，她跟你就是旅行时的一见钟情，一眼就海誓山盟海枯石烂。

结果你们结婚了，领证了，上全垒了，你他妈发现她其实是个心机女\*，旅行偶遇一见钟情全部都是故意设计的，就想傍上金主，过上贵族太太的生活，至于感情？她根本没爱你过你！

那你怎么想？

会不会跟吃了屎一样恶心？

万一约法尔也真的这么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是被掺杂进目的不纯的算计…………神啊，我是真的不想看见这个！

贝斯烦躁的恨不得抓破脑袋，或者冲到老祭司那里求他不要告诉约法尔。

哪怕贝斯知道，约法尔不一定会这么想，没准儿他会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小事，并不理会，但……

贝斯怕失去约法尔。

爱这个字，说出口太肉麻，写出来同样带了抹羞怯。

不过事实就是如此，越怕失去就越在乎，越在乎就会越小心翼翼的。

我他妈可真矫情！

最好看的小说尽在饱和小说网：BAＯＨEXS.COM

难道就不能用点爷们的办法？！

比如说约法尔敢以为我是为了财富和地位才靠近他的，那我就打断他的鼻梁！

……当然，前提是我跳起来能够到他的鼻梁，且打得过约法尔，保证自己下一秒不会被揍死。

贝斯在心里对着自己竖起中指，沮丧的折下猫耳。

老祭司那里他去过了，伊夫老祭司跟他谈话的第二天就离开了王宫，回到了神殿，贝斯不确定他有没有给约法尔传过信件，今天早上他收到了约法尔给他的信，上面并没有写多余的事儿。

贝斯搓着手里的纸条，上面来自某位俊美法老王的亲笔如他的人那样，瘦而锋利有力的字体从不拖泥带水的在纸上一气呵成，写下对某只喵的思念。

贝斯抠着上面令人脸红心跳的某些词汇，耳尖又立起来。

去他妈的，贝斯在心里想，等约法尔回来我就跟他坦白！我才不要像腐漫里犹犹豫豫最后尝尽苦头，分分合合能演个三十多集，折磨的人脑壳痛大呼‘你他妈倒是说啊！’的男主角。

有话就说！

把心意表明清楚！

实在不行就色诱……嘿嘿。

如果你的女朋友怀疑你，那就滚床单吧，滚一次床单不好的话，就滚两次！贝斯想起他母亲玛丽夫人的话，他母亲虽然絮叨了些，不过她的话一直是最好的真理。

贝斯给远在未来某个时空的老妈点个赞，目光坚定，下了决心。

“……你听明白了吗？贝斯特。”赫塞恰好这时候刚说完第六遍。

压根没回过神的贝斯猫眼闪烁，攥紧了手里的猫眼石，重重点头，“我明白了！”

“嗯？”赫塞合上书看来他重复念叨还是有点成效的啊，心情放松些的大神官露出点笑意，“不错，那你在重复一遍。”

贝斯大喊：“滚床单！”

赫塞：“…………”

贝斯撕心裂肺：“滚两次！！！”

赫塞：“…………”

哦。

呵、

某位大神官面无表情站起身，然后高高举起了手里砖头一样重的书，对准状况外，眼睛亮晶晶的猫耳少年那满是黄色废料的脑瓜壳————

——咚！

……

……

归来的埃及大军已经穿过了下埃及，六万大军其中有两万来自于下埃及，在归程中依次返回各自的原驻点。

花费了一个月才处理好以东残余逃跑乱党后，返程时完成交接又拖延了一个星期。

原本计算的两个月时间，现在已经所剩无几，当然，因为他们王下令日夜兼程返回王城，他们已经进入上埃及的边城，还有一天时间就要到家了，到那时候他们作为胜利的英雄，可以尽情享受人民的欢呼，躺在红酒池水里大口嚼着烤肉，怀里搂着美女。

按理来说，这时候他们已经可以松懈下来，高声笑谈假期去哪里玩，可现在……

阿贝琉鹰一般的眼睛不含感情扫过混在埃及大军中的那一小股亚述人，哼了声，冲地上吐了口唾沫。

那个可恶的亚述公主，一路黏了上来，害得他们还要提防着这群亚述人！

攻打以东时，这位公主在亚述边城近乎讨好的送上物资和人手，都被他们王拒绝了。回来的路上，王没有驱赶他们，但也没接见他们。

阿贝琉自从知道这个公主干的好事后，恨不得剁下她的脑袋！

可恶的亚述毒蛇，差点害了他们王，要不是王的命令……哼！

不过现在看着对方着急想要面见他们王的样子，却只能吃闭门羹，他心里暗爽，直呼痛快！

打仗是非常消耗钱财的，这一趟他们虽然赢了，账面上却亏的很多。布雷顿那个家伙，更是摩拳擦掌，打算把这一趟从耶路撒冷和以东做的亏本买卖从亚述人身上补贴回来。

阿贝琉目光一瞥，又看见白色马车往他们王的战车旁凑，他打起精神拧了拧鼻子，嘀咕：

“倒霉的亚述公主，最好别给劳资搞出什么幺蛾子……”

第81章 瘪了

迎接的日子很快到了。

王宫。

王之寝宫。

“吉娜！快去拿布巾，时间很快来不及了，为什么贝斯特大人的头发还没被擦干！头发没有干怎么戴头饰？！”

“请等一下！我立刻去拿布巾！”

跪伏在地上为贝斯整理裙带的侍女听见女官的呼喊立刻应了一声，她急匆匆站起来，提起碍事的白色长裙，挤开围成一圈，同样焦急给贝斯化妆的侍女，蹬蹬蹬往外跑。

老女官阿琳娜手里捧着垫着布料的托盘从门外迈进来，她一边小心注意着托盘上一组镶嵌硕大翠绿橄榄石和青金石的珠宝首饰，一边冲另一个女官喊。

“姬亚快过来！你帮我给贝斯特大人佩戴好首饰，小心点！这套珠宝可是刚从王之宝库中取出来的——你能信吗？这就是历代王后才能戴的‘拉提朴’！”

“我的天啊……王竟然让贝斯特大人佩戴这么正规的饰品？！”

姬亚惊呼一声，赶忙把手中的黄金腰扣放下，小跑过去小心翼翼的接住那珍贵的宝物，来到贝斯面前。

姬亚额头带着细密的小汗珠，专注的捏起那根看上去就沉的要死的、工艺精美到难以置信的黄金嵌珠宝项链，挂到了贝斯特的脖子上。

挺尸任由她们摆弄的贝斯瞬间一个踉跄，脖子差点被这玩意压断！

“我的妈，这玩意怎么这这么重？”

贝斯艰难的喘息，感觉自己的小细脖颈快要被这根项链勒的凹下去了，吓得他赶紧用手托住，往下一瞅，眼睛好悬没被上面烁烁放光的宝石闪瞎眼。

“啊———您别动！”

姬亚看着贝斯这么扯那根历史悠久的项链，吓出一声短促的尖叫。

“呃。”

贝斯手一僵，不敢动了。

猫耳少年可怜的被人用小刷子小笔头在脸上描画，为了做出埃及未来尊贵女主人，现任宠妃造型，他本来就没肉的腰和胸愣是让布料和棉花等填充物，搞出了‘凹凸’火辣的性感身材。

穿女装、还搞成这个祸国殃民艳后的模样，贝斯羞耻到脸红的在往下滴血。

可他不能反抗，为了能赶得上两个时辰后的迎接庆典，所有人都忙疯了。

贝斯好似公园大爷手中的空竹，被侍女女官们兜来兜去恨不得腾空而起，让她们好能方便收拾。

“这东西有这么贵重吗？”贝斯小声问。

他知道橄榄石在埃及被称为太阳宝石，是只有法老王和王后才能佩戴的宝石，其中一颗纯净的翠绿色能在黑市卖上天价。

并且他脖子上这个绝对超过了四十克拉，还被青金宝石围在中间，又在每颗宝石一圈镶嵌了小石榴石，呃，大概是石榴石吧。

贝斯的宝石知识仅限于此。

不过就算这套首饰看上去再怎么昂贵华丽，带着一股浓浓端庄高调的女王气场，也不过就是个首饰而已。

约法尔送给他的宝石太多了，之前还弄了一匣子给他玩，仿佛那是什么不值钱的玩意。

这让贝斯难免被混淆了价值观念，再加上他不像女孩子那么喜欢宝石这种东西……他单纯觉得姬亚屏息给他佩戴的样子与其说是在戴首饰，还不如说是在带炸弹！

仿佛呼吸重了，都能把这套首饰刮花一样。

贝斯闭着一只莹绿猫眼让人给他上眼线，另一只眼睁开，透露着好奇。

就算再稀少，对于王室来说，也稀松平常才对，姬亚和阿琳娜两个人早就见习惯了，为什么会露出这个表情。

听见他的话姬亚刚要说什么，就被阿琳娜抢先，“当然贵重，拉提朴是不同的！”

贝斯：“拉提朴？”

阿琳娜抹了抹头上的冷汗，举着托盘监督侍女给贝斯整理着装，她看着贝斯，脸上透出一抹喜色，解释道：

“拉提朴是历代王后才允许佩戴的首饰，拉提朴在埃及语中是‘不变的’，得到它女人无一例外都是法老王最敬重的爱人，埃及的女主人，它象征着法老王对自己妻子的爱和珍重，至今几代王后，全都佩戴过它！”

贝斯：“……”

卧槽，这么牛批！？

那这不就跟电视剧里传国玉玺皇后凤印差不多了吗？

阿琳娜看着猫耳少年不开窍的样子抿嘴笑了笑，“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王特意传信命人去宝库拿的啊！王啊~是在向您表明，您是他最爱的人，是不变的爱情呢！”

阿琳娜说完，忙碌中的侍女们小声笑起来，一张张充满异域风情的褐色脸颊上飞上红晕，眼神带着露骨暗示和羞涩，偷瞄着贝斯。

哦~当然，她们可不是对贝斯抱有情爱的想法。

只是对于平民和少女们来说，高贵者们的爱情传说和暧昧事迹，无论在古代和现代，都吃的通！

她们看向贝斯的眼神，完全就跟贝斯曾经看小x书男主角两人搞对象时的眼神一样。

恨不得咬住手指尖叫，然后发出‘哎嘿嘿’姨母笑的辣种。

贝斯：“…………”

万恶的铲屎官。

隔了这么远，马上都要到家了还在家门口骚一下！

哼。

变成人的喵大爷假装不在意的仰起头，但他忘了他变成人没了身上的毛毛，脸上的绯色从上到下，一直蔓延到锁骨窝里，在奶白肌肤上一览无遗，暴露了它主人窃喜羞涩的小心思。

贝斯特大人可真可爱，怪不得王这么喜欢他！

这幅模样又引来侍女们一阵轻笑。等她们笑够了，阿琳娜才收敛笑容，假装板脸说了她们两句。

“行了行了！一会儿大神官大人就要来催了，快收拾好！”

“是。”

侍女们根本不怕，彼此眨了眨眼睛，继续给贝斯上妆。

等赫塞真的来催了，寝宫的侍女们才继续忙得热火朝天起来。

……

王都外。

作者：优秀的在线阅读网站

饱和小说网(ＢAOHEXS.COM)

埃及大军和王的战车已经踏上了石板路，脚下不再是灰尘四溅的沙土地，这说明他们已经到了埃及最核心城市的范围内。

高高的城墙进在咫尺。

守城的将领看见了王的队伍后，吹响了号角，大声欢呼、嘶吼着埃及的名字！

“王回来了！王胜利回来了！”

“还等什么，快去叫祭祀啊蠢货！”

守城的士兵在长官的呵斥下匆匆喊人，当王之军前队进城时，道路两边站满了满脸兴奋的埃及民众，他们人挤人的往前冲，想要一睹法老王的真容，王都的守卫不得不增加人手，把武器横在胸口来阻挡激动的人们。

“王——”

“啊啊啊，快看军队进来了！！！”

“王——征服王万岁！埃及万岁！”

“阿贝琉将军！看这里———阿贝琉将军！”

“嘿，是布雷顿将军！哇——”

向往英雄和强大的埃及少女们、少年们兴奋地呼喊着自己喜欢的将领，手捧着这个月份极少的荷花和橄榄树叶用力往英雄的战马，和王的战车上投掷。

老人们双手合十，嘀咕着吉利的话，性感的埃及女郎则冲着这群强壮的战士们嘻嘻哈哈扔着散发香味和爱慕的合欢树叶。

男人挺起胸膛，看着埃及的精兵们露出与有荣焉的自豪，如果带了孩子，还会把孩子顶在肩膀。让他沾一沾法老王散发出来的‘神力’，以后也做个勇士！

等前排军队彻底进入城中，露出后面的战车后，尖叫声和欢呼声更是让人止不住热血沸腾！

战车上，一直坐着的约法尔站起来，繁杂的声音一顿，接着像抵达高\*般，所有人整齐的吼：

“征服王——！”

“征服王——！”

“征服王——！”

约法尔身穿铠甲，高高在上的睨着人群，微微颔首。

看见王的回应，激动人群跪伏在地，祭祀们趁机卖力的齐声吟唱呕哑神秘的祈福曲调。

“呜——”

沉闷的牛角乐器发出宛如鲸鸣的震撼声音，仿佛撩开了盛世太平的国度的一角，悠长而宏伟，感染着人每个毛孔都舒张开，头皮发麻心脏震颤，狠狠地打个激灵！

战车两旁骑着马匹的阿贝琉和布雷顿索克等将领，矜持的冲这些平民挥手。

之前还冷冰冰沉默的战士们，如今表情严肃认真，步伐一致，铠甲撞击声磨的人耳膜发麻、

他们威严萧肃。

他们是埃及的英雄，是埃及的战士。

他们昂头挺胸，享受着属于胜利者的荣光和崇拜的欢呼，将热血和汹涌的感情压抑在心脏里！

布雷顿在马上止不住笑容，“瞧瞧！这才是真正欢迎方式嘛，这才刚到城门口就这么热烈！”

索克在他背后没开口，也有点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忙着平复心情呢。

即使他们前几年经常打仗，也有过好几次这样的盛大欢迎场面，不过每次回来都一样要被感动一次。

杀过人，留过血，有些场景看多了也就麻木了，等到了家门口，才能感觉到自己从残酷战场上活下来并且胜利了的事实，整颗心都被喜悦和无法言说的感情填满。

某些第一次出征的士兵，还偷偷红了眼睛。

过了城门，在往前一些就是宫中迎接的人了，士兵慢慢停下了步伐，给后面的战车让开路。

约法尔看到了站在所有大臣前面和神官前面的贝斯。

那瞬间，号角声、欢呼、吵闹、人群……当贝斯特出现，约法尔的世界瞬间安静。

无限扩散，仿若一盘散沙找不到焦点的思绪凝聚成一条线，牵住他，拴住他。

对什么都无趣慵懒的冰蓝双眸‘活’了过来。

它毫不遮掩地将充满感情的眼神，落在对方的躯体上。

约法尔的视线，极富力量却又无比柔软。

隔着不算近的距离，侵占舔舐着贝斯脖颈眼下稍微裸露出的、因为在众人面前穿裙子羞红的肌肤。

约法尔冷漠英俊的面容有了温度。

这位高贵的法老王勾起唇角，站在战车上欣赏他那小东西冲自己走过来的样子。

贝斯穿了象征纯洁的白裙。

尽管全身包裹的严实，却在侍女的巧手下，展现出了纤瘦漂亮的身体曲线。

从头上垂下的白纱坠着宝石盖在他留长了一些的黑色卷发上，令人看不清的面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贝斯手捧着一只含苞欲放的荷花，小心着脖颈上意义不凡的珠宝，一步步在那么多人的视线下走到战车旁。

当人们直勾勾盯着他看时，贝斯简直都忘记该怎么走路了！

我上次被这么受瞩目是什么时候？

哦。

大概是上辈子毕业时站上宣讲台，面向全校师生讲话的时候。

贝斯欲哭无泪。

不行，我他妈快要同手同脚了！

尤其当那股不容忽视，简直比流氓还流氓的视线落在身上的时候，无疑是一种雪上加霜。

约法尔的目光仿佛是有实质，有温度的。

贝斯清楚的感受到对方的视线正往他衣服里钻，甚至停在用棉花做的假胸上时，还带了笑意。

看看看，看个屁哦！

没见过大胸老爷们吗！

淦！

恼羞成怒的喵大爷快走了几步，来到战车旁，仰头直视正在用眼神耍流氓的男人。

高高在上的气势，冷酷无情的表情，还有堪比神明般俊美禁欲的面容……

嗯……后面那句划掉。

约法尔从马车上走下来，和贝斯面对面。

冰蓝的狭长眸子流淌着笑意和光，倒映出莹绿的猫眼。

喵大爷弯了弯眼睛，非常虚假‘哦呵呵’捏着嗓子，用憋出来的女声说：“感谢神明庇佑，感谢您为埃及带来了荣耀，呵呵呵~”呵呵完，喵大爷立刻用极小的声音，咬牙切齿的补充：“你回来了啊犬东西，tui！”

约法尔忍不住低笑，未持剑的手从贝斯手中抽出那朵荷花。

“嗯，我回来了。亲爱的，你不该给我一个吻吗？”喵大爷：“………”吻你奶奶个爪儿！

我才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做那种事！

贝斯脸红干咳，尖细着嗓子拒绝：“咳，内什么，我嗓子今天不舒服，我……唔！”热热的东西，挤着面纱进入口腔。

灼热的鼻息洒在脸上……

围观的民众们高声笑着喊着，将花朵投向王与未来的王后。

贝斯被揉进坚硬的铠甲上，让约法尔勒着揉搓。

他们吻了很久，很久。

在贝斯情动不已，脑子缺氧模糊间，约法尔突然停顿了一下，接着吻的更深入，贝斯都快要把面纱咽下去了。

终于贝斯腿软腰也软了，约法尔才放开他，扶住他的肩膀笑的更大地凑到贝斯耳边小声说：“唔，抱歉。”

他闷笑。

“胸被我按瘪了。”

“………………”

哈？！

贝斯懵逼脸，接着他顺着约法尔的视线垂下头，看见了自己胸口本来尽职尽责伪装不错的俩棉花团。

瘪了。

贝斯：……

第82章 不如当寡夫，淦

“你亲我为什么要摸我的胸！我他妈又不是个女人！”贝斯看着自己完美无缺的女装身材从‘凸’变‘凹’，蹦出一脑门青筋，同时对约法尔的做法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这他妈是直男手法吧，一定是直男手法！

弯的谁他妈摸胸？

谁摸！

不都搂着后背，顶多‘不小心’蹭一下屁股吗？

贝斯眼睛冒火，恨不得拎住还在笑的约法尔的脖领一顿咆哮：你说你的动作为什么这么熟练，卧槽你是不是背着劳资在外面偷吃了！？

“我只是好奇而已。”

约法尔仿佛看穿了贝斯的心，长长铂金眼睫下的蓝眸促狭扫在那个凹陷下去的位置，看一下嗤地笑一声，看一眼嗤地笑一声，看……

贝斯嘴角抽搐：“你嘴漏气啊。”

约法尔：“嗤。”

贝斯：……笑笑笑，笑死你丫的。

最新最全的小说尽在饱和小说网：BAＯHＥXS.ＣOＭ

“你、那你说怎么办吧。”贝斯瞅着自己的胸口，又抬头咬牙启齿压低声音跟怒瞪约法尔，“反正我不能就这么转身。”

现在他俩紧贴着，还没有人看出来，但是一分开，谁他妈能解释王妃本来好好的D怎么突然变成了A。

“你先别急。”约法尔闻言压下嘴角，手臂勾住贝斯的腰，“我先抱着你，你试试能不能把它抠起来。”

贝斯：“……”抠起来可还行。

不过……成吧，死马当活马医。

两人紧紧挨着，约法尔很高，他弯腰抱着贝斯可能会露出点什么，于是两人的姿势就是约法尔双臂穿过贝斯腋下正好挡住侧面，揽住他后背。

贝斯假装小鸟依人蜷缩在约法尔胸口。

周围的群众和士兵以为他们王和王妃感情深厚，不知道他们眼中火辣性感的王妃正在努力抠棉花，而唯一知道的那位可恶腹黑法老王仰起头，半阖着双眼，俊美的侧颜上能窥见他非常愉悦而翘起的唇角。

在外人眼里一副‘搂住宠妃心满意足’‘爱这个女人爱的要死’的痴情样子。

将领：哇———

民众：ohhhhh！！！

众人感动：王终于有喜欢的女人了，嘤嘤嘤，他们好恩爱，这个姿势好感人，我们回家也要和老婆学！

贝斯：……

学个球！

眼瞅着王和王妃抱了这么久没撒开，欢迎的人起哄的更多了。

这种庆典，是拉近贵族王室和平民的好机会，对于民众的欢呼和起哄一般都是高容忍的，所以贝斯甚至还听到了口哨声。

只有深知他们王圣洁外貌下的劣性，和王妃是个长猫耳朵的少年的涅菲斯和赫塞察觉到了不对。

两位的大神官不知道他们王在搞什么，怕耽误接下来的仪式，也怕暴露，赶紧对视一眼后上前小声催促。

“王，巴特拉娜王妃，时间不早，该前往王宫了。”

涅菲斯和赫塞垂头行礼，并没没发现贝斯的尴尬。

不过贝斯听见更加焦急起来。

手恨不得伸进衣领把胸口布料顶回去！同时对古埃及女性的内衣充满了绝望。

要说古埃及女性，也不都是个顶个的丰满火辣。

飞机场这种叫女性恨得牙根痒痒的身材问题非常普遍，男人们看美女，还专往这上面选，为了成功嫁给喜欢的人，在贵族宴会上穿上精美的衣裙，这些妹子怎么办呢？

她们非常聪明。

手巧的女孩子们把衣服胸口布料缝厚一些，还在夹层穿了能固定能挺起的软网，这些网一般都是用鞣制过的树皮做的，和草莎纸一样热销，不过它比草莎纸更加柔韧富有弹性，还有立体感和硬度。

将这玩意鞣制成两只镂空的‘大碗’放在女性胸口位置的裙子夹层，在用一根穿了两坨棉花的绳子捆在胸口……

二者合一，从A到D。

埃及各大成衣店均有销售……

不过这东西也有致命缺陷，那就是不能挤压，不能硬撞，撞了后就跟矿泉水瓶子一般，冲着反方向凹陷下去，然后对着自己人挺起了。

这种情况对于土生土长的埃及女性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但贝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来自未来的男人，是真的不会弄这个东西。

他从衣领处弄吧，衣领上面有那套超级珍贵，比他年龄都大的首饰，贝斯怕给它扯坏了。

从下面弄吧，连衣裙腰的地方没有开口的地方，还裹了很多腰带。

他只好脸通红的迎着困难上，慌张的揪住胸口处的布料往外拽。

因为紧挨着约法尔，这东西挺硬的，他弄了半天都没搞好。

贝斯满头大汗：约法尔是怎么把它压瘪的？这得多大劲啊。

跟欧派有仇么我去。

“王？”

时间拖得太久，所有人都在等法老王约法尔的动作，可约法尔一直站在战车旁不走，连平民都看出不对了。

涅菲斯赶紧给王使眼色，意思您秀恩爱也秀的时间太长了，快动一动吧！

面对两位神官，约法尔的表情淡了很多，“嗯”了声回应，手掌扶在贝斯后背上，低声问：“弄好了吗？”

“没有，怎么办啊。”贝斯急的豆大的汗把脸颊旁边的头发都打湿了。

约法尔眼底浮上笑意：“那你准备好。”

“啊？”贝斯没听清，抽空抬起头两只莹绿猫眼睁大，“你说什么？”

“我说——”

约法尔话说一半，突然一下松开贝斯，贝斯本来被他勒紧，现在失去支撑点吓得低呼踉跄着后退，就在后退的时候，他感觉胸口一紧。

贝斯：“……”在这一刻我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一个退步和慌神间，贝斯就听本来纳闷的围观群众忽然齐齐发出“哇——”的惊叹。

贝斯：……

喵大爷面无表情的垂头，约法尔的手从他胸口慢吞吞离开，“好了。”他说，而那两个将贝斯折磨要死的、凹陷下去的玩意也重新鼓起来了。

作者有话说：书友们，请记住最新最全的小说网站，饱和小说网

洁白的布料还能看到两个被大力揪起的点……

当然，约法尔也没做什么，就是在帮贝斯。

但在其他人眼中，这是什么？

这妥妥的就是刚吃完豆腐，才抽出手的样子啊！

“………………”

贝斯看着约法尔，满脸狰狞。

涅菲斯和赫塞则是黑下脸嘴角抽搐不已。

至于将领们和围观群众？

“哎呀！”

小女孩脸红红的捂住脸，期待又兴奋地从手指头缝偷瞄。

男人们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人群全是此起彼伏“哇~哦。”的感叹。女人们则是笑嘻嘻的交谈，贝斯都听见其中一个嗓门大的喊：“原来王和王妃这么久不分开，是因为王在那个什么啊，嘻嘻嘻。”

“你看布料都抽丝了，嘿~好激情吖~~~”

“啧啧啧，幸亏我眼神好，不然都看不见！”

贝斯：“……”

我谢你啊！

就埃及群众这幅吃瓜模样，相信不久后，埃及现任法老王和其王妃的风流艳史，就会在大街小巷奔向告走最后传遍上下埃及。

再让游吟诗人琴弦一拨，眼睛一转，指不定什么体位持不持久都给他妈敲定了！

贝斯不能细想。

他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能保持着‘庄重美丽之法老王倾城宠妃’的头衔跟约法尔走进王宫的。

更不敢回忆。

一回忆就想杀老攻当寡夫。

淦！

埃及大军自然不能全部在王城内，人数太大王城容不下，所以约法尔下令给归来的大军假期和赏赐后，军队都返回了王城附近驻扎的营地。

在王宫夜宴庆祝埃及胜利的，是各位官员及其家属，还有阿贝琉索克布雷顿等跟随王出征的将领。

平日里的王宫宴会是不能带家属的，所以宴会上女性出席非常少。

但今日不同，今天是法老王胜利归来的宴会，比起带有政治意义那种，更接近于庆典舞会一类。

来赴会的所有官员和贵族都允许带两名家眷或友人，对于平民或者低阶贵族来说，是非常好的表现场所。

迎来胜利的王宫今天热闹非凡，各个贵族和城主远道而来，其中年轻美貌的贵族夫人和小姐们更是打扮一个比一个漂亮。

争着做艳压群芳、舞池里最靓丽的那个仔。

贝斯是不能下去和她们玩耍的，他要陪着约法尔，在上首接待来祝福的大臣。

但他坐了一会儿就烦了，趁着约法尔应对大臣，边小口小口饮葡萄酒，边偷偷往下面瞄。

下方宴会跳舞的夫人们戴着比脑袋还大的黄金头冠和金丝头纱，眼线眉毛描画的特别夸张，浓妆艳抹，珠宝满身。

那套了好几圈圆领式珠宝项链的细长细长的脖子，仿佛下一秒就会被金银压垮，但人家照样能随着乐师的奏乐摇曳生姿，在宴会上对英俊将领们抛媚眼，实在令贝斯佩服无比。

不光女性，埃及的贵族男人们也非常爱美，明明长得高大，一身肌肉块，却穿红色藏青的鲜艳衣服，化了妆戴了假发，十根手指，能戴二十多个硕大宝石戒指。

贝斯看了一会儿，人脸还没看清，先被那些珠宝黄金闪花了眼睛。

他砸咂舌，面纱撩开一点，仰头把黄金酒杯里的最后一口葡萄酒饮干，两颊被酒气熏红，小小的打了个嗝。

约法尔表情冷漠地抿了口酒水，应付走了一个上来拍马屁的贵族，听见小小的打嗝声侧头去看坐在身边的人。

这双冰蓝的眼睛多么敏锐专注，一下就捕捉到了贝斯面纱下，因喝醉绯红的脸。

约法尔面容温柔下来，好像收起了拒人千里之外的尖刺那样。

他伸手揽住了贝斯的肩膀，探身，薄唇靠近头纱下猫耳的部位，华丽清冷的嗓音充满诱惑的往贝斯耳朵里钻，他说：

“别喝太多酒，你已经醉了。我今天刚回来，难道你不想我吗贝斯特？”

沙哑的声音仿佛一根钻进耳朵的小羽毛，贝斯整个人措不及防一抖缩了缩脖子，他想要说什么，不过反应过来涅菲斯让他少说话避免暴露后，改成扭头怒瞪约法尔。

我才不想你！

贝斯心想，就凭你刚才那么逗我，想也说不想。

可惜醉蒙蒙的莹绿猫眼没有半点攻击力不能让饿狠了的猛兽惧怕，只能引起对方心里翻涌的欲望。

“你撒谎。”约法尔挑挑眉似笑非笑，那张脸近在咫尺的脸充满暧昧而危险的异国风情和魅力，他揭穿了贝斯，“小骗子，我留在王宫的衣服你哪件没用过呢？嗯？你用它们做什么了，你可以告诉我吗。”

“……”

贝斯没法说出口，他扣着酒杯，耳边是热闹的宴会音乐和贵族大臣们矜持的笑和交谈声，脸颊更红。

猫耳少年羞于启齿，但身旁的男人不打算放过他。

“听话，少喝一点。”

约法尔侧身，双腿交叠手肘撑在座椅扶手上，支住头看着贝斯，慵懒游刃有余，好似贝斯是他嘴边逃不掉只能被他吃掉的猎物一样。

我才不。

贝斯撇撇嘴，他转头把酒杯举向捧酒壶的侍从，酒壶空了的侍从正好和人换完。

新的侍从捧着满满一壶酒站在后面，跟在旁边给王试毒的人没听见王说了什么，看见王妃要酒赶紧让这个木桩子般的侍从给他倒一小杯子，试毒的人尝了一口，过会并未感觉身体有不适后，侍从上前，给王妃满上酒杯。

贝斯咧咧嘴，端起酒杯得意的当着约法尔的面喝了一口气他。

冰蓝色狭长双眸眯起来，约法尔笑容淡下去，冷声道：“好，我知道了，你晚上如果睡着，我会让你痛醒的。”

“噗咳咳咳！”

贝斯刚喝进去的酒喷出去大半，一顿撕心裂肺的咳嗽。

见到下首有人看他，贝斯赶紧扯了餐巾捂住嘴，等好多了冲约法尔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今晚变猫睡！”

“可以。”约法尔并不在乎，“我也可以试试你别的样子。”

“…………”

贝斯想骂他畜生老流氓的时候，又有人来敬酒了。他还记得自己的人设，立刻跟约法尔坐直，咽下话。

按照流程王和王后都要适当的端起酒杯抿一口，再跟大臣（贵族）客套一下，可贝斯一抬头没想到的竟然会是雅诺！

贝斯惊的脱口而出：“怎么是你！？”

这个女人竟然还特么敢来埃及？！

雅诺举着空酒杯，正让侍从上前执酒壶给她和身为王的约法尔杯子里添酒，贝斯酒杯是满的，侍从假意倒了几滴就退下了。

听到贝斯不可置信的质问，雅诺弯起唇角。

“我可是正大光明走进来的啊，美丽的王妃。”她眼珠向左，不动声色的忌惮的看了眼埃及的法老王，又转眼看贝斯，继续笑道：“当然，我是来向您和尊贵的法老王陛下赔礼道歉的，感谢王对我的仁慈，给我参与宴会的殊荣。为了得到法老王的原谅，我和亚述的诚意满满，听我说完相信您和王一定会满意的，可以吗？”

说完她一口饮下酒，笑吟吟的对约法尔和贝斯行礼，举手投足非常坦荡，好似之前那些过节都是一场误会或者不存在的梦。

“约法尔……”

贝斯学聪明了，先看约法尔的态度。

约法尔给了贝斯一个安抚的眼神，贝斯秒懂。

他抿紧嘴，跟约法尔一起端起酒杯，适当饮了一口……

第83章 有点烧胃

雅诺见到约法尔肯饮下这杯酒，哪怕是做做样子，整个人都肉眼可见的松了口气。

她笑容更加真诚，用女性独有的轻细嗓音柔柔说：“陛下是否要换一个地方详谈，还是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吧！”约法尔还没说话，贝斯赶紧拉住他，小声说。

他是真的怕了这个女人了，在这个毫不科学的古代，谁知道她会不会在扣个眼睛吓死人。

约法尔“嗯”了声，命侍从给雅诺从斜对面放了张椅子，侍从离开搬来，放在雅诺身后。

雅诺坐了，也不去看约法尔，而是把目光虚虚落在约法尔和贝斯中间，主要还是看贝斯。毕竟就算是亚述王亲自来了，面对约法尔这种时刻在放杀气的人都要退步。

她忌惮他，也畏惧他。

雅诺表现的无比自然，好似不记得自己当时怎么坑了王位后位上的两人，可心里要说不害怕约法尔是不可能的。

她口口声声跟父王保证，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考虑到亚述破灭后的麻烦，也不会杀她对亚述翻脸，但真来到约法尔面前，见到不似人类的男人撩开眼皮用那对可怕的蓝眼珠看过来，雅诺表面的不动声色下，后背全是冷汗！

她这种还挣扎在夺王位阶段的人，跟已经凶名赫赫的征服王坐在一张桌前，到底还是差了些威势和底气。

况且……

约法尔变了一下坐姿，哪怕只是个小动作，在心里琢磨对策的雅诺也瞳孔一缩，立刻回过神，面对妻子而慵懒的狮子站立起来，年轻强大，双眸闪烁着可怕的光，仿佛出鞘的兵器般割手。他冰冷地对雅诺道：

“你现在可以说了，但记住，像现在我这么容忍你的机会，你只有一次机会。”

“……我知道。”雅诺拉扯唇角轻笑，抬手将碎发向后勾，无声无息擦去鬓角滴落的汗。

九成把握，在约法尔.孟菲斯本人前，只剩下了三成……

只因为对方是征服王约法尔.孟菲斯，没直面他的人，永远不知道这个男人的恐怖！

“之前因为父王私下传信给我，说我兄长突然逝世。兄长与我感情深厚，所以雅诺才因为焦急慌乱急于从埃及脱身，对您和王妃殿下做出了冒犯之事。”

雅诺很是真诚地致歉。

“阿淑尔神眼的记载并不全面，我也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在亚述听到因为神眼之事给陛下和殿下造成了麻烦，雅诺心中无比自责和惶恐，早有打算来埃及亲自给陛下道歉，在陛下攻打西多时，父王特意开放边城，希望您能看在亚述诚心道歉的份儿上，接受我们的赔礼。”

闻言，坐在约法尔旁边的贝斯都知道她在说假话，在心里嘀咕：“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当时你用神眼得逞时可开心得很！一点都瞧不出哪里不懂后果……”

要不是他和约法尔醒了，哪会有今天雅诺代表亚述低头道歉的局面？

约法尔更直接，冷冷送她一个似笑非笑的：“呵”

“……”

搞政的，就不能在乎这点脸面，雅诺对约法尔的冷呵报以微笑，并扭头跟贝斯说：“关于亚述内关于我和约法尔陛下的流言已经被下令严禁，王妃殿下也不必多心。”

“唔。”贝斯移开目光，“你还是别看我了，我眼睛疼。”

当时雅诺将自己眼睛挖出来，血淋淋的样子，给贝斯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雅诺呵呵一笑，不在看贝斯，而是继续和约法尔小声沟通名为赔礼实为割地上贡的条件。

贝斯知道政事自己插不上手，无趣的背过身，偷摸喝酒。

醇香的暗红酒汁滚动在黄金酒杯中，不停荡漾，入喉带着葡萄酒的香味，后面泛上舌尖的是甜和一点点微酸。

唔，真好喝！

贝斯双眼放光，咬住杯沿，一小口一小口的品尝。

当雅诺提到亚述给埃及签订三年和平契约，并且每年贡多少金银财宝时，贝斯小脸红嘟嘟地咂舌。

没想到下一秒约法尔将酒杯放下，张口就将三年改为了七年。

“三年？给你喘息的机会还要给在契约内给亚述保护，就凭借这么点东西和领地吗？……贝斯特，你少喝点”约法尔话说一半，眼珠转动不经意间扫到了偷酒喝的贝斯，口吻柔和下来，给贝斯用刀具切了块肉，放进餐盘，“吃点东西。”

贝斯乖乖点头：“嗯！”

约法尔摸了摸他的猫头，转头面对雅诺又恢复了冷脸，说：“不可能！”

雅诺：“………”不是，你这切换的也太真实了点吧。

雅诺的笑容僵住，不敢翻脸，也不能太大出血什么条件都接下，以免留下口舌把柄回到亚述被父王怪罪、小人诟病。

一个面对他国皇帝唯唯诺诺的女人？那还做个屁的女帝！

宴会上跳舞的美丽夫人小姐们大部分都累了，有的回到丈夫身边，有的和看对眼的青年才俊举着酒杯凑成小圈子说悄悄话。

不管私底下多少是看中了对方的身家利益，起码表面笑容甜蜜，恩爱无比，让贝斯有点羡慕。

在乐师的炫技下，俏皮上扬的音乐更加复杂动听，叫人忍不住被调动起情绪，配合着拍打节点。

贝斯喝醉了，撑住下巴朦朦胧胧一边嚼着嘴巴里的肉，边跟随音乐情不自禁的摇晃尾巴，裙摆厚重的长裙都被撑起一点痕迹。

可惜贝斯自己看不到。

宴会下。

涅菲斯和赫塞两位大神官忙着代替不爱理人的王，跟那些大贵族城主扯皮。

宴会上。

约法尔和雅诺生生把热闹愉快的宴会变成了严肃的谈判桌。

唇刀舌尖，你来我往间，一分利益都要细拆的情况下，谁都顾不上一只可爱的猫。

贝·可爱的喵大爷·斯：“唉……”

找个法老王做男人，未来的婚后生活可能就是这样了吧。

他叹口气，猛地将酒杯里最后一口葡萄酒干了。

酒精麻醉了情绪和大脑，有的人喝醉了耍酒疯，有的人喝醉了掉眼泪，有的喝醉了六亲不认专门吹牛。

贝斯是越喝越愁，自己也不知道愁什么，就是喜欢叹气。

“唉……没了。”

贝斯倒了倒酒杯，舌尖舔舔葡萄味的自己的下唇，他转身想跟仆从要，一回头正好看见持双耳银酒壶的仆从再次带着空酒壶退下，一个捧着同样模样酒壶的仆从垂着头小心翼翼的举着手里的东西，接替了他的班。

负责试毒的人试了毒后，他主动上来要给约法尔和雅诺添酒。

因为晚上有事要‘做’，约法尔真的没喝，面对大臣和雅诺都是在唇边沾了沾，所以约法尔酒杯是满的。

那仆从也看见了，转头要给雅诺面前那半杯倒满。

他看着那金灿灿精致的酒杯，额头冒了很多汗珠，他左手拎着壶，托底的右手以一种很自然的模样紧贴壶身，趁着弯腰的动作，他右手手心悄无声息往上移动，很快在瓶口的位置露出掌心一颗半融化的小白球。

“咚。”

细微到在宴会音乐下不可能被听到的声音很快消散，如掉入酒壶中米粒大小的小白丸一般消融于深红酒水中，泛出一点白沫后无迹可寻。

这人暗暗松了口气，手掌重新拖住壶身，倾斜瓶口，给雅诺倒满了。

香醇葡萄酒入丝滑的绸带洒进黄金酒杯中，仆从毫不起眼的躬身就要退下，这时忽然有喊住了他：

“等等！”

这人一顿，顿时感觉三道视线同时落在了自己身上！

难道被人看见了？

我暴露了吗？！

仆从满头冷汗，后背立刻就被泡透了，本来就绷紧的神经突然断裂，脑子一片空白。

就在这时，他听着叫住自己的、那道奇怪好似故意尖细着说话的女音冲他说：“帮我把酒杯也满上。”

“……”

男人噎住的喉咙吐出一口气，还好、还好只是要酒。

“别喝了。”

另一道属于那位冰冷可怕的王的声音带着不满，呵斥。但奇怪的女声一点都不怕，反而撒娇：“最后一杯，我就不喝了。”

“真的？”

最好看的小说尽在饱和小说网：BAOHEＸS.COM

“我保证！”

“那好。”

然后，男人竟然听到凶残可怕的法老王真的答应了，身上的目光也只剩下一道。

他不敢置信的稍微抬头，看见了坐在埃及法老王身边，那位包裹严实非常神秘的巴特拉娜王妃。

怪不得……是约法尔.孟菲斯的宠妃啊……仆从松口气的同时，表情复杂的扫过怀里的酒壶。

辛大人说过前往不能给亚述公主之外的人喝的，叫他倒上酒赶紧和其他侍从换下去，可是……

在贝斯疑惑的催促下，这个男仆犹豫几秒后还是上前，给法老王的宠妃满上了酒杯。

倒完后，他匆匆站回远处，跟监管的女官借口酒水好像掉入了小虫子，拎着酒壶垂头快步离开了宴会。

这酒被王妃喝了可怎么办，要是埃及也死了人，那他们的计划岂不是白费了？

……可恶！

他要尽快去找辛大人，跟他商量对策！

……

宴会渐入尾声，约法尔和雅诺好像也谈妥了，贝斯醉呼呼的看着雅诺快要撑不下笑脸，狰狞着脸一口喝下葡萄酒压压怒火，说了几句场面话掉头就走，就知道约法尔肯定没少割这个女人的肉！

嘿，嘿嘿嘿……不愧是我男人！

贝斯喝的眼睛都眯起来，猫耳朵垂着，坐的摇摇晃晃，只会盯着皱起眉的约法尔傻笑了。

约法尔本来生气，但瞧见他这幅可爱可怜的样子，只剩下好笑和怜惜，他将贝斯扶起，揽在胸口叫来涅菲斯和赫塞交代几句掉头就带着贝斯往寝宫走。

回到寝宫，贝斯已经支撑不住睡着了，约法尔手掌抚摸着贝斯软乎乎的脸颊，安静的看了一会儿让他想了两个月的小骗子的睡颜，才站起身，在侍女轻手轻脚的服侍下，前往浴殿沐浴。

……好热啊。

约法尔走后，睡的迷迷糊糊的贝斯挠挠肚皮，翻个身骑着被子不舒服的嘀咕。

他还想：我酒量挺好的啊，难道埃及的葡萄酒度数太高？

奇怪，怎么有点烧胃。

第84章 措不及防

倒酒的仆从离开宴会后，就来到了跟辛大人约定好的位置等他。

他们选择碰面的地方是先王后所居住的旧殿，因为现任法老王对前代父母的厌恶，这座旧殿就成了所有人禁忌提起的地方。

怕被迁怒，再怎么不偷懒的仆从也很少来这里。

这人惴惴不安地等了一会儿，果然看见一个身影小心从黑暗中绕过来，在浅淡月光下，显现出一张熟悉的脸。

是沙耶的心腹，辛。

“大人！”

仆从眼睛一亮，急匆匆扑过去，抓住辛的手臂快速地说：“大人，您叫我下的药我成功下到了雅诺那该死的女人酒杯里，她也喝下去了。”

“真的？”辛严肃消瘦的脸瞬间浮现出惊喜的表情，夸奖他说：“干得不错，不过……”他怀疑的看了眼仆从，“你这幅急躁的样子是怎么回事？”

“唉！”

仆从重重叹口气，一脑门冷汗。

“之前计划都照常进行了，我刚要撤离，山 与 三 夕可恶的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的宠妃，她正好要添酒，我没办法，就……怎么办啊辛大人，要是雅诺和法老王的宠妃同时中毒，那么雅诺就算真的死在了埃及，亚述埃及也打不起来了。”

辛：“……”

听完仆从的话，他脸上的喜意如潮水般消退，只留下凝重。

那日接了沙耶命令的辛离开后，不久他就听见了主人沙耶死亡、西多被屠城的消息。

就算辛早已经知道是这个后果，当时也差点吐出鲜血，悲愤欲绝。

为了完成主人沙耶的遗愿，给主人报仇，辛收拾好自己的难过和对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的恨意，按照沙耶的吩咐来到埃及王城，蛰伏数日，终于找到机会。

趁着埃及王城全城庆祝胜利，王宫举办宴会庆典所需食材酒水数目过于庞大短缺，他混入了王宫的后厨，联系到了沙耶曾经安插在王宫的人手。

王宫的厨房虽然也严格，比其他地方却相对好进些。

沙耶曾经能混入王宫给两位公主当情人打探消息，自然不可能在王宫后没插眼线。可惜在沙耶被发现后，他们的人让两位大神官查出来近乎所有，只留下一个厨房工作的仆从。

主人早就算到了……辛想到沙耶跟他说，雅诺会反咬他们一口，让他在雅诺来埃及亲自道歉和法老王讲和时利用这个仆从，毒死雅诺，破坏亚述埃及之间交好的可能性。

到时候不管是亚述让埃及这头猛虎要死，还是埃及让亚述奋起反扑，两国肯定安宁不了要死伤无数，没准还能成为天下大变的导火索。

对于沙耶和西多人民来说，无疑最痛快的报复！

不过法老王的宠妃也中了毒……

辛思考后勾起唇角。

作为沙耶的心腹，别以为他不知道，那个宠妃实际上是个猫变的怪物！

不过可恶的埃及王似乎真的对那个怪物动了真心，要是他死了……在亡灵国度的主人想必看到法老王伤心痛苦，会更加开心吧。

这么一想，也不亏。

辛心里有了决定，正好听见仆从催促他。

“大人，我们怎么办？”

没了主意的仆从见到辛沉默，心里害怕，忍不住大声询问。

他曾经也是跟随沙耶的西多人，他听见沙耶战败死亡的消息后天天提醒吊胆，早就不想在埃及王宫待了，他说：“现在一切无法挽回，等毒发，我们两个都跑不了，辛大人，我们走吧！离开王宫！”“离开王宫？”

“对！”

辛笑笑，把手搭在仆从肩膀上，眯起眼睛看着他，“王宫当然是待不下去了，我们西多人就算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家！但离开王宫的只有我，我会回到西多放弃生命前往亡灵国度，回到主人沙耶的身边。至于你这种只想苟且偷生的人……呵，我先送你前去见你的家人，怎么样？”“你、你——”

仆从脸色一变，扭身就要跑，刚掉头，辛的双手就扣住了他的头和脖子！

“咔！”

清脆的响声过后，一具尸体软软地跪倒在满是泥土和落叶的地上。

真正的亡命之徒辛冷眼扫了尸体一眼，潜入黑夜快速离开了。

……

另一边，被埃及割下好大一块‘肉’的雅诺回到埃及给他们安排的住所，脸就扭曲了。

她\*\*\*是倒了大霉！

本来按照计划，她很快就能借子上位，成为女帝，然后没了已经死在她阿淑尔神眼下的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王室血脉稀薄的埃及不足畏惧。

甚至未来十年，没正统继承人的埃及，不一定会你挣我夺，进入谁的口袋！

被他们亚述吞并也说不定。

可现在呢？

约法尔.孟菲斯没死！反倒是他们亚述国内局势动荡，她来埃及成了人家案板上的牛羊，任人宰割！

就这么回去，不知道亚述国内会有多少人给她下绊子冷脸看。

明天等埃及的王举行完祭祀，她还得签订五年的和平协议，上交两块亚述富庶的贸易城市，每年给埃及上贡一大笔金银财富……

雅诺越想越气！

清丽的脸刚开始是冷，接下来就是扭曲，最后脸都憋红了。

跟随公主过来的女官不敢多言，生怕挨骂，悄悄待在房间角落装自己不存在，她正想着公主什么时候睡着，自己好也跟着去休息解解乏呢，就听她们公主呕了一声。

“哗啦——”

喷溅的水声响起，女官以为公主吐了，赶紧和侍女围上去，却看见她们公主捂住嘴，黑红的血，从她指缝往外淌。

“啊——公主您怎么了？！公主！蠢货还愣着做什么，快叫人！快去叫医师！”女官尖叫着扑向雅诺，吓愣住的侍女被骂醒，脸色煞白的往外面跑。

“您、您这是被气坏了吗？公主您别多想，快、我扶您躺下！”女官拖住头晕目眩的雅诺要往床上抱。

雅诺意识昏沉，肚子像是有一把火再烧，手脚却冰冷无比，没半点力气，她一口口往外呕血，自己也诧异至极。

我这是怎么了？

难道真的被气到了吗……这个香味……

雅诺好歹曾经是个女战士，她硬是挺住了身体上的痛苦，惨白着脸，在昏迷前冷静下来。也注意到自己吐出来的血除了浓烈的腥味，还有一股特殊甜味。

这股甜味很特殊，她之前也曾经嗅到过……

“这是毒！”

雅诺眼前一片黑暗，头上都是汗水，她一把抓住女官的胳膊，黑血浸透了女官的衣袖，她尽全力吼道：“我、中毒了……是卡尔波的毒……如果医师来了，告诉他……”说完，雅诺倒在床上，不知死活。只留下女官抱住她的手臂，不知所措的哭泣，呼喊她的名字。

……

……

约法尔很快从浴殿回到了寝宫。

他坐在床上，静静的看着床上露出小肚皮，手指在肚皮上有一下没一下抠的贝斯。

他观察着，自己看不见自己脸上是怎样令人动容的表情，看不见自己冰蓝的双眼如冰川消融。

它是多么多么柔软汹涌。

宛如快要把人溺毙，纠缠住的温热海洋。

约法尔看着贝斯，看着让他思念不已的小东西。

没离开贝斯特之前，约法尔从没想过冷淡的自己，脑子会除了政事和勾心斗角住进一只猫。

它跳来跳去，勾走了约法尔的心和思考能力，在上面搓磨，在上面练爪子，在上面用带着钩子的舌头‘沙沙’的舔来舔去，撒泼打滚，带走了他的注意力。

一旦约法尔停止注意它，它就不满的喵喵叫。

莹绿猫眼、黑漆漆的小怪物仿佛在说：‘你不看着我，我就跑掉啦！我要去找别人，反正你又不知道！’

令约法尔喜怒无常，时不时莫名其妙妒火中烧，想给王宫中的人下令，他们干脆将贝斯特的腿打断，关在寝宫中。

残忍的想法压下去又冲上来，冲上来又压下去，比叮人的蚊虫在耳边嗡嗡嗡叫还聒噪烦人。

约法尔觉得自己变成了头暴躁的野兽，一点风声都能激怒他。他心情恶劣，哪怕听见胜利后人民的欢呼，都觉得厌恶。

直到，约法尔看见了贝斯特……

他的猫，因为穿裙子而羞涩，莹绿的眼睛亮亮的，傲娇别扭又开心冲自己走过来，仰起脸，猫眼中只倒映出他。

约法尔不自觉的就笑了，当贝斯出现，约法尔耳中吵闹的噪音都消失不见，心中熊熊燃烧的怒火被清凉甘甜的泉水扑灭……世界如此安静。

这是什么感觉、什么道理呢？

约法尔吻这个小东西的时候就在想。

他仿佛是太阳神拉赐予他生命中能带来清明和温柔的光。

嗯……

虽然它黑。

俊美的法老王笑了一下，探过手，冷白细长的手指捏住床上睡熟的小东西的黑发。

一缕缕卷曲的头发因为约法尔说过要留长发，所以一直没修剪过，已经很长了，还打着卷，跟它主人的猫尾巴似的，还知道勾人手指头。

“……既然你是神赐给我的，就要永远在我身边，就算我进入帝王谷，我也会带走你，哪怕是死亡，你也要陪着我。”

过长眼睫下的狭长双眼，眼底涌动着什么，约法尔俯身，吻在贝斯额心上。

喝醉了的贝斯连鼻头都是粉红的，被亲了一口后嘀嘀咕咕。

约法尔发现他一直在皱眉，以为他脸上有妆没洗掉难受，冲垂首站在一旁的老女官阿琳娜招手，让她端上湿布巾。

埃及人热爱化妆，但条件有限，那些美丽的颜色并不持久，导致贝斯脸上妆花的像块调色盘。

约法尔用热布巾给他轻轻擦脸，擦完脸换一块擦手和脚。

“唔……约法尔……”

贝斯哼哼着翻个身，还吧唧嘴。

丹红的嘴巴自然上翘，泛着水色，非常好看。

约法尔听见他喊自己的名字，仿佛无比依赖，心里越发柔软。他将毛巾放下，俯下身亲贝斯的脸。

唇色略淡的双唇轻轻啄在贝斯额头，柔软的唇肉压下去，分开时又弹起。

从眉心到眼皮，再到红红的脸和小鼻子，轮到嘴巴的时候约法尔故意让开，亲了贝斯的下巴。

他总是把美味的东西，留在最后品尝……

贝斯眉头皱的死紧，他觉得不舒服，胃很难受，胃下面的肚皮也难受，醉醺醺的大脑对疼痛的感知力下降，他嗓子眼咸咸甜甜的，有东西往上翻。

吹一口气，鼻腔都是腥味。

不对劲。

“唔。”

贝斯勉强张开粘在一起无比沉重的眼皮，面前的人和物体混成大块大块的光斑。

“约法尔，我肚子难受……”

在他潜意识里，约法尔和他老爸一样可靠，难受了就冲约法尔撒娇，下意识寻求安慰和安全感。

“哪里难受？”

约法尔听见贝斯无力的呻\*，手臂撑着床从他身上抬起头。他以为是自己打扰了贝斯的睡眠，把这个小东西亲烦了。

贝斯越来越难受，脖子上脑门上，被头发盖住的地方都是湿的。

“肚子、肚子难受。”

约法尔闻言皱起眉，他亲亲贝斯的肚皮，抬头手给贝斯理了理汗湿的头发。

“喝多了吗？还有哪里不舒服？”

“肚子……”

“除了肚子呢。”

“嘴巴……想吐……”

嘟哝几句，贝斯开始在床上来回翻身，手抱住胃部，看上去非常痛苦。

“贝斯特大人应该是喝醉了要吐，王，我这就去拿桶过来。”

侍奉在一旁的老女官阿琳娜小声问了句，见到约法尔点头，立刻撩开纱帘，不一会就拿了一个不大的铜制小桶。

约法尔见贝斯这么难受，脸沉下来。生气贝斯不听他的话，喝成这个样子。

他收敛了蠢蠢欲动的欲望，把贝斯扶起，阿琳娜懂眼色的捧着小桶，接在贝斯嘴边。

贝斯还有点意识，因为疼痛之前红扑扑的脸也白了，靠在约法尔肩膀张着嘴往外干呕。

约法尔皱起眉，抚摸着贝斯后背呵斥他：“以后禁止你喝酒，靠近酒杯！”

“不、不喝了。”

贝斯口齿不清，摇摇头，声音在颤抖。

“你别训我……我难受……约法尔，我、我肚子难受……”“我看看。”

“嗯……”

约法尔瞧着贝斯的模样有点不对，他立刻抬起贝斯的头面向自己，想要检查他到底有没有磕碰到什么位置。

结果这时，贝斯已经忍耐到了极限。

“呕——”

他猛地吐出来，吐完整个人失去了力气般，软绵绵的垂下头。

腥甜腥甜的气息瞬间充斥向四周。

约法尔怔住了。

阿琳娜也怔住了。

半响，阿琳娜手里的小桶咚的摔落在地上，仿佛惊醒了什么似的，阿琳娜抖着嘴唇转身就跑大喊：“来人啊！来人——”

“贝斯特大人吐血了！快去！快去叫医师————”慌乱匆忙的脚步声和侍女亲兵的嗓音不断响起，整个宫殿吵闹起来。

约法尔却觉得耳里一阵死寂。

他垂头看着自己被喷的半个身体黑红色的血，感受到这些血液顺着自己下巴和脖子上往下淌，黏腻、温热。

约法尔脸上的表情，渐渐凝固了。

他像一尊石塑，沉默僵硬地抬手，捧住贝斯紧闭双眼的脸。

“……贝斯特，醒醒。”

“……”

他的呼唤没有得到回答。

一身腥甜血水的法老王，迟钝地用拇指蹭在贝斯上翘的嘴唇上，当感觉到手上的液体黏无比真实后……

冰蓝清澈的眼珠，泛起一片猩红！

第85章 前往边城科里亚！

“约法尔？”

“约法尔！”

贝斯抖着耳朵蹲在约法尔膝头上，双手撑住下巴，莹绿猫眼笑眯眯的弯着，两边唇角翘起，仰头看他，俏皮粘人，仿佛在等一个亲吻。

脸色惨白紧闭双眼的约法尔眼睫抖动，睁开两道狭长的、纠缠血色的冰蓝缝隙。

在黑夜不甚明亮的灯火下，俊美法老王的铂金长发和全身冷白的皮肤仿佛散发着一层光，他垂头坐着，柔顺的长发蜿蜒在突起的锁骨和颈窝，遮住了半张冷硬的侧脸。

额心的荷鲁斯之眼从发际穿插垂落额头，一丝不苟下，却隐约牵扯住一根闪光的发丝，诉说着它主人佩戴上它时处于何等匆忙慌乱的场景中。

单肩长袍遮掩住他强壮修长的身体，珠宝黄金簇拥着他，又在他冰蓝的双眼下黯然失色。

约法尔像一件后现代艺术品，或者等身仿人人偶。

精美、昂贵。

集齐人们想要拥有的所有完美的东西，摆放在漂亮布景的橱窗前，上面标价着非售卖品。

听到活力十足，分外柔软的少年嗓音，这个昂贵‘人偶’立即被注入了灵魂！

半阖双眼唰一下睁开，带着冲破混沌的锋利，锐利无比的切开迷雾清醒过来！

令沉迷他美丽外表的人瞬间措手不及，恐惧他的目光。

“……贝斯特。”

“嘿嘿，是我。”

尾巴摇摇，少年模样的贝斯见到他睁开眼睛回过神，在他膝头笑出四颗可爱的细细尖牙。

约法尔从怔忪中回神。

没有聚焦的眼睛重新注入了光芒。

“贝斯特……”

紧绷粘连的嘴唇撕开，约法尔颤抖的声线里有难以抑制的惊喜，他伸出手想要触碰贝斯的脸。

“你———”.

“王！？”

向来端庄温柔的女性嗓音带着焦急，大声催促。

美好的打破梦境骤然破碎！约法尔视线内，自己膝头趴着的贝斯随着这一声突然消失不见！

瞳孔扩张又紧缩。

约法尔猛地抬头，周围的场景如涨潮般飞速涌入他的眼睛，将他拖回现实中……

王之寝宫。

有的侍女们端着铜制的小桶，闷头绕过床幔匆匆往外跑，有的侍女抱着一箱箱珍贵的药物往里挤。

王榻旁边临时支了一个矮榻，上面躺着人事不知的亚述公主雅诺，她带来的女官和侍女们，正围在她身边哭泣。

老医师和其他几个同样服务于王室的医师围在王榻跟小榻边，桌子上摆开一排工具，小声迅速的沟通解毒方法。

从他们满头的冷汗和已经颤抖的手掌来看，治疗的过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顺利……

亲兵长和副亲兵队长跪在大开的宫殿门口，外面还是黑夜，没有宫殿中通明的灯火，他们的身影宛如寂静的坟墓，只露拱出圆形的脊背。

赫塞同样跪在外面，他额头手心扣在地面，这次的毒杀，对于负责王宫守卫的大神官和亲兵们来说难逃此咎。

况且被毒杀的，还是王未来的王后，和亚述的公主。

先不提王痛失王后会如何暴怒，光说埃及和亚述两国正处于敏\*期，亚述公主死了，埃及和亚述避免不了摩擦……这么大的失责，赫塞听闻消息后，只穿了白袍，甚至没有拿象征大神官身份的法杖，直接跪在了寝宫门口。

他，以及他身后的亲兵们，已经抱了必死赎罪的心！

无论王赐予他们任何死刑方式，他们都接受。

埃及的夜晚乌云罕见。

平日温柔美丽的月光今夜被乌云遮盖，半个星子都没有，浓重的黑倾轧下来，透着某种叫人压抑不安的不祥。

涅菲斯就站在约法尔的身边。

此时的她已经维持不住端庄稳重的形象，哪怕涅菲斯口齿依旧清晰，但她一样慌张。这一点，从她并未发现约法尔的走神，就能洞悉。

“……下毒的人是王宫后厨的一名男性侍从，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人灭口，尸体扔在了前代王后的旧殿，我们已经确定他有同伙，并且封锁了王宫，又传令给王城守卫军，封锁了王城。”

“……”

“亚述的公主雅诺……她比贝斯特大人更早一步毒发，在毒发前，她让自己的女官把毒的名字告知了医师。”

“……”

“……卡尔波，一种混制蛇毒、毒发时间缓慢，中毒的人吐出的血液会带上特殊甜味，极少量就可以要人性命……这种毒最先出现在埃及边城，沙匪经常用它投入商队过往的井水中，杀人抢货。”

她说完，沉默坐在椅子上的王终于有了反应，他抬起的手掌落回自己膝盖，捻起了自己衣袍上的布料抚了一下，像在摸谁的发顶。

涅菲斯大部分注意力都在医师围起来的王榻上，她深知黑猫少年对王的重要性，他决不能出事！

如果今天他不治身亡，涅菲斯不敢想埃及王宫地面要泛滥起多厚的血河！

涅菲斯攥紧法杖在心中祈祷：掌管灵魂和死亡的奥西里斯神啊，求您，求您一定不要带走贝斯的灵魂，化为猫的月只女神贝斯特，恳请您庇佑您的使徒，将月光盖在他的身上，带走他的不幸……

“涅菲斯。”

沙哑的嗓音宛如干涸开裂的地面，涅菲斯怔了一下才回过神，大脑思考出这是谁的声音。

是王！

“是！涅菲斯在。”涅菲斯赶紧收回视线，匍匐在地上，头颅抵在埃及主人脚前的地毯上，她小心斟酌着说：“您刚才一直在沉默……我知晓您心中的悲痛，但是！无论如何……请您一定要冷静下来！贝斯特会没事的，您是埃及神明之子，神明会聆听您的愿望庇护他，您——”

“我不信。”

约法尔冰冷的声音打断了涅菲斯竭尽全力的劝阻安抚，涅菲斯抿了抿嘴唇，脸色有些难看，如果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有更多人遭殃。

她试着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更坚定，“请您一定相信，这时候，我们只能相信。”

约法尔沉默了一会儿，爬满猩红血丝的蓝眼睛转动着，仿佛能跟人偶一样，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

他的视线找到了归宿。

约法尔缓慢地站起来，冲着王榻走过去，侍女们瑟瑟发抖的耸着肩让开跪成排，老医师不经意回头看了一眼背后，结果瞧到了王的表情，后背激起一层冷汗！

“嘿！”

老医师爆发出强大求生意识，猛地抓住自己的同僚赶紧把床榻让开，人挤人地给俊美阴森、宛如恶魔邪神的挤出一条路。

涅菲斯焦急的偷望，想了想，她干脆放弃命令和礼仪，从地上爬起，快步走过去。

约法尔来到了王榻边，他坐下来，静静的盯着床上嘴唇紫红，意识不轻的贝斯。

侍女放在床边的小桶已经装满了混合着黑血的温水，甜兮兮的血腥气味闻久了，让人直反胃想吐。

见到约法尔，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努力做个装饰物，提心吊胆。

谁也不知道，下一秒还沉浸在悲伤中的男人，会不会忽然蹦起来，捏碎他们其中任意一人的脑袋！

沉睡着的贝斯安静乖巧陷在床铺中，他手腕上缠着绷带，那是老医师采用放血治疗，留下的刀口，这样的刀口分布在他四肢，放血后用埃及治疗蛇毒的药膏敷好在缠上纱布，可以延缓蛇毒的发作。

看了会儿，约法尔手掌贴上贝斯的脸，拇指从冰凉柔软的脸颊上轻轻地摩擦，带着留恋和不舍。

“很难受吗？贝斯特。”

约法尔问床上昏迷不醒的贝斯，他手掌从少年的脸颊缓缓地移动，落到贝斯脖颈上，他垂着眼，自顾自己的说：

“我知道蛇毒会叫人非常痛苦，中了卡尔波的人，会从身体里开始被腐蚀。胃、肠子、肝脏……在肚子里化成一堆浓黑的血水肉块，划开胸膛后争相恐后的流出来，恶臭的像烂泥。多活一秒，都是酷刑般的折磨。”

“就算医好，也要忍受被蛇毒腐蚀后的后遗症，丧失一部分作为人的能力。”

床上的贝斯无法做出害怕的表情，约法尔看着他，勾起唇角，低头吻了吻贝斯颜色诡异嘴唇，他没有立刻直起身，而是就这么跟贝斯脸对脸，鼻息交错。

在线阅读全文访问：baohexs点com（饱和小说网）

“你怕了吗？”

“……”

“还说不怕，小东西。”

“……”

“别怕，你踏上冥途的路上不会寂寞。”

床上的少年明明没有回答，他们王却轻笑起来，越笑越大声——略微诡异渗人，回荡在死寂的宫殿，笑的在场所有人毛骨悚然。

他们这些人仿佛成了包围了狼的母羊——连角都没有，靠可笑的数量壮胆！又蠢又傻还不能逃离，只能等待被逐个咬死。

无数或惊恐，或含泪，或惧怕到胆子都要皲裂的眼睛，在突然戛然而止的低声下睁大！

身上扩散着死亡和阴冷杀机的俊美法老王，用血腥残忍、带着笑意的语气说：“把赫塞扔进牢房，罢免他的大神官职位。失职的亲卫长砍掉双腿，贬为奴隶。”“王宫的厨师和后厨所有侍从，包括奴隶，全部拉去金字塔。割掉他们的舌头挖去他们的双眼——我要看他们活着被做成木乃伊，在虫坑中无法呼救无法挣扎，无法看见自己的亲人、感受自己一点点被虫子咬破皮肤钻进血肉里啃食他们的内脏——我不会赐予他们赦免，永远不会——！

他们死后，我要聆听他们灵魂发出的痛苦的哀嚎每个夜晚都响彻在黑暗的地下！每个夜晚！”约法尔胸口剧烈的起伏，他转身盯着所有人一字一句咬住那些可怕的字符，双眼闪烁着猩红的光，俊美的脸仿佛被皮囊下的鬼撕破，露出青灰狰狞的鬼面和獠牙！

“……唔。”

有人咬住手背强行压抑住呜咽

“涅菲斯，你不会劝我。”比镰刀还锋利的视线扫过他们，约法尔转过身，一边用完全不符合现在地狱般可怕场景的温柔力度抚摸贝斯的脸，边再次开口：“因为你不想也躺进虫坑。”只要你开口，你也是死者中的一员。

“…………”

唯一能劝阻王，放过无辜者的涅菲斯在触碰到约法尔视线的那一刻，已经忘了呼吸。

她喉骨上下滑动，嘴角颤抖说不出一句话。

死寂。

寝宫一片死寂。

连哭声都没有。

就连亚述属于公主雅诺的那群仆从也在发抖。

不知道这样无法喘息的时间过了多久，约法尔看向两股战战的老医师。

老医师顿时浑身的汗比喷泉流淌的还多，不过在阿努比斯神来接他的刹那，他忽然想到，王也许不是要杀他，而是想问少年的情况！

噢天啊！

老医师差点喜极而泣，倒吸口气，用颤音说：“您、您不用担心……亚述公主毒发的更快，还留下了卡尔波的线索，少、王妃毒发的时候……我们动作很快，立刻找到了缓解的办法。”他说到这里，咽了口唾沫。

“蛇毒的药王宫都、都有，可卡尔波是一种混合毒，我们无法让王妃身上的毒解去，清醒过来，只能用少量其他克制性的毒yao去压制，后遗症是一定的——但、但我行医数十年，曾经在埃及边城，也就是制作出这种毒的城市科里亚听过有人中毒后仍旧活下来的！他们制出这种毒的人，一定有办法解！”“说不定前往科里亚，王妃能够得到救治！就算有后遗症，也不一定致命致残！”老医师口吻坚定，看上去不似说谎。

在场所有人心中的巨石随之一松。

约法尔握住贝斯的手闻言瞬间攥紧，他冷冷的看向老医师。

“去科里亚需要两日，路上还要颠簸。”

“可以！我们的药可以让王妃坚持到那个时候！也不会在让毒从身体中扩散！我发誓！”老医师知道自己只要稍微犹豫就会成为下一个哀嚎的亡灵，跪下去回答的无比迅速。

“……”

约法尔判定他的话为真后，捏着贝斯的手手指用力，穿过贝斯的指缝，与他十指相扣。

“听见了吗贝斯特。”约法尔勾勾唇角，眼底依旧红的可怕没有笑意，只有疯狂，他另一只手摸上贝斯的脸颊，“不用怕，你好了以后无论看不见、亦或是失去声音，你都是我的贝斯特……”说完后，恐怖的王松开少年，他站起来对地上的跪伏的仆人命令。

“前往边城科里亚——立刻！”

“是！”

第77章 历史的车轮碾过无数亡魂

短短停留两天，完成交接和部署后，约法尔率兵出发。

数万战士从耶路撒冷撤离，盔甲和战马轰隆隆发出咆哮。

路边靠墙躺倒的难民衣不蔽体，卷缩起双腿，麻木的盯着全副武装的埃及士兵离去的背影，还存有一线希望的耶路撒冷居民和僧侣修行者，淅淅零零站在路边，双手交叉举在胸口，垂头嘀嘀咕咕念着祈福的话。

他们现在属于埃及了。

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是这么多年耶路撒冷听过最好的消息，于情于理他们也该为新的统治者的征战送上祝福和鲜花。

但可惜的是他们现在太穷了，别说花，贫瘠的土地连小麦都没长一粒。

布雷顿跟阿贝琉他们骑在马上，在庞大的队伍中，铠甲披风雄姿英发。他瞧着新收的城这幅穷酸样就脑门疼，忍不住看向战车的方向。

四匹战马拉着沉重的战车，车前方是大圆盾样式的带刺车头，车身是木制，包裹了铁皮，牵着缰绳的士兵站在上面驱动着马匹。

而他们王，约法尔.孟菲斯就坐在上面，俊美的侧脸冰冷无情，半合双眼慵懒地将手臂搭在战车扶手上，看上去有些无聊。

“唉。”

布雷顿叹口气，他来之前就听赫塞提过，说王想要耶路撒冷是因为那个叫贝斯特的神奇少年，今天出发，又无意中见到王把人家袜子往胸甲里放……

虽然布雷顿没听两位大神官透露过什么，但布雷顿已经猜到了某些不受控制的展开，心里愁得慌。

他们王……不会变成个沉迷男色的暴君吧。

想起那只跨国千山万水，最后被王收起来的袜子，布雷顿就忍不住脑补。

阿贝琉见到前面的兄弟唉声叹气，笑了笑，驱使坐骑靠近布雷顿，他小声喊布雷顿。

“嘿布雷顿，别皱着眉了，你瞧你，我们是要打仗的，至于善后那是大神官和大臣们操心的事儿。不就是耶路撒冷穷了点吗？你怎么越来越像老妈子……”

“你懂什么。”

布雷顿扭头冲只知道睡美女和打仗的同僚翻白眼。

“我不担心这个。”

“那你老叹气。”阿贝琉嘿嘿一笑，“难道你是想你老婆了？放心，我们这次征战并不难，那个沙耶才建国几天，有什么怕的！就算是你这样武艺不怎么高的，也不用害怕。”

“这我知道……”

“嗯？”

“我是担心……”

布雷顿看着阿贝琉吊儿郎当的样子，犹豫后又叹口气，“算了！不跟你说，你这人嘴巴大，告诉你估计半个埃及都能传遍，以后你们会知道的。”

嗯？

阿贝琉瞪大眼睛：“谁嘴巴大！不说还敢调侃劳资？！”

“算了，不说就不说，反正劳资也不好奇……”

阿贝琉抠抠脸上的疤，麻烦的啧了一声，岔开话：“对了，我们这么大张旗鼓的，知道王苏醒的亚述王和那个公主不会动手脚吗？叛党成立的小国有什么兵力，别我们刚去，他们已经跑干净了。”

跟耶路撒冷这样的，他可不想在来一回。

“放心。”布雷顿想了想，轻声回他：“要建立一个王国可不是嘴上说说，他们这次敢跑，下次在重建就难了，人心、财力、时机，这些可不是说有就有的，对方虽然是小国，但困兽比饿狼更猛，我们接下来怕有硬骨头啃了！”

“哈哈，我等的就是硬骨头！”

阿贝琉大笑一声扯回缰绳，拉开了跟布雷顿的距离，哒哒哒调转马头去跟索克念叨去了。

那兴奋的样子，估计要跟索克说说怎么吃‘硬骨头’

布雷顿瞥了他一眼，摇头：这人，还说不是大嘴巴……

另一边。

亚述王宫。

面容清丽温柔的雅诺散开了她乌黑的辫子，那头秀发让侍女用宝石头饰修饰梳理，散在她消瘦挺拔的后背。

一身华丽繁琐红裙的雅诺脸上无比冰冷，漂亮的妆无法遮挡她眼底的暗涌和绷紧嘴唇的恶劣的心情。

空荡荡的大殿只有她跟年老的亚述王。

这是一场父女间的对话，也是上任王和他继承者的对话。

只是他们谁也没有先开口。

空气中的灰尘旁若无人的飞舞。

终于，亚述王先张开嘴，他眼皮松弛耸拉着，双眼疲惫浑浊，开口时也带着卡着痰般的沙哑，这一切都表明了他的身体状况比外界传言的更加不好。

“雅诺……埃及的法老王并没有死，咳……你需要给我个解释。”

雅诺站在昂贵编织地毯上，她直视着自己的父亲。

“我并没有什么能辩解的，尊敬的父王，埃及的法老王显然并没有陷入阿淑尔神眼的神力中，我得到的信息不准确，这是我的失败，是我的失误，我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纤细的手牵了牵裙子，耀眼的红将她年轻漂亮的身体包裹成一支怒放的红玫瑰。

雅诺并没有畏惧和害怕，她坦然的接受了约法尔.孟菲斯把他们全部当猴子耍了的事实。

“我回国后，流言就已经放出，所有平民都在呼喊我，他们支撑着我保护您和亚述。他们不明真相，并没有任何和埃及开战的准备……我也不能承认之前那是一个谎话，在找到解决办法前，如果我承认了，我们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我那五个兄长，如今只剩下了一个，无论是什么代价，我们都要走下去，您是知道的，父王。”

老王看着下方跟自己血缘灵魂最相近的女儿，见到她眼里并没有畏缩和悔意，威严冷漠的脸上终于透出点笑意。

“很好，很好。一个王不可能只有胜利，就算他将阿淑尔的光芒戴在头上，他这一生总会有输局！与其后悔不如尽早找出解决办法！雅诺，很好……我的女儿啊，你说说你的解决办法，我们现在不能跟征服王开战，无论如何。”

闻言，雅诺虽板着脸，内心却松了口气。

“我不知怎么向您表达我的感恩，父王。我想说，我们并不是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的目标，他真正想要处理掉的是埃及的叛党。虽然派去求和的人并没带回好消息，不过我们先压住之前散播的流言，埃及军路过之地，我们的边城无偿提供粮草和军事帮助，向埃及表达我们的诚意。”

有沙耶这个替死鬼，他们亚述会得到更多转机。

至于之前跟他们谈妥的盟约？

作者：喜欢小说的朋友，请不要错过：饱和小说网(BAOHEXＳ.COM)

雅诺早已忽视了它。

“继续说，我的女儿。”

“是。”

“做完这一步，我会亲自去跟埃及法老王求和解，在我的权利范围内满足他的条件……想必他也清楚，我们亚述如果真的分崩离析，割肉喂饱了虎视眈眈的他国，最后麻烦的还是埃及。”“不错。”亚述王点头，赞许：“不愧是我的血脉，雅诺，你的这份勇气和果敢让我知道我没有选错人，你今天晚上便出发吧，需要什么就带走，不需要经过我的批准！”“遵命，父王。”

雅诺微笑着扯扯裙子，立刻行礼离开。

当转过身的刹那，她脸上的笑瞬间消失，嘴角向下撇。

别以为她不知道她父王为什么还要留下一个儿子，身为老王，他永远提防着自己茁壮成长的子女，留下无数退路。

哼哼。

如果她不主动说出亲自去跟埃及法老王讲和，或者讲和失败，亚述的王位恐怕要便宜给她那个智障般的兄长了！

该死的、令人沉醉又恶心的权利。

多少人踩着血亲爱人的尸骨攀登上去，又有多少人从最顶端被拉扯下来，插满尖刀。

穿行在冰冷华贵王宫的红玫瑰高傲的仰着头，布满淤泥的心已经有了下一个牺牲者的名单。

……

“埃及到哪里了？”

“陛下，他们已经快到以东了，还有半天时间抵达西多。”“嗯，城里那些老不死的想必都跑了吧？”

“…………”

“辛，不要试图在联系亚述了，没用的，那位公主可不是漂亮善良的女神，她恐怕现在正主动联系埃及，想着怎么用我的人头讨好约法尔.孟菲斯呢。”“……王。”

“王？这真是个好听的称呼。”

沙耶一身铠甲，沉重的剑放在身侧，他曲腿悠闲坐在城主府庭院的水池旁，多情的眼睛望着池水里干枯腐烂的荷叶，手中还握着酒杯。

听到这个称呼，他好笑的扫了一眼眼眶通红，正在哽咽的侍从。

看了一眼，他目光重新落在池水中，抿着酒哼着他家乡的民谣，悠闲自在一如既往。

他真是个矛盾的人。

明明无利不起早，却眨眼什么都能抛却。

明明也在争夺王位，却总能让人感觉到他表面努力下的散漫。

当一切失败后，就算即将面临死亡，他也没有慌忙不安，反而早有预料似的，坦然接受。

真是个矛盾的男人，对啊，真是矛盾的男人……

沙耶哼着歌，嘴角噙着笑，让人不自觉感染上他的恣意和洒脱，当然，前提是在不知道他是个即将国破的王的前提下。

辛看着自己的主人，他从来没有看透自己从小服侍到大的殿下，在这紧要关头，辛的内心为自己的主人感到悲伤。

他低吼咒骂：“那群老不死的！他们才是最想复国的人，他们挟带着您催促您走向复国的路，嘴巴里全是过去如何如何辉煌——现在他们都跑了！这群该死的老东西！要不是他们————”辛说到一半噗通跪在地上，膝行到沙耶身旁，不能抑制的伏在沙耶膝盖上崩溃大哭。

因为他知道，面前的主人，必死无疑。

“您就不该听他们的复国，您明明比我聪明，我都能看透的事情，为什么您——殿下，我们也走吧！别去管那些旧民、我——”“辛。”

沙耶打断他，手掌拍了拍伏在自己膝盖上痛哭的忠心侍从的头。

他轻声说：“辛，你知道人们为什么需要王吗？”辛愣住，他抬头看着自己的主人抹了把眼泪，摇摇头。

沙耶笑了笑。

“因为人需要信仰，人需要种群。就像狮群，母狮子们在最难的时候，哪怕把幼崽都饿死把自己也饿死，都不会让雄狮首领少吃一口。为什么雄狮不参与捕猎也能先吃食物？为什么雄狮可以不留情面的压榨狮群和自己的孩子？它明明很多余不是吗？”“……”

“不是的啊辛，不是那样的啊……雄狮从不劳作，雄狮汲取狮群的营养，是因为它强大，才能保护住领土，才能震慑住鬣狗和其他狮群，每当它们领地范围无法得到足够养育狮群的猎物，雄狮就出现了。它要去战斗，和别的狮子，和别的物种……伤痕累累，血肉模糊，靠着积累下来的力量，抢夺一块新的能供给母狮捕猎的领地，哪怕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母狮和人民是种群里不变的，它们在谁手底下都能活，被淘汰的只有雄狮而已。”“……”

沙耶笑着指了指自己。

“我并不是为了那群鬣狗才战斗不离开的，别侮辱我，辛。我是为了那些同样守在这块领土里，即使面临死亡也坚定不离开的旧民才不离开的，哪怕只有一个，他们只要盼望着我，我就是他们的雄狮。”“……殿下。”

辛再次悲悸嚎哭。

作者：喜欢小说的朋友，请不要错过：饱和小说网(ＢAOHＥXS。COM)

“别哭了，辛。”沙耶边拍着他的头，边饮酒望向远方，口吻淡淡：“我的命运早已决定，多年前我就看见了今天。”

“明天就是我面对那位征服王的日子，就算我是个弱小的雄狮，也把一切交到我手上吧。不过……”

沙耶话一顿，垂首看着自己唯一信任的人。

“这里留下的人全部只能战死，可你不同，辛，你要活下去。”

“我不走！”辛猛地抬头，“我也会追随殿下到最后一刻！”

“闭嘴。”

沙耶拍拍他带眼泪的脸，不重的呵斥。

他目光幽深，“就算我无法为你们带来未来，但我也不能就这样让那位王赢的太过痛快，我要撕扯下他的肉，凶狠的反扑，让他也体会到我们沙上民族的痛苦！”

“辛，你拿上我给你准备的东西，去替我办最后一件事。”

“……”

……

……

公元前，三千零七十一年。

孟菲斯王朝二世。

六万埃及大军在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的带领下，穿尼罗河，过耶路撒冷、亚述两要塞，到达以东。

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努布麦尔帕地区，与昙花一现的西多王国，正式开战。

埃及、亚述、西多……

无论战争逝去多少生命，流唱多少传奇的灵魂。

洒了多少鲜血和悲惨的眼泪。

也不过是史书上轻轻几笔，一页薄纸。

历史的车轮碾过无数亡魂，而笔下的故事，多如星辰……

【作者有话说：历史的车轮碾过无数亡魂，笔下的故事多如星辰。

战争年代。

残酷又震撼。

不管是沙耶和雅诺还是作为征战方的约法尔，大家看过就好，咳咳，不考虑对错，就算虐——呃，擦掉擦掉，大家也要温柔一点揉搓蠢作者哦。

（嘻嘻）】

第78章 带来守护的猫眼石

“伊夫大祭司，您怎么在这儿？”

晚上出来透气的贝斯，错愕的看着荒废庭院冒出个慈祥老爷子，话一出口，他才想起来自己现在是半个人类的模样，慌张的抬手捂住耳朵。

“不用遮不用遮……”老祭司笑呵呵的摆手，拄着法杖慢慢走过来，“我都知道亡灵书的事情了。”

“这样呀……”

贝斯尴尬的放下手，从稍微矮一些的假山上跳下来，整理好被他压皱的柔软布料。

伊夫老祭司是约法尔的亲人，还是长辈，贝斯面对老祭司有种见家长的紧张，生怕给对方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

而且上次的事，多亏了老祭司，贝斯后来一直没时间去跟他道谢，等有时间了，约法尔的出征让贝斯每天无精打采，事不过脑子，就给忘了。

“伊夫大祭司，上回阿淑尔神眼的事谢谢您，要不是您我和约法、咳咳、我和王可能就出不来了。”

他叫约法尔叫习惯了，一不留神，差点当着大祭司的面直呼约法尔的名字。

要知道在埃及，这么大胆亲昵的呼唤法老王的名字，只有法老王的父母才可以，就连王后都不敢。

贝斯看见老祭司笑起来，心虚地干咳，生怕暴露出什么。

大祭司……应该更不认可法老王喜欢男人吧。

被他知道，还不把得我送去火葬场啊。

屁股后面的尾巴摇啊摇，贝斯像个受训的小学生，规规矩矩站在‘班主任’面前，讨好的咧咧嘴，露出两枚尖细的猫牙。

“哈哈哈，你这孩子，不用这么怕我，我可是埃及最好说话的老头子啦。”

老祭司被他紧张的模样逗笑，干脆将法杖放在石桌上，找了个石凳，哎呦哎呦的弯腰坐下。

他冲僵硬的贝斯招手，“别看着，你也坐啊，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猫神变成人类呢。”

“啊？哦哦。”

贝斯乖乖听话，束手束脚的坐在他旁边，一脑门小汗珠，两只手互相抠手指头。

等贝斯坐下了，伊夫老祭司轻声说：“其实上回阿淑尔神眼的事……我并没有帮上什么忙。”

贝斯愣了愣，扭头看伊夫老爷子。

伊夫老祭司：“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在梦中发生了什么，不过我潜入梦境的时候，你们已经要出来了。”

“可我们在梦里也没做什么，我还差点被怪物给抓住！”

作者P.S 喜欢小说的欢迎访问：饱和小说网

在浏览器中输入：BAOHEXS．COM

贝斯现在想起梦中看见的四不像怪物还心有余悸，两只耳朵上的毛毛炸起来。

“哈哈，那确实够可怕的。”伊夫老祭司好笑的瞧着贝斯的猫耳朵，温声：“不过你们出来了不是吗？”贝斯抿紧嘴唇，点点头。

老爷子继续说：“梦是约法尔的梦，他……我大概能了解你们被困在了什么地方。”依旧清明的双眼在年老下垂的眼皮下，透露出某种安抚人心的温柔。

他看着贝斯。

“在那个梦里，约法尔并不害怕，他只有愤怒。过去发生的那些，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一直炙烤着约法尔的心，才会让约法尔止不住暴虐和杀戮的欲望，让他变得残忍。”“约法尔不残忍……他很温柔！”

贝斯超小声的反驳。

“哦？”

伊夫老爷子眨眨眼，好奇的探过身，手臂压在桌子上，“那你说说，约法尔怎么温柔了？”“行！”

贝斯提起约法尔就有无尽的话题，莹绿猫眼闪闪发光，两只三角猫耳一前一后贼带劲的甩来甩去，圆圆长条的尾巴勾着圈，他也撑住石桌上，和伊夫老爷子像两个坐在一起，共玩一个游戏机的小孩，叽叽喳喳地推销他家铲屎官。

完全忘了自己又开始直呼约法尔的名字。

“我跟你说……约法尔其实超级好的，别看他对大臣冷着脸，实际上每个大臣哪怕是门口的守卫叫什么名字，他都知道！而且约法尔很辛苦，早上起得早，晚上睡的晚，下了议事厅还要去小议事厅，每天都泡在政事里，又勤政又爱民，外面说他昏庸那些全是假的！”“嗯嗯，还有呢？”

“还有他喜欢猫啊，喜欢猫的怎么会有坏人？！嘿嘿……尤其是本喵他最喜、咳咳咳！”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的贝斯脸色一变，面对伊夫老爷子探究的目光，背后全是冷汗。

妈呀，差点说漏嘴！

他赶紧改口：“我是说，我不是他养的猫吗，所以在猫里面，他肯定最喜欢我嘛。”“嗯。”伊夫老爷子笑呵呵的点头，“你说的对，还有别的吗？”“有有有！”

贝斯擦擦额头，这次谨慎很多。

“约法尔还会给猫咪洗澡啊，梳毛啊，虽然他有过敏症……还给我买了很多宝石玩，私下里他很爱笑的！还有啊……”贝斯滔滔不绝，说到自己喉咙都干了，才吸口气停下来。

对面坐着的伊夫老爷子表情还有些意犹未尽。

伊夫大祭司看着面前的少年，这个孩子刚开始面对他手脚还不知道要放在那里，表情也是面见长辈时会有的尴尬和不耐，伊夫大祭司非常肯定的说，要不是自己坐下来做出要聊天的意思，这个小家伙肯定掉头就跑了！

直到他们的谈话，提到了约法尔。

这个小家伙的表情就全变了。

他仿佛整个人都在发着光，满眼都是快乐和幸福，表情轻松又自在，激动的摇晃着尾巴和脑袋。

可爱的肢体动作和那份货真价实的感情，只有提到喜欢的人才会有。

伊夫大祭司时不时点头附和，还想慈爱的摸摸他的头。

这孩子真是，太可爱了。

等贝斯说完了，伊夫老爷子突然来了一句：“看来你是真的很爱约法尔啊。”贝斯：“…………”

嗯？

嗯！

不是、老爷子您刚刚说什么？！

眼瞅着猫耳少年瞬间涨红了脸，“我我我”地站起身摆手要解释，伊夫老爷子赶紧比划个别激动的手势。

“不用解释，没事，我并不会阻止你们相爱，那孩子曾经过的太苦了，他现在喜欢你为了你学会温柔待人，走向正路，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拆散你们。”“…………”

贝斯瞪大眼睛死死盯着老爷子，不敢相信。

“您、您什么意思？”就这么同意他跟约法尔在一起啦？

我的神啊。

我不会是做梦呢吧？！

伊夫老爷子：“就是你想的那样。”他眨眼，表情平静温和，口吻上扬跟老顽童似的带点俏皮。

简直像个宠爱天下所有孩子，亲民可爱的圣诞老爷爷，贝斯不自觉受他感染，紧绷的心放松下来。

“谢谢您……真的，谢谢您！”

就算知道和喜欢的人心意相通最重要，也不会有人真的不在乎对方家人的看法。

贝斯知道自己在这个时代跟约法尔相爱，是永远无法光明正大的。

他虽然可以放下这一点，但作为约法尔亲族长辈的伊夫老爷子能认同他，简直………比收获无数财富还要让贝斯深受感动！

“之后的路是你们两个走的，我或者任何人都只是你们未来路上的过客。”伊夫老爷子摇摇头，忽然抬手，从自己胸口那复杂的祭祀长袍下，掏出一个小袋子。

“来，伸出手。”

“嗯？”

伊夫老爷子轻轻握住贝斯的手腕，将他手心朝向自己，兜着小袋子的底扯了扯。

咕噜噜。

一枚宝石从小袋子里滚出来，掉在贝斯手心上。

夜晚明亮的月光笼罩下来，在宛如蜂蜜般浓稠的金色宝石上，晃出一条白色的线，吸收月亮光辉的宝石闪耀出神秘而美丽的宝光，紧紧攥住了贝斯的视线。

是猫眼石！

而且是非常稀有昂贵、个大品相漂亮的金绿玉猫眼石！

贝斯的母亲就有一颗，镶嵌在她和贝斯爸爸的结婚戒指上，小时候贝斯曾经偷偷拿出来把玩过，差点挨了他老妈的揍。

后来贝斯成年，他老妈总说让他快点找女朋友，好让这枚戒指传下去。

贝斯当时以为猫眼石是便宜的东西，还查过，后来差点被那二十多万美金的昂贵价格惊掉下巴！

这一枚宝石，比钻戒贵了十倍！

“这个，就送给你了。”

“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从小到大，贝斯就没收过超过一百的红包，何况是这么稀有的猫眼宝石？

贝斯觉得安静躺在他手心的猫眼宝石都在发烫。

“听我的，收下吧，你以后会用上它的。”

伊夫老爷子轻轻扣上贝斯的手，抬头包容的看着贝斯，他目光睿智深沉，仿佛看穿了这世上所有秘密。

“将要发生的事，除了神，谁都无法阻止，因为那是历史该经历的。但我们这群并没有神力的人类自从诞生以来，经过无数磨难，也摸索出了很多避免不幸的方法。”

“猫眼石又被称为寻梦石和驱魔石，它就像月亮女神的眼睛一样，储存着太阳神拉的神力，在夜晚给迷茫的人照亮方向，它很适合未来的你，贝斯。”

老祭司说完站起身，摸了几下贝斯的脑袋。随后不容拒绝的垂下手，拿起石桌上的法杖，转身要走。

等老祭司都走远了，贝斯才从怔忪中回过神，大祭司的话他一知半解，仿佛明白了什么，又好似是雾中看花。

忽然他想起什么忙追上几步，冲伊夫老祭司的背影喊：

“伊夫大祭司，您记错啦——我是贝斯特啊！”

这老爷子岁数这么大了，不会送错人了吧，贝斯有点哭笑不得地想。

谁知身影已经淹没进黑夜的老爷子也不回头，“你的家人不就是这么称呼你的吗？别看我年纪大，我还不糊涂呢~，走喽，晚上凉了……”

而他背后，听到这句话的贝斯瞬间攥紧了那枚宝石！

莹绿眼珠中的瞳孔，震惊地紧缩成细线，倒和他手心的宝石相差无几。

……

第79章 一面天堂一面地狱

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努布麦尔帕地区。

约法尔坐在战车上单手撑着头，蓝宝石断面般锋利冰冷的双眼，直视前方血腥混乱大规模战争。

他如吃饱的野兽，表现出一种对现在局面的慵懒和无趣。

架势战车的战士随着埃及大军的推进而向前驾驶，手持盾牌挡下零星几支飞箭。

阿贝琉和索克他们是约法尔选出的最好的战士，将他们放在战场无疑于将胡狼扔进了羊群，加上完全不对等的两军战力——

这个暂时依据以东，建立在城中的西多国家，只用了三个小时，予兮抟对就被埃及大军倾轧殆尽，屠杀无数。

城破了。

穿盔甲的战士只留下最后的几百人，他们满身血污双眼猩红，围成扇形刀尖指着同样满身血液的埃及战士。

他们像困兽。

而在他们背后保护的，是手持农具，仇恨怒视他们、不管不顾扑上来恨不得咬死他们的平民。

“该死的埃及人！该死的约法尔.孟菲斯！”

一个女人手持镰刀，含泪砍死了自己一对年幼的儿女，随后也加入了最后的反抗队伍。

她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比起留下性命做敌人的奴隶，被看不起和侮辱，不如让热血流满全身，凝固住这最后的骄傲和荣耀！

她不会走的，他们都不会走的。

他们已经失去过一次家园了，这次……就算死亡降临，他们也只愿意让灵魂徘徊在自己的国土上！

骑在马上的阿贝琉和索克挤开队伍，皱眉看着他们，冲他们大吼。

“我们不杀女人和孩子！只要你们投降———”

“我们不会投降！死也不会！”

那些平民泪流满面，畏惧死亡，却在阿贝琉面前咬紧牙齿，咆哮着：“我们和我们的王一起！西多的荣光永在！我们的国家永在！”“…………”

滚烫的眼泪和鲜血无法打动人，但不屈的灵魂可以。

无论何时，奋力反抗到最后一滴血流干的敌人，在战场上理应受到战士们的尊重。埃及的战士们沉默下来，阿贝琉叹口气，他没有立刻下令剿灭他们。

谁知道你们的王还在不在？

没准他扔下你们逃跑了呢！

阿贝琉刚想喊回去，在人群中，一个人慢慢地走了出来，他穿着铠甲和拿着重剑，只露出一双温柔多情的眼睛。

“王！”

“是王！”

西多的人躁动起来，最后整齐的站在了他的身后。

阿贝琉惊讶的瞪大眼睛，无法相信这样必死的局面，那个狡猾的男人竟然真的选择跟这些平民留下。

“好！”

阿贝琉目光透出一抹钦佩，从马上翻身下来，他身后的索克也同样如此。

埃及战士中不成文的规定，对真正无畏无惧的勇士，理应让他们得到让世人敬佩的待遇！

阿贝琉并不打算继续屠杀，而是要带差不多人数的士兵，和沙耶一对一。

正当阿贝琉打算走过去的时候，忽然有人按住了他肩膀，随后阿贝琉整个人被掀开，他踉跄好几步才被索克扶住，但阿贝琉没生气，他瞪大眼睛猛地转身，果然看见了他们的王、约法尔身穿黄金铠甲，手持一把奇怪的武器，来到了沙耶的面前。

猩红披风随铂金长发在他身后轻扬。

他站在沙耶面前，表情冷漠，嗓音裹着冰渣。

“我征战过的土地，凡是不逃跑、选择战到最后一刻的王，我都会亲自赐予他们死亡和终结。”沙耶怔了怔，随后低笑出声。

约法尔的话表明：他承认了西多这个国家，也认可了他这个统治短暂的王。

啊……

这算不算仁慈呢？

沙耶笑声更大。

“抽出你的剑。”约法尔睨着沙耶，“以埃及统治者，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之名。”他右手握住自己的武器，那是有着剑把，剑身却呈现圆棍尖头的‘刺’状无刃奇怪武器。

类似于西洋剑，却比那更加坚硬，粗重。

曾经有无数王，被它钉死在王座上！

平平无奇的外表，上面却不知饮过多少英雄的鲜血和灵魂。

能用上它，足以体现出约法尔对接下来厮杀的尊重。

沙耶缓缓抽出自己的重剑，双手握住，慎重而冷静的对准了约法尔。

“以……西多统治者，沙耶.狄思裘波之名！”

……

“铮！”

金属碰撞用力击打在一起的声音刺人耳膜。

两位王厮杀在一起。

无论是埃及的军队，还是西多的人民，他们沉默着让开一个范围，目光落在中心的两位王身上。

风呼呼吹过，无论是哭声和激动的吼声，都被吞没在心里，在这个战场上，除了约法尔和沙耶，一切都寂静静止了。

“铮——”

破碎的重剑碎片弹飞，深深扎进黄色沙土中，沙耶来不及扔下断剑回身拉开距离，那把奇怪带着尖锐一头的武器被他主人刺破了他的盔甲和身体！

铠甲上的铁发出牙酸的尖叫，被钻出个窟窿，布料搅碎在其后，相对柔软的血肉抵不住寒芒，从小腹开始，到后背……

骨头断裂，肠子被扯断。

沙耶多情的双眼失去颜色，嘴巴淌出的血沫不停往外咳，在凶手的黄金铠甲上，喷出很多猩红的小点，他失力的倒退着，倒退着。

而约法尔一步步前进，那份与生俱来的力量，让他轻松用武器将沙耶捅了个对穿后，抬着他往墙壁走。

“哗啦啦。”

粘稠的血大片大片倾倒在干枯的黄沙土上，最后流下这鲜血的人，被钉在一面泥墙上。

刚才还有微弱挣扎的人，失去了全部力量，微微睁着眼，无力垂下双手和头颅……沙耶死了。

约法尔手中的武器剑柄已经被血浸泡的滑手，他冷冷的看着面前又一个死在他手里的王，垂下眼静默了一会儿后，他拔出剑，任由尸体沉重的跌落在地上。

“砰”的一声，仿佛是按下播放键的手。

西多人不在压抑哭声，他们撕心裂肺的哀嚎，仿佛被人咬下一块儿肉一般放声悲悸！

而埃及士兵大吼着，高举武器为他们王的英勇兴奋喝彩！

一面天堂，一面地狱。

这已经，是冥神手中的天秤，生死公平。

“王。”

布雷顿小跑上来，跟上掉头回战车的约法尔，递上布巾。

约法尔无视后面的哭喊和喝彩，慢慢擦着自己的手和武器。

布雷顿皱眉：“王，这群西多人怎么办？他们不像是会投降的样子。”约法尔睨了他一眼，淡淡“嗯”了声回应，随后他侧身，目光从背后那片哭喊的西多人身上停留一眼便移开。

染红的布巾被扔下，尊贵英勇的王登上战车，只留下一句听不清感情的话。

他说。

“屠城。”

……

……

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埃及西多之争结束。

统治短暂的西多王沙耶.狄思裘波战死。

胜利后的征服王约法尔.孟菲斯选择屠城，燃烧尸体的火焰不分日夜烧了两天。

埃及与西多之争，亦是世人未解的，征服王约法尔.孟菲斯与他无名王后神秘故事的展开……

第80章 滚两次！

埃及战胜的消息传回了国，约法尔还没回来的时候，整个埃及以及在庆祝了。

贝斯也从喜气洋洋的侍女那里得到了消息。

王宫里，进出的都是脸带笑意的官员与祭祀，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开心。

胜利的战争将带来财富、土地、更好的生活以及他国的尊重。

就算这是一场在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璀璨征战史记上，只能称得上沙粒般小小的战役，可胜利就是胜利，王的强大，才是国家的强大，才是和平强盛的根基。

忠心耿耿、信仰着神明之子的埃及人，满心满意准备着祭祀和庆典。

白色柔软的纱，是埃及最爱的布料，他们不喜欢繁重闷热的厚重衣服，比起红色，更爱象征纯洁忠贞的白。

王宫里，大街上，每户人家但凡是有一点积蓄的，都存有白色布料，人们将白纱一头放进葡萄酒桶，染成红色，然后捆绑在麦穗杆上，混合着花朵悬挂在黄泥砖砌成的房屋门顶。

这是现在的埃及，最流行常见的做法。

而战胜归来的王会在王城开放猎场上，亲自射杀雄狮，再用短刀将狮子剖开，拿出里面的心脏交给祭祀，献给保佑着埃及的主神。

但前提是他们先将迎接法老王的准备工作做好。

有精明能干的涅菲斯，和严谨熟记诸多礼仪规矩的赫塞，这些都不是问题，贝斯甚至听见侍女们小声讨论那天晚上晚宴食物的名单有多么多么丰盛。

这说明最后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完，现在他们只差两件事。

一，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的回归。

二，献给王的花和亲吻，需要王后。

以前不需要是因为众所周知——法老王约法尔是一位厚重长草的大龄未婚男人。

至于现在……

“贝斯特，虽然不想承认，但现在，您确实是尊贵埃及之主的唯一妻子，您几乎相当于这个国家的‘女主人’，而且王说过将要立您（巴特拉娜）做王后，迎接王的庆典上，您需要站在大臣前面，在我和涅菲斯以及祭祀的陪同下，走出王宫，穿过街道，然后在城门口……贝斯特？贝斯特？！”“嗯？啊……你刚才说什么？”

赫塞拿着厚重珍贵的书籍，闻言露出一种令差生绝对毛骨悚然的表情，漆黑的脸上眉毛几乎要变成两个弯刀。

可他面前的不是人……

喵大爷眼睛都没眨一下，手里搓着那枚鸽子蛋般大小的猫眼石，另一只手捏着一张卷曲的纸条，他视线落在上面，莹绿的双眼根本没有聚焦。

赫塞看到这一幕深深叹口气，总是板起来显得严肃的脸上大多是无奈。

对方身为他侍奉的主人的‘妻子’，赫塞不能像对那些粗心侍从那般冲他怒吼，更何况来之前涅菲斯已经提醒过他，最近的贝斯特有些不对劲。

赫塞忍耐下脾气，目光无意略过那枚宝石，这枚宝石来自于老祭司，这一点负责照看贝斯特的女官已经告诉过他。

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后他只能移开视线，重新翻开书籍，给贝斯讲那天作为王后应该做的。

不过他的声音温柔许多，生硬的‘您’也换成了‘你’“你什么都不用管，侍女会给你穿好能遮挡身体的衣服，到时候王下战车或者下马，你表演好‘巴特拉娜’王妃的角色，走过去就好。为了配合你那奇怪的变身时间，迎接仪式还特意跟王沟通，选在了下午太阳落下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发出声音，还有……”赫塞一条一条在贝斯耳边念，为了让贝斯听进去，这位大神官尽职尽责的起码连着念了五遍以上。

“嗯，嗯，我知道。”

贝斯敷衍的嗯嗯啊啊应付着，尾巴尖一甩一甩。

他满脑子都是伊夫老祭司最后那句话。

那是什么意思？

他难道知道我其实是披着猫咪外壳的人？

也没什么不可能的，毕竟这里可是存在神明的埃及。就是……他会不会把这件事告诉约法尔？

约法尔喜欢猫，一直以为他是真正的猫，也是因为喜欢猫才和自己有了交集。关于重生的事儿，贝斯因为跟智脑的协议，无法透露，所以这么久他都是瞒着约法尔的。

约法尔性格不算多疑，但他在乎的事必须全部在他掌控中，贝斯知道。

而且对待感情，约法尔正大光明且理所当然的表现着自己的占有欲和唯一性，他和贝斯之间是无法揉进沙子的感情。

欺骗、隐瞒。

这些绝不可能出现在他和他中间。

贝斯不在意，约法尔却能为了一件小小的事暴怒不已。

隐瞒重生和原本是人的事实可大可小，往小了看，抛开这个小小的隐瞒，他们之间的相处都是真情实意。

往大了说，贝斯一开始就是人类的话，约法尔会不会以为，贝斯是因为知道自己是法老王，才会有之后那些亲近维护和感情的呢？

猫是单纯的，人是复杂的。

打个比方说：

现实中，你以为你的女朋友一开始不知道你有钱有权，她跟你就是旅行时的一见钟情，一眼就海誓山盟海枯石烂。

结果你们结婚了，领证了，上全垒了，你他妈发现她其实是个心机女\*，旅行偶遇一见钟情全部都是故意设计的，就想傍上金主，过上贵族太太的生活，至于感情？她根本没爱你过你！

那你怎么想？

会不会跟吃了屎一样恶心？

万一约法尔也真的这么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是被掺杂进目的不纯的算计…………神啊，我是真的不想看见这个！

贝斯烦躁的恨不得抓破脑袋，或者冲到老祭司那里求他不要告诉约法尔。

哪怕贝斯知道，约法尔不一定会这么想，没准儿他会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小事，并不理会，但……

贝斯怕失去约法尔。

爱这个字，说出口太肉麻，写出来同样带了抹羞怯。

不过事实就是如此，越怕失去就越在乎，越在乎就会越小心翼翼的。

我他妈可真矫情！

难道就不能用点爷们的办法？！

比如说约法尔敢以为我是为了财富和地位才靠近他的，那我就打断他的鼻梁！

……当然，前提是我跳起来能够到他的鼻梁，且打得过约法尔，保证自己下一秒不会被揍死。

贝斯在心里对着自己竖起中指，沮丧的折下猫耳。

老祭司那里他去过了，伊夫老祭司跟他谈话的第二天就离开了王宫，回到了神殿，贝斯不确定他有没有给约法尔传过信件，今天早上他收到了约法尔给他的信，上面并没有写多余的事儿。

贝斯搓着手里的纸条，上面来自某位俊美法老王的亲笔如他的人那样，瘦而锋利有力的字体从不拖泥带水的在纸上一气呵成，写下对某只喵的思念。

贝斯抠着上面令人脸红心跳的某些词汇，耳尖又立起来。

去他妈的，贝斯在心里想，等约法尔回来我就跟他坦白！我才不要像腐漫里犹犹豫豫最后尝尽苦头，分分合合能演个三十多集，折磨的人脑壳痛大呼‘你他妈倒是说啊！’的男主角。

有话就说！

把心意表明清楚！

实在不行就色诱……嘿嘿。

如果你的女朋友怀疑你，那就滚床单吧，滚一次床单不好的话，就滚两次！贝斯想起他母亲玛丽夫人的话，他母亲虽然絮叨了些，不过她的话一直是最好的真理。

贝斯给远在未来某个时空的老妈点个赞，目光坚定，下了决心。

“……你听明白了吗？贝斯特。”赫塞恰好这时候刚说完第六遍。

压根没回过神的贝斯猫眼闪烁，攥紧了手里的猫眼石，重重点头，“我明白了！”

“嗯？”赫塞合上书看来他重复念叨还是有点成效的啊，心情放松些的大神官露出点笑意，“不错，那你在重复一遍。”

贝斯大喊：“滚床单！”

赫塞：“…………”

贝斯撕心裂肺：“滚两次！！！”

赫塞：“…………”

哦。

呵、

某位大神官面无表情站起身，然后高高举起了手里砖头一样重的书，对准状况外，眼睛亮晶晶的猫耳少年那满是黄色废料的脑瓜壳————

——咚！

……

……

归来的埃及大军已经穿过了下埃及，六万大军其中有两万来自于下埃及，在归程中依次返回各自的原驻点。

花费了一个月才处理好以东残余逃跑乱党后，返程时完成交接又拖延了一个星期。

原本计算的两个月时间，现在已经所剩无几，当然，因为他们王下令日夜兼程返回王城，他们已经进入上埃及的边城，还有一天时间就要到家了，到那时候他们作为胜利的英雄，可以尽情享受人民的欢呼，躺在红酒池水里大口嚼着烤肉，怀里搂着美女。

按理来说，这时候他们已经可以松懈下来，高声笑谈假期去哪里玩，可现在……

阿贝琉鹰一般的眼睛不含感情扫过混在埃及大军中的那一小股亚述人，哼了声，冲地上吐了口唾沫。

那个可恶的亚述公主，一路黏了上来，害得他们还要提防着这群亚述人！

攻打以东时，这位公主在亚述边城近乎讨好的送上物资和人手，都被他们王拒绝了。回来的路上，王没有驱赶他们，但也没接见他们。

阿贝琉自从知道这个公主干的好事后，恨不得剁下她的脑袋！

可恶的亚述毒蛇，差点害了他们王，要不是王的命令……哼！

不过现在看着对方着急想要面见他们王的样子，却只能吃闭门羹，他心里暗爽，直呼痛快！

打仗是非常消耗钱财的，这一趟他们虽然赢了，账面上却亏的很多。布雷顿那个家伙，更是摩拳擦掌，打算把这一趟从耶路撒冷和以东做的亏本买卖从亚述人身上补贴回来。

阿贝琉目光一瞥，又看见白色马车往他们王的战车旁凑，他打起精神拧了拧鼻子，嘀咕：

“倒霉的亚述公主，最好别给劳资搞出什么幺蛾子……”

第81章 瘪了

迎接的日子很快到了。

王宫。

王之寝宫。

“吉娜！快去拿布巾，时间很快来不及了，为什么贝斯特大人的头发还没被擦干！头发没有干怎么戴头饰？！”

“请等一下！我立刻去拿布巾！”

跪伏在地上为贝斯整理裙带的侍女听见女官的呼喊立刻应了一声，她急匆匆站起来，提起碍事的白色长裙，挤开围成一圈，同样焦急给贝斯化妆的侍女，蹬蹬蹬往外跑。

老女官阿琳娜手里捧着垫着布料的托盘从门外迈进来，她一边小心注意着托盘上一组镶嵌硕大翠绿橄榄石和青金石的珠宝首饰，一边冲另一个女官喊。

“姬亚快过来！你帮我给贝斯特大人佩戴好首饰，小心点！这套珠宝可是刚从王之宝库中取出来的——你能信吗？这就是历代王后才能戴的‘拉提朴’！”

“我的天啊……王竟然让贝斯特大人佩戴这么正规的饰品？！”

姬亚惊呼一声，赶忙把手中的黄金腰扣放下，小跑过去小心翼翼的接住那珍贵的宝物，来到贝斯面前。

姬亚额头带着细密的小汗珠，专注的捏起那根看上去就沉的要死的、工艺精美到难以置信的黄金嵌珠宝项链，挂到了贝斯特的脖子上。

挺尸任由她们摆弄的贝斯瞬间一个踉跄，脖子差点被这玩意压断！

“我的妈，这玩意怎么这这么重？”

贝斯艰难的喘息，感觉自己的小细脖颈快要被这根项链勒的凹下去了，吓得他赶紧用手托住，往下一瞅，眼睛好悬没被上面烁烁放光的宝石闪瞎眼。

“啊———您别动！”

姬亚看着贝斯这么扯那根历史悠久的项链，吓出一声短促的尖叫。

“呃。”

贝斯手一僵，不敢动了。

猫耳少年可怜的被人用小刷子小笔头在脸上描画，为了做出埃及未来尊贵女主人，现任宠妃造型，他本来就没肉的腰和胸愣是让布料和棉花等填充物，搞出了‘凹凸’火辣的性感身材。

穿女装、还搞成这个祸国殃民艳后的模样，贝斯羞耻到脸红的在往下滴血。

可他不能反抗，为了能赶得上两个时辰后的迎接庆典，所有人都忙疯了。

贝斯好似公园大爷手中的空竹，被侍女女官们兜来兜去恨不得腾空而起，让她们好能方便收拾。

“这东西有这么贵重吗？”贝斯小声问。

他知道橄榄石在埃及被称为太阳宝石，是只有法老王和王后才能佩戴的宝石，其中一颗纯净的翠绿色能在黑市卖上天价。

并且他脖子上这个绝对超过了四十克拉，还被青金宝石围在中间，又在每颗宝石一圈镶嵌了小石榴石，呃，大概是石榴石吧。

贝斯的宝石知识仅限于此。

不过就算这套首饰看上去再怎么昂贵华丽，带着一股浓浓端庄高调的女王气场，也不过就是个首饰而已。

约法尔送给他的宝石太多了，之前还弄了一匣子给他玩，仿佛那是什么不值钱的玩意。

这让贝斯难免被混淆了价值观念，再加上他不像女孩子那么喜欢宝石这种东西……他单纯觉得姬亚屏息给他佩戴的样子与其说是在戴首饰，还不如说是在带炸弹！

仿佛呼吸重了，都能把这套首饰刮花一样。

贝斯闭着一只莹绿猫眼让人给他上眼线，另一只眼睁开，透露着好奇。

就算再稀少，对于王室来说，也稀松平常才对，姬亚和阿琳娜两个人早就见习惯了，为什么会露出这个表情。

听见他的话姬亚刚要说什么，就被阿琳娜抢先，“当然贵重，拉提朴是不同的！”

贝斯：“拉提朴？”

阿琳娜抹了抹头上的冷汗，举着托盘监督侍女给贝斯整理着装，她看着贝斯，脸上透出一抹喜色，解释道：

“拉提朴是历代王后才允许佩戴的首饰，拉提朴在埃及语中是‘不变的’，得到它女人无一例外都是法老王最敬重的爱人，埃及的女主人，它象征着法老王对自己妻子的爱和珍重，至今几代王后，全都佩戴过它！”

贝斯：“……”

卧槽，这么牛批！？

那这不就跟电视剧里传国玉玺皇后凤印差不多了吗？

阿琳娜看着猫耳少年不开窍的样子抿嘴笑了笑，“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王特意传信命人去宝库拿的啊！王啊~是在向您表明，您是他最爱的人，是不变的爱情呢！”阿琳娜说完，忙碌中的侍女们小声笑起来，一张张充满异域风情的褐色脸颊上飞上红晕，眼神带着露骨暗示和羞涩，偷瞄着贝斯。

哦~当然，她们可不是对贝斯抱有情爱的想法。

只是对于平民和少女们来说，高贵者们的爱情传说和暧昧事迹，无论在古代和现代，都吃的通！

她们看向贝斯的眼神，完全就跟贝斯曾经看小x书男主角两人搞对象时的眼神一样。

恨不得咬住手指尖叫，然后发出‘哎嘿嘿’姨母笑的辣种。

贝斯：“…………”

万恶的铲屎官。

隔了这么远，马上都要到家了还在家门口骚一下！

哼。

变成人的喵大爷假装不在意的仰起头，但他忘了他变成人没了身上的毛毛，脸上的绯色从上到下，一直蔓延到锁骨窝里，在奶白肌肤上一览无遗，暴露了它主人窃喜羞涩的小心思。

贝斯特大人可真可爱，怪不得王这么喜欢他！

这幅模样又引来侍女们一阵轻笑。等她们笑够了，阿琳娜才收敛笑容，假装板脸说了她们两句。

“行了行了！一会儿大神官大人就要来催了，快收拾好！”“是。”

侍女们根本不怕，彼此眨了眨眼睛，继续给贝斯上妆。

等赫塞真的来催了，寝宫的侍女们才继续忙得热火朝天起来。

……

王都外。

埃及大军和王的战车已经踏上了石板路，脚下不再是灰尘四溅的沙土地，这说明他们已经到了埃及最核心城市的范围内。

高高的城墙进在咫尺。

守城的将领看见了王的队伍后，吹响了号角，大声欢呼、嘶吼着埃及的名字！

“王回来了！王胜利回来了！”

“还等什么，快去叫祭祀啊蠢货！”

守城的士兵在长官的呵斥下匆匆喊人，当王之军前队进城时，道路两边站满了满脸兴奋的埃及民众，他们人挤人的往前冲，想要一睹法老王的真容，王都的守卫不得不增加人手，把武器横在胸口来阻挡激动的人们。

“王——”

“啊啊啊，快看军队进来了！！！”

“王——征服王万岁！埃及万岁！”

“阿贝琉将军！看这里———阿贝琉将军！”

“嘿，是布雷顿将军！哇——”

向往英雄和强大的埃及少女们、少年们兴奋地呼喊着自己喜欢的将领，手捧着这个月份极少的荷花和橄榄树叶用力往英雄的战马，和王的战车上投掷。

老人们双手合十，嘀咕着吉利的话，性感的埃及女郎则冲着这群强壮的战士们嘻嘻哈哈扔着散发香味和爱慕的合欢树叶。

男人挺起胸膛，看着埃及的精兵们露出与有荣焉的自豪，如果带了孩子，还会把孩子顶在肩膀。让他沾一沾法老王散发出来的‘神力’，以后也做个勇士！

等前排军队彻底进入城中，露出后面的战车后，尖叫声和欢呼声更是让人止不住热血沸腾！

战车上，一直坐着的约法尔站起来，繁杂的声音一顿，接着像抵达高\*般，所有人整齐的吼：“征服王——！”

“征服王——！”

“征服王——！”

约法尔身穿铠甲，高高在上的睨着人群，微微颔首。

看见王的回应，激动人群跪伏在地，祭祀们趁机卖力的齐声吟唱呕哑神秘的祈福曲调。

“呜——”

沉闷的牛角乐器发出宛如鲸鸣的震撼声音，仿佛撩开了盛世太平的国度的一角，悠长而宏伟，感染着人每个毛孔都舒张开，头皮发麻心脏震颤，狠狠地打个激灵！

战车两旁骑着马匹的阿贝琉和布雷顿索克等将领，矜持的冲这些平民挥手。

之前还冷冰冰沉默的战士们，如今表情严肃认真，步伐一致，铠甲撞击声磨的人耳膜发麻、他们威严萧肃。

他们是埃及的英雄，是埃及的战士。

他们昂头挺胸，享受着属于胜利者的荣光和崇拜的欢呼，将热血和汹涌的感情压抑在心脏里！

布雷顿在马上止不住笑容，“瞧瞧！这才是真正欢迎方式嘛，这才刚到城门口就这么热烈！”索克在他背后没开口，也有点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忙着平复心情呢。

即使他们前几年经常打仗，也有过好几次这样的盛大欢迎场面，不过每次回来都一样要被感动一次。

杀过人，留过血，有些场景看多了也就麻木了，等到了家门口，才能感觉到自己从残酷战场上活下来并且胜利了的事实，整颗心都被喜悦和无法言说的感情填满。

某些第一次出征的士兵，还偷偷红了眼睛。

过了城门，在往前一些就是宫中迎接的人了，士兵慢慢停下了步伐，给后面的战车让开路。

约法尔看到了站在所有大臣前面和神官前面的贝斯。

那瞬间，号角声、欢呼、吵闹、人群……当贝斯特出现，约法尔的世界瞬间安静。

无限扩散，仿若一盘散沙找不到焦点的思绪凝聚成一条线，牵住他，拴住他。

对什么都无趣慵懒的冰蓝双眸‘活’了过来。

它毫不遮掩地将充满感情的眼神，落在对方的躯体上。

约法尔的视线，极富力量却又无比柔软。

隔着不算近的距离，侵占舔舐着贝斯脖颈眼下稍微裸露出的、因为在众人面前穿裙子羞红的肌肤。

约法尔冷漠英俊的面容有了温度。

这位高贵的法老王勾起唇角，站在战车上欣赏他那小东西冲自己走过来的样子。

贝斯穿了象征纯洁的白裙。

尽管全身包裹的严实，却在侍女的巧手下，展现出了纤瘦漂亮的身体曲线。

从头上垂下的白纱坠着宝石盖在他留长了一些的黑色卷发上，令人看不清的面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贝斯手捧着一只含苞欲放的荷花，小心着脖颈上意义不凡的珠宝，一步步在那么多人的视线下走到战车旁。

当人们直勾勾盯着他看时，贝斯简直都忘记该怎么走路了！

我上次被这么受瞩目是什么时候？

哦。

大概是上辈子毕业时站上宣讲台，面向全校师生讲话的时候。

贝斯欲哭无泪。

不行，我他妈快要同手同脚了！

尤其当那股不容忽视，简直比流氓还流氓的视线落在身上的时候，无疑是一种雪上加霜。

约法尔的目光仿佛是有实质，有温度的。

贝斯清楚的感受到对方的视线正往他衣服里钻，甚至停在用棉花做的假胸上时，还带了笑意。

看看看，看个屁哦！

没见过大胸老爷们吗！

淦！

恼羞成怒的喵大爷快走了几步，来到战车旁，仰头直视正在用眼神耍流氓的男人。

高高在上的气势，冷酷无情的表情，还有堪比神明般俊美禁欲的面容……

嗯……后面那句划掉。

约法尔从马车上走下来，和贝斯面对面。

冰蓝的狭长眸子流淌着笑意和光，倒映出莹绿的猫眼。

喵大爷弯了弯眼睛，非常虚假‘哦呵呵’捏着嗓子，用憋出来的女声说：“感谢神明庇佑，感谢您为埃及带来了荣耀，呵呵呵~”呵呵完，喵大爷立刻用极小的声音，咬牙切齿的补充：“你回来了啊犬东西，tui！”

约法尔忍不住低笑，未持剑的手从贝斯手中抽出那朵荷花。

“嗯，我回来了。亲爱的，你不该给我一个吻吗？”喵大爷：“………”吻你奶奶个爪儿！

我才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做那种事！

贝斯脸红干咳，尖细着嗓子拒绝：“咳，内什么，我嗓子今天不舒服，我……唔！”热热的东西，挤着面纱进入口腔。

灼热的鼻息洒在脸上……

围观的民众们高声笑着喊着，将花朵投向王与未来的王后。

贝斯被揉进坚硬的铠甲上，让约法尔勒着揉搓。

他们吻了很久，很久。

在贝斯情动不已，脑子缺氧模糊间，约法尔突然停顿了一下，接着吻的更深入，贝斯都快要把面纱咽下去了。

终于贝斯腿软腰也软了，约法尔才放开他，扶住他的肩膀笑的更大地凑到贝斯耳边小声说：

“唔，抱歉。”

他闷笑。

“胸被我按瘪了。”

“………………”

哈？！

贝斯懵逼脸，接着他顺着约法尔的视线垂下头，看见了自己胸口本来尽职尽责伪装不错的俩棉花团。

瘪了。

贝斯：……

第82章 不如当寡夫，淦

“你亲我为什么要摸我的胸！我他妈又不是个女人！”

贝斯看着自己完美无缺的女装身材从‘凸’变‘凹’，蹦出一脑门青筋，同时对约法尔的做法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这他妈是直男手法吧，一定是直男手法！

弯的谁他妈摸胸？

谁摸！

不都搂着后背，顶多‘不小心’蹭一下屁股吗？

贝斯眼睛冒火，恨不得拎住还在笑的约法尔的脖领一顿咆哮：你说你的动作为什么这么熟练，卧槽你是不是背着劳资在外面偷吃了！？

“我只是好奇而已。”

约法尔仿佛看穿了贝斯的心，长长铂金眼睫下的蓝眸促狭扫在那个凹陷下去的位置，看一下嗤地笑一声，看一眼嗤地笑一声，看……

贝斯嘴角抽搐：“你嘴漏气啊。”

约法尔：“嗤。”

贝斯：……笑笑笑，笑死你丫的。

“你、那你说怎么办吧。”贝斯瞅着自己的胸口，又抬头咬牙启齿压低声音跟怒瞪约法尔，“反正我不能就这么转身。”

现在他俩紧贴着，还没有人看出来，但是一分开，谁他妈能解释王妃本来好好的D怎么突然变成了A。

“你先别急。”约法尔闻言压下嘴角，手臂勾住贝斯的腰，“我先抱着你，你试试能不能把它抠起来。”

贝斯：“……”抠起来可还行。

不过……成吧，死马当活马医。

两人紧紧挨着，约法尔很高，他弯腰抱着贝斯可能会露出点什么，于是两人的姿势就是约法尔双臂穿过贝斯腋下正好挡住侧面，揽住他后背。

贝斯假装小鸟依人蜷缩在约法尔胸口。

周围的群众和士兵以为他们王和王妃感情深厚，不知道他们眼中火辣性感的王妃正在努力抠棉花，而唯一知道的那位可恶腹黑法老王仰起头，半阖着双眼，俊美的侧颜上能窥见他非常愉悦而翘起的唇角。

在外人眼里一副‘搂住宠妃心满意足’‘爱这个女人爱的要死’的痴情样子。

将领：哇———

民众：ohhhhh！！！

众人感动：王终于有喜欢的女人了，嘤嘤嘤，他们好恩爱，这个姿势好感人，我们回家也要和老婆学！

贝斯：……

学个球！

眼瞅着王和王妃抱了这么久没撒开，欢迎的人起哄的更多了。

这种庆典，是拉近贵族王室和平民的好机会，对于民众的欢呼和起哄一般都是高容忍的，所以贝斯甚至还听到了口哨声。

只有深知他们王圣洁外貌下的劣性，和王妃是个长猫耳朵的少年的涅菲斯和赫塞察觉到了不对。

两位的大神官不知道他们王在搞什么，怕耽误接下来的仪式，也怕暴露，赶紧对视一眼后上前小声催促。

“王，巴特拉娜王妃，时间不早，该前往王宫了。”

涅菲斯和赫塞垂头行礼，并没没发现贝斯的尴尬。

不过贝斯听见更加焦急起来。

手恨不得伸进衣领把胸口布料顶回去！同时对古埃及女性的内衣充满了绝望。

要说古埃及女性，也不都是个顶个的丰满火辣。

飞机场这种叫女性恨得牙根痒痒的身材问题非常普遍，男人们看美女，还专往这上面选，为了成功嫁给喜欢的人，在贵族宴会上穿上精美的衣裙，这些妹子怎么办呢？

她们非常聪明。

手巧的女孩子们把衣服胸口布料缝厚一些，还在夹层穿了能固定能挺起的软网，这些网一般都是用鞣制过的树皮做的，和草莎纸一样热销，不过它比草莎纸更加柔韧富有弹性，还有立体感和硬度。

将这玩意鞣制成两只镂空的‘大碗’放在女性胸口位置的裙子夹层，在用一根穿了两坨棉花的绳子捆在胸口……

二者合一，从A到D。

埃及各大成衣店均有销售……

不过这东西也有致命缺陷，那就是不能挤压，不能硬撞，撞了后就跟矿泉水瓶子一般，冲着反方向凹陷下去，然后对着自己人挺起了。

这种情况对于土生土长的埃及女性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但贝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来自未来的男人，是真的不会弄这个东西。

他从衣领处弄吧，衣领上面有那套超级珍贵，比他年龄都大的首饰，贝斯怕给它扯坏了。

从下面弄吧，连衣裙腰的地方没有开口的地方，还裹了很多腰带。

他只好脸通红的迎着困难上，慌张的揪住胸口处的布料往外拽。

因为紧挨着约法尔，这东西挺硬的，他弄了半天都没搞好。

贝斯满头大汗：约法尔是怎么把它压瘪的？这得多大劲啊。

跟欧派有仇么我去。

“王？”

时间拖得太久，所有人都在等法老王约法尔的动作，可约法尔一直站在战车旁不走，连平民都看出不对了。

涅菲斯赶紧给王使眼色，意思您秀恩爱也秀的时间太长了，快动一动吧！

面对两位神官，约法尔的表情淡了很多，“嗯”了声回应，手掌扶在贝斯后背上，低声问：“弄好了吗？”“没有，怎么办啊。”贝斯急的豆大的汗把脸颊旁边的头发都打湿了。

约法尔眼底浮上笑意：“那你准备好。”

“啊？”贝斯没听清，抽空抬起头两只莹绿猫眼睁大，“你说什么？”“我说——”

约法尔话说一半，突然一下松开贝斯，贝斯本来被他勒紧，现在失去支撑点吓得低呼踉跄着后退，就在后退的时候，他感觉胸口一紧。

贝斯：“……”在这一刻我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一个退步和慌神间，贝斯就听本来纳闷的围观群众忽然齐齐发出“哇——”的惊叹。

贝斯：……

喵大爷面无表情的垂头，约法尔的手从他胸口慢吞吞离开，“好了。”他说，而那两个将贝斯折磨要死的、凹陷下去的玩意也重新鼓起来了。

洁白的布料还能看到两个被大力揪起的点……

当然，约法尔也没做什么，就是在帮贝斯。

但在其他人眼中，这是什么？

这妥妥的就是刚吃完豆腐，才抽出手的样子啊！

“………………”

贝斯看着约法尔，满脸狰狞。

涅菲斯和赫塞则是黑下脸嘴角抽搐不已。

至于将领们和围观群众？

“哎呀！”

小女孩脸红红的捂住脸，期待又兴奋地从手指头缝偷瞄。

男人们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人群全是此起彼伏“哇~哦。”的感叹。女人们则是笑嘻嘻的交谈，贝斯都听见其中一个嗓门大的喊：“原来王和王妃这么久不分开，是因为王在那个什么啊，嘻嘻嘻。”“你看布料都抽丝了，嘿~好激情吖~~~”

“啧啧啧，幸亏我眼神好，不然都看不见！”

贝斯：“……”

我谢你啊！

就埃及群众这幅吃瓜模样，相信不久后，埃及现任法老王和其王妃的风流艳史，就会在大街小巷奔向告走最后传遍上下埃及。

再让游吟诗人琴弦一拨，眼睛一转，指不定什么体位持不持久都给他妈敲定了！

贝斯不能细想。

他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能保持着‘庄重美丽之法老王倾城宠妃’的头衔跟约法尔走进王宫的。

更不敢回忆。

一回忆就想杀老攻当寡夫。

淦！

埃及大军自然不能全部在王城内，人数太大王城容不下，所以约法尔下令给归来的大军假期和赏赐后，军队都返回了王城附近驻扎的营地。

在王宫夜宴庆祝埃及胜利的，是各位官员及其家属，还有阿贝琉索克布雷顿等跟随王出征的将领。

平日里的王宫宴会是不能带家属的，所以宴会上女性出席非常少。

但今日不同，今天是法老王胜利归来的宴会，比起带有政治意义那种，更接近于庆典舞会一类。

来赴会的所有官员和贵族都允许带两名家眷或友人，对于平民或者低阶贵族来说，是非常好的表现场所。

迎来胜利的王宫今天热闹非凡，各个贵族和城主远道而来，其中年轻美貌的贵族夫人和小姐们更是打扮一个比一个漂亮。

争着做艳压群芳、舞池里最靓丽的那个仔。

贝斯是不能下去和她们玩耍的，他要陪着约法尔，在上首接待来祝福的大臣。

但他坐了一会儿就烦了，趁着约法尔应对大臣，边小口小口饮葡萄酒，边偷偷往下面瞄。

下方宴会跳舞的夫人们戴着比脑袋还大的黄金头冠和金丝头纱，眼线眉毛描画的特别夸张，浓妆艳抹，珠宝满身。

那套了好几圈圆领式珠宝项链的细长细长的脖子，仿佛下一秒就会被金银压垮，但人家照样能随着乐师的奏乐摇曳生姿，在宴会上对英俊将领们抛媚眼，实在令贝斯佩服无比。

不光女性，埃及的贵族男人们也非常爱美，明明长得高大，一身肌肉块，却穿红色藏青的鲜艳衣服，化了妆戴了假发，十根手指，能戴二十多个硕大宝石戒指。

贝斯看了一会儿，人脸还没看清，先被那些珠宝黄金闪花了眼睛。

他砸咂舌，面纱撩开一点，仰头把黄金酒杯里的最后一口葡萄酒饮干，两颊被酒气熏红，小小的打了个嗝。

约法尔表情冷漠地抿了口酒水，应付走了一个上来拍马屁的贵族，听见小小的打嗝声侧头去看坐在身边的人。

这双冰蓝的眼睛多么敏锐专注，一下就捕捉到了贝斯面纱下，因喝醉绯红的脸。

约法尔面容温柔下来，好像收起了拒人千里之外的尖刺那样。

他伸手揽住了贝斯的肩膀，探身，薄唇靠近头纱下猫耳的部位，华丽清冷的嗓音充满诱惑的往贝斯耳朵里钻，他说：

“别喝太多酒，你已经醉了。我今天刚回来，难道你不想我吗贝斯特？”

沙哑的声音仿佛一根钻进耳朵的小羽毛，贝斯整个人措不及防一抖缩了缩脖子，他想要说什么，不过反应过来涅菲斯让他少说话避免暴露后，改成扭头怒瞪约法尔。

我才不想你！

贝斯心想，就凭你刚才那么逗我，想也说不想。

可惜醉蒙蒙的莹绿猫眼没有半点攻击力不能让饿狠了的猛兽惧怕，只能引起对方心里翻涌的欲望。

“你撒谎。”约法尔挑挑眉似笑非笑，那张脸近在咫尺的脸充满暧昧而危险的异国风情和魅力，他揭穿了贝斯，“小骗子，我留在王宫的衣服你哪件没用过呢？嗯？你用它们做什么了，你可以告诉我吗。”

“……”

贝斯没法说出口，他扣着酒杯，耳边是热闹的宴会音乐和贵族大臣们矜持的笑和交谈声，脸颊更红。

猫耳少年羞于启齿，但身旁的男人不打算放过他。

“听话，少喝一点。”

约法尔侧身，双腿交叠手肘撑在座椅扶手上，支住头看着贝斯，慵懒游刃有余，好似贝斯是他嘴边逃不掉只能被他吃掉的猎物一样。

我才不。

贝斯撇撇嘴，他转头把酒杯举向捧酒壶的侍从，酒壶空了的侍从正好和人换完。

新的侍从捧着满满一壶酒站在后面，跟在旁边给王试毒的人没听见王说了什么，看见王妃要酒赶紧让这个木桩子般的侍从给他倒一小杯子，试毒的人尝了一口，过会并未感觉身体有不适后，侍从上前，给王妃满上酒杯。

贝斯咧咧嘴，端起酒杯得意的当着约法尔的面喝了一口气他。

冰蓝色狭长双眸眯起来，约法尔笑容淡下去，冷声道：“好，我知道了，你晚上如果睡着，我会让你痛醒的。”

“噗咳咳咳！”

贝斯刚喝进去的酒喷出去大半，一顿撕心裂肺的咳嗽。

见到下首有人看他，贝斯赶紧扯了餐巾捂住嘴，等好多了冲约法尔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今晚变猫睡！”

“可以。”约法尔并不在乎，“我也可以试试你别的样子。”

“…………”

贝斯想骂他畜生老流氓的时候，又有人来敬酒了。他还记得自己的人设，立刻跟约法尔坐直，咽下话。

按照流程王和王后都要适当的端起酒杯抿一口，再跟大臣（贵族）客套一下，可贝斯一抬头没想到的竟然会是雅诺！

贝斯惊的脱口而出：“怎么是你！？”

这个女人竟然还特么敢来埃及？！

雅诺举着空酒杯，正让侍从上前执酒壶给她和身为王的约法尔杯子里添酒，贝斯酒杯是满的，侍从假意倒了几滴就退下了。

听到贝斯不可置信的质问，雅诺弯起唇角。

“我可是正大光明走进来的啊，美丽的王妃。”她眼珠向左，不动声色的忌惮的看了眼埃及的法老王，又转眼看贝斯，继续笑道：“当然，我是来向您和尊贵的法老王陛下赔礼道歉的，感谢王对我的仁慈，给我参与宴会的殊荣。为了得到法老王的原谅，我和亚述的诚意满满，听我说完相信您和王一定会满意的，可以吗？”

说完她一口饮下酒，笑吟吟的对约法尔和贝斯行礼，举手投足非常坦荡，好似之前那些过节都是一场误会或者不存在的梦。

“约法尔……”

贝斯学聪明了，先看约法尔的态度。

约法尔给了贝斯一个安抚的眼神，贝斯秒懂。

他抿紧嘴，跟约法尔一起端起酒杯，适当饮了一口……

第83章 有点烧胃

雅诺见到约法尔肯饮下这杯酒，哪怕是做做样子，整个人都肉眼可见的松了口气。

她笑容更加真诚，用女性独有的轻细嗓音柔柔说：“陛下是否要换一个地方详谈，还是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吧！”约法尔还没开口，贝斯赶紧拉住他小声说。

他是真的怕了这个女人了，在这毫不科学的古代，谁知道她会不会在扣个眼睛吓死人。

约法尔“嗯”了声，命侍从给雅诺从斜对面放了张椅子，侍从离开搬来，放在雅诺身后。

雅诺坐了，也不去看约法尔，而是把目光虚虚落在约法尔和贝斯中间，主要还是看贝斯。

毕竟就算是亚述王亲自来了，面对约法尔这种时刻在放杀气的人都要退步。

她忌惮他，也畏惧他。

雅诺表现的无比自然，好似不记得自己当时怎么坑了王位后位上的两人，可心里要说不害怕约法尔？

那是不可能的。

她口口声声跟父王保证，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考虑到亚述破灭后的麻烦，也不会杀她对亚述翻脸。

但真来到约法尔面前，见到不似人类的男人撩开眼皮用那对可怕的蓝眼珠看过来，雅诺表面的不动声色下，后背全是冷汗！

她这种还挣扎在夺王位阶段的人，跟早已凶名赫赫的征服王坐在一张桌前，到底还是差了些威势和底气。

况且……

约法尔变了一下坐姿，哪怕只是个小动作，在心里正琢磨对策、时刻紧绷着的雅诺也顿时瞳孔一缩，立刻回过神。

面对妻子而慵懒的狮子站立起来，年轻强大，双眸闪烁着可怕的光，仿佛出鞘的兵器般割手。

约法尔冰冷地对雅诺道：“你现在可以说了，但记住，像现在我这么容忍你的机会，你只有一次。”

“……我知道。”雅诺拉扯唇角轻笑，抬手将碎发向后勾，无声无息擦去鬓角滴落的汗。

很好……九成把握，在约法尔.孟菲斯本人前，只剩下了三成……

只因为对方是征服王约法尔.孟菲斯，没直面他的人，永远不知道这个男人的恐怖！

“之前因为父王私下传信给我，说我兄长突然逝世。兄长与我感情深厚，所以雅诺才因为焦急慌乱急于从埃及脱身，对您和王妃殿下做出了冒犯之事。”

雅诺很是真诚地致歉。

“阿淑尔神眼的记载并不全面，我也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在亚述听到因为神眼之事给陛下和殿下造成了麻烦，雅诺心中无比自责和惶恐，早有打算来埃及亲自给陛下道歉，在陛下攻打西多时，父王特意开放边城，希望您能看在亚述诚心道歉的份儿上，接受我们的赔礼。”

闻言，坐在约法尔旁边的贝斯都知道她在说假话，在心里嘀咕：“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当时你用神眼得逞时可开心得很！一点都瞧不出哪里不懂后果……”

要不是他和约法尔醒了，哪会有今天雅诺代表亚述低头道歉的局面？

约法尔更直接，送她一个似笑非笑的：“呵”

“……”

搞政的，就不能在乎这点脸面。

雅诺对约法尔的冷呵报以微笑，并扭头跟贝斯说：“关于亚述内关于我和约法尔陛下的流言已经被下令严禁，王妃殿下也不必多心。”

“唔。”贝斯见她瞅自己立刻移开目光，扭头看别处，“你还是别看我了，我眼睛疼。”

当时雅诺将自己眼睛挖出来，血淋淋的样子，给贝斯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好。”

雅诺轻笑，果真不在看贝斯，而是继续和约法尔小声沟通名为赔礼实为割地上贡的条件。

贝斯知道政事自己插不上手，无趣的背过身，偷摸喝酒。

醇香的暗红酒汁滚动在黄金酒杯中，不停荡漾，入喉带着葡萄酒的香味，后面泛上舌尖的是甜和一点点微酸。

唔，真好喝！

贝斯双眼放光，咬住杯沿，一小口一小口的品尝。

当雅诺提到亚述给埃及签订三年和平契约，并且每年贡多少金银财宝时，贝斯喝的脸红嘟嘟地咂舌。

没想到下一秒约法尔将酒杯放下，张口就将三年改为了七年。

“三年？给你喘息的机会还要给在契约内给亚述保护，就凭借这么点东西和领地吗？……贝斯特，你少喝酒。”

约法尔话说一半，眼珠转动不经意间扫到了偷酒喝的贝斯，他口吻立刻柔和下来，给贝斯用刀具切了块肉，放进餐盘，“吃点东西。”

“嗯。”

贝斯乖乖点头。

约法尔摸了摸他的猫头，转头面对雅诺又恢复了冷脸，说：“不可能！”

雅诺：“………”不是，你这切换的也太真实了吧。

雅诺的笑容僵住，不敢翻脸，也不能太大出血什么条件都接下，以免留下口舌把柄回到亚述被父王怪罪、小人诟病。

一个面对他国皇帝唯唯诺诺的女人，那还做个屁的女帝！

宴会上跳舞的美丽夫人小姐们大部分都累了，有的回到丈夫身边，有的和看对眼的青年才俊举着酒杯凑成小圈子说悄悄话。

不管私底下多少是看中了对方的身家利益，起码表面笑容甜蜜，恩爱无比，让贝斯有点羡慕。

在乐师的炫技下，俏皮上扬的音乐更加复杂动听，人们忍不住被调动起情绪，配合着拍打节点。

贝斯喝醉了，撑住下巴朦朦胧胧一边嚼着嘴巴里的肉，边跟随音乐情不自禁的摇晃尾巴，裙摆厚重的长裙都被撑起一点痕迹。

可惜贝斯自己看不到。

宴会下。

涅菲斯和赫塞两位大神官忙着代替不爱理人的王，跟那些大贵族城主扯皮。

宴会上。

约法尔和雅诺生生把热闹愉快的宴会变成了严肃的谈判桌。

唇刀舌尖，你来我往间，一分利益都要细拆的情况下，谁都顾不上一只可爱的猫。

贝·可爱的喵大爷·斯：“唉……”

找个法老王做男人，未来的婚后生活可能就是这样了吧。

他叹口气，猛地将酒杯里最后一口葡萄酒干了。

酒精麻醉了情绪和大脑，有的人喝醉了耍酒疯，有的人喝醉了掉眼泪，有的喝醉了六亲不认专门吹牛。

贝斯是越喝越愁，自己也不知道愁什么，就是喜欢叹气。

“唉……没了。”

贝斯倒了倒酒杯，舌尖舔舔葡萄味的自己的下唇，他转身想跟仆从要，一回头正好看见持双耳银酒壶的仆从再次带着空酒壶退下，一个捧着同样模样酒壶的仆从垂着头小心翼翼的举着手里的东西，接替了他的班。

负责试毒的人试了毒后，主动上来要给约法尔和雅诺添酒。

因为晚上有事要‘做’，约法尔真的没喝，面对大臣和雅诺都是在唇边沾了沾，所以约法尔酒杯是满的。

那仆从也看见了，转头想给雅诺面前那半杯倒满。

仆从看着那金灿灿精致的酒杯，额头冒了很多汗珠，他左手拎着壶，托底的右手以一种很自然的模样紧贴壶身，趁着弯腰的动作，他右手手心悄无声息滑着瓶身向上移动，很快在瓶口的位置露出掌心一颗半融化的小白球。

“咚。”

细微到在宴会音乐下不可能被听到的声音无声消散，如掉入酒壶中米粒大小的小白丸消融于深红酒水中般，泛出一点白沫后无迹可寻。

这人暗暗松了口气，手掌重新拖住壶身，倾斜瓶口，给雅诺倒满了。

香醇葡萄酒宛如丝滑的绸带洒进黄金酒杯中，毫不起眼的仆从躬身就要退下，这时忽然有喊住了他：“等等！”

他一僵，顿时感觉三道视线同时落在了自己身上！

难道被人看见了？

我暴露了吗？！

仆从满头冷汗，后背立刻就被泡透了，本来就绷紧的神经突然断裂，脑子一片空白。

就在这时，他听着叫住自己的、那道奇怪的好似故意尖细着嗓子说话的女音冲他讲：“帮我把酒杯也满上。”“……”

男人噎在喉咙里的气吐出来，还好、还好只是要酒。

“别喝了。”

另一道属于那位冰冷可怕的王的声音带着不满，呵斥。

但奇怪的女声一点都不怕，反而撒娇：“最后一杯，我就不喝了。”“真的？”

“我保证！”

“那好。”

然后，他竟然听到凶残可怕的法老王真的答应了，身上的目光也只剩下一道。

他不敢置信的稍微抬头，看见了坐在埃及法老王身边，那位包裹严实非常神秘的巴特拉娜王妃。

怪不得……是约法尔.孟菲斯的宠妃啊……仆从松口气的同时，表情复杂的扫过怀里的酒壶。

辛大人说过千万不能给亚述公主之外的人喝的，叫他倒上酒赶紧和其他侍从换下去，可是……

在贝斯疑惑的催促下，这个男仆犹豫几秒后还是上前，给法老王的宠妃满上了酒杯。

倒完后，他匆匆站回远处，对监管的女官借口酒水好像掉入了小虫子，拎着酒壶垂头快步离开了宴会。

这酒被王妃喝了可怎么办，要是埃及也死了人，那他们的计划岂不是白费了？

……可恶！

他要尽快去找辛大人，跟他商量对策！

……

宴会渐入尾声，约法尔和雅诺好像也谈妥了。

贝斯醉呼呼的看见雅诺已经撑不下笑脸，她狰狞着五官一口喝下葡萄酒压压怒火，说了几句场面话掉头就走。

贝斯就知道了，约法尔肯定没少割这个女人的肉！

嘿，嘿嘿嘿……不愧是我男人！

贝斯喝的眼睛都眯起来，猫耳朵垂着，坐的摇摇晃晃，只会盯着皱起眉的约法尔傻笑。

约法尔本来生气，但瞧见他这幅可爱可怜的样子，只剩下好笑和怜惜，他将贝斯扶起，揽在胸口叫来涅菲斯和赫塞交代几句，然后带着贝斯往寝宫走。

回到寝宫，贝斯已经支撑不住睡着了，约法尔手掌抚摸着贝斯软乎乎的脸颊，安静的看了一会儿让他想了两个月的小骗子的睡颜，才站起身，在侍女轻手轻脚的服侍下，前往浴殿沐浴。

……好热啊。

约法尔走后，睡的迷迷糊糊的贝斯挠挠肚皮，翻个身骑着被子不舒服的嘀咕。

他还想：我酒量挺好的啊，难道埃及的葡萄酒度数太高？

奇怪，怎么有点烧胃。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呜，约法尔我胃疼。

约法尔脸上的微笑凝固：……作者呢？来，给你演示一下我的武器是怎么用的！

【咳咳，蠢作者已顶着锅盖跑路，切莫艾特她要揍她，她溜了。真哒】

第84章 措不及防

倒酒的仆从离开宴会后，就来到了跟辛大人约定好的位置等他。

他们选择碰面的地方是先王后所居住的旧殿，因为现任法老王对前代父母的厌恶，这座旧殿就成了所有人禁忌提起的地方。

怕被迁怒，再怎么勤快的仆从也很少来这里。

这人惴惴不安地等了一会儿，果然看见一个身影小心从黑暗中绕过来，在浅淡月光下，显现出一张熟悉的脸。

是沙耶的心腹，辛。

“大人！”

仆从眼睛一亮，急匆匆扑过去，抓住辛的手臂快速地说：“大人，您叫我下的药我成功下到了雅诺那该死的女人酒杯里，她也喝下去了。”

“真的？”辛严肃消瘦的脸瞬间浮现出惊喜的表情，夸奖他说：“干得不错，不过……”他怀疑的看了眼仆从，“你这幅急躁的样子是怎么回事？”

“唉！”

仆从重重叹口气，一脑门冷汗。

“之前计划都照常进行了，我刚要撤离，可恶的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的宠妃，她正好要添酒，我没办法，就……怎么办啊辛大人，要是雅诺和法老王的宠妃同时中毒，那么雅诺就算真的死在了埃及，亚述埃及也打不起来了。”

辛：“……”

听完仆从的话，他脸上的喜意如潮水般消退，只留下凝重。

那日接受沙耶命令的辛还是离开了西多，不久他就听到主人沙耶死亡、西多被屠城的消息。

就算辛早已经明白是这个后果，当时也差点吐出鲜血，悲愤欲绝。

为了完成主人沙耶的遗愿，给主人报仇，辛收拾好自己的难过和对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的恨意，按照沙耶的吩咐来到埃及王城，蛰伏数日，终于找到机会。

趁着埃及王城全城庆祝胜利，王宫举办宴会庆典所需食材酒水数目过于庞大短缺，他混入了王宫的后厨，联系到了沙耶曾经安插在王宫的人手。

王宫的厨房虽然也严格，但比其他地方却相对好进些。

沙耶曾经混入王宫给两位公主当情人打探消息，自然不可能没在王宫后安插眼线。

可惜在沙耶被发现后，他们的人让两位大神官查出来近乎所有，只留下一个厨房工作的仆从。

主人早就算到了……辛想到沙耶跟他说，雅诺会反咬他们一口，让他在雅诺来埃及亲自道歉和法老王讲和时，利用这个仆从，毒死雅诺，破坏亚述埃及之间交好的可能性。

到时候不管是亚述让埃及这头猛虎咬死，还是埃及被亚述奋起反扑，两国肯定安宁不了要死伤无数，没准还能成为天下大变的导火索。

对于沙耶和西多人民来说，无疑是最痛快的报复！

不过法老王的宠妃也中了毒……

辛思考后勾起唇角。

作为沙耶的心腹，别以为他不知道，那个宠妃实际上是个猫变的怪物！

不过可恶的埃及王似乎真的对那个怪物动了真心，要是他死了……在亡灵国度的主人想必看到法老王伤心痛苦，会更加开心吧。

这么一想，也不亏。

辛心里有了决定，正好听见仆从催促他。

“大人，我们怎么办？”

没了主意的仆从见到辛沉默，心里害怕，忍不住大声询问。

他曾经也是跟随沙耶的西多人，听见沙耶战败死亡的消息后天天提心吊胆，早就不想在埃及王宫待了。

他说：“现在一切无法挽回，等毒发，我们两个都跑不了，辛大人，我们走吧！离开王宫！”

“离开王宫？”

“对！”

辛笑笑，把手搭在仆从肩膀上，眯起眼睛看着他，“王宫当然是待不下去了，我们西多人就算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家！但离开王宫的只有我，我会回到西多放弃生命前往亡灵国度，回到主人沙耶的身边。至于你这种只想苟且偷生的人……呵，我先送你前去见你的家人，怎么样？”

“你、你——”

仆从脸色一变，扭身就要跑，刚掉头，辛的双手就扣住了他的头和脖子！

“咔！”

作者P.S 喜欢小说的欢迎访问：饱和小说网

在浏览器中输入：BＡOHEＸS.CＯＭ

清脆的响声过后，一具尸体软软地跪倒在满是泥土和落叶的地上。

真正的亡命之徒辛冷眼扫了尸体一眼，潜入黑夜快速离开了。

……

另一边，被埃及割下好大一块‘肉’的雅诺刚回到埃及给他们安排的住所，就没忍住发了通火。

他妈的是倒了大霉！

本来按照计划，她很快就能借子上位，成为女帝，然后没了已经死在她阿淑尔神眼下的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王室血脉稀薄的埃及不足畏惧。

甚至未来十年，没正统继承人的埃及，不一定会你挣我夺，进入谁的口袋！

被他们亚述吞并也说不定。

可现在呢？

约法尔.孟菲斯没死！反倒是他们亚述国内局势动荡，她来埃及成了人家案板上的牛羊，任人宰割！

就这么回去，不知道亚述国内会有多少人给她下绊子冷脸看。

明天等埃及的王举行完祭祀，她还得签订五年的和平协议，上交两块亚述富庶的贸易城市，每年给埃及上贡一大笔金银财富……

雅诺越想越气！

清丽的脸刚开始是冷，接下来就是扭曲，最后脸都憋红了。

跟随公主过来的女官不敢多言，生怕挨骂，悄悄待在房间角落装自己不存在，她正想着公主什么时候睡着，自己好也跟着去休息解解乏呢，就听她们公主呕了一声。

“哗啦——”

喷溅的水声响起，女官以为公主吐了，赶紧和侍女围上去，却看见她们公主捂住嘴，黑红的血，从她指缝往外淌。

“啊——公主您怎么了？！公主！蠢货还愣着做什么，快叫人！快去叫医师！”

女官尖叫着扑向雅诺，吓愣住的侍女被骂醒，脸色煞白的往外面跑。

“您、您这是被气坏了吗？公主您别多想，快、我扶您躺下！”

女官拖住头晕目眩的雅诺要往床上抱。

雅诺意识昏沉，肚子像是有一把火再烧，手脚却冰冷无比，没半点力气，她一口口往外呕血，自己也诧异至极。

我这是怎么了？

难道真的被气到了吗……这个香味……

雅诺好歹曾经是个女战士，她硬是挺住了身体上的痛苦，惨白着脸，在昏迷前冷静下来。也注意到自己吐出来的血除了浓烈的腥味，还有一股特殊甜味。

这股甜味很特殊，她之前也曾经嗅到过……

“这是毒！”

雅诺眼前一片黑暗，头上都是汗水，她一把抓住女官的胳膊，黑血浸透了女官的衣袖，她尽全力吼道：

“我、中毒了……是卡尔波的毒……如果医师来了，告诉他……”

说完，雅诺倒在床上，不知死活。

只留下女官抱住她的手臂，不知所措的哭泣，呼喊她的名字。

……

……

约法尔很快从浴殿回到了寝宫。

他坐在床上，静静的看着床上露出小肚皮，手指在肚皮上有一下没一下抠的贝斯。

他观察着，自己看不见自己脸上是怎样令人动容的表情，看不见自己冰蓝的双眼如冰川消融。

它是多么多么柔软汹涌。

宛如快要把人溺毙，纠缠住的温热海洋。

约法尔目光不厌其烦在贝斯身上流转，一遍遍扫过让他思念不已的小东西。

没离开贝斯特之前，约法尔从没想过冷淡的自己，脑子会除了政事和勾心斗角住进一只猫。

它跳来跳去，勾走了法老王的心。

它在他心上搓磨，在上面练爪子，在上面用带着钩子的舌头‘沙沙’的舔来舔去，撒泼打滚，带走了他的注意力。

一旦约法尔停止注意它，它就不满的喵喵叫。

莹绿猫眼、黑漆漆的小怪物仿佛在说：‘你不看着我，我就跑掉啦！我要去找别人，反正你又不知道！’

可恶的小怪物让约法尔喜怒无常，时不时莫名其妙妒火中烧，想给王宫中的人下令，干脆将贝斯特的腿打断，关在寝宫中！

残忍的想法压下去又冲上来，冲上来又压下去，比叮人的蚊虫在耳边嗡嗡嗡叫还聒噪烦人。

约法尔觉得自己变成了头暴躁的野兽，一点风声都能激怒他！他心情恶劣，哪怕听见胜利后人民的欢呼，都觉得生厌。

直到，约法尔看见了贝斯特……

他的猫，因为穿裙子而羞涩，莹绿的眼睛亮亮的，傲娇别扭又开心冲自己走过来，仰起脸，猫眼中只倒映出他。

约法尔不自觉的就笑了。

作者P.S 免费的阅读网站欢迎棒场：饱和小说网

网址：ＢAＯHEXＳ．COＭ

当贝斯出现，约法尔耳中吵闹的噪音刹那间消失不见，心中熊熊燃烧的怒火被清凉甘甜的泉水扑灭……世界如此安静。

这是什么感觉、什么道理呢？

约法尔吻这个小东西的时候就在想。

他仿佛是太阳神拉赐予他的，生命中能带来清明和温柔的光。

嗯……

虽然它黑。

俊美的法老王笑了一下，探过手，冷白细长的手指捏住床上睡熟的小东西的黑发。

一缕缕卷曲的头发因为约法尔说过要留长发，所以一直没修剪过。

它已经很长了，还打着卷，跟它主人的猫尾巴似的，还知道勾人手指头。

“……既然你是神赐给我的，就要永远在我身边，就算我进入帝王谷，我也会带走你，哪怕是死亡，你也要陪着我。”过长眼睫下的狭长双眼，眼底涌动着什么，约法尔俯身，吻在贝斯额心上。

喝醉了的贝斯连鼻头都是粉红的，被亲了一口后嘀嘀咕咕。

约法尔发现他一直在皱眉，以为他脸上有妆没洗掉难受，冲垂首站在一旁的老女官阿琳娜招手，让她端上湿布巾。

埃及人热爱化妆，但条件有限，那些美丽的颜色并不持久，导致贝斯脸上妆花的像块调色盘。

约法尔用热布巾给他轻轻擦脸，擦完脸换一块擦手和脚。

“唔……约法尔……”

贝斯哼哼着翻个身，还吧唧嘴。

丹红的嘴巴自然上翘，泛着水色，非常好看。

约法尔听见他喊自己的名字，仿佛无比依赖，心里越发柔软。他将毛巾放下，俯下身吻贝斯的脸。

唇色略淡的双唇轻轻啄在贝斯额头，柔软的唇肉压下去，分开时又弹起。

从眉心到眼皮，再到红红的脸和小鼻子，轮到嘴巴的时候约法尔故意让开，亲了贝斯的下巴。

他总是把美味的东西，留在最后品尝……

贝斯眉头皱的死紧，他觉得不舒服，胃很难受，胃下面的肚皮也难受……醉醺醺的大脑对疼痛的感知力下降，他嗓子眼咸咸甜甜的，有东西往上翻。

吹一口气，鼻腔都是腥味。

不对劲。

“唔。”

贝斯勉强张开粘在一起无比沉重的眼皮，面前的人和物体混成大块大块的光斑。

“约法尔，我肚子难受……”

在他潜意识里，约法尔和他老爸一样可靠，难受了就冲约法尔撒娇，下意识寻求安慰和安全感。

“哪里难受？”

约法尔听见贝斯无力的呻\*，手臂撑着床从他身上抬起头。他以为是自己打扰了贝斯的睡眠，把这个小东西亲烦了。

贝斯越来越不舒服，脖子上脑门上，被头发盖住的地方都是湿的。

“肚子、肚子难受。”

约法尔闻言皱起眉，他亲亲贝斯的肚皮，抬头手给贝斯理了理汗湿的头发。

“喝多了吗？还有哪里不舒服？”

“肚子……”

“除了肚子呢。”

“嘴巴……想吐……”

嘟哝几句，贝斯开始在床上来回翻身，手抱住胃部，看上去非常痛苦。

“贝斯特大人应该是喝醉了要吐，王，我这就去拿桶过来。”侍奉在一旁的老女官阿琳娜小声问了句，见到约法尔点头，立刻撩开纱帘，不一会就拿了一个不大的铜制小桶。

约法尔见贝斯痛苦的模样，脸阴沉下来。生气贝斯不听他的话，喝成这个样子。

他收敛了蠢蠢欲动的欲望，把贝斯扶起，阿琳娜懂眼色的捧着小桶，接在贝斯嘴边。

贝斯还有点意识，因为疼痛之前红扑扑的脸也白了，靠在约法尔肩膀张着嘴往外干呕。

约法尔皱起眉，抚摸着贝斯后背呵斥他：“以后禁止你喝酒，靠近酒杯！”“不、不喝了。”

贝斯口齿不清，摇摇头，声音在颤抖。

“你别训我……我难受……约法尔，我、我肚子难受……”“我看看。”

“嗯……”

作者P.S 免费的阅读网站欢迎棒场：饱和小说网

网址：BAOHＥXS.ＣＯＭ

约法尔瞧着贝斯的模样有点不对，他立刻抬起贝斯的头面向自己，想要检查他到底有没有磕碰到什么位置。

结果这时，贝斯已经忍耐到了极限。

“呕——”

他猛地吐出来，吐完整个人抽搐一下！

接着他失去了力气般，软绵绵的垂下头……

腥甜腥甜的气息瞬间充斥向四周。

约法尔怔住了。

阿琳娜也怔住了。

半响，阿琳娜手里的小桶咚的摔落在地上，仿佛惊醒了什么似的，阿琳娜抖着嘴唇转身就跑大喊：“来人啊！来人——”

“贝斯特大人吐血了！快去！快去叫医师————”慌乱匆忙的脚步声和侍女亲兵慌张的嗓音不断响起，整个宫殿吵闹起来。

约法尔却觉得耳里一阵死寂。

他垂头看着自己被喷的半个身体黑红的血，感受到这些血液顺着自己下巴和脖子往下淌……黏腻、温热。

约法尔脸上的表情，渐渐凝固了。

他像一尊石塑，沉默僵硬地抬手，捧住贝斯紧闭双眼的脸。

“……贝斯特，醒醒。”

“……”

他的呼唤没有得到回答。

一身腥甜血水的法老王，迟钝地用拇指蹭在贝斯上翘的嘴唇上，当感觉到手上的液体黏无比真实后……

冰蓝清澈的眼珠，泛起一片猩红！

【作者有话说：帝王谷是某几位法老王的陵墓。

全文架空不值深究。

咳咳。抱头跑。】

第85章 前往边城科里亚！

“约法尔？”

“约法尔！”

贝斯抖着耳朵蹲在地上，双手撑住约法尔膝头支起下巴，莹绿猫眼笑眯眯的一弯，两边唇角翘起。

他仰头看他，俏皮粘人，仿佛在等一个亲吻。

脸色惨白紧闭双眼的约法尔眼睫抖动，睁开两道狭长的、纠缠血色的冰蓝缝隙。

在黑夜不甚明亮的灯火下，俊美法老王的铂金长发和全身冷白的皮肤仿佛散发着一层光，他垂头坐着，柔顺的长发蜿蜒在突起的锁骨和颈窝，遮住了半张冷硬的侧脸。

额心的荷鲁斯之眼从发际穿插垂落，一丝不苟下，却隐约牵扯住一根闪光的发丝，诉说着它主人佩戴上它时处于何等匆忙慌乱的场景中。

单肩长袍遮掩住他强壮修长的身体，珠宝黄金簇拥着他，又在他冰蓝的双眼下黯然失色。

约法尔像一件后现代艺术品，或者等身仿人人偶。

精美、昂贵。

集齐人们想要拥有的所有完美的东西，摆放在漂亮布景的橱窗前，上面标价着非售卖品。

听到活力十足，分外柔软的少年嗓音，这个昂贵‘人偶’立即被注入了灵魂。

半阖双眼唰一下睁开，带着冲破混沌的锋利，锐利无比的切开迷雾清醒过来！

令沉迷他美丽外表的人瞬间措手不及，恐惧他的目光。

“……贝斯特。”

“嘿嘿，是我。”

尾巴摇摇，少年模样的贝斯见到他睁开眼睛回过神，在他膝头笑出四颗可爱的细细尖牙。

约法尔从怔忪中回神。

没有聚焦的眼睛重新散发光芒。

“贝斯特……”

紧绷粘连的嘴唇撕开，约法尔颤抖的声线里有难以抑制的惊喜，他伸出手想要触碰贝斯的脸。

“你———”

…

“王！？”

向来端庄温柔的女性嗓音带着焦急，大声催促。

本文下载自饱和小说网(BＡＯHEXＳ．COM)欢迎访问。

美好的梦境骤然破碎！

约法尔视线内，自己膝头趴着的贝斯随着这一声突然消失不见！

瞳孔扩张又紧缩。

约法尔猛地抬头，周围的场景如涨潮般飞速涌入他的眼睛，将他拖回现实中……

王之寝宫。

有的侍女们端着铜制的小桶，闷头绕过床幔匆匆往外跑，有的侍女抱着一箱箱珍贵的药物往里挤。

王榻旁边临时支了一个矮榻，上面躺着人事不知的亚述公主雅诺，她带来的女官和侍女们，正围在她身边哭泣。

老医师和其他几个同样服务于王室的医师围在王榻跟小榻边，桌子上摆开一排工具，小声迅速的沟通解毒方法。

从他们满头的冷汗和已经颤抖的手掌来看，治疗的过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顺利……

亲兵长和副亲兵队长跪在大开的宫殿门口，外面还是黑夜，没有宫殿中通明的灯火，他们的身影宛如寂静的坟墓，只拱出圆形的脊背。

赫塞同样跪在外面，他额头手心扣在地面，这次的毒杀，对于负责王宫守卫的大神官和亲兵们来说难逃此咎。

况且被毒杀的，还是王未来的王后，和亚述的公主。

先不提王痛失王后会如何暴怒，光说埃及和亚述两国正处于敏\*期，亚述公主死了，埃及和亚述避免不了摩擦……这么大的失责，赫塞听闻消息后，只穿了单薄白袍，甚至没有拿象征大神官身份的法杖，直接跪在了寝宫门口。

他，以及他身后的亲兵们，已经抱了必死赎罪的心！

无论王赐予他们任何死刑方式，他们都接受。

埃及的夜晚乌云罕见。

平日柔和如纱的月光今夜被乌云遮盖，半个星子都没有，浓重的黑倾轧下来，透着某种叫人压抑不安的不祥。

涅菲斯就站在约法尔的身边。

此时的她已经维持不住端庄稳重的形象，哪怕涅菲斯口齿依旧清晰，但她一样慌张。

这一点，从她并未发现约法尔的走神，就能洞悉。

“……下毒的人是王宫后厨的一名男性侍从，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人灭口，尸体扔在了前代王后的旧殿，我们已经确定他有同伙，并且封锁了王宫，又传令给王城守卫军，封锁了王城。”

“……”

“亚述的公主雅诺……她比贝斯特更早一步毒发，在毒发前，她让自己的女官把毒的名字告知了医师。”

“……”

“……卡尔波，一种混制蛇毒、毒发时间缓慢，中毒的人吐出的血液会带上特殊甜味，极少量就可以要人性命……这种毒最先出现在埃及边城，沙匪经常用它投入商队过往的井水中，杀人抢货。”

她说完，沉默坐在椅子上的王终于有了反应，他抬起的手掌落回自己膝盖，捻起自己衣袍上的布料抚了一下，像在摸谁的发顶。

涅菲斯大部分注意力都在医师围起来的王榻上，她深知黑猫少年对王的重要性，他决不能出事！

如果今天他不治身亡，涅菲斯不敢想埃及王宫地面要泛滥起多厚的血河！

涅菲斯攥紧法杖在心中祈祷：掌管灵魂和死亡的奥西里斯神啊，求您，求您一定不要带走贝斯的灵魂，化为猫的月只女神贝斯特，恳请您庇佑您的使徒，将月光盖在他的身上，带走他的不幸……

“涅菲斯。”

沙哑的嗓音宛如干涸开裂的老河道，涅菲斯怔了一下才回过神，大脑思考出这是谁的声音。

是王！

“是！涅菲斯在。”涅菲斯赶紧收回视线，匍匐在地上，头颅抵在埃及主人脚前的地毯上，她小心斟酌着说：“您刚才一直在沉默……我知晓您心中的悲痛，但是！无论如何……请您一定要冷静下来！贝斯特会没事的，您是埃及神明之子，神明会聆听您的愿望庇护他，您——”

“我不信。”

约法尔冰冷的声音打断了涅菲斯竭尽全力的劝阻安抚，涅菲斯抿了抿嘴唇，脸色有些难看，如果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有更多人遭殃。

她试着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更坚定，“请您一定相信，这时候，我们只能相信。”

约法尔沉默了一会儿，爬满猩红血丝的蓝眼睛转动着，仿佛人偶一样，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

他的视线找到了归宿。

约法尔缓慢地站起来，冲着王榻走过去，侍女们瑟瑟发抖的耸着肩让开跪成排，老医师不经意回头看了一眼背后，结果瞧到了王的表情，后背激起一层冷汗！

“嘿！”

老医师爆发出强大求生意识，猛地抓住自己的同僚赶紧把床榻让开，人挤人地给俊美阴森、宛如恶魔邪神的约法尔挤出一条路。

涅菲斯焦急的偷望，想了想，她干脆放弃命令和礼仪，从地上爬起，快步走过去。

约法尔来到了王榻边，他坐下来，静静的盯着床上嘴唇紫红，意识不清的贝斯。

侍女放在床边的小桶已经装满了混合着黑血的温水，甜兮兮的血腥气味闻久了，让人直反胃想吐。

见到埃及的主人，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努力做个装饰物，提心吊胆。

谁也不知道，下一秒还沉浸在悲伤中的男人，会不会忽然蹦起来，捏碎他们其中任意一人的脑袋！

沉睡着的贝斯安静乖巧陷在床铺中，他手腕上缠着绷带，那是老医师采用放血治疗，留下的刀口。

这样的刀口分布在他四肢，放血后用埃及治疗蛇毒的药膏敷好再缠上纱布，可以延缓蛇毒的发作。

看了会儿，约法尔手掌贴上贝斯的脸，拇指从冰凉柔软的脸颊上轻轻地摩擦，带着留恋和不舍。

“很难受吗？贝斯特。”

作者说：发现一个非常棒的阅读网站：饱和小说网

地址：BＡＯHEXS．CＯM

约法尔问床上昏迷不醒的贝斯，他手掌从少年的脸颊缓缓地移动，落到贝斯脖颈上，他垂着眼，自顾自己的说：“我知道蛇毒会叫人非常痛苦，中了卡尔波的人，会从身体里开始被腐蚀。胃、肠子、肝脏……在肚子里化成一堆浓黑的血水肉块，划开胸膛后争相恐后的流出来，恶臭的像烂泥。多活一秒，都是酷刑般的折磨。”“就算医好，也要忍受被蛇毒腐蚀后的后遗症，丧失一部分作为正常人的能力。”床上的贝斯无法做出害怕的表情，约法尔看着他，勾起唇角，低头吻了吻贝斯颜色诡异的嘴唇，他没有立刻直起身，而是就这么跟贝斯脸对脸，鼻息交错。

“你怕了吗？”

“……”

“还说不怕，小东西。”

“……”

“别怕，你踏上冥途的路上不会寂寞。”

床上的少年明明没有回答，他们王却轻笑起来，越笑越大声——略微诡异渗人，回荡在死寂的宫殿，笑的在场所有人毛骨悚然。

他们这些人仿佛成了包围了狼的母羊——连角都没有，靠可笑的数量壮胆，又蠢又傻还不能逃离，只能等待被逐个咬死！

无数或惊恐，或含泪，或惧怕到胆子都要皲裂的眼睛，在突然戛然而止的低声下睁大！

身上扩散着死亡和阴冷杀机的俊美法老王，用血腥残忍、带着笑意的语气说：“把赫塞扔进牢房，罢免他的大神官职位。失职的亲卫长砍掉双腿，贬为奴隶。”“王宫的厨师和后厨所有侍从，包括奴隶，全部拉去金字塔！割掉他们的舌头！挖去他们的双眼！

——我要看他们活着被做成木乃伊，在虫坑中无法呼救无法挣扎，无法看见自己的亲人！感受自己一点点被食肉圣甲虫爬满全身、咬破皮肤钻进血肉里啃食他们的内脏！

我不会赐予他们赦免，永远不会——

他们死后，我要聆听他们灵魂发出的痛苦的哀嚎每个夜晚都响彻在黑暗的地下！每个夜晚！”约法尔胸口剧烈的起伏，他转身盯着所有人一字一句咬住那些可怕的字符，双眼闪烁着猩红的光！

俊美的脸仿佛被皮囊下的鼓动挣扎的东西撕破，露出青灰狰狞的鬼面和獠牙！

“……唔。”

有人咬住手背强行压抑住呜咽。

“涅菲斯，你不会劝我。”比镰刀还锋利的视线扫过他们，约法尔转过身，一边用完全不符合现在地狱般场景的温柔力度抚摸贝斯的脸，边再次开口：“因为你不想也躺进虫坑。”只要你开口，你也是死者中的一员。

“…………”

唯一能劝阻王，放过无辜者的涅菲斯在触碰到约法尔视线的那一刻，已经忘了呼吸。

她喉骨上下滑动，嘴角颤抖说不出一句话。

死寂。

寝宫一片死寂。

连哭声都没有。

就连亚述属于公主雅诺的那群仆从也在发抖。

不知道这样无法喘息的时间过了多久，约法尔看向两股战战的老医师。

老医师顿时浑身的汗比喷泉流淌的还多！

不过在阿努比斯神来接他的刹那，他忽然想到，王也许不是要杀他，而是想问少年的情况！

噢天啊！

老医师差点喜极而泣，倒吸口气，用颤音说：“您、您不用担心……亚述公主毒发的更快，还留下了卡尔波的线索，少、王妃毒发的时候……我们有了准备，立刻找到了缓解的办法。”他说到这里，咽了口唾沫。

“蛇毒的药王宫都、都有，可卡尔波是一种混合毒，我们无法让王妃身上的毒解去清醒过来，只能用少量其他克制性的毒yao去压制，后遗症是一定的——但、但我行医数十年，曾经在埃及边城，也就是制作出这种毒的城市科里亚听过有人中毒后仍旧活下来的！他们制出这种毒的人，一定有办法解！”“说不定前往科里亚，王妃能够得到救治！就算有后遗症，也不一定致命致残！”老医师口吻坚定，看上去不似说谎。

在场所有人心中的巨石随之一松。

约法尔握住贝斯的手闻言瞬间攥紧，他冷冷的看向老医师。

“去科里亚需要两日，路上还要颠簸。”

“可以！我们的药可以让王妃坚持到那个时候！也不会再让毒从身体中扩散！我发誓！”老医师知道自己只要稍微犹豫就会成为下一个哀嚎的亡灵，跪下去回答的无比迅速。

“……”

约法尔判定他的话为真后，捏着贝斯的手手指用力，穿过贝斯的指缝，与他十指相扣。

“听见了吗贝斯特。”约法尔勾勾唇角，眼底依旧红的可怕没有笑意，只有疯狂，他另一只手摸上贝斯的脸颊，“不用怕，你好了以后无论看不见、亦或是失去声音，你都是我的贝斯特……”说完后，恐怖的王松开少年，他站起来对地上的跪伏的仆人命令。

“前往边城科里亚——立刻！”

“是！”

第86章 盗贼团

边城科里亚。

这里是有名的贫瘠野蛮、臭名昭著的犯罪城市。

居民像未开化的野人，食物和一些旧习让埃及其他居民无法直视闻风丧胆。

科里亚的居民大半都不怎么穿衣服，男人女人全靠一张短裙围在腰上将就。

更不要说跟外人交谈了。

这帮科里亚人排外心理非常强，面对来往的商队和旅人，经常一口一个‘卑鄙的外乡人！’

甚至还会抢劫好欺负的旅客，可谓穷凶恶极，让商人旅客避之不及。

半年前，靠近科里亚的位置还住着众多没人性的盗贼团伙，当地城主哪怕是在家里，都不敢安睡，生怕被人抹了脖子。

不过自从一位叫柯诺波.加西亚的贵族将军被贬至这里后，一切都变了。

唯唯诺诺的老城主换了人当，这家伙不光曾经是法老王征战时麾下的将军，还带了一队兵强马壮的私兵！

本地人抢劫旅人的？

挨揍！

上街不穿衣服的？

挨揍！

随地吐痰拉帮结伙收保护费的？

挨揍！

勾结盗贼抢劫商队的？

揍死！

流氓混混小偷这种不入流的，怎么比得过在那位号称征服王的法老王手下混过的正规军？

就算反扑非常厉害，还有人翻城主的墙去投毒，或者伪装成侍从刺杀，最后也没弄死那个柯诺波！

人家压根就是没信过这群科里亚的居民，被贬后直接把全家老小包括奴隶仆从都搬了过来，用人只用带来的自己人，就连喝水吃饭，都是在城主占地面积庞大的宅邸内打井圈养牲畜。

那些仆从偶尔出来采买布料，身边也会跟着手拿长枪（西方战场常用武器）的骑兵。

投毒是不可能投毒的，翻墙就会被城主手下强壮可怕的亲兵扎成一串烤肉，你还想投毒？

门没有，窗户都不给你留！

柯诺波.加西亚这个名字，可以说在科里亚城成为了又被人仰慕，又被人咒骂恨得牙根痒痒的名字。

从没让人跟揍儿子似的揍过的暴民们发誓，他们绝对要弄死这个家伙！

于是刺杀，游行，甚至暴动频繁出现。

最严重的一次，与盗贼内外勾结的本地犯罪团伙还带了火把，光天化日之下烧人和商铺。

他们看着惨嚎哭泣的商人跟普通平民哈哈大笑，还没得意完，一转头就见一队百人骑兵，铁甲寒光闪烁，枪头直指他们面门！

……这些犯罪团伙大多被当场杀死，或是让骑兵队的马踩的骨头断裂内脏出血，最后不治身亡，极少一两个逃跑的，也吓破了胆，再没出现过。

经过那一战，科里亚人和附近的盗贼终于意识到了一个事实：

任由他们潇洒的犯罪城市，没了。

盗贼们：……快看我哭瞎的眼睛。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被削减的七七八八的盗贼们天天紧盯着城主府，做梦都想搞事情。

盼星星盼月亮的，终于有个眼线跑过来说，有一个打扮像贵族侍从的男人骑着马，风尘仆仆来到了城主府，看样子是送信的。

那人进去城主府半天，城主府突然有了大动作，先是城主的仆从们脸上带着掩不住笑意和喜色端着水和布巾打扫卫生，连城主府门口的装饰柱子都擦了一遍，然后又开始拔草，等杂草拔的一根不剩，又抬出两个珍贵盆栽放在大门左右，就连门口的守着的士兵都换上了新甲！

采买的仆从由平日的两人变成了八人！跟着护送的骑兵把卖毛毯、布料跟珠宝铺子的压箱底昂贵货品成箱成箱的搬了回去！

把商铺老板黝黑的脸乐成一朵花，弯着腰送出好远。

这还不算完，买了大批东西的城主府仆从匆匆忙忙接着跑出来第二趟，几个直奔牛羊市场，几个直奔给盗贼制卡尔波毒的地下市场那里，抓住措手不及的制蛇毒的几个老头，掉头就压入了城主府的牢房。

一时间除了对此叫好平民商贩，剩下不怀好意的人人心惶惶，他们不知道今天城主府来了个好似送信的贵族侍从，纷纷猜测是不是有人毒害了城主府的人，才被整治了。

科里亚边城，一块建立在沙漠中的黄泥房子，荒废小城里，将此处作为老巢的盗贼们裹着厚厚的防风沙黑布巾，聚集在破旧的神庙中商量对策。

“可恶的外乡人、该死的柯诺波！他到底在想什么？没有了黑市里制卡尔波毒的老头，我们还怎么吃饭？该死该死！他分明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

盗贼首领怒气冲冲抽出刀用力砍在神像底座上。

“铮！”

给神像底座砍出一道白印子。

其他盗贼沉默不语，最近这半年他们被打压狠了，曾经靠抢劫商队坐拥金山银山，吃香的喝辣的，老城主出门都要跟他们交保护费！想睡哪个女人直接杀了她全家，把女人拖回老巢享乐，现在呢？

他们连靠近科里亚城都不敢，科里亚城中跟他们有交易的黑市更不再愿意接他们的生意。

金银还有，就是花不出去！

“不能在这样了……”有人咬着牙说，“必须除掉柯诺波！”首领冷笑，“说的轻松，难道你有办法？”

“……”

那人眼神狠厉，闻言却闭上嘴，显然也没主意。

众人面面相窥，谁也没好办法，一时间有些冷场。

直到副首领沉思片刻道：“刚才探子回的消息很有用，既然柯诺波是王城来的贵族，那他之前肯定有交好的朋友。这次突然有贵族的侍从上门，城主府还搞出那么大动静，一定是有身份非常高的贵族来到这里，连柯诺波都想巴结讨好。”“可是。”首领皱眉，“柯诺波不是被贬的贵族吗？那群鼻子要翘到天上的贵族个个狗眼看人低，他被发配，谁还能来看他？”“也不一定非是来看他的嘛。”

“什么意思？”

副首领笑笑：“探子说柯诺波从黑市带走了制造卡尔波蛇毒的老头，也许……是那位贵族的家人中了毒，有求于柯诺波，要知道论解卡尔波的毒，除了阿塔老头谁也做不到！对方身份高贵，并且需要柯诺波帮助，柯诺波看到了翻身希望，才会这么激动的搞出不少动静。”“那个贵族既然有求于柯诺波，必然会戴上不少金银珠宝……呵呵，如果我们出手劫杀对方，死了一个大贵族，还是在柯诺波负责镇守的科里亚边城，你们说，法老王听到后，会怎么样？”“…………”

他说完，破旧神庙里一片死寂

半响，这些盗贼激动的吵闹起来！

“那还用问吗！肯定要处死柯诺波啊！”

“哈哈哈，太好了，该死的柯诺波，这个卑鄙恶心的外乡人！”“不愧是副首领，就是聪明，我们什么时候动手，我一定要冲在第一个！”“呸！你小子每次都这么说！”

盗贼们兴奋的叫嚷着恨不得马上就出门，把那个倒霉的大贵族砍成两截。

“哈哈哈，不愧是我的副手！”首领眼珠一转想通后咧开嘴大笑，用力拍了拍副首领的肩膀，夸赞他：“你这家伙，真是一肚子坏水，嘿，弄死倒霉的大贵族我们还能捞一笔，还能看着柯诺波倒霉——他妈的，你怎么这么聪明！”“对对对对，副首领真聪明！”

众盗贼跟着你一句我一句的夸。

副首领得意的颔首。

“不说这个，咱们还是商量什么时候干这一票，再派两个探子去看看那个大贵族带了多少人，好做准备。”首领连连点头，众盗贼凑在一起，热火朝天的从神庙里讨论起接下来的‘大肉票’另一边。

被称为大肉票的某个‘贵族’，表情冰冷的坐在垫了七八层毛皮毯子的巨大马车里，专注看着马车中央躺在一张小矮榻上的少年。

贝斯平日有些婴儿肥的脸，没有了往日的温暖和可爱。

因为中毒，他的脸非常肿，身上的其他地方也是，整个人胖了一圈，手指按在皮肤上能按出一个小坑，半天才恢复原样。

嘴唇和手指甲也是紫红色的，脸青灰，好似恐怖电影中诡异的僵尸。

说实话，很丑。

但约法尔冷白的手指指腹从少年的嘴唇上略过，目光温柔。

不知道是不是生命垂危的原因，自从中毒以后，贝斯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一直保持人类的形态，之前不断呕血的情况，随着放血敷草药已经停止，就是如老医师说的那样，没有恢复意识，从没醒过。

换药擦脸，都是约法尔亲自照料的。

在心里计算好时间，约法尔扶住贝斯坐在矮榻上，依靠在自己怀中，拿起装满椰枣汁的水袋，扒开贝斯的嘴给他慢慢喂一些。

椰枣汁可以缓解被卡尔波毒烧伤的胃。

正喂着，马车的小窗附近传来布雷顿的声音：“王，我们马上要进入科里亚城的范围了，送信的侍从应该已经到了柯诺波那里，柯诺波做事稳重，大概找到了我们需要的制du人，不过……听说科里亚边城周围有一伙人数众多的盗贼劫匪，我们是不是……”“有，就杀。”约法尔头都未抬。

“是。”

布雷顿领了命令，调转马头离开马车范围，跟阿贝琉和索克安排了一下。

因为这次出行是隐秘性的，所以埃及人并不知道法老王已经离开王城。

布雷顿和阿贝琉他们带着自己以一敌百的八十精兵战士，裹上防风沙的黑袍，伪装成了商队。

可就算如此，战场拼杀的精锐战士们身上也带有一股伪装不掉的萧肃和血腥味。

“……应该没有人眼瞎会来劫我们吧。”

索克听见布雷顿的嘱托，嘀咕两声，和阿贝琉一起耸耸肩，分开位置，保护住马车。

约法尔给贝斯喂完椰枣汁，擦了嘴，视线不经意扫到了贝斯脖颈上的敏神吊坠。

造型古朴的吊坠旁边不知何时，多了一枚价值不菲的，金托的蜂蜜猫眼石坠子。

约法尔皱了皱眉，视线从上面移开，继续看护着贝斯。

敏锐如他，就仿佛——没有看见这枚突兀出现在吊坠旁的宝石一样。

作者有话说：书友们，请记住最新最全的小说网站，饱和小说网

金色猫眼宝石窝在贝斯脖颈上，中间有一道宛若瞳仁的白线。

它折射着光，安静漂亮。

仿佛是长在了贝斯脖颈的皮肤，悄悄地窥探着谁的灵动猫眼睛。

随着贝斯微弱的呼吸，上下起伏光线晃动，一眨一眨……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盗贼们：快看，哈哈是大肉票！马车上是什么？车辙印这么重，嘿嘿，一定是珍贵的财宝！

贝斯：？？？

肉·约法尔·票（表情冰冷）

柯诺波：……我他妈太倒霉了，真的，我什么也不想说，我只想砍盗贼。

抽刀！

【咳咳，提一嘴哈，亡灵书不能用了，之前复活一次后，书上的宝石变成了灰色，说明没有再次使用的能力了，或许要等很久才行（读条太长）。

二是约法尔看贝斯难受，曾经想结果他，避免他被蛇毒折磨，文里有一段，他把手放到了贝斯脖颈上，并且说了后面的话，后来约法尔处罚完其他人，问了老医师情况，结果老医师说去边城可以解后遗症有可能比较轻微——

如果是被蛇毒弄坏了神经，失明或者不能讲话，但基本性命无忧，约法尔还是想救贝斯特，让他留在自己身边。

所以结尾，他说就算贝斯不再完美，他也是他的贝斯特。

当然，约法尔确实很强势，也很独权。

作为娘家人，恨不得揍死他的那种混账女婿（憋笑）……大家不要看我的面子原谅他，抽他！】

第87章 后遗症

八十人的商队，两辆使用四匹马驱动，特别吃重的马车。

一辆装满物资被布盖起来的货车，八十人全部骑马，队伍中还有几个看上去像侍女的柔弱女性。

满是黄沙的道路上，这队伪装成商队的队伍沉默的前进着。

把马栓在别处，趴在沙堆另一面的劫匪盗贼们披着和沙土完全融为一体的土黄脏布，紧紧的盯着下面的商队。

贪婪的目光在那些膘肥体壮看起来就价格不菲的马匹，与两辆大车上徘徊。弯刀就在手边，所有人都在等待首领的发号施令。

眼看商队快要走出他们的包围圈，几个盗贼安耐不住起来。

只要首领下令，他们就会像之前每一次杀人越货一样，出其不意冲上去！用弯刀割裂那些软蛋的脖子，听着女人和软弱贵族的哭泣跟哀嚎。收获大把大把的珠宝黄金跟更好的装备。

当然了。

他们会先留女人和贵族一命，毕竟贵族可不多见。

等看够了高高在上的贵族跪在他们这群盗贼面前舔他们的鞋底，苦苦哀求他们绕过一命，被吓尿裤子蠢样——嘿嘿，他们才会结果了对方！

贵族又怎么样？

落在我们沙漠盗贼手中，只有像畜生一般被宰的份儿！

盗贼们得意洋洋的眯起眼，舔了舔埋伏太久干燥起皮的嘴唇。

“老大，我们还不上吗？”有道压低的声音小声询问。

“再等等，老子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盗贼首领包裹的严实的脸沉下来皱着眉，他呵斥完手底下没耐心的崽子们，扭头跟与自己趴在一起的副首领小声嘀咕：

“老二，你看看。他们要是贵族怎么会带这么点人，就算是为了伪装成商队也不应该啊，咱们之前干那几票，也有超过小两百人大商队，可他们呢，算后面那辆马车的女人也只有八十多人。”

本来他都带上了毒粉，就怕对方队伍人数太多，结果探子回来说对方人数并没那么多，首领还不相信，哪个贵族不怕死？敢带几十个人就出门。

现在一看，确实有点毛病。

“嗯……”

副首领想了想，心中也同样疑惑，他猜测道：

“会不会是有什么依仗？大哥你看，他们前面那个马车，明显比后面的马车规格要高，贴着铁皮看上去就牢固，马车旁边那四个骑马的。”他示意盗贼首领看守在马车旁边的阿贝琉索克和布雷顿等将军。

“这几人一看就不好惹，搞不好是雇佣兵，那个大个子，简直像巨神兵！”

“嗯，你说的有道理……后面的听到副首领的话了吗，狮子猎牛还要先掏gang，我们一会先绕开前面几个，从后面下手！你，还有你，你们带人去把我们的马牵过来，小点声，知道了吗！”

首领点头，采纳了他的话，转头就对身后的手下吩咐。

“是！”

稀稀拉拉压低的回应透着兴奋，首领盯着下面的‘商队’，放过前面的马车先离开包围圈，等‘商队’队伍卡到一半，首领吸口气，扯掉了身上的伪装黄布，掉头就上了马。

他身后的喽喽们抄起弯刀随着首领上了各自的马匹，闭紧嘴巴随着首领的呼和冲下了沙坡！

……

轰隆隆的马蹄声声势浩大，哪怕在柔软的沙土和呼呼乱吹的风声下，都非常骇人，毕竟盗贼团这次为吃大肉票，可以说是倾巢出动！

跟在约法尔马车后面，为了治疗公主的亚述人是最先发现他们的，不过除了最开始的慌张外，他们很快镇定下来——能跟在雅诺这种狠人公主身边的侍从，自然不会是武艺平平滥竽充数的人。

为从埃及之行中保住性命以防万一，雅诺把亚述皇室教习武艺的师父几乎全带了过来。

这群老练的，武技剑技高超的亚述侍从们，看见骑在马上高举弯刀冲过来的盗贼们并没有做出盗贼心中落荒而逃的举动，反而整齐快速的从马匹一侧抽出自己的武器，狠厉有素地反扑了过去！

“啊——”

弯刀还没落下，长枪就刺进了某个盗贼的喉咙，在一片飞起的猩红中第一个牺牲者捂住喉咙落马。

可这却没能阻挡这帮亡命之徒，两方人马冲击在一起，尘土飞扬场面混乱。

盗贼首领大吼着杀啊，而亚述的人则抓住胸口的哨子，用力吹动，发出遇险的信号！

不待见亚述人，有意拖远队伍的阿贝琉等人也察觉到了有盗贼偷袭。

索克瞪大眼睛，骑着他那批能吃重的马，发出不可置信的感叹：“……妈的，还真有人眼瞎。”布雷顿：“……”

不然你以为呢？

呵呵，难道你指着这块穷乡僻壤的盗贼能认出他们几人是凶名赫赫的将军？

马车上是让他国皇帝都闻风丧胆的法老王？！

做梦吧！

“……早跟你们说。”布雷顿抱怨一句勒住坐骑，大喊：“索克和左翼小队跟我来！立刻清除这群不长眼的盗贼，阿贝琉跟穆法尼旱，你们俩武技高强，带着右翼小队一定要保护好马车！”“哦对，老医师也照看好，还指着他给那位上药呢。”“知道。”

阿贝琉并没有将这群盗贼放在眼里，他耸耸肩，示意自己听见了。

另一个将军穆法尼旱倒是很紧张，立刻掉头领人把马车围了起来。

安排好，布雷顿和索克二人抄起武器，率领自己的小队冲向了队伍后面，支援雅诺的仆从。

马车里，约法尔撑着头坐在沉睡的贝斯身边。

他手捻着几张微黄的草莎纸，目光专注的落在上面，哪怕听见外面的躁动，也并未抬头。

毕竟阿贝琉他们真的废物到被一群盗贼虐、还需要埃及的法老王亲自出手的话，那他们也不用再回王城去了！

……

盗贼首领带着自己的人马冲下来的时候，真的没有将这支服务贵族的队伍放在眼里。

在这些盗贼心中，贵族都是老城主那样的，又蠢又懦弱，肥胖的像头猪！

每天就知道在城主府享乐，擦拭他那颗大宝石，怕他们怕的要死，连城主府大门都不敢出。

给老城主干活的几个私兵武师更是外强中干的废物，全是靠着祖辈的功勋，讨好贵族舔人家鞋底混吃等死的猪猡而已。

除去身上那些只能看的肌肉块儿，连科里亚的娘们都比不上，都是娘们软蛋！

指着他们保护贵族跟盗贼打？

扔下武器比狗跑的都快还差不多！

盗贼首领曾想，等他杀掉第一个人，他们肯定没了士气，等他杀了第二个人，他们一定就慌了，等他杀掉第三个第四个……没准逃兵一大堆。

那时，他带着几个兄弟在后面骑马追过去，一刀——保证他们尸首分家！

盗贼首领想的美好，他一直等那个第一个死在他们手中的倒霉蛋，可没有——没有、

一个都没有！

打着打着，反而是他们这边的人倒下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无数个！

有几个小盗贼被吓破了胆，从马背上滚下去，连刀和马都忘了捡，没头苍蝇般惨叫着疯狂逃窜，被长枪扎成了人肉糖葫芦！

不对劲！

“妈的，这群人根本就不是普通贵族！快撤——快撤———！”柯诺波是个被贬的将军，那他交好的人，会不是也是法老王手下的悍将？！

舔到了死亡的刀尖，盗贼首领这时候反而想通了，这群人他妈哪里是什么‘大肉票’，分明是要命的狮群！

他睚眦欲裂，见事情不妙咆哮一声掉头就跑，根本不管身后的手下有没有跟上来，身后传来稀稀拉拉马匹跑动的动静，可片刻就有哀嚎随之响起，其中还包括他的副首领。

盗贼首领死命用刀背抽打下面的马，根本不敢扭头去看，眼瞅着就要翻过方才埋伏的沙坡，盗贼首领心里冒出一丝喜悦。

该死的，终于甩开他们了！

他想，然后翻过了沙坡，见到了正好冲上沙坡的另一队骑兵。

褐色健壮的身躯，英俊冷硬的面容，还有那对琥珀色的眼睛———正是听到消息，带人过来支援的柯诺波。

柯诺波看着送上门的人头，挑挑眉，抽出了长枪。

盗贼首领：“…………”

我干！

这两个字，是倒霉透顶地、盗贼首领死前最后的遗言……

……

科里亚边城城主府今夜灯火通明。

作者：喜欢小说的朋友，请不要错过：饱和小说网(BAOHＥXＳ.ＣOM)

叫阿塔的制造卡尔波蛇毒的老头本来骨头挺硬，哪怕是面对柯诺波这个凶恶的城主，都拉长臭脸，一副‘你爱杀就杀爷爷怕你啊？’的架势。

当他背着和自己一起被绑来的老伙计（他制毒的工具）来到城主的卧室，看看谁这么短命中了他的毒时，阿塔见到这辈子长得最恐怖的人。

重点：不是丑，是恐怖！

阿塔老头语言混乱：就是那种……你懂吗……那种长得非常好看不像个真人，脸皮下仿佛是另一张恶魔的脸、正常人看他恨不得给他跪下那种！

尤其当约法尔睨着他说：“就是你制造的卡尔波毒？”的时候。

阿塔老头简直感觉到有冰冷锋利的刀子贴在他尾巴骨上，顺着脊梁骨‘唰——’的滑到了他脖子！

带起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

“是、是……是我。”

阿塔抖着两条腿，瑟瑟发抖的说。

“嗯。”约法尔从床边让开，冰蓝的狭长双眸倒影着这个低贱的东西，“我要解毒剂，制出后用旁边的女人试手，如果没效果——我会让你求我杀了你！”“…………”

阿塔老头咽了口唾沫，头恨不得垂进胸腔里，连滚带爬的来到床边，在老医师的监视下掏出自己的制毒工具，边扒着贝斯的眼皮，听老医师的治疗过程，边调配解毒剂。

一旁带着公主等待治疗的亚述人听到埃及法老王的话，脸气的青白。

但他们没法反抗，只能接受。

阿塔检查了一下这个中毒的少年，不想竟发现了少年长了对猫耳朵和猫尾巴！

阿塔：……这群人、不、这群家伙果然不是人！

他冒着冷汗，边脑补旁边的这些家伙是不是什么妖魔鬼怪，边屁都不敢放，忙着制药。

约法尔站在床边，眼中倒影出贝斯越发不健康的脸。

冰蓝的双眼眼底翻涌着什么。

沉默片刻后，约法尔突然问：“能解吗？”

平时要是有人这么问阿塔，阿塔肯定会立即把东西一摔，告诉对方不治就去死好了！

可……

阿塔老头一哆嗦，“这个……”他忙问了老医师几个问题，得到非常精准的回答后，阿塔老头满是冷汗的脸上露出一个劫后余生的笑。

“能解！”他说。

“这个猫——少年，中毒后得到了有效的治疗，他身体的蛇毒应该已经缓解了大半，嗯，就差另一剂混合毒的解毒配方了。”阿塔老头肯定的说：“我熟，给我几个小时，一定行！”他说完，在场所有人皆松了口气，连约法尔仿佛冻土的脸都缓和了不少。

“不过……”阿塔小心翼翼的干笑，搓手，“后遗症肯定是有的。”“你们，最好做好这个准备。”

“…………”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想了想，还是我比较倒霉。

约法尔（冷下脸）：没事，眼睛坏了，我抠出阿淑尔神眼给你用。

昏迷中的雅诺：…………

卧槽阿淑尔神眼只能给亚述王室血脉使用啊！我他妈才是真倒霉！

【放心，猫眼石有别的用途，不可能真的当眼睛用啊，那、那不成二郎神了，三只眼。嗯，大祭司很牛逼，相信大祭司！】第88章 喵！你的小可爱请签收

有了雅诺公主这个试毒人，接下来的解毒非常顺利。

阿塔老头因为会制du所以在科里亚也算个人物。

毒搞多了，难免后怕自己有一天会不会也死在各种毒下，所以阿塔老头留了个心眼，他制的毒基本都有解药。

当然，对外肯定要吹吹，说是无解的，买的人才会多。

有认识的、肯花钱的，中了卡尔波毒，阿塔老头也会看心情救一救，为了防止别人察觉他有配方，这老东西还特意每次都做出愁眉苦脸不好救治全看天命的模样骗人。

不过现在阿塔老头可不敢耍心眼。

他恨不得多长出两只手，按照心中早已背的滚瓜烂熟的配方，拿出自己制du工具，小心翼翼把握好量，加速调配。

大部分药才是现成的，他箱子里就有，少部分没有需要新鲜草药，约法尔也让老医师给阿塔补上。

很快，阿塔老头就鼓捣出两份解毒剂，珍贵的解毒剂看上去平平无奇，甚至还有点寒碜，像是两颗跟枣子大小、搓在一起的草球，躺在他干巴巴的掌心中。

约法尔瞥了老医师一眼，老医师立刻理解了王的意思，拿起阿塔老头手心的一颗解毒剂，走到亚述公主雅诺旁边，扒开雅诺的嘴巴就喂了进去！

“你——”

雅诺的女官怒气冲冲地想说什么，却很快被背后的侍从拦住。

跟公主出来的武师对女官摇摇头，示意她不要冲动。

现在他们在人家法老王的眼皮子底下，还没了雅诺这个主心骨，不低头是想死吗？

公主只要醒过来，他们这群人才有办法回亚述，否则就算回到亚述，也要面对失去继承人的亚述王的怒火！

雅诺的侍从们表面不说，眼睛死死盯着雅诺，心里焦急的不行。

老医师、阿塔老头、侍女们……甚至包括约法尔。

这房子里的其余人目光也是落在她身上的，所有人都在等一个结果。

死还是活。

就看小白鼠、哦不、雅诺吃下解毒剂能不能有反应了。

终于，在万众期待下，雅诺眉头皱起，眼皮艰难的张开条小缝，头微弱的左右摇晃，像是想看清周围。

“公主？”

“公主殿下！”

“您醒了吗？能看清东西吗？公主殿下——”

亚述的仆从和女官激动地扑到她身边，阿塔老头则松了口气，老医师惊叹着药的效果，然后偷摸看了眼阿塔老头的药箱子，心里琢磨是不是偷学两手。

约法尔冰蓝的双眼闪过一丝微光，下垂的手掌攥成拳。

可惜雅诺并没有清醒太久，短短几秒后，她再次陷入沉睡，任由她的女官怎么呼唤，都没动静。

这帮亚述人惊慌下，整齐的瞪向阿塔老头。

阿塔老头：……

“干、干什么……解毒也是循序渐进的好不好！”阿塔老头擦擦冷汗，底气不足的喊：“你们当我这药是神血吗？一滴就起死回生？”“哼。”

亚述人对这个制作卡尔波毒的老头没好脸，冷哼一声继续眉开眼笑的照顾他们的公主。

约法尔并不理会他们，直接走到阿塔身边，拿走他制作好的另一枚草药丸，来到床边将贝斯扶起，扒开紫红的嘴唇，把药丸推进去。

为避免他无法吞咽，约法尔抬起贝斯的脸，皱眉盯着他的口腔，另一只手食指和中指探入他的嘴，将药丸直接抵在贝斯喉咙……

昏迷下的躯体，依旧尽职尽责做出吞咽的动作。

奇怪的药丸也消失在了贝斯的嘴巴中，约法尔抽回手指，托着贝斯的后脑，手指在他嘴唇上抚摸。

沾染的唾液让干燥水肿的嘴唇晶亮。

侍女赶忙递过一块干净的半干热布巾。

自从贝斯特大人沉睡后，她们这群侍女随时备着热水和布巾，好给病人做清洁。

约法尔接过布巾后并没擦手，他轻柔的擦拭着沉睡中的少年的眼窝，坐在床边，注视着咫尺之近的面容。

“贝斯特。”

“你该醒来了。”

“我在等你……”

俊美冰冷的法老王鼻尖抵在少年的额头，鼻息吹起眼窝下，一溜黑色眼睫毛。

约法尔过长的眼睫遮住了眼睛，他侧着脸，鼻尖嘴唇点触在贝斯额头，一下下，沙哑低沉地、不断呼唤贝斯的名字，好似一声声叹息。

他手指穿过贝斯脑后的黑发，指尖捏住了那只下垂的猫耳朵，黑白相衬，凸起的骨节支起棱棱角角，就连骨头上的粉色仿佛都看的清。

人们只听闻征服王的残忍暴虐，只见过他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冰冷。

谁又见过他这般小心的拥抱着谁，举止缱绻，小心呼唤？

房间里的声音渐渐消失了。

从寝殿一直服侍贝斯的侍女女官垂下头，悄悄红了眼睛，祈祷着少年苏醒。

老医师叹口气，顺手把搞不清状态的阿塔老头拽到角落。就连沉浸在公主苏醒的亚述人也逐渐降低高兴的声音，最后干脆闭上嘴。

房间中只能听清那位王对伴侣的呼唤……

贝斯特、

贝斯特、

不知道是不是贝斯真的听到了，还是想说话但嘴唇肿的难受，贝斯嘴唇像吃东西咀嚼一样动了动，半天，他费劲的张开嘴巴——“喵~”

约法尔动作戛然而止。

他猛地张开眼睛，拉开了两人的距离，捧住贝斯的脸死死盯着他！

贝斯的眼睛张开一条很小很小的缝，莹绿莹绿地瞳色若隐若现，并没有聚焦。

紫红的嘴唇嚅嗫，充满痛苦、仿佛雨天被淋湿的刚出生的奶猫那般，可怜兮兮小声的喵了一声，证明了刚才的猫叫，并不是约法尔的幻觉。

“贝斯特？”

“……唔，喵~”

侍女以及老医师露出惊喜的表情。

只不过……

众人面面相窥，最后一起盯住了阿塔。

侍女：……为什么是喵？

老医师：你个老东西！你是不是把人毒傻啦！

阿塔老头（惊恐脸）：猫不就是猫叫吗，卧槽难不成他还会讲人话？！

众人：……

约法尔眉心蹙起，又很快松开。

贝斯喵呜时，并不是真的猫叫，反而像模仿。

接着约法尔凝神，更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发现贝斯并没有真的醒过来，他仍旧处于意识不清的状态，也许正因为这样，贝斯才叫混了。

况且比起叫声，约法尔在意贝斯语气中的委屈和难受。

“别怕，我在这里……”

“已经没事了，贝斯特，我陪着你。”

约法尔动作轻缓的将贝斯揽入怀里，扭头对其他人命令：“你们都下去。”“……”

知道王是想要跟刚苏醒的‘王妃’独处，仆从和老医师等人行礼后垂头倒退出去，他们也没忘带上阿塔跟亚述的一伙人，还关好了房门。

“里面怎么回事？猫、人救下来了吗？”

刚出门的老医师，立刻被门口等待的索克和布雷顿等人围住了。

因为收拾出来的城主房间容不下那么多人，尤其是像索克这种大块头武将，所以他们都等待在外面。

“好了好了，这个解毒的老头还算厉害。”

老医师赶紧笑呵呵的回答。

闻言布雷顿和索克等人表情放松下来，尤其是索克，虽然现在他的猫咪好朋友莫名其妙变成了人，还成为了王的王妃。

不过索克依旧把贝斯当朋友，贝斯中毒后，索克嘴上不说，心里却很担心。

而布雷顿就完全是出于理性视角了。

猫咪少年还在，他们王不会为此伤心。

猫咪少年死了，他们王不但要大发雷霆，没准儿他们未来的日子也不好过。

幸好，现在危机解除了。

“哦，感谢拉神。”

布雷顿笑容满面地捶捶身后几个老朋友的胸膛，索克点点头，唇角上扬。

“既然那位——没事了，嗯，你们是不是该跟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从头到尾没说话，陪他们紧张站在门口听墙角的柯诺波挑挑眉，“那个少年是谁？他和王……什么关系？还有，为什么亚述的公主会跟他一起中毒？”“这个……”

你的问题太多，而且一句话两句话根本说不清。布雷顿几人搓搓鼻尖，苦笑，“你要是都想知道，那可要为我们摆上美酒啊，这话说个三天三夜都没完。”柯诺波眨眼：“我能差你们的酒？”他哈哈一笑，揽住生死之交的战友兄弟，“走！我早就准备好了。”“小心我们喝穷你！”

阿贝琉凑上来吓唬他，逗笑了索克穆法尼旱他们。

几人说笑着，跟着科里亚如今的城主柯诺波来到了城主府的前厅。

年纪不大的侍女们热切的凑上来，帮主人的好友拿衣服，递上半干的布巾，又在柯诺波的吩咐下小跑着去拿酒了。

“这地方确实挺偏的，风沙也大！妈的，简直要把老子渴死。”阿贝琉进了客厅立刻找个位置坐了，拿起水杯扯下脸上包裹的布料，大口大口喝了不少，喝完后开始一层层往下扒衣服抖沙子。

索克也让厚厚的防风沙的衣服斗篷裹的闷，站在阿贝琉身边跟着抖。

“呃，我一会回房间在收拾。”

穆法尼旱年龄最小，他有些不好意思的避开侍女伸过来的手，揉揉鼻尖找个位置坐好，端起茶杯喝水，坐的规规矩矩的。

跟柯诺波走在一起的布雷顿瞧着阿贝琉这幅邋遢的模样嫌弃的翻个白眼，边坐到穆法尼旱身边，边对柯诺波说：“你小子可以啊，都说变成科里亚是有名的犯罪城市，落后又贫瘠，可我们进了城以后看着这里虽然不像王城那么繁华，可街道上人还是蛮多的，干净整洁，也没居民像传言那样，不穿衣服。”柯诺波刚落座，闻言摇头苦笑。

“你是不知道我刚来的时候，除了城主府，大街上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到处都是做黑市买卖的家伙，幸好王没有没收我的财产和私兵，不然就靠老城主留下的人手，我可能已经流落到去做盗贼了。”“原来是这样……”布雷顿皱皱眉，随后松开，“但还好，都过去了不是吗。”“嗯，半年我已经适应了这个小城市，除了有点想你们以外都挺好的。”“我们也想你。”索克抢先回答。

“噗！”

听见他粗着大嗓门，肉麻的说‘我想你’，即使知道是真的，还是把阿贝琉笑的呛出一口水，差点出溜到椅子底下。

肚子挨了索克一重锤，他才咳嗽着重新坐好。

见到这一幕，剩下的三人忍俊不禁，纷纷找回了曾经混在军队时一起喝酒打趣的感觉。

柯诺波：“对了，你们还没跟我说呢，那个少年……”“哦对！”布雷顿一拍脑门，“就顾着笑了，你听我说啊，是这么回事……”布雷顿是他们这群粗糙老爷们中心思最细腻的那个了，还有脑子，平时两位大神官不在王身边，他就是被默认的军师。

布雷顿口才很好，讲话简短意赅，很快把柯诺波被贬离开后，发生的所有大事都讲了一遍。

以及——他们大龄单身法老王迷某只猫迷得要死，终于把猫搞上了床这一震惊古今的大新闻。

“要我说啊，王喜欢谁，喜欢什么，咱们也管不着。但贝斯特可真是你的福星，当时王要处死你，因为涅菲斯抱来了贝斯特，安抚了王，你才有机会来到这里当城主。现在你又找到了制作解毒剂的人救了王的心上猫，王说不定会奖励你把你调回王城呢！”布雷顿想想就替兄弟高兴，他扭头看向柯诺波，正想说你小子别忘了回王城请我们一顿好的，就见柯诺波双眼放空，放在椅子扶手的手掌攥的死紧，手背青筋绷起，显然已经走神了。

“柯诺波？柯诺波！”

“嗯？”

布雷顿和阿贝琉喊了他好几声，柯诺波才回过神。

布雷顿担心道：“你没事吧，脸色怎么突然这么差？”“没事。”他扯扯唇角摇头，垂下眼遮住了自己的目光，喃喃：“原来他竟然是那只黑猫……王选择了这样的伴侣，那……”“嗯？”

“不，没事，我说我如果能被调回去，我一定请客。”“哦，哈哈，好啊。”

布雷顿打个哈哈，不动声色跟索克阿贝琉，穆法尼旱交换个眼色，他们当然看出了他的不对劲，但阿贝琉耸耸肩，摇摇头。

示意柯诺波不说，咱别乱管人家的事儿。

布雷顿只好咽下疑问，随便找了个话题，把这事儿岔开了。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喵~你的小可爱上线啦！

是否签收？

A：签收，B：OK

约法尔：（一言不发，死死抱住）】

第89章 我瞎了？？

贝斯最后的记忆，停在王宫寝殿。

他躺在床上骑着被子扣着肚皮，肚子又疼又酸，想吐还吐不上来，约法尔轻吻他的脸，用根本不会给喵大爷的厚脸皮造成任何伤害的语气，呵斥他以后不准喝酒了。

当时贝斯还想：屁！有种你打我吖，你看我哭不哭！

然后呢？

然后我好像听见约法尔在喊我，还搂着我，捏我的耳朵。

贝斯懵懵的大脑没上油，咯吱咯吱转不灵活。

他全身酸痛，骨头缝更是痛痒交加，像被大锤从头到脚锤过，再用针头扎进了骨头缝一样。

就连眼皮都似乎涂了一层胶水，无力睁开。

卧槽！

贝斯害怕起来，心想约法尔不会真的禽兽不如趁着我睡着，对我做些什么吧？

毕竟晚上宴会时，这个表面禁欲的混蛋还威胁说，他再喝酒就让他痛醒！

现在这种全身报废，跟注射了麻药变成一滩烂肉的惨样，是不是就约法尔做的？！

有‘犯罪前科’的某位法老王成为喵大爷首要怀疑对象。

贝斯抱怨归抱怨，心中却不会真的生气，他就是这样，哪怕对约法尔再恼火，予兮抟对下一秒脾气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还在想，醒来后要窝进约法尔的怀里，口头上假装不开心一下下，给自己争取福利，然后懒懒地伸个懒腰，抻抻这身快散掉的骨头。

不过，他准备半天，努力动动，却压根感觉不到自己手脚在在什么地方。

贝斯：……

不是，内什么……

昨天晚上是他妈多激烈，约法尔才把劳资干成这样？！

死渣男，每次都折的劳资半身不遂，妈的……嘶……

半梦半醒中，喵大爷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努力挣脱梦境的束缚，终于，那种捆绑似的沉重感倏然一松——贝斯睁开了眼。

……

阳光是刺眼的，但它穿过窗户，又穿过一层层白纱床幔后，刺眼的白光已经削弱成更温柔的模样。

浓密上翘的黑色眼睫撩开，莹绿的猫眼对光影无比min感，沉浸在黑暗中的瞳孔微痛地收缩，而粉色下眼睑受到刺激立刻浮出一层薄薄的眼泪，在眨眼瞬间，金绿混色、无比美丽的眼球弧面就被涂抹上，缓解了不适。

作者P.S 喜欢小说的欢迎访问：饱和小说网 在浏览器中输入：baohexs.com

比人类动态视力大六到八倍，静态视力更强大无比的猫眼眨了眨，却没有收获和以前那样清晰无比的世界。

它仿佛变成了猫界的小近视，看近处略微模糊，看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只有大块大块色斑和光影。

“唔。”

贝斯以为是刚睡醒的原因，困难地使劲闭了两下眼睛，但视野并没有变化，眼窝里面反而传来眼珠往外抠的慌的那种痛。

我眼睛怎么了？

该不会瞎了吧？

贝斯开玩笑地想。

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贝斯，抬起软成面条的爪子，揉了揉眼眶。

他鼻尖耸动，下意识嗅着约法尔的气味，随后他立刻发现，约法尔就躺在自己的身边。

哦豁，这可真是少见，平时天没亮约法尔就要去忙政事，星星都出来了，他才能看见他家男人一身华贵，顶张被大臣们烦到易炸、嘴角下撇的高智商连环杀人犯脸，从小议事厅回来。

贝斯清清胀痛的嗓子，翻个身软乎乎的扎进了对方怀里。

爪子习惯地贼兮兮去摸约法尔结实硬邦邦的胸口，鼻尖在男人胸肌蹭，大腿则抬起来，搭在让人眼馋的劲瘦腰上。

一套动作无比熟练，可见早已做过无数次。

对方的手也反射性，一把揽住了贝斯的肩膀。

“约、咳咳！我的嗓子……约法尔，你今天没，咳、去议事厅啊。”贝斯莫名累得慌，无精打采沙哑的说。

说完，他明显感觉，约法尔搂住自己的手臂非常非常明显地颤抖了一下。

贝斯：？

他哆嗦什么？

喵大爷皱眉：难道我胖啦？

不能够啊。

“……贝斯特？”

还是约法尔华丽清冷的嗓音，不过贝斯听过一愣，他怎么感觉约法尔的声音小心翼翼的？

“嗯？”

贝斯哼哼两声，眼睛疼就闭着眼，在约法尔怀里抓过自己的尾巴缩成一团，撒娇。

“什么时间了啊……我不想起，累，你是不是折腾我了？”“贝斯特……”

腰背上禁锢的手臂更紧了！冰凉骨感的手指穿过他的发根，揪住了他的头发，带着一股浓浓不安感。

“你怎么了？”

“贝斯特……”

“贝斯特、”

“贝斯特！”

“…………”

“……不是，大哥你老喊我做什么，突然觉得我名字变好听了？还有……唔……你别那么用力，我的老腰啊……折了折了！”“贝斯特！”

“…………”

卧槽，我老攻变成复读机了！

贝斯从约法尔要将他勒进胸膛里的臂弯中挣扎，听他再次不厌其烦地呼喊他的名字，声音带着脆弱颤抖，喵大爷一脸震惊怂懵逼脸，简直不敢相信他家牛批哄哄埃及之主、法老王巨巨竟然会他妈有一天，用这么弱势的口吻讲话。

给猫吓得啊，贝斯都不敢继续挣扎，赶紧反手搂住约法尔。

“怎么了，我在呢，咱家矿被查封了还是亚述打过来了？你说。”“……”

头顶传来略咯的触感，应该是约法尔把下巴搭在了他头顶，接着干燥起皮的嘴唇有些扎地含住了贝斯半拉猫耳朵，刺激的贝斯耸着肩膀。

一阵沉默散播开，贝斯双手攀住他背后，一下下在上面抚摸，还在刺痛的眼睛勉强张开，仰头担忧打量约法尔的脸。

可惜，他只模糊看见了俊美法老王永远完美的下颌跟修长脖颈，并没有瞧到他什么表情。

就在贝斯为约法尔的举动，脑补出一万种可能性时。

约法尔说：“你中毒了。”

贝斯：“……”

约法尔：“有人想要杀雅诺挑拨埃及和亚述，在酒水里下毒，你那天晚上贪杯，被牵连也中了毒。”贝斯：“……”

约法尔：“今天是距离你中毒的第七天，我带你来到了变成科里亚解毒，解毒后你仍然没有醒。”说到这里，约法尔顿了顿，片刻才继续道：“解毒后你也许会留下一些后遗症……别怕贝斯特，我会陪着你的。”

“…………”

贝斯？

贝斯傻了。

他想了一万种关于约法尔不好的猜测，就是没想到，竟然与自己有关。

约法尔已经从贝斯苏醒的惊喜中回过神，半响没听见贝斯的回答，约法尔蹙眉，拉开两人的距离。

他双手捧着贝斯的脸贴近他，狭长蓝眸布满血丝，紧紧盯着贝斯的表情，检查着贝斯的身体。

看清贝斯脸上的怔忪，约法尔的心像是被人狠狠切开，愤怒煎熬心疼……无数的负面情绪翻涌咆哮，恨不得择人而噬！

“没事，我会找到办法让你恢复。贝斯特……那些仆从和伤害你的人，也会在无尽的痛苦中忏悔。”约法尔双唇抿了抿贝斯的下唇，冰蓝的眼珠转动，一寸寸扫过在少年没有血色的脸，他声音轻缓但有种压抑着什么的恐怖，“没事了，没事了……你说话，贝斯特，说句话好不好。”

“嗯？贝斯特，告诉我你哪里不舒服，是耳朵，还是眼睛。”

“我……”

贝斯脑子一片浆糊，他还没反应过来。

对于贝斯来说上一秒自己明明在寝宫大床上睡觉，下一秒睁开眼，自己怎么就中毒了，还要、还要——留下残疾？

是的。

贝斯就搞懂了这句，他可能要残疾了。

贝斯想起自己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眼睛，手脚冰凉冷汗从酸痛的身体上往外争先恐后的流。

人在巨大的打击下，脑子总是空白片刻。然后那些卡机似的信息，在死寂后，一股脑无比拥挤的冲击着大脑！

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一会儿是我为什么会留下残疾？一会儿是为什么只有我这么倒霉？一会是我还能不能被治好，我以后怎么办，怎么生活，约法尔会不会嫌弃我，我……

我……

“我、我想，应该是我的眼睛。”贝斯干巴巴的对约法尔说：“我现在看东西，是模糊的……约法尔你，先别跟我说话，让我冷静冷静，我脑子有点懵。”

贝斯没发现，他最后的那句话带着哽咽。

“……好。”

约法尔闭了闭眼，两腮因咬紧的牙齿绷紧，他用力将贝斯搂住。

“别怕，相信我贝斯，我爱你，这永远不会变，我只有一个王后，它永远是你。”

“任何人都无法代替你，我会穷极一生来让你恢复，我发誓。”

略薄的嘴唇埋在贝斯头顶。

“我爱着你，一直。”

“……”

贝斯懵懵的闭上眼，缓和着脑子中乱码一般的爆炸想法，听着约法尔的安慰，他心中的难受并没有得到缓解。

贝斯上辈子大学时搞丢了老爸给他新买的手机，还伤心了一个月，更不用说是永远失明这种晴天霹雳。

约法尔的承诺贝斯相信。

可被毒失明这种，一般都是伤到了神经，在他们发达的未来世界或许还有救治办法，但……古代的医疗技术能有多高？

贝斯像活吞块大石头，胃部连着心脏胀痛难忍。

他无法接受，他才二十多岁，难道后半生就要这么度过了？

贝斯百感交集，缩在约法尔怀里，死死抱着约法尔，像是抱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全身冰冷脑子发热，汲取着最后一点安全感。

他们躺了很久，久到房间黑下来，侍女医师来了几趟在门口求见，被约法尔呵退，久到贝斯眼前的光斑消失，只留下夜晚的黑色。

“吃点东西吧。”

约法尔突然开口。

“啊？哦……”

贝斯呆呆地被约法尔抱起来，擦了脸跟手，侍女送来吃的摆放在室内的矮桌上，约法尔抱他过去坐好。

烛火点燃，贝斯眼前有了很多光点。

一勺勺饭菜送到嘴边，约法尔在喂他吃饭，贝斯意识到自己需要被喂才能吃饭后，差点没哭出来。

贝斯抿了抿嘴：“我不想吃了，约法尔，我想睡觉，你能不能陪陪我？”

“……好。”

约法尔沉默了会，放下餐具，抱他重新躺回床上。

枕着约法尔的手臂，贝斯脸被什么东西咯，他摸索一下，摸到了脖颈上的敏神吊坠，又在吊坠上摸到了枚圆圆的‘石子’

贝斯愣愣，想起，这应该是老祭司给他的那枚猫眼石。

它怎么穿在了我的吊坠上，是约法尔给我戴上的吗？

手指磋磨着猫眼石光滑的表面，贝斯忽然想起老祭司那天的话：

【将要发生的事，除了神，谁都无法阻止，因为那是历史该经历的。】

【猫眼石又被成为寻梦石和驱魔石，它就像月亮女神的眼睛一样，储存着太阳神拉的神力，在夜晚给迷茫的人照亮方向。】【它很适合未来的你，贝斯。】

“在夜晚给迷茫的人照亮方向……很适合未来的我……”贝斯手指一顿，不敢置信的猜测，伊夫老祭司不会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了吧！

可照亮方向——

贝斯皱起眉：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行。

猫眼石无法给他回答，贝斯自己也没有答案，因为身体不适，心思重重的贝斯在约法尔轻柔抚摸后背下反而陷入了深度睡眠。

不久。

月光洒进来，漂亮的猫眼石滚在贝斯颈窝，弧面撒发微光，白线慢慢扩散。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贝斯：古代这技术，完了，我这辈子就这么瞎着吧。

老祭司笑眯眯：哦嚯嚯，我们现在医学不发达，但是我们有神学呀小伙纸！

贝斯：……

老祭司：耶(＾－＾)y】

第90章 复生者

在房间里憋了四天，贝斯终于憋不住了。

本来发生这种事，贝斯挺伤心的，也很消沉，恨不得吨吨吨喝得烂醉，然后窝在床上，像美剧中处于低迷期的男主。

将一切弄的乱七八糟，邋里邋遢，让自己落水老鼠般的形象更加生动。

但是吧……

贝斯很快发现，他不是最惨的那个，也不是最痛苦的那个。

约法尔……呃……好像‘后遗症’比他还要严重？

贝斯黑猫问号脸。

先是吧，门也不出了，天天抱着他躺在床上，经常睡着睡着突然惊醒，手臂狠狠勒住贝斯，好几次贝斯都差点被他勒断气儿！

这还不算完，贝斯勒的翻白眼的时候，约法尔还会边喊着“贝斯特”边用手盖住贝斯的脸，将他鼻子嘴巴摸个遍，摸完脸又摸脖子，摸完脖子又摸屁股，连尾巴都从根到尖摸索个遍……确定贝斯没缺胳膊断腿的时候，约法尔幽幽叹息一声，接着睡。

被他摸的满脸潮红、失眠的贝斯：…………

其次吧，是约法尔仿佛突然得了肌肤饥渴症、喂食成瘾症、亲吻停不下来症、看人幼齿症（鬼知道后面的那几个症状是不是他自己研发的）！

例如——

贝斯：“太热了，你别抱我。”

约法尔：（脱下衣服踹掉被子，抱抱）

贝斯：“我自己能吃，我——唔！”

约法尔：（一勺一勺又一勺！）

贝斯：“……”

吃饭前。

贝斯：“我饿了。”

约法尔亲一口：“乖，知道饿了。”

贝斯：“哦、哦……”

吃完饭后。

贝斯：“我饱了。”

约法尔亲一口：“乖，饱了都会说了。”

贝斯：“……”

上厕所。

贝斯：“我想嘘嘘。”

约法尔：（抱起就走）

贝斯：“你手、你手长我身上了吗！我自己能尿！”约法尔垂下金羽毛般的眼睫，透出一股浓浓的不开心，并且沉默不语，委屈地把扶着贝斯小兄弟的左手换成右手。

贝斯嘴角抽搐：“…………”

我他妈……撒开！你给我撒开啊啊啊！

然后，贝斯真的是被他烦得不行，找各种理由想把约法尔支走，让他自己安静的颓废一会儿。

做无数遍尝试之前，贝斯想：我心思我自己在阴暗的角落当一朵小蘑菇不行吗？

做无数遍尝试之后，贝斯想：这世界竟然真的有给蘑菇撑伞的傻叉，对，就是我背后这个死死抱住我脖子和腰、还把我尾巴也拽住的男人！！！

更多好看的文章：baohexs．com

贝斯都哭了，对约法尔哽咽：“亲爱的、大哥、大爷！算我求你了，你去干点什么，政事不要紧吗？红酒不好喝吗？你再这样大埃及要亡国了啊。”

“你说的对。”俊美的法老王颔首。

贝斯眼睛唰的亮了。

然后，喵大爷就看见他家法老王命令侍女在他们睡觉的床上放了张小桌，桌上有红酒有文件还有小点心，约法尔盘腿而坐，品酒的时候怀里有他，办公干活的时候有他。

约法尔写东西写累了，就用冰凉修长的手掰着贝斯的脸，和他接吻，喂他吃点心。

有一次，贝斯实在受不了晚上偷偷爬起来，想要透透气，结果他刚站到窗边，还没来得急吸一口没有约法尔气味的新鲜空气。

他就听，背后传来一声冰冷的、极度压抑、仿佛连环杀人凶手的喘息声响在自己的耳边：

“你，要去哪里。”

贝斯：“……”毫不虚假的说，当时劳资的心跳能蹦到一百八。

四天过去，贝斯胖了好几斤，约法尔反而清瘦了不少。

贝斯捂脸笑着笑着‘卧槽’一声哭出来啊。

我记得，双目失明，该颓废到瘦死，走向极端的人大概、八成、也许……应该是我吧。

喵大爷沧桑脸。

约法尔一定是错拿了我的剧本！

就这样，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快被约法尔摸疯了），以及身体健康（嘴巴比较肿，血压有点高），贝斯终于接受了现实，并且像奔向春天的小鸟一样，短短四天就走出了人生低谷，一脚踹开纠缠上来的约法尔，奔向了科里亚城主府贫瘠的后花园。

“你别跟着我，信不信我死给你！”

贝斯指着约法尔瑟瑟发抖。

约法尔沉默，把贝斯指歪的手对准自己，然后一脸阴郁的说：

“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否则无论你在哪，我都会找到你，一个小时后我没看见你，我就处死你身边所有仆从。”

王身上暴露出的杀意阴恻恻的，如黑雾垂落地面，不断蔓延，化为触手攀着人的小腿。

垂首服侍在旁的侍女们齐齐哆嗦了一下。

贝斯也差点被吓尿，咽了口唾沫点点头，侍女托住他手臂，小心将贝斯搀扶出门。

到了光线明亮的地方，贝斯对自己现在的视力变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他的眼睛并不是什么都看不见，很近很近的东西他还能看清，但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嗯，不用五十米，五米开外基本人畜不分。

宛如得了深度近视，只能看见一块块色斑，在物体上打了马赛克一样。

不过……

我怎么感觉我的视力好像恢复了点啊？之前还看不清这么近。

难道是我的心理作用？

贝斯正眯起眼，仔细打量着离自己鼻尖只有十厘米距离的一只树叶，耳边传来女官姬亚的声音。

“王妃殿下。”

自从这次中毒，看清少年在他们王心中绝非普通男宠后，侍女们统一改口，叫贝斯王妃殿下。

姬亚柔声说：“您眼睛还没恢复好，医师说您最好用黑布绑在眼前，避免吹沙，也不要抬头看太阳，会刺痛。”

“这样啊。”贝斯遗憾的点点头，扬起头配合，“那我能不能不每天绑着呀，我有点不适应。”

姬亚看着少年皱眉小心商量的样子笑出声。

“这个可不行。”姬亚一边给贝斯系黑布带，一边道：“要是您眼睛难受，王会怪罪我们的，这个啊，您最好跟王商量。”

虽然王不会同意就是了。

王可真的是把王妃殿下放在心里疼，估计要不了多久，面前的少年就会从王妃，变成王后。

姬亚她们这些跟在贝斯身边服侍，原属于王寝宫的侍女，会被调到王后宫殿也说不定。

想到王对少年的宠爱，以及少年的好脾气，姬亚心里有些高兴。

“哦……”

一提到约法尔，贝斯就蔫了，他真是被约法尔这几天的寸步不离吓怕了。

秉持着未来王后越受宠，他们这些奴仆越好过的心思，姬亚小心劝说：

“王对您是真的用心，在您中毒昏睡的时候，王彻夜不眠的守在您身边，擦脸擦手，所有照顾您的事都是王亲手做的。虽然王是一位不爱笑，也不表达自己喜好感情的人，但我们这些仆从都看得出来，王是真心爱着您，唯独见到您，想到您的时候，眼中才有温度。”

说实话，在女性地位低下微妙的埃及，能在生病期间被自己丈夫这般照顾，而不是打骂嫌恶，简直是做美梦一般的事！

何况对方还是埃及的主人，尊贵俊美，正值壮年的法老王陛下！

妄想爬上王榻，有点姿色的小侍女，眼红妒恨的要把牙咬出血。

“我知道约法尔对我好。”贝斯脸红红的，干咳，“可他……算了。”

贝斯欲言又止。

“我知道您在忧心什么。”姬亚很聪明，她看着少年的脸色，“也许过了这段时间，等您眼睛好些，王就不会拘着您了。”

“也许吧。”

贝斯不怎么信，他晚上偷偷起夜，约法尔都会察觉。

这个男人的掌控欲已经上升到了变态的级别，简直令人透不过气。

姬亚见贝斯神色莫名，兴致不高，有些事作为仆从，她不方便说太多，于是等给贝斯绑好布带后她笑着岔开了话题。

“您动动耳朵，看看布带会不会松。”

“嗯。”

贝斯依言抖抖两只猫耳朵，有点异物感，让他忍不住拿手去摸。

牛奶一样的少年，自然上翘的丹红嘴唇，小巧的鼻子……

他眼睛绑上黑色遮光的布条，与皮肤衬成完美的对比。

过肩的毛绒卷发让少年年轻的容颜无比稚嫩可爱，他没有人类的耳朵，布袋无法卡住，姬亚就将布条在贝斯头上绕了一圈，在从两只猫耳根部轻轻绕了一圈，多余的布，从脑瓜顶中间绑了个埃及现在流行的蝴蝶结。

猫咪少年歪头，一只猫耳朵立着，一只耳朵被自己的手揪住，可怜试探着‘看’向姬亚她们。

姬亚：“……”

其他侍女：“……”

我的拉神啊！

姬亚和侍女们捂住胸口，感觉自己简直要被萌的喘不上来气儿了！

整个国家都是猫奴的埃及姑娘们想：真的，快把我家猫也变成这个样子！我能撸秃它！

……

……

城主府议事厅。

“你说你不想回王城。”

约法尔冷漠的睨着跪在地上的柯诺波，两旁站着焦急的布雷顿阿贝琉他们。

王终于松口，看在柯诺波这次有功，打算把他调回王城，这小子突然搞出什么不愿意返回王城，他难道是在埋怨王贬他吗？！

布雷顿听见他们王没有温度的嗓音，一脑门汗，恨不得扑过去，把柯诺波这家伙的脑子打开，看看里面装的是不是水。

找死也不是这样找死的，要知道赫塞这位大神官都从地牢里蹲着呢！

“王。”

柯诺波额头死死抵在地面上，他同样畏惧着埃及的主人，但他还是开口：“我们一族一直服务于埃及王室，无论您的恩赐还是惩罚，都是对加西亚一族的恩宠，柯诺波心中从无任何怨恨！但———我请求您允许我与我的妻子肯钠顿合离。

……在科里亚的这半年，我遇到我真正爱的人，他，是男子，因为我与我妻子的婚约，我们无法结契，所以我……”柯诺波并不想将自己的私事公布在自己最敬畏的主人面前，可他现任妻子肯钠顿是先王赐婚，在柯诺波.加西亚十三岁那年，就迎娶了她进门。

肯钠顿并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肯钠顿，这是一场典型的政治婚姻。

在埃及，婚姻法典非常完善。

结婚必须在当地zheng府登记，离婚同样如此，如果并没有登记，财产分割和子嗣问题无法解决不说，不离婚再娶的话，是要被没收全部财产，受到牢狱之灾的。

柯诺波本来也并不重享乐，对于王的命令选择了沉默，不过就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在二十五岁和一位男子相爱。

可在王命下的婚姻，必须由王来解除。

说到这里他有些难以启齿，闭紧嘴，不发一言。

而布雷顿他们，则被柯诺波的话雷的外焦里嫩，瞠目结舌盯着他。

“如果你的妻子同意合离，我可以允许。”约法尔微微诧异过后，蹙眉道：“但这跟你不能离开科里亚有什么关系。”对啊。

这有什么，王不介意的话，跟男人在一起的柯诺波依旧可以在王城任职啊。

布雷顿阿贝琉他们竖起耳朵听。

“感谢您的宽恕！”

柯诺波抬头露出惊喜的脸，随后听见约法尔的话，他笑容凝滞，半响重新垂下头，说：“因为，我的爱人……

我怀疑他并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他可能是‘复生者’”第91章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复生者，其实在历朝历代都有过他们的身影。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自称拥有超能力，或是从未来穿越而来，要么预言未来某某将要发生什么大事件，要么在电视机前表演用超能力掰弯勺子。

虽然大部分都是骗人的，不过极少数，至今仍旧无法解释。

比如三岁的儿童精准说出自己的前世、死因、住址，甚至只有前世家人才知道的小故事。

人类有时在遇到自然灾害面临死亡前，会有非常不妙的预感。

换心脏、换肝脏者，会继承捐献者的一些小癖好，有时连行为习惯都大不相同，判若两人。

一位战场上的男人预言自己将于多少号死亡，甚至能讲出自己中弹位置，最后还真的在那天以他说过的方式逝世……

包括曾经发明地震仪那位，还被人感叹一句‘这老爷子是不是穿越的，好厉害啊！’

重生、穿越、异能力、死者复苏。

世界是无比奇妙。

在它身上，仿佛什么都能发生。

古埃及一位祭祀，曾经留下碑文记载，在祭祀生前也遇到过一位女子，她被毒蛇咬伤，本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她的家人伤心的为她准备葬礼，没想到这名女子竟然于下午突然苏醒，僵硬的尸体有了温度，言行举止也和常人无异。

女子的家人非常高兴，以为他们的亲人受到冥神奥里西斯的恩宠，返回了人间。

可渐渐地，女子的家人发现了不对劲……

……碑文到这里并无描述。

但在结尾，祭祀叙述，他接到了女子家人的求助，将这个被恶魔占去身躯的女人，活活烧死在神庙前。

烈火烧身惨嚎时，这位从没出过小镇的女子，竟然用异邦话，面目狰狞地不断咒骂。

祭祀记载了当时他的恐惧，与女子家人的崩溃。

试想有一天，你忽然发现最亲近的人忽然地、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矛盾的行为，在你转身时若有所思的笑容，深夜时刻悄无声息起床，凝视你的眼神……

你身边那个人，还是他吗？

你的亲人，还是你的亲人吗？

细思极恐，毛骨悚然！

死而复生者，自从那位祭祀留下了碑文开始，就成了恐怖怪诞的象征。令埃及人害怕，令神庙诸位祭祀高喊火刑。

当柯诺波说出复生者的时候，布雷顿几人猛地变了表情。

约法尔更是眯起狭长的冰蓝双眼，脸上看不出喜怒，但危险的气息从那里摆着。任谁都不会觉得王心情不错。

大概是听过布雷顿他们说，王和一位猫神变成的少年结下契约，柯诺波心中存了一丝丝侥幸，才会在今天把话说出来。

猫神化人，复生者，反正都不是正常人能接受的。

“他是科里亚人，在一次乱民暴动中，我率领城主府的骑兵压制，却在压制过程中误伤了他，便把他接回了城主府治疗，他被马蹄猜中了小腹，医师说内脏受损没有办法医治，但是……”

柯诺波低声说：“不久后，他竟然突然好了起来，在他从城主府养病的时候，我也逐渐爱上了他。

……开始怀疑他的时候，是因为他的言行举止并不像一个平民，接着是他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好友，如陌生人一般，之后我起了疑心，不断试探，最后确认了他并不是之前那个人，他是一个复生者。”

“王！”

柯诺波抬起头看着约法尔，眼中充满恳求，“虽然他是复生者，却并不是什么坏人，我也不会将他带去王城，我会一生看管他！我已经吩咐亲信，如果我离世，也会让他一起陪我前往死者的国度，求求您，他绝不会给埃及带来任何麻烦，求您允许我带他留在科里亚！”

柯诺波.加西亚是埃及贵族。

在他心里，埃及以及他们家族都属于王座上的法老王。

先是王，然后是埃及，最后才是他们自己。

因为复生者恐怖的传说，隐瞒复生者这件事，令柯诺波无比煎熬，他感觉自己背叛了王座上的主人，又难以割舍自己所爱之人。

“…………”

“嗯——”约法尔撑住头，双腿交叠而坐，眉心的荷鲁斯之眼散发着光芒，他勾起唇角，可眼底十分冰冷，“复生者？”

约法尔并没有回复柯诺波的请求，而是瞥向布雷顿：“布雷顿，你觉得呢。”

突然被点名的布雷顿：……

站在布雷顿身后的阿贝琉等人：（默默后退一步）

布雷顿：不是，我！

我特么！

这明显得罪人的话，让王踢皮球般踢到了自己脚下，布雷顿看见柯诺波一下望向自己、满怀期待恳求的目光，以及王的冷笑，他内心泪流满面。

半响后。

布雷顿在心里长叹口气，不忍心的移开目光，不去看柯诺波的表情，对约法尔垂首行礼道：

“祭祀的碑文曾记载过这些复生者的可怕之处，他们……是占领无辜者身体的亡灵，应该、应该处以火刑！”

……

……

贝斯完全不自知的盯着脑门上的蝴蝶结，两只手一下一下揪着被布袋绑了圈、有些瘙痒的耳朵。

看不见身边侍女们极力忍笑的模样。

姬亚搀扶着贝斯的手臂，慢慢在城主府的后花园散步。

因为不相信科里亚人，防止坏人下毒，城主府的果蔬都是自己种植的，贝斯听着姬亚说花园的草木变成了一片片小菜地，好奇地让姬亚扶住他去看看。

埃及人的常见蔬菜种类还是挺多的，不过大部分都是些反季节蔬菜。

鹰嘴豆啊，莴苣啊，能直接吃的特殊小茄子，红苋菜等等，唯一出宫玩耍那次，贝斯还尝到了一种用葡萄叶包裹，带肉馅的炒饭团，非常好吃！

某个藏在庭院不远处石柱后面的男人，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眼睛被黑布缠起，好奇戳着菜园里一颗小茄子的少年。

他抿住嘴唇，目光闪烁，手指在石柱上纠结的扣着，直到手指指甲因用力抠劈了，他才因为疼痛回过神。

犹豫一会儿，男人用力吸了口气，给自己比了个加油的手势，一步步冲着贝斯走了过去。

“等等，你是什么人？！”

高大男人的出现非常显眼，因为贝斯之前中毒，姬亚瞬间挡在贝斯面前，警惕地呵斥着他，小侍女们花容失色，不忘要将贝斯围住。

“姬亚，怎么了？”

贝斯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

“殿下，是个陌生年轻男人，长得很高。”小侍女不安的在贝斯耳边快速说。

姬亚也很害怕，但比起面前的男人，她更畏惧法老王的责罚。

“无礼的贱民停下你的脚步！你知道你面前的人是谁吗！”姬亚沉声，“胆敢冲撞一位贵族，小心你的性命！”冲贝斯走过来的男人被姬亚呵斥的一怔，他马上停下靠近的动作，让姬亚小小地松了口气。

“我是城主柯诺波的侍从，我叫泊西森，我有话一定要向这位大人说，两句就好，拜托了！”叫泊西森的男人双手合十，可怜的看着挡在贝斯面前的姬亚。

姬亚哪里敢答应这个陌生男人，她立刻拒绝：“不可能，我们殿下为什么要接见你这个来历不明的人，立刻离开这儿！否则我就喊侍卫了！”“别！”

泊西森焦急的摇头，“就两句，真的！”说完他伸长脖子不顾姬亚的阻拦，冲贝斯大喊：“您、这位殿下！我是您的家乡人，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贝斯皱眉，他看不见东西，只能听男人声音很焦急很肯定，不像是撒谎。

“可我是猫啊，我哪有什么家乡人？”贝斯嘀咕两句。

他的尾巴和耳朵可正大光明露在外面呢，对面的男人不会也长了猫耳朵和猫尾巴吧。

男人并没有长猫耳朵。

他的话对于姬亚来说，无疑就是在撒谎。

“快去叫侍卫！”姬亚喊小侍女，死死拦着泊西森不让他过。

“是！”

小侍女拎起裙角，掉头就要跑。

眼看事情要闹大，泊西森急了，咬咬牙，冲贝斯一声石破天惊的大吼——“我来自未来，我有暗号——你听我说，奇变偶不变！”“…………”

贝斯：(゜-゜)嗯？

贝斯：(ΩДΩ)嗯！！！

喵大爷整只喵僵硬住。

姬亚不明所以：“什么变不变？哎、你别靠近我们家殿下！”泊西森伸长手撕心裂肺继续喊：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

“薛定谔的猫——”

“……”

“窝窝头一块钱四个——嘿嘿！谁他妈买小米——哎呀！”贝斯听他一声惨叫，还以为怎么了，赶紧撩开眼前的黑布，模糊下好歹是看清了一点点。

原来，姬亚以为这人有病。

情急之下，挠了他。

贝斯：“……”

眼看对方越叫越惨，被姬亚挠的抱头鼠窜，贝斯回过神，赶紧拽住了姬亚。

“那什么，姬亚快住手！这人，我好像还真认识。”他说完，换成姬亚满脸不可置信的停下手，回头看着贝斯。一副‘您就没出过王宫，怎么会认识这种脑子有病之人’的表情。

“总之，你先别打了。”

贝斯尴尬的挤开保护自己的侍女，拍拍泊西森的肩膀、嗯、大概是肩膀，在缩成一团的泊西森耳边小声说：“你真是来自未来的人？”“是啊，我是穿越的，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都来小半年了！”泊西森苦着脸压低声音回答。

看来是个真货，震惊无比的贝斯缓半天，冲姬亚的方向说：“姬亚，我俩想单独谈谈，你们能不能离远一些，有事我会叫你们的。”“这……”

姬亚犹豫不决。

“放心放心，有什么事约法尔那边我担着！”贝斯拍拍胸脯保证。

“好吧。”

姬亚脸色这才缓和，点点头，带着侍女站远几步。不过眼睛死死盯着泊西森，生怕这个家伙对他们殿下做什么。

【作者有话说：窝窝头一块钱四个——嘿嘿！谁他妈买小米——

都是网上的段子哈。】

第92章 你画风不一样

确定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不会被第三人听到，泊西森才缓下心，换上见到熟人老乡才有的眼泪汪汪，止不住吐槽。

他一把抱住还有亿点点懵逼的贝斯的腰，哭唧唧：

“呜呜，我终于找到小伙伴了，你不知道我刚来这里有多苦逼，前一秒我还在马桶上边刷某站边拉粑粑，刚想回手扯纸擦屁股，结果一眨眼！真的是一眨眼啊！

我他妈跟做梦似的就看见我家小卫生间变成了铺满地毯的异国风情大床，一旁还有个黢黑黢黑的老头，咕嘟嘟给我灌药！

我还以为我特喵穿越成了宫斗片里，要被恶毒皇后灌堕胎药的倒霉女主角了呢！幸好我不知怎么就能听懂埃及语言，才没一拳给那个老头来个满脸开花。”

泊西森大吐苦水，唾沫横飞，巴拉巴拉说个没完。

“你先等等、”贝斯耳朵生疼地捂住他的嘴巴，“我只有一个时辰的放风时间，时间紧，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发现我也是来自未来的。”

“还有，你快撒开我，不然姬亚又要过来挠你了。”

“啊？哦哦！”

泊西森偷摸看看姬亚，发现姬亚正瞪着他，一哆嗦，立刻站起来躲到贝斯旁边，他小声说：“其实我早就怀疑你了。”

早就？贝斯一脸诧异：“为什么？”

他不记得自己见过泊西森这样性格非常显眼的人啊。

没想到泊西森比他还诧异，“你还问我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历史上古埃及最具传奇色彩的征服王，约法尔.孟菲斯二世，根本就他妈没有过妻妾。”

“…………”

“你说什么……”贝斯瞪大双眼：“怎么会？！”

“你不知道？”泊西森狐疑地看着他：“不能呀，约法尔.孟菲斯可是超级牛批的历史人物，电影拍过好几回，在咱们种花国，但凡上过初中的都知道他的名字，我重生前还出了一个游戏，他在里面跟金闪闪、哦，你大概也不知道金闪闪是谁，就是吉尔伽美什，他们俩是最受欢迎角色榜首，不知道氪金氪断了多少非酋的手。”

“……”

似乎是想起曾经的非酋经验，泊西森直咬牙。

“我特娘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脸太黑，抱怨过太多次自己是非洲人，结果——嘿！我他妈真变成非洲人了！”

咬完牙，泊西森又把注意力放到贝斯身上，见到贝斯整个人都傻了一般，同情的拍拍他的肩膀。

“合着你不知道呀，我刚开始听见柯诺波说王要带王妃来的时候，还想呢，是哪个不开眼只开挂的人，敢拿着女主剧本去泡这位王，这得心多大。”

贝斯还没从泊西森上句话回过神，闻言更是疑惑重重。

“约法尔……挺好的，他怎么会一生都没有妻子？”

法老王一生未娶，谁信。

“朋友，你到底是从哪年穿越过来的啊。”泊西森理所当然的说：“在历史上，这位法老王，他一生单身，征战四野，残暴统治，极爱酷刑！据说当时只要这位王心情不好，就会杀人泄愤，把人用铁棒从头穿到脚，架在火架上烤！要听见他们的惨叫，他的心情才会变好，嘶~太变态了。”

泊西森抱住肩膀，全身写着受不了。

“史书上说，因为在民声哀怨，神明赐罪于他，让约法尔.孟菲斯每日头痛难忍，陷入噩梦无法安眠，被折磨致死，死时才三十一岁，他死后埃及才得到解脱。”

“…………”

“不过呢~很多学者猜测，这位法老王可能是脑袋里长肿瘤之类得病才死的，毕竟神明什么的，啧，没谱的事儿！”

“…………”

“嘿嘿，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历史上还是野史上，都描述过，这位王长相极其英俊，还有罕见的铂金长发和冰蓝双眼，一身冷白皮肤，他在二十九岁驾驶黄金战车征战亚述的时候，亚述女帝竟然愿意嫁给他，将亚述拱手相送，虽然真不真实不知道，但你——哎，你怎么了，这个表情？卧槽，好扭曲！”

泊西森震惊地看着贝斯的脸。

贝斯抹了一把脸，恢复成面无表情的样子，内心却堪比狂风略过，掀起惊涛骇浪！

“憋说话，你让我冷静一下。”

说完，贝斯浑身无力，飘飘地直接坐在了地面上。

泊西森：“？？？”

搞不懂为什么要冷静，但看见对方明显无法接受的样子，他还是闭上嘴，小心翼翼坐在了贝斯身边。

半响。

沉浸在一个个爆炸消息中的贝斯，听见耳边传来男人歉意的道歉声。

“对不起啊，我是不是不小心说到你的伤心事了，毕竟你现在是那个王的王妃，咳咳，我这人以前嘴巴就快，你别在意呀，但兄弟，你真的该好好学习，我是真没料到这点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你竟然不知道。”

“哎，你穿越前来自哪儿啊？”

不会是落后的村落吧，消息这么闭塞。

他不说还好，一说，贝斯目光幽幽地凝视他，哪怕知道对方视力不太好，还是给泊西森整的后背发麻。

“怎、怎么了？”难道这是什么大秘密吗？！

贝斯摇摇头，扯扯唇角：“你来自什么年代。”

作者：喜欢小说的朋友，请不要错过：饱和小说网(BAＯHEＸS.COM)

泊西森：“2020年呗，我可是正经儿的种花人。”贝斯干笑，“那你知道我来自几几年吗？”

泊西森摇头，诚实的说：“不知道。”

贝斯：“新世纪4057年。”

泊西森：“……”

贝斯掰掰手指，一算，莹绿的猫眼更幽深了，他对他叹息：“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你也是个历史人物。”泊西森：“……”

贝斯：“待出土的那种。”

泊西森：“……”

论：‘当我好不容易找个队友，沟通后发现原来我是人家祖宗’后，如何化解尴尬。

在线等。

有点急。

席地而坐的颓废喵身边，霎时多了一位满面沧桑的队友。

泊西森四十五度角仰头望天，问：“兄弟，有烟吗？”贝斯三十五度角低头望地，答：“没有。”

泊西森：“……唉。”

贝斯：“……唉。”

静静沉默一会。

来自不同时空，却一样苦逼的难兄难弟彼此对视一眼，在一个眼泪汪汪，一个眼睛已瞎的情况下，愣是看出一种名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友谊。

“这狗贼老天！骗我氪金，又把我搞来非洲搞基！”泊西森骂骂咧咧，“我死也不会忘记对他竖中指！”贝斯无比赞同的点头，心想，如果有一天能回去，他一定往智脑祖玛的系统里放一堆病毒。

“唉。”

“唉。”

两人无语小坐大约十分钟，贝斯转头问泊西森，“你怎么这么确定我就是外面说的王妃？”万一他其实只是约法尔身边的神官，或者跟过来的贵族呢。

泊西森：“当然是你画风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呗！”贝斯眨眨眼：“什么意思。”

泊西森‘嗨’了声，道：“我发现你真是一点自觉都没有，埃及人什么样子，歪果仁什么样子？他们是典型的肩宽腰细，体格雄壮，所有人的画风都是这样的。”他指指自己，还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肱二头肌。

见到贝斯一脸疑惑，他才想起对面的少年因为中毒，视力好像毒坏了。

于是泊西森表情珊珊的放下胳膊，撇嘴：“你可以理解为他们都一脸战斗民族长相，贵族一看就王霸之气四溢，大佬惹不起的类型，毕竟这里可是王权时代。”贝斯来了点兴致，指着自己：“那我呢。”

泊西森睨着贝斯的小胳膊小腿，丹红嘴唇儿，沉默半响，憋出一句：“r18。”贝斯：“…………”

神特么r18！

你特么喵长的才像r18！

喵大爷嘴角抽搐，想让姬亚挠死他。

眼瞅少年涨红脸要揍人，远处紧盯的侍女撸着袖子就要走过来，吓得泊西森赶紧解释：“这不怪我啊！卧槽你自己想，猫耳、脆弱少年、漂亮、丹红嘴唇、眼睛还他妈绑着被绑着黑布条，可怜可爱，小小一只——我说十八岁以下禁止都是少说了，你这个级别在某国动漫游戏里，起码是r23！”贝斯笑的狰狞：“……我特喵谢谢你啊！”给我少说五岁。

泊西森还挺会顺杆爬，一拱手：“承让承让，客气客气。”“……”

贝斯摸摸头上的布条，考虑把它解下来，勒死这个沙雕的可行性。

不知道自己小命备受威胁的某沙雕不知想到什么，讨好地对贝斯露出满脸笑容，压低声音：“其实吧，我来找你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复生者’的事。”“复生者？”

“对，你听我说——”

泊西森把他听到有关复生者的传言告诉了贝斯，最后心有余悸做出总结：“这地方太可怕了，他们会把咱们这样重生的人烧死，烧死啊！我怀疑柯诺波已经知道我是重生的了，不行，我得跑，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看在同乡——呃，差不多同乡的份上我才告诉你的。”想起贝斯和他压根不是一年份的人，泊西森唉声叹息，“我知道，你肯定也没告诉那个牛批哄哄的法老王，你是来自未来的吧。”他意味深长地盯着贝斯骤然惨白的脸。

“这些人根本就不是未来文明社会，尊重人权的人，他们杀人不眨眼，害人不见血。因为祭祀一句话杀掉恩爱妻子可爱孩子的不在少数，我今晚就要走，你好好考虑我的话。”说完，泊西森在姬亚小刀子似的目光下站起身拍拍屁股，冲贝斯挥手溜了。

“……”

他走后，丹红嘴唇紧抿成线。

贝斯何尝不知古埃及社会环境如何。

复生者的消息，叫贝斯的心猛地沉下去，坠的惶惶难安。

伊夫大祭司恐怕已经察觉到了他来历。在眼睛没有失明前，贝斯也曾考虑过和约法尔坦白，但知道坦白失败的下场是火刑后……

贝斯犹豫了。

他怕死怕疼，更害怕，约法尔作为法老王的那份冷漠，与理智。

第93章 贝斯特，我不想让你疼

一个小时到了，姬亚催促着贝斯回去。

贝斯屁股被石板冰的冰凉，闻言收心中复杂的想法，站起身，在侍女搀扶下回到了房间。

而约法尔，果然早就慵懒坐在椅子上，双腿交叠，静静看着手里一叠报告等着他。

贝斯进门时，约法尔的目光随之从草莎纸上移开，落在贝斯脸上。

懂眼色的姬亚，把贝斯搀扶到约法尔面前，弓着身后退到门口，贴心的关上了门。

门闭合，房间就剩下两人，空旷里带着寂静。

贝斯抿了抿嘴唇，探手想要扶住椅子扶手，却被约法尔托住，张开的手指顺少年指缝纠缠交握，温柔缓慢，合二为一。

因此，无法视物的贝斯，感受到他戴了薄薄黑皮子手套。

这只手曾无数次抚摸过他的脊背，就算看不见，贝斯都知道，戴上黑手套的冷白手掌有多么修长漂亮。

只是如今不被过敏症困扰的约法尔，鲜少带上它了。

因为贝斯可以变成人。

身体被拽向对方，无法，他只能踉跄着坐在了冰冷法老王的腿上。

纸张被扔在桌面。

哗啦一声。

贝斯胡思乱想不平静的心紧随提起来。

他皱眉眯起眼睛，想看清约法尔的脸，却只能看到约法尔铂金长发折出弧面后映照的光晕。

黑布下模糊视线瞬间拉近。

两人鼻息交闻。

“做什么……”

察觉气氛不对，贝斯有点抗拒的双手推在约法尔胸口，软麻布料单薄一层，隔不住约法尔的体温和心跳。

有只手紧贴发根，穿插进他的发，托住他的后脑，遏制了退路。

他头上绑住猫耳的黑布的结被约法尔用嘴咬开，落在两人中间。

沙漠玫瑰香膏的味道很快到了嘴巴旁，但贝斯知道，他第一下肯定不会停留在这里。

果然，湿濡的感觉伴随闭眼前的猩红，填满了他的左边眼窝，略过眼缝，扫的黑色睫毛摇摇晃晃。同时，贝斯的白袍下摆被拽开，凉风争先恐后挤进来，在奶白皮肤上吹起一层鸡皮疙瘩。

“啧”

丁大点声，听的贝斯两只耳朵发烫，聋拉下来。

过电似的，浑身皮肤，尤其锁骨脖颈那块，几片绯色灼热。

约法尔\*\*\*留下亲吻后，转向贝斯的嘴。

纠缠填满的亲吻一重一重，好像洗刷般不断侵占用力，终了，贝斯嘴巴发麻，满头大汗喉骨不断上下滑动。

“给我看看。”

低沉轻柔，仿佛带笑的嗓音响在嘴唇前，从安静冰冷的空气中燃烧起来。

带着防止过敏黑手套的手掌探入衣服里，贝斯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今天约法尔会戴它，恍然大悟下一秒就是慌张羞赫。

“别！”

贝斯一把按住约法尔的手，声音带着情动后的艰涩。

无论他们亲密了多少遍，最后贝斯是否积极配合，开始时，贝斯总是有点不好意思。

试想，高高在上禁欲攻，\*\*\*对你纠缠不休时，反差到多么叫人喷鼻血，大家就明白了吧。

好比神明跌落神坛，仰望者阴暗兴奋拉扯。

铁血君王脱下盔甲伸出手，被邀请者血脉上涌。

“为什么不？嗯？”

约法尔并没继续往下探手，这让贝斯松口气，但接着，约法尔插进他脑后头发里的手指用力，在贝斯吃痛下不得已仰头。

瘙痒痒般的啄吻，由淡粉的嘴唇上，逐步随锁骨印在下巴。

在弓起紧绷的脖颈弧线，点缀一颗颗看不见的痕迹，贝斯被他亲一下一个激灵，脊梁骨和尾巴都是软的。

男人凝视面前的少年，狭长双眼从他发红的脸颊，朦胧失去焦点的莹绿瞳孔，以及紧绷羞赫的动作上慢慢扫过。

如有力度，逐渐用力……

紧接着，在贝斯看不见下，约法尔唇角噙着的笑逐渐消失，蓝色眼珠，带着狂风暴雪来前的冰冷凶狠。

“你身上是谁的味道。”

约法尔唇角拉扯，对贝斯说。

“一个小时前，你见的人是谁。”

刚才还沉浸在约法尔体温的贝斯，闻言整个人僵硬住。

“说出来。”约法尔亲亲贝斯的下巴，手指攥紧那把从指缝挣扎出来的黑色卷发，口气与脸色极度反差，温柔的哄：“我不会做什么的，贝斯特，你知道的对不对。”“……”

“乖，亲爱的，别叫我生气。”

“……”

“我不想让你疼。”

“……”

感觉到他身上恐怖的气压，和头皮传来的微痛，贝斯仰着头咽了口唾沫，知道约法尔又犯了疑心病。

自从他醒过来，约法尔逐渐变态贝斯已经习以为常。

不过……

这他妈气味是怎么闻出来的啊卧槽！

连我一个猫都没嗅到好不好！

“没有没有。”

贝斯赶紧小幅度摇头，遇到泊西森的事打死也不能承认啊，要知道在约法尔疑心病下，所有雄性一律按嫌疑犯算！

“我今天就在花园玩了一会，呃，大概是那个时候染上的吧。”“真的？”

“真的！”

仗着无法看见约法尔的脸，贝斯的胆子大了不少，可这并不代表约法尔的视力和智商同样也下降了。

静了大约四五秒。

贝斯听见约法尔的嗓音幽幽响起，他说：“我很伤心。”他说完这句话，贝斯汗毛整体起立！

约法尔知道了。贝斯立刻意识到。

“约法尔你听我说，我———”

“嘘。”

约法尔另一只手从贝斯衣服里抽出来，捂住了贝斯的嘴巴，贝斯能嗅到，他手套上淡淡的皮子味道。

贝斯惊恐：卧槽卧槽卧槽。

“先不要听你说，先听我说好么，亲爱的。”约法尔微笑着眯起眼，“你离开我的一个小时，去了城主府花园。在那里，你遇到一个叫泊西森的男人，他是柯诺波的侍从，你支开了侍女和姬亚女官，两人靠近私语很久，他还抱住了你腰，你们之后又在原地一起坐了一会儿，对不对？”贝斯瞪大眼：“唔！”你叫人跟踪我！

“对。”约法尔承认的很痛快，仿佛那是不起眼的小事，他拉近两人距离，好让贝斯看见他的脸“我是想保护你，你看，在我身边离开一个小时，你都能随便找个男人靠近。”“唔！”

我又没出轨！你在搞什么！？

贝斯挣扎，却被约法尔咬了一口喉咙。这一口比较狠，贝斯瞬间只剩咳嗽，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约法尔冷冷的看着他咳，眼中晦暗不明。

“我知道，但是我说过很多遍了贝斯特，你是我的王后，你的身体，生命、灵魂——甚至注视的方向都属于我，我非常！非常厌恶任何人靠近你或者你靠近任何人。触碰？”约法尔发出两声冷笑，随后他的笑容轰然倒塌！

冰蓝双眸跳跃着怒火，俊美的脸黑沉，阴恻恻一句一句说到：“从今天开始，除了侍女别让其他人触碰你，答应我——这是为了他们好。”你是变态吗！贝斯想对约法尔吼。

却被约法尔下一句话震慑住。

“泊西森是复生者，我知道你也是，离他远一点。”贝斯呼吸一窒。

仿佛是故意让贝斯看的清楚，这双眼靠近，眯起，里面的眼珠流淌着宝石般的光。

好似两颗晶莹剔透，无机质的玻璃珠。

约法尔啄吻在贝斯不断颤抖的嘴上，意味不明地轻笑。

“至于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你猜。”

作者有话要说：发现一个好网站，都在这连载：饱和小说网（baohexs.com）

第94章 在沙雕猫面前，腹黑？不存在的

这世界上有一类型的人。

他们像黑色。

谦虚又傲慢，从容而神秘。

他们穿着整齐，身份高贵，举止优雅，永远站在主动位置，高高在上，居高临下。

你无法使他们沾染上自己的颜色，他们却能用微小动作顷刻笼罩你。

即使身处光明，包裹纯白，对上视线时——

你所见、即深渊。

约法尔无疑是这种人，当约法尔洞悉一切，勾起唇角颔首望过来时，贝斯已经成为他黑暗世界的被捕获者。

“我从不想伤害你，但你的轻视会叫我为难。”约法尔微笑，将死死屏住呼吸的贝斯抱起，他走过映照人像的地面，将贝斯放在床上，轻轻为他盖上被子，俯下身，凉凉的铂金发丝和他额前的荷鲁斯之眼无比闪耀。

他和他对视。

危险警报从空气中尖叫。

贝斯全身发冷，一动也不敢动，他畏惧这样对自己的约法尔，陌生冷漠，贴近后更加令人瑟缩。

微笑无法成为约法尔.孟菲斯温柔的表象，只会和他阴森的低气压互相配合，宛如一个病态的凶犯。

“别在靠近其他男人了，贝斯特。”手背在贝斯脸上滑动，约法尔垂下眼睫，口吻非常诚恳，尾音甚至还带点幽默俏皮的上扬，“你不知道在你生病期间我有多么担心你，外面太危险了，一不小心我就会失去你。

我限制你，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你知道的对不对。你也不想看到我生气对吗？之前那样的事在来一次，我会疯的。”他嘴唇贴近贝斯的耳朵，微微侧头，小声说：“我疯了，你怕不怕。”贝斯：“…………”

说完，约法尔在他耳朵上不重不轻地抿了一口。

嘶——

我怕？

呵呵……我他妈都要吓尿了！

如果你被拿着刀子的优雅精神病堵在角落，你不怕？

在优雅俊美，对方也他妈是个神经病啊卧槽！

贝斯虚的手脚发软，满头冷汗，嘴唇抿紧又松开，松开又抿紧，头皮下都是冷的。他知道约法尔现在绝对在生气。

可不就是跟泊西森抱了一下吗？那真的是一件小事，再擅长吃味的男人也不会在意的好吗！

“记住了吗？”约法尔问。

“记、记住了……”

贝斯非常怂的猛点头。

“乖猫咪。”

约法尔狭长的双眼弯了弯，他抚摸贝斯的卷发，也没有离开，就这么坐在床边俯视贝斯，光从他背后倾泻，留下面容一片阴影。

简直渗人的一批！

要不是憋住了，喵大爷绝对以二十多岁的高龄表演一下尿床画地图。

吓成震动模式的贝斯在被子里瑟缩一会，期间约法尔并没有除了看着他再做什么，喵崽子终于缓过来，尤其他想到约法尔说的，他早已经察觉自己是复生者，贝斯犹豫半天，鼓足勇气开口。

“约法尔。”

“嗯？”

约法尔手背蹭着贝斯的脸颊。

贝斯怂怂地眯起那边眼睛，小声：“你知道我是复生者……那你怎么不好奇我是什么时候重生的，我以前是什么人，我来自什么地方，你就……不问问？”约法尔闻言挑起眉，“有区别吗？”

贝斯一怔：“什么意思？”

约法尔：“不论你是谁，你在哪儿，你来自什么地方，当你的脚踏入埃及，那么，你只有一个身份。”贝斯：“？”

约法尔：“我的所有物。”

贝斯：“……”

一定是我被吓傻了。

贝斯摸摸自己心脏乱跳的胸口，不然，他怎么会觉得之前还像个神经病的男人，现在这么帅，这么戳他呢？

草，A爆！

“不说那些。”贝斯一骨碌爬起来，揪住被子，就露出一颗脑袋瓜，尾巴耳朵不安地乱动，“你、你就不怕我其实是中途占据了你喜欢人的外来者，你喜欢的那个贝斯特被我代替了？”虽然知道自己不是，但一想万一他真的被重生者代替了，约法尔还没发现，继续跟对方恩恩爱爱，贝斯就莫名生气。

作者说：发现一个非常棒的阅读网站：饱和小说网 地址：baohexs.com

瞎吃醋，我是不是傻叉。贝斯骂自己脑子有坑。

“不会。”约法尔仿佛会读心，被贝斯复杂又委屈的神色逗笑，不悦的心情缓和下来，人也正常了，“你站在我面前，我永远都不会认错。”

“没有人能取代你。所以我知道，从我遇到还是黑猫的你，到现在，你都是你。”

“……”

坚定没有任何迟疑的口吻，自信的好似他这个人一样。

“好吧，哼，你猜对了。”

贝斯模糊的视线转到约法尔脸上，喵大爷抿抿嘴唇，绷了半天，没绷住，嗤地一下笑出来，两颗小牙牙无比开心。

贝斯哼唧：我绝对不是因为约法尔那句‘你站在我面前，我永远都不会认错。’‘没有人能取代你。’才笑的。

对！

绝不是！

嘿嘿嘿。

本来处于‘黑化’模式的约法尔见到他傻兮兮，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傻样，跟被传染似的，严肃了几秒，没忍住笑出声。

“你真是——”约法尔手虚握成拳抵在唇边，遮住不断上扬的嘴唇，“记吃不记打，得寸就进尺的小东西。”

贝斯眼睛亮晶晶：“嘻嘻。”

约法尔笑意更深。

猫本来就是你生气让你一步，你开心立刻趾高气扬的小东西。

贝斯听见约法尔的笑声，周围压抑恐怖的冷气也没有了，就立刻钻进他怀里。约法尔托住他后背，两人面对面坐着，贝斯拽着自己尾巴拍约法尔的脸。

“你刚才故意吓我！还凶我。”喵大爷呲牙，露出欺男霸女的可爱嘴脸：“还敢吗？说！”

狭长冰蓝色的瞳孔温柔。

“你不在招惹别的男人，我就不敢了。”

“哼。对了，那啥……我是复生者的事，你、你真的不在意吗？”

“不在意。”

“哦，那最近你头疼吗，做噩梦吗？”贝斯想起泊西森给他讲的关于约法尔的历史记载，有点后怕担忧。

约法尔摇摇头，噙着笑：“不头疼，也没做过噩梦了。”在遇到贝斯特之前，约法尔确实经常会梦见他曾经被关在废殿的屈辱的时光，无法安眠导致偶尔头疼。性格更是因此越发暴躁，冷漠。

不过那都是很久之前的情况了。

从阿淑尔神眼事件中，约法尔见到他的猫义无反顾保护自己，拥抱自己开始，那无法释怀的怨恨和被束缚枷锁，已经在他心中消失。

约法尔抱着贝斯，听他‘声讨’自己，忽然想：如果没有贝斯特，我也许会带埃及一起走向地狱也说不定。

所以他是我弥足珍贵的光，我的温暖。

我不会放手。

永远都不……

贝斯声讨完某位法老王，死变态大腹黑渣男等等词汇给他挂了个遍，才意犹未尽的换个话题，问问约法尔能不能放过泊西森。

毕竟是他时差才两千多年的入土同乡，搭救一下没毛病。

贝斯嘀咕：“你是怎么知道泊西森的，怎么他是复生者的事你都知道，不会拿了剧本吧，对了，我呢？你啥时候发现的，快说快说。”

约法尔撸一把贝斯脑后的卷毛，淡淡道：“泊西森这个人的存在，是柯诺波向我坦白的，他放弃接受恩赐返回王城的机会，求我放过泊西森，并且答应会用一生监管他，因为柯诺波要跟这人结契。至于我什么时候发现的你，我不是说过了吗？”

贝斯：“？”

约法尔微笑：“呵呵，你猜。”

贝斯：“……”这老爷们，就是打得轻。

知道约法尔在逗自己，喵大爷干脆放弃跟他耗，直接说泊西森的事：“原来柯诺波竟然看上了泊西森吗？那你同意了没？”

约法尔：“没有，复生者必须要处以火刑，不过看在柯诺波这次立功找到制du人的份儿上，我并没有立刻下令处死那个复生者。”

“咳咳，那你就放过他呗。”贝斯在约法尔怀里各种磋磨，“泊西森——”

“贝斯特。”约法尔打断他，似笑非笑，“我不希望再从你嘴里听见这个男人的名字。”

贝·怂·斯：“……”你牛。

喵大爷忿忿改口：“就是他，复生者你能不能放过他啊，他不是坏人。”只是个沙雕，“我觉得，他也不想重生的。”

谁没事在现代自己的舒适圈过的好好地，愿意来到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沙雕网友的古代埃及？

就连贝斯自己也是因为实验故障被炸上天，最后不得已离开父母，被智脑送到了古埃及。

约法尔并没出声。

贝斯又说了很多很多好话，哼哼唧唧半天，最后在‘你放过他，我保证以后只听你的’不平等卖身条件下，约法尔终于松口，答应了。

贝斯高兴的恨不得变身成猫，满地转圈圈。

“约法尔！”

“嗯？”

“你真好！”

贝斯狠狠地亲了约法尔一口，在柔软嘴唇上糊上自己的口水后，继续眼睛亮晶晶的转圈圈，仿佛全世界的忧愁，都无法阻挡他的快乐。

只要看着他，约法尔的心，柔软的不像话。

约法尔摸摸贝斯乱翘的卷发，不可思议问自己：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人？

喜欢了，就毫无防备，只记得对方的好。

不论多冷漠的人，面对他，都会情不自禁被他的快乐感染。

简直比太阳神拉的光辉还要可怕。

“贝斯特。”约法尔轻轻呼唤。

贝斯笑容满面仰头，猫耳前后摇摆，可可爱爱眨眨眼。

“嗯？”

“你只准在我的世界里，哪里都不能去。”

俊美冷漠的法老王，难得温情。闻言贝斯沉默一会，挠挠头。

“哦，可以，不过万一……”

“万一什么。”

“我要拉粑粑怎么办？嘿嘿，能在你的世界拉吗？”“……”

“约法尔？”

“……”

“卧槽约法尔你的脸扭曲了耶！光斑都不一样了！”“……”

“哈哈哈，约法尔你的脸好奇怪哦。”

“……闭嘴！！！”

第95章 给黑夜带来光明的猫眼

在见到泊西森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这货不愧是个沙雕，昨天晚上没有等到贝斯，依旧包袱款款翻墙就要跑，结果被巡逻的士兵发现，黑灯瞎火也没看清他是谁。

被骑兵追了好几条街，两条腿比四个腿，愣是差点让他给跑了！

不过最后还是被抓住了，不仅没跑成，差点活活累死，最后让人给抬了回来。骑兵出队的动静很大，约法尔起床的时间也早，贝斯就这么让他们折腾醒，秉持着有热闹不看\*\*\*的闲心。

贝斯闹约法尔带他一起出来，正巧赶上泊西森让人抬回来的时候。

城主府大厅灯火通明，天还没彻底明亮，昏昏暗暗从天边透出一丝微光，配上整齐美丽地黄石墙边那几颗翠绿棕桐树叶，别有一番沙漠异国风情。

大厅是开放式的。

从铺满大方形编织地毯的座位上看过去，能将这种美全部纳入眼底，微风吹来，让人心境开阔而放松，可现在所有或坐或站，或跪伏在大厅里的人，可没有这么好的心情去欣赏。

唯一能欣赏的喵大爷，两眼五米开外人畜不分，还看风景？仰头就是一抹黑。

柯诺波跪在地上，慌张地哀求座上俊美无情的法老王放过逃跑的泊西森。

阿贝琉和布雷顿一脸不忍，踯躅着好像在想要不要张嘴帮着求情。

但掌控所有人生死的王面无表情，嘴角下撇，眼睛一直盯在某个从他怀里挣脱出去，跟低贱平民嘀嘀咕咕的黑猫身上。

昨天还答应过听我的，今天……呵。

某位王醋意翻滚，俊脸漆黑。

给不明真相的其他人吓够呛，柯诺波更是心如死灰，以为自己的爱人死定了。

贝斯不怕。

约法尔昨天都答应他放过泊西森了，虽然他家铲屎的是个大混蛋，不过对他的承诺，从没失信过。

“嘿嘿。”贝斯憋笑，蹲在地上戳戳泊西森，小声：“你这是什么造型，像个要被烤的猪。”手脚被捆住，然后让两个士兵用一根木头抬起来的泊西森正累的脸红脖子粗，呼哧呼哧的喘气，闻言艰难的扭头，一瞅到是贝斯，两眼立刻喷出两条眼泪。

对着笑的呲牙咧嘴的贝斯一顿嘤嘤嘤。

“呼~可、呼呼~可不是吗！呜呜呜，我，被抓住就是烧死，呜，我一会儿就要像二师兄一样被人烤乳猪了！说不定还要放盐和辣椒面——哇我不活啦！该死的柯诺波，妈的，呜，带头追我，八条街啊！我都跑吐了！”泊西森面目狰狞。

贝斯捂住脸，差点笑断气。

而一旁跪在地上的柯诺波听见泊西森的哀嚎，心里又酸又涩。

既心疼，还无法违背忠义背叛王上，忠义与所爱，在他心里头两边拉扯，柯诺波回头看了泊西森一眼。

低声说：“是我对不起你，如果你被烧死，我会陪你。”说完他扭头，继续跪着。

“谁让你陪——！”

作者：优秀的在线阅读网站 饱和小说网(baohexs.com)

泊西森在木棍上蠕动，瞪大眼睛，“死渣男，劳资才不用你陪，劳资心中有男团，喝tui！”

柯诺波：“……”

泊西森又怂又威的吼：“有本事你就烧死我，你不放盐你就是\*\*\*！嘤。”

柯诺波：“……”

其他人：“……”

贝斯：“噗——”

布雷顿和阿贝琉他们也许也没想到，传说中的复生者竟然是这种类型的人，诧异的挑挑眉，抿住嘴不敢在王面前乐。

眼看泊西森又要喊，约法尔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大有要弄死这个胆敢在王面前造次贱民的架势，贝斯赶紧给他使眼色，示意他快闭嘴。

“别嚎了，本来不死也快死了，你没看约法尔的脸色吗！？”贝斯抽口凉气，拧了他胳膊一下，成功把泊西森下句话噎在嗓子眼里。

泊西森悻悻地闭上嘴，悄悄咪咪翻着白眼努力往首座上面看，他以为自己要被烧死，刚开始骂人不过是破罐子破摔，情绪崩溃。现在让贝斯一提醒，冷静下来的泊西森对历史上有名残暴君王的畏惧重新盘踞回脑子里，怕得要死。

“我看不见啊……这个角度不是为难我胖虎吗？”泊西森干巴巴的吞口唾沫，“你别吓唬我啊，你眼睛不是坏了吗，你怎么看见的？”

贝斯笑容一僵。

“我……”

对啊，我他妈是怎么看见的？

贝斯不可置信的扭头，看了一眼绝对五米开外的约法尔，模糊的视线还是很模糊，但好像从深度近视，变成了轻微近视似的，竟然能够基本看清约法尔的表情了。

我的眼睛……好啦？！

我不用再做瞎子了？

贝斯愣愣地摸上自己眼角，半天没回过神。

等泊西森小声喊他，他才清醒。反应过来后，贝斯的心瞬间被惊喜填满！

大脑让这突如其来的天降惊喜弄的措不及防，迟钝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让贝斯僵硬在原地，表情空白。

“喂、喂？老乡，你怎么了老乡，嘿！你说话啊。”泊西森絮絮叨叨小声哔哔，“你能不能帮我求个情，我虽然说不怕死，但能不死谁愿意死，还用这么惨烈的方式，你……”

贝斯打断他：“没事的，你不会死。”

泊西森：“啊？”

贝斯努力压制快飞扬到天上去嘴角，抽了口气平复心情，说：“我昨天就给你求过情了，约法尔他说不会在为难你，没事的。”

“真的！”

“嗯。”

“太好了，谢——”谢你。泊西森听到贝斯的肯定回答，眼睛爆发出高兴的亮光，他正要跟贝斯道谢，没想到看见贝斯的脸比他还红润，表情还激动。

泊西森还以为贝斯是为自己高兴，感动到默默垂泪，真是我的好兄弟，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贝斯：不敢当，不敢当……

两人凑在一起光明正大嘀嘀咕咕的样子终于惹怒了约法尔。

约法尔好像嗓子里有冰，“过来，贝斯特。”

压低的嗓音仿佛贴到了耳朵，凉凉蹭过脊背。贝斯一个激灵，回想昨天约法尔那副黑化嘴脸，立刻闭上嘴巴，冲泊西森眨眼安抚，高兴地脚步发飘，溜回约法尔身边。

贝斯坐下后，约法尔的手随之探过来，握住了贝斯放在椅子扶手上的爪子，指腹在手心捏了捏。

软乎乎的手感无比熟悉，驱散了约法尔脸上的不悦。

“约法尔~”手让他牵住，贝斯不老实的探过身靠近约法尔的耳朵，眼睛晶亮，“你别吓唬他们了，快点解决，我有事告诉你。”

约法尔皱起眉：“什么事？”

贝斯：“嘿嘿，好事。”保证说出来吓你一跳！

狭长地冰蓝双眼睨了贝斯一眼，倒映着少年激动兴奋，红扑扑的脸颊。

约法尔唇角翘翘，撩起几缕包容宠爱，当目光落回柯诺波等人时，又恢复了冷漠不近人情的样子。

“柯诺波，你真的愿意放弃返回王城，留在科里亚，一生监管这个复生者？要知道，你的家族加西亚会因为你这个选择衰败，过去的荣耀在耀眼，随着你的不作为，也很快会沉寂，从一个大贵族，堕落到边城城主，是很荒唐愚蠢的决定。”

之所以说这些，也是因为柯诺波的确有才能，他的才能留在战场、王城，才有更好的出路。约法尔深知过去下属的能力，才会浪费时间，再次给他选择的机会。

但柯诺波闻言，想到的并不是自己还可以反悔，而是为王口吻中表达出的赞许而震惊不已。

“您是……允许了吗？”他抬头，年轻的脸上露出显而易见的激动高兴。

约法尔“嗯”了声，算是点头了。

“感谢您的恩赐！”

柯诺波深深叩下头颅，声音都大了不少。

作为他的朋友兄弟，站在一边的其他武将见王松口，也为他高兴。

约法尔表情未变，“既然你做了选择，那就好好留在科里亚吧，治理好这里，尽你的职责。”

柯诺波领命，“加西亚一族向拉神起誓，一定会将这里治理成赫赫有名的要塞！”

他咧开的笑根本遮不住，频频回头去看泊西森。

泊西森对他翻个白眼，假装没看见。

“嗯。”约法尔站起身，“布雷顿，准备一下，明天启程，返回王城。”既然贝斯特的毒已经解开，他没有必要继续在这里耗。

王城的事情有些涅菲斯无法处理，需要王亲自决断才行，也是时候该回去了。

布雷顿率领身后的同僚行礼，领命后立刻倒退出去，安排人手整理物资。

一切解决，年轻的法老王站起身阔步离开，他牵着贝斯，铂金长发和衣袍甩出弧线。

贝斯跟在约法尔旁边，出门前没忘冲泊西森摆摆手，到门口后侍女跟士兵立刻围在王身后，也遮挡住了贝斯的视线。

回到城主房间，侍女立刻倒上低度的、甜度较高的葡萄酒，放在王的手边。

葡萄酒在埃及贵族的生活中，像水一样，是甜蜜的果汁，是醉人的神药。是生活必需品。

宴会和平时饮用的，餐酒等等，都有不同品种。

约法尔端起黄金酒杯，抿了一口甘美的葡萄酒，浓红酒渍浸染的他薄薄的嘴唇也有了颜色。

喝酒喝出毛病的贝斯被约法尔严令禁止再砰任何酒水，侍女只给他倒了一杯椰汁。

他坐在约法尔腿上，晃荡着尾巴和小腿，小口小口的喝着，边喝边偷偷看约法尔。

冷白地皮肤，冷硬傲慢、偏又优雅从容的面容。长而浓密，堪比铂金羽毛的眼睫，眼睫圈出的阴影下，冰蓝眼珠倒映酒杯中的酒汁，添上一抹其他颜色，仿佛红绒布上的蓝宝石。

贝斯：唔。

我男人好帅。

嘿嘿。

贝斯凝神近距离看，约法尔的脸清晰不少。

哪怕在用力去瞅，去打量，眼眶也没有曾经那种蛰痛不适感。

我真的好了！贝斯心脏砰砰乱跳，雀跃到恨不得变成猫，咬一顿自己的尾巴尖！

“看我做什么？”约法尔察觉到贝斯的目光低笑，一只手握住黄金酒杯，一只手揉搓贝斯的头发，口吻比葡萄酒水还要馥郁甘甜，“需要接吻吗？我亲爱的小骗子。”“咳咳。”

贝斯红着脸瞪他一眼，“别闹，我有正经事告诉你。”“嗯，你说。”

男人身上香膏气息靠近，敷衍呢喃，修长脖颈拉出漂亮线条，还有酒渍残留的嘴唇在贝斯耳朵上，脸颊上留下微微湿润的吻。

亲的贝斯闭起一只眼睛，直躲。

“约法尔！”

“嗯……”

“哎，你等等……”

“等？容我警告你，从最后一次开始计算，我已经等了三个月。”三个月。

已经尝到‘苹果’是什么滋味的法老王，从没想过自己会有这么大耐心。

贝斯躲不开，手里装满椰汁的酒杯摇晃着都洒了他一手，贝斯赶紧把它凑到嘴边喝了一大口，大喊：“嘶——别咬我耳朵！你听我说啊，约法尔，我眼睛好啦！”“…………”

约法尔的动作一顿。

“真的。”贝斯费劲扭头，将自己的脸凑到男人眼前，掺金的莹绿猫眼中间有一道竖线瞳仁，紧随所倒映物体而扩散收缩。

“你看，我已经能差不多看清你的脸了！哪怕隔得很远！”“我看看。”

约法尔脸上暧昧的味道瞬间消散，他皱起眉，放下酒杯，捧住贝斯的脸颊，一只手手指扒住贝斯的上下眼睑观察。

贝斯任他看，高兴又奇怪。

“我也不知道怎么好的，反正就突然好了……唔，也不是突然，昨天、呃——大约是刚醒来吧，反正每天似乎都好了一点点。”量变引起质变，在质变前，贝斯不是在昏暗的房间中待着，就是绑上布条。

自然没有察觉。

不过好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也没吃别的药。贝斯摸摸后脖颈，脖子上的吊坠互相碰撞，宝石和黄金小牌子发出清脆的动静，也因此终于引起了约法尔的一瞥。

这一瞥，约法尔的目光就再也没有从那枚蜂蜜猫眼宝石上离开。

“贝斯特。”约法尔松开他的脸，捏住贝斯脖颈上的宝石，直视贝斯，“这枚猫眼石，你是哪儿来的。”猫眼石？

贝斯怔了怔，垂头下去，看见了躺在冷白指尖上的猫眼石。

不过，这枚品相漂亮个头硕大的蜂蜜猫眼宝石，中间那条仿佛猫咪凌厉瞳仁的白线竟然粗了不少。

整个晶莹剔透的石面，也浑浊起来。

就像是一只目光凶悍的猫，忽然病了，瞳孔扩散，猫眼泛起血色，朦朦胧胧的一点都不健康，可怜巴巴看着你，简直———

神啊。

贝斯瞪着它，呐呐地问约法尔：“它简直，跟我之前生病的眼睛一样，对不对？”

第96章 我不年轻了？

回王城那天，他们依旧是轻装出行。

柯诺波骑着马，旁边是泊西森，身后跟着城主府的骑兵队，在沙漠小路护送他们护送很远。

贝斯趴在马车窗子那里探头跟泊西森挥手。

“再见啦——好兄弟——！”泊西森依依不舍的高举双臂用力挥舞。

年轻的柯诺波将军转头温柔地看他，把手搭在泊西森肩膀，被泊西森嫌弃的挣脱开，嘴巴一张一合，好像在说‘人渣’‘占便宜死流氓’之类的。

柯诺波脸上写满了无奈，耸着肩膀任由他发脾气。

贝斯目光从打情骂俏的两人身上收回，缩进马车笑笑，手指捏起那枚猫眼石。

昨天他把这枚宝石的来历，和大祭司的话都告诉给了约法尔。

约法尔说，伊夫大祭司修行至今身上积存着所侍奉太阳神拉的神力，那是货真价实存在的力量，伊夫大祭司从来没有刻意透露过。

要不是曾经见过一次，约法尔也不会在阿淑尔神眼事件时，让涅菲斯去找伊夫大祭司来。

但是，要确定他眼睛恢复，到底跟宝石有没有必要关系，还需要去见见伊夫大祭司。

唔。

说到阿淑尔神眼，就不得不提雅诺。

贝斯和雅诺同时中毒，自然问了约法尔雅诺恢复的如何，是不是也跟自己这样，眼睛位置的神经因为毒素受损无法视物。

约法尔摇摇头，说：“因为这片土地眼镜蛇和其他毒蛇多不胜数，所以亚述、埃及、叙利亚等等王室成员，为了避免毒杀，都会从小开始吞服少量\*\*\*，训练耐毒性。”

“雅诺中毒比你轻，只是伤到了喉咙暂时无法讲话。”约法尔说完，双眼淡淡瞥向贝斯，补上一句：“以后禁止你饮酒。”

贝斯：“……哦。”

怪不得后面跟上的亚述车队那么老实……

况且禁酒这件事你早就说过了。贝斯哼哼唧唧的揪住自己的耳朵，用脚不满地踹了踹约法尔的小腿。

在办公的约法尔面容遮盖在草莎纸背后，感觉到不痛不痒的力度，唇角翘起。

……

回到王城后，自始至终沉默做透明人的雅诺终于出面了一次，她把要说的话都写了下来，交给身边的女官念。

之前商量好的‘和平协议’依旧照常。

埃及会和埃及保持五年不开战友好关系，但这五年内，亚述必须向埃及缴纳一定的金钱，还要割让两大贸易城市，对之前的事赔礼道歉。

在埃及所有大臣神官的见证下，亚述公主雅诺暂替亚述王，与埃及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签下了这份协议。

虽然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但这绝对称得上大出血。

雅诺脸色青白，一个虚伪的笑容都无法拉扯出来，离开埃及的时候，转身的背影无比痛快。

痛快到简直让人怀疑，她是不是在心里发誓，再也不想见到那个吃人的法老王，再也不来埃及这‘破地方’了！

对于眼睛逐渐好转的贝斯来说，日子依旧。

他仍然是那只白天抱着约法尔衣服过活，晚上才能见到他满脸疲惫男人的深宫怨喵。

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约法尔休沐的时候，因为贝斯还没有变回猫的迹象，他们可以从以前的一个晚上……咳咳，你懂的。

躺在床上，尾巴无力垂到床下。

贝斯哑着嗓子，慢慢调整自己的呼吸，莹绿猫眼盯着拿着湿布巾，只用白袍围了下半身，给自己擦腿的约法尔。

中场休息时间，他们说着几乎每天都要重复的对话。

“约法尔。”

“嗯。”

“我们是不是应该节制一下？”

“不要。”

“哦……那减少一下……”

“不可能。”

啧，好吧。

等湿热的布巾带走身上的汗水，贝斯重新躺回床上，面无表情仰面受死，顺便在心里诅咒身上金发摇晃，攻城略地、没完没了的混蛋法老王。

犬东西！

迟早x尽人亡！

等约法尔满意了，眯着狭长餍足的冰蓝双眸躺在贝斯身边，顺便把他的黑猫扒拉进怀里，用亲吻的方式，宛如大型野兽一寸寸涂上口水和自己的气味后，约法尔才会渐渐合上眼睛，像是睡着了，贝斯一动，他却能立刻清醒过来。

简直警惕的不像话。

虽然贝斯也不知道，约法尔在紧张个什么劲。王宫里有那么多士兵把守，况且他又不是什么大人物，谁会来刺杀他啊？

贝斯被他这种压在肚皮下，看崽子一样不撒手的方式弄烦了，怒气冲冲的质问约法尔。

约法尔不咸不淡道：“理由？我不想看你再一次吐得满身都是鲜血，躺在床上呼吸微弱到手指都无法摸到，充分吗？”

贝斯：“……”充分，你赢了。

那点怒火，被莫名对约法尔的心疼和愧疚，以及一丝丝被重视的甜蜜冲刷干净，贝斯两只猫耳软趴趴垂下去，彻底没了火气。

“你的眼睛彻底恢复了吗。”约法尔忽然想起什么，放下手里的各地报告，冲贝斯招手。

贝斯走到他身边，习惯的分开腿坐在约法尔腿上，面对面仰起头，让约法尔检查。

凉凉的手指很轻地扒开上下眼睑，观察转动着的莹绿眼球。

“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贝斯说：“就是和以前那种非常非常清晰，还有点差别。”

“嗯”，约法尔淡淡哼了声回应，再给他检查另一只眼球，“猫眼石呢？”

“猫眼石……快全白了……”

贝斯手下意识握住脖颈上的吊坠，上面的曾经美丽漂亮的蜂蜜猫眼石，现在已经从内部开始泛白，不是那种宝色的光白，而是像牙膏泡沫干掉后的死白，里面裂开很多小细纹。

贝斯每天眼睛好一点，这颗宝石都会更破碎点。

贝斯心疼的搓搓猫眼石的弧面。

“它马上就要碎了，这么好的宝贝这么碎了多可惜，反正我眼睛也好的差不多了，不如就把它还给伊夫大祭司吧。”

“不用。”检查完，约法尔手掌插入少年的后脑，抓紧那头毛绒水滑，和猫毛手感相差无几的卷发，“你带着就好。”

“可是……”

“我们就当不知道。”

“…………”

贝斯嘴角抽搐：……看看，这货心多黑！

就这样，在约·心真黑某王的一本正经下，贝斯佩戴这颗猫眼石又佩戴了七天。

七天后的某个清晨，前脚还骑着被子，大喊：“我不要起床，我要和被子长相厮守”的猫耳少年‘噗’地一声，变成了猫。

挂在少年身上吊坠坠落在地，猫眼石应声而碎。

啊——真碎了？！

从衣服中挣扎出来的黑坨坨毛脸上挂满谴责，盯着正在穿衣服的约法尔。

约法尔挑挑眉：“今天议事结束，我带你去见伊夫大祭司。”

下午议事结束，议事厅的大臣往外走，约法尔站起身，活动活动身体，戴上手套将黑漆漆的喵大爷抱在怀里，带上几个亲兵出了王城。

伊夫老祭司所在的拉神神庙，就在王城里面，贝斯和约法尔到哪里的时候，太阳高照，天还没黑。

宏大庄严的黄石神庙前，两个祭祀一左一右站在石阶下，小声和守护神庙的士兵说着什么，边说边探头探脑的往外面看，直到看见了约法尔一行人。

两位祭祀眼睛一亮，裹着白袍匆匆小跑过来，垂头小声道：“伊夫大祭司等您很久了，王，请跟我们来。”说完侧身，给他们让开道。

约法尔颔首，跟在他们后面。

喵大爷在他怀里问：“喵呜？”你告诉伊夫老祭司我们要来了？

约法尔摇摇头：“并没有。”

喵大爷：“……”果然，这是个不科学的世界。

有点想炸毛的黑猫把自己缩的更紧了些。

几人穿过石柱廊，绕过放生池，来到神庙供奉太阳神拉神像的内部，伊夫老祭司正好祷告完毕，拿起地上的法杖，拄着站起来，笑眯眯地看着一人一猫。

“嗬嗬，把它给我就好。”伊夫老祭司张开手掌。

约法尔沉默了一下，转头冲亲兵示意，亲兵垂着头，双手将一个小布包恭敬的放在了老祭司苍老干枯的褐色手掌上。

伊夫老祭司打开布包，看着里面碎成小小碎片的‘白石头’，清明的双眼流露出一丝温柔，“乖孩子，你做的很好。”

他对那块看不出模样的猫眼石轻声说，然后合上布包，将它揣进自己衣袍中。

“喵……”

伊夫大祭司……

贝斯心里愧疚，想要跟大祭司道歉，毕竟是因为它，这块价值不菲的珍贵猫眼石才坏掉的。

伊夫老祭司对贝斯摇摇头，微微佝偻的身体，仿佛贮存着无限的智慧和力量，他对贝斯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这是它的使命，我不是说过吗，其实宝石也是有生命的，宝石是庇护主人的精灵，它帮助你，是它的选择。”

贝斯干巴巴的舔舔鼻头：“喵~”所以我的眼睛，真的是这块猫眼石治好的对吗？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为什么还要问我呢？”

伊夫老祭司笑起来，冲黑猫眨眨眼，贝斯哑口无言。

“好了，我并没有怪你弄坏它，而且今天我牺牲修行时间可不是为了它，贝斯，乖孩子，你能和祭祀一起去喷泉那里等等约法尔吗？我有话想要跟约法尔说。”

“喵？”啊？好。

更多好看的文章：baohexs．com

贝斯乖巧的点头，从约法尔怀里跳下，跟在伊夫老祭司弟子的身后听话的离开了。

等黑猫离开后，伊夫老祭司瞅着约法尔哼笑，假装生气的用法杖敲击地面。

“别看了，你的猫跑不掉，你这孩子，从来不来看我，亏我还替你们操心。”约法尔转头，冷淡的脸上，缓缓露出一个带有温度的笑容。

“您知道我来找您的真正原因。”

“是啊，不然我生气什么。”

“什么时候？”

“还有两个月，正好是赛德节庆典。”

“他倒是生的正是时候。”

“是啊，赛德节庆典，象征着法老身体和魔法的再生之时，想必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王。”“您确定是‘他’？”

“唔，如果拉神的指引没错的话。”

约法尔问，伊夫老祭司答。

两个聪明人的对话，总是没有没脑，听的人一头雾水。

语毕，约法尔笑容加深，而伊夫老祭司叹口气，冲他挥手：“去吧去吧，我会替你照料这个小东西，带着你的猫回王宫吧。”“劳烦。”

约法尔尊敬的冲他弯了弯腰，转头离开，剩下老祭司一个人叹息着拎起法杖往后殿走，边走边嘀咕。

“……孩子都惦记成婚啦，我要有孙子了……哎？那我岂不是个老东西了！？卧槽我多少岁了？唔——拉神他娘的！我都九十啦？！”我不是年轻小伙了……

伊夫老祭司：°Д°

伊夫老祭司：淦！

第97章 生孩子，找代孕？

一个月后。

王宫。

盖了大半宫殿的方形羊毛靛蓝红纹编织毯，绿松石珠子结成的穗子，沿四边围了一圈。

半指的厚度，有效的隔开了地面的潮湿冰冷，赤脚踩上去既有羊毛的柔软温暖，又被上面的硬毛搔地痒痒的，略微扎脚。

金灿灿的高脚果盘载满了水果，和酒壶酒杯摆在中央。

属于某只喵的珠宝小盒子歪倒在一边，亮晶晶的方块、泪珠、椭圆形各色大宝石，被猫咪扒拉的满地毯都是。

像靛蓝色天空上眨眼的星子，投射出自身颜色的光晕。

靠近中央。

小小的红墨水瓶子插着一支从异邦商人献上来的汲磨羽毛笔，放在一沓草莎纸旁。

裁剪的不是很光滑，微黄发硬的纸张边缘毛毛地，抵在从男人膝头垂下的白袍一角上。

约法尔赤足盘膝而坐，最后几张需要过目的报告捏在他细长白皙的指尖，冰蓝狭长的眉眼低垂，有些漫不经心。

今天他穿了件收口宽松的软麻白色长裤，腰间围着男士裙袍，赤裸上身，三根并排红绳穿起三孔方形黄金佩饰。

红绳依次分布在男人劲瘦的腰上围住那块布料，由镶嵌珠宝的巴掌大小腰扣，在小腹下收口，多余的红绳下坠着荷鲁斯之眼的金珠子，随着约法尔盘坐的姿势，鲜艳地盘绕在洁白的袍子和脚踝处。

懒懒地黑猫仰面躺在男人盘起的双腿之间，眯着眼睛张着嘴巴，舌头吐出半截搭在嘴边，一脸颓废咸鱼脸，抻开四肢后，好大一坨。

黑坨坨喵大爷两只后爪搭在约法尔腿上，尾巴从中间垂到地毯。

“喵呜~”

无聊至极的黑货，伸长爪子勾约法尔拿着报告的那只手——那上面有个很宽很宽的黄金手环。

它当然记得约法尔对猫毛过敏，所以已经很小心的只躺在有布料的地方，肉垫也没有去铲屎的胸口摸摸啦！

嘿。

喵大爷：我超乖！

不过好无聊呀……

精油香水小瓶子在房间中散发着安神的淡香。

侍女们偷瞄着皮毛体态趋近完美，已经变成众侍女心中‘最想揉猫咪排行榜榜首’的成年帅喵的贝斯，浑身散发着想摸一把的小心心。

姬亚和阿琳娜对视。

姬亚：贝斯特大人的大爪子，嘶~想rua！

阿琳娜捂嘴：别闹，打不赢。

王现在对他猫的占有程度，已经丧心病狂到，宁可忍着过敏，也要亲自给猫洗澡了。

姬亚：……

默默放弃偷猫念头的两位女官，继续眼巴巴的看着王腿上的大黑猫。

“别闹。”约法尔的手环频繁让贝斯勾住，只能抽空把另一只手垂在腿上，“无聊就勾这个，我还有一段就看完了，看完了陪你玩。”“喵~呜~”

不要~~~就~~~烦你~~~愚蠢的铲屎官~~~有本喵在~~~你休想工作~~~贝斯喉咙撒娇地呼噜呼噜，嗲嗲地用奶音叫。

约法尔放下报告：“那我陪你玩？”

“喵。”

哦。

喵大爷一脸冷淡，收回爪，喵呜：“我不动你了。”约法尔继续拿起报告，黑漆漆的混蛋安静了一小会，又嗲嗲的呼噜噜凑上去继续勾约法尔的手。

约法尔放下，喵大爷一脸冷淡。

约法尔拿起，喵大爷呼噜噜缠上来。

约法尔无奈，勾起唇角：“……所以，你就是不想让我好好工作是吗？”“喵呜！”贝斯眨巴眨巴脆葡萄一样的猫眼，‘是滴呀，你打我呀。’约法尔：“…………”

俊美的法老王脸冷下来，冷冷地看着仰面歪头的黑猫。

无所畏惧的喵大爷甩尾巴，挑衅的咧开一边唇角，露出一枚小牙牙，极其欠打。

两分钟后。

约法尔吐出口气，指尖轻柔戳在贝斯湿漉漉的鼻头上，权当罚过了。

“别闹。”约法尔低声说：“你可以想想婚礼的事情，还有一个月，我就要娶你做王后了，还记得吗？”贝斯一僵，得意摇摆的尾巴都不动了。

“礼服还在选，诏令已经传下整个埃及，到时候还有祭祀和庆典，你难道不着急紧张？”“……喵。”

我急什么，反正你取得人是‘巴特拉娜’，本喵又不在乎，别以为我不知道，是因为大臣催你尽快留下子嗣，你才立后的。

劳资又不能生，谁知道你和哪个女人生？！

虽然贝斯心里早有准备——埃及那么重视纯血，法老王怎么可能没有孩子。

他迟早有一天，要面临约法尔找女人留下子嗣的事实。

贝斯反复告诫自己，在这种年代，别太计较。

要学着适应、理解、融入……

贝斯深吸一口：呵呵，约法尔又不是因为感情才去睡别的女人的。

贝斯微笑：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贝斯肯定：对，绝不会。

————个屁！！！

要爆炸的黑猫尾巴炸毛，它干巴巴的喵呜两声，假装不在意的舔毛，翻个身。

可思来想去，还是憋闷！最后它干脆从约法尔身上跳下去，继续扒拉地毯上的宝石。

并不能真的读心的法老王无法猜透贝斯此时的忧虑，他疑惑地望着黑猫的背影，不能理解为什么没有在爱人身上，得到应该得到的喜悦和期待。

难道贝斯特不想做他的王后？约法尔脸沉下来，拾起那叠报告，若有所思。

……

“王，您看一下，这是婚礼大典上，需要做的仪式流程，还有所需物品，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改动的吗？”涅菲斯抽出一张张羊皮卷放在小议事厅的书桌上。

约法尔‘嗯’了声，淡淡扫一眼并未拿起阅读，而是双手交握撑在桌子上，瞥向涅菲斯。

涅菲斯端庄的笑容僵住：“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吗王。”约法尔盯着她沉吟半刻，眼神从冷淡，再到复杂，眉心也皱了起来。

涅菲斯咽口水：完了，我是不是上次在背后说王坏话让他听见啦？还是之前去地牢看赫塞被人举报了？！

卧槽，不能够啊。

“涅菲斯。”

“是！”

涅菲斯大神官立刻挺直腰板。

“你说……”在涅菲斯瑟瑟发抖下，约法尔欲言又止，淡薄的嘴唇张合，口吻透出一股不确定，“贝斯特他……是不是不愿意嫁给我？”涅菲斯：“……”哈？

“我向贝斯特说了要立他为王后的事，但他好像并不像普通女孩能嫁给贵族那样开心。”向来骄傲高贵的王干咳一声，双手分开又重新交握，眼神闪躲，第一次展现出如此犹豫而迷茫的情绪，他有些不确定以及不信任的说：“涅菲斯，你虽然没有成婚，但你是女人对吧，你知道贝斯特怎么想的吗。”涅菲斯：“……”

涅菲斯嘴角抽搐：……亲爱的主人我他妈虽然至今没嫁出去也个女人，但您的爱人是个公猫啊啊啊——我特么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我又不是猫！

尽管内心疯狂咆哮，表面笑容还是依旧美丽的唯一女性大神官涅菲斯，悄悄磨了磨牙，忠心地提示：“王，贝斯特王妃并非女人，或许您问我这个问题，并不合适。”“我知道。”

约法尔冲她挑眉，“可你的性格，其实比较像男性。”涅菲斯：“……”我要辞官，蟹蟹。

平复半天呼吸的涅菲斯，重新扬起僵硬的笑容。

“或许是因为，贝斯特王妃觉得自己是以‘巴特拉娜’公主的身份和您在一起的吧。”涅菲斯猜测，“虽然坐上王后位置的是他。我想，没有人愿意成为另一个人的替身。”“这样……”

这确实是最合理的理由。

约法尔点点头，下巴搭在双手上，沉默半响，他忽然对涅菲斯说：“涅菲斯，有件事，你————”涅菲斯听完，脑门冒出一片冷汗。

“王，这不行吧……祭祀那边……”

约法尔：“主持典礼的是伊夫大祭司，你告诉他，是我的命令就可以了。”“……是。”

真不知道，未来历史会怎么描述，这段来自埃及征服王的感情故事，荒唐吗？还是又一段美好的传说？

领下命令离开小议事厅的涅菲斯在门口站了会儿，感慨片刻，才匆匆前往宫外的方向。

留在小议事厅的约法尔目光落在门外，冰蓝双眼闪烁。

我会满足他所有的愿望、

所以，他会开心吗？

俊美的王问自己，宛如每个不知要怎么才能哄好自己摸不透心思的妻子的男人那样，愁闷着。

……

……

贝·女人心似海·斯：“阿嚏！阿嚏！”

“一想二骂三念叨……卧槽！谁特么在骂我？！”搓下鼻尖的大黑猫，狠狠的喵呜两声，要和尾巴将自己埋进了装着新鲜鹿肉的盆里。

贝斯一边吃一边哭。

嘤嘤嘤，我男人要找女人生孩子了，呜呜呜，没准生完孩子，他就对孩子他妈有感情了，嘤嘤嘤，然后就不要我了。

啥？

谁说的？

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

化悲愤为食欲的黑坨坨伤心的恰着大块肉，一边真香一边垂泪，在侍女们捂嘴偷笑下，不一会就干没了满满一盆肉。

“喵！”

在给洒家来一盆！贝斯爪爪用力怕打空盆。

今天，我就要吃穷约法尔这个混蛋！

喵呜汪——嗝！

第98章 巨石神像

一个月后。

王宫和王城都忙碌拥挤起来。

立后之前大祭祀会开放诸神神庙，雇佣方帆船，将神像装饰的威严漂亮，然后抬上大船，供埃及民众瞻仰。

那可是难得的，面见神明的机会。

为了祈福，埃及人在一个月前就开始着手准备了。

机智地商户们抓紧商机，热火朝天的搞出很多新花样和手折荷花吸引顾客，成衣店和灯烛铺子每日挤满了人，客流庞大。

而接收法老王即将立后诏令的各大城主，以及各国使者队伍纷纷涌入王城，因此王城的守备加了好几倍。

他国使节队伍会进宫面见法老王，各大城主同样需要安排人去招待。

就连约法尔已经忙得没时间回寝宫，更不用说身为负责礼仪祭祀流程和接待来使的大神官了。

贝斯见涅菲斯那几次，感觉她虽然保持着笑容，但脸上分明大写着生无可恋四个字，走路都是用飘的。

之前天天陪它玩耍，给它肉肉吃、盆盆奶喝的侍女小姐姐们，也都忙的顾不上看猫，手上不是捧着高高摞起地白纱，就是一堆带浮雕的黄金器具，大概是庆典上用来装酒水和食物的。

大家都在忙。

只有猫很闲。

毕竟你能指着一只猫做什么呢？

像曾经要立后的王妃那样，召见各个大贵族夫人小姐，拉拢队友？还是用涂满芦荟和精油的纱布覆满全身，以求在典礼上艳压群芳，惊艳法老王，稳固自己的恩宠？

前者，还没等贵族夫人靠近黑猫，某个法老王可能就要妒火中烧，拟草杀人名单了。

后者，贝斯崩溃：快让我失宠吧，卧槽，混蛋犬东西现在睡觉都要拽着我尾巴！

本来最近上朝议事也要带着贝斯的，不过接见来使后，约法尔把贝斯关在了寝宫。

“为啥啊，谁说会一直带着我？！”

“他们总看你，我不高兴。”

“…………”

你牛批。

在黑坨坨眼中极其无比超级无敌——无理取闹的男人板着脸就走，留下黑猫对他背影抓狂挠墙。

好不容易偷溜出来的贝斯蹲在埃及宫殿的墙头，再一次嗅到了这口公元三千年前的沙土的芬芳。

心中一片惆怅。

喵大爷：唉，想舔ju花。

想当年，我就是从这里，跟俺家那个神经病结缘的，早知他是个脑回路如此清奇的变态，我当年就不该吃他的小鱼干。

没什么好说的，现在就是后悔，非常后悔。

黑坨坨低头，翘起后腿伸出舌头，‘唰唰’给自己舔肚皮上的毛毛。

“王好宠爱巴特拉娜王妃啊，立后大典特别隆重，我刚才偷看了一眼女官手里的羊皮卷，我的天，光是王妃待选的珠宝佩饰和服装，就有好几十套！”

两个满脸疲惫，不知什么时候走到角落，打算偷个懒歇口气的其他宫殿侍女，后背靠着墙壁闲聊。

“这还只是待选，要是王妃不满意，没准还要找匠人重新做，唉，我们这辈子连其中的一套都买不起。”

“买？你也敢戴啊，只有贵族才能穿戴那种规格的服饰，你知道女官为什么没让我们打扫新殿，给未来王后使用吗？因为王说了，王后只能住在王的寝宫。”

“嘶……”

其中一个侍女倒吸一口凉气，无比羡慕嫉妒的嘟囔。

“真不知道巴特拉娜王妃怎么这么好运，听说以前王从来不管她的，不知王妃是不是得到了神的眷顾。”

“这个啊……”

“怎么？你知道什么？”

“确实知道点……据说，巴特拉娜王妃，可能不是之前的那个人，而是——懂了吗。”

“什么？！”

“你喊什么！快闭嘴，你想死吗？”

年龄看上去年长些的侍女一把捂住旁边女孩的嘴巴，瞪大眼睛怒视她，等小侍女回过神快速摇头示意，年长的侍女才松开她。

不过还是警告道：“这可是只有王的寝宫那些女官侍女才知道的事儿，我也是猜测出来的，你别出去乱说，小心涅菲斯大神官听见，拔下你的舌头给你丢到圣甲虫坑！”

“我知道，我知道……我肯定不乱说的。”

见到小侍女被吓到，惊恐的捂住自己下半张脸，年长的侍女放心下来，又说：

“服饰宫殿就羡慕成这样，没见识！难道你没听王城和周边几个大城的奴隶都被送到金字塔旁边的阿布答山崖上了吗。”

“阿布答山崖？不是雕刻历代法老巨像的地方吗？去哪儿做什么？”

“改巨像啊！王的巨石像两年前已经完工，旁边王后的巨像一直没有动工，正常来说，只有王子诞生，王才会命人将王后的石像雕出来，不过一个月前，王派遣大臣率领一万奴隶，前往阿布答山崖完成巨石像，不光巨石像，连法老王神庙、太阳神神庙、月神神庙前都要改！”

这是一种承诺。

也是令世人感叹的，属于一位王的示爱。

这说明，在那位征服王心中，哪怕王后未来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就算没有子嗣，无论在人世还是前往冥府，他承认的妻子，能分享他权利和一切的人也只有‘她’

因为巨石像工程巨大，用时极短，所以一个月的时间，够很多人察觉到风声了，现在多的是人羡慕那位王妃。

两个小小侍女的羡慕，根本不算什么。

只要海不枯石不烂，这份浪漫和温柔，会随着时间，被未来世人赞美。

或向往。

或传唱。

“…………”

年纪稍小的侍女已经说不出什么，她们靠在墙上，沉默地享受着难得的休息时间，并没有发现头顶有只舔毛的猫，慢慢停止了舔毛的动作。

……

今天晚上是最后期限，典礼上的婚礼服装必须要选出来了。

贝斯刚一回寝宫，老女官阿琳娜和姬亚就堵住了他，等贝斯变成人身，两人立刻让身后端着一套套服装的侍女上前，挨个在他身上比划。

贝斯沉默的张开手臂，顺从地看着一件件颜色花纹在他看来，根本没有什么区别的布料搭在他肩膀上。

“这间可以，很衬王妃殿下的皮肤，您看呢？”

阿琳娜笑眯眯的问贝斯。

“行吧。”虽然他不知道这件和上件有什么不一样。贝斯搓了搓鼻尖，点点头，假装很满意。

阿琳娜：“那就这个好了，姬亚，你记一下。”

姬亚将贝斯选好的衣服挑出来，搭在自己手臂上，示意左手边的侍女上前。

侍女托着托盘，上面是镶嵌珠宝闪闪发光的各种头冠，但没一个是简单造型的，全是那种黄金拼接，可以套在头上，像纱巾又像头盔的复杂后冠。

连着头发、脸、脖子、肩膀全能兜住。

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绝对属于无法欣赏的美丽！

贝斯觉得他要么是脖子被这些华丽头冠压折，要么是戴上它以后，增高十公分，成为人群中最闪耀的电灯泡！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贝斯心想。

“这个……就没有像约法尔平时戴的，简单一圈戴在头上的头冠吗？”这已经不是头冠，再加个面罩，就特么是防护服了吧。

贝斯艰难的咽口唾沫，戴上它，还能活着举行完婚礼？

“王妃殿下，平时戴的王冠和后冠，跟典礼时要戴的是不同的，必须又华丽又庄重，才能凸显出您的风采啊。”

阿琳娜柔声劝着，“您先试试，在您头上，它一定非常好看，而且王也要戴的，您选出来后，王的也好选了。”

贝斯：“……”你要是销售衣服，一定很挣钱。

贝斯硬着头皮，接受了她的建议，侍女很快手脚麻利地将那个连着黄金穗子、仿佛头盔里缝着假发的东西套在了他的头上。

那一瞬间——

贝斯感觉自己的脊椎都在抗议哀嚎，随时都能‘咔吧’一下，断给他看。

阿琳娜笑眯眯：“头冠难戴，好不容易戴上，不如就把刚才选中的衣服穿上一起试试吧。”

姬亚附和：“阿琳娜大人说得对。”

贝斯：“……哦。”

阿琳娜笑眯眯：“嗯……不带其他服饰显得头大，不如把其他饰品也佩戴整齐。”

姬亚附和：“阿琳娜大人说得对。”

贝斯：“……”

阿琳娜继续笑眯眯：“衣服穿了，饰品也戴了，后冠也试了……穿都穿了，不如在化个妆。”

姬亚继续附和：“阿琳娜大人说得对！”

贝斯：“……”神特么穿都穿了。

……

约法尔从繁忙的公务中抽身，回到寝宫准备试穿婚礼时所穿服侍时，刚一进门，一坨金灿灿的东西带着熟悉的味道，猛地扑向了俊美的法老王陛下。

“唔！”

就在这刹那，就算是英勇如他的约法尔，都感觉自己的胃部遭遇了重击，蹙眉抱住那坨金灿灿的‘玩意’，才看出，给与自己胃部一记重锤的，是贝斯头顶的后冠。

“约法尔！！！”

贝斯仰头，露出一张涂抹着浓妆的妖艳脸，“救我——！”

约法尔：“……”

王之寝宫的侍女最后在法老王的冷脸下被驱散，贝斯心有余悸的用湿布巾擦拭脸上的妆，坐在床边，垂着头，让约法尔给自己摘下头上复杂的头饰。

“巨石像的事我知道了。”

贝斯抿了抿嘴唇，轻声说。

第99章 智障是病，治不好的

“嗯。”约法尔表情不变，语气却轻柔几个度，“我让奴隶把王后的巨石像改成你的面容，王后名字并不是巴特拉娜，我会将你的真名刻在石像的左脚后面，就像我的名字一样。”

他摘着贝斯头上的头饰，状似不在乎的询问：“你喜欢吗？”

对他的示爱。

对他放下身段的讨好。

会不会很感动？然后打消疑虑和犹豫，露出笑容，嫁给他。

俊美的王非常矜持，狭长的眼睛悄悄睨着他未来的妻子，仿佛在说：我是不是很浪漫？你怎么还不夸我？

但很可惜的是，喵大爷根本没get到他家法老王陛下‘旁敲侧击’，委婉无比的求夸奖。

深思熟虑后，贝斯犹豫地开口：

“其实……你不用因为愧疚所以做这种事来弥补我，我……只是还没适应，并不会生气。关于你找女人要生孩子这件事吧，我的接受能力还是很高的，也不是不能理解……”

作者：想看更多法老王的猫瘾症相关小说，请访问：饱和小说网(BAOHEXS.CＯM)

说完，贝斯叹了口气，幽怨的用大眼睛看着他。

那眼神，就像看出轨被抓，花钱讨好妻子的丈夫一样。

贝斯摸摸眼角，哽咽：“我知道你很感动，我原谅你了。”上哪儿找我这么理解包容，爱的卑微的男朋友去？

嘤嘤嘤，我怎么这么伟大？

就是伟得太大了，把老攻都伟大到别人床上去了，哇呜——

约法尔：“……”

他动作一顿，笑容逐渐凝固。

沉默片刻，约法尔看着贝斯伤心地从床边干打雷不下雨，用某种不可置信上扬的语调说：“你觉得，我会找女人孕育子嗣？”

贝斯：“对啊，要不然你愧疚什么，还去做巨石像。”

约法尔：“……所以，你之前不开心，并不是不想嫁给我，而是因为这个吗予兮抟对。”

“唔。”

贝斯垂头，撇嘴，承认了。

“…………”

一时间，约法尔都不知道自己应该为这小东西其实并不讨厌嫁给自己高兴，还是为他胡乱猜疑的不信任行为恼怒。

在贝斯‘看吧你一定心虚了’的谴责视线下，约法尔沉默半响，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他亲爱的爱人、可爱可怜的小东西，也许存在着可怕的智力问题。

治不好的那种。

深吸一口气，约法尔按住突突直跳的额角，解释：“我确实选好了继承人。”

贝斯‘呜哇’一嗓子，真挤出两滴眼泪。

约法尔：“……”

约法尔又按住另一边额角，“……孩子的父亲不是我。”

“你被绿啦:！”

贝斯不哭了，莹绿猫眼儿晶亮，脸上写满了高兴两个字。

“……”

“没、有！”

“哦~”

听到自家男人的磨牙声，贝斯贼叽儿失望地垂下脑袋，心想，可惜了。

最后，法老王陛下，真不知道自己性格怎么会变的这么温和，脾气这么优秀，耐心地给欠揍的混账小东西，讲了他与老祭司最近在忙的事。

“伊夫老祭司是老王的兄长，曾经的伊夫大王子，他退出王位斗争前，已经近三十岁了，自然是有子嗣的，他选择放弃权利当拉神神殿大祭司后，按照法规，他的子嗣一论被废除王室姓氏，成为平民，他们可以选择像伊夫老祭司那样做祭祀，但绝无可能沾染权利权利。”

“伊夫老祭司的儿子不能理解他的做法，因为失去了王室身份和可能的王位继承权郁郁而终，只有一个小女儿还活着。”

“看在伊夫老祭司虽然不再是贵族，可依旧是尊贵的大祭司份儿上，这个女人不甘心嫁给平民，已经三十多岁才嫁个了中等贵族。

我和老祭司沟通过后，和她说，我想要一个孩子，继承我的王位，这个孩子会成为下一任法老王，但她必须隐瞒这一点，和自己现任丈夫离婚，谎称流产。她立即答应了，在我写下诏书后，更是以最快的速度跟她的丈夫离婚，搬到了老祭司的拉神神殿准备生产，为了示好，还对服侍自己的侍女和侍从们封了口。”

贝斯目瞪口呆，难以理解。

“这、这怎么可能，她为什么会抛弃丈夫，心甘情愿把孩子给我们抚养？”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约法尔摇摇头，望向贝斯的双眼深邃。

“贝斯特，你难道不理解，王位对于一个平民是什么样的诱惑吗？”

“……”

“至高无上的权利，地位，财富，美色，掌控他人生死的快gan，支配世界的欲望……每一个人都渴求着，想要得到这份‘王权力量’”

“……”

“渴求纯血的王室成员，会让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一辈子沦落到市井，还是毫无阻碍，只要付出一点点小东西，就能重返权利之巅……你觉得呢？贝斯特，你觉得她、他们有什么不能做的？”

“可是伊夫大祭司就……”

“那只是个别特例，他的儿女显然没有继承他的天赋和决心，就连伊夫大祭司也不得不考虑到女儿的愿望，沉默下来，接受这件事。”

“好吧。”贝斯想明白后，又觉得约法尔亏了，“你就这样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别人的孩子？不觉得遗憾吗？”

“那不是别人的孩子，那是我们的孩子。”约法尔纠正他，淡淡道：“我自然不愿意，但是比起我无法继续统治，多年后无奈把王位交给低贱罪人手里，伊夫大祭司的血脉是最好的选择，没有王室不在乎纯血，母子、父女、姐弟，历代王宁可选择这种延续方式，就是因为我们无法逃过对血脉继承的执着。”

贝斯闻言，有些愧疚，他抿抿唇，问：“那你怎么不找个女人生。”这样不就好了，延续继承的是自己的孩子。

约法尔挑挑眉，睨着贝斯：“你能生？”

贝斯诚恳的摇头：“我只能拉。”

“所以还是要用那个女人的子嗣，不过。”他轻飘飘的瞥了贝斯一眼，浓长的睫毛划开空气，“你能生，我也不会允许的。”

“为什么啊！”贝斯一把把手里擦脸的湿布巾摔到约法尔腿上，把他的宽松白色长裤蹭出一道黑黑红红的水印，掐腰怒瞪：“你是不是嫌弃我基因不好，生出来的都是猫！”

“…………”

“唉。”从没叹过气的法老王陛下叹口气，细白的手指捏住了贝斯撅的老高的嘴唇，将他捏成小鸭子。

约法尔拽着他，把他拖近自己，贝斯张不开嘴，疼地吭唧不得不配合。

“你用哪里生。”他问贝斯，在某种蠢猫的眉心上亲了一口，另一只手拽住笨猫的耳朵，“那地方只有我可以碰，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我不准听见了吗。”“呜呜？”

喵大爷一头雾水，瞄着约法尔被气笑的脸，没懂。

约法尔嘴唇凑近贝斯的猫耳，小声说了什么。

“轰！”

听他说完的贝斯炸红了脸。

“呜呜！”卧槽，你还是个人吗，死变态！

“嗤。”

约法尔笑笑，更不是人的揪住贝斯的嘴唇上下摇晃，逗他，松开时贝斯整个嘴巴连着旁边的皮肤都被压红了。

俯下身，他在上面吻过，抬头后冰蓝的双眼凝视着脸红脖子粗的某只蠢猫。

“别撒娇，你明明很高兴。”

贝斯扭开脸，嘀咕，“我才没有。”

约法尔唇角拉高，“还说谎，骗子。”

这次贝斯干脆不吭声了。

俊美高傲的王并不生气，他把腿上那块湿乎乎的布巾拾起，手指顶出干净的那面，按在贝斯脸上。

给他卸下埃及人喜爱的厚厚的妆。

擦着擦着，他就揽住了他的肩膀，他也乖乖缩进了他的怀里。

空气热起来，甜蜜浓稠，却不躁动，只有将人小心包裹，不断沉迷的温热，像浸泡在装满适合温度的热水中。

浮力减轻了躯体的沉重，热量消耗了骨节的酸痛，所有疲惫浮躁酸涩在下班后的热水休憩中不见。

和支撑一切，强大的拥抱一样，安全到令人想哭。

擦完了，奶白奶白的脸蛋重新露出来，约法尔也停下了手。

“我们……”约法尔看着贝斯，眸子扫过后面的床，欲言又止。

贝斯一见他这个表情立刻一哆嗦，下意识大喊：“不行！”“也对。”没有得逞，约法尔并不纠缠，“一个小时后，我会邀请几个赶来参加婚礼的城主参加晚宴，这个时间太短了。”“……”

坐立难安的蹭几下，贝斯听到他回答，不知道是高兴多点，还是失望多些。

这两天都没办法跟他在一起，贝斯有些不满的揪住自己的卷发，超小声抱怨：“既然时间不够你回来做什么，选服饰还来及吗？”“我本来就不是为了选服饰，你选就好，我会让阿琳娜准备和你相配的那套。”“那你———”

“我想你了。”

“……”

“想看看我的猫还在不在，在做什么。”

“……”

闲的。贝斯想翻他个白眼，结果眼皮没来得及动作，嘴角先飞上去，展示着两颗可可爱爱的尖细猫牙。

真可爱。

约法尔想，解开误会，两人坐在床边像所有即将成为夫妇的新婚夫妻一般，软侬细语，笑声不断的说了很久的话。

直到找不见王快急疯了的涅菲斯红着眼，要吃人般冲进来，硬邦邦的提醒尊贵的埃及之主，您还有五分钟抵达战场，‘敌人’都等着呢，咱能不能快点。

约法尔笑容消失，站起身‘嗯’了声，往外面走。

“等等！”

贝斯叫住了两人。

“约法尔，王和王后的大婚，是不是埃及全国要放假三天，然后赦免一些罪责轻的人啊。”约法尔皱起眉，前者有，后者并没有。

贝斯干咳，暗示：“最近太忙了，涅菲斯跟你多累啊，反正赫塞罪责也不大，不如就放出来让他赶紧出来干活吧，他是负责戒律和礼仪的大神官，涅菲斯不是负责朝政的吗？还是让专业人士来比较放心。”闻言涅菲斯微微睁大双眼，盯向贝斯。

约法尔沉默片刻，点点头，“我知道了。”他没说不同意，转身离开了。

贝斯冲还愣在原地的涅菲斯眨眨眼，用口型说：我尽力了。

涅菲斯感激的用力点头，转头跟上王。

“嘿嘿。”

感觉自己后背长出翅膀变成小天使的某只黑喵高兴极了，爪子一挥，让阿琳娜她们把刚才不愿戴的头冠啥啥的都带上来。

他挨个试！

贝斯仰头：我超勇的！

??v??

第100章 亘古不变的爱情诗

婚礼前一天，大约是凌晨前，贝斯就被侍女们包围，用细小类似毛笔的小刷子，沾着各色颜料点缀描画着他的指甲，指节前端。

王后庄严美丽的面容，需要大量时间和装饰物来凸显，在这之前，专门负责妆容的女官已经提醒过两位即将成为夫妻的尊贵的主人，他们大概整个晚上都无法睡觉了。

是的，是他们，而不是只有可怜的贝斯。

因为在埃及，不论男女，化妆步骤绝不会你多我少，相反的，约法尔身为法老王，要准备的比贝斯还多。

光是孔雀蓝的眼影就有分十多种，依照先后顺序，薄薄的叠加上去，一点都不能错。

约法尔非常厌恶化妆，之前去下埃及那次，也不过是稍微点缀些。

但今天的约法尔很安静，没有释放冷气把化妆的侍女吓得瑟瑟发抖，也没有冷眼睨着想要给他填补眼线的人。

贝斯仰着头，半闭着眼任由侍女在他的眼皮，额心挥舞小刷子，抽空看了眼坐在另一边，同样被重重包围的约法尔。

忍不住笑出声。

哈哈哈，我还是第一次参加新郎和新娘坐在一起化妆的婚礼呢。

贝斯吐吐舌头，心想，虽然这场婚礼的另一位主角是我自己。

‘砰、’

‘砰砰、’

‘砰砰砰——！’

心脏在胸腔里有节拍的快速跳动，总是不肯温柔安静，透出一股焦躁不安。

以前贝斯参加亲人长辈的婚礼从来不会紧张，他的印象中，只有餐桌上摆满的甜点鲜花和香槟饮料。

空气中飘荡着欢快甜蜜的婚礼钢琴曲，在观礼众人的笑声和祝福声中，两对新人感动到泪流满面。

一切都是纯白粉粉的颜色。

而且似乎只有那天，他们分外敏gan，等待新娘时，新郎已经在伴郎的调侃下用手绢擦拭眼泪。

神父念宣言后，哪怕是新娘，也止不住红了眼睛。

贝斯上辈子是观礼的一员，他会鼓掌，礼貌的祝福，看到新娘新郎哭泣，却无法体会他们的心情。

不过他知道，那大概就是幸福，圆满。

每次婚礼，很多女孩看着看着也会被感染，似乎想到了自己的爱情而垂泪。

可贝斯他并没有爱人。

他无法融入。

婚前焦虑的朋友经常会找他倾诉，筹备婚礼、结婚是还因为紧张说错台词，搞出很多小笑话。

那时候，他们依旧是幸福的，即使突然暴躁满嘴‘f\*\*k’，慌张不安，脸上却挂满笑容。

贝斯嘴上不说，心里并不能理解。

直到今天，他坐在了这里，成为了当事人。

曾经不理解的种种，都有了身体力行的答案。

用时三个小时，妆容才完成大半，头发被卷进重重的黄金后冠，金丝做成穗子坠在脸颊，沉重地分量仿佛搁上了心口。

贝斯从心里小声对着自己说：“别慌，别急，深呼吸——”

呼~

他轻轻吸口气，又吐出去。

在一旁监督化妆侍女的阿琳娜见到这一幕抿嘴轻笑，出声安抚贝斯，“王妃殿下，很快就画完了，在穿上精心挑选的婚礼服饰，在王之寝宫举行完出礼，您和陛下，就可以前往前殿了，您现在很漂亮，我保证，它看上去简直完美无瑕！”

“谢谢你，阿琳娜。”

贝斯干巴巴地扯出微笑，手脚冰凉，猫眼发直，甚至有点胡言乱语瞎担心，他纠结的嘀咕。

“阿琳娜，你说，我要是化完妆想尿尿怎么办，要脱裙子吗？脱完我可怎么穿上啊。”

“噗哈哈哈。”侍女们笑出声，阿琳娜也忍俊不禁，柔声道：“不会的，您化妆前刚去过厕所，而且您忘了为了防止这件事，您在这之前已经很久没喝过水了吗。”

“哦……”

贝斯缩着尾巴，两只猫耳不安的垂着，“那、那白天我变成猫怎么办，不是还要前往阿布答山崖，在诸神神像和历代法老王下举行祭祀吗，我肯定坚持不到。”

阿琳娜：“没事，大神官算过时间，上神车时正好天没大亮，出王城才会亮。神车非常大，上面有暗间，侍女会藏在里面，等您变成猫后就进暗间，到达阿布答山崖，天刚好黑下来，完成祭祀后在返回王城，在王宫举行庆典就可以了。宴会进行一半，您只需离席在王之寝宫等待陛下回来。”

呆呆的杀猫仰头看着老女官阿琳娜嘴巴一开一合，所有字都认识，都懂，但大脑崩溃呐喊：我不行！我紧张，我记不住！你自求多福吧，喵。

贝斯：“…………”

阿琳娜：“您别紧张。”

“哦，我不紧张啊。”

贝斯上牙打下牙：dedededede。

阿琳娜：“…………”

侍女们：“…………”

想笑，又不敢，噗！

瑟瑟发抖没有勇气在问一遍的喵大爷爪子冰冷，觉得自己可能得了什么病。我心跳怎么这么快？半个身体瘫痪，天灵盖都是凉的。

“贝斯特。”

华丽低沉的嗓音穿透了贝斯的耳朵，令呆滞中的少年一个激灵，回过神。

“约法尔？”

贝斯抬头，看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化完妆的男人蹲在自己面前，两只骨感细长的手掌握住了自己满是汗水的双手。

厚重的黄金头饰闪烁着光点，扣在约法尔头上，他铂金长发整齐梳理在脑后，一丝丝倾泻在肩膀和脊背上。

他脸上有厚重的妆，眼影，眼线，以及额心的鲜红荷鲁斯之眼，令贝斯怔忪住。

金羽毛似的眼睫，将他深深的眼窝遮出一片阴影，冰蓝清透的双眼，比以往的都要深邃。从他的鼻梁，到他的嘴唇，每一个部分都是贝斯最爱的模样。

昏暗灯光下，他整个人像是自冷白的皮肤覆盖着一层光膜，高领金边的白袍挺实，修高了约法尔的脖颈。

这人，简直宛如沉睡在天空上的俊美神明。

“贝斯特，你真漂亮。”

贝斯还惊叹时，约法尔突然说出这样的话。

“这是我想对你说的才对。”贝斯听清后哭笑不得，约法尔不说话站在那里都能算世界名画，他却说他长得好看。

况且我现在满脸看不出原来模样的妆容，还带着‘头盔’，他不会在嘲笑我吧。贝斯狐疑的对约法尔眨巴眨巴眼。

“我是认真的。”宛如猜出他心中所想，约法尔勾起唇角，抬手，手指轻轻触碰在贝斯脸上，“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还是单纯我爱你的缘故，你每一分都那么合我的心意。”

“…………”

“你又在胡说八道。”当着这么多侍女的面，贝斯脸红红的瞪他。羞涩的情感瞬间大过紧张。

“需要拉神见证吗？我真的没有。”约法尔轻笑，站起身，把贝斯也拽起来，侍女赶紧给贝斯整理身后层层叠叠的纱裙。

“走吧贝斯特。”他牵着贝斯，“开始了。”

“这么快？！”贝斯僵硬的咽口唾沫，感受着紧握自己手掌的、来自约法尔的力量。

不安的少年瞄了瞄双冰蓝的眼睛，沉默片刻，他伸手拉下面纱，紧跟在他的身后。

……

……

只有今天，夜晚的王宫灯火通明，曾经阴暗角落也已亮如白昼。

侍女们穿上洁白漂亮的裙子，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安静的垂首。

王的亲兵同样换上擦的雪亮的盔甲，跨上华丽的弯刀，他们将作为法老王的婚礼仪仗队，站在神车前后以及上面，保护法老王和王后的安全。

至于神车，名字虽然叫‘车’，实则这玩意压根跟马车啊牛车完全搭不上边，它是由八百个强壮奴隶分成四面，共同抬起的移动的宫殿般大小的‘神座’

从最底下那层依次拾阶而上，类似于缩小版的宽台阶金字塔，通身金色，雕刻着无数自上而下端坐的猫神，和河马狮子等动物神的头颅。

最顶端的位置粗略估计也有六十平米，立起四柱和顶，四面围上富有垂重感的白纱帷帐，白纱重重褶皱下摆，还染着蓝色、绿色等小面积的色彩。

帷帐内部是法老王与王后的王权、后权神座。

三阶位置，站在高大强壮，身披猩红斗篷与银色铠甲，手持长枪分脚站立的战士。

威严萧肃，仿佛守护神明的护卫。

约法尔左手持象征权利与统一的权杖，右手拿着装饰功能大于实用功能的珠宝长剑，坐在王座之上，贝斯也坐在他旁边，手持花杖（女神或王后专用权杖），头脑一片空白，愣愣坐在象征埃及半个主人的座位上，居高临下，俯视整个埃及王城。

伟大的古埃及文明。

沉默的金字塔。

荒芜而美丽的沙漠王国。

延续千年，仍旧美丽的青石板……

高举手臂夹道欢迎的平民冲神车扔着一朵朵纯洁的手折荷花，低阶祭祀担任着乐师团的工作，吹动长到夸张的数十只号角，女祭祀则拨弄着琴弦，闭目优雅合唱。

现在传奇中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约法尔，而属于我一半了？

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爱人是一个国家的国王的贝斯，这一刻攥紧权杖的手都在颤抖。

不是兴奋，而是慌张。

贝斯猛地转头去看令他心安的男人，正巧对方也在看他。

冰蓝狭长双眸温柔如水。

约法尔看着贝斯，冲他合着下面女祭司们吟唱的歌：

“美丽仁慈的母亲河尼罗河啊

生命在您身畔成长

本文下载自饱和小说网(BＡOＨEＸS。COM)欢迎访问。

圣明洞察一切赐予光明的太眼神拉呀

您将您的血脉留在这人世

血肉与魔法诞生之日

神明之子于赛德节降临

伟大的法老王，骁勇的征服王、将于今天迎娶他最爱的新娘……

美丽仁慈的母亲河尼罗河啊

您赐予了她美貌，给予了他爱情

飞翔的雄鹰，守护的毒蛇

天空之神月之女神太阳神拉——生生不息的冥神他将与她

在诸神的见证下

统一埃及

共享王座

将他们美丽的爱情，顺尼罗河的水流，流淌到另一个国度……

法老王望着他的妻子

他说，这是我与你的誓言，亘古不变的爱情诗……”.

“——我将我的一切，生命、荣耀、权利、灵魂，交放你手中。贝斯特，你像我爱着你一样，爱着我吗？”约法尔轻轻地，轻轻地凝视着贝斯，这样问。

贝斯：“……”

第101章 他与他，最普通的爱情故事

“我、我该说什么？”

“Yes,Iwill？我愿意？呃……还是其他一些什么？”贝斯舔舔干涩的嘴唇，面对约法尔的誓约，脑子疯狂涌出一些过去参加婚礼上新娘新郎宣誓台词。

但神啊，他压根就没参加过埃及婚礼！

下面宏大的场面和翻天般地欢呼已经把他吓傻了，贝斯看着约法尔温柔的目光，艰涩的想，我是不是很破坏气氛，我现在满头冷汗表情大脑一片空白的模样是不是逊毙了？

冷汗晕染了少年脸上的妆。

他的身体在抖，约法尔经历过无数这种场景，所以他感受到的只有即将完全拥有另一半的喜悦。

见到他的小东西紧张成这样，约法尔并没有恼火，责备贝斯的不解风情。

相反，他勾起唇角，很开心。

紧张和眼泪，以及那些出糗……不正是过于在乎的表现么？

“贝斯特。”约法尔难得幽默得对他眨眼，“或许，你应该说你也爱我，很爱我，无法自拔深深沉迷，无论我对你做什么，你都崇拜着我，眷恋的看着我的背影，迷恋我对你的吻。”贝斯：“……”有、有这么长？！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贝斯塞满胶水的脑子咕嘟出一点理智。

约法尔笑意更深，语气肯定：“所有新娘，一定都是这么回答的。”‘啪。’

理智的泡泡被戳破。

贝斯‘哦’了声，拘谨的调整姿势面朝约法尔坐好，因为怕他紧张，王座后座之间是紧紧挨着的，只隔了两条扶手而已。

“咳咳。”冒着虚汗的少年两颊绯红，他清了清嗓子，像上台演讲的小学生，指甲扣动扶手做着小动作，面容僵硬，羞涩腼腆。他瞄着约法尔的脸磕磕巴巴的念：“我，我也爱你……”

贝斯艰难盯着发烫的脸，破廉耻般，把‘爱你’两个字从牙缝挤出来。

约法尔微笑听着，喉骨缓缓地滑动一下。

“很爱你，无法自拔，深深沉迷……”

贝斯又瞄了眼约法尔。

约法尔点点头，表情不变，“继续。”

“无论你对我做什么，我都依旧崇拜你……”

“很好。”

“我、我眷恋的看着你的背影……”

贝斯坐立难安，约法尔视线一直紧盯他，掌控着贝斯，不让他逃离。

冷白的手，悄无声息盖在了少年抠着扶手的手背上。

“还有呢？”沙哑低沉的性感嗓音轻轻诱惑引导，约法尔眯起眼，“你还有一句没说，贝斯特，亲爱的——念给我听。”

“……”

“后一句可不可以不念啊。”贝斯感觉自己羞的快要趴到地上去了！他从没有告白过，更别提当着喜欢的人的面，念这么深情缠绵的词汇。

“不行。”约法尔口吻强硬起来，他睨着贝斯，“这里没有别人，侍女不会乱说，今天是我们的婚礼，这有什么好羞涩的？”

“……”

好吧。

约法尔一旦摆出不容拒绝的样子，贝斯总无法拒绝。他声音极小，棉花糖般融化在热风中似的，说：

“迷恋你对我的吻……”

“……”

终于结束了！贝斯说完用力松了口气，完成什么任务似的笑出两颗尖细的猫牙，莹绿的猫眼大大圆圆，等待夸奖般盯着约法尔，简直亮的璀璨可爱！

约法尔看着他，狠狠抿住下唇又松开，嘴唇压白再次充血，他沙哑地夸奖贝斯，“你做的不错，贝斯特。”

贝斯毫无所觉，擦擦手心的汗，嘿嘿笑。

“所以，我现在能吻我的新娘了。”

“嘿——哈？！”

“别挣扎，会把妆弄花的。”

“不是、约法尔？！”

大概是卷卷的黑发都被梳进了后冠吧，冰凉细长却分外有力的手掌触及贝斯的额角，意识到不能顺发根穿插进少年的黑发，被打破‘亲吻时一定要揪住小卷毛’规则的法老王不满的哼了哼，该握住少年的肩头。

本来就是近在咫尺的距离被他强行拖近。

在贝斯错愕的表情下，约法尔那双眼尾画着孔雀蓝，勾勒着细细眼线更添惊艳的眼垂下来，金色眼睫含住冰蓝的眼珠。

侧头的动作让他的鼻尖微微蹭过贝斯的，慢镜头般，淡淡的嘴唇轻轻扫过自然嘟起上翘的猫唇，硬生生拉扯出一丝缠绵，暧昧……

烟雾缭绕升腾般，动作缓慢，心跳声也随之缓慢。

一扫而过的两双嘴唇，在短短的触碰到了彼此的温度。

比如野兽捕食的试探。

贵族品酒前低头轻嗅。

约法尔亲吻时，也有‘享受美味过程’般，放慢的小习惯。

点触几下，扫过后，再紧紧贴上，勾连碾压中一寸寸拿走了贝斯的呼吸以及全部注意力。

‘叮叮当当。’

清脆的佩饰垂下来撞击在一切，发出清脆的响声，一吻结束后，约法尔满足地抿了抿唇坐直，眉眼带着笑意。

被亲傻了的喵大爷僵硬地转回身体，脑袋上热的快要冒烟。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才反应过来的贝斯怔怔地用手指擦了擦唇角，放在眼前一看，全是花掉的艳红口红！

完了，一会儿还要向民众挥手！贝斯懊恼地双手捂住自己的脸，闷闷低吼：“约法尔——你个混蛋！”

“唔。”约法尔眯起眼，优雅地用手帕擦拭唇角，“夫责所在，不必夸奖。”

“…………”

……

盖上面纱，冲民众挥手之后，神车自王宫门口驶向城外，早已列队准备完毕的两万埃及战士，在布雷顿索克等人的喝令下整齐地归列到神车之后，最后面，还有手持鲜花树枝，跟上来的平民，想要沾染些法老王的神力。

神车上宽阔空间藏着暗间，有两名化妆技能非常厉害的老侍女躲在里面，天一亮，贝斯变成猫盘在约法尔臂弯里。

两名侍女则将贝斯的衣物首饰全部整理好，带去暗间。

等天黑以后，贝斯躲进暗间，重新化妆穿衣，完美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四面的帷帐落下来，谁也不知道高高的神车之上，他们埃及的王后变成了一只黑猫。

阿布答山崖，一尊尊巨石像以坐在王座，看向远方的姿势被雕刻出来，他们就是历代法老王以及各自的王后。

埃及的热风裹挟着沙粒，一次次打磨着石像，最早的那一尊，面容都有些失真了，足以证明它距今已有上百过千的历史。

山崖下，是整体通白的石柱诸神庙。

伊夫老祭司和赫塞大神官就等在那里，见到神车，站在神庙阶级上的祭祀们开始吟唱古老的祈福神语。

神车停下，守护法老王和王后的仪仗队战士们，走上前撩开帷帐，搀扶着王与王后顺神车上的台阶慢慢走下来。

踩上红毯，贝斯这一路坐软的腰和轻飘飘的脑袋，终于落回地面。

“还紧张吗？”约法尔问。

贝斯白他一眼，不想跟他说话，紧张这么久早就没劲了，ＹＸ他现在只剩下紧绷神经松弛后留下的疲乏，而且头冠重的要死，他又没有吃饭……贝斯恨不得赶紧走完流程，然后回王宫倒头就睡！

“太阳的光笼罩大地，当太阳落下，月之女神贝斯特收起黄金之光，洒下纯白，给迷茫中的人照亮方向，指引道路。”

伊夫老祭司提高嗓音，苍老浑厚的高举法杖，冲他们念着：

“在先王的英魂下、诸神的见证中，埃及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将迎娶他的王后，王啊，展现您的诚意，前往神庙，留下你们的誓约！”

他说完，法杖重重落在地面上，石板发出沉重的响声，周围的祭祀吟唱越发大了起来。

“走。”

约法尔提醒贝斯，揽住他的肩膀拾阶而上。

“慢点！我的裙子！”

一定不是我太矮，而是裙子太长了……贝斯笨拙的抓起腿前差点将自己绊倒的长裙，因为神庙不能有除祭祀或某些人以外的人踏足，所以帮贝斯拖裙摆的侍女只能等待在神车旁。

刚迈出第一脚，贝斯就踩到了自己的裙摆，给埃及王室列祖列宗行个大礼。

身旁传来男人的低笑，脸上有些挂不住的贝斯顿时连耳朵都是烫的，偷偷踩了约法尔一脚。

他们两人在跟在笑眯眯的伊夫老祭司身后，进入神殿，在诸神神像面前，由赫塞用沉稳的嗓音，逐句念着代代流传的誓约。

但并没有‘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这样的话，伊夫老祭司从神台前的托盘上拿起一只尖尖的，锥子一样的东西，在他们手指各自取了血，滴在了刻写楔形文字的泥石板上。

伊夫老祭司小声唱念几声，然后把泥石板转交给了身后的弟子。

这块石板类似于婚书，上面写了法老王与其王后的名字，然后供奉在这座神庙里，直到他们俩不在人世，这块石板会作为陪葬品和记载之物，跟他们一起进入陵墓。

“孩子，祝福你们。”

伊夫老祭司满是沟壑的眉眼下，那双睿智的眼睛无比温柔慈爱。

“你们走到了今天，有太多太多不可思议和神明的成全，你们会很幸福的，我保证。”

贝斯本来还没觉得什么，但身为长辈的伊夫老祭司这样说完，他忽然的眼眶发酸，喉咙哽咽。

好像从今天开始，他就要离开父母给他的‘壳’，与另一个人建立新的家庭，跟过去稚嫩的自己完全剥离。

密密麻麻的感动与莫名不舍弥漫上来，混杂成了叫人无法描述的感情。

贝斯终于知道，为什么新郎新娘在婚礼上听到父母讲话，会控制不住感情了。

要是我的父母也能看到我结婚就好了，我会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终于有了个优秀的另一半。

嘿，他还是个国王呢！

不知道老爸老妈会不会很惊讶……

“谢谢您。”

贝斯努力压抑着酸涩的眼睛，对老祭司挤出一个笑容。

伊夫老祭司冲他眨眨眼，“不客气，从今天开始我也是你的父辈了，见到子女成长，是身为长辈的幸运。”

贝斯一怔，随后吸着鼻子用力点头：“嗯！”

见到贝斯精神起来，伊夫老祭司转头看约法尔。

看到那张俊美且冷淡的脸，伊夫大祭司的笑脸瞬间消失，忿忿不平的瞪约法尔，“如果我还没老糊涂，这位此刻幸福无比的丈夫，还没来得及谢过他一把年纪还要替他四处奔波，操心劳力的长辈。”

“嗯？”约法尔正皱眉去揽贝斯的肩膀，打算安慰，闻言他撩起眼皮瞅了伊夫老祭司一下，极其敷衍的说：“嗯，谢谢您。”说完垂下眼皮，继续轻声安抚他的猫，简直半秒都不愿意落在可怜巴巴的老人家身上。

伊夫老祭司：“……”哼，简直不想把这么可爱的孩子嫁给你这个渣男！

tui！

气呼呼的老祭司为他们操持了最后的祭祀部分，然后又把他们送出了神殿。

天黑了。

满天星辰围在月亮旁边，挨挨挤挤汇成星河流淌在黑蓝的天空，美丽，梦幻。

星空之下，沙丘起伏。

骑兵和仪仗队举着灯火，如两排橘黄的小太阳，在漫长道路上亮起回去的方向。

世界静悄悄的，又让人无比安心，贝斯坐在约法尔身边，从神车的角度俯视着遥远明亮的王城。

夜晚的埃及降温了，夜风凉凉的吹动帷幔，吹的画着厚重妆容的脸很是舒服。

他缓缓歪斜身子，靠在约法尔的肩膀，高高的头冠给男人庄严的脸颊戳出小坑，没有了压死人的重量，脊椎舒服的‘咔吧咔吧’响了好几下。

约法尔手臂环住贝斯的肩膀，披风分出一半，盖在贝斯身上。

“喂，约法尔。”

“嗯？”

“你说这都是真的吗？我结婚啦？结婚对象还这么优秀？！嘶，我不会在做梦吧！”

贝斯在王座上晃着小腿和尾巴，不可思议的感叹。

听到他这么说，约法尔保持着被他后冠戳脸的姿势，轻轻笑，“我的爱人才优秀，他可爱，温暖。坚强而勇敢，是世界上我最爱的人。”

“嘿嘿。”贝斯不好意思的抠抠脸，“不不不，你才优秀。”

约法尔：“你比我更好。”

贝斯：“不对，你更好！”

“你好。”

“你好！”

“你——”

“你——”

“噗！哈哈哈！”“哈哈哈……”

贝斯仰头，凝视约法尔的脸，约法尔笑着，同样看着他。遥远星空下，他的容颜，和他冰蓝双眸里的温暖深深烙印在了贝斯心中。

“约法尔……”

“嗯？”

“我好像看到我们的王宫啦。”

“不是王宫。”

“嗯？那是什么。”

“那是我们的家。”

“嘿嘿，也对。”

他们错开视线手牵着手望向前方，神车靠近了王城，王城里的人早就等候他们的王和王后很久了。

人们欢呼着，高歌着，洒满荷花斟满美酒，再次一起合唱着爱情诗：“美丽仁慈的母亲河尼罗河啊

您赐予了她美貌，给予了他爱情

飞翔的雄鹰，守护的毒蛇

天空之神月之女神太阳神拉——生生不息的冥神他将与他

在诸神的见证下

统一埃及

共享王座

将他们美丽的爱情，顺尼罗河的水流，流淌到另一个国度……

法老王望着他的妻子

他说，这是我与你的誓言，亘古不变的爱情诗……”.

也是我与你，最普通的爱情故事

.

【正文完】

第102章 多美温馨有爱的日常1

“呜哇——哇——”

“呜哇——呜——”

堪比爆破的婴儿哭声比公鸡打鸣还要准时，将睡的正香的人吓得一个激灵，他朦朦胧胧扒开眼皮，习惯性的转身去看某个方向。

“唔，伊比斯……妈妈在这里呢……”

长了张不会衰老娃娃脸的十八九猫耳青年从喉咙咕隆着含糊不清的话，翻身想要坐起来去看旁边婴儿床里的孩子。

没褪去婴儿肥的面容满是疲乏。

就在他挣扎起床的时候，一条结实的手臂揽住他的脖子，将困到没什么抵抗力的人拉回了被窝。

脸磕在另个男人的胸膛，腰搭上对方的手臂，脑后的卷毛都被他揪住。

简直像拎奶猫的后脖颈。

“继续睡，你已经起来很多次了，侍女会处理的。”沙哑的嗓音透出一股冷意和不耐。

“别，你又不是不知道，伊比斯不看见我他根本不肯老实。”虽然他很想继续睡，全身都在嚷着不要从被窝里出来，不过他必须起来。

约法尔紧紧箍着怀里的人，就不松手。

“那就让他哭！”

“……”

“呜哇———！”

仿佛听到了狠心父亲的发言，床帐外面的婴儿哭的更狠了。

“姬亚！把他扔出去！”约法尔唰一下睁开眼，手掌依旧揪着贝斯的卷发，冲外面低吼。

你想看的小说都在饱和小说网给你下载好啦：

BAＯHEXＳ．COM

守夜的侍女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大概是在满头冷汗的哄孩子，她们可不敢真的听信王的气话，把埃及唯一的王子扔出去，要知道，在王宫重要的是听贝斯特王后的话！

“哎……”难搞哦！贝斯叹口气，有种养了两个争风吃醋小孩子的感觉。

他伸手放在约法尔起伏的胸口上，慢慢抚摸。

“别这样，他这么小你跟他计较什么，这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认熟人，根本不能放在偏殿让奶妈照顾，况且伊比斯现在是我们的孩子，他还小，正是我们应该培养感情的时间啊。”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那儿子……再不济，应该也算大裤衩啊。

怎么约法尔这么排斥伊比斯？

在没有孩子之前，贝斯从没见过约法尔被气的胸口起伏不定，撕下优雅沉稳面具，毫无矜持礼仪可言的大声怒吼。

宛如被激怒的狮子，或者会因为不愉快而把情绪都摆在脸上的普通人。

贝斯说完，约法尔下巴直接搁在他头顶‘呵呵’冷笑，沉着脸，“管他去死！非要母亲陪伴的王子能有什么用！软弱无能、贪图美色，我现在忍耐住不降罪给他，已经是仁慈了！”贝斯：“……”理是这个理，但您还记得您儿子只有五个月大吗？

而且软弱无能我还能理解，贪图美色是什么鬼？！

贝斯抬手压住突突直跳的额头：“咱儿子图谁的美色了？我儿子这么乖！”约法尔理直气壮：“贪图他母后的美色！”

贝斯：“…………”

贝斯：……你现在闭上嘴，我还能轻点打你。

约法尔沉沉地声音裹着冰渣：“埃及王室有不少王子登上王位后，娶了自己的母妃，我看他这么粘你，说不定就是因为贪慕你容颜，其心可诛。”哦，神啊。

原来我五个月的儿子现在就知道什么叫美色了吗？

况且这玩意劳资有？！

……呵呵。

贝斯面无表情：“哥……你认真的吗？”

“嗯！”约法尔郑重其事的点头，一本正经地模样。

贝斯：……我差点就信了。

一脚把老攻蹬开，面无表情的贝斯睁着快耷拉下来的眼皮，耗费了几根卷毛才从床上翻下来，无视掉背后男人猛地坐起来，开始不要钱放死亡黑雾，他‘吧嗒吧嗒’打了个哈欠来到婴儿床边。

“王后殿下。”姬亚和其他侍女满脸冷汗，朝贝斯行礼。

贝斯摆摆手，“没事，我来吧。”

侍女们：“是。”

包围住婴儿床的侍女们退开，贝斯上前蹲在婴儿床前，无奈的戳了戳儿子软乎乎的小手，干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眨一眨，浅褐色皮肤柔嫩的不像话。

刚才还长大嘴巴露出粉粉牙床放声大哭，头顶一搓栗色呆毛的伊比斯见到了‘妈妈’顿时只剩下了笑。

握着拳头的小手张开，边去握贝斯的手指，边‘吖吖嗬嗬’的笑起来。

这熊孩子。贝斯无奈的笑出声，看着丑萌丑萌的五短身材肉团子，“儿子啊，你又哭什么，你信不信你父王一会儿生吃了你。”“呀！”

伊比斯用力蹬腿，天真无邪的咯咯傻乐。

“唉，你啊。”贝斯揉揉儿子的小脸，熟练地将他抱到自己怀里，手还摸了一把小家伙的尿布。

“尿布刚换过，王子殿下应该是饿了。”姬亚凑上前低声告知，“之前的奶妈有些发热，我已经命侍女去叫另外一个做准备了，相信她一会儿就能赶来。”贝斯抱着儿子点点头，“辛苦了。”

“奴婢职责所在。”姬亚笑笑，再次退到一侧。

“听见了吗儿子，你一会儿才能吃饭呢。”

“呀！”

贝斯抱着伊比斯靠在婴儿床旁，直接在厚厚的地毯上坐下，边哼两声不在调上的歌哄孩子，边强打精神。

又困又要提神的脑子抗议，乱七八糟地思绪什么都往外冒。

刚结完婚，还没度完蜜月二人期，伊比斯就出生了。那时候真是手忙脚乱，这个被伊夫大祭司用篮子装进来的孩子谁也不亲，只亲近贝斯。

喂奶也要贝斯喂。

本来贝斯想当爸爸的，可惜这娃才五个月，就开始‘么么’‘么么’冲贝斯这么呀呀叫了，没办法，贝斯只能自称妈妈。

带孩子太累了。

新鲜热乎的大儿子还爱哭，本来可以交给侍女跟奶妈照料，偷个懒轻快些，可这孩子不睡在王之寝宫，看不见‘妈妈’过来哄他，他宁可把嗓子嚎破也不睡觉！

无奈之下，贝斯还是舍不得这么小的孩子难受，只能亲手笨拙地学着拉扯孩子。

抱孩子的姿态，儿子一醒是拉了还是尿了，他现在看一眼基本就了解。

苦点累点，一想起这小东西是自己儿子，贝斯也忍耐了。

不过……

约法尔最近倒是越发暴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伊比斯打扰了他的睡眠，还是这家伙纯粹不想有任何人（包括他儿子）占有贝斯的注意力。

可能很自恋，贝斯想，我觉得第二个可能性非常大。

尤其这一个月。

某位法老王的愤怒条明显要爆。

每天醒来，贝斯都能看到老攻沉着脸，偷偷摸摸在扔孩子。

笑了笑，贝斯沉重的眼皮终于撂下，就这么搂着他家崽子睡着了。

不过很快，没睡多久的贝斯突然浑身一凉哆嗦两下，仿佛被吓到了似的悠悠转醒，嘀咕：“降温了？埃及这个月份还能这么凉快？”“咦？我胸口怎么湿湿的？”

莹绿猫眼艰涩地张开缝隙，下意识找寻散发冷气的源头，然后差点没被站在自己面前的约法尔吓死！

他居高临下，冰蓝狭长双眼阴冷地盯着他——怀里的孩子身上。

俊美无暇地大半张脸都埋在阴影中，手里竟然还提着剑！浑然一副恶鬼暴君的模样。

贝斯之前感受到的冷意，其实，是约法尔身上翻涌地杀气。

“…………”

我的神啊！

贝斯死死盯着约法尔手里未出鞘的王剑，狠狠咽了口唾沫。

“约、约法尔？”

约法尔没出声。

贝斯紧张的抱紧了娃：“怎么了……做噩梦啦？”约法尔沉默片刻，幽幽开口：“他在干什么，回答我，贝斯特。”“嗯？什么干什么，伊比斯在———”

贝斯垂头，他饿急眼的儿子，正用没有牙齿的嘴巴，含着两包眼泪咕叽咕叽在他胸口找奶喝呢。

可惜他‘妈’长这么大，压根就没发育过这玩意，有奶就怪了！

伊比斯委屈的，小手在贝斯另一面胸口揪住衣服，配合嘴巴，对不存在的奶水馋的直流口水。

贝斯：……怪不得我说我胸口怎么湿漉漉的。

“呵~”

一声阴恻恻的冷笑，把贝斯的注意力拉了回去。

约法尔：“你是我的妻子。”

贝斯：“……”

约法尔：“你身体任何一个部分都是属于我的。”贝斯：“……”

约法尔扬高嘴唇，分外可怕：“现在，一个男人，正在\*我妻子的胸口。嗯？”贝斯干巴巴地提醒：“这个男人，才五个月，管你叫父亲。”所以咱能不能不把儿子吃奶讲的这么猥琐，行吗？

“哦。”约法尔笑容霎时消散，面无表情的点头，“逆子！”贝斯：“……”

伊比斯：“呀！”

小东西傻乎乎的，完全没有感觉到他老爸要剁了他的决心，没喝到奶不耐烦的咂嘴，大概是觉得自己力气不够大吧，他狠狠咬了贝斯胸口一口。

“嘶！”

感觉到刺痛，贝斯抽口冷气。

一瞬间。

约法尔仿佛被挑衅的雄狮，身上的杀气翻腾的更狠了！冷白手掌分别握住剑柄和剑鞘，金属摩擦声中。

暴怒的征服王王缓缓地、嗜血地、抽出了他的王剑，将寒光闪烁的剑尖再次对准了他的敌人——连牙都没长的，他的儿子。

锐利的眼神，强大的气场。

仿佛在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贝斯：“…………”

贝斯：这他妈是什么沙雕日常？？？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长大后的伊比斯感叹：本王还记得小时候，我曾无数次领略死亡的真谛……感谢我妈！

第103章 死者复苏番外，另一个结局（可选择购买）

一望无际，满是水和天空的世界。

璀璨星空银河下，镜面般的水面倒映出另一片天空，高高近近，星月倾斜，仿佛触手可及。

又因为水面，令人产生脚下倒影才是真实天空的错觉。

之前黑猫蹲坐的水面之上，换了另一个人站在那里，同样的半圆波纹从一身金甲的男人战靴下扩散。

被创造出来，有规律的凉风吹过宁静的双面星空，被他抬起张开的手掌捕捉，握在手心。

因为这个小小的动作，黑色的雾气从他铠甲缝隙冒出，混在水汽中，暴露在人前。

“你说你这是何必呢。”

月之女神懒洋洋的抱着双臂撑在水面上，斜睨着那个全副武装的男人。

女神身材丰满有型，一双琥珀色猫眼又大眼尾又翘，单肩收腰白长裙垂到小腿，蜜色皮肤健康紧实，有种健康的大方性感。

哪怕是没有骨头懒散地站着，依旧慵懒美丽。

可惜现场唯一的那个男人完全不解风情，只闭着眼，不知道在想什么。

“死者复苏多久没用过了，要不是你坚持……拉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任由你胡闹，明明英灵神殿还有美尼斯，胡夫，拉西美斯，跟他那个孙子，可拉还是最喜欢你，难道是你死的比较惨吗？”

带着笑的话里，充满了嘲讽。

作为太阳神的女儿，月之女神是忠诚的太阳神一派，而面前的男人、约法尔.孟菲斯，这个‘黑不溜秋’的英灵，是冥神奥西里斯，和伊西斯看重的家伙。

伊西斯那个贪婪的女人，哼！

因为讨厌伊西斯，月之女神连带着，对约法尔.孟菲斯也同样讨厌起来。

尤其他身上的黑雾……

那种怨恨和血腥，简直比死灵之海海底的腐烂淤泥，都叫人作呕。

明明是英灵，可行走之处，却充满死亡与绝望的厄运！

想到作为法老王男人是如何造下杀孽、备受病痛折磨，众叛亲离的，女神贝斯特赶紧后退一步，躲开了那股从约法尔盔甲缝隙不断涌出的黑雾。

女神贝斯特：嫌弃！

心里吐槽，不过呆呆站了半响，实在没意思还想八卦的女神咂咂嘴，斜了旁边约法尔一眼，干巴巴开口：

“那个……那只黑猫是你什么人？他这种外来的灵魂我也没办法了解，英灵和诸神的生平又无法窥探。”最后的话她降低声音从嘴边嘀咕。

约法尔闭上双眼，继续沉默。

“喂！你能不能说句话，自从你来英灵殿，好像都没说过什么话吧。”

“……”

“喂？”

“……”

“喂！大哑巴！”

“……”

约法尔无动于衷。

月之女神：……妈的，气死猫了！

很好，可恶的邪恶亡灵，不理我是吧，呵呵。

“既然你不理我，我只好召唤我的使徒了，那只可爱的小黑猫，大概会比你更善于讲话吧——”边说，女神边偷偷睨着旁边的男人。

而刚刚还视她为灰尘的家伙，听见这句话，竟然抖动眼皮，撩开了双眼，面无表情转身看向她，他下垂的手掌攥着生前那柄古怪的兵器。

俊美的英灵保持着死前的消瘦狠厉，黑雾从他脖颈和手腕等等地方如黑水流淌，像张牙舞爪的鬼手，缓缓蔓延，阴恻森冷地想要攀附上什么。

“你可以试试。”他说。

粗磨过的嗓子，并不好听。

仿佛深井下刚打上来的井水，凉哇哇地，冰的人头皮发麻一个激灵！成功阻挡了月之女神继续逗弄他的心思。

“我问一问很过分？约法尔.孟菲斯，那可是我的使徒，我还能害他是怎么？”月之女神气的想要上去给这个家伙一拳，考虑到战斗力，又不得不忍耐下来，咒骂：“该死的男人，可恶的男人！”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你的猫还是我救的呢！

重重冷哼一声，月之女神的身躯瞬间化为水流，‘哗啦！’融进水面，消失不见。

水面被拍击，银花砸在约法尔的战靴上，那些迟钝的黑雾被激怒般瞬间扑上去，将水珠吞噬的干净。

“贝斯特……”

粗粝的嗓音再次响起。

裹挟进黑暗，无法洗净罪孽的英灵摘下了自己铠甲上的头盔，露出一张与未来约法尔.孟菲斯相比，更为消瘦阴鸷的脸。

因为长期皱眉嗜杀，后期又被头痛噩梦折磨，他眉心有一道很深的沟纹。

人虽然是一个人，长得也依旧俊美。不过就算未来的贝斯站在这里，恐怕也无法将这个男人，和身边面容温柔的伴侣联系在一起。

“在我的过去，你已经死了。”

约法尔.孟菲斯手臂夹着头盔，单膝蹲下，手掌掬起一捧纯净的水，他依旧站在黑猫站的位置，狭长冷漠的双眸，倒映着银珠子般从掌心摔落的水珠。

他说：“我哪天赶过去的时候，找到了将你带走的盗贼，但是没有用，亡灵书没有像今天这样起效，你被盗贼埋在了随便一个山坡……我找了你很久，但我并没有找到你……”

‘滴答’

‘滴答’

精C小说，H小说，耽美小说尽在：饱和小说网

掌心的水流偷偷溜走，在水面荡出圆圈涟漪，在寂静空间闹出些不那么清冷的声音，安抚了谁的心。

约法尔.孟菲斯继续说：

“我，曾经并没有想到，你对我有什么意义，我有些难过，也仅此而已……”

“你是一只猫，宠物而已，我很喜欢你，不过我身为埃及的主人，统治埃及的法老王，我从不缺宠物——后来的我是这么想的。”

约法尔.孟菲斯扯扯唇角，似乎想要微笑，可他很久没有笑过了，他扬起的唇角又落下。

最后什么都没有。

“你死后，我返回上埃及。我觉得不适应，说不上哪里不对劲，但我开始不适应早已住惯的王宫，缺了点什么，房间仿佛大了些，很空旷。”

“我知道是你不在的缘故，所以我又养了一只猫，它和你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它不会跟我说话，也不会胆大包天站出来想保护我，更不会一口一个‘本大爷’‘臭叼毛’，不会在我做噩梦时，跳上床叫醒我，偷偷咬我的手指、好奇我的衣服、跳上桌子舔我的餐盘、把头伸进我的酒杯偷喝葡萄酒，最后被卡住头……”

回忆着脑海中某个场景，嘴巴僵硬的男人终于笑出来，唇角向上弯出一个褶。

“这么一想，你之前可真淘气，也不知道我这种残暴血腥的暴君是怎么忍耐你的，不觉得你讨厌，还觉得你可爱。”

“真的，可爱的叫人一想起，记忆仿佛都带有温度。”

他一生，都是黑暗的。

从婴儿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他的全世界就只有扔在地上的食物，困在双腿和脖颈的锁链，以及满是灰尘与自己鲜血的地面……

他太恨了。

对埃及王室，对埃及，对埃及人！

他曾想过冲出去，杀光所有能站立行走，能呼吸的人类，让胸腔里那颗被怨恨怒火灼烧的心脏得到一丝凉意！

他们都该死。

是的，所有人，都该死！

黑雾突然剧烈的挣扎，厚重的黄金战甲无法压制住它们，最后这些东西竟然变成双面尖刺，密密麻麻无处不在的刺穿了约法尔.孟菲斯的身体，也刺向了天空。

血流顺全身流淌下来，汇聚在脚下，猩红的颜色把水面染出一条条晕开的血线。

约法尔.孟菲斯早已习惯身上的诅咒，再深刻的疼痛，从静止的英灵殿的他也习惯了。

“你好奇这个是什么吗？”

他顶着其中一个还是从他左眼眼眶中穿出来的满身黑刺，面不改色对手心的水流轻轻说：

“在你离开后，我27岁那年，差点在阿淑尔神眼中死了，被困在梦境重新经历那段屈辱的事，令我愤怒，伊夫老祭司将我救出来，不到七天我整队开始攻打亚述，杀人无数。

28岁，因为愈发强烈的执念和恨意，我整日沉浸在噩梦中无法入睡，只能结束征战返回埃及。

29岁，我开始扭曲，疯狂。

30岁，我爱上了虐杀奴隶……”

他顿了顿，语气还算平静。

“酷刑，暴政，我带着整个埃及，走向了毁灭，我的报复实现了。但我也不算是人类了……

我死于神明降罪，无法死亡，无法自救，每天头痛欲裂无法思考，还有诅咒。我身上的黑雾是被我杀死的怨灵。每当我产生杀人的想法，这些缠在我身上的亡灵们，就会刺穿我的身体，啃食我的血肉。”

“什么是深渊？”

“我即深渊。”

“直到我31岁那年，我死了，那片土地的噩梦才结束。”

他站起来，身上的黑刺没有继续感知到他的杀意，于是它们再次变成了黑雾，在他身上留下的碗口大小的血洞边缘泛起火烬般的红光，最后慢慢地愈合。

“我没有怨恨。”恶鬼缠身的男人这般说：“如果我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我拥有你，并且如此幸福的话。”

掌心的水所剩无几，无法在溢出，只能沉默。

“奥里西斯给我看了一面镜子，在那里，我看见了不一样的未来。”

“那个我幸福快乐，他有一只猫，这只猫变成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包容了那个我的一切，将所有不幸压在了幸福之下。”

“真神奇……真令人羡慕……”

“贝斯特，我曾说过我永远不会认错，永远不会，哪怕对象是你也一样，但如果……”

约法尔孟菲斯垂下头，散乱的铂金长发垂下来，遮住了他的侧脸，叫人看不清他的表情。

他与沾染了黑猫气息，还未消散、掌心的水对视。

沙哑粗粝，饱经沧桑和折磨，不复当年高傲的声音，轻轻地、试探地问他手心里的‘黑猫’

“如果我现在跟你道歉，你能原谅我吗？”

“……”

“贝斯特，救救我好不好。”

“……”

“我做了很久的噩梦，我的头很疼，你继续保护我，行不行？”

“……”

“我后悔了……我那天应该去接你的……”

“……”

“要是再来一次……贝斯特，跟我回家，好不好？”“……”

‘滴答、’

‘滴答、’

没有意识的水，无法做出回应。

它们默默地从男人手背上凸起的骨节凝聚，坠下，如曾经的黑猫，抓不住般自他生命中的溜走。

【作者有话说：这是如果贝斯当时真的饿死了的结局也是当时月神为什么选择救贝斯，并且赋予贝斯人身的真正原因。

至于时间线，作为英灵的约法尔所处的神的世界，是没有过去未来和现在，绝对不变的一个地方。

除非过去发生巨大改变，否则英灵是不变的。

第104章 番外，征服王的手札

假如，咳咳，假如有一天，考古学家和他的助手，同时发现了古埃及文明，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的私.密手札。

考古学家以及他的助手激动无比，戴上手套工具，双手颤抖迫不及待的翻开了两本手札。

那么。

第一页：

【啊，

我喜欢它的毛。

嗯，

我摸到了，两条小鱼干。】

第一页完。

考古学家：“……”

助手：“……”

“我眼花啦？”考古学家擦了擦眼镜又快速戴上：“没有啊。”助手：“咳咳，教授，您先看看下一页，没准是能连上的呢，毕竟是私.密手札，也许有文字暗号密码之类的。”“对对对！”

两人赶紧翻开第二页。

第二页：

【唔，

我把它带到了王宫

嗯？

它说我是屌毛，什么是屌毛？也是黑色的毛吗？】考古学家：“……”

助手：“……”

“咳咳咳，下一页，下一页！”

“哦，好、好。”

第三页：

【贝斯特很聪明。

但是我不会对它例外。

我没收了它的垫子，它竟然敢利用毛色隐藏在地毯了，该死的！还没找到它——为什么贝斯特这么黑？！】第三页完。

考古学家：“……呃，我觉得……”

助手捂住双眼：“还是下一页吧”

第四页：

【我做了噩梦

那些阴暗的过去，我不愿提及的事。

我从噩梦中醒来，以为看见了深渊。

唔……

但深渊对我‘喵’了一声。】

第五页：

【我收回前言

我喜欢这个小混蛋

贝斯特的毛，真的很柔软，比轻纱、水流，都让我舒适。

重点，隔空撸猫不错。】

第六页：

【今天是我扫清那群违背我的老臣的日子

它很害怕

我知道。

它在颤抖，而我抱着它，仿佛抱着我最后的理智。】第七页：

【我担忧它会跑

我不希望它跑

它永远都是我的。】

第八页：

【我们和好了，它真可爱，唔，我喜欢它。】第九页：

【嗤，这个小东西，今天把脑袋卡在了我的酒杯里。】第十页：

【每天早晨醒来，我都看见它蹲在我胸口，而奇怪的是，过敏症让我除了抚摸过贝斯特的手痒外，我的\*\*竟然也再痒，这个小东西——或许我应该穿睡衣。】第十一页：

【我今天发了好大的火，我控制不住自己想要杀人的欲望然后，贝斯特舔了我的手指……

唰地一下。

我的世界，除了它舌头的柔软热度，再无其他。】……

第十七页：

【我带它去了下埃及

我想我疯了

我想抱着它，除了亲吻它的鼻头，还吻些别的位置。】第十八页：

【我的贝斯特！

它被别的猫欺负了！

是公猫，竟然是公猫！

——呵呵，我要阉割了那只愚蠢恶心、该死的公猫！】第十九页：

【贝斯特突然袭击了我，我们吵架了，我让人把它关了起来。

我很不愉快。】

第二十页：

【……】

嗯？

空白的？这些小墨点是怎么回事，好似犹豫不决，任由羽毛笔上吸饱的墨水掉落下来一般。

“怎么不写了？”

看上瘾，忘记自己是为了发现关于征服王生平重要资料的考古学家皱眉，助手焦急地翻页，“下一集呢？”第二十三页：

【我失去它了。】

“失去它了？贝斯特？那只猫，快！翻！”

第二十四页：

【房间空了，不会有喵喵的叫声了，不会了。

我的头很痛，比怒火更烦人的东西扰乱了我的思考，我想见到它。

贝斯特……

在我心中我以为我们会一直在一起。

我并没有这样的诉求，但从今天之前，我也许内心是那么想的。

你怨恨我吗？

像曾经的我怨恨整个埃及那样。

在死亡之前，你是不是等了我很久，我并没有想要将你饿死在荒芜的房间，让你在绝望中死去……

我会带你回来。】

“饿死生命力顽强的猫，太残忍了，可惜我们不能回到过去阻止，只能看见手札的主人，征服约法尔.孟菲斯似乎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助手暂时放下手札。

考古学家：“猫……饿死了啊。”他叹口气，对着文字琢磨出来点意思，不由得想起自己和老妻养的缅甸猫，叫翠西。

小家伙从来没挨过饿，受过最大的委屈，就是吃兽医先生给它做的减肥餐。

“我们继续。”

“嗯。”

……

第二十五页：

【我重新找回了它！

不，是他！

贝斯特重新回到了我身边。

亡灵之书上的死者复苏——我从来没有感谢过诸神，这是唯一一次。】第二十五页完。

“死者复苏！”“亡灵之书！”

两人对视一眼，看见了彼此眼中兴奋的光芒。在古埃及传说中，亡灵之书属于冥神奥里西斯，有很深的宗教神话意义，更在这手札上明明白白牵扯上了复活！

复活啊！

如果能通过血腥残暴、憎恶神学宗教的征服王约法尔.孟菲斯留下的记载中，得到准确记录，那比他们无中生有乱七八糟的构想，和编辑本子上东扯西扯没有根据的胡乱猜测，更有证明意义！

也许这只猫，对法老王有着特殊意义。

法老王为了复活他的猫，做出了一些事情，得到了亡灵之书，用神奇的力量复活了他的猫。

又或者，转移灵魂，或者神迹等等其他什么。

只要手札上在稍微描述一下，他们肯定就能得到震惊古今的大消息！从此作为第一发现者名留青史！！！

“哦，神啊，这、这太棒了！”学家拉住助理的胳膊，脑袋往手札前伸，“继续翻译，不要停！我拿录音笔。”“好！”

助手重重点头。

两人激动到手都在颤抖，白皮下，面堂发红，两双眼睛唰唰放光，连空气都好似咕嘟嘟在热烈的冒泡。

就在这种环境下，两人翻开了皮制手札的下一页。

上面写着：

【我恋爱了。】

完毕。

完毕……

毕……

考古学家：“……”

助手：“……”

名垂千史的篝火，‘噗’地一声，灭了。

考古学家and助手：握书的手，微微颤抖。

果然，知识都是力量。

砸的人一愣一愣的。

这些字分开他们理解，合在一起他们就完全不理解了呢，呵呵。

不能让大好机会就这么在眼前溜走，两人加快速度，小心翼翼又急迫翻动皮子手札。

第三十页：

【他的味道很香。】

第三十一页：

【我们接吻了。】

第三十二页：

【我们每天都在拥抱，狂欢。】

更多好看的文章：baohexs．com

第三十三页：

【我无法在吻他时，不去拽他黑黑的卷发，嗯……我坚持。】考古学家：“……”

助手：“……”

第三十四页至，第三十六页：

【我喜欢他的毛。】

【唔，收回前言，他的每一个位置我都喜欢。】【他是我的过敏症。】

“……”

“……”

助手面无表情的合上手札，僵硬的转头看向教授，他扯起嘴角，道：“不是没有好消息，起码我们可以猜测征服王约法尔.孟菲斯的王后，可能是只猫，公的那种。”还能巴拉拉，变人的辣种。

老教授：“……”

老教授默默滴、默默滴摘下了眼镜。

【作者有话说：【小剧场】

老教授摘下眼镜，失望叹息：这是一本小黄书啊……

【咳咳，番外还有一个。】

第105章 番外，为什么我长得不像爸爸妈妈？

现埃及的唯一的王子。

年仅五岁的伊比斯.孟菲斯，一直有个疑问。

那就是：为什么我跟我父王和母后，长的一丁点都不像？

曾经还是个宝宝的伊比斯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件事，直到他慢慢长大，开始懂事，跟着老师学会了很多道理知识。

并且在宫中侍女跟陪读大臣孩子不经意疑惑的言语中，伊比斯开始在意起这些来。

五岁年纪，对于贵族孩子来说，已经很大了。

他们逐渐了解美丽和丑陋，并且把它当成衡量一个人的第一步。

尤其是作为王子，从小被人关注的伊比斯。

五岁小萝卜头，就早早有了高贵血统受人朝拜的威严。

冷着脸的伊比斯沉默上完了今天的课程，心情不快的走出大门。他挥开包围上来的大臣之子们，迈开并不怎么修长的腿，板着脸往某个方向快步走着，身后的侍女跟保护他的侍从看出主人恐怕心情恶劣，不敢上前触霉头，不远不近的坠在他背后。

边走，伊比斯边想。

我到底像谁呢？

我是浅褐色皮肤，可父王是冷白肤色，整个人宛如月光落尽池水，银白的没有半点稍微重一些的颜色。

母后呢？

母后贝斯特的肤色也不是浅褐，是更温柔些的暖白，唔……好似他今天早上喝的奶。

伊比斯吧嗒吧嗒嘴，有些想念母后贝斯特了。

肤色对不上就算了，大概是我晒黑了，没准儿我出生时也很白。伊比斯撅着嘴巴安慰自己。

心里名为理智的小人，却靠近他耳朵，嘀咕：皮肤就算了，你眼睛也不像啊，五官也不像，哪里都不像！

伊比斯：“……”泥奏凯！

理智小人嘲笑：你看看你的眼睛，征服王约法尔的眼睛是罕见的蓝色，你母亲贝斯特瞳色更少见，是金绿的，而你呢？全埃及烂大街的黑呀！

伊比斯：“……”

理智小人抱着膀挑剔：你是栗色头发，父王后母是铂金纯黑，尤其你这脸，啧啧，有棱有角……你以后绝对是阿贝琉将军那样糙男人，母亲和父亲才不跟你一样呢！

伊比斯：“……”

理智小人：父王多么的英俊，母后也是，你连他们半分都没有，你就是个假的！假的！你才不是埃及的王子，你是捡来的野孩子！等母后有了其他孩子，你就———伊比斯骤然发怒，“闭嘴！”他攥紧小拳头，停下脚步冲面前的空地喊。

后面的侍从侍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尊贵的小王子怎么了。

脑海里吵闹讨厌的声音不见。

伊比斯大步走向水池，自上而下盯着水面自己的倒影。

沉思片刻，伊比斯头上栗色呆毛一下垂下去，蔫了。

这么一看，他并不相似父王和母后任何一个。

孩子，小时候总是崇拜父亲，粘着母亲。

尤其在父亲是赫赫有名的征服王的前提下。

作者有话要说：喜欢小说的欢迎访问：饱和小说网

BAOHEＸS.COM

思想比同龄人更为成熟的伊比斯也希望自己能成为父王约法尔那样强大的王，成为国民的支柱，名留青史，伟大而骄傲。

可别人落在他身上的目光只有猜疑，就连夸奖的话，也下意识避开‘肖像其父’这样的词汇。

伊比斯难过着，心里又有点压不住的气恼暴躁，尤其是当他想起侍女大臣对他的容貌议论纷纷，他们都说——都说，他不是征服王约法尔.孟菲斯殿下的亲子……

可父王跟母后明明非常恩爱，我怎么可能不是他们的孩子呢？！

母亲一定不会做出对不起父王的事！

皮肤不像罢了，也许是隔代问题，据说他父王约法尔的容貌也是随了他祖母。

对！

一定是这样。

自我安慰的话，无力苍白。

伊比斯勉强扯起唇角，但那些眼神密密麻麻聚集起来，变成阴影，遮挡在小伊比斯心头。

黑白分明的眼睛，晦暗难明。

……

心事重重的伊比斯来到了他的目的地——王宫花园。

王之亲卫们高大雄壮，威风凛凛的隔三米而站，戒备重重。

花园中心，侍女们铺好毯子，摆好点心水果和酒杯，垂首站在一旁。

结束了一天公务的法老王，约法尔.孟菲斯就坐在毯子上，铂金长发蜿蜒，发间那穿过的金链荷鲁斯额饰闪闪发光。映照在伊比斯视野中的，小部分侧脸俊美温柔，冰蓝双眼遥遥注视某只在花园中扑打蝴蝶的黑猫。

明明这位埃及史上有名的王者，背影并不是那种夸张的、强壮的肌肉将布料撑得满满的模样。

可那种仿佛若有若无，萦绕在他周围的气场，和单肩白袍暴露出的一边手臂肩膀，却依旧令人察觉到他的凶悍。

强大，并不看肌肉和体格。

这是伊比斯在猎场，见到父王轻松用手扼死一只雄狮后，得出的判断。

“王子殿下。”

亲兵向小小的伊比斯行礼。

伊比斯揣着心事，敷衍的“嗯”了声，垂头走到毯子旁边，小声：“父王。”约法尔目光从贝斯特身上转回，睨了他一眼，笑容淡去。

“有事？”

“并没有……”

“那你不回你的宫殿，来这里做什么。”

“……”

冷冰冰的嗓音一如既往，平时伊比斯并不会放在心上，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除了是他的父亲，还是一位威严的王。

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伊比斯意识到，他的父亲似乎面对他时，总如此地冷漠排斥。

冷漠到……他们之间简直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伊比斯的心更难受了，他不言不语站在原地。约法尔的耐心耗光，眼看着就要发火，一只体态优雅，体型不小的黑猫跳进了他们中间。

紧张的气氛瞬间消失。

“贝斯特。”

“母后。”

约法尔带着手套的手掌，抚了一把黑猫的脊背，就要将它抱起。

黑猫甩了下尾巴，抗拒地打在约法尔的手上，冲小小的伊比斯伸出爪子，压在他膝头。

“喵~”

儿砸！抱抱！

伊比斯的小脸瞬间有了光彩，抿嘴压住笑容，用力将黑色大猫抱起来，假装没有看见父王立刻沉下去的脸色。

“喵~”

是不是不开心啊儿砸。

贝斯抬起爪爪，肉垫温柔的拍拍伊比斯的下巴，猫眼眨眨的，带着人类才有的慈爱跟包容。

母亲的关怀和温暖，给与了伊比斯无限的勇气，将他从黑暗中拉出。

伊比斯一直觉得，他母亲贝斯特是除了太阳，最最温暖的存在。

“母后。”伊比斯小声说。山。与三夕。

“喵。”怎么了。贝斯耸起鼻尖嗅嗅，他家儿子的不开心都快写满两个小脸蛋了。

伊比斯抱着黑猫，跪坐在毯子上，在约法尔压迫性的低气压下，靠近了他父王一点点，咬了一下嘴唇，鼓足勇气用只有他们能听见的声音道：“我……是不是您和父王的……亲生儿子啊……”

约法尔：“……”

贝斯(ΩДΩ)：“！！！”

黑猫勾起的尾巴嗖的绷直。

约法尔的怒火稍有凝滞。

伊比斯快哭了：“如果不是……你们告诉我也没关系的，我和父王一点也不像……母亲，我是不是你背着父王和别人生的……”突然晚节不保的贝斯：“……”

突然被绿的约法尔：“……”

果然是逆子！

“伊比斯！”约法尔被激怒，冷冷盯着他，“收回你的话，你的老师就是这么教导你污蔑父母的吗？！”“我就是想知道！”

小伊比斯仰头梗着脖子，虽然眼底有着惧意，还是忍住了。第一次顶撞自己的父亲。

两人之间剑拔弩张，贝斯夹在中间束手无策。

这就是领养家庭必须面对的问题啊……贝斯在心底叹息，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伊比斯他的身世。

告诉他，他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这么大，伊比斯能接受还好，如果孩子不能接受，想歪了，以为是他们把他从生母那里抢走的，最后跟他们关系破裂，贝斯能难受死。

不告诉他，贝斯心里愧疚。

这孩子的亲生母亲还活着，他这些年总有种亏欠和不安。

本来他和约法尔打算等伊比斯在大一些，有能力分辨好坏，做判断的时候，在告诉他的。

唉……

他，甚至是约法尔，其实都是真心将伊比斯当做亲生儿子养的。

黑猫叹息，从儿子怀里安慰的蹭蹭，正打算坦白一切，就听约法尔突然说：“这很重要吗？”伊比斯手臂用力，抱着自己的母亲，仿佛抱着勇气，他抬高音量：“当然！”约法尔睨了贝斯一眼，知道他舍不得这个儿子，于是：“你是亲生的。”嗯！

贝斯猛地扭头看向约法尔：老攻——奈斯——！

约法尔勾起唇角。

.

“真的？”伊比斯眼睛一亮，几秒又黯淡，“可是……我们长得并不像……”对哦，这个怎么解释。贝斯愁得慌。

谁知约法尔一本正经，说：“你是不同的，你生下那天是赛德节，太阳神拉洒下光芒，赐予众人，尤其是你。”伊比斯：“然后？”

贝斯：“喵？”

约法尔：“然后你就被晒黑了。”

伊比斯：“……”

贝斯：“……”真的，这话我儿砸要是信了，我就不担心他这个问题，而是该仔细一下他的智力问题了。

果然，哪怕是约法尔的话，伊比斯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面无表情地道：“这不可能……”约法尔：“怎么不可能？”

伊比斯：“人怎么会……”

约法尔：“你想想，你的母亲，是一只猫。”

伊比斯：“呃……”

约法尔：“还是公猫，每到夜晚会变成人类，又成了我的妻子，埃及的王后。”伊比斯：“……”

贝斯：“……”

“连公猫都能生人类孩子~”

冰蓝双眸眯起，俊美的法老王口吻幽幽，似笑非笑。

“所以，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你容貌不似我们，也情有可原。”“……………………”

卧槽！

贝斯目瞪口呆，心想劳资竟然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甚至无法反驳是怎么回事？

可怜地伊比斯显然也被绕了进去，瞅着自己怀里懵逼脸黑猫老母亲深思一番，认为老爸的话肯定————是真的！

毕竟，跟猫能变人比，晒黑又算得了什么呢？！

原来我是被拉神晒黑的啊……

小伊比斯心情骤然明朗开阔，感觉脑门上的乌云一扫而净！这个世界都可爱了很多。

“谢谢父王！谢谢母后！”

小孩子脾气变的快，他咧嘴压不住笑和高兴，把贝斯放在毯子上，整个人充满电般干劲十足的喊：“我去学骑射啦！我一定会努力，让大家都知道，除了肤色我和父王一样骁勇，哈哈哈~”说完，贝斯眼看着自己儿子一溜烟跑走，还一蹦一蹦的。

贝斯叹息一声，正愁以后怎么跟发现被骗的儿砸交代。

就听耳边有人嗤笑。

“呵，真是个小傻子。”

“……”

是啊、

贝斯仰头冲他家男人翻个白眼，心想：真是个毒父！

……

【作者有话说：

唔，这应该是就是全部了。

么么。

一路风风雨雨，对你们的爱只多不减。

那句话说的好，此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

希望缘分不仅于此。

未来有一天，能再跟你们相遇。

无水不渡的小窝，为你们敞开哦。